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八三·史部·傳記類

蟬香館使黔日記九卷 (卷五至卷九) (清)嚴修撰.....一

辛丑日記不分卷 (清)華學瀾撰.....四五

英輶日記十二卷 (清)載振撰.....七二七

2654/03
4597

據民國二十四年影印
稿本影印原書字芯高一
八〇毫米寬二四四毫米

蟬香館使黔日記

二〔清〕嚴修撰

乙未十一月初一日鎮遠校射至
丙申四月二十日黎平棚到棚
之次日



詩賦用齊字。惟然對抑然。漫假作似令用。殊。蓋不連用。殆亦連用。
 ○心中對念內。碩不。去之。而必。者。之。其。也。欺。其。也。講。以。用。勢。必。不。能。
 ○必。治。之。矣。然。之。折。又。之。剛。作。綱。用。考。身。中。等。字。互。誤。耶。你。也。用。以。已。宜。之。
 支。用。仔。細。終。不。用。曾。身。矣。字。之。悠。字。碩。固。相。國。在。世。誤。名。士。吹。嗶。夫。於。對。
 物。也。非。指。本。於。不。好。燕。字。壹。虛。誤。虛。即。既。誤。用。朽。誤。朽。曰。字。作。字。宜。字。用。
 ○竊。誤。切。一。而。不。分。禪。誤。得。概。概。誤。至。誤。自。禮。肚。締。等。字。之。類。免。
 下。加。字。或。不。字。均。誤。之。何。作。多。用。何。常。誤。何。常。及。中。盛。誤。圓。收。誤。第。
 二。誤。不。對。收。映。對。不。免。誤。不。勉。赫。馬。作。桂。馬。獨。字。犁。字。作。仄。用。穆。陵。誤。穆。林。繁。
 在。多。作。盤。宜。考。洵。詢。互。誤。宏。漫。鼓。等。字。不。必。誤。而。誤。不。必。改。而。改。去。矣。也。字。互。用。汗。
 漫。作。汗。出。用。然。字。誤。用。殊。好。好。誤。好。絕。純。概。概。

夷肱

十一月初一日 丁酉 陰

卯正起。鎮遠府屬武童步射第二日

卯正三刻點名候弓石玉辰正一刻始封門。是日點入府屬

一百一十名有昨放步甲者 施童六十二名批技勇府屬六十七名施童

一百五十三名。刻玉未牌天已曛暮弄刀抱石然炬照之乃獲單子

百深大令來見長技因言隨柵來者匪人極多有槍柵冒柵

賭相鏢柵等名目冒非冒務蓋冒充幕友及考吏家丁以詐人

財鏢柵者為三柵之護荷有禍則挺身急難者也柵者指其但

會之所而言。係申報於庶巡太守交凡四志。正十月初五止

十一月初二日 戊申 陰

卯正起。鎮遠柵武童步射第三日是日閱天柵

卯正二刻點名 是日點進一百六十二名

批技勇九十四名 丙初閱畢 退堂後小食輒就枕睡成

後起小坐復睡遂達旦焉

在鎮遠

鎮遠柙師會止九間前道不及三十弓故中前共較他柙為多

也此間所首量道之弓視他柙獨小名曰三十三弓實不及三十七也○自階下至就門上不過三十弓有奇耳○

刀有頭刀二刀三刀之別石有頭墩二墩三墩之別自安順至平越弓

不皆然此柙則刀僅頭師而缺其二三石則頭師絕大應試諸屯

去一能上都方尚有舉之離地也然六僅矣○凡武童步射之日就

門點名提個或官厚係考也如文重正揚例稿房唱名每名入列

半跪報名於案前既畢乃封門外屯武巡捕獨留後者考其儀

乃稱弓設架於堂階下弓有兵房承而亦有架出短未懸弓于

上墜以石在自十觔至五十斤不等視弦下墜愈重如引筒之式類以箭幹作誌

乃教石之重于斤每十斤為一力自六力七力至十六七力不等茶房以長

方白紙請硃書大字曰若干力懸於弓是進箭交稱弓畢承差

二人一執量弓之步一執小紅旗架承之執步者半跪唱曰承誌弓步

執旗者唱曰承發弓步執步者又唱曰承誌弓步承十弓執旗者曰

率徒弓步若干弓 其若干之數 預先誌示 乃量道 鼓房吹號隨之執步
 者口唱一弓二弓等字且行且唱每十弓則曼其聲而半跪而上
 似其率白者執旗者則置架十弓之處以為誌吹號其引
 長其考以應節至二十弓三十弓後始至止更復始步畢乃
 校射 凡校射先設柵木架於弓步之止處曰把子或重兩人驕
 立階下如古制於兩階之旁設長方小几設籌籤于几上架承而
 植之籤上考臺籤至伍籤初射時報籌籤考臺五籤於
 几上每中一箭則插一籤於架使字向上唱曰上把幾枝不中則倚
 籤於架之橫木使重上二望可知也設把之近更有司鼓司鉦
 各一人左鉦則右鼓箭中則擊 中三矢者為中核挑劍技勇
 不及三矢則報名而下 初射時武童聚於號舍之一方或
 東號或西號中箭與不中者而下者則退入對面之號不相雜列

如未射者在東鄉則已射入西鄉或射及半而放俾早飯時放俾一放則已射北者未射者待

十一月初三日

己酉亥晴 天氣復暖 堂有蠅蚊 庭有蝶

辰初起 ○鎮遠棚步射第四日
辰初二刻點名補接點天柱六十五名 又點黃平七十八名 天柱
會昨日共二百三十六名 晨閱天柱三牌批技勇二十三人 午閱黃
平伍牌批五十二名 中正畢

十一月初四日

庚戌子陰 鎮遠棚步射第五日

辰初二刻點名閱鎮遠縣屬步射點入以十九名批技勇
四十名午以畢
鈔武重技藝冊以畢

十一月初五日

辛亥丑

辰正起。鎮遠棚武生三場並補考

辰正二刻點名到一百五十六人午初畢
接鈔武童技藝冊畢

十一月初六日

壬寅 早霧 午前晴 午後陰

卯正二刻起。鎮遠棚馬射並內場

辰初三刻赴馬場凡武童三百數十人閱畢與中營

鄧金坡嘉慶同飯未初回棚旋即點名內場到三

百一十餘人 與澄兄育官武童去取

十一月初七日

癸卯冬至

卯初起拜 嗣畢慶閱選拔者看今日磨勘也辰初復

睡午初楊大令未福乃起蓋拔生候已久矣
選拔磨勘六人俱到當電授以卷 為大令便飯

午後復睡一時許 閱觀風卷

十二月初八日 甲寅辰

辰正起 補文章覆試冊卷未出乃緩期 政選按廉勘卷 閱觀風卷
後崇智 補知附日記及修材館議府院考全單 蓋智忠日記三冊男

十二月初九日 乙卯巳

辰正起 文章覆試燈卷之題名何缺五十餘人
閱觀風卷畢是日發榜

十二月初十日 丙辰午

辰正起 補文章覆試燈卷之題名何缺之人
宮屏聯紙扇 全太守午發卷見 趙輔臣未持以覆試詳未見
太守銀局侍席一

十一月十一日 丁卯巳未

辰正起 武童覆試申刻點名缺八 補宮聯屏
赴和軍門約同生去府孫及諱太史芝中
物文嚴士漁都我以其身有殉節傳記送閱

十一月十二日 戊申

辰正起 鎮遠相發前已初升堂午初畢 嚴子德都我來見

午後持字曉和軍門譚太史候均未見

在太守楊大令譚太史先處未存適均相值

晚寫政明習子相信

軍門派練十二名明日候召至石所止

十一月十三日 己未 國忌辰

卯正一刻起 由鎮遠起馬

已初啓行曉軍門於西內之官廳 勞許廣文及生童於郵

未初與於半丸楊大令送至此同席早飯又暢談而別

同正宿全相表下銷子

半也尖鎮遠承辦全相宿施秉承辦明日路賜尖又鎮遠

承辦

十一月十四日 庚戌

卯正起 由全相啓行約四里尖路膳午行約三千里宿大地方

文武巡捕與此又徐德剛湖北人武場存全湖南人延與同征

十一月十五日

辛亥

雨 ○到石所棚

印正起 由大地方啓行 二十里 尖平貫 午行約三十里 燈夜抵石所 路滑且及險要極多

志青叔丈及同職諸公 迎於校場而令驍夫以趨進政路 與諸相左

余列五部 我天壽 幸免 兩言四處 幸免

志文晚飯來校場設

權明日 謂 廟以有廟不及改期

十一月十六日

壬子 晴

辰正起 ○在石所棚

物茶房劄書上碑文 碑載棚費始末 此間概由紳辦也

午後志文來校場 並先遣人送一棚費單來

此間棚費 紳士授定 沈永存解棚費七百兩 內津貼校棚七百兩

木廠稅提三百六十兩 監捐每邑十文 計三年可收銀兩 以上三項 歸紳士校局

不辦之棚費也

志又詢問防後每日供給之數今四上相稱改寫然今處亦不附記
於後

定内由。銀硃漆色 由事有用不敷十已今全量減之然亦有餘間或不足則
自取之亦未嘗不也

赤紙肆包

單紙貳力

川邊肆刀

普茶壹百

細茶肆斤

又每日應用

米叁系斗

燈油叁斤

牛燭叁斤 正場加倍

煤炭水隨用

以上各數俱與例大減取是用耳此外而例供油由自平越相全裁去之
亦係之内不足食且病此也

又宅内外每日。米系斗四斗五升 油由共捌斤 菜油四斤 正場加倍
在石所

荅葉平介 草紙塔刀 監行本

（原單房用） 每日燭四斤二場加倍余改乃日三斤而正場加半斤燭一斤全

括去之

收鎮右所府屬觀風卷生誌本重三誌本

號合左右凡九百四十號東西

十一月十七日 癸丑晴○在石所

已初起

收此泉移觀風卷本 已正謁廟午正放告收呈五請節考偏

者一革生不聞復者二其三則以清查冒考之弊車有被阻折不得入場

者舊入之生有不得考按考終之來訴也

七月間戴地招權郡義授郡伸徐巨輔等以字仿平越尋經清查

冒籍並條規八則詳請立案並詳按院當經批准其章程實未安洽

如內稱三代已在降庫而字之復糧虛墓而按者照未入籍例減半收捐標

與系慶十二年前使碩舉果素黎平南泰之案不合不安外一也又由冒

籍入考身不作考拔其捐銀入以籍別一待准考一條蓋仿平越格考

之例不思核考者素以本局之人官籍考早在土著之列平空立禁人

情不協且捐銀則准考又与平越格考之例不符不安者二也尤不安者則在外籍之人捐銀四十兩便准入籍一條仍也平越格考之例准自黎文肅其時大亂未平庶民彫散文肅補八屆之考學額不能取足故創為此法且以文教靖亂氣也迨丙戌之舉楊玉峰直刺為修建考棚復踵前例以互相沾未信本屬權宜中之權宜所郡則非其倫也庶誠人教不下五六百人考院學官考棚俱完為年換徒夥籍賒補棚費之在豈理也哉余之照詳地准蓋情之甚美擬与志者致文重議而更正之並咨達按院立案矣

批呈初因檢查例案去半日之因力晚考府三縣牌

請志丈來而商清冒事宜戴太守之詳文志丈原不謂於考

已處与舍言之碩余不省身

晚与澄武二兄概題明日經古三補考題

奏冊二更及入生卷余自蓋鄉童卷託鏡兄蓋于

府屬文童考經古者五十八名之多就泉六過三十名

桐所不及 丑睡

聖諭 父子父母之
待外來而得也

古度之款
同老相行在債賦同
巧拙不分功倍心為種
賦印遠場務案日遠
師古曰遠法也
辭形巧辭以律銘也
解 毛義等仲舒為
口在實之意論 術者
有之病論
司馬遷年十歲神大支
賦以史史古子之選不
賦以講學新學都
口選字六款

舉人徐巨輔等因見前日牌示而控訴也擬批約教百字原為三案
六閱時甚久扯簿用印至夜中過丑正矣 就枕又良久乃睡

十一月二十日 丙辰 ○不許經古西漢試

辰正起 隨即點名

昨日歲考父生有患病者二人其一執卷苦水而所欲蓋恐因
不完卷而誤科考又恐考日補考而學中亦考費也乃原以明日
若病好即值經古漢試考回來仍用原卷接寫不須另備乃隨
而多接稱腹痛不食而面如死灰氣不展畢其初蓋其病也隨
第二牌放考生一則第一牌已出而卷僅錄破承且支離不詞而
色赤漲蓋乾乾而多瘦考也今日病腹考來授之原卷令補
言病瘦考考未產云

雷堂呈遞于初畢 退堂 午伏代隆兄看既尔七卷六本

冊卷中刻畢入自六堂外未有及是之早共美蓋微極其法答玉成和令
畢 巡捕往使保三次入見初次為胃弱不口与考之童生議將糾眾
事徐巨輔等以考至以第二次言提調所已屬兩堂調信第三次言就
彩厚保生女如盤板一控婦人來院

就枕數中因事屢起遂不能成寐坐以待點名

十一月二十一日 丁巳晴暖 右所相丈重歲考

文章歲考
右是光而色矣
就 如齊而色矣

光 齊之仁
賦曰苞苴抽而曰抽
字

子正一刻點名 寅正一刻封門 右所到五百一十七名 沈象即三百五十六名
志文左頭門點名營兵執炬當門未點考不許闖入故整齊為右相之冠
安而且速也 右初二刻蓋殿 右正二刻歲考題
午後倦極不能支退而睡而許於後少 未初二刻放牌 西而掃
相向來年冬冬早也
此在考案 丙正歲 右十六人記七人
晚飯後方核等即就枕一睡徹曉矣
劉龍象重考三本皆長案之首

文章歲試

陳代曰三年

漢唯獨為疏 曰陸
字五

字五
字八
讀

十一月二十二日 戊午 小寒

右所相歲考女生家祇

卯正二刻起 右正點名 蓋殿後退中

沈龍象重考三百五十六本批中皆考四十二本
午小睡兩時許

考優
新編文選字解
胡文忠公遺書
胡文忠公遺書
胡文忠公遺書
胡文忠公遺書
胡文忠公遺書
胡文忠公遺書
胡文忠公遺書
胡文忠公遺書
胡文忠公遺書

補考
仁義而已矣
知不足而後能自足也
事無常與秋實
二次亦有仁義而已矣

面試題
万里奚不謀
以之不為謀
作小講錄題

文生科考題
孟子曰
臣弑其君
賊臣賊子
天下共誅之

十一月二十三日 己未 晴暖 蚊蟲蜂蝶之屬未見庭中

○石所棚考優生 並續補考

辰正起印點名
閱批出就品備卷四十二本加批點至夕乃畢

宣兩房草榜
批明日而試題 子正睡
務房等知自此正思南午馬馱須換色捕例申紳局有難宜預先傳知示以應用之數

十一月二十四日 庚申 晴暖

○石所棚歲考面試

已初點名府三十五人縣十八人 午初放牌
宣業 向申初發向未及如是早以卷少易看也
批明日文生科考題 亥正睡
接全太守信寄來親供冊本及看王叔福稱理又言老局事

十一月二十五日 辛酉 晴暖

○石所棚文生科考

丑正三刻起 宣初二刻點名 府出百二人縣三十八人
寅正一刻封門 寅三一刻發題 辰初三刻發 石正發題

賢良詔曰良字三言
六款 點鐘日宜三德
子庶績其勳
聖諭 楊桑善格性王
楊桑一可

所屬
仁孝以見於愛
沈泉
賢者以見於
沈泉
人恒遇
沈泉
為志居四海

十一月二十六日壬戌

晴 傍曉大雨

辰正二刻退堂 睡約兩時 申初放牌 兩正場
點名時府學序係成學校字特昨日取進之東推至黃元吉
湯見時忽易一人即所說一根煎身也牌示不從調秋詳
據昨日文章科考題
巡捕考中時字特為程獲之槍架車二已枷吊于柵下
晚批文件 就視而不成疎遠不獲

○在沂桐文章科考 考房以五百五十三人分二百五十六人

子正二刻點名 寅初封內卷題 卯正盡散 有初考次題
午正二刻放牌 申正二刻場場

補批沈泉歲考卷底見一百五十五本 糊卷送來沈以考院存考目二本
寫政志文子高以件

一成學校改中一根煎之重生元表校本重然稱府考時何任該重
進場計批序係和情否否。一考斗喜貨批改二成否四成。一戴
詳考程往照條更訂

沈泉文章重歸鳴盛曾祖仕齊 祖盛榮父德品

科面試
不知禮身以立也
作此比

考按第一場

誠不以官二句

二拜為信於天下二句

士冠釋旅占解

十一月三十日 丙寅

○在所相選拔首場

辰初起

辰初二刻點名

府庫以八人

存厚以八人

起講蓋然祀午已退堂 午後睡片刻日

與隆光二兄久談

晚升教院呼至子已收卷畢乃退

十二月初一日 丁卯

大雨

○在所棚空日無事

巳正起

卷一三卷覽呼行校調

寫信二封

復管秦曹三百年字字
秋國時及五十字管
復俞夜垣

查閱收文簿 視其未批卷者皆房程編應銷者注銷之
補遺子 劄 呈制通典一條 職官詞學改本 點述思錄三案

向司徒職在敷教而
地官所屬大率中土地
曰野賦稅兵車之政所
謂養官者不過師氏保
氏司諫司教訓人致人
六而山賦曰古者名曰為
教教中為養賦曰養
而後於養二說孰長
暢言之歟
王陽王尊編
百里奚為典居國

十二月初二日 戊辰 陰

○石門棚拔蓮第二場

辰初起 名正莊名 已初發蓮 竹牯臺蓋職午正後退市
宮改輔制信 芳春 午後睡一小時 看書新錄日知錄
戊初升也放呼 子初掃場 看日知錄 漢考

耶 本作邪

史記刺客傳

索隱邪不定之辭。顏氏

家訓邪者未定之辭北人即呼為也 以上二條真誤引 荀子正名其
求物也養生強壽也注也皆當為邪 邪向之辭
其巨色邪 其信也邪 是邪非邪
也 顏氏家訓書證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 漢書哀帝紀非赦令
也注也語修辭也

盍

莊子盜跖盍不為行釋文盍何不也 兩解釋言盍盍也 廣
雅釋詁盍何也

盍微乎 盍去諸 子盍慎諸 盍納王乎

曷 亦那釋言曷盡也

汝曷弗告朕 子曷敢不終朕歎 曷敢有越厥志

詎 漢書高帝紀上注詎猶豈也 孫實信注詎豈也 莊子齋物論有詎

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釋文引李注何也 又引服注未也 集韻引字林

已 論語毋吾以也 釋文却本作止 易損已事適往 釋文已本作以 廣雅釋言

已以也

以 論語毋吾以也 釋文却本作已

浸

浸假

假令 漢書匈奴傳下假令 單于初立注假令猶言及當也

天下少准及海內寬二得書六十五卷上壽王傳○胃臣入宮中、頓笑武曰即會務
湖中也所以今京師之會館○國山地狹不足迴旋 史記五十九卷少室王世家注○所善水所
用所用水所善 史記六十三韓以信力 終行之者未必能言終言之者未必能行 史記五十五是也信贊

十二月初三日 己巳 雨

○石所棚科考文生廢劫

辰日起 已初升中散表放退 誦孟子 莊收思錄三頁 鈔子政子空

一條 午擬夏全在照信草未畢 刻卷稟

丙正步送拔案 周穡 滕學聖 曾應星^{以上}譚景仁 馬文彪 蕭本賢

武童丹卷既開房催仍以傳府身耳

十二月初四日 庚午

○右所相武童步射之第一日也
卯正三刻起 辰初二刻點名凡點百三十餘人刻至日莫膳十人
點看巡思錄 擬復全太守信草

忌辰

十二月初五日

辛未 ○右所武童步射第二日

卯正起 辰初點名 右所畢
點看巡思錄 看養新錄

忌辰

十二月初六日

壬申 大寒節

○右所相龍泉武童步射 第三日
卯正三刻起 辰初二刻點名

晚核兌武童名冊 兩屬名冊於發有十一之七中八

晚核兌武童名冊

十二月初七日

癸酉 大雪如北方
辰初起 辰正點名 是日龍泉畢
名片桐 龍泉武射 弟等 收王季推前輩賀秋節信

兵房云雪後道滑昨日不便馬射乃改期初九而提武生正場於明日

十二月初八日

甲戌 陰
辰正起 辰初二刻於堂 午初開畢 到五十餘人
名片桐武生正場

看觀以卷二本 守武生案

十二月初九日

乙亥 細雨
辰初起 辰正赴校場 午正回 与澄見議武生案
名片桐馬射
中初點內場 三更卷武生案

十二月初十日 丙子

○石所相填親供 並選拔磨勘
○石正起隨中監名散奏 官位局外未畢

看觀凡卷二本

十二月十一日

丁丑

○石所相文童沒祇實填
○改選按三人訪文 燈下點名處文童候至丑正上到二十人
志文午後過訪 就系兩字印未見

十二月十二日

戊寅

○石所相補度文童
已初起 官復周越兩字官信二單未畢
燈下看度文童到二十五人為缺十五人

十二月十三日

己卯

右所桐舟補卷文重

燈下再卷文重到十三人為缺六至子時乃到

十二月十四日

庚辰

○右所桐舟卷文重並卷之

在正起 午正卷式重為缺六

未刻卷重 拜安四履傳兒

寫家字 未刻佛賦述考誠清形

寫字輔時字 詔免尹宅嘉事項

清理事件 桐卷乃紳之用有簡已讓之約百餘金矣仍

未廢也徐僕與執簡而爭夜深乃去次日據銀三十兩來曰張眾終夜

僅乃止止過此不日早矣旋去不後見余曰此三十金彼其身矣誰不

送可也

十二月十五日 辛巳

○自石所起馬

卯正起 支馬不終具乃佐以舟房者及行李皆舟車與眾宿何務
其始笑謂以泥子 正巳正乃行 志史及金都司列五郭運略後
疏洞早尖古石所二十五里耳巳中初集 高途距宿站為四十里也乃
謀備火具息三就道行十餘里巳腫暮 又炬行二十里至正子初後始
正塘頭而宿 晚飯就枕丑初後矣 思南差迎至此
文武巡捕先一日候於此

十二月十六日 壬午

○自塘頭抵思南棚

卯正起 辰正行 合陸而舟舟每四散一路看山如遊畫園間
也 酉初至思南 行祭江祀三拜內同
保太守常遊戎楊幫帶迎諸於官廳
到棚後先後延見至戌乃畢
晚雜髮濯足更衣詔為一快

十二月十七日

癸未

○思南棚下學 放告

辰正二刻起
午初谒廟 講者老道人
午正散告收告四十餘件認風或我 相大會未与以供給早
擬明日終古題 正晚乃定 候冊卷玉夜半止見兩房可不候而睡

十二月十八日 甲申

○思雨棚生童經古

卯正起 右初點名 凡到二百餘人人數之多甲野有矣
辰正散題 午後三點散後是少候寐一時許後升中散
丙正掃場

分童古卷六十五本 解福二本五本 未完而括豆童書四十
三本

分生古卷十七本 皆解福
晚看古卷三十餘本 生古卷五本

在思南

宣帝時徵齊人杜正讀
身集叔位受之賦以付
杜林為作祠於石鼓
賦曰身馬相為誘巴蜀
徵曰即此方多州木所
著林木埃解 釋燥燥
省免如心讀慎福
既廣端 樹蘇長
公右鼓歌
元始中徵夫小南小學
身今名記字於庭中
或以說文字未與足
或以字未與足
或以字未與足
或以字未與足

補考

士志於道一第

子余未社の功

分府應定實和知事

二六
年通七

十二月十九日 乙酉

巳初起 恩南棚 封印

午刻封印 太守候考考語之乃也

看三卷古美三十餘本生古美十二本 玉著畢

發賣核明 批送檢多檢架及招換換物者皆賣銀檢而文生則

檢一等厚保改出檢替亦檢一等 重生改出檢替獎銀任而並

准先作備生 應白集銀書屆時開示日期不坐言 考中統領

發禁上依換牌 奉命侍事告巡捕知界文字早區冊卷

再卷中時入 擬題 亥正就寢

文十歲考

有別覽正讀之

故正之其五者之文

証

批送三民吳心

十二月二十日 丙戌

恩南棚文生歲考正場

丑正起 一點三刻開炮 兩鼓二炮 兩鼓三刻三炮 丑正三刻點名印初

封門發題 共計三百七十三人 辰正二刻蓋戳 辰正二刻發決符

題已初退也 高堂法古案 未正三刻放牌 丙正掃場

卷終古案生取二十七人 重四人 卷上同批印江生卷一本 夏考題信

庶若信者

庶滋仰

王孝慈前輩

匪小舫

孔輔中

咸甯守日

未拜仰

菊人

仲敏

劉杏城相丈

應寄信者

馮星巖

郊頌門

晚批書二件

發牌令法生呈所無考

批閱印江生卷四本

批明日古溪題 亥正睡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丁亥 立春 晚雨

恩南相往去要試

卯正二刻起

辰初二刻點名

字復庶滋仰信章

茶房字知立者應設茶行禮余以封門於之飭直僕詢之楊房

批閱印江生卷十二本 午正發牌

退卷由批閱印江生卷十四本

牌示獎賞

五才亦為作信或... 試以... 光... 張... 作... 更...

蜀守江陵十榜榜賦
以自千戶保等為
初免能生同

幼童

十二月二十二日 戊子

恩南府屬文章歲考

夜初子初三刻起始教二殿子正二刻點名至卯初二刻畢凡四
一千三百八人 不正是蓋教已正畢奏進符題
皇上批閱印江生奏三十卷 會前六十六本畢
復勸者城信

廟又文章考
徵於邑
人豈為日引
降帝恢武功

東園染蘇令昌年額不身符至投調訊係有城刻亦新香檳
西松陸小娃子以文章教意不立亦教也自明其幼年
東冥染張老升背經小娃也

申初放牌西正瑞場 藝一等案 投調案見舉優生二名又瑞
標名兩案又說相費事 結看童卷五十年 子初候

十二月二十三日 己丑 陰

恩南府歲生度試

其志村以不令也
班固封荏苒也

其
曰序牙也

即曰字也
娶曰有後於也
豈志身
又知夜也

福士子也
紀秋作世也

辰初二刻起
已初刻起
國府房重卷五本
蓋群單退中
午皮閱重卷八十五本
戌正睡

十二月二十四日 庚寅

安印娶三房文重歲考

子初二刻起
已初刻起
市上閱房重卷一百本
晚閱房重卷一百四十餘本
子初睡

十二月二十五日 辛卯

辰正起
考試舉後生

自
閱府房重卷六本
又閱批卷
官印江歲考二三等卷

官府原草榜二更出卷取三十六人
閱藝川歲考重卷高點十三本

按初事見

十二月二十六日 壬辰

曹孟其亦不

恩南府屬文章重面試

已正起 午初二刻點名午正二刻發
官府屬歲考文章重榜晚飯後發

中初二刻歸場
初日文章題

十月二十七日

癸巳

陰

花衣期自奉日起

恩南棚文生科考

名尺寸書月不
子二句
開代說任家
日失
亦胡若古

丑正二刻起 寅初點名四房共計二百七十三人
寅正封內發題
卯正二刻蓋戳 辰初三刻發題 辰正退堂
申上閱藝川重卷
五十本退堂接閱五十本
巳正早飯午正保寐申初始
申正初一刻放牌 接閱藝川重卷二十五本
酉正歸

君子多愛不終
形物不存性空

出祀官三考孫
印江管仲曰君
發問子產能鄭國
之政

揚子不完春者早點在二致也早點在澄先二致也
表撰夏鹿送叩未篇為北即建初事也未畢
閱製以重卷一百五十五

十二月二十八日 甲午

思南棚考教

在口起 接閱安化卷一百餘本館十餘本澄先代之正夕畢
定三序草榜三更卷
提調考兒

十二月二十九日 乙未 除夕晴

在初二刻起 思為棚安印製三層歲考又重而試

在正二刻點在末初歸場 丙正卷口榜

晚看製回生卷二十五卷 印江生卷五十六本 正卯初日早

卯初拜牌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

正月初一日丙申朔 ○在思南

卯初二刻拜 闕往慶賀禮 禮畢 喜美家人等以次來

叩賀

兩巡捕因請見見之 設小食話良久而去

看安化生卷五本 已初早飯

午初候寐至酉初乃起 晚看安化生卷十一本

亥初復睡

正月初二日 丁酉

○思南府文章科考

子正起又二刻點名卯初畢 又三刻發題 辰初二刻蓋紙已初

二刻畢 看安化生卷三十本 午後僕不可支退去睡兩小時

申初放牌丙正掃場 宣安化一等 卷一等案

看府庫重卷一百本

畫道為尺寸三寸

裁

列天下何者

左太冲作三部賦

信手朋友有道三
子墨家卿

正月初三日

戊戌

○恩南棚科考文生度試

辰初起 辰正點名 蓋殿後約未初退堂
堂上看府房童卷五十本
戌亥初睡

正月初四日

己亥

○安化塾三房文童科考

安化 別人皆掩鼻
印江皆引飲
接以雞祀福
其辰
班通口上兩都賦

子正起又二刻點名 寅正畢又二刻發題
堂上看府房童卷五十本
辰初起
辰正點名
堂上看府房童卷五十本
戌亥初睡

正月初五日

庚子

○恩南棚歲考文生度試

是日閱府房童卷二百五十五本
三更發草榜 丑正睡

其樣心也免
作後比

正月初六日

辛丑

恩南棚府屬科考文童面試

巳初起 午正點名 申初二刻掃場 定案一更後發
晚閱安化童卷五十五本

正月初七日

壬癸寅

在恩南棚科考磨勘

辰正起 升堂散卷畢乃退 是日閱安化童卷三百七十本
丑正睡

正月初八日

癸卯

在恩南棚

辰正起 是日閱安化童卷一百本 一更後發草案

此是以前其世也
江印辭達而已矣
小妾為信好子
傳作後比

自此以後聖人而後
後名實者目為心
者友時移解

正月初九日 甲辰

恩南棚安印娶三屬科考面試

辰初二刻起 已初點名 未初掃場 与澄先定案三更發
晚於選拔頭場題 与澄先議良久乃定 廿初睡 冊卷猶未正也
印初乃正

正月初十日 乙巳

恩南棚選拔頭場

冊卷正起視蓋紙并代填卷而印正又睡辰初起點名到者三十一人
府十三名上印五裝二 蓋紙後午正退卷
市上校又臨錄錄二介又臨錄錄身印正以故存七周慎德官素高之所
若也凡六冊卷卷一曰主卷卷二曰道三曰道說四曰道治五曰學商六曰圖凡
其皆以宗儒為的於義利並詳之考福之甚廣而
切作之且卷前覽所未卷五六兩卷為此特請 覽也四卷亦有 亦著公明

孟授戴綬學貢生周述先序生陳尹東社時新李正綱增生劉近德
李瑞昌丹繼負時生周愛遠劉國瑞等具李正綱讀而善之將發
閱一過節鈔而梓行
午後子澄先檢石印成文云尚設許久傍夕保寐亥初亦醒聞之有云
卷中遂升中故呼

正月十日 丙午

正月十二日 丁未

辰初起 思南棚選拔二場 胡大令晚來見
令先作社蓋戲記退重傍夕又升棚頭為蓋戲記退三更場場

正月十三日 戊申 卯起 思南棚府房武童步射第一日

晚費選拔案

向生子負舉和議及
日馬温以十科舉士
其義多何社中其說
否
林好通福
楊子聖趙元國頌

正月十四日

卯起

己酉

○思南府屬武童步射第二日

正月十五日

卯起

庚戌

○思南府屬武童步射第三日

正月十六日

卯起

辛亥

○思南府屬武童步射第四日

正月十七日

卯起

壬子

○思南府屬武童步射第五日

正月十八日

卯起

癸丑

○思南府屬武童步射接安化武童步射第六日

正月十九日

辰刻開卯

甲寅

○選拔生領奏磨勘

○安化武童步射 第七日

正月二十日 乙卯

卯起 ○安化武童步射 第_十分

接鎮遠府全太守信印日覆

正月二十一日 丙辰

卯起 ○印江武童步射_{第九日} 晚抄技藝冊

答和鎮軍李_{子嘉}云輩賀信及履給光承述之馬及中賀柬

正月二十二日 丁巳

卯起 ○印江武童步射_{第十日} 晚抄武童冊

正月二十三日 戊午

卯起 ○婺川武童步射_{第十日} 晚抄武童冊

答廣陽翁信并奏駢

正月二十四日 己未

卯起 ○惠南各學武生成考

正月二十五日 庚申

卯正起。思南棚式重馬射到七百餘人。不往申歸於場。距

城約六里

常子明游我殿監射

晚宣武重首下集

正月二十六日 辛酉

辰初起。思南棚式重內場魚渡子

晚飯前係寐醒後與澄乞議武重安示正丑乃發

正月二十七日 壬戌

辰初起。填親供

終日寫信

復相格三賀年信。書慧齋賀年信。復朱采亦賀年。魚
論。考片了。復劉三澤清賀年。並福。而。李。信。帖。復。阿。祇。甫。賀。年。
信。復。裴。玉。山。賀。年。並。福。崇。儀。子。

子曰其也也
道也

正月二十八日

癸亥

不起 ○思南棚文重覆試玉晚到三人

終日寫信

復歷十封信

答於德仰賀東 復感窮字官

用少軒楚仲機信言收則買者費百一十金与者買者百五元

一本 復表靠仰信 擬復仲敏信件

寫信

寫字電板馬清公曹信託發電

恒昌代信先
主盛德十年

正月二十九日

甲子

不起 ○文重補覆試玉晚到二十六人尚差九人

寫信

寫字馮星嚴信託代辦信件 寫字菊人信答之也

寫字仲敏信

正月三十日

乙丑

不起 ○武重覆試玉中刻到十人 昨天重未到之九人早

牌示令隨棚表為玉晚素以

寫字傳信信託楊表批升銀三十兩

銅似士行

二月初一日

丙寅 晴。思為棚裝前

卯正起

武重昨未則六五午初畢復 午正發前未日畢

申後持火の支時蓋圓太守

字珍字弟十三號字伯見字免下布十兩送德中恒利且共送

恒昌整款由百川通帶

保太守請席神送禮物又拜本日送席一單度之

晚八鐘申膳申膳夜丑初後又起 批文數件

十三号家子 字崇務信 內附書菊人仲致星巖 字上初信均不思

南房帶回省城託百川通帶一化字

又次信清信隨金書信表辭御信止至當房

二月初二日

丁卯 由思南起馬

文廟丁祭恭期而日文巡捕蕭潤七參軍請示与祭在尚故之於務

房孝國華團華云向例店開防日則其勢不能与今恭祭畢夫乃

告以往祭時与保太守而訂寅正為期寅初刻胡仲禽大夫遣人

乘轿乃甫服而往寅正刻卯初回

思南起馬

廿里

涼水井尖出化

廿五里

印江縣宿

廿五里

朗溪司尖印江

華常堡宿印江

廿五里

木王尖 印江

烏螺司宿印江

廿里

崗頭坡尖印江

廿里

孟溪場宿印江

廿里

大坪場尖印江

右刻行三刻官麻山坐而別十重送於江干渡江而東送坡五里及陳生

涼水井與上世教碑而別行二十里共涼水井已未初矣未正行於大坡

較涼水井自於送降約十五里又十五里 註指平並石崗不受其大房於願宿

印江縣之典文署中 註云思南印江五十里與房開卓不合

印江係山枕江中時環而氣勢遠在思南之上

楚守山駐紮之練軍統帶吳都戎下先提兵衝快先副將儒補都司道其

哨官倪政和千把而乘 卒勇丁 人乘護送 送於印江十餘里途中

楚守山應印江百餘里 閱者有按我制仁道楚守山而達於桃坡練營

有護送之例亂後改由今道而護送之例亦相沿也 楚守練軍房於桃

朗溪司為產紙之區所稱印江也 實則其地居 全開紙何以獨此

最佳於房大令大令云水不同也遠紙之地而水合流故地在日合水而水

中合而水亦平止有一水可用其一猶不中選宜其遠地非良也又云

楚守山方九十里為野山最高處泉清而流急與遠紙相宜

秀大令曰南鄉世為陝西而府人素珍二十餘年矣在立考中世著元文

巡捕 黃曉原典文學法善化人其祖籍仁和也守人殉成中年向之取

於第在麻一內三石路以未及及免也惟曉原子遺 楚守房乘衡飾品三仁德人

十里

柳桃麻

十里

孝地

十里

五里大營

十里

大典場

四十里

銅仁府

田務夫云由思外赴樂平時過天柱次日有一長坡口黃山其長十五里
長且平

二月初三日

戊辰 晴

初起辰初行二十里內大坡共兩溪可平初行二十里至合那
又二十里宿華帝僅午收坡坎較少而偏仄回曲不便旋轉

二月初四日

己巳 晴暖

初刻起辰初後行二十里後過楊木橋大小凡九夫木王木王距華
帝堡蓋三十里未初行三十里宿烏羅日甚早宿起山廟
早涉一坡均不甚險且長
途中看學百拜華後

倪千總波和又迎於此蓋分駐于此也
寺係僧請題緣字以爲信之存

木王寺印江相差
烏羅日以後相桃相差

石坡寨多大竹在百有半里

二月初五日

庚午 暑陰 尋晴

卯正起辰初行十五里過岡坡頭一升一降約七十里至坡脚
大謂中地高八寨坪午正後行約四十里宿孟溪場之為王寺
午正又越兩坡陸見向林林文岡頭凡三坡若行中一午行其二也

途中看學子算筆後
接在五里外有一山莊
鎮遠拔生果山家迎 學家鎮遠之四大溪距孟溪廿餘里

村正孟溪一外委未接

二月初六日 辛未 昨夜雷雨

卯正起 各初行三十里 共大坪場 午行三十里宿松桃廳 松高
風景了無足觀 惟午後所見竹林甚多 尚有大有
未至松桃十里渡 牛角河凡兩次 楊果自侯故第立兩河之間
松桃協副統楊楚珍 田家康人 松桃廳司馬李仙圃 松桃人 監守我老軍
等迎渡未見

松桃廳與四川界四川地有梅花入廳之者

卡克已 別南嶺佩為 謬曾 信木 就 規 左 又 實 考 朕 也 兄 松 大 坪
端 藥 肆 印 早 尖 矣 也

同治四年三月之抄余與翁曰 德 真 山 懷 宿 聲 付 密 守 之 馬 子 有 完
白先生所書 昨日夜色 雲 飄 中 流 二 字 有 歎 和 者 出 以 示 余 因 房 守 之 鈞
暮 刻 不 待 聲 之 瘞 弱 餘 年 壽 於 世 相 似 弟 國 藩 代
同治四年三月之抄 翁 曰 德 真 山 懷 宿 聲 付 密 守 之 馬 子 有 完

二月初七日 壬申 大雪極寒

初起 辰初行四十里夫盤盤

房南距在軍云夫三十五里之考地營四責

初行十里後登流亭坡高約七里過松陽閣後次第而降秀發

雪積厚間有冰凍為絕

午行二十里至宿曰大營已昏首有未

田貴又云此屬營地多每營一把總

二月初八日 癸酉 到銅仁棚

初起 卯巳行二十里夫大興場

積雪滿地十里初行踏凍而趨不覺路

已正二刻行約四存至玉銅仁城北門已昏未又炬行六七里正江家內考棚

武止捕察素中迎於夫所文巡捕何英儀迎於二十里外棚地子方單道

力字官此於二十里外 劉我梁正看分統

沿途有練軍哨震及把戎等唱銜迎於

延見為五起 協右分統大令及字文巡捕

接

崇智弟拾遺 十有東芬由百川通家 銅仁房布未
附日記一冊 錫於日記廿二 益勇忠日記九二冊 大十有 標單一紙

許文士說孝底五紙

沙漏片一紙

荀人信一紙於星義信後

沈仁信一封

十五條附
此信一本以字

陳松林信

沈子山表弟信富文烟後
又宋黃少

文務

尹宅家信

武全家信 許君家信 夢印信 王成字黃成義信

同日接弟柳和御子

十月二十六日發

銅仁房書來

附考說手札一冊

益勇

益勇與切認一本

補亦信

附嘉慶改昌信年

王雲師信

後請送 郭家信 後夏向信弄
言廷春廷房

沈仁信

尹宅家信

補亦信 王表弟信

王成字一

王成字形 楊等信

接沈金內信

知唐公

九月十日仙逝 又言贊招祀早晚代稱表

接知所信

十書下卷

七月廿六日葬之畢 又言務務債債期限言迫向

接沈先王少年兩太字通就教十金厚為出

以上兩尊由歸房承初仁房書來

接陳如芝信

原信發年時信言其屬延雷考廢等子月廿六日全

在銅仁

二月初九日 甲戌

正月初九日 乙酉

正月初九日 乙酉 廟祝告牌 卷十一日考經古牌 三補考

發扭獲控替撞騎賞板牌

韓均報太守素見七十餘矣於步履極可憫敬

官復沈全門信未畢

送海軍軍單交信來申報

二月初十日 乙亥

正月初十日 乙亥 廟祝告牌 講于兵三居各一人收呈十餘

午後澄免武中於經古題 胡二軍便衣來見育每日供

牌示十二日女士正場十四日女重正場

二 十一日

丙子

陰

十晴暫

初八棚生重經古

卯正起又二刻點名

府子

重三十一人

重四十一人

重五十一人

重六十一人

重七十一人

重八十一人

正月初八日 癸酉

生款項有校鉅廉然
以常是時楚兵冠袂
侯者款。賦曰李長
上文選。注表曰唐十五
言小海。鐘存祀。

夜夜蟲謂之幹解
○聘禮志趙舒○明
道謂董子度越越
子論○孝學大益在
變化氣質論○枕
淨山七言不拍體韻
重題○李廣生以句
奴射雕者賦以錦
曰漢之飛將軍為
韻○賦曰辭賦林
相必為如字五言
占韻○符同生題

自暑者不有言
此月事未及不有
為也○才口於中
校○酌建茶林魚

銅仁考棚邑紳周君之序建也即紳為之建祠於棚之左
提調仿辰之胡雨單云
官暗況今以行單以財改公界
官語學智行多平志單
自代教術
中養當也蓋嚴重米下飾蓋之午初一刻蓋單
午後便寐一時許中已時也故呼而正場
府及重生唐杜松年不及二十文章敏捷考於亦自余蓋然時見
賦之音段典官異常常有之操生也飾六不加點公中已單美才也
丹春商正入
晚擬題

二月十二日 丁丑

○銅仁棚文生歲考

廿日起 寅初點名 寅正考題 三子共出百九十五人 卯正一刻
撥衣初二刻發卷 經時題 已正退卷

丁丑二月十二日

言六韻作韻者能

二月十四日

巳卯

薄陰 午後晴暖

廿初起

○ 鈞仁相文重歲考

文重歲考

腑而悅之

腑而悅之

腑而道之

次自璽以成其君尚

山居耕田日歌字

晚暮歲考等案 府取九人 縣七人 麻四人
點看代數術十餘葉

申初一刻放牌 丙巳掃場 府引言七十一人 縣二百人 麻百六十八人

凡平方根術式若四乘其實而二除其倍數則其值不更代

教術四十五款

一 ~~式~~ 即 ~~下~~ 可證

凡立方根術式若八乘其實而二除其倍數則其值不更代

教術四十三款

三 ~~式~~ 可證

凡立方根辨式為六十四乘其實而四除其實倍數其值何不變代
教術四十三款 $\sqrt[4]{\frac{64}{5}}$ $\sqrt[5]{\frac{4}{3}}$ 可證

凡平方根辨式為六除之則必四除其實乃合。代教術

一百十四款 $\sqrt[4]{\frac{64}{5}}$ $\sqrt[5]{\frac{4}{3}}$ 其 $\sqrt[4]{\frac{64}{5}}$ 之式蓋由 $\sqrt[5]{\frac{4}{3}}$ 之式二除而得

之。由此推之則立方根辨式如八。欲二除之。則必八除其實
乃合。多乘方根式可以例推。

南夫信老則不為事
為多南國轉
麻生而不作

已初皮點名 點名據檢 壬午初發題 未初掃場
核對筆跡 閱面試後 比固初發榜 與隆光武弟名在內

晚發 二三等表以相
擬題 首題 語 隆光代擬

胡大令 妻兒 為 韓太守 接首府 未信 詢病狀

年前 調連 三卷 內有 四名 未過 程考 未補 卷 詢其 故據

巡捕 云向 未多有 之 時 海 吳 前 舉 復 補 之 據 云 童 生 牌

於 中 實 往 之 不 赴 程 考 至 府 考 時 行 行 報 名 雖 牌 示 不 能 也

上 科 有 未 赴 程 考 而 府 考 首 選 旋 又 連 捷 者 士 子 益 祝 以 為

常 此 夜 中 明 香 季 之 事 也

府 房 候 不 過 程 考 惟 鎮 區 銅 仁 兩 處 不 死

二月十日

癸巳未夜雨

寅初二刻起 ○銅仁文生科考

并曰惟若臣庶
必其于予淡
山通典通志通考
三年田共同
陸賈新語

宋王聖名 卯初封內恭題 府以二十一名於六名於二十名
批者十餘件 亦初蓋截唇正後恭題已初退也
与澄見議題 十後睡一吋許申正外聖放頭牌 酉正刻
掃場 看代數術

代數術第五十三款

奇數多級如一三五七九以至卯層則其諸級之總數必等於層數之平
方

此因 $1+3+5+7+9+\dots+n$ 所以其公式可作 $\frac{n(n+1)}{2}$

後深以上公式可以視再證之一三五等級數首末之和必為總數之
倍也法首末之和以級數乘之得總數之倍然別級數之倍以級
數乘之必與總數之倍等而總數必與級數自乘之數等又申其總數
也卯級數也三卯者級數之半也卯者級數之倍也卯者級數自乘之數
也卯者是以級數之半乘級數之倍也半者卯之倍者卯之其相乘之數

必多異也
晚視蓋飾戲詐久者代教術又詐久子初就枕不寐又詐久丑初後
以睡一小時許

二月十九日 甲申

夜大雨

寅初點在

銅仁文童科考

卯正封門

自大雨入注童生擁擠於地校點在需付甚久即發題

府到三百五十四人

縣二百九府百四十八 府上蓋戲 已正發次題

看代教術

銅仁考棚始建於道光之中葉宏生有頌曰至尺也知府事周林樞道

先已亥書也重修在咸豐之季年大吏有聯知府事吳 咸豐丁巳

也提調胡前輩云郡人德周公為建祠於考棚之右鄰 經旌之日所

費共五六萬串云

所今縣絕長二句
縣今考方百里者五
府齊集有其一
次補不足
右太神祠史記

代教術分四款 有賣果子者初次買進若干果其價每兩枚一文二次又買
進若干果其價每文三枚及售出均作二文五枚共計本四文求兩次所買果
子之數
命天香每次買進之數則三天為初次之總價三天為第二次之總價而

其共買之數為天所以有比例式

$$\frac{五}{四} = \frac{二}{天}$$

為售出之共價所以此題之方程式為

$$\frac{三}{天} = \frac{五}{四} \text{ 所以 } \frac{一五}{天} = \frac{一〇}{四} = \frac{二}{天} \text{ 即 } \frac{一五}{天} = \frac{二}{天}$$

修案比例式之首單五題中五枚也三率二即題中文也五枚視令數猶二文視令價枚得四率看五

又案不用比例亦可三天為初次價三天為二次價三天為共買價

天為共果數則共售價必為五天即五天於共買價減共售價日式合問

又案此題初次二次買進果數厥數雖均較僅五一元否則雖不立兩元亦常用八十三款者代之法題之界限於未完密侯價面者

代數術廿四款第十題 有任大小兩數之和為中而其較為丁求其兩數

之式 命天代大數地代小數則此題之方程式地又地而五相加得地式

相減以地所以得天地

修案此而為九十四款或亥人同數之理

證印和較相加折本為大數相減折本為小數之理也

蓋甲一齊同通分則為甲甲即甲甲即甲甲即甲一也

及其辨甲一此可知代數術第款第十五題之理

中正放牌角正三刻場場

二月二十日 乙未自陰晚雷雨 卯在棚歲生糜葛

看松桃科生卷廿三本 又閱府縣兩房一等卷
看代教術 申後睡至成乃醒
二更後夢科考一等榜 府取九科六底五
子初睡

科生演試題

會計考而已矣

司馬相如慕蒲
相如

二月二十一日

丙申歲 晨陰晴半

辰初起

銅仁科生覆試

辰正點名

批辭文五件

蓋戲後退堂

宮政給先信州

宮政有目並詢中丞友人三表在否何故博

擬喉中丞悼亡信州

看代教術演算州

晚讀胡前輩便衣入寺育三事

批閱科生演試表未畢

二月二十二日 丁酉 銅仁棚空

閱府籍兩房房卷俱加批語
自午抵成與澄先約定府房卷多取
三更發草榜 府取廿八册十卷歷久
丑初睡

二月二十三日 戊戌子

名正起 ○銅仁棚科重覆試

已初一刻點名 未初掃場

與澄式二核對筆迹

縣房西張伍卷正場文極佳式全詳云典卷不支
上軒房有改余加批云典實名貴神理尤合擬首選
矣本日招讀筆迹不符府考卷與正場卷亦不符文理
亦不符乃據之相與擬考卷之

府房
入其疆土地辟田
野治
縣房
故子才長之人切必
依之
府房
威武不能居

未昏發榜 除額取外府取備生四人廐四人
既讀澄免推遠題 冊卷三更後入 子正睡

二月二十四日 己亥 晴

卯初起。銅仁棚遠選第一場

不伎不求
其虛憲也深
滅謂之點解

卯正點名 府到十二人 縣到五人
擬名法依之信牒 蓋截早已正取也

午後睡許久 晚外中詔呼 傳政信牒 子初退 丑正睡
掃場已五更矣

二月二十五日

庚寅 晴 暖 極 夕 照 射 窓 室 極 大 亮

卯正起 檢點信件 晚推題

夜正就枕 逾子乃睡

日暮發科考一二三等卷 稍午後中榜

向慶代署改
青君福
蕭因相列

二月廿七日

卯初刻起 晴 忘辰
○銅仁棚遠選第二場
卯正點名銅仁艾壽山因科名列三等選不列共二十八
訪年蓋然已正後畢
撥多助尋信五十
或白放牌子後掃場

二月廿七日

壬寅 晴 天氣愈燥
卯初起 ○銅仁棚科考展助
代看批批送拔毫四本 卡寫卷助吾信
晚考選拔榜

二月二十日

癸卯 晴
卯初起 ○銅仁棚古射第一日
劉府屬技射九牌

二月二十九日 甲辰午晴

卯初起 ○銅仁棚步射第二日

閱府屬技勇九牌

晚清澄武三以鈔技藝冊

二月三十日 乙巳未陰晴半

卯初起 ○銅仁棚步射第三日

接閱府屬技勇一牌 孫屬二牌

晚清澄武三以鈔技藝冊

三月初一日 丙申 雨復寒

卯初起 丙○銅仁棚步射第四日

閱府屬技勇六牌 庭屬三牌

晚請澄式三鈔技藝冊

牌示初言式生正場初言式重馬射因天未放晴恐道有積潦馳馬不便故後期百也

三月初二日 丁未酉陰

辰初起 ○銅仁棚式生正場並補考

辰正廿七式生射已初二刻已畢

與澄式二式接鈔技藝冊

奉優賞部單是日恭房

胡海島為輩饌生魚昨日饌茗茶

三月初三日 戊申戌陰

卯正起 ○銅仁棚式重馬射並內場

辰初赴校場距棚約四五里午初二刻回棚監射考果

芳亭協戎 自者四川人其初君樂瑄樂永濤俱入黔
西學

午後內場魚復多力多自十二力至十五力止不終開十二力
其初不復也申日畢

與隆先議武重案至成日乃定松栢武風名天下銅台實
與相埒蓋割愛難也
亥日恭楸

三月初四日 己酉亥陰

不自起 ○銅仁相填親供選按磨勘

選按四人石正則常也散養旋還也

定觀風卷甲乙自思而後觀風竟不編第編訪文皆隆先
與文先分閱

三月初五日 庚戌子陰午後山雨片刻

辰正起 ○銅仁棚填親供

亦聯扇屏幅者極多為他棚所未有與澄兄分寫自日玉西
僅過半耳

晚候寐時許醒時已三更矣填親供身為客之人冊竟亦未
畢入又候一時許多左向而睡 看經世文編

三月初六日 辛亥丑陰 晚有雨

卯正起 ○銅仁棚文童復試

貴州天氣寒暖異常去年三月立與義起不可支起馬後經
盤江蟬聲相答居於夏末光景四月玉大定縣寒甚草
而棉穉性存也五月中旬由大定起馬穉著毛棉甫出境
暖氣下玉正始解言玉道義則結暑甚盛似多鄉三伏天氣
猶或甚于此以地球也今歲到銅仁二月十九日文童科考之日
也余美以糠冠乾衣領衣表氣神猶寒需不可思也加皆

躬自序
與質詠日駒

心易棉視後出是下設烘爐而後這此二月五日也二十日選拔
正場糶及眾祀祿三越日暢晴則大極連日晴熱蓋甚二十六
日之晚則夾祀而單禮二十日試武童祀社皆單而扁糶亦多
手蓋多狐裘眾社之時未及十日也初百陰而雨後春棉如故
此天氣之以時殊也從之晴則夏陰則冬衣荷四時四時
乎付多夫時是之謂該付

收華祝到四信十百初自周紹敏四信同上

二更後進名候至四更則出二十四人不出者三十五人

三月初七日 壬子寅陰係雨

春初起

○銅仁棚補古卷發祿 卷起馬牌

与醫先方改送按磨勒羊稿 牙後寫屏賦并填款蓋手

以友誼
以事知
以事實

一更後接慶文童到三十三人其二人
官字崇智信牒第廿六次

三月初八日

癸丑

辰初起

○銅仁棚武童試三卷

官字崇智信畢一附考烟單一紙仿影十二步

附武童信伯雅信 尹宅家信 又隆又官信

午後慶武童試不端至印儀之講妥与否觀然之填曾与否
一律先令射箭

傍夕恭敬法公親者皆贊唐桂聲

持吳五交 神太守 胡大令 果協我 譚分統 洪都我 協我
兄信保志見 四桐後 梁英後 未訪步見之

三月初九日 甲寅辰○由銅仁起馬

辰正行 二十里尖崗天堡又五十里宿鐵線坪一作四坪
兩後路滑鞋步維艱到四心坪已二更後矣
文武送乃禮

三月初十日 乙卯巳○道玉屏

辰初行 四十里尖站魚堡 渡江後又行十里許 又三十里宿玉屏
山將近二更矣

玉屏大令曾延出四川人壽翁提調借兩學友迎見如儀

三月十一日 丙辰午陰已午微姓漸暖 ○到思州棚

辰行步郊即渡江 大令云二十里或曰三十 又二十里抵四心
思州太守恩錫 綸借山長冕於掖吏 回迎城外

在思州

會考五起

選太守 曾大令 三學學官 文武巡捕
初在營流地行張守備

節房字文考系報等件 收却文三件 一補欠考一學級
閱系報知電册中並三率楊 多事補御史 一奏稿獲檢精未收存保
芸園同年被劫亦不敘用 除祝壇師就知府分有神用
曾友山亦向云有向故於有垣

三月十二日 丁巳未 陰

○思州謁廟放告

卯正起 會泉而起 青熟大令饒星那 曹提調

午初謁廟 午正放告

午後假寐時許

擬昨日補考題 其經古題別請隆式二事擬之

丹卷不甚遲逾丑乃睡

擬差云昨日仍供給一可誌之

三月十三日 戊午申 陰

卯正起 ○思州補生童經古三補考

李廣盡地為軍陳射闕狹以饒賦以李廣才氣天下莫復為類○賦曰類長年三月三日曲江詩序曰數字○以涉揚其其又作由解○說多儀禮用全文說○詩曾武僕從也靜無以成學端○克為神而後又執端○為卷言教七古亦稱

李廣

在初點名 生古天即之友人李三四人 亦與考題
 府房又生派名甲冊注報考者貢別以高貢三江考題試之
 青熟必考王為賓十五歲背誦五經考經以盡清楚節末亦
 詳向有小解 札記左傳考節本 本日所考題問以能作何題
 對曰皆未習也 謹試云題 乃揚考經俯身惜有恐辱先也二
 語為題 使作文
 昨日與饒大令被青熟檄美片事大令述歎未甚詳 按云自
 彭果之及久信王作刻上由有詳高以以五十多令項見識為未詳又
 云詞中應已出系將原原提解三言太守考進 矣大令云錄由四
 者侯玉屏一市煤鐵之苗欣感原不稱考不特以信未免厚費以刻下言
 之及若於款項不足也
 黃鐵畢未初退考 午後睡厨許 尚初被牌成初掃場
 母為燈後入 擲明日文生歲考題
 看左傳

文七歲考題

著信豈可以欺方笑

貌為我

君子以同而異

胸雲墨物

三月十四日

己東南雨

午後益甚

○思外文生科考

寅初點名 寅正畢 三字共計二百四十一名 寅正刻發題

純也剛之在上位者 洒灑其心 壹以待人 執度其信 而明微也

而後可以治人矣上 國之所為民之歸也 上所為而民效為之是以

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 如上之所為而民效為之乃其死也 又而禁乎

夏者曰余者有者 梓若者名言若者名允者名在者惟辛余功將

謂由已事也信由已事而後功可念也 禮廿一

君初羞戰 存正發經初題 退步

鈔成又不齊

午後睡一許 酉初放牌成初掃場

晚發經古案 擬經古案發題

三月十五日

庚申成雨

思外古案

生在零

旁相國張飲後園

史合款手相和賦

以乃及取酒張生飲為
款。賦。同。學。子。美。人。

蓋職畢 午初退中 午後撥題 睡耐許
看左侍 白劉瑞陽 冊卷成入 晚就枕久不成寐乃不睡

三月十六日 辛酉亥 大雨

府 孔子曰

玉屏 顏回曰

青 孟子曰

次 由石世之

詩 何世有

思州公重

丑正點名 勿初封門又一刻 若題 石初蓋職 否正刻若以題
府房則 三言四句人 玉屏一石 九人青點一石三十二人

左侍定由 齋堂中 兩名克其子 禮也 杜注 嘉成也 而不成也 且及之 於此 齋
○然則 速存 非 禮 與 侯 考

府房有頂 吳文 熟 主 名 入 場 身 認 係 相 棟 揚 掌 答 保 矣 誰 保 同 眾 房
皆 其 矣 法 雅 矣 不 有 尋 喚 出 今 只 細 認 知 其 冠 插 其 頭 涕 審 良 大 概
日 是 也 已 而 吐 矣 又 次 之 本 三 聖 至 日 稱 呼 夕 則 晚 亦 賞 補 在 蓋 以 掩
氏 顧 捨 之 罪 不 知 凡 言 以 夕 則 晚 亦 考 係 未 終 至 職 年 也 今 既 蓋 職
別 氏 考 飾 詞 可 知 點 去 畢 將 德 子 及 本 重 並 不 提 調 俾 草 認 保 氏
誰 保 同 眾 亦 諸 免 議

申初放牌 西口二刻掃場 晚卷一等集

三月十七日

壬戌子陰

名初起

思州文生歲歲

名正 監名 府十人 青縣 玉屏 六人

孟然 畢干 和 吳中

看思州重卷二十本 午後睡一時許

有私味艾書
訪仍用白場題
作八讀

三月十八日

癸亥丑陰

名初起

思州考優 三續補名考

府可優生 八人 出 五人 玉屏 六人 青縣 五人 俱出

看思州重卷五十九本

改尋 卷試詩

卷試詩 仍用白場
題為 續入 廣勤

三更 以後 卷草榜

卷計

論為 郭王 氏 說
經之 例 〇 論 相
城 大 派 〇 嘗 文 正
上 日 記 卷 後 〇 思
州 雜 詠

府學學之弗能
玉屏思之弗日
青熟難之弗明

之財以為愛名美
等施由親族
尚未得領矣
明經有為位
皇極之敷言之為
天下王

三月十九日

甲寅

辰初起

思州歲童面試

以棚以素上日不雨天寒非走棉不暖

辰正一刻點名 府共八人 玉屏十四人 青熟十三人 午初掃場

澄兒定玉屏青熟卷余定府屬卷 酉正發榜

冊卷三更入 擬題 二更睡

三月二十日

乙卯

丑正一刻起

思州文生科考

寅初點名 府正三人 玉屏五人 青熟四人

向來文童單榜示云母有自備試卷正榜則云自備試卷

自備者自已買卷也母有自備者由內備卷也昨日發榜後

三屏初房具名生童見自備試卷示互相糾約指不買

卷今日請牌示仍照舊者今日點名時投調又為代請

寅正發題 卯正蓋卷 辰初發次榜題 辰正退卷



教撫序係三不知性等情第三次放時隨考堂不洪詞一紙晚向
兩巡捕未言所判供初与多供不符恐有情託等事乃以素家
巡捕託太守提訊 夏南一等卷

三月二十三日 戊寅 立有及 日辰收晴 晚復大雨

科廣題 任志
尚不充之不足
父母 仍用
款

原初一刻起 思州棚歲生磨葛
提相往係 閩府房屬卷 看左傳

于夜大睡 玉上燈乃醒
接接軍有信 切各信 送單行單文の在下又向玉優日生二人
助吾調署娶日將赴任信依育加券

接接道史觀察接西道印文

接判軍文一件接部議後於授也付御奉佩鴉字士東往武科
改槍炮和招誤議駁夫
晚發科考一等榜附十人 玉命七人 青秋五人
改沈子以又三篇 俱正四卷 未完卷也

三月二十四日 己卯 未微晴

原初一刻起 思州棚科生覆試 看正點名

政子山表符 蓋職正午正臣書
閱玉屏青熟考卷 晚二更後發草榜
提調領信表兒

三月二十五日 庚辰申暢晴

正月初一刻起 思州府科考面試

府屬 由步衛三以
玉屏 齊桓君文之事
青熟 管仲長子之功

名正點名府廿八玉屏青熟各十二人 午正放牌
午後閱府屬面試考加批 其取則往澄兒至之
候寐一少許
晚考科考文童正榜 遠送冊卷三更後乃正

三月廿六日 辛卯酉 晴如昨

卯初一刻起 思州棚遊頭場

子曰述
名正點名使是民考
先三并之民考
宅南郊外

卯正一刻點名 府十八人出九人玉屏八人青熟六人

黔中方讀多神叔試律中失后者極多一等之生新進之重舉不能
 以此苛絕甚正有褒於居首而失后兩三字者甚正一榜中不失后之
 者僅二三者甚正有一卷之中失后正十字以外者惟貴陽道義思南
 則失后共絕少初亦多而補其其次則銅仁大定之等勝也而白飯者亦莫
 如下游之思州 黔中工詩者絕少應試者皆取他題之同韻錄其全聯
 不備見其題或許之遠也或取其不同韻者從易其韻不備其此句
 之作何解也其自出心裁考律之者不成說每多不有如屏以題之疏題
 云龍將行緩之箭亦步徐之流觀山海圖題老松蟠石嶺椒蒜西湖
 為志局四海題田仔信解神語云龍就取上角拔席嘴邊毛此其文
 義之不可解也 就已考之十一棚而端王詩者不過教人上指則黔西之
 歐陽濬貴陽廖生饒煥奎休文附生孫 王懷彝 涇州新生胡
 嗣璣 下略則貴平廖生張樞附生李琳 婺川逸生中雲濤銅仁新
 生唐桂聲思州玉屏新生鄭以方陳文彬青新李卓元其次
 別張步拔生楊文海平越新生劉思昭以程可節取也
 歐陽濬節幕原常題金首俱在具鑿言句云士取職者笑且耽狗
 盜勞績山忙幾輩珠履結吾曹 貴陽歲考詩題日馬遷故任其

考饒而云名在羞簡未入已比刑餘 王第三聯云少仰真后外太史元
 刑餘孫結句云他年楊惲事以物為相如李琳飯稻美魚題白云
 網曬半湖晴 唐桂馨小居耕田題云元元詩千首南陽而二表李卓
 也却以方何世老多才題 查省俱佳中二聯云天地著英氣風雲際
 會時明良斯出矣林李二逢之 唐桂馨却以方何世老多才題
 材也 童春年有絕句天者思南科該題則人皆掩鼻起句云且繩
 蚶之居鼻也一尚臭而趨承恐後一尚臭而趨往維版又有小講中四
 句頤不常掩者云不必常掩也維此汗穢之女子又有頤題云西子
 家不潔夫西子豈多鼻乎又曰中段云左右曰西子不潔夫時大夫曰
 西子不潔矣西子曰不潔矣左右掩鼻時大夫掩鼻於是國人皆掩
 鼻此掩鼻也其錄卷六注云有可笑夫梯之愚題云視此衾
 榻中茫然三輩王至多異於百姓云至為二愛也題云同為四愛而愛有
 殊段亦有食草而含有珠圓以此三類時或不免就中比較此獨
 優者有矣 思州童春凡對此必將中比二字而變操如中比用何況
 別對此用美矧中比用如是別對此用其終大不字變及老字不字及實
 字也

小溝道戰畢午已退堂 午後與澄先式而後甚久偏多睡
一少許 二更後有不老女升堂放牌候至丑正二刻歸場
乃退

三月二十七日

壬辰

賜晴三日矣

辰初二刻起

思州棚空至早拔場兩日之間也

政廉勸訪科等子傳首

三子學員來見因新生抗不來謁請出牌示
錫芝太守未見後槍(?)
一事又言新生抗依情形
趙輔臣自己拱來派監射也

擬題

三房禮房具孝言貌批糾佐再叩示禁

發科生卷箱

三月二十日

癸巳亥

卯正起

思州棚選拔二場

批三房禮房言

批示新進文童牌紅六百字

向華仲舒天人三策
其大旨亦何

趙奢趙括編
祿周孔之圖考田

起講山講領題落不送題 殺旗歸場估抗
午正蓋旗畢退屯
一更發牌三更歸場

三月二十九日 甲午子

辰初三刻起 思州棚科考廉勤

考中數卷早退屯 看府官送按二場卷五本

收神看初一首

日夕發選按案

三月三十日 乙未丑

辰初起 思州府武童步射

閱百四十餘人投勇六十餘人

四月初一日 丙寅

卯正起 思州府武童步射

閱二百十餘人挑技勇十餘人

四月初二日

丁酉卯早雨午止

卯正起

思州玉屏武童步射

閱思外千人挑二十餘人 玉屏百五十餘人挑七十餘人

近府學李初導馬射為赤紅儀因存日有眾紳等祿也

四月初三日

戊戌辰晴

卯正起

玉屏青溪武童步射

閱玉屏九十餘人挑二十餘人 青溪百四十餘人挑四十餘人

青溪武童表用光黃中潘紹維之額血既暈仆令其兄清
後堂拔步予以七髮散既又予以三黃寶蠟丸依保命丹為
未可知 俾言明日閱馬射

四月初四日 己亥巳

卯正起

思州桐馬射并內場

居往午四 按調未聽事多眩誤余意甚不快太守之素
二後慢懈余頗疑發作與澄兄一後氣稍平尋據左
氏侍與生素厚甯為辛勇二移乃止此特與已所疑
實不可以為訓

午後由場魚抽受弓力 與澄兄議榮 燈心發
趙輔臣遊我來設甚久詢以武重事宜

四月初五日 庚子 晴 思州武士內場並補考

卯正刻起 辰正點名 午初閱畢

送拔四人領卷磨勘 午後看防雷用緣因

延玉屏張姦諺與設局陸步瀛以勅字擬饒行導而兩
字官又具文評語懲戒諫生也
官親借解二紙

接張安國前單復函
接全太守手
月初四日

四月初十日 辛丑未晴

月初起 思州棚填祝供

復全太守信言劉生等後候於途貴山寺洗香馬香程香單
便中寄來

曾政為報高任為趙輔臣事祀與國也
按調候者兒為拜成霖事

寄家伯兄第十四號
寄家知物如信
初十日交
希有祀方以通

四月初七日 壬寅申

月初起 思州府文童慶誠
寄家仲敏信 寄家崇智信第十七次
玉晚止差五人

附尹家信或家信
寄恒昌信子明信
初十日交大夫書省

接崇兒弟十四第十五第兩年附日記本年惟年又
為曠子為非年信甲宅家信彭順家信

接輔臣二妹信 宮政沈子山表弟信

宮政回信云勅令買書
並言文稿不付不
宮田老相隨相言者也

四月初旬

癸卯丙

辰初起

思州文童補慶誠晚五人供出

宮復輔誅子

之西漢事誅作主 陶仲用取誅以故付子山信請飭送
並考子山歷付考價

接宮請崇智信

宮政為報高信

九月廿七日系批招差事八第信
十月廿七日
市十三第十三第信候去見批為查詢崇智

晚信為質澄兒要子婦

四月初九日

甲辰戌有雨

卯正起發老馬牌 思州桐武童讀試

封信 收拾書箱 延吉親相廣文奉後而對學使還本說
午後鳴信破 中正點名看為止差人

甲子

初十日

甲辰

有雨

思州相發落

正初發落已正早

武重降雲然因厚伴將法形動空扣為竹本
考自慶身耕考三才發落時動全取竹本未午
後令陪補志

午後持家三夏時與太守護印刻
清理文字尚設

甲子

十一日

丙子

有雨

卯正起

三十里

由思州起馬

已初起行未初發
子青熟宿路另之在偏
饒大令未設館俱美作來

四月十二日

丁丑 晴

卯正起

宿卯水驛

右初行三十里失竹坪平行三十里

此天云云

宿卯水驛

毛軍門

山陰何煥奉文物印水驛也即近一官遊府趙補臣率兩弁

印也 因付延兒傷及及河捕臣後許久

昨日饒大令亦減夫馬價準葉前使之例召送三十金余已諒之

矣口饒送來仍五十大金疑之今早饒奉兒詢知先送三十金未商書

推不納故又增至之余恨未預示商人遂改在言仍微其所增

之數而受之

昨夕大令遺信來言擬甬生尖以竹坪太隘也余以六十里從

大遠大轄重席恐礙時太久而等語商之仍準舊例尖竹

坪

毛紳士鄒績臣亦奇遊衍燈一曰提督軍門一曰奇臣巴圖

魯閩札時此地失陷藉毛之力攻克賊遂家於此積功保今

銜尚充統領而未任官缺也

子規土人曰規規字也引 日聲如珍豹之良於豹字上
聲起而之聲

田籍支唯耕者有口籍子規之外曰色穀曰北方過河其一不知
名斤聲如好

全太守以正政任尔之事即日作信務

四月十三日 日東茂實 宿瓦寨

在行甲里午後宿瓦寨

昨食湯餅不即胸而勝腹遂不甘味即臥中睡凡度三晷
印水點起仍煖幸池已亦允以慰胃許之

四月十四日 茂中已卯 宿執營

在行甲里 宿瓦寨 宿天柱 宿執營

破溪 飲食何不甘

四月十五日

早膳午膳暖

宿天柱

行三十里

早飯後起行候夫不至也已破就道未正宿天柱

夫柱令回未見兩字師來見

然氣甚壯壯時發以伏日

四月十六日 辛卯庚戌情

宿毛坪

由思州起馬政用御支詔張廉換唯轄古四十八名仍長支也接夫柱令云
 侍牌過境時言已令備長支是以未統預備道昨宿執管始知(德)署(德)
 連夜信催非概趕辦僅以是數昨夜孟僕等云長支此人技折價余誠之
 今早孟僕又云折價彼不肯至余亦誠之尋田大令來見亦誠折價并
 云此項食平易支夫價折者有六百七百元等哀余誠之呼亦老張
 士信轉支劉光平事該之令云價領三百再問大令則含糊不肯認真
 余云孟君言冒領則君當一查以免喫虧去銀萬吾差役作役則君等
 去我到苦穴向否別君符與費吾不惟不感且及福心不修多少也夫令
 預有成見微笑以出也語以私之卒因房初之事良久乃云向問向
 乃七百等數今乃不知不姓密者查問仍含糊答在而已長支折價全
 有孟僕且事數收毛肩計核事後思之擬信終未安善

石行二十五里安高洞 午行三十五里宿毛坪

中後已黃山山凌平絕頂上下游行終此為最高者也

茅坪屬茶屏府南委錦屏鄉正稱其所以名則本地圖長

捐之款以應之曰貳月也於此初見時道瘠若之狀并去一切折價俱不

於辦全詢訪房者知向例皆修乃志誦之(三)晚(三)年拜而古宿所考一人

亦美其新水皆不具

石行時曰天柱不發去價多物於路不肯行以則茅坪未至者

十餘按二更後乃果正全之衣被等物初更始止也

宿所依(三)江(三)局(三)也

蔡平島杉木茅坪溪江通黔陽江一水日轉繞以達川楚有三寨

輪車亦運謂之考綱第坪其一也三細之利官民皆資之

四月十七日

早(三)晴

宿錦屏鄉 距行約三四里

候支不齋(三)遠(三)乃行三十里至大節尖

宿於(三)正(三)署 飲食(三)皆(三)復(三)舊

午行三十里至錦屏鄉

四月十八日

癸未 晴

宿十里

行二十里 破寨 宿十里 行三十里 宿十里 同前
十里不傍官路 又巡捕黃少尉檢祥便至此
請饒一絕考絕佳

四月十九日

甲申 晴

到黎平棚

啓初行二十里 考固深 午行三十里 至黎平
所子園溪時有古州鎮樺左營地總即承魁 孫友梅以阿鎮軍子
正未逾接云李派充武巡捕而鎮軍信中但云米官局屏未及此事
余疑之者以阿相時再議
初過固溪有黎平營補用守備姚清節道長 幸若將姚左殿之妻
充營預馬又十總二人元 唱街迎於途
提調王華如去令文巡捕趙席珍考軍迎於十五里外
左營守備半練軍迎於五里外 五三子官印迎
右太守能考我迎於城外官底批師迎高

冷弟兒家凡五起

四月二十日

甲辰 大雨

在黎手棚

名初起

自思此行後路險天扶僕親為病而墜先以右股生瘡飲食不能以常
余亦氣弱乃空聞一日暎亦昨日有刻瑞 廟午刻放告

丙申四月二十一日 黎平棚謁 廟放告

至九月二十九日在省



○常是作是^以用。不勝作不甚。伊胡底作依胡底。概作概。造作造。象
作谷。大谷對抑於後。不為從來對抑來。乃真多矣。設登于爭皆相亂。於字
順接。誼文。常是正用。孟字。律麻。榮用一稿而器人思錄能不安換
○奈何作多如解。庸豈知

光緒丙申

四月二十一日

丙戌 雨

黎平相謁 廟啟告

卯正起 陰雨不止已初乃得下學 黎登講考每學二人 午刻啟告
撥經古三補考題 午後暢睡 晚近提潤入台議供給單
冊卷三更乃畢入鏡以背篋蓋拂額余以禮不快早睡

四月二十二日

丁亥 小雨極寒 復著夾祀禮

卯初起

黎相 經古三補考

生題
呂氏誰有字自千金賦
以揚德祖答以流侯特為
賦以離標家標口初字
舜典三有二人考

不待說之字解
韓信為之益辨只是不
數明端
主宗子法則人知子祖生
本端

重題

王陽驅九折賦 以此非王
陽所畏道一亦為故
成以再包考林林皆
轉回生題

卯正點名不初恭題 生則六十九人重四十二人 又背經幼重七人
恭題後呼神幼重五小公案高次第背經 周培揚大成背十字詩經
考經俱題又讀三百首就文類影六無課以對字出曰花青兩對曰柳乘霜
周培揚二大成培揚之書也背詩行易行考經三百首就文影曰虛不其
清楚資質祝培揚稍就課以善徽架三字對曰蓋蓋也二周之師張
志考中生派保也 將騰原十一歲 李春暄十歲 李春芳九歲 李榮高
十歲 存背四書詩禮考考未完向讀不流 三李考皆太少亦不甚精熟也
以上六名皆係() 又南系陳克壽十三歲背詩考易保不甚熟亦非別全不
成通披稱此外讀之祀祀在侍周禮俱未獲未以此例彼想亦未必外也

蓋被畢午正還堂 首考七人各于玉帶糕
午後睡約兩付 肉初升中候二刻許放牌成正場場
晚飯不甘味乃不飯 惟昨日生熟 亦上代看生在卷十四下
子初前毋卷玉余亦遂寢

四月二十三日

戊子 晴

黎平文生歲考

寅正起印點表卯正發題日上久矣

昨始寅初二刻三砲睡逐逐限盡僕呼請學中言寅初三刻已過
矣連日情緒茶然倦不自振恐誤大事戒之戒之
五學共創四百四十二名各正蓋戲已初發經初題已正後更
黎平考棚同治四年署知府徐遠邦潤東孫胡鑑手修
中有黎文肅題胡曰偃武修文其跋語云

曰好樂何如
如房如飯
訪折齋林
長者家有學子師於一
改心

榮南院批用泰舉人姜興渭等書 光緒十九年二月十三日

凡壽以款與善舉由紳士經理者應予准地方官稽核實效妥議章程
所以垂久遠而所以明心跡也此案息遂於建身之先復圖固於子報之後
此中窺竅本院前初修若即此一池而知之兩經府批測決殆亦豈不自悔
至稱此外更依印儀一節是直復欲再核窮蹙之計遂亦加厲於栽培
以進之說不自利謬乎劍然於人眾口譁於麻獨系功必至受答所
著不准行應送府批辦理並仰該府查核實效安守章程勿任內
錄切切此布並發

又批南泰舉人教諭日炳燿和渠馬開文等書 十九年二月廿五日

該紳等字執私見藉善舉之名為自利之計與言相違置置不固
則各府再為領悟仰察平府付集經手各紳勒令具限全行
繳出從中籌畫使崇官有資辦出新生不至重困使中官議勿誤
招覆試期切切毋延等語仍繳

又批蔡平府學文生張慶雲等書 十九年二月十九日

按學文等仰該教官飭令集書道並向平府經理毋任無勤索自干
終度玉書斗擅出殊卑尤屬謬妄生員石鳴昌等受累係何情
亦祈查明撥實詳覆勿為徇隱等語

信陵君魏有晉都軍
賦以此救趙而西御秦
居魏賦口折衝樽俎
問白衡字王言類
說文讀若例而此沒
解周亞文編文申子
編 重傳文事
細抄軍賦以此其將
軍吳為致賦以能
能拾青此等白明子
五言六款

中正外書西正放牌 戊正歸場未完卷有頗多
批等二件

野中誠卷有通行故習於完補而不肯塗改能行而不動有題
於其右而不肯覆字 廟神直書而宏肱等字必缺點敲高等字
必改書極字不以此而通 廟是皇王等字能指前代亦必據實慎只
所轉忽其可幸此類甚多又凡涂改之字其點必極小又遠在字之左角
之外不諦視之不見不見則疑為文隨石通而彼則獨以涂字為大意
取易誤事

晚發經古案生取二人重二人 沈不快

四月二十四日 己丑 半晴夜後轉陰黎平棚經古復試

卯正二刻起 辰初二刻點名
房撤案批為三改定

患瘧疾者忽而冷重愈不能禦忽而大熱并編沈為庶貴州天氣似
以多瘧雖水土使然六氣候之順相有也
蓋欲畢午初退也
批明日重題 代看錦屏生春十本
午後睡自中正至戌初 冊卷亥正入 子初復睡 館舍仍少味

淵支時子
司而王子
永又有微子
開於而多子
飾吾必以仲子
在飛故日去子
次且人惡子
詩伊尹輟耕

一單食之乞人不屑也
詩何正揚題作
八類

四月二十五日 庚寅 晴

黎平棚文童歲考

丑初一刻起 丑正點名 寅一刻畢 刻七百十二人 寅正一刻散題

卯正二刻蓋發辰初二刻畢 堂上閱問東古州錦屏一等吳

黎平童生多以油紙為卷矣而題名於其面

未正二刻發頭牌至丙初一刻各人由正二刻掃場

晚暮歲考一等案

四月二十六日 辛卯 早雨晚晴

黎平棚歲童復文生

辰正起印點名五字共三十七人 蓋發單志初退也

撤考傷第題七百餘字

傍夕閱一等童試名約十本

四月二十七日 壬辰 晴

黎平考試舉優文生三條補文考

辰初起及二刻點名優生凡十五人 散考單退也

閱一等受試卷一奉間有改竄 午後陽睡
既閱考優卷 亥正後復睡

故曰亦知曰之至不
能考其才者也
則西漢儒林
稷契也余夏

測固天能之至向
日是以論其世也
亦不徇愛人之同
則君子之仕也商
飾言不改父之臣而
長亦使有勇高

四月二十八日

癸巳晴

黎平棚文生國科考

寅初起又三刻點名卯初考題 五字共出卷百五拾人
夜初蓋被 巳初考次考題 堂上評閱歲考卷本
巳正退堂 午後批閱歲考卷本
申正升堂 酉初二刻放牌 戌正歸場
晚考歲考草稿 丑正睡 接次鑄軍糧信

四月二十九日

甲午晴 忌辰

黎平棚歲考而試

卯正起 辰正點名共一百三人分兩次試之 初次午初後畢二次
未正後畢 三意不榜生臥皆不道 擬教子教女歌擗字章也
而試者該謹式之公分閱 余全未睡眼式弟訊余擬意余恐以
心神不清影倒失次也 晚後睡刻許如是再
子正發稿 丑正睡 接次馬贊

中也善不牛之高
庫序盈門

似非所愛終一可
日非疼痛實也
承多子与子致流噴
而王自以為用之高
仲始列名子為名情矣
在始列名子為名情矣
次終左子補之志
陶函州傳以幽紀

五月初一日

乙未

晴偶雨

黎平棚考發

在正起 考教題紙送巡捕轉交 看承從生卷取一等四本
又同世二本內有未批點者本在沈式全卷
午後大睡傍夕乃醒 擬題 卷二三等卷箱
二更時冊卷入 余後就枕約子初後睡

五月初二日 丙申

晴燥熱

黎平文童科考

丑正前起 候士子未齊 及申頭點名寅正一刻去門又二
刻發題共出六十二人 在州一學生冒在大用名入
方唱保年認保杜祖無日不是在大用旋有重生入而跪
相爭乃不提調審訊相爭者名楊南第古州童也
辰初呈呈截名正畢 已初發次竹題 閱向系一等考卷
未正一刻放牌 成初場場
發科考一等榜 巡捕白糖子供係就吉祥棚為人奉在石
大用已送
越州知州 榮弟騰真 初言基

五月初三日 丁酉 陰 忘辰 黎平歲生磨勘
辰初起 檢置廢紙 午後陽睡
閱錦屏斜童卷三十六本

尚善其禮學矣 王叔同
何說也 訪何正場題

五月初四日 戊戌 晨雨 黎平文生科漢
卯正二刻起 辰初二刻點名 共四十一人 蓋我輩午正退書
起信草二知 卯正刻起 及古州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午後代閱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本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初後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五月初五日 己亥 陰 黎平科重面試
卯正二刻起 辰初二刻點名 仍分兩次面試 兩刻日有承經為一次 己正畢
同軍錦屏古州為承經初畢
閱旬房錦屏面試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有辨房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附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大校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卯正刻起

又親承日課年及仿高封字御勅信 言有初十上飯出有志

接 趙雨慶文函 言採買平糶辦石印官板並採信令發省 後專人赴省又行記課考止一人兄又他往

接 趙雨慶文函 仍申委議言李付印官板並採信令發省 建祠並擬自行捐款以補不足有與切於命官

接 謝仲魯信 附寄景而若大令信 仍此見草付吹噓為項

晚飯前發科重案 早晚 點公時

五月 初六日 庚子 唐際 黎平遠 頭場

燥竹之考 教刻不絕 入律多也 同交與思亦為家賦

既子對日 名曰馬 用錢 做版不過宋 斯亦解

府學周潤魯歲考等一科考一等三昨見送冊卷上其名於 之今日點名周考等起米言老師不肯送冊詢該官該 生去年因木案被控經趙觀察札取年親將詳咨革實 旅豫同守之並於 趙觀察札查本年別項存點印 送周潤魯免其年事以有此案道且去年通飭不致監

周文德等已錄券入矣後持券步跪而曰生殊不日入場生亦不
 願領券矣納決案淚盈之下也而周尚勇復由隙窗入傍
 惶失措言某係中軍使某業已銷頭不知字師入何人之請
 也余令其後讀而字師素乃去字師今日始准其入場
 俟將其被控及札取事親令某送味一閱其情亦太重二場
 何不准入其卷則信他人卷而粘其名
 蓋殿正午正為缺三卷乃退卷 起信牒及相槩
 午後復計查 卷上批閱 國爾一等受試卷三十三本 燈下乃畢退卷
 晚飯後無印便寐 至廿初交志為升去放牌候一七時許而退
 為錄七卷 夢中聞掃場 殿東方以矣

五月初七日

辛丑 考場

辰初二刻起 滯足 難髮 更衣 黎平 送拔兩場 間之宜也
 標牌 代發 試仲 考改 卷大令
 推二場題 送拔頭場卷 錦眉 以本 古州 八本 三六

文科考文生卷詞

內班馬後芳
善石君誦
陸士衡博為禮
功臣頌

五月初日壬寅 午晴風 黎平選拔第二場

卯正三刻起 在初點名人數如左

批閱劉橋觀以光至午未畢其四庫全書敘目依樣開

明月錄每考一種款為四句一考不遺洋：巨帙累五十餘紙

可從動矣

午正初稿呈批畢正也 係錄一時許 申正升卷按看劉橋

觀風奏 又看留北麟一名頗知時務尤遜洋字

上燈後不覺五本被燬一次乃退

晚閱古州選拔題場二本二場八本

今早點名之後聞東陳士傑楊宏燮等字稱廖 曰 振驛馬

平日本考于文此中料考要試由第一提升第一名論未版時今

日提摩坐於中堂之前以防精化少頃古州周橋主許周登方

亦於乃設案查之正中以坐兩人晚間摩為至入余急閱之請

字頗多如山于兩字誤合為宇遂謀為遂謀蓋誤姜幼

誤細權誤擁之類雖已塗改亦不終也 以燈到二公議明日

因磨勘之便另題試之緣向來准為楷摩一本恐徑之也

之應對多備且申言之向錦屏為有留心此子者皆以周官廣
周生於湖南肄業考院故知錦屏何隨不能以此為偏也本
日定選拔案周曰而溫悟

閱^{吉州}吳在初所呈日記以不可作綴負趨觀案之盛

者又考院嚴考宜使人學於信問平考考之賢否即於精考考
之由實卜之也吳元日籍故及之其人未考而文不工選拔既
不得與乃以優生答部

臺上起任州及竹軒表其未畢

迨考後閱錦屏二場表其本一為定五學考取極費躊躇
上燈始定 晚飯後焚榜

五月初十日 甲辰 晴雨間又風 黎平及永從武童步射

鄉正二刻起 辰初三砲點名 府屬百五人永從三十三人

澄兄述榮弟之端是棚入教(武童)太少而學類別為可一得挑

選技勇余錄之在日凡中者而支皆挑技勇凡批府屬等

九人永從廿七人不挑者裁廿餘人耳中兩箭頗有異能生者其

午初二刻退堂午正三刻升堂早閱五牌晚閱六牌申正畢事
定各都優生房崇弟開官 清檢冊卷存者存之錄發房
改正印睡

五月十一日^立夏乙巳 晴 點名後雨晚大雨 黎平棚 同宗 錦屏 武童步射

卯正一刻起 辰初三炮 點名 同宗九十一人 錦屏二十五人 古州四人

同宗批四牌錦屏批一牌其中箭不及而及而能開十二力以上者令其自往同宗十四人
錦屏的二人古州則先開杖勇然後步射 午初二刻退堂
午後閱視風卷四本

五月十二日 丙午 陰

黎平棚馬射並內場

卯正二刻起 昨晚大雨甚久馬傑謂諸朝恐馬射不便因午三房官牌
示馬射武生正場互易者未幾也以晚移美表衣馬道已乾余不信
信後令武巡捕馳往察勘始知美言不以在正往太守太守令登批亦或皆
在彼良久之後升堂考馬頗遲前女報名次乃考馬均感難止百
人自己初至未初乃早回棚已未正矣

申正點名考內場自初畢 不澄免議崇 二更恭榜

五月十三日 丁未 晴 蔡平武生正場

辰初二刻起

辰初二刻起 辰名到百三十八年初閱軍
閱禮凡先四本 宣武生案卷房即日開卷

批校生卷備磨勘令以也

接發軍門賀節信 朱平魚加賀節且行

看史通相擊 鈔教士教女款

五月十四日 戊申 午大風雨 蔡平填親供三拔生磨勘

辰正起 宣武生榜卷房候官午後卷

看史通相擊 房榮弟及軍門賀節信三朱大令且行

午後睡一時許 晚接鈔教女款

五月十五日 己酉 晴 蔡平棚女童受成試

辰初二刻起 蔡平棚女童受成試

夜更後點名不出者四十二人 丑初睡

子也務生其中未
既耕止已種

五月十六日 庚戌

辰正二刻起 改刻以新信

恭手相大重補度試
為の弟五弟七弟掛名簿

接方信高田信 由掛年

附出字文信 九月廿号發

△仲明信一書

△伯繁信一書

△澄元家信一書

△拾卷御信 十月廿号發

△伯繁信一書

△若生信一書

△伯明信一書

△仲明信一書

△澄元信一書 二家信一内詳

△又菊入信一書

微通去年則任字信是房張為細也

△接慶其而賀節信

△接給光信 附表界三抄本為
初軍撰書文

△接依三信

△復軍内賀節信

△復家系賀節書

黎平乃石房共五學子文生彭以有等數十人聯名具書為學夜所取
規費種、加厚、該主、程以全、師弟之情、立開清單、敘增、減、情、刑
批仰黎平府查、查、身、開、各、情、案、以、核、議、詳、復、三、案、單、由、末、一、條、云
稿、房、取、補、房、費、以、十、全、五、三、十、全、收、房、以、十、全、五、十、全、似、亦、大、事
云、乃、批、定、分、上、中、下、三、等、上、不、口、過、十、六、中、不、口、過、十、二、下、不、口、過、十、全、收、房
以此減半、該、價、房、亦、玉、存、因、本、心、成、丹、不、許、

五月十九日 癸丑 晴

由黎平起馬

辰初起

候之不齊、已初後乃行

官廳以俞太守、有、及、字、規、費、事、三、篇、牛、物、辦、禁、桑

文武生、重、到、邑、凡、降、集、四、次、派、後、次、撤、路、按、三、道、周、越、六、

七、以、該、教、務、勉、以、留、心、時、務、早、行、四、十、里、申、初、尖、露、因

意外、苗、掃、未、以、中、教、單、午、川、三、十、里、似、不、止、宿、毛、洞

今日按坎、各、島

余自幼、黎平、每、在、米、飯、便、完、味、異、似、和、五、鄉、所、謂、官、粉、也、然
今日、回、轉、支、云、署、考、棚、中、有、井、確、井、也、伊、等、飲、之、皆、病、腹、又、云、即

蟬聲

庚基青虎紙四首
云甲天下。毋亨亭
味妙然未終向宋
仁相油。前有大王
○與義老務。紫手
產若田。抄本。○畫陽
○野。西。抄。宋。○
有城。前。外。中。能。日。指
未。竹。斗。老。二。十。斤。他。五。六
也。二。十。斤。○

城之可以典史軍。護井。及。未。有。之。神。魚。井。為。雀
毛。何。西。日。軍。力。大。木。指。能。何。精。道。不。能。運。銷。六。四。云
楊。梅。香。於。庭。一。錢。可。為。十。餘。枚。送。向。飽。食。之
送。中。樓。柳。海。家。前。輩。賀。節。信

五月二十日 甲寅 晴

古黎平山第二日

卯正起 辰正行四十里弱至九相與支莊飯至一肆停與而入茶甚為不
中飲括坐而已所僕言時有熟雞卵余不厭又行二十里強宿官亭麻
出至洞五里田貴云今日源快明日則熱矣毛洞居為支自此至古州愈
趨愈下 毛洞苗婦較他處更整潔短衣都以上在二轉過則仍項
凝視或相與譁笑間以噴之聲
九龍以香佛有披掛然苗夫壯健担肯有力故行速而止之險亦能以
溪則沿水而行一跡平坦矣
武奎云洞仁有黃楊梳

五月二十三日 丁巳

去黎明第五日

辰初起 辰正行三十里至定日該處署遊戎處北永應昌特
備茶食設小食以設序刻道而多渡河又行三十里宿高橋

五月二十四日 戊午

去黎明第六日

卯正起 望矣 難發畢存正乃行約二十七里尖霸塔都江
南辦先長州差云今日午尖乃竟三外河之田費云乘皆之有
尖目陳任收飯後行約四里渡河乃上坡又行不足十里宿
都江

潭州在教亭塔亦在古上珍 左儒 累上江協 仰江張 係 臣 累 都 日 卯 也
後奉元

在正云此處... 數十名... 目黎平起馬用... 任者往... 之駟馬...
數十名... 目黎平起馬用... 任者往... 之駟馬...
數十名... 目黎平起馬用... 任者往... 之駟馬...
數十名... 目黎平起馬用... 任者往... 之駟馬...

多有二也蓋後處俱有去四三年一應美故多用而不為言且
有揮之不亦身玉都比又一愛於矣
株字左數約二百三十餘名在君云已前二百五十九名

五月二十五日 己未

十黎平第七日

卯初起

卯正三刻十五里及

十里共打時午行約四十餘里乃渡三

次宿三脚

三脚長獨山之分州也所會者時空借碧合片多矣

迎見為儀

二寨刊遺集四表見為紅儀也

為底之字屏狀

冷二寨極三脚以修也

二寨刊遺集文一件

五月二十六日 庚申

十黎平第八日

卯正起

行二十五里共至阮午行四十餘里宿二寨

吳日馬光卷劉遊戎管先回村導僕迎見

吳君後紅儀等甚詳

杉桃文二件

二寨文一件

對雨生

對雨生

收掌史不[○]辨[○]字 益蓋勇勇兩字相[○]嘉十伙又四人口祀[○]又三六洋字[○]紙

附菊人信 百光

墨者信益樂方 百光

考算[○]草[○]甲[○]信 七月日

由都自房常來百口通代

常[○]勤[○]部[○]賀[○]節[○] 劉[○]子[○]成[○] 賀[○]節

保[○]益[○]國[○]全[○]南[○]學[○]慶[○]兩[○]余[○]賀[○]節[○]保[○]立[○]一

提調[○]去[○]免[○]故[○]一[○]時[○]行 晚太守[○]之[○]侯[○]衣[○]未[○]兄

此[○]世[○]武[○]三[○]分[○]概[○]以[○]百[○]題 冊[○]卷[○]五[○]後[○]乃[○]大[○]丑[○]正[○]睡

五月三十日 甲子 陰

都[○]自[○]生[○]老[○]終[○]古

辰[○]初[○]起[○]又[○]三[○]刻[○]拜[○]名 近[○]已[○]乃[○]恭[○]題 生[○]古[○]山[○]五[○]十[○]六[○]重[○]二[○]十[○]八[○]人

閱[○]字[○]五[○]件[○]委[○]房[○]推[○]批 蓋[○]我[○]畢[○]十[○]日[○]後[○]退[○]事

和[○]鎮[○]軍 保[○]益[○]國 王[○]南[○]等 賀[○]節 保[○]益[○]軍[○]仰[○]為[○]一

慶[○]而[○]不[○] 劉[○]雨[○]生 相[○]考[○]草[○] 賀[○]節

午後[○]睡[○]約[○]兩[○]時 酉[○]正[○]放[○]牌 上[○]燈[○]後[○]掃[○]場[○]未[○]完[○]卷[○]不[○]草[○]稿

晚[○]撤[○]數 冊[○]卷[○]大[○]正[○]入 子[○]正[○]睡

之[○]而[○]遠[○]相[○]大[○]東[○]愛[○]上[○]終
是[○]教[○]史[○]氏[○]賦[○]以[○]於[○]是
焉[○]字[○]以[○]於[○]前[○]事[○]為[○]誤
毛[○]欣[○]被[○]身[○]經 信[○]亦[○]似
正[○]解[○]呻[○]生[○]信[○]畢[○]終
孝[○]子[○]愛[○]日[○]瑞[○]教[○]人[○]不
况[○]者[○]極[○]也[○]不[○]肯[○]字[○]瑞
二[○]重[○]題
相[○]少[○]為[○]師[○]感[○]以[○]序[○]前
口[○]士[○]盛[○]於[○]序[○]為[○]次
初[○]賦[○]於[○]序[○]為[○]次

補考
君子學以改過也君子
以忠愛人而信也三五
君子之言道則愛人
君子之言事則
且夜利事拘也

九折枝枝把柳的句
為技如枝車以與
其 果布雜係和
夫証其少何何三有

批果越許楊林考不為考試卷

△至敬窮理止是自家討快活

六月初一日 乙丑陰

都勻歲考文生

寅初起又二刻點名卯初一刻封門又一刻發題共出三乃半之名
名初二刻蓋戳已初發經訪題

閱呈詞十件 改定批詞十件

上監場學官杜文屏同年副官郭竹居中廣暢後

嘉慶部竹居廣文書錄舉人牛字人任典義教及時節傳先生之
學人這為郡守翁公往而受業公替兩粵調竹居往使免州陸師
些字書務察更教初序文先是竹居居學中乙亥庚申舉東屏於蘇
州郡有願者洋字通算法既又身益進於中外情形泰西字
術大略能言之野中有人庶幾一向風氣乎 竹居自撰有句股
細州又批改定代教術則學就易
年初退堂 午後睡一小時 申正放牌 戌初後掃場

精神內守病男以未^{內經天集}精神內守四字可味

男子四六筋氣骨隆盛肌肉肉壯五六腎氣衰髮墮忘情^可
今介乎二者之間然五五為近吁可懼也

適嗜於世俗之間志意嘆息^{上因二語可味}

內經曰氣稠神大福壽第一於身則於夏時日夜卧早起於秋則日早卧早起
與兼俱與於冬則日早卧晚起必待日光^{素四時之中言晚起者惟冬而已然}
不過曰必待日光耳未有日高不起之說也

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
成而後治之藥於渴而穿井渴而鑄鏡不亦晚乎^{四氣者第一}

治病必先於平^{陰陽虛弱大論為第一}非其人勿教^{此其真句授是謂曰道}
於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今隱其言}
死生之也^{第五}

晚^在撰^在後試^在於^在素生取廿一人重三人

六月初二日 丙寅

都勻經古慶試

名初起 存正點名又二刻^考款
閱呈初十件^考房^考款

為吏考長子孫^試
待身事^不行^行
執^執研^研考^考

○廣北帝口初十記
重題
遠峯隱手規賦以
題為款。賦以心不
厭勤

郭竹居廣文是所基代數細件三年一
張文等注二年
代數細草其代數法中者真題
於加減乘除次正比
例次正比例等分次錯比例
次錯比例等分次合率比
例次按分通折比例
次按分加減比例次和教比例
次發教比例次和發比例
是為第一年
次就物抽分
次盈胸
次雙套盈胸
次倍裏互徵
次疊倍互徵
次和教
方程
次較教方程
次和教方程
次等字題
是為第二
三年
次平方
次帶縱和教平方
次內照
是為第三年

張文等注其為廣博究其所為駢文而竹居等注其也
其
刑冊文止四首
一代等親王等進呈勅平粵匪方略表
一代
等親王等進呈平檢匪方略表
一為同年劉榕榜太史盡乞依歸
要圖徵訪啟
一印在肥傳相七十壽序也
年正蓋教畢送也

年正向細竹居
郭德
擬明日重題
冊卷初更
余九
錄
錄

府喜而不忘
情對悲
獨哀而不傷
麻何懼
非愛而不敬
為所惡
心素任而不負
次所不慮而和身
初終非和春生福

本詩身六句
伴遠御奉軍

六月初三日 丁卯

都司文重歲考

丑初起又一刻點在卯初封門又一刻發題只刻七百六十
六人 右初孟秋已初發題
完印廣文代教細林漢十餘題 未正啟牌
批閱初山林哈好厚一等考
戌初掃場 晚飯後復寐一小時
兩師刻卷畢不起 卷正等椅 丑正復睡
接批 撥正位 時李補
接李碧農前輩批閱京督生嗣君名潤頌字
孔曼

日復劉子純贊翁信書慧高贊帝在任整山贊帝在

六月初四日 戊辰 都司文生歲考

右初起 右刻一刻點在 凡刻四十一人
批題呈詞十餘件 蓋發畢未初起卷
同代教細林演教題 積閱一等考卷同加批語

陽東而久因強弱
曰治中與名臣贊
仿陸士衡序為祖
功臣贊
鹿北節公殉難死
都勻竹枝詞

六月初五日

己巳大雨午後晴

都勻考舉優文生三續補欠考

卯正起

辰正點名

散卷卷題後印退卷

閱清麻都荔八五馬戲漫卷三批點

午後定揭山重卷

閱呈詞

榮知旅演代教

冊卷二更入 二更睡

氣逆以氣和鼻變之山年息而疾迎引之立山大驚記如如也。內經靈樞經高
上

第三十六

黃帝曰物之由酒逸不避勇士者何歲使然少俞曰酒者水穀之精也
穀之液也其氣悍悍其入於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於胸中肝浮
膽橫當是時固比于勇士氣衰則悔了勇士同類不知避之者曰酒悖也
內經靈樞
論勇第五十

少壯者必不直好盟者必不信好怒者必不成好容者必不智好服藥
者必不壽好若書者必不通

初伏

六月初六日 庚午

都勻文生科考

曰仁義而已矣教一焉
罪非仁也非其有而
取之非不義也
曰律代邊防
當學術實持功

府人少則慕其
清少則慕其
新有妻子則慕其
麻者不知其
都友也其友其也
嘉親之而仁民
以

丑正三刻起 寅初一刻點名 寅正二刻封門卷題 共出二百八十五人
閱以批詞發房 批閱府學福山歲慶卷畢 辰正五刻已為
卷策訪題 巳正退卷 定府屬清平楊君房 八寨四支按卷
卷正未正二刻畢 申初一刻外堂中正放解

夜發歲考草榜于初睡

六月初七日 辛未

都勻歲考由試

辰初起 辰正二刻點名 共一百一十三人
未初掃場 午後睡房
核連三卷筆試 定嘉皮都自八寨取 子正發榜
都勻縣縣案首梅世明批卷矣以連三卷核對等語四珠文
理上回珠修乃東魁控個入告以故並示以正場而試竟則大駭曰
非其人也特奏于 在深後末言已控存亦並認係保訊明
考竟仔飲湖商王批控乃傳遞檢卷也遂批除其考名回任
入場之後舞舞序保免議

仕而後一季
勉考新季句

府重堂向大勇於
大子象
請將終歲勤勤
獨月不祝惡也
麻着他成也
都季先子之於思也
嘉訪之若夫之下
八有好合也

六月初八日 壬申
考教題送呈巡捕

辰正起 抄外各科重題

閱嘉皮科生卷字一等三人二等五人三等七人

睡存許 卷成考二三等卷箱

接蕭第五之友人補同

接到此所判府賀而信

接緒先友信四月初五卷

胡松山向年賀而信

都司考教

六月初九日 癸酉

五初起 又一刻題名 卯初封門 又一刻發卷 共胡等二十八

都司重科考

己初發次詩題

詞代教細林源世詩題

晚發科考一等卷

中正放牌

六月初十日 甲戌

都勻科生覆試

以業為械為女
已何許子之悼煩
莫子張紳也

辰初起 辰正點名 接演代數題 白服畢
蓋截畢未初退堂
午後看府屬科卷 至晚看第一本
提調表兒

六月初十一日 乙亥

都勻歲生磨勘

辰初起 辰正未開 重卷百一十本 午後大睡約兩
時 酉至子 閱卷為九十本 以府屬三卷全
魏泉太守來見 示所託代查鹿初圖
發科考第榜時 進三鐘 四鐘睡

六月十二日

丙子 大暑節

都勻科考面談

府評相克
清禹之相評也

辰正起

午後點名 凡九十人 酉正後掃場

邪益之相馬也
麻伊尹相湯
都周以相武王
嘉荀仲相桓公
八相差而顯其名於
天下

宣府屬卷是日託榮弟核對連三卷筆跡府屬
有兩卷不符一為東坡陸原摺首送本日點名
不到房係以出場印病對核其連三卷乃文理不通
其一為東潤拾或本日西試筆跡與連三卷係同一人
正場別是一人本日文理亦不通乃摘之微榮弟
之細心多或不察也

麻哈上卷周恭壽其珠曰周誠非此字亦俱佳
為全即所物及恭壽若字軒昂頗不寒念其非
亦魁梧性近梁直皆美材也 恭壽係府考歲
舉首送 歲考時因病未入場 科考補府考及
周誠亦補考其故歲場中未見之也
子丑尚發榜 冊卷移未至又連催之四鐘の玉

府統州縣州縣所轄境皆府境也貴州別於所轄州縣外別有所謂
 府屬者於皇年有府屬之地丁有府屬之籍買有府屬之學額
 於皇年有府屬之文職皇年首縣不同城者與義年所屬大定不
 許思而銅仁思州 年編矣年首縣回城者亦於首府之於惟道
 義獨否道義年由以盡接接以例也

極在地位而地極之境反在此縣城十步者中為一縣而西在
 遠在地位而地極之境反在此縣城十步者中為一縣而西在
 文錯於左在右年合共詢年或曰征苗年見於錄某年惟此之從未
 知任否年忠守年時年陳年日年陳年日年陳年日年陳年日
 策年議年執年文忠年綱年形年野年集年用年通年正年未年定年及年此年
 後按是邦年系年營年文成年黎年文肅年俊年舉年好年議年教年而年此年不年使年或年於年苗年
 狂年於年常年稍年一變年更年惟年者年回年之年見年因年也年以年嘗年與年仲年派年親年察年編年此年事
 仲歲日是不為也惟不然也

黔不產鹽而食於川往時黔商自行運銷而收官稅可也以岸稅而稅之自
 川鹽改季川有鹽一歲之稅以濟黔和稅也然川鹽之於一稅之使稅大所也而自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釐計在內也或謂此舉也使於川不便於黔蓋川借黔鹽以備納其律川
 而黔則所入賦於商稅未知由何處出蓋此編形能忘否鹽不應
 仰佐於人念以均之除依之太守依之曰昔張孟卿之督漢黎文肅之督桂
 黔這時之方伯任榜皆嘗有此議石冲遣人赴水城一書探勘卒年
 成

黔之四面皆山日數月四百里之距之地丁歲不過十萬歲不過日費金十二三萬
 其餘是實以省以之協黔月四萬歲則四十萬矣黔商之需改考不測
 者好如之行中時有催解之役於田課一考所資而及拖地者之款以注之
 黔上貧矣哉

貴州與川網相近自他者言之曰貴州網自貴州言之則曰府網府網
 亦上通新府曰在也近之義隸黔之初唐若在他郡等乾隆三年山東洋君

以甲加乙与丙等以丙加甲与乙自乘等以丙减乙与甲自乘併三教

仁親以為寶
表信書則不
如多書
相與解

六月十三日 丁丑

都勻巡按第一場

辰初起隨中點名 到之十一人 蓋職畢午初退堂

看府學科卷十一本 午後大睡

二鐘升堂放牌 五更後拾掃場

收 十二號家字 已未十月初五日發

附 板政釋卷二再錄路因一號日記四冊 四弟信

內稿世信
四五七弟信
一信蓋志的
家信又蓋志
生信

收 十九號家字

附 信紳一印 獲の邊 陸竹翁詠以信 伯梨寫式全信等

附 尹完家信

收 二十號家字

附 日記の冊 蓋勇家 錢路手程一套 帳本一冊

收嚴都戎賀節信

收石山峯和信 詢憲修日期

收緬陽蘇謨周廣文信

六月十四日

戊寅 蘇蘇 都勻拔場之空日

巳初起

岡科處一等卷云午粗早晚發卷箱

晚演算

六月十五日 巳卯 晴

都勻拔場第二場

卯正一刻起

石初點名

人教同前

此董子有言為
以不為行甚大則
若而更化之也

更化而不更化能
有古質不能為
也然引申其說
歎 荀卿揚雄
論 馬服為趙將
以奢字五言類

蓋職畢午正退堂

午後大睡酉正乃起成三教牌 子正掃場

武全患腹瀉已兩日消疫益常程勉看此按是甚為
喫力春日与隆先商將武全所分字回歸隆先代管
二場卷則余分任之武全程執不肯仍將府字卷批海

晚閱八案卷二存

批發以陳 演弄

區太守辭行之明砥竹以東送二

六月十日 庚辰 都司科廉勘與女送拔業

閱福山耕田嘉皮八案送按二場卷

二更發稿

六月十七日

辛巳

都自步射第百

卯正二刻起

點府屬武重一百廿五人

早閱三牌午閱六牌戌初畢

演算

六月十六日

壬午

都自步射第百

卯初二刻起

點府屬一百十五人 清平三十三人 嘉慶七人

十二人

早閱四牌

午閱六牌

酉初畢

六月十九日

癸未

都自步射第百

卯正二刻起

點府屬一百一人 二寨三十八人

早閱三牌

午閱四牌

酉初畢

六月二十日

甲申 雨

都自步射第四

卯正三刻起

點麻哈一百三十七人

早閱四牌

午閱三牌

未正三刻畢

發後生牌三發於院

六月二十一日

乙酉

都自步射第五

卯正三刻起

點都自一百六十四人

早閱三牌

午閱六牌

丙正畢

然後道滑政馬射於二十方

明日則先試武生
演算

六月二十二日

丙戌

壬辰 雨

都自武生正場

辰初起

巳正點名到二百三十三人

演算

定武生累

延提調入看馬

劉蔭佳大令自清平到郡詣新守也素兄

監射共劉輔
莊莊我定光
二軍做製也

六月二十三日

丙亥

都司馬射

卯正起

右初建校場

右初回申初點內場名

別有費了也

定武重榜三更發

稿房言須換用馳馬前存信皆於提調言夫不用余不信稿房執言不信因託大令發手崇錫表而余派承差一人偕之赴清平費定一布係之昨日

六月二十四日

戊子

都司填就供

右正起

看觀風卷

重周孝聖羅德湘三本

及初建家人

因隊四營兵恐就供銀不日以及未批定乃批定營兵二錢稱善家人

二錢提調尋入三似然伊等之私求也其因言舊例是兩二錢之外另有外

項人喜報錢一千二百文是以塞路今改批定四錢正符八錢錢牌批免收

六月二十五日

己丑

都司文重受試

右初起

看觀風卷

改選拔訪文第論窮日而已

久居費儀均百官事推嘉慶未定故冊卷之入甚早一王夕

時不竹存考已九十餘人燈後點名陸續補到又四十餘人

止缺十三人耳從來所未有也

訪可以興
官費以重

六月二十六日

庚寅 雨

都自武重慶試

存初起

看觀風表

早

兩日共六年

榜發

澄兄代考廟

中正愛武重試

不到者十人向未武重慶試

必後期一日仍須分作數次今獨不於費儀三五大矣哉

武重府難面考視為困於二莫之禁也但重名則取入時易於進

收而兩校已居其一而以其一布於人及昆弟子孫冒子可慮余試

於局日以府局年貌再逐一核免其同也別記其技藝中者或可力哉

以為印證有黃德燧在府冊二名曰黃德燧其姓大九而止而猶

勉焉德燧與德燧十有餘年之以為中不終也法之力與之而間又十

一力則如故且從容所長身余大疑偽後再稱弓弓力不甚

點珠姑置之以為或是同能兄弟身一翌日提調入言德燧之天妻白

兩名妻信一人生子也初因病故九力而勉全姑置之以為九力也心不

能取入不重名即不害也校馬射日寧三仍信兩人偶与提調語及之

因幸心也翌日提調入言黃文又妻白妻信兩人一生子一子也也過

府考也存考時信也此代信子兩場病故也余笑而何置之程老心

不學子詩各以言
聖教心以出山

也存日受祇點亡有德燧頓非開士力之人法之不承信厚保其
澤昨研訊吳模胡穆不万了乃令而巡捕押交提調鞠之而積蓋德
燧即德燧皆生存名在開士力乃存厚堂弟德常幫幫也提調
以供相入自往革之今日革之不足敬答也名加第三日後俾示以
莫讓元易其名厚保其學教物

燧後補受交重凡十人為缺三人

巡算州

夏對以州信

批撥州信

州信三信

是日驛寄

發起馬牌

六月二十七日

辛卯 雨

都自補覆式重

存初起 檢點考箱 提調等知曾太守於本日在刻在也

午後補覆式重到父缺二人

昨日不到之公量三人備夕拾俱正

提調素兒

六月二十日

壬辰 晴 都自發

卯初起 薙髮 巳初發 本日擬中曾太守 提調以帖代

午後格在 四更俱未見 辭乃已 薙髮之件 嘉波知軍利導李國霖未見因即利導不踐年分營儀 之約余初歷已就延即未設即云何據年分兩相爭極其 蓋有激而成也 晚向約馬益兩字師素屬其代為調委 後閱此七百三教年分

丑正後睡

六月二十九日

癸巳

晴

由都自起馬宿谷洞

卯初二刻起 巳初二刻日 兵武返水儀 生童返水

儀 提洞特為一班而交卯結 行約三十餘里者於文

德 午行三十五里宿文宿谷洞

麻哈異州周子存物學至此經理驛務周廣州人

車見病次 全外委來見

七月初一日 甲午 由谷洞至貴定

夜初起 已而得行三十里 共宿平 午日約四十里

日暮抵貴定

明早未大會 仙游都教

行李未到 菜食未設 遂曙乃去 又以倉帳見供

七月初二日 乙未 由貴定至就里

睡不時 卯正起 辰正二刻 文具乃行

炬行教至 至貴定

明大會 吳鐸水局 柴成 照向 呂原 不歷 常乃 成 与 余 同 散 飯 出

也 明會 森子 宿 市 館 皆 未 見

行李仍未到 立澄武 該 以 行李 二 查 如 吳 音 常 送 倉 帳

初分余與榮弟各占一帳余又占一帳鏡波相傑而多
袁澄兄自有帳而多帳或弟別余帳俱多

七月初三日 丙申 由就里旋省

收崇智二十一號

卯正起 召正後行三十里路尖谷脚 午日三十里路
因初後至省 接藩以下數首將皆候於官廳

時代教甫名一平

派進也者 兩巡捕為一起 廖味三大令一起

二編甫名一平

兩縣補縣曹 一起 張崇山冷正法一起 三營的練一起

附字一平

二學教友一起 餘有陶武弁一起曹因代家私對誣以

位底二平

全特政務也 又有陳武弁兩名籍氣祝次送卸

仲敏信一

到署後 陳依三太守 張崇五大令 先後素見

五為信一

兩巡捕素見

蘇為信一

收後無信

沈子致太守札 應交其族人銀信

七月初四日

名初起

丁酉

在貴陽

行李日暮始到

唐象七起

苗鏡查一起 小學教官分四起

王少阜太守新委吳都自來祥與李季統景

昌同兒 提調府李蘆青一起

收錄生記

府子厚生楊德懋 去秋集釋一本

貴陽舉人王塾 匡時論一首

貴誠文七陶其後 二月札記二本

貴誠培生楊文清 歷子高誦詩札記二本

貴誠培生石毓岷 札記一本 乙未正月廿五至丙申六月十二

貴誠生負勤培生日記一本 乙未正月廿五至丙申六月廿

府學坊中廟像札記 二卷 乙未八月

又原臺一帙

又子鈔題考序一帙

書院先生桃李記 祝文便讀初稿一帙

又讀飯氏祝文往還札記一帙

府學坊中廟像札記 二卷 乙未八月

府學坊中廟像札記 二卷 乙未九月

御批通鑑

府學坊中廟像札記 二卷 乙未九月

貴定先生

單日公年每序之變之

楊魏宗王點通符信疏一帙 田畝一奏板

又札記考卷一帙

龍里先生余鏡三點通史記二卷 乙未八月

貴定先生李維鈺三點通札記一帙 乙未八月

張孝廉習天下圖考計
 新賦以張若毛計天
 下作程為款
 知紀 蓋山石
 通其受使也工侯情
 義 祝文公開字何
 伊川者詳字荆石以
 誠為深福 大官大州
 大蓋小受則小蓋協
 曰法中與功正賦
 推左思評來詩

七月初五日

戊戌

黃陽場 廟啟告

名初起 存正點外派定差役 已正得 廟以陳李兩太守
 未初啟告 推明日經卡經并字題補考題
 冊表至子乃入蓋感及宜初睡

七月初六日

己亥

黃陽場 古補考

右初起 即點名 經在生到一百五十四人 童二百七人
 終日生電燈後收光畢乃退
 有頂府字黃培元三名入場 存存保相李保陳珠實
 對清鎮厚生也
 子初睡

看卷

卷之六病不字古其後
賦以明日破方政何年

與尚函谷亦何同也

有是口端而自預

不終其自賦也也

問律考在令人表

護例何安

將道甘降也

情臣の支三向、所
後長以名詔之弟官目及
而思去廣上為其所排
中貴取在之重女二向修
望會一筆在在義三義
也向取傷廢死不能

七月七日

庚子

連日燥熱以附令之正 貴陽文生科考

丑正二刻向二刻起 倭校調之寅初二刻監長共四の百五人

卯初封門又一刻發題 辰正三刻監長共四の百五人

巳正三刻監長共四の百五人 有用事探院及外院為釋例考及中候考

●代看

宛生古卷の末 佐再字

擬明の重題 聽而時評

申正二刻計中放牌 控調入日る 戌初掃場

亥初二刻睡

七月初八

辛卯

貴陽文生科考

子正三刻起 丑初二刻監長共四の百五人

卯初二刻發題 辰初二刻監長共四の百五人

巳初二刻監長共四の百五人 申正三刻放牌 戌初掃場

不亦人二句 貴定
次題 能石世
詩題 賈誼位方家

樊噲 德以宗 稷曰
糾以中 賦以道 不後議
擊句 以事 為類 賦
以事 而主 於 誦 聖
宗 五子 誦 宗 五子 贊
段 王 說 能 異 同
相 再 續 皇 帝 經 世
文 編 序 例 志
權 重 官 貴 外 通 志 辰
蘇 文 目 權 稱 而 字
考 目 序 例 權 說 籍
孫 拔 詩
卷
朱 君 侯 日 任 以 經 以
以 軍 生 日 任 為 類
臣 和 稱 心 其 家 城 東

卷經在橘生取世の人重十天

七月初三日 壬辰寅 貴陽經古慶誠

名初起 已初點名

蓋微畢 看龍里生卷廿五下 中正後退卷
接看廣順生卷

七月初十日 癸卯丙續補只考 並補科考

名初起 已初點名 畢後即退卷

看廣順生卷 共三十四卷

看官番卷

批讀 卷一等榜

養生未死在域
王道之指也

中國外亦亦存神如
其九

定而少考大過矣
廣授之以政不達
修取二三策而已矣
淵孔子惟
就今用之至後周

七月十一日 甲辰雨 青陽文生受試

辰初起 巳初點名即退堂 批閱定番重卷畢共百廿
三卷

午後升堂至點名又小坐片刻退堂
批閱定番重卷二十四卷至子初畢

晚卷定廣修開就五房州榜定江廣江修以開10就以

七月十二日 乙巳 定廣修開就五房而試

辰初二刻起 巳初點名 未初二刻場

是日批閱貴定重卷一百四十一卷
午後睡一時許

晚卷貴陽貴定重卷定三房單榜時五鼓矣

李心青廉訪是日到省

府吏春亦二句
筑按之以改不遂
貴定龍里亦亦二句

貴定曰世の由
故天將降大任
而名其曰原解

七月十三日

丙午

巳初起

未初點名

酉初掃場

貴湯貴筑貴定三屬而試

定定看龍里貴定三屬重卷

四更後發八房正案

接有林浦信 言及字起費醉未幾議定

七月十四日

丁酉未

選按頭場

卯正起 冊卷始正 蓋部職補字卷而 辰初二刻點名

辰正二刻發題 蓋部畢午正後退卷

睡厨許 酉初復升卷 戌初退卷

晚与澄先後許久 睡厨許 子正升卷放牌後退

學弟表後 丑正後睡

同字亦字付依議
負舉蘇轍曰六
王安石曰云二說孰
長 卜式編
蕭似為秦刀筆史

七月十五日

戊戌申

后初起

擬策論詩題

七月十六日

己酉酉

選拔二場

卯正起 后初起在 蓋職畢午正退堂
午後膳幼時 酉正升堂 戌初退
才交廿九年

七月十七日

庚戌戌

科生磨勘

辰初起 閱修文選拔二場 考
二場 政陳文英兩場 政胡法元首場
晚點思稱錄十餘卷
與院先議選拔案適子可定

七月十日

申國盛辛亥

裁故案並廢勘填執供

石初起

已刻表送按案

正選按卷破絕字

轉去劉克華在黎平棚上逃相獲騙之石所裁縫黃姓通回
乘弊破人步裝是口訊稱黃姓在黎平逃相獲衣服實後
因黃姓色南華趙姓音生乃字以銀的病被眾人圍索亦據於
劉劉為排解容甚在棚際遠上居實乃札裝控調府訊

拆三條字黃姓

接亞思辦錄輯要十葉

接字智二十二類

附卷の原

有十字裝由石西

附錫能蓋兒勇兒字各一

李伯舉信一由陸陸式信各一

沈金門訪信一

日記の冊

帳本二冊

形字備各二本

晚子澄兄議初式金片旅 又と弟派一印填る世正睡

收陳助信
○ ○ ○ ○ ○
附係示款定之
序政房式
又以此者看性
形字稿

七月十九日 壬子

文重慶誌

程少進致
序風起將夕

程正三別起

武金不肯北旋澄兄議奉電報詢生等處況以堂行止是日發

津京兩電

監照輯錄要十葉弟之本單 單近照錄五葉

津電云

初三四省貴陽科考便安出棚須十月初

京電云

初三四省出棚須十月或全慮天疾並錫師親

往一有將此況詳細電奏求速成速仍留長山交摺差

吞玉擅出聞有而新送按討喜噴憤了而刻日之今用是

日三驅逐之

宮存改需考庶索考片見存考籍單

冊卷備夕至府學止由五本廣順考一寫填就供考止二十人

初更復以促儆速之

二更點名候云三更別五十二人

務在方所不為也
相輝和而固

七月二十日 癸丑

貴陽文章補慶試

在正起點出思錄五業 巧宜札記課生獎賞以老賢年全

未刻點在玉中後仍差十五人 陸續玉三更乃畢

晚与澄允後

批投潤申文有劉光年供出分錢被人物令登提集証

七月二十一日 中寅

貴陽棚卷落

卯正起 巳正二刻發落午正畢

貴陽府新入文童劉榜琦其妹文劉文澤者丙戌丁亥間因債
務被控押進柳華衣頂致於押所本日榜琦以文澤在押所

着雜女二冊附以字詞代求開復情詞甚哀因將兩冊編閱之

文板雖不高尚不淺俗生人自語狂而直個而原控之而位生人亦

以彷彿曰矣

開如一等生語高 貴官一等生許揚林卷落不以降二等末

會容

李蘊青 高劉光華一案 又言廣以相任紳士議
已於受提按時世之指月也相地指日動工並推異年
矣

收折巡廣信

七月二十二日 乙卯

正月初一起

會容

李三青 盧務山西廣中進士 其胡居吏部郎中 乙卯廣
原聯捷

程祐 照年伯王成 鄉榜久任貴州知府 丁憂 乙卯廣分
貴州 在年十月 別有 臣副 君 悔年 考 查 壬午 同年 也 况
其 廣 亦 係 補 知 縣 勵 為 人

拜容 廿日

略按軍 方伯 盧 訪 其 觀察 為 中 衡 存 保 未
見

晚勅 趙

道 看 未 見 言 劉 光 華 一 案 擬 行 割 及 續 行 緝 獲 之
胡 發 材 一 併 交 貴 院 辦 也 例 擬 辦 似 得 行 犯 另 有 文

七月二十三日 丙辰 午 辰 大 雨

正月初起

會名

黎少仲太守恢 即為輩 戴岫松太守斐

收崇智二十三號

付尹完家信一書

早拜安十餘交補昨遺也

批文 收文

岫松據來善後局詳稿為本局赴各省咨取官考也余為始
入上海局未一程又湖北局舊為代史

七月二十四日 丁巳

月初起

會名

孫帥 陳佐之太守 弟以三太守 為舊高考成

張鼎五太守

孫鏡承太守 鏡承兩廣文 李太守

張星垣

才力

張有三原 兩太守 崇後其商瑞

收趙

輔國信

祿將

軍

崇後其商瑞

晚批文 收文 補存傳入卷

彭中麓局大共十一中書十二山書十五
有中城以內分志約西北四保城以外分五六七口保南保又分約治而外南

七月二十五日

戊午

忌辰

晴

石初起

宮制府壽祺

會名 吳樞臣 樞臣從余消度為余留藥方五

寫信

復沈子致

石小峯 皆情

晚批文

收文

核對收文存

張省三三傑遊出曰里而故為心以事印孝廉分發來彭縣西
而述為錄仰先生為是昨日言見袖以扇仰先生遠文存
日遠人遠錄言之六集二卷集凡一為壬午刻於蘇州蓋非全弱
也

七月二十六日

己巳未

晴

石初起

會名

余表兩度文 然徐兩山長

廖味三

趙為臣

言言
東湖人 初大會

寄信作 亨慶信
教字石 亨慶信 子 教信

接崇智格 崇智 二月二十六日 批接 崇智 并 國法 寺
附尹宅家信 昌伯 蔡政 文 金信 崇智 信
晚批文 收文

七月二日 庚申 稍涼
月初二刻起 讀濂言文集

申刻赴中北法以舉徽測之約 商正法 歸
晚以文批文
會名 吳 樵 臣 喻 濟 丞 黃 觀 案

七月二十日 辛酉 小雨
辰正起 拜名 喻 濟 丞 黃 觀 案
趙 禹 臣 大 令

誦實字前輩後考院事甚久午正師

年後陳伯完未設 作作性政廉以帥畢

植琴高文炳廣東人隨宦至黔受業於故廣文楊履身匪從家久楊叔後

文炳為之經紀奉日率揚之孫未辭行持師之喪於播也

七月二十九日 壬戌成陰

卯正二刻起 點進思錄十卷 誦左傳三卷

會男 倪書四份 鏡泉兩廣文

寫信 復至九尉以而親家 不招差

裝字如如尉如信至

裝字如如尉如信至

八月初一日 癸酉亥 漸寒 白露

卯正起 點進思錄十卷 誦左傳三卷

會女 邵方伯 復抄仲魯 唱王績雅 其鄭家信州

寫信 復抄仲魯 唱王績雅 其鄭家信州

方伯馮東 三年院條規一紙 學古貴山正本 衣領款改單一紙

善後局每月卷三年院 銀教單一紙 為材生加儀章程單一紙

善後七院存能鈔本 極錄考院志刻本

收文

八月初二日 甲戌子陰涼

卯正二刻起 點進思錄十五葉補存待第四卷 九頁 鈔進字在考
院經費單三紙

會案

吏部臣司馬德馬考平定人前署威甯州知府
助餉供事送交順府經歷汪升知縣奉同知等案上
江蘇鎮甯州普安桐梓兩縣
即定有制史承謨忠州人己丑春廣庚寅進士壬
不庶常甲午散館改戶部執知州指分路省試
用現奉委解館進第更赴各省領運考籍

寫信

勝十九號家信 寄身經仁里書信 日下不順
祥 晚若周趙兩廣文信起牒

收周趙兩廣文信 遣人領馬考

首好不與日祭文昌日道五錢到中丞五錢二刻到

八月初三日

卯初起 祀文昌卯初一刻往卯初二刻日祀

拜身 史初任 陳伯完

寫信 賸寫周趙兩廣文信付身定帶回

御製詩
御製詩
御製詩
御製詩
御製詩
御製詩
御製詩
御製詩
御製詩
御製詩

點進思十葉 誦存第五卷 廿九頁
鈔記文式行 誦自午至亥

點進思十葉 誦存第五卷 廿九頁

八月初四日 丙寅

在正二刻起 點進思錄十葉 誦存第六卷 廿三頁 鈔書山平院經卷半
會客 李應訪

八月初五日 丁丑卯

寅初起 文廟下祭卯初行祀卯正時 點進思錄廿葉 誦存第七卷 廿頁抄
管書局大日案稿 會客 必述之

述之言景兩澹大令遠命謂其子前欠謝定之款三萬兩 余記於
設法措還其利權不致教請余為第一教余告以量力自認
俟余任直後定之又問當日有年信券余詢不知上侯正訴衙定
尚讓三子在裕增述之 拜客 答拜李應訪承述之同年訪程輔義年伯俱晤坡

寄信

八月初六日

戊寅辰 陰 始著棉袍

衣白起 點進思錄第九卷^{計六} 誦左傳第一卷^共 看楊園集年譜一近鑑弄
願學記四卷

會考

程年伯 裕福田增兩歲大令 誦也
學古監院黃迪珊 寶考

借學古書院楊園集二函十六本黃監院親送來

裕福田年二十四丁父憂守母居有父在時為捐通判特侯服闋指分貴州
也願好算學並習推步

八月初七日 己卯巳陰

卯正一刻起 點進思錄第十卷^{計六} 誦左傳第九卷^{計二} 看楊園集南岳
鑑二卷^{又第三卷} 止

會考

南瑞珍商為親察延壽札 張省三
拜客 訪中丞為壽親察子 崇指南黃裕

南瑞珍素言素親察七十壽^北者回鄉以議為壽延至探中丞
三又以親察履歷及自敘行實為撰文之取材^{中丞}訪中丞告
中丞慨然乃以撰文屬余^{歸後}延張省三^{大令}屬中丞提刀省三^處

仰先生為是也哉

司馬溫公議以科舉法范忠宣曰於廷彰彰眾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以非明表誰能之義不為清心以俟眾端而為從之不為其更僕眾賢識之忠宣此言深也君相之道不止君相為然凡居官上以誰眾者用此道多以其眾思廣忠益 楊國集南岳錄三

寄信 信蕭五(卷)失何起州付崇弟考之
收信 崔少泉道訪 阿祇南督印

八月初日 庚辰午 晴稍暖

卯正一刻起 點進思錄 第十一卷 十二卷 補左傳第十一卷 十二卷 看楊國集南岳錄第三卷 第四卷 補遺廿三頁 刊門人語三卷 廿四頁書 札第卷 廿三頁 第二卷

會客 卷心口觀察

八月初九日 辛巳未

卯正一刻起 點進思錄第十三卷 八頁 補左傳第十一卷 廿二頁 看楊國集南岳錄

北四五兩卷共六十八頁
寫房の物

會字 吳小谷太史或劉雲卿甲午雷玉時存唐

寫信 作復俞秋浦信外學弟勝真
謹先代作復西誠甫賀節信外鏡以勝真

度持為珍中必詰嗣也以其令辨為視三有石為寫稿及家刻之符

楹帖見贈

雷玉時以所撰并書至課程見示

卷
俞秋浦信
俞秋浦信

八月初十日 壬午^中陰晴半寒暖閒

夜正二刻起 點近思錄第十四卷^身誦左傳第十二卷 共六頁

看楊園集書第六卷 玉廿頁 寫武金枋扇

會友 祜福回而晚飯

寫信 作復周玉考廣文賀高州

寒暑不時本日身飽不快午後復回澄兄散步考棚之書歸而倦
卧睡一時許祜福回來乃起

稿曰為余說少廣繼巽開方古義兩考之法并為演算以證
之數年為疑今稍審其其矣口授之賢於冥索也
稿曰撰未館姚黃氏烟屋七紳捷算一存為閱
又借古代數前有一卷

八月十日 癸酉 陰

辰正起點返思錄第一卷起補存第十三卷 三十一頁 小卷四十一頁
三十一頁 小卷四十一頁

會史 詩鏡泉未持府縣字諸生札記據古借余鏡史記存
寄信 寄答周玉考信行書

八月十二日 甲午 成晴 極

辰初起點返思錄第一卷起補存第十三卷 三十一頁 小卷四十一頁
十卷起點返思錄第一卷起補存第十三卷 三十一頁 小卷四十一頁

會史 蘇霞階 梓家 吳林生太史 雷玉學考卷

八月十三日 乙酉 秋 晴 極

辰初一刻起點返思錄第一卷起補存第十三卷 三十一頁 小卷四十一頁
第十三卷三十九頁十四卷十頁

會史 史知注

若製玉香榭秋亦信

八月十七日 記 晴熱

名初三刻起 補左傳第七卷三寫屏四對一

寫信 十六號家書廿七號滿崇智信改論仲魯信
字錫智信改二妹信 侯玉揚差

收信 趙補臣賀節

八月十八日 庚寅辰晴熱

名初起 補左傳第七卷廿三看楊園集記二十頁 寫對一筆條一

寫信 節秋及允師壁臣侯玉揚差 又送仰信上玉揚差

收信 趙秀才前單朱榮文侯賀節

會名 張省三雷玉峯黃鏡在

發給謝家到王伏書

八月十九日 辛卯巳晴

名初二刻起 點薛西清讀書錄十頁 自第
五卷起 官送炭為單午後睡至昏晚

澄兄談 收信 嚴紹康都賀節

會名 史初臣赴仰不查水災詳以侯論不見

八月二十日 壬辰午晴
名正起 點王孫干書
讀考錄廿六頁第五卷單 補左傳第二卷
廿頁 寫對五牙方

拜名 中書玉珊於放風寺 看持木初在房
學峰及激之張省三承述之

會名 劉孝石才院登致葉梅周覽高房
與山長談許久 收信 孟志如
發給謝家到王伏書

八月二十一日 癸未 晴热 吉山来禱 吉栢肯心
在正起 點讀考錄十二頁 柳考院章程

會客 劉鏡川大令增惠

○收信 廿四日家信 附伯矩信時務新編幼學擇身益勇考各附日記
許鏡眉大令有

八月二十二日 甲申 晴 愈热 吉胡吉帽 拜各別單祀 禮部有小災

會客 任孟圓 楊仲三 胡仲亨 庶常 張省五 廷壽 文揚

拜客 訪接帥方伯緒光太守俱久後就燭而返 答拜保太守楊劉兩大令

點讀考錄不及兩頁昨晚抄李若園乘情推廣學程招臺二十餘子 教習許大令信

忘辰 八月二十三日 乙未 西忘辰 晴

在正起 點讀考錄十葉 柳左付廿頁 蘇廿三 寫對一屏 四方之紙 扇二看楊園集稿

會客 裕厚 福田 倫夕 未夜深始去 後算極詳 伊七後余又演算演和後睡

換暖冒 八月二十四日 丙申 咸 早微陰 秋

在正起 點讀考錄十三頁 看形字 蕭三 教字拾遺

拜客 李慶 楊瑞 烟庄 帶張有三俱去

會客 曾仲方 觀察 為中 孫元 敘泉 太守 題 題 其主 卷之起 補 序 作

字信 復起 補 序 立 贊 中 祠 署 都 均 好 學

八月二十五日 丁酉 亥 晴 热 演算 柳考院章程 看形字十二題

在正起 看讀考錄八頁 去 點 演算

拜表 奏曹仲方持訪察親家 賀拔帥生日並以好書祝刺其
會家 李為賜 倪心耕大令 丁俊 考軍 魏元秋刺史

八月二十六日

戊戌子晴

閱電報云四川勇於廿三日起被沖沒船勇傷二百餘人

存正起

點讀考錄十五頁

下冊畢

誦左傳廿五頁

看形字前旨十題 卷二畢

會家

保益圖拜行

右家亭言歸概並其初

看楊園集兄詞錄二十餘頁

拜表

保大守 石日馬 倪大令 丁考軍 保多修

寫信 復楊庭廣回年

八月二十七日

己亥丑晴

熱

存正起

點讀書十一頁 誦左傳廿四頁

卷四

寫書四屏 看形字十題 卷二

看楊園集兄詞錄廿七頁

寫信

咳楊省臣丁外報

祝陳表殊為王順撥付銀三十兩

拜表

曹鳳泉信極大惡庵是口往為三題

會家

黃鏡庭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八月二十八日

庚子寅晴

存正起

點讀書十頁

卷一

誦左傳廿五頁

看形字三題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院學程看形字三題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拜表 中曹鳳泉大守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八月二十九日

辛卯 晴热

王破高保送... 分卷... 抄... 看形... 旨七

已初起 照读古德士有调左侍廿卷... 晚读易

写信 致仲叔信起草未毕

八月三十日

壬辰

微凉有风稍凉矣

已初起 照读老德十卷... 看形... 晚读易

写信 致仲叔信草毕 致伯桀信作

会客 陈伯完携来盛世克言... 致伯桀信

九月初一日

癸巳

微凉

在已初起 照读古德十四卷... 晚读易

写信 推上子为仲叔作未毕

收信 到子纯大令贺秋前

九月初二日

甲午

微凉 寒衣絮袍

在已初起 照读古德十四卷... 晚读易

写信 推上子为仲叔作未毕

会客 陈伯完携来盛世克言... 致伯桀信

致伯桀信

○夏五少卓相協三楊玉華信
○代謝教社文書王維胡四

會客 對子純大令
拜客 對子純 雷玉華承述之

九月初七日 己酉 晴燥

正月初二日起 點朱子文集十五卷 晚福易畢又補首卷 寫琴卷一
○收信 崇兒其五難信付孟勇而兒字日記的存房因一少 輔非信 弱人信
仲敏先生信 尸完家信

寫信 答仲敏此次信件 答弱人信件未畢
拜客 賀李盧昭壽 訪紹光
○和而敬師準和如月初六日如柳
課義望鄂東祥皆平

九月初八日 庚戌 晴 ○縣署看銀菊四十餘支 ○見大蛇

正月初一起 點朱子文集十四卷 晚看易 午寫扇一壽聯一琴卷一

寫信 致惺庵信件外畢 致弱人信件外畢
收信 對子純送照宅真分八金年信

九月初九日 辛酉 夜雨

正月初一起 點朱子文集其補易皆疑於天全 寫扇一屏八課 曾培先 首書
寫信 贈政博書信 潤民信 政孟高信 起州五勝真
王澤沅

九月初十日 壬戌 寒

正月初一起 點朱子文集廿頁 課 劉培志信 學慎首考 寫屏四對五 誦易
寫信 致輔厚信件外 致範必昆玉并伯明信件外 寫白於二句 恭頌 謝 謝

九月十一日癸亥 早雨

辰正起 點朱子文集十七葉 二卷畢 課義塾謝志臣王洪慶背書

為邸莘祥校爾雅 寫青溪書院對 寫白摺一開 晚誦易

寫信 致子丹獻夫哲臣昆玉權卿俱起草

九月十二日辰 壬寅 終日雨

辰正一刻起 點朱子文集二十三頁 課何楷施良瑚背書 校爾雅寫白折一開 誦易

寫信 騰寄子芬師信 寫寄敏齋信 擬寄輔叔稟彙

收信 劉峴莊制軍賀秋節

九月十三日巳 癸卯 終日雨

辰正起 點朱子文集二十二頁 課朱世賢張敬熙倍書 校爾雅 寫白折一開

寫信 騰寄二叔信 擬寄子光雨人少爾衛瞻瑞安殷禮齋龐鶴翁信草

式金代擬復劉制軍信 卓鏡波繕之

會客 熊霽階代訪六十年內學使姓字科分籍貫 冷德卿談學生功課

九月十四日午 甲辰

辰正起 點朱子文集十三葉 三卷畢 校爾雅寫白折一開 寫都勻書院對 誦

寫信 致晉賢嗣香及齊壽翁信草

會客 紹光 繆肅泉

收信 選青

發復對甥信

九月十五日 丁巳 母忌

晚晴月明如畫

辰正起點朱子文集十頁 誦易 寫扇三屏二對七 寫白折十一行

寫信 致仙坡信 寫致瑞安信

九月十六日 丙午 戊申 晴暖

辰正起點朱子文集十頁 代眾紳擬鹿社節祠聯額 校爾雅寫白折六

六行 誦易

寫信 騰道安備唐晉賢三封

拜客 答拜熊露階繆清泉

九月十七日 己酉 晴暖

已初起點朱子文集十三頁 校爾雅寫白折六行 誦易 寫對八代 咸甯學的定買書

單與澄兄商改 午前武金來談 二更後澄兄來談

寫信 騰雨八少蘭子光殷理齋信 又作復高熙亭前輩信草

會客 雷玉奉還路承鑿禹貢通考 攜去井書堂諸生日記及李洵熊批劉 諸生札記

九月十八日 庚戌 晴暖 午益燥 晚大雨如注 傍夕同澄兄式弟宵菊

辰正起點朱子文集十五頁 代紹光閣高才生卷卷凡十二 昨託澄兄評定甲乙今

日余覆閱之前六卷加批馬 寫鹿祠聯兩分額一分俱不可用 校爾雅誦易

寫信 寫上齊壽農表曾信

九月十九日 辛亥 雨後驟寒 寒暑表較昨日縮二十度

辰初二刻起 點朱子文集十頁 校爾雅 誦易

寫信 騰寄鏡孫昆弟哲昆昆弟味唐耀卿子丹獻夫龐鶴舫德瞻伯鵬
幼樵信 又騰寄伯槩信 補寄仲敏信 寫二十一孫家信

會客 黃鏡虛 發信 廿號信附日記大小四十二本 仲敏信 伯槩信 附對聯
輔叔信 附為師信 致齋信 交解貢摺差武巡捕章奎

九月二十日 壬子 仍寒

辰正起 點朱子文集十頁 寫康壯節牌位祠門石楹其堂額求澄兄書之

校爾雅為札記課生擬雜作題 誦易

寫信 騰寄嗣香信 擬復高曦亭前輩信草

收信 周玉書

九月二十一日 癸丑

巳初起 點朱子文集十頁 校爾雅寫對甫一扇客至而止 誦易

寫信 擬上座師信草

會客 邵方伯 裕福田未刻來亥刻去

九月二十二日 甲寅

辰初二刻起 點朱子文集二十五頁 校爾雅畢

寫信 寫上座師信一封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2 三三三

日係二十三
拜客 邵方伯 順道答拜雷玉峰 裴潤民
會客 裴潤民 慶蕃 又名玉銘

九月二十三日 乙卯 小雨
辰正二刻起 點朱子文集十三頁 寫對九

寫信 寫寄高前輩信未畢
會客 張省三 雷玉峯

九月二十四日 丙辰 天陰益寒
辰正二刻起 點朱子文集十一頁

寫信 接寫寄高前輩信畢 擬寄慶蕃信草附夾篇擬寄
王梅岑信草 補寫菊人信草

會客 李康訪 石敬亭

九月二十五日 丁巳 寒甚衣灰氈裘
巳初起 點朱子文集十一葉 批諸生札記

寫信 寫上座師信五封 寫寄喬笙信並附篇

會客 李簡青 拜客 答拜康訪及石敬亭張省三

九月二十六日 戊午 晴暖
辰正一刻起

寫信 寫上座師夾篇兩封

九月二十七日 己未 會客 陳佑之

辰初起 寫對十三

寫信 上座師信一封夾為三封

九月二十八日 庚申 晴 收信 庚芝翁信並匯社節祠銀一千兩

辰正起 點朱子文集十二葉 看申報

寫信 上尹環若夫子啟起草並謄真

會客 陳伯完 許鐵肩

拜客 答拜佑之父子 許鐵肩 李蘆青 而曾觀察之夫人 鈔給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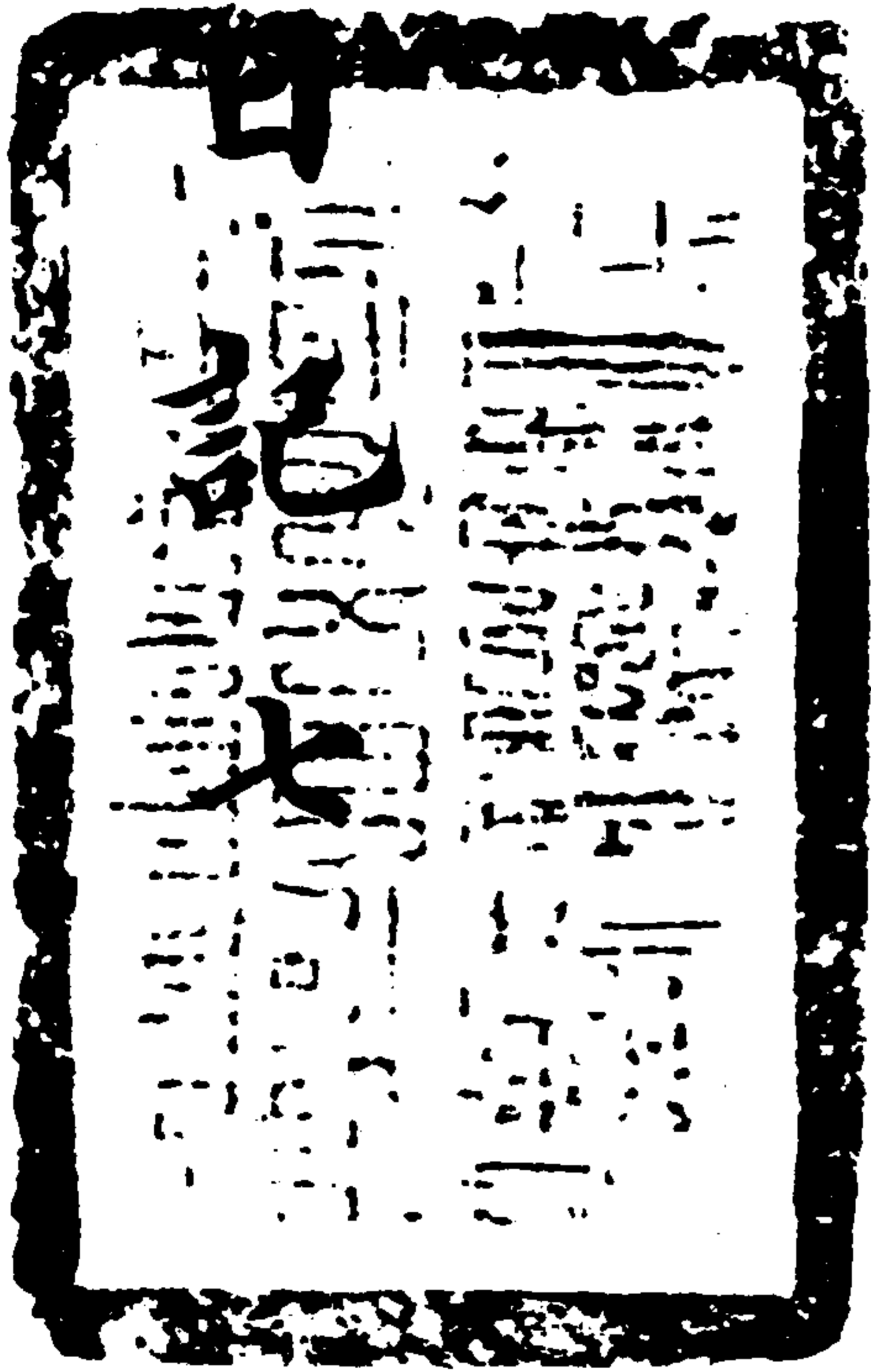
九月二十九日 辛酉

辰正起 點朱子文集十五三頁

寫 致星巖遠翰元香梅韻翁信草

會客 玉峯談半日 福田談半夜

丙申十月初一日將赴上游之前五日也至
丁酉五月十五日止由安順回省之後一百
一十一日也



十月初一日 壬戌 晴

辰正二刻起 書院書局事宜以紙記出待紹光面議

寫信 王梅岑四六再韓元香星岩俱附篇 梅翮生專信

慈澄兄寫信簽百餘 余納成於筒終日乃畢

收信 呂鏡宇賀秋

會客 史翔臣紹光

李傅相入總署 孟志又選武昌鹽法道 盛杏翁以四品京堂總辦錢路從慶帥薊帥之請也

十月初二日 癸亥

辰正三刻起 擬調高材生札

會客 楊子深 彭履謙 劉子純

拜客 邵方伯 雷玉峯 楊子深 史翔臣 鄭子翰 彭履謙

李簾青

寫信 起草致四弟五弟七弟

冬立

十月初三日

甲子晴暖

辰正起

擬示各書役稿

擬示隨棚差役稿

批鄔桂林等稟

會客

廖味三 寶子申 龔

黃觀察

嚴太守 李太守

玉峯

福田 鏡虛

寫信

騰寄諸弟信 致鏡虛信

擬十七號家稟

擬二十二號家信

擬寄二叔稟

於鄔桂林稟內批革承發房書盧炳光伊苦求又洗稿房代求乃許其自行告退

十月初四日

乙丑 暖夜雨

辰初二刻起

寫對三 看代數術

會客 楊子深 省三

李廉訪來適值雜頭未會

張聚五

寫信

寫十七號稟寄輔叔稟寄菊人信二十二號謝大兒

答定生信並唁積生信均請澄兄繕之

福田昨日演說倍數視之頗有所會甚矣師友之益人也

十月初五日

丙寅

小雨暖入夜 蛩蟻響答飛蚊復

辰初二刻起

寫信 寄華世叔信託寄尹琅師銀信
會客 紹光鏡虛 路仲量承鑒

拜客 辭行十處 撫藩臬道俱見三候補道三營首府俱未見
謝步五處 首縣楊寶慶劉四大全

路仲量訪嚴前輩結詞而為人之中表弟也以訓導稟到試用執受業之
末以其所纂亦稱川莊讀書記為贅延見之別執弟子禮甚堅余弗心
許也請書記者舉其家藏之本每書略記其姓字板本蓋兼陳晁二家之
別參之以朱氏經義考亦可謂勤於力者矣

代數細單託鏡虛返之竹居澄兄簽正頗多 尊經記板送書局
盛世危言還伯完 高育地理通考並觀風卷匡時六策還仲量

發十七號稟並匯款交天順祥

寄輔叔稟並寄定生信四弟信交天順祥

發二十二號信附京信並附款一總包 暗積生信省目信 尹宅家信

武全家信 尹兄寄仲敏伯矩各一信 曾漱芝寄益齋信 裕福田

寄樂農信均交百川通

發寄華世叔信並琅師銀信交百川通

玉峯言黎莼齋之胞姪名汝諫受生孝廉乙曾再出洋通曉時務古文別與字桐城刻在
上海時務報館主筆與玉峯極相善 三王止播前酒環階續王

十月初六日 丁卯

出棚

卯正起 巳初二刻行 看代數術

行路 四十里 申初一刻尖沙于哨 申正一刻行 三十里 亥初二刻宿札佐炬行二十里

會客 王介臣大令 劉蘭亭管帶

迎送 早府學兩廣文縣學黃廣文張少尉張景山少尉楊李陶蘇余

孫六選拔連 中丞程泰兩觀察首府縣廖味三書錄俱差帖送

晚王大令劉管帶張召棠廣西人鄧雨田把戎洋人貴迎

寫信 在沙于哨寫致董青太守高訂算學山長事

十月初七日 戊辰 出省之第二日 晚雨入夜益甚

卯正起 辰正一刻行 看代數術

行路 三十五里 未初一刻尖禁園哨 未正一刻三十五里 酉正二刻宿息烽 炬行數里

迎送 昨迎之四君早送於郊 晚定廣協營左哨長都司洪沖霖字雨農部迎

會客 洪都戎 其子修智應貴陽試其原籍合縣

札佐景陽書院懸伯厚書一聯云奉魁承杓垂後不朽鈞河摘雉為數者宗

十月初八日 己巳 夜雨連曉終日不止

卯正起 辰正二刻行 看代數術

行路 二十五里午正尖赫神廟 未初行四十里酉正宿美竹箐
迎送 早洪都司送 晚定廣協右哨練軍哨長都司鄧有華字凱亭南甯人 貴陽城守
營分防烏江汛外委譚必祥字吉安貴陽人迎

十月初九日 庚午 終日雨

辰初起 巳初行 看代數術索解不得

行路 行五里渡烏江又二十五里未初尖刀把水未正行三十里宿後壩場炬行三里
迎送 早鄧都司譚外委送 初渡烏江外委李慶輝傍岸迎 至螺絲堰遵義協
練軍右哨長都司秦致盛迎 至後壩場遵義協黃瑞昌副戎十祥差帖迎文巡
捕劉燭目少尉在才武巡捕馬子高守戎為迎

十月初十日 辛未 雨不止 到遵義棚

卯正二刻起 辰正行

行路 二十三里午初尖黃泥保午正二刻行二十七里酉初到遵義
迎送 提調張華庭大令 濟輝迎見於黃泥保

王太守黃瑞昌副戎十祥 練軍統領李星垣景昌 鄭佩權都司慶忠 馬庶侯守備
錫藩暨六學廣文郊迎到棚後見太守副戎大令文武巡捕

十月十一日 壬申

晴

遵義謁廟放告

卯正二刻起

點朱子文集四葉 午初謁廟 未初放告

擬題

會客

七學教官分三次見之 告以中戒康保早送冊卷拔場卷價勿苛 延提調使衣入見面交供給單

十月十二日

癸酉 暢晴

遵義經古並補考

卯初二刻起

卯正二刻點名 辰正發題 生到八十七童百二十七補考四十一

巳正蓋戳 午正畢 申初二刻放牌 酉正二刻掃場 戌初退堂

生古。三王之道若循環賦以承教易變使人不倦為韻。賦得筐篚無尺書得書字五言八韻。十數考。說文大小徐本異同考。教人必盡其人之材乃不誤人論。汪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論。趙武靈王論。策經策文集書後。殘菊早梅七律二首不限韻。章古。無財作力賦以各勸其業樂其事為韻。賦得秋蘭被長阪得秋字五言六韻。錄同生題。

算學。百絲練二營兵不知數但云裁絲六百人以益練則練為絲之三倍裁練二百人以益絲則絲為練之三倍問二營原兵各若干。良田五十畝瘠田十畝歲收粟一百四十五石良田十畝瘠田

五十畝歲收粟百十五石。問二色田每畝歲收粟各若干。務演細草

考算學者惟鄧燿先一人。鄧駿崧之堂姪也。初學殊不精。閱案呈十件

十月十三日 甲戌 晴

遵義棚文生科考

寅初起 昨晚告孟僕寅初二刻頭砲寅正二砲又二刻三砲夢中方與獻夫伯响對語聞二砲而寤既起視時辰表未寅初也蓋司更鼓者漫無準則司礮者聞鼓為憑故應聲而作也孟僕方語之余謂早勝似遲乃於寅刻初二刻點名寅正三刻封門發題

七學冊送考者共二百二十五名臨點不到者三續名入冊者亦三數正相抵

點朱子文集十一葉 閱案呈十件

辰正二刻發策詩題 申初放牌 酉正掃場

代武全看仁懷縣童古卷十四本又覆閱縣屬十五卷

議古案子初定于正發生取二十四人童六人

生正場題。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問書院之名時歷代規制若何。賦得陸子優游得游字五言八韻

收信 李蘆青太守發三百里排遞信一封言接到沙字哨信已據連黃君矣

十月十四日

乙亥

晴

遵義經古復試

卯正起

辰初二刻點名

辰正發題

午正蓋戳畢退堂

閱稟呈十件又二件

擬明日童題

牌示諸生呈送札記日記及纂

輯彙本

閱府學一等卷

未正放牌綏陽仁懷兩童免詩以明日尚須入場也

傍夕睡一時許

酉正掃場

文章冊卷成

正始至

古覆題生。中國之人以德計賦以既庶矣又何如馬為韻。賦得帶郭千畝得

鍾字五言八韻。自強策

童。范蠡雪會稽之恥賦以深謀二十餘年為

韻。范蠡論。賦得農不如工得資字五言六韻

湖北轎夫李姓自樊城相從來黔在署司茶月給工食將二年矣人極
謹飭且穩細可任但杜响耳前月將出棚因三使欠缺余欲以李充之
李願留署不希隨棚之沾潤也則以有足疾對余曰能騎則騎耳何足
疾之憂乎李不敢拂遂從行初仍步隨兩日而疾易騎其夜睡簷下
中寒翌日並騎而不能易兜而至播至之日病且劇不能入棚寄於逆旅
服藥兩劑而死至之或余猶注問之試事作乃忘之使余少加意禁勿令服
藥或不至死嗚呼由我而死可傷亦可吝也

十月十五日

丙子年姓 桐梓綏陽正安仁懷仁懷廳文章科考

五初三刻起 五正點名 卯初二刻封門 五屬凡到七百七十四名

綏陽文章劉任霖攻出槍手一名冒李光昌之名入遞訊徐川人何姓供出
隨同作賊之柯姓同居元興店當令武巡捕帶同差役二名掩擊旋據回稟柯
姓因羅姓報信逃逸僅將羅姓兩人並店主邱姓帶來訊火羅供係
省陽歲試新生羅新銘與何中路結伴素不相識詰以爾既身屬事
深夜不寐意欲何為對以聞喧驚起遂不成寐其供辯時忽稱文
生忽稱重生隱然其是槍手懼家乃將四人併發提調審訊
傍午獎劉任霖五兩當堂給領再三遞謝乃拜而受兩舍之跂踵
而觀色為動也

牌示將保槍之康生簡干城在革葉瑞春革康葉派而簡認也並
示提調歸案嚴訊兼提本童

牌示劉任霖准先作僧生

牌示綏陽教官凡葉簡所保童生如有批覆逐名換保方許面試
牌示提調嚴拏槍架柯姓並緝餘黨

編閱府學文生正場卷定一三三等式金之屬也
辰初二刻蓋戳已初畢又二刻發次詩題

放牌

掃場

童正場題 桐。民可使富也。綏。材木不可勝用也。正。匹婦蠶之。仁。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廳。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次題。民
到於今受其賜。賦得華屋富徐陳得陳字五言六韻

府試倩人入場院試本童乃到謂之帶名子或當作代。槍手探知某童不到
買其名以入為場中放槍計謂之買座子。座義音俱未詳以槍案附會之疑是此字
此何姓所供而李忠釋之

寫信

夏筮青信草未畢

會客

文巡捕劉弼臣使衣白事言槍手已過堂三次羅姓又供出謝姓謝姓又

洪出作戲過付本日入場之桐梓文童李世倫俱等獲其賣座子之本童李
光昌亦到案

定一等案二更後發府學取九人 縣十一人 桐五人 綏六人 正四人
仁五人 廳四人

十月十六日

晴 丁丑

連義科覆文生

長初二刻起 辰正一刻點名 午初蓋戳畢 申初放牌 酉正場

仁懷縣一等二張義超於點名時跪白一等一周家相平素文筆不高正場文係做手於人 桐梓一等二謝體心與府學一等三陳敏章連坐陳以講章授謝而中央一草稟書小講馬令孤登驃奪之執而鳴 綏陽一等生有六人其五俱上曰吾等五人俱坐一處推劉耀全獨否屏入遵義之屏請察之 乃令周謝劉三人去其故處坐諸堂之中劉謝之被揭也在小講已完之後因別命一題以試謝又發三題使劉再作三小講

遵義廩生王元美呈日記由學仁懷縣廩生周家相呈日記由學

閱稟批六件 遵義文童冊卷卯正入

文生覆試題。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賦得飲馬長城窟得城字五言八韻

寫信

接寫答蘆青信草屬榮卿繕之十七日發 擬賀志青文姻信草

十月十七日戊寅陰

遵義縣文童科考

傍曙聞蛩

丑初二刻起 丑正點名 寅正二刻封門 卯初發題 共到五百七十七名 辰初蓋戳 辰正發次詩題 申初放牌

寫信

寫賀志青又信擬致李謝庭士令信草為邑綏陽文生李揚芬請札
飭撥款購書增課事屬榮御緒之

閱一等覆試卷並定甲乙是日發卷箱

閱政案批十餘件

遵義一縣文童科考題。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賦得
丈夫志四海得夫字五言六韻

戌正睡

發復李蘆青信 賀孟志翁信

十月十八日 己卯小雪節

遵義棚文生磨勘並續補欠考

辰初起 已初點名 補考續到五人

閱正安薦卷二十一本 略次甲乙 午後大睡

晚擬明日文題解題

冊卷三更到督僕蓋號截 丑正睡

續補考題。舉賢才。君子以立不易方。賦得廊廟非庸器得非字五
言六韻 亦富之 次教之 二三次作小講經詩免

發寄李謝廷信並寄書目一本

十月十九日 庚辰 陰小雨 遵義選拔第一場

卯正起 辰初點名 到六十九人 辰正發題 午正起講 蓋截畢 看朱子文集未點 頭篇畢復蓋一截酉畢 上燈時交兩卷 四更以後埽場 仁懷縣周家相因病未完卷 寫信 復展芝文夾篇為收到壯節祠歲修銀壹千兩屬榮卿繕之

選拔首場題。仁以為己任二句。海內之地至蓋亦反其本矣。石戴土謂之崔嵬解

閱遵義薦卷二十三本式金薦也又閱澄兄薦十六本合取三十三 丑正發草榜 縣屬取三十三人 桐十七 綏二十 正十九 仁十四 廳九

十月二十日 辛巳 陰 遵義六屬文章面試

辰正起 補填面試卷面三十七本 午初點名 午初二刻封門 因坐號不敷分兩次面試 先遵仁仁凡五十六人中 初畢次桐綏正亦五十六人 酉初三刻畢 退堂後腹痛劇睡一時許 戌初醒定遵義正安兩屬卷 仁懷縣卷式金定之餘三屬皆澄兄定之 丑正後發榜 與澄式議明日策論詩題 綏陽仁懷撥府各二名相沿已久 此次仁懷佳卷較多 乃準乾隆十一年議准之案 不拘定數 綏撥一仁撥三

遵義棚面試題。遵 文學子游子夏 桐 善政得民財 綏政推恩足以保
四海 正 又尚論古之人 仁 禹稷躬稼 廳 東里子產潤色之

十月二十一日

壬午

陰

遵義選拔第二場

辰初起 辰正點名 又一刻發題 午正詩彙蓋截畢 自放牌 廿四場
周家相求入場兼補前作未許 綏陽文童因撥府捐一名喧鬧於學兩教官
稟見請撥還不許請牌示許之
午後大睡 晚閱遵義二場拔卷 子正後睡

會客 周丁兩廣文

收信

由省寄來崇智第二十七號稟附錫姪稟 課本詩彙附益兒勇
兒稟各一崇益勇忠日記各一本 仿一色 曹宅議昏名號單
元端甫致崇智信
仲敏信 八月十六日 附譯書事略一本 格致書室書目一本 廣學
會書目一本 申報告白書目摘鈔一紙
栗堂信 附寄諸公安刺各一

袁觀察謝壽信

選拔二場題。問賈誼劉向學識孰優。蕭望之論。賦得李牧鎮邊城得邊字

十月二十二日 癸未 陰

辰初二刻起 閱選拔二場卷 與澄兄議去取 子正發榜

發復鹿芝丈信

府縣東邀二十七日觴樂於塞公祠辭之

十月二十三日 甲申

遵義選拔磨勘

辰正起 寫屏六對

家兄生日是日怡無事略治具與諸公小酌

改拔生草稟兩分

十月二十四日 乙酉

遵義棚填親供

辰初二刻起改拔生草稟三分 請杜尊園稟 寫扇四

會客

府縣 彭委員 彭由黎觀察處視疾歸以觀察所著拙
尊園稟索丁亥入都記見贈 彭云省城有德大森帶書甚便

晚飯後填親洪者止六人而已

十月二十五日

丙戌陰

遵義棚文章覆試

巳初起

寫扇一對二

中正二刻點名至酉正不到者四人亥初乃畢至

會客 張大令

黎汝懷

字虛甫壬午舉人現任廣東鹽大使

黎尹融

字祝衡己卯舉人庚辰貢士癸未補殿試知府用吉林即升同知

以上二君皆蕪齋先生之姪 此次入府學之黎淵祝衡子也

文章覆試題。申之以孝悌之義。賦得成人在始得成字五言六韻

十月二十六日

丁亥陰

遵義棚發落

辰初起

辰初頭破辰正三破

拜客

王蘭笙太守

黃瑞臣副戎

鄭佩權都戎

李星垣分統

馬庶侯守戎

張華庭大令

劉炳臣少尉

婁炳南幫妻 馬子高巡捕 彭 謙少尉

會客 石委員 府學兩廣文 綏陽周廣文

晚清文牘 子初睡

十月二十七日 戊子 由遵義起馬

卯正起 辰正二刻行 三十五里 未正共八流水 申初行 三十五里 戌初宿鴨溪
太守分統以下文武送至城外 新生一等生正陪拔生次第繼之
文武巡捕送至忠莊鋪 提調送至八流水

劉鏡蓉字鼎臣

十月二十八日 己丑

卯初二刻起 辰初一刻行 約五里 未正一刻尖馬蹄石 申初三刻行 約三十五里 亥正宿
泮水

天寒甚短路且且滑夫逃甚多帥驚妻詣中路屢矣夫頭以錢募途人免之增至四五百始
勉強行然且不能勝任朝仆相繼

十月二十九日 庚寅

長初二刻起 巳初一刻行 四十里 未正後宿新場玉屏書院
書院掌教胡孝廉鄧迎復來見 胡名祖均字道平行三黔西人己酉選拔辛卯
舉人年三十七自去年五月來館於此應課者四五十人間有任院者
廖儀賓遊戎患病以手版迎 沙溪把總劉必元

十月三十日 辛卯 晴

辰初一刻起 巳初二刻行 五十里約足六十里 宿三重堰
今日多坡坎幸天晴不滑又自辟新場至黔西新修石路坦平一律頗利
行者聞係新場鹽商捐修

十一月初一日 壬辰

辰初起 辰正行 三十里強尖牛場泊 未初行 四十里強 西正前宿黔西
曹刺史 程郊原吏目 薄昌 來見

刺史言州屬文童葉有霖過州考時無異說府考時被人攻冒因袖
出原生劉祖沅熊朝源一票略云葉原係四川永甯人自同治元年伊父

移居新場貿易多年丁丑年在魯木寨置有田產有契可據今葉來應科試經本城局紳徐致平驗明契據與入籍年例合而合城紳士猶以為未足服眾復令出銀四十兩為修奎閣之費即作為入籍之費葉明州主嘗准在案雖下尺十金許考畢付齊殊有童生李祖懋熊光鏡蕭正明楊廷榮龍麟等於府考時稟政府主批仰學師飭生等查明生等只得將葉入籍年分並功德銀兩稟學轉詳仍乞州主備案

韓子厚遊戎 謝子衡守戎均 咸楚珍統帶 國柱 田福安哨官 正邦 俱郊迎

十一月初二日 癸巳 晴

辰初起 巳初後夫具乃行 三里午正尖楊家海 未初行 三十里 酉正前宿 甘蔭棠 文巡捕經廳宋培炯迎見

十一月初三日 甲午 晴 到大定棚

辰初起 辰正二刻行 二十里 共烏溪 午正行 三十五里 至大定 陳鎮臣太守 王定生分統 率文武及各學官次第迎見 會日客六起 太守分統都戎巡捕各一起 六學官教官分兩起

十一月初四日

乙未

晴

大定謁

廟放告

辰初起

午初謁

廟

申初放告

與澄兄議題

經古冊卷逾子乃畢至

蓋號截畢丑正睡

太守便衣見

十一月初五日

丙申

晴

大定經古並補考

卯正起辰初點名

經古生到九十七人童二百十四人補考三十四人

辰正後乃點畢

午後蓋號畢

申正放牌

戌初退堂

經古題。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賦以務在奉行故事而已為韻 賦得貴誼求 賦屬國得求字五言八韻 度尺而午解 廉廡也解 郭林宗見茅容因勸令學

論 胡安定學徒文章皆傳經義論

童題。丙吉不道前恩賦以有舊恩而終不言為韻 賦得信陵佩魏印得陵

字五言六韻 餘同生題

算學題。句七十二股 弦和較五十四尺求句股弦。戰兵六千守兵九千月餉

三萬一千五百兩戰兵八千守兵七千月餉三萬四千五百兩問戰守兵每月名各若干。今有數自乘之三而一以減二十則餘八問原數幾何
補考題。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賦得翰墨時
間作得時字五言六韻 如脩己以安人 如脩己以安百姓

十一月初六日 丁酉 晴 大定文生科考

寅正二刻起卯初點名辰初發題 到二百九十七人 巳初蓋戳巳正畢
問放告呈詞十三件 鈔成文三篇 酉初放牌 酉正後掃場

晚看生古卷去取未決
文生科考題。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元類至義之盡也 問漢宣之治與
漢文孰優 賦得賈君房罷珠屋對得房字五言八韻

十一月初七日 戊午 晴 大定續補考

辰初二刻起 補考到十餘人已初點名畢即退堂

看童古荐卷此次童古不出榜聞記之 看大定生正場卷八本式金屬也
大定冊卷申初至以次畢至 戊正就枕

十一月初九日 己亥 早陰午晴 大定合府文章科考

丑初二刻起 丑正點名 辰初二刻封門 辰正發題 到千二百
四十一人 巳正蓋戳 巳午初二刻發次題 申正放牌 酉正後
場

看水城生卷七本取一等三人二等一人三等三人 補批生古卷

文章科考題。府 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威 是為王者師也。且平 是欲終之
而不可得也。黔 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畢 是駝駝之內也。
水 是故無賢者也。次下必有甚焉者矣。詩巧遲不足稱得兵字

槍手冒陳和輔之名入 黔西廩保張義珍胡光塔攻之 爰巡捕押至其寓
所捕其同黨及本童

槍手冒黔西李步瀛之名入而與大定之吳永鑫換卷 大定皆同東號黔
西皆西號故吳攜李卷而坐於西適染黔西文章李祖懋熊光鏡值之
而詳舉號皆詳提鞠得情發交提調府李步瀛之認保胡光鎔派保
熊朝源也

攻槍之童李熊元獎於堂

府訓導楊庸菴樹培以七古一首見示乃其壽熊勁侯協戎之作也

平遠東臣陸文童屢拜入閭字號蓋截時察出視其卷題大定而文平遠也文絕方掣而提出之其左右兩號提坐之堂東臣陸之本童陳其姓開榜其名

二牌時發文生經古案取十二人府一威二平一黔五畢三
晚定各學一等卷丑初後睡

十一月初九日 庚申晴

大定棚文生古覆

辰正二刻起已初點名畢節兩周生因病母未到餘十人皆到
房擬批詞十二件批改之 又閱未批呈詞四件 午後又閱七件 定平遠一等

古覆題。冬月治請歡飲酒益精明賦以定國食酒數石不亂為韻賦得
漢武帝表章六經得章字五言八韻 縉紳之儒守和親介胄之士言征戰論

定性書書後 擬任少卿報司馬子長書

槍手王友道武昌人陳和輔之所倩也兩人昨已荷校余恐凍之致斃思
困而釋之本日召之入以昨日六屬之首題使成六藝而命陳繕之
子初場發一等案府學取十二人咸七平四黔八畢十水三

十一月初十日 辛酉 晴晚雨 大定文生覆試

辰初三刻起 巳初點名 午正蓋戳畢 戌初場

早檢成文防諸生錄舊

午後大睡 晚閱成甲黔水三屬文章薦卷共七十餘本其平遠一屬正表

外僅多四卷仍之 子正發草榜 閱府學一等覆試十二本 寅初睡

收信 青谿饒星帆大令謝書瑞雲書院楹聯
張蓉軒方伯訃 孫英園訃

崇智二十八號索附日記三本 伯矩信一 鈔申報一則 伯矩寄金
信二 武金家信一 課作三首 百川通寄九月初七日發

十一月十一日

壬戌晴

威平黔水四屬面試

辰正三刻起

午正點名

酉正場

傍夕大睡

晚定去取

子正後發榜

批一等覆試卷三十本寅

初睡

面試題

威

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平今天下地醜德齊

黔治於人者食

人水生之者衆

十一月十二日

癸卯晴

大定棚文生磨勘並續補考

辰正起

巳正點名

畢節兩周生補覆試蓋截後午正退堂

午後大睡

看畢節薦卷十五本

子正後發大定畢節草榜

補古覆題

暴勝之躐復迎雋不疑賦

賦得夏侯勝受詔撰尚書論語得侯字

補一等覆試題

富貴不能淫四句

會客 五學教官以考拔表費事請見談許久惟畢節教官不與

忘辰

十一月十三日

甲辰晴

大定畢節面試

已初起

午正點名酉初二刻點名歸場

畢節卷澄

凡定之大定卷式第定之其有不決者余決之至戌而畢

子初發榜

候選拔冊卷不至乃睡

面試題 府管仲以其君霸 畢秦穆公用之而霸

十一月十四日

乙丑陰

大定選拔第一場

辰初起

冊卷至辰正始畢入

已初點名已正發題

閱呈詞

起講蓋截一次首篇蓋截一次

亥初退堂戌初時有人

交卷即放牌至退堂時止交五卷

子初睡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考拔前場題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豐年則公向用三日解

十一月十五日

丙午陰

長正起

聞孟成云天明後始歸場

黔西熊朝瀆熊膏王有卿各以所作古近體詩一冊題曰印山社彙印山社
三人與同里之劉祖瀆史守瑗所結詩社也劉史俱故矣是日取三冊
閱之加圖識焉

宋巡捕燈下入見覆吳守鏊倩槍一案

十一月十六日 丁未陰雪

大定選拔第二場

辰初起辰正點名 人數如前 辰正二刻發題

詩彙蓋截未初畢首藝蓋截戌正畢 酉正有交卷者遂放牌
亥正退堂交二十八卷 子正睡

畢節電報局專人送來邵方伯雷一封凡八十六字因去年平越有因災請
緩期考試之案滇臬來文咨查也當將摺尾一段並批平越州臬原
批一條照鈔一紙附以信由排遞寄之午正二刻發

拔場倩代之風甚盛防不勝防雖終日坐堂竟無益也然察言
省動其可疑之數人亦微得之

冬至

遠選二場題 問史公作平準書其大旨若何 前漢酷吏論 賦得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材得劉字

十一月十七日 戊申 陰極寒

孟成云昨夜兩鐘始掃場

卯初二刻起 卯正起 看大定畢節頭場卷

牌示大定平遠學官傳毛明德丁體文周煥典本旨未刻各帶史記青

華錄一部進場面試 皆昨日形迹可疑者也 戌初後畢

子正後發榜 改拔卷詩寅初畢

畢節局送來省電言方伯催電復以昨已發排單又電恐不詳屬其電答

十一月十八日 己酉

大定填親供 發起馬牌

巳初起 寫扇三屏十二

會客 水城朱廣文 黔西瓦李兩廣文

批稟 看拔卷磨勘草二分

十一月十九日 庚戌 陰風寒加劇 大定文章覆試

已初起 看磨勘草二分 寫贈畢節衍生王世光五古三十韻七律

一首 寫對四豎條二

候冊卷至二更到者止一兩屬填親供者止十一人耳乃升堂點名又候至丑正陸續而至凡到五十四人乃退堂 題為君子篤於親作半篇免詩

趙輔臣回信

收信

紹光屬為廣壯節祠題額 博泉熙亭甄國子丹嗣香五前輩及慕舉侍御公信屬為王雲師代散起文 省書局寄來時務報五冊

十一月二十日 辛亥 陰雨寒稍減 大定發落

已初起 聞孟成云夜來續到十人尚缺二十人

未刻發落發落後補覆試者陸續到至晚乃齊拜客 晤太守餘俱未晤 黔西廩生侯敦龐呈詩索

晚清文件請澄兄相助 丑正睡

十一月二十一日 壬子 陰 由大定起馬

辰正起 補批文件 已正二刻乃行會客 瓦廣文來見為王仕箴事

陳太守熊協戎王管帶向都戎迎見於官廳各學教官送於塗
生童等郊送者四起巡捕送於十里外
申正尖烏溪戌初宿甘蔭棠去大定十里無雪迹矣
梁瑄求見謝之

十一月二十二日癸丑陰

辰正起巴初行午正尖狗場狗場去楊家海二里半向來黔西辦
夫皆在楊家海其地較狗場偏仄殊甚今竟改焉
酉初至黔西仍宿文奉書院

沿途有紳士劉祖濬郊迎熊朝瀆之父日暄公服跪於塗遞訴稟
為王仕箴控伊有案也又紳士三人亦公服郊迎遞訴稟
文武迎者如前

會客曹刺史來見與商費儀事王仕箴事刺史代保檣革廩
之胡光溶乞恩不許
梁瑄再請見仍謝之

十一月二十三日 甲寅 早陰午微姓

辰正起 巳初二刻行 未初空桐樹 酉正宿鴨池河

文武送如例 拔生歐陽濟文生楊錫光郊送

晨起景福白今晚馬馱除鋪蓋外皆須宿濫泥溝因鴨池河地仄店不能容也 去空桐樹二十里為濫泥溝地為煙販之聚處舍整齊設聲局馬右行過大關左行過小關合路於鴨池小關近五里而山斗絕為黔山之最馬馱必由大關輪槓則自關而下去年涉此不覺其斗今易涉為降珠昨日 鴨池有外委楊金福郊迎

十一月二十四日 乙卯 晴

辰正起 巳初行三十里強 午正夫王家莊 未初行十五里申初宿

鎮西衛

會客

清鎮大令聶靜安定中迎至此 先後來見 略都戎 干戎郊迎

收信 紹光篋青公信言黃玉屏不應主講之聘

十一月二十五日 丙辰 陰中雨

辰初二刻起行三十里強未初失站上未正行三十里弱酉正宿清鎮
會客 兩次延聶大令暢談

寫信 寫復嚴李兩太守信又致張鄉帥電報 丑初睡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丁巳 小雨

辰初二刻起已初行三十里未初失蘆荻哨未正行三十里酉初後
宿安平

會客 聶大令送至尖所 鄒孟仁大令毅洪 備少尉 把戎
郊迎大令兩次見

十一月二十七日 戊午 小雨

卯正二刻起 辰正行三十里尖石板房 午正行五十三里 戌正宿安
順府 軍門太守率文武迎 軍門言天已晚不來拜亦不必往言之至再
從之以東謝焉
會客 趙秀升前輩 鄒太令
批稟一

十一月二十八日 己未 陰

辰初起 辰正二刻起行三十里尖腰鋪 未初後行三十里燈後至鎮
甯 却迎者
會客 張西池刺史來見餘皆未來

十一月二十九日 庚申 將晴漸暖有蠅
辰初起 辰正二刻行三十里尖黃角樹 午行三十里西宿關嶺

十二月初一日 辛酉 晴暖 蠅甚多又見蝶
辰初一刻起 坐尖 巳初行二十里至大水橋 茶尖又三十里弱宿
永甯

會客 沈刺史 孫吏目 黃千戎

十二月初二日 壬辰 晴暖 去小棉襖

辰初一刻起 辰正三刻行三十里新鋪茶尖又三十里宿涼水
營五人連榻偏仄甚於去年
會客 安南大令黃稼生迎至此

十二月初三日癸巳 晴風

辰正起巳初行三十里午刻宿安南縣署

會客 黃大令 嚴守都 都戎晚餽食

賄徒傷緯夫夫鳴之官大令筭凶手三百而荷校焉

十二月初四日甲午 益暖至晚牙痛乃開篋取鼠桂

辰初二刻起巳初行 尖廖箕箒 宿安姑

安姑宿所頗整嚴為他處所不逮非去年故處也

昇夫闕訶之再

十二月初五日

乙未

晴

牙痛昨夜敷藥膚頓止今日

辰初起

夫高五

宿新城

會客 李湘帆 戴尹 易管帶

十二月初六日

丙寅

小雨不甚

復衣狐

辰初起

辰正三刻行三十里尖屯脚

宿普坪

文巡捕翁以廷參軍培劉熊榮廷千戎炳勳又鎮軍差戈什
等八人又滕戎差哨官八兵三十名俱迎至普坪

十二月初七日 丁卯 細雨不能清土

辰初二刻起 辰正二刻行 未初前到興義棚

晤蔣炳堂鎮軍 段少卿刺史及武營諸公於官廳

練軍哨長綠營千把以下陣迎
八廣文郊迎

會客 鎮軍史翔臣釐委 段刺史提調 文武巡捕

趙哨官 俱飯前見 申刻飯畢始見六學三師
蓋學師候至未亦先去早餐而後來

牌示明日謁廟放告 初九經古豎補考 初十文生正場
又列牌數紙

十二月初八日 戊辰 陰復寒 興義謁 廟放告

辰正二刻起 檢題

未初謁廟 申初放告 訃詞四十餘 為節孝乞題額者亦四十餘

孝廉蔣思超曾^諱唐山解組歸今八十有一矣以所輯日省錄遣人當堂呈遞 凡三冊分卷六頗深洛關之學其棠自稱門生

督視承差排號並洒掃

粗閱呈詞前由有涉考事者提出

亥後再卷不至乃假寐丑初起督同徐王兩僕蓋號

截 棚之北大火光燭天窗紙皆赤尋熄

生古 文景務在養
 氏賦以題為韻賦
 得信陵之名若蘭
 芬得名字 王制里
 歐算數考 釋算
 周亞夫論 韓愈
 亦近世豪傑之士論
 董古 孝昭委任
 霍光賦以題為韻
 賦得光武攬其英
 得英字 餘同生
 補考言中倫樂
 天知命故不真爰
 賦得百川赴巨
 海得川字 三次危
 行言孫 三次知者
 不失人亦不失言

十二月初九日 己巳 晴

興義經古並補考

辰初起 辰正點名 巳初後封門

生到九十六童百

三十二 發題後巳巳正矣

普安廳鄭紹孟呈日記四冊
普安縣姜鳳陽呈雜作一冊

背經者五人至少者五經有兼孝經爾雅者為之逐一

抽試其四皆爛熟其一則否 至未初乃畢 蓋截

普安廳有報考算學者兩生進而詰之其一謙言

未能願試經古又進其一詰曰汝習何術曰九章四元

籌算乎筆算乎初曰筆算又曰籌能演什乎曰不能曰汝

曾問何書曰策學余大疑問以梅氏屈氏書舉未見

也問以開方術亦未習也乃亦請試經古云

中正放牌 戊初掃場 府學師送宋宋之洪宋紹錫雜作各一冊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兩節問西漢畫域賦得張衡賦西京得西字

十二月初十日 庚午 晴暖 衣袂尚可支 興義棚文生科考
寅正二刻起 卯初二刻點名 卯刻正一刻封門共到二百五人
卯正二刻發題 辰正二刻蓋戳 巳正發策詩題

雲南朱姓冒府學毛錦洲名已入號忽大譁則黃志鏞宋紹錫莊鵬尚鍾泰識而攻之也訊以冒名欲何為供云貧無奈買坐子入場莫遇新生之不能文者射捉刀之利也吁童場之有槍手人莫不知之而莫不防之孰知藍衫在頂中亦有此邪點名後將朱交提調嚴訊

看形學備旨 硃筆牌示策不得一人創草眾人傳鈔及直寫策略毫無裁斷違則寘三等
中正放牌戌初掃場

忘辰 十二月十一日 辛未 晴暖 興義棚續補考
辰初二刻起 補考者止一人仍前題

晨閱古卷 午定案 晡擬古覆題 晚擬童正場題嘿記

會客 段大令以冒名入場之朱姓供詞來見談兩刻許

大令單呈風聞有隨棚放槍數人思南者三李陳王安順者葉
與洪也皆稱先生而不名言已派差未獲訪等恐已聞風颺去矣
牌示攻糖之慮生黃志鏞俟發榜後提升等第其增附生尚莊宋
三人共獎十金明日給領

午發古案生取十六人府四普二貢二興六廳二童經古二人首曰談
景或普安廳人次曰趙顯彬興義縣人背經三人次曰楊明春廳人
又次曰趙顯國顯彬之昆弟也第一則仍談景或也談倍經最熟講
解最明白其所作兩論又頗熟史事十六齡童子可喜也故而見
其名表而出之

十二月十二日 忌辰 壬申陰 興義古覆
辰初三刻起 辰正二刻點名 蓋截至酉初乃畢 退堂
後寫題 看普安廳安南縣一等薦卷

古覆生題 陳湯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賦以為人沈勇有大慮為
韻 賦得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得高字五言八韻 王制東四解
釋臘 陳湯論 漢文帝賞張武論 諸葛忠武贊 王文成贊 效
江文通擬古詩不拘首數
童題 申生論 子皮子產論 淮陰侯論 賦得不學已術得光字五
言六韻

晚閱古覆卷
冊卷申正入戌初蓋坐號訖

十二月十三日 癸酉 細雨
興義棚文章正場
丑初起 丑正一刻點名 卯初二刻封門 共到七百七十六人
卯正發題 辰正蓋截 巳初三刻發次題 申初放牌
戌初掃場

文章科考題 ①若捷之於市朝 ②不踰階而相揖也 ③日害於耕 ④其志亦將以求食 ⑤而願為之有家 ⑥而有所手為養 ⑦則將應之曰可 ⑧從諫若轉圜

看漢書 形學備旨
興義廩生呂聲文因學師呈雜作一本

攻檄之獎十金昨已當堂交宋紹錫矣本日點名熊廣文持原銀固稱該生等不敢領而提調別以銀一封言府署代備遂聽之

晚發一等案府取八普安三安南五貞豐三興義七廳六

十二月十四日 甲戌 陰冷

興義棚科覆文生

長初二刻起 已初點名 未初蓋戳訖 酉初退堂

文生覆試題 身不行道一節 賦得以九九見齊桓公得桓字五言八韻

看形學備旨 晚閱覆試卷十餘

十二月十五日 乙亥陰
辰正起 閱覆試卷十餘 發卷箱
午後暢睡至酉

候冊卷至寅初仍不至遂不候

十二月十六日 丙子 陰 極寒 興義考拔第一場
辰初起 蓋號截訖 辰正點名到三十八人
看呈詞及房擬批語 看形學
首藝蓋截訖 初選堂 子正放牌 傷曙始掃場
議草榜 子正發凡挑十人

拔場題 寶藏興馬 士止於千里之外至可得半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
謂之地中解

十二月十七日

丁丑 陰仍寒復衣小綿襖

文章面試

巳初起

巳正二刻點名到七十九人中初場

看形學

晚與澄兄議案

子初發榜

除正額外

廳取佾生二人

普安背經佾生一

面試題

府忠焉能勿誨乎 貞親之欲其貴也

善弗信事親弗悅 縣愛之欲其富也

安子為父隱 廳無道桓文之事者

十二月十八日

戊寅 陰傍夕晴片刻

辰初二刻起 辰正點名到三十七人

考拔二場

看呈詞改批語

看形學

戌放牌

首藝蓋截畢退堂巳戌初矣

拔二場題

問梅福上漢成帝書有云士者國之重器

又尉祿東

帛者天下之底石云云

求見者輒

賦使詣尚書云云

其說信可施行歟

漢宣帝詔益山吏

奉祿論

賦得楊子雲作州箴得州字五言八韻

收信

沈子敦郡伯回信並言墊款已在津宅照繳有兄收條附信內

崇智二十九號信六月附益勇稟各一 總理衙門考取章京單尹宅信件 由劉杜兩摺并帶來 又時務報三冊

崇智三十號信十月附陳表叔信言接到思南黎平兩信姚升支項薛明賞項已照付 錫三信 錫三寄尹二王信各一

尹宅家信一 暫記二本 益勇課作二首 時務報三冊西學書目表 讀西學書法 功課單二紙 李黃兩并

崇智三十一號信 附益勇稟各一 王績雅謝信 錫三寄式全信 王成寄孟成信 彭順家信

又油布包一件 內玉堂譜一本 代數術六本 數學理四本謝仲魯寄裕宅幛字一包 又夾袴一小褂一

又謝仲魯信附景大令借券及寄福田信

又鈔菊人復崇智信三紙

收電

鞠人丁代假五百復獻夫 覆電諭崇智云徐菊伯有急需吾前匯款應錄數百金汝往見菊伯問需若干即日取送勿遲

寫信 致潘企曾信託發京電由排遞寄省

十二月十九日 己卯仍陰仍寒 興郡文生磨勘

辰正二刻起 寫扇屏對
晚發拔業 看代數術

十二月二十日 庚辰 午晴 選拔磨勘
辰正起 諸生午刻至升堂散卷

寫屏對

會客 段大令來見

收信 紹光信言鄂電已發尚無回信

一五二五二 中書省 六 元月

十二月二十一日 辛巳 陰 興義棚填親供

辰正起 午時封印如儀
改磨勘稿 寫屏對扁額

會客 石太守力疾來見

寫信 復紹光

十二月二十二日 壬午 陰 興義棚文章重覆試

辰正起 寫屏對扁額
午正點名至戌酉初陸續畢到

題 吾必謂之學矣

十二月二十三日 癸未 陰 興義發落

辰初起 辰正二刻發落已正畢

拜客 晤蔣鎮軍石太守

晚清文件丑睡

十二月二十四日 甲申 晴陰半

辰初起 巳正乃行 申初抵普坪

與諸君登真武山過鄧道士廟其年五生於嘉慶十二年蓋八十有九歲矣
時已被酒說少年出入軍營時事指揮頗明意殊健也

看形學

新城遺長壩哨長陳德芳迎至普坪陳以貴陽諸生保
守備去年歲考列二等

忌辰

十二月二十五日 乙酉 晴

辰初起 辰正行 午尖屯脚 酉宿新城

會客 李叔尹 易管帶 又釐員趙大令 演匡太守之昆季也
看代數中論八線各條

十二月二十六日 丙戌 晴暖 牙痛去小棉襖 易小毛鞋

辰初起 辰正行 午尖高五 酉宿安姑 陳昌虞等文武生四人郊迎
看代數術 陳德芳稟辭 其一曰陳文光新生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丁亥 晴

辰初起 辰正行 午共廖箕箒 酉宿安南

廖箕箒以紙名是日買十刀價二錢五分

會客 大令一見守戎再並餽糕果
安南黃果最多大者如兒直二三錢耳自南龍至習安率亦有之而味不如
安南之甘美 橋則鴨池河為最多

看代數術兼形學

十二月二十八日 戊子 晴

辰初起 辰正後行 午共涼水營 酉宿新鋪

與澄鏡升小坡
看形學

十二月二十九日 己丑 晴

辰初二刻起又一小時行 未初宿永甯
會客 刺史再見 並餽食品

與澄兄同看代數術

十二月三十日 庚寅 晴

辰初起辰正行 大水橋茶共 申宿關嶺
同諸君登坡采石往延約二三里
飲酒精校

光緒丁酉

正月初一日 辛卯 陰且寒

辰初二刻起 辰正二刻行 午尖黃葛樹 晚宿鎮甯
延見張管帶 張刺史 李雷兩廣文
小飲精校如昨

立春

正月初二日 壬辰 陰益寒

辰初二刻起 巳初行 午尖腰鋪 酉抵安順

會客 趙秀升前輩 熊筱岩太守 鄒大令 十廣文 兩巡捕

熊天澤遠迎並呈所鈔輔軒語

收信

王少卓太守 李 大令 周玉書廣文

胡海峇奉俱賀年

忘辰

正月

初三日

癸巳 陰 仍寒

辰正起

周視前後

會客 鄒大令

擬經古題 牌示初四日謁廟放告 初五日經古 初六日文生正場

正月初四日

甲午

雪 寒甚 復著小棉襖

辰初二刻起 巳初謁廟

未正放告收呈五

各學文生呈札記日記雜作及批點讀本者約十餘起皆略

一涉覽

候冊卷子正乃至蓋號截畢丑正矣

答賀王少卓胡海客李緘三信是日發

正月初五日 乙未 陰

安順生童經古並補考

辰初起辰初二刻點名生到百二十八童重百人巳初始發

題午正蓋截未初訖考祿者生童各四人俱有門徑

安平幼童韓北穰實年十二默五經各一段無謬

申正放牌戌初退堂晚寫題冊卷戌正至

題。張湯杜周俱有良子賦以繼世立朝相與提衡為韵賦得

孕虞育夏得唐字尔雅太歲解而寬為霄雪解林希謂

楊雄為祿隱賦論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論

童。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賦以眾言清亂折諸聖為韵

賦得甄殷陶周得周字餘同生題

正月初六日

丙申陰冷

安順文生科考

寅正點名

卯正封門又二刻發題訖

辰正二刻蓋戳已正

發策詩題

是日共到三百八十三人

申正放牌戌初掃場

看生重算學卷八本

題

教之樹畜

問漢高帝將將與光武孰優

龜錯論可邊

備塞書

晚有拋飛黃者禁弟逐其聲尋之得紙一包內裏即公

衆童呈一張言傳遞之弊

忌辰

正月初七日

丁酉

陰冷

再補欠考

辰正起

到二十餘人又科考誤名求補者四人升堂散卷

發題後即退

批閱文生古卷

擬牌示

冊卷函刻至

正月初一日

戊戌

文童正場

丑初起又二刻點名卯正畢到一千六十四人卯正二刻發題
辰正蓋戳巳正發次題申初放牌酉正掃場

府學李登瀛廟槍入場廩保龔紹先攻出

發經古案府取七人鎮甯四永甯無清鎮三安平四

普定四郎岱三算學生普定二童府清鎮各一

題府則及諸其人乎鎮則援之以手乎永則王許之乎清則子食之乎
安則將終之乎普則魯在所捐乎郎則齋其庶幾乎
謝相筆而為者也

正月初九日

己亥

經古復試

辰正起巳初點名未刻還堂

看清鎮童卷七十三本

定各學一等

發一等案府十三清七晉十一餘各五

題

張安世家僅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賦以安世後道滿而不溢為韻賦得大宛諸國發使來觀漢廣大得觀字 張安世論 伊川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而動不動又是乞也論 上帝甚

按是日詩題係下筆言語妙天下得房字大宛云云乃翌日復

正月初十日

庚子

文生復試

辰正起

巳初點名

未初退堂

看永甯卷重六十四本 並看生西復試卷發鎮永清安四屬草榜

題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 一章

正月十一日

辛丑

鎮甯永甯安平清鎮面試

巳初起

午正點名

申正放牌

對連三卷 並批看本日後比 安平一屬請澄免定數餘自定之

三更發榜

題

鎮 晉國天下莫強焉
安 五霸桓公為盛

清 永 國人皆曰賢

正月十二日 壬寅

安順選選第一場

卯正起冊卷始至蓋帶發訖衣初二刻點名 到五十六人
終日坐堂起講及首篇蓋帶再

亥正放牌還堂 丑正發府普郎三屬草榜

題

一則以喜二句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舊周燕燕駟解

正月十三日

癸卯

安順普定郎代出面試

已初起 午正點名 申正放牌
連三卷榮第校之 安順卷式定之 普郎澄先定之

題

安順 善湯則聞而知之
郎岱 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普定 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三更發榜

正月十四日

甲辰

安順遴選第二場

辰初二刻起

辰正點名

終日坐堂 詩稿及策蓋截存 看時務報及京報
初放牌還堂

題

問馬瑞臨曰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 至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能
申其說歟 所寄論 賦得得書多與漢朝等得王字

收信 趙輔臣賀信 俞秋浦賀信

正月十五日

乙巳

安順科生展勘

辰正起

終日批閱拔場卷

晚定案 四更發榜

正月十六日 丙午雪 安順拔生磨甚

巳正起 午後升堂散卷

寫屏聯

出觀風榜

正月十七日 丁未雪 安順填親供

辰正起 寫屏對

會客大會

正月十八日 戊申 安順科童覆試

辰正起 題大會小照寫屏聯

初更點名二更後退堂到七十二人

題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詩免

正月十九日

己酉

安順發照

辰正起

巳正發落

補到覆試之文童十四人先領花紅後補卷

午正開印

拜客 晤軍門太守 黃伯香同年

會客 軍門伯香

晚赴軍門約子初回

正月二十日

庚戌

安順起馬

卯正二刻起

簽判文牘 已正行

太守及文武送於官廳軍門惠臨

以東送

安平郡太守來府就醫以東送

眾廣文郊送 諸拔生郊送

任樹銘文榮兄弟也送於五里外 此外有熊天澤黃龍黃夔楊遠慶等

或三或五不悉記

申正二刻共石板房

酉行十五里已曛又炬行十五里

亥正抵安平

牙痛徹腦偏身不適到即就枕

少尉把戎郊迎又來見辭以疾

忘辰 正月二十一日 辛亥 午暫晴

辰正起 巳初一刻行 未正失 蘆荻哨 申初行 酉正後宿清鎮
聶大令迎至共所到宿又來見晚復來見余牙又痛辭焉

大令於鴨池一帶放蠶又於城外吞山種茶皆捐瘡為之惠政也
茶房起馬時向唐廣文索錢不遂唐送金持詠三揖而言餘恨未息本日過
詰茶房劉潤新言過官廳時見皂班徐洪順向唐老師索錢請老師怒詈之渠
為排解呼徐詰之亦稱向門索錢屬實

正月二十二日 壬子 陰

辰初起 辰正一刻行 午失龍場 未初行 酉初抵省

彭廣文 客周石大令作棟 陳守戎 廷棟 張少尉 育璞
冷茂才 尚儒 王茂才 化行 三營 四棟 撫先後郊迎
黃監院 寶書 余表 黃三 廣文 郊迎
撫藩臬道及府州縣諸公候於官廳

會客 首縣張聚五正燧

忌辰 正月二十三日 癸丑 陰

辰正起

會客 冷先生 雷山長 嚴太守 裕福田 曹慧齋

收信

景大令借券是
日面交福田
雷山長帶來新到
書單甚尚石鎮
遠 又新刻桂香
摺等標本

廣滋翁回信 熙山所謝信 潘企曾回信
崇智三士節稟 日記三本 錫姪稟 日記二本
華室媚信 松鶴甥信 金少安信 菊仁信 時務
報三本
崇智三十三節詩一紙 錫智及益勇兩兒稟各一
李潤生信 子丹寄澄先信 錫三寄式全信 式全家信
王成字有隄有邢福信

正月二十四日

甲寅

駐省

辰正起

會客

尚蘊齋

崇峻廷

蘭瑞珍

袁黃兩廣文

黃監院

萬以

林大令

廣先楊仰三

拜客

晤撫藩臬道

符觀察

餘皆未見

結充送來書院
章程刊本又序
文

正月二十五日

乙卯

駐省

辰正起

會客

撫藩臬

程輔義年伯

柴珠泉

管書局廩生張景祥

裕福田

拜客

補拜四五屬晤紹光

晚陪福演說

吳舉人緒彬請見謝烏

正月二十六日 丙辰

辰正起 薙髮

余代呈諸生雜作

會客

余廣文

廖味三

陳鎮臣

陳伯完

伯完借古書目表
請西學書法廿六日

收信

石小峯賀年附信一封

吳緒彬從祁學
英文

黃永煊呈雜作

祁祖彝字聽軒太原人而生於上海甲戌春派出洋學生百二十人
祁與馬則之美前後居洋者年通製造事邛來黔封常辦青
溪礦務去年為高中必奏勅歸案追官虧現立省城待質
年二十四漢補通判

午後校書院章程刊本

正月二十七日 丁巳

辰正起

會客 戴岫松 陳劉蓋臣 吳厓州 陳佑之

黃讓師 潘公曾 喬汝為

寫信 答周玉書信 註代繳會券 廿日卷

商政摺稿

啟

正月二十八日 戊午

辰正起

會客 丁衡三 符茂哉 楊馥滋 德素 饒德興 煥奎

雷玉峯

收信 伯完送送書目表及讀法

伯完借數學理
一部

王年還學論廣
訓抄商註四札

寫信

答全太守信起草未完

寫摺底榮弟騰真

赴中丞諸公約於西廣會館

忌辰

正月二十九日

乙未

是日電報信中丞議處三旨

張子送來法生札
託立雜作

辰正起

會客

監院黃貽珊

汪巡捕世昌以摺稿託其恭繕

新考單送王年

寫信

復全太守繕清
政雷院長信

寫第十八號寄兄稟
第二十二號家信起
日發復全太守信周玉書信

王年借去西字
日素及讀西字
法

二月初一日

庚申

午後晴

辰初二刻起

拜卷考完竣摺于刻
看抄生雜作晚

會客

試田訓導劉鴻模
培良茂才之父也

雷院長
裕福田
黃鏡庵

福田借去韓文十一本

二月初二日

拜客

丁衡三 祁聽軒 雷五峯 吳厚山 謝董臣 喬以島

辛酉

晴

去山棉襖

○ 廿二號信附 十六號李

至招差

辰正起

會客

陳佑之太守 裕福田午後未談至二更

收信

倪書田廣文附課卷及日記章程

二月初三日

壬戌

晴暖

寅初二刻起 與祭文昌印正回

看代數術及八線滿旨

會客

丁俊侯

拜客

晤方伯紹光子純 又答拜丁俊侯雷玉奉陳佑之

收信

孟志翁 李蘆青 賀年

青陽府志在張
有三家又連美府
志一部

二月初四日

癸亥

晴

辰初起

會客

福田

收信

段少卿信附定時務報銀十兩

二月初五日 甲子 晴暖 去喪

撫部甄別貴山書院生童借考棚為之自撫至縣畢至余地主也
辰初起送迎至午而止 午後黃觀察便不自考棚來談
看代數術

二月初六日 乙丑 晴暖 去小夾襖

辰正起 點朱子文集十頁 看代數術

會客 湯肖安大令 嚴弼丞院長 福田

二月初七日 丙寅 陰 風

巳初起 點朱子文集十頁 看代數術 核免餉糧冊
午後睡時許 偏夕到南書院同站光周閱前後

楊叔恭以武備志
知不足齋 見子表
友人訛信也 一廿五令
一廿五令知不足齋
伴世集

二月初八日 丁卯 寒復裘

寅正起 上丁祀先師寅正刻往卯正二刻歸

拜客 湯有安 嚴致臣

會客 福田 彭廣文 客周

點朱子文集八頁 習祿

二月初九日 戊辰 陰

辰正起 點朱子文集十頁

會客 福田 楊馥滋 饒德輿

習祿

二月初十日 己巳 陰

辰正起 點朱子文集十頁

會客 鏡虛 福田 晚治 具錢王許二君遂留福田飲

收信 玉久峰觀察賀年

忌辰 二月十一日 庚午 陰

辰正起 習祿

會客 玉峰 福田 錢如昨

寫信 寄輔叔稿 寄崇智稿

收信 崇智廿四部手 附鄭親家信 華親家信

仲敏信 錫三信 四弟信 汪成賀年 日記四本
帳單二紙 時務報四本 書目二紙 化堅膏一塊
錢二雙

崇智三五部手 附 日記二本 益勇稟

二月十二日 辛未 陰

辰初二刻起

會客 楊子深 湯肖安

拜客

賀中丞賜福字 答拜玉峯子深
到官書局為威甯學選書

寫信 寄仲敏 擬寄伯兄稿

二月十三日

壬申 午姓

辰初二刻起 點朱子文集十卷

會客 戴岫松 雷玉峯 裕福田

寫信

致紹光為活字板及玉峯租房事
唁翁人友梅

二月十四日

癸酉 晴

辰初起

點朱子文集十頁

會客 胎珊 鏡虛 福田

写信

缮寄伯兄禀 写信渝敏姪信 拟答段少卿牒
拟答谢仲鲁草 拟答李慕皋附篇

二月十五日

甲戌

晴

晚阴

辰正起

点朱子文集十五页

写信

缮改仲鲁信

写信云峯信

拜客

富拜岫松玉峯李鲁巖 到南書院

二月十六日

乙亥

阴

辰初二刻起

写信 寄四弟信 缮家信 缮寄陳竹翁信
写信复李潤生信 补写信仲鲁附篇 致彭順共放

写信

寄四弟信

缮家信

缮寄陳竹翁信

写信复李潤生信

补写信仲鲁附篇 致彭順共放

二月十七日 丙子

辰初二刻起 寫橫幅二

會容伯完 福四

武金鏡波明日啓行檢行李余往未具其間為之心神不寧
是日接中丞褫職之電黔撫以王 嚴 稟補蜀藩以裕長補

二月十八日 丁丑

卯正二刻起 武金鏡波率陳彭姚三僕辰正行大小箱十六隻衣
色等物貳拾捌件

發信

十九號家書

寄三姪信附功課四本詩稿

寄輔叔高宗附寄江孫四弟信 寄榮堂信 交鏡波

二十四號家信附日記五本 益兒文稿二紙及體仁元信

寄仲敏信 寄仲魯信 寄潤生信 秀文高退貨

一箱又一包 萬順對付 信菊人信附銀廿兩提要

類報十本 曹慧齋託寄歷一册信附莫分十三兩

尹宅家信

拜客 中丞紹光俱晤 又答拜玉奉晤 謝伯完步

寫信 寄崇智又第廿四節信由天順祥匯千金

二月十九日 戊寅

卯正起 考試各屬保送之高材生凡到四十六人 試巨兩論 早蓋
我未畢午燭之中乃退交卷至三更乃畢
會客 中丞
晚閱六卷

忌辰

二月二十日 己卯

長初二刻起 閱卷晨至夜竟三十四卷
會客 福田福田自昨日要覲於西偏之左室日一至後不復書
擬算題六

二月二十一日 庚辰 午晴

辰初起 考算學備調書院 到三人 蓋截至午畢遂返
交卷面畢

補閱六卷與澄兄議去取論取六算取二
與澄兄議買西學書單為書局謀也

二月二十二日 辛巳 陰

辰正一刻起

會客 石鄭卿大令 陳伯完 楊韻滋

接寫書單自己至西乃畢

武甫志知不足
方林老遂類

二月二十三日 壬午

辰初二刻起 點朱子文集八葉 寫扇三 冊葉三

會客 黃伯香 楊韻滋 饒德輿 紹光 玉峯

拜客 巾曾觀察之夫人 答拜石大令 陳伯完 伯香

二月二十四日 癸未

辰初二刻起 點朱子文集十葉 寫屏八對冊葉二

拜客 賀方伯壽 答拜紹光

寫信 答蔣軍門賀年 閱清書始來鈔寫

二月二十五日 甲申 晴暖

辰正起 點朱子文集十葉

會容 饒廣文燦奎 尚蘊齋

拜容 為蘊齋送行並賀護鎮遠總鎮之喜

寫信 答倪廣文信殷大令信

忌辰

二月二十六日 乙酉 晴 夕後陰

辰初起 點朱子文集十二葉 寫屏四對一扇 一看數學兩卷

寫信 復慕皋附篇繕訖

二月二十七日 丙戌 陰晴半 晚風

辰初二刻起 看中報 看時務報 點朱子文集九葉 看數

學卷有半

會客 邵方伯 李廉舫 雷山長 黃監院 崇俊翁

寫信 唁張仁甫

二月二十八日 丁亥 陰晚大雷雨

辰正起 點朱子文集九葉 看數理學半卷 代數術一卷

拜客 賀崇靜廷 答拜方伯廉訪便晤 又答拜玉峯 過午乃返

已初至南書院山長至行交拜禮余東向山長西向又行酬酢禮禮各四拜起止以揖既畢諸主叩見山長又謝余俱四拜再揖
偕紹光至辰杜節行禮後小坐而去

二月二十九日 戊子

辰正起 點朱子文集十葉 看數學理半卷 擬標題五道

繕檢明史通考日知錄等書

維光以維象則
繪之

玉峯送來以擬
頁中學書單
又代擬考院條
約

二月三十日

己丑

卯正起

點朱子文集十卷

看數學理半卷 晚間因報考

祿學者太多又擬祿題五道 合前十而用其

會客

楊護芝 饒德興

收信

華祝翁也正月十日信言託寄尹琅師銀信擬暫存
俟按試沂州交府縣專差寄日照

呂鏡宇賀年

寫題易彙者三兼布祿寅初始睡

三月初一日

庚寅

晴

辰初二刻起

月課祿學是為第一次生監文章共三十人辰至午未至酉俱
在堂上監視之

拜客 賀黃觀察壽 賀中丞受福字

三月初二日 辛卯

辰初起 看錄課卷二本
擬書院條約自辰至子乃就初稟

山長學規付楊統
二君房院生繕清
稟

山長送來泰西新
史攬要一部

會客 楊毅滋 饒德興 雷山長

收信 武全日鎮遠發來安信言二十八日開船

安化周明遠周肅高之子也奉其父遺書及其師陳穉垣禱禱者各一本
來見見之酬以提要類錄以與子也思錄尊經書院紀略一本

二月初三日 壬辰 清明

辰初起 看錄課卷二本 鈔書院條約又刪改一次凡十二則

會客 雷山長

拜客 吊李太守 到南書院

三月初四日 癸巳

辰初起 看錄課卷五本

錄法測知一本詳并
大成內代錄二本
黃祿貞傳閱

到南書院 諸班分班來見

周書高陳祥瑄
兩君者述底本六
冊暫存省校將
未交信家驗
周秋言選歸之婦
在尚節堂有年
前年回務送仙堂
此尚有年領款因
代查一取節未

正續經世文編書
院取古書院由
局借書十種此其
也

山長託尚賓收下場
事

三月初五日

甲午

晴

辰初起

看標課卷

到南書院

收信

劉博翁謝函言會典館本年二月起呈書月六卷兩年乃可畢

會客

趙哨長殿邦 魏問秋刺史 周明遠去辭行贈以路寶針

拜客

過中丞一談 訪給先不遇 答拜趙都茂 魏刺史

晚與福田演祿因諸生課卷演文多誤屬福田逐題推演余輔之

三月初六日

乙未

晴暖

卯正起

看標課卷始畢

看泰西新史一卷

方伯假考棚月課不刻未與周祚給先又談片刻而去

與福田演祿自甲至亥

寫信 致給先商時務報事

三月初七日

丙申

辰初二刻起

借看香齋齋徽

到南書院 晤陳廷策張希文熊繼先 歐陽朝相等

晚與福田演祿

三月初八日 丁酉

長初二刻起 點朱子文集九葉

會客 吳緒彬

自午至亥與福田演祿

寫信

致紹光商三事一時務報以書局作代派屬一鉛板價昂擬請方伯將署存活字木板發局一書院宜護齋長

三月初九日 戊申 戌

長初二刻起 點朱子文集十一葉 演祿問答 看四禮翼

拜客 吊劉杏城之太夫人

到南書院

出祿課案取十五人

晤 吳永祥 董正 劉思明 周恭壽

福田所演祿稿是日寫完訂為一冊約二十餘頁

三月初十日 己酉 亥 晴暖 有衣衿者

長初二刻起 點朱子文集十五葉 擬祿稿小引並目錄

收信 紹光復前商三事甚略又代其堂弟萬奎乞應鄉試咨文 到南書院 晤陳廷策 黃祿貞 饒煥奎

邱學慎以其父詩稿四冊亦作序

三月十一日

庚戌 晴漸熱

辰初起 看代數術 八線備旨

會客 馥滋德興 到南書院 晤院生甚多

三月十二日

辛亥 晴 熱

辰初起 點朱子文集十一葉 看代數術 八線備旨

會客 祁聽軒

到南書院

祁聽軒送來洋
文代數一平

三月十三日

壬子 寅早晴熱 午後風驟寒

辰初起 點朱子文集十三葉 擬奏稟

監院送來資善
書所送書目清冊

方伯得長沙鍾太守復函言 祿師因道遠脩微皆不肯就聘

三月十四日

癸丑 卯陰雨風且寒

已初起 點朱子文集十葉 續擬奏稟 看代數術

收信 裕將軍賀年

首府送來時務
報四十分

三月十五日 甲寅辰

巳初二刻起 點朱子文集九葉

看代數術

到南書院散時務報

會客黃詒珊

三月十六日 乙卯巳晴

卯初起

點朱子文集十葉

誦大學

看代數術

點泰西新

史

三月十七日 丙辰午晴

卯初二刻起

誦中庸

點朱子文集十葉

看代數

點泰西新

史

看中報

到南書院

唐桂馨昨日進院

三月十八日 丁巳未早寒

午熱

寫扇三冊自一紙

看白芙堂祕書

卯初二刻起

誦中庸

午睡抵昏

三月十九日

戊申

晴

辰初起

誦論語

點朱子文集十葉

演百難術

會客

祁聽軒

收信

馮春圃賀年自上海廳發

三月二十日

己未

酉晴

辰初起

誦論語

點朱子文集十一葉

演百難術

三月二十一日

庚申

戌晴

辰初起

演說

看池上草堂記一名勸戒錄

到南書館院百回 晚間日記

三月二十二日

辛酉

亥晴

辰初起

閱諸生日記

為定畫一例朱書之

到南書院

百回

看勸戒錄

收信

丁衡三

會客 陳劭吾

王休尋信多
儀禮部注句
讀

三月二十三日 壬戌子晴

辰初二刻起 看勸戒錄 擬稱題

會客 書局管書板張雲浦銘

撫軍以東辭行 崇俊廷辭行赴播接差

夜丑初兵部火票遞到總理衙門去板公文一件

三月二十四日 癸亥丑 晴

辰初起

拜客 為中丞送行 為崇俊廷送行 詣方伯商祿學錄科事

會客 孟志文

三月二十五日 甲子寅晴

卯正起 南門外送中丞行 到南書院 拜賀志青文

福田代買去年時務報

會客 祁聽軒

祁持盡固卷一色
又考一卡暫留

三月二十六日 乙丑卯雨

辰正起

劉道清以其洪祖
與其父為崇本序
批華永書屏
敬儀求書聯

到南書院
會客
收信

貴院訓導王以莊
崇智三十六號宗 益勇宗各一日記六本 崇益勇忠各一錫
仲敏信 菊人信 道安信 輔唐信 怪安信 益齋信
菊人崇宗兒原信 王成賀等
張師相孫愛師崇宗亭謝味錢銘伯謝棠成朱炳青
秦敬臣佩鶴畢名修周紫垣雷惠杭王鑄言王梅岑沈
蘭秋回信
仲敏宗澄允信 尹宅家信

收信 孫煥堂回信

三月二十七日

丙寅辰晴陰半

辰正起

覆看昨接各信

未刻設席約山長小聚陪者陳勛吾黃鏡虛黃漁珊初更後散

三月二十日

丁卯巳晴

辰初一刻起點朱子文集七葉 寫屏八對一

陳輯理新作
周素高遺考
九一亦附原案
十一亦送功吾亦
改正

然為相傳古并
法須知一平
時務叔三亦助考
院

農政全書條統
世文編送監院交
乃生抄查一初言送

寫信 二十號寄元白案 二十六次諭崇兒 起草未畢
拜客 訪志文不遇答拜曾大令
會客 曾漱芝
到南書院 培祁聽軒

三月二十九日 戊辰年晴

辰初起 擬算題

到南書院

會客 李謝廷 楊子深 周廣文 澤鐘

拜客 李楊雨 大令

收信 王采臣

三月三十日 己巳未晴

辰初起 擬算題 看蘇詩

會客 陳佑之 李斌三 劉廣文 鴻文

拜客 陳大令 賀李大令 回任

到南書院

四月初一日 庚申 晴

卯正起 考証課自辰至申退堂到三十人

收信 李雲莊同年 張子笏師

崇智三十七號信 錫姓信

四月初二日 辛未 西晴

辰正起 批閱証課卷終日

收信 陳佑之為庶祠置四事

四月初三日 壬申 戌晴熱

辰初起

會客 陳劬吾刺史

拜客 劬吾

到南書院閱日記與王奉談

立夏 換戴涼帽

四月初四日 癸酉 亥晴熱

辰初起 補批証課著卷

會客 張翼仲觀察 看代數術

到南書院 發証課榜取二十人

四月初五日 甲戌子午小雨 復衣棉

辰初起 看微分術

會客 李廉訪 饒德興

拜客 張觀察

到南書院 發獎銀

晚為福田商改祿說

四月初六日 乙亥丑

卯初起

會客 廣訪月課來小坐 因晤路光李廉山大令

拜客 方伯廉訪 俱晤 訪志青文不遇

收信 摺差羅姓據云二月十七日始出京

崇智三丈號京 附賀年稟 三河帳單 京寓帳單

輔叔信附帳單 菊人與崇智信兩封 益齋樂農兩回片

又謝信 封 陳采卿丁伯厚 陸中甫 李慕舉

尹宅家信 輔叔寄崇卿信 徐年伯母訃文

俱十二月二十八日發

四月初七日 丙子寅陰

辰正起 鈔微積須知五葉

約志青丈便酌 酉初來亥初去

四月初八日 丁丑卯陰 細雨

辰正起 鈔微積須知五葉半 寫屏十二對一

為福田改稱說

四月初九日 戊寅辰陰

辰初一刻起 鈔微積須知三葉半

到書院

拜客 賀玉奉移新居

四月初十日 己卯巳晴

辰初起 鈔微積須知二葉

會客 魏問秋

鈔福田草

四月十一日 庚辰午晴

辰初起 鈔微積須知二葉 演稱

從楊德懋代
徵積拾級一部

到書院
鈔福孫草

先父忌日

四月十二日

辛巳未晴

辰初起

鈔徵積須知一葉徵分畢

會客

郭竹居

崇靜廷

龔少白思州甲午傷育中試用通判

初聽軒始來譯
書

收信 葉肖韓

四月十三日

壬午申晴而風

辰初起

看代徵積拾級

寫扇

拜客 迎新撫軍於北郭關帝廟

答拜宗魏龔三君

鈔聽軒所譯示彙

收信 曹慧齋託購書

四月十四日

癸未雨

卯正起

寫扇

點朱子文集十三葉

拜客

中丞

會客

清鎮樹生楊紹堃

甲午舉人向日葵

始學洋文 延聽軒每日來署口授兼譯示書月酬金福田為介紹聽軒慨允而謝未備之議定以明日始

曹初史向甫初託
購之書又續全所
揚七院購書日

鈔碑譯祿彙

四月十五日

甲申戌

卯正起

學洋文二十六字母大楷

會客 王中丞

到南書院晤山長監院及鏡虛廣文

四月十六日

乙酉亥 小雨復寒 重衣絮

卯正起

點朱子文集十二葉

寫屏四對一

學洋文大草約兩時

寫信

致段少卿寄時務報

收信

鄒孟仁大令寄王雲舫師奠敬五十金

到南書院閱諸生上半月日記

晚同澄翁習洋文字母

四月十七日

丙戌子 小雨

辰初起

點朱子文集十一葉

學洋文^{字母}小楷小草約兩時

寫信

答鄒孟仁 致廣滋翁附稿

早置酒酬聽軒

會客 紹光

四月十八日 丁亥 廿小雨 午暫晴

張光輔以其父所
輯詩書之底條求
任

點西玉屏書院議
購書日交玉屏

卯正二刻起 點朱子文集十一葉 洋文四體以學童認字號法認之

會客 王介臣 朱菜香 呂聲桂 尹承元

到南書院 習洋字

四月十九日 戊子 寅陰

卯正二刻起 點朱子文集十一葉 學洋文兩字拼法兼習寫大小草

會客 石齋卿

摺差回齋到二月
初一日奏報歲科
竣試摺奉

硃批知道了

到南書院 陶其塗以天元閣方求長草呈閱其長閣之首兩位同數僅能得閱而不能
得長思之未得其故

寫信 復曹刺史 繕二十號寄兄南來 又二十六次寄崇兒信 交馬摺差

收信 崇智三十九號信 附日記三本 炭敬冊一 陳竹叔信 錫三信 帳單一

徐宅乾聯鈔一冊 徐年伯母行述一冊

又第四十號信 附忠兒日記二本 幼詢家稟 畫器四件

彭順家信

小滿

又收信 全庶熙

陶生所呈開方草以視福田福田為借翻蓋法入之似尚非通法

四月二十日 巳丑卯雨

卯正二刻起

點朱子文集十葉 習洋文

批閱札記 批雜作一本

楊耀宗

會客 饒星帆 修文附生吳驥

收信 倪書田廣文信附生童日記四本

吳在福 邱世起 邵家聲 楊昌隆 薛過賢

石小峯

看申報

福田復演前草乃知實蓋之後仍可以隅商廡也

四月二十一日 庚寅辰

辰初起

習洋文

評閱雜作二本 鍾昌祚 宋雲漢

到南書院 陶其途以彭述文解天元開方求長草呈開與福田之法恰同 改訂代數譯稿

四月二十二日 辛卯巳陰

辰初起

習洋文

評閱雜作一本 黃家琨

拜客 賀方伯太夫人壽 答拜黃饒石三大令 會客 黃稼生

院生購書單是
日交楊德懋轉
請以長卷句

若寄廣制軍信
附鈔黃湯府中
文及陸佑三任彙
附錄

四月二十三日 壬辰午陰

辰初起 習洋文 評閱雜作一本 尹承元

寫信 復全七守

會客 朱菜香

到南書院 呂聲文問九數通考冒葉樹題變為開長方題之理
改訂代數譯稿 楊德懋錄資料幼學操身因極替成之

四月二十四日 癸巳未夜雨至辰止

辰正起 習洋文 評閱古州書院吳在福日記

到南書院 張壽齡問開帶縱方用四因法之理 歐陽朝相問形學備旨

祿法須知刻成 與平三角舉要孰要

四月二十五日 甲申 早晚陰午暫晴

卯正二刻起 習洋文 評邵薛日記二本

到南書院 歐陽羅姚周四生問算

蕭萬舉說代數雜方化次項為
空之理且云立五題能使次三兩
項皆空因屬其歸而演草

四月二十六日 乙未酉
辰初起 習洋文 因腹疾療以酒疾益甚
晚擬標題

四月二十七日 丙申戌晴
黎明如廁如是者四五次終日倦卧無所事事至晚乃差

四月二十八日 丁酉亥
已初起 體仍不通 勉習洋文 左臂患處作痛以電機度之而瘳
體亦稍舒矣
到南書院略坐而返因廉訪加課乃改算課於初二日
會客 孟志翁

清德明呈日記
姜斯美呈日記
札記 李廷章
楊澤輝呈稿

四月二十九日 戊子
辰正起 習洋文 終日閑談 晚溫洋文片刻
擬算題

張希白呈日記

五月初一日

辰初起 習洋文 擬算題並書

到南書院 晚同福田演祿

五月初二日 庚寅晴

卯正起 算課到五十五人 酉初退自堂 習洋文

三更卷畢交 會客 幼吾來訪以月課辭 晚鏡虛來談甚久

五月初三日 辛卯

辰初起 學洋文 看祿課卷三十九本

五月初四日 壬辰

卯正起 習洋文 看祿課卷六本

拜客

訪志青文劬吾

到南書院

收信

崇智四十號信附墨香信陳竹叔信王績雅信

五月初五日

癸巳晴

辰初起

洋文停課

拜客

答賀中丞及祁聽軒

五月初六日

甲午晴

辰初起

習洋文

會客

雷山長

五月初七日

甲乙未晴

卯正二刻起

習洋文片刻

會客

竹居佑之劬吾

山長帶未時抵坊
兩鄉

五月初八日 丙申 夜大雨至曉乃止
辰初起 習洋文

拜客 聞志青丈將行是日往謁暢談係初九日

五月初九日 丁酉

辰初起 習洋文

會客 紹光

到書院散算法須知 答拜山長

五月初十日 戊戌

辰初起 習洋文 擬畚石小峰信州 擬標題

會客 黃讓翁 紹光 志青丈辭行

與澄兄酌標課去取共取題等名特等三十四名

五月十一日 己亥

辰初起 習洋文 標課榜送書院

晚便酌錢志文

五月十二日 庚子

辰正起 習洋文 會客 酌吾

山長送來西字書
日表註讀法亦五
十部

1 月 5 日

房致生學洋文五節
索信文以長送于仲
方慶

為志青文送行 漁珊來以廉訪加課卷三十四本乞評算疏廉訪意也
到書院散祿課集 並與山長暢談

五月十三日 辛丑
辰正起 習洋文

拜客 答拜中丞 紹光 品吾 會客 潘公曾乞治文
廉訪加課卷屬福田校正余擬評閱語澄兄書答

五月十四日 壬寅

辰正起 習洋文 點朱子文集三葉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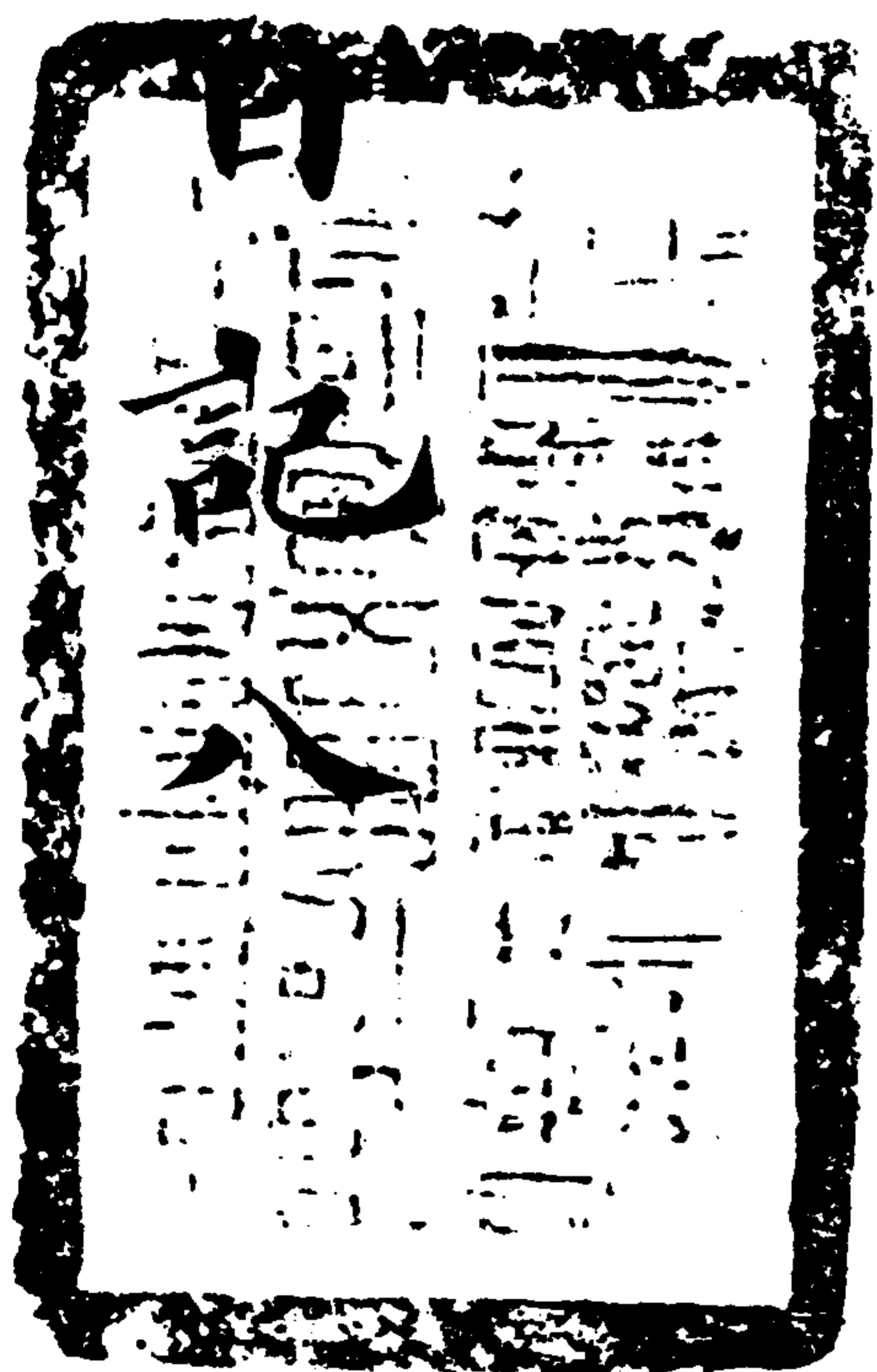
會客 佑之 趙秀升前輩

到南書院 定諸生祿學月榜 羅周孫問祿

五月十五日 癸卯 夜雨夕始姓
卯初二刻起 點朱子文集十二葉 習洋文

鄒孟仁來拜以雜頭辭謝
評書院四月日記八十本自未至亥乃畢

丁酉五月十六日駐省至
戊戌正月二十日泊舟牛
鼻灘一作牛皮灘



五月十六日 甲辰

辰初起 習洋文 點朱子文集十卷是日全部點畢
會客 陳劬吾 拜客 谷拜秀升前輩及鄭孟仁
到書院

五月十七日

辰初起 習洋文

春正二 雨正十七 驚二三 春二六 清三三 穀三十九 夏四四 滿四廿
芒五廿 夏五廿 小暑六八 大暑六廿 秋七十 處七廿六 白八十一 秋分八廿七
寒九十三 霜九廿六 冬十三 小雪十六 大雪十六 冬至十一 共 小寒三十三 大寒十二 共

五月十八日

辰初起 習洋文

會客 周玉書
到南書院

五月十九日

卯正起 習洋文

會客 撫軍假考棚觀風藩臬道府畢至

五月二十日

習洋文

拜客 賀少光壽訪估之

五月二十一日

習洋文

到書院

五月二十二日

庚戌 夏至

卯正起

習洋文

黃觀察局門課經古仍假考棚是日余未出見

到書院

五月二十三日

辰初起

習洋文 寫扇一

代敷菊旨交吳
緒振杯分散給
右齋傳鈔

○寫信復倪書田并寄還生童日記五本附獎書數種

到書院 晤玉峯

孫世杰 歐陽朝相問訊

五月二十四日

陰

巳初起

習洋文

寫扇二

會客 佑之辭行 采臣新到俱久談

到書院 評日記十餘本 楊德懋等議立刻書會擬先刻示書

作贈呂茂才詩一首

○寫信復墨青起草未半而止

五月二十五日

辰初起

習洋文

作遺歐陽生朝相詩一首書之扇

拜客

佑之采臣

會客

邵方伯

到書院

評日記十餘本 張周李湖祿

收信 尚蘊齋賀節

五月二十六日

辰初起

習洋文

作遺熊生繼先詩一首書之扇

到書院

評日記畢 傳觀後仍交監院

會客 子琛大令

五月二十七日

卯正起

習洋文

作贈李生維鈺詩一首書之扇

會客

陳佑之

到書院

五月二十八日

辰初起 習洋文

到書院 獎呂李歐陽熊四生詩扇是日面授之

晚約楊子深便飯蔬食不具酒

五月二十九日

辰初起 習洋文 寫屏聯數事

會客 陳鎮臣太守

擬標題

五月三十日

巳初起 習洋文

會客 潘企曾

晚擬標題既定請澄兄書之凡十八題

六月初一日 己未

卯正起 算課到五十八人 酉正退堂 晚候至三鼓 卷乃畢交

六月初二日

巳初起 習洋文 看祿課卷一本

會客郭竹居 到書院

六月初三日

巳初起 習洋文 看祿課卷七本 兼演來方開方兩式

會客 鄧次溪名維環 西候補知縣丁憂在籍 係廬坡山長之胞姪 為

廣壯節祠歲脩款事來見

擬寄墨青信草未畢

六月初四日

晴

卯初二刻起 習洋文 看祿課卷二本

福田還謝宅之款
天順祥送來謝仲
魯名片一安在桐森
七三月二十日收到
京電報三百兩即日
交福田

拜客 詣方伯不遇 答拜鄧次溪及石小峯之兩公子

到南書院 晤玉峯竹居皆久談

由天順祥寄來崇智第四十二號信 四月初四日發
附獻夫說片言繳賀摺事 又陳香士索炭敬說帖 又尹宅家信

六月初五日

半陰

卯正起 習洋文 自昨日始讀讀本此其第三本也
會客 楊楚珍鎮軍 方伯 廉訪
收信 廣制軍回信

六月初六日

卯初二刻起 首府考課假官廳 晨起即避讓之澄兄未起自
倉室入 習洋文終日
收信 承同年為福田北旋事

六月初七日

辰初起

習洋文

題楊馥滋之尊甫彝齋遺像

會客

周玉書

黃鏡虛

○寫信

答肖韓續雅

8收信

崇智四十三號稟附尹宅家信由百川通寄來

六月初八日

卯正起

丙寅 小暑 習洋文

會客

高今名

勗吾 史翔臣

高今名代保代教
面執錄於李紫芝
者盧是日送來

○寫信

寫唁馬積生丁內艱信 接寫答續雅信起草畢
復承述之

六月初九日

辰初起

習洋文

拜客

答拜翔臣

又詣方伯及紹光處為劉仲魁事

○寫信 擬二十七號家信草

六月初十日

卯初起 是日洋文停課但溫熟者因澄兄以得孫觴客也

會客 翔日

○寫信 答墨青信及二十七號家信均繕記 唁張蘭圃世兄

○收信 華祝翁信附尹琅師回片

六月十一日 己巳

卯初二刻起 習洋文

拜客 答拜翔日 訪中丞觀察各坐良久

到書院 未初往酉初回

閱五月札記 閱孫課卷六本

六月十二日

卯初起 習洋文 閱祿課卷六本

8 寫信 又二十七號家信十三日交摺弁
二十七次信是日摺弁取去聞須十六日行

六月十三日

卯初起 習洋文 閱祿課卷六本

會客 中丞觀察紹光

六月十四日

卯初起 習洋文 閱祿課卷六本 題杜氏冥壽圖

到書院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二九四

六月十五日

卯正起

習洋文

閱祿課卷六本

寫對二屏八

到書院

與玉峯竹居久談

六月十六日

晴

辰初起

習洋文

寫對二屏八條幅一

閱祿課卷六本又四本

○寫信

繕寄續雅信並匯銀交百川通

六月十七日

卯正二刻起

習洋文

寫屏八

閱祿課卷七

到書院

六月十八日

卯初二刻起

到書院

習洋文 寫對四屏四 補批算課卷七本

互和折半之理與通分用公倍乘分子法向俱未曾留心
本日周恭壽羅椿以草就商因為講解已亦了然
足知相長之益

六月十九日

卯正二刻起

習洋文 同福譯代數題二 寫對一屏八 補批算課卷畢
請澄兄覆閱之並商去取

六月二十日

卯正起

習洋文

緡代數題一終日與祁裕諸君談
算課發榜 擬標題四
福田言句涉股法兩和題以強為天開方得兩正根其一大於和蓋當得向假此論甚妙

六月二十一日 己卯

卯正起

習洋文

到書院

緡代數題一 擬標題二
會客 御吾 拜客 史翔巨馬大令安禮
為周生講說晚間通藝錄載有公式摘錄之擬翌日示周

古州書院寄四月日記

玉奉送未書局
清算第_三冊
數學理一本借與
黃祿貞旋取回

六月二十日

卯正起 習洋文 繙代數題二 為高令名之母擬坊聯

到書院 為熊歐張周羅諸生講

發祿課獎並散四五兩月卷

六月二十三日 辛巳 大暑

卯正起 習洋文 繙代數 擬祿題 寫屏聯

六月二十四日

卯正起 習洋文 繙代數 擬算題

到書院

六月二十五日

卯正起 習洋文 繙代數 寫屏聯 擬祿題 因演祿

到書院

六月二十六日

寅初二刻起

萬壽宮行慶賀禮卯初回

習洋文

檢點故紙無用者

棄之

擬標題

繕代數

寫對聯

到書院

六月二十七日

晴

辰初起

習洋文

擬標題

六月二十八日

晴

卯正起

習洋文

每月祿課人到雖多大半因人成事是以別擬一法人各四題粘之卷內俾各盡所長毋致等濫然以六十人計便須二百數十題本日自午抵亥止粘二十卷耳

六月二十九日 晴

卯正起 習洋文

仍黏紙題乞澄兄相助且演且校且寫且黏至亥初足六十卷而止此法偶一為之則可不能以久

會客 王采臣

七月初一日 戊子 晴雨兼

卯初起 辰初二刻始散卷 終日答問無停時至卯正後退歸舍是日

到六十二人

晚將兩月來所識洋字類鈔之

七月初二日 終日雨

辰正起 習洋文 仍鈔洋文

會客 全庶熙

七月初三日

善以向送系第廿
第時於根呈日送
至玉峯

書局第三封書
單送玉峯

七月初四日

卯正二刻起 習洋文 閱標課卷十本
會客 喬汝為 郭竹居為書院大夫與黃大令之僕門歐事米南(面)
拜客 全太守 喬大令 熊太守
到書院

卯正二刻起

習洋文

標課卷分託澄先與聽軒福田閱之

到書院

晤玉峯

諸生不滿於竹居大相咀語侍而中飭之并規竹居

日接兄來電因字碼多誤送局代譯局復問諸津局

閱電抄知益齋奉使黔之命

七月初五日

卯正二刻起

習洋文

閱綏陽會課卷一本

到書院

演代數開方草示歐陽黃熊諸生

七月初六日

卯初起

撫軍課經古假官廳晨起盥畢避之澄先室

受洋文

閱綏陽會課卷一本

會客

王中丞

忽晴忽雨 仍給衣加背心

收信 寫信 擬復華世叔信草

久不濯足殆幾半年今午梳篦後輒一濯之輕快異常若將心垢
照此濯滌其快又當何如耶吁其難矣

七月初七日 大雨

卯初起 習洋文閱綏陽會課卷二本

拜客 中丞中衡熊太守

會客 周玉書 ○寫信 復華世叔是日驛發

七月初八日 雨 午後大睡

卯初起 習洋文 補批綏陽會課卷畢 批雜作二本 黃永炳余鍾

8 收信 崇智第四十四號信附尹劭詢家稟又熙小船收到曹刺史
真分回片

七月初九日 晴

卯初起 習洋文情閱雜作二卷 呂聲文 劉增禮

8 收信 黃厚田同年自四川來玉問琅師近況其嗣君洪銘回黔鄉試

○寫信 致曹慧齋附熙宅收銀信回片

到書院 張希白 劉思明 問算 穆廷芳告退

去年北玉奉燭書札
滬上月收見發書一
單是日復將所託在
禮重寫一單送玉奉
後託其轉屬該局
新書一到即檢齋送來
李泚借中書子大成
內裝何原在の存而八
日託聽軒轉交

七月初十日 丁酉晴 立秋

卯初起 習洋文自四月十五日始從祁聽軒通守受洋文每。祁以辰正未午初散至今將周三月祁未嘗一日不至也澄兄崇弟俱肯著力福田尤敏銳余則虛應故事雖已受八九百字而胡春茫然與不識一字者無異因念時日不居事會難再失余不學乎後益何望數日以來發憤早起發判之後便治洋文且讀且鈔手口並用其能有萬一之效與否蓋不可知也盡人事以免他日之悔耳擬自明日起選洋譯聊齋手鈔讀之
閱雜作一本 蕭岷藩
會客 郭晉

七月十一日 戊戌 晴

卯初起 習洋文讀且鈔 寫扇二 閱雜作二本 蕭開瀛 董正

七月十二日 晴

卯初起 習洋文如前 閱雜作一本 陳元棟
會客 李廉訪 施秉教官趙木葵 饒煥奎

七月十三日

卯初起 習洋文如前 午後鈔讀本 看雜作羊本馬政仁
牌示十八日開棚錄科

七月初四日

晴

習洋文

批點算課卷十餘本

拜客

答廉訪不遇

水城訓導未能溶仁懷教諭黃毓芳前開州訓導劉仲魁

七月十五日

壬寅 晴

卯初一刻起

習洋文

批點算課卷畢晚定名次取超等十人特等

十二人壹等二十人不取者共二十人

會客 興義府訓導熊濟熙

晚晴月甚佳與澄兄步於庭因追憶前事歎時光之速式金歸已五月

聽軒授洋文亦三閱月矣而皆如昨日事後視今由今視昔今日追溯相

與流連異日必有還念某年中元月夜散步清話時也書此志之

是日口占一聯云事無姑待神常暇食不多貪味始甘余恆以因循廢

事致心中無間適之一境體仁蓋屢言之又飲食不節往往致疾澄兄

亦屢言之括此自惕庶幾勿忘以對賢友

七月十六日

晴 晚月仍昨

卯初起

撫軍決科假考棚官廳避之澄甫舍

習洋文

會客 李兼山大會 看雜作半本馬政仁
發本月算課稿

忘辰 七月十七日 晴

卯正二刻起 習洋文明日開相與聽軒約停課半月 定書院算學名次
會客 思南府劉導許

院月札記并下牛
月日記均送付監

到書院 散社學卷筆資 又書院月稿獎書籍
看雜作一本 舉人陳鳳儀黃祿貞之師也

收信 崇智四十五號軍附益勇忠稟各一 日記六冊 字母一紙 注音一紙

仲敏信附字母音 兩人 衛瞻 潤氏信各一

四弟江孫信

尹宅家稟 王成寄孟成信

五月二十二日交摺差

看雜作 孫熙昌

七月十八日 晴雨兼 初次過堂 訓

卯正二刻起 繙檢洋文時許
 辰正升堂點名到二百三十二人
 會客 李學正 胡訓導
 拜客 答拜李大令
 收信 裕將軍賀午
 看雜作卷五本
 楊德懋 劉增禮
 熊繼先 徐天敘
 周恭壽 未畢次晨畢

各屬錄遺卷費

貴陽貴筑百二十兩 善後局 開州二十四兩 戊子詳准
 貴定 八區中只兩 恩科減三之一 大定五十四兩 恩科減三之一 甲午詳准
 鎮遠縣 八十四兩 恩科減三之一 黔西六十兩 甲午詳准
 平遠 四十兩 甲午詳准 興義縣 二十四兩 甲午詳准 恩科無

錄遺卷費繳壹錢五分 過堂報名繳五十
 號房收職官貢監文費四百繳其半文生二百亦繳其半 貴定則統收五十六繳其半
 其外收之半各行分七十零五百 茶承金車六十十額繳外班十零五百

七月十九日 晴

初次補考

午後睡時許

卯正起 略看洋文一兩頁

辰正升堂 到二十七人 散題後退堂 是日看雜作三卷 高令名 姚華 李立成

會客 廣順學 羅潘 兩廣文

收信

崇智四十六號棠州津邑科試新生全單 五月二十五日交百川通

收文太多屬崇紳代登冊記

七月二十日

晴雨風相間

上游文生錄科收

卯正起

是日閱雜作三卷

游起銀黃德堅黃德銳

辰初二刻點名在龍門到一百五十九人 貴陽五十一貴筑五十一定番一修文二十一

安順十清鎮九興義府二縣五遵義府縣各三桐梓一畢節三 發題後已初退堂

號房收投文費浮於原定之舊牌示禁之

擬牌示因諸生向來試卷多沿誤之處恐其科場誤事也故指示之凡十一條

七月二十一日

晴雨間

下游文生錄科

卯正三刻起

辰正點名到四十四人 鎮遠府六縣二黃六施二 都勻府四縣一清三麻二八寨一思南一安化三

已初退堂 與澄兄商訂雜作卷名次 會客平越學正晉探所

晚看錄遺卷三十四本

此信四封現是黃崇紳長女名如姑年十歲才貌雙全與姓五格議婚崇紳將婚合好託兄作媒

七月二十二日晴

二次過堂

卯正起 補看下游錄道卷畢 點四書反身錄十餘葉

會客 畢節廣文張 大定廣文楊 修文廣文陳 龍里廣文譚

拜客 答拜龔刺史

到南書院

辰初二刻升堂點名到一百四十八人又府縣兩學禮樂二十八人

七月二十三日 晴 午後雨大雷 正途貢生教官錄科

卯正二刻起 發上下游初次錄道榜

辰正點名到三十七人發題後退堂 點反身錄五六葉 書扇五

會客 貴定教官王之珍

顏照奎呈其父望眉山人年譜一本仿南行記一卷 望眉名嗣徽字義

宣貴苑庚午鄉試第一廣西知縣

七月二十四日 晴 傍晚夕大雨一陣 例貢監錄科

卯正起 辰初二刻點名先收執照封門發題後逐一驗訖復唱名逐

一還之已正退堂凡到六十八人 鑄閱望眉山人集 是日寫對屏十餘事

會客 署永從教官王敬仁 署荔波知縣白建釐

七月二十五日

晴

二次補考

卯正起 辰正點名 到一百九十餘人

午後寫屏對十餘事

會客 黔西拔貢劉祖沛

○收信 曹慧齋 倪書四附日記六本

看五十名家手札 閱雷抄知高陽師堯於京邸

暑處

七月二十六日

晴

三次過堂

卯正起 辰正點名 到三百七十人

評閱龍岡書院日記十本 五月四

會客 府學余表兩廣文 鎮甯廣文賈國楫安順廣文江長春 大定廣文楊

智濬 代理首縣楊仲三 聽軒來留晚飯

終日或批牘或判彙或酬對或校閱神為之擾是日適患咳

七月二十七日

晴

上下游二次錄科

卯正起

辰正點名到九百七十四人至午初乃畢號不敷括義塾卓足之

會客 黃鏡虛 余教授

午後批牘與澄七熟商 又商訂呈雜作札記諸生應獎某某書是日榜示之

官書局送來新
到書二十三種共
五十六冊

一書丁巳年... 〇

○收信 雷鳴叔謝炭敬

七月二十八日

卯正起

四百五十九

晴

合棚大收 四次過堂

辰正點名到
過堂點名則
是日閱卷九十九本

中正午兼發札記
點名畢日已向午
飯後驗監照約費示時及

七月二十九日

卯正起

晴

補考

辰正點名到二百五十一名
是日閱卷二百餘本

會客 石屏太守福

玉奉會存新作四卷
全矣忘之是日保
境而向之午後玉奉
進人乞求

七月三十日

卯正起

晴

二次大收 五次過堂

是日閱卷六十餘本
辰正二刻點名午初畢
會客 安順太守趙青生
晚發三次錄科榜
照照記退堂未初矣未正點過堂到一百七十名
二次大收到六百七十名

七月下半月日記並昨
借判顯治朱子全書
均送至監院
化教術二部至好世
好唐二生亦有評課之
據也

八月初一日 戊午 晴 補考

卯正二刻起 鹿公祠拈香是日係壯節死難日也紳士具柬相邀余先至
辰正二刻點名到三十七名
午後復讀又閱卷二十餘本

八月初二日 晴 截數大收兼補考

卯正起
已初點名到一百七十五名 驗照後午初退堂 午後過堂到五十三名後又補 名
桐梓監生陳登州以先緒年捐並貴州藩司補四成實收入錫余驗之不能辨其真
雁也稿房曰先緒八年捐已停焉亦撤局久矣余復取而諦視字跡發印俱可疑呼陳詰
之辭喘也擊其卷而示之使傳事持照詢之方伯方伯又轉而詢之善後局如稿房
言且曰其印小於真印四圍各一界偽照也

是日閱五十餘卷
會客 張廣文鳴盛 熊廣文濟熙

八月初三日 長初起 監續到四人

看曾文正家書
晚發截數稿

批牘

八月初四日

辰初起

生監續到四人命仍作初二日題

拜客 答趙秀翁楊仲三又詣方伯小坐

批牘 看曾文正家書

陳登州偽照余欲發桐梓縣究辦澄兄不謂然本日謁方伯亦謂不必深究乃止

八月初五日

辰初起

批牘 看曾文正家書家訓

會客 府學兩廣文 楊仲三 華廣文之鴻

申刻趙伯璣經聽殿聲代院司下會同茶帖帖凡兩分一中丞署名一署

提調司邵監試司李提調道黃監試道程銜名帖皆長尺有三分關半之

如納采吾鄉所用龍鳳帖是為第一次翌早尚有二三次也趙請見見之趙

前在大定充歲試巡捕者也

八月初六日 雨

辰初起 趙伯煥連下兩次帖辰正一次午正一次又候聽事差至乃行到撫署中丞延入花廳小坐余著朝裙訖兩主考已至偕迎於大堂階上行拜闕禮於堂前之月臺兩主考中丞在其北余在其南為一班又西司道一班又西府一班皆東向三跪九叩畢升階入座兩主考中坐中丞在其東余在其西人一席提調監試司道東西坐亦人一席席設紅茵結綵纈茶三獻余易冠去披肩先行候於大十字街呈一拱送之乃返讀社詩 批讀

八月初七日 半晴

王懷善選儀禮四本

辰初起 洋文復開課 習生字十四

午鈔洋聊齋一段不足一葉 到書院發諸生求寫扇聯交竹居轉交 會客 高未烟 詣玉峯小坐商刻書事

○收信 鹿制軍 玉觀察 陳德芳 俱賀節

誦公羊春秋二卷一編 杜誥將五首十編 看時務報

板隱而立之德元 王者無外人 吾為子口隱矣德四 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孔父正色而立於朝 並桓二 指幹而殺之莊元 古者有明天子莊四 其餘從同同又 恆星者何列星也 不備春秋 莊七 書其重者也 子沈子莊莊十 萬臂擬仇效 要盟可犯 莊十三 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莊十七

澄光赴真院看題
名因題到文玉山房
購書

善後向送未定
時務報五四
玉峯書

八月初八日

雨

非彼然我然也 莊子云 乘粟云乎 暇脩云乎 莊子云 大瘠者何病也 莊子云 凶年不脩 莊子云 子司馬子曰 蓋以操之為已歲矣 莊子云 三年之喪 實以于五月 閔子 魯人至今以為羊談又 實與而文不與 信元 夷狄也而亟病中國 南夷與以夷文中國 不絕若燧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 卒始 信四

辰初起 批續約六刻 習洋文 午後鈔一段

會客 未能浴
寫信 復賀玉久峰

誦公羊春秋二卷 杜前出塞九首五編 晚溫洋文就正澄兒

八月初九日

晴雨相間

卯正一刻起 批續約兩小時 習洋文 午後鈔一段

寫 復鹿制軍賀節信 寫劬吾昆仲對三 又寫賞對六副

誦春秋公羊傳一卷 杜前出塞九首五編 晚就澄兒正洋文

以為有人心者則宜於此為樂矣 文二 閏月無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 文六 王者無亦 文九 歐晉大夫使與公盟也 文七 推誠接善珍言 文十二 力沛若有餘 文高 子以其指則接蓄也 四獲且 也六又 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文九 荀將而來也 文十五

八月初十日

子初三刻起 詣文廟丁祭 正歸寅初後睡 巳初乃起 習洋文 生字高 午鈔一葉許

忘辰

八月十一日

白露 晴

會客 玉奉坐一時許
容去復習洋文又聽聽軒談成而散
是日見電鈔各省學政單 並臨及內道皆送頭場題

辰初起 批牘五刻許 習洋文 約三小時 午後觀福田演說約一小時

寫信 復倪書四 黃厚四
誦公羊春秋一卷 十六葉 杜詩三吏各五編

其請為其雙之而俱去者與宣五 則赫然死人也 宣六 以事聲而殺之文解 又想而再拜

買算學叢書存二冊
華氏若河之雲梯也
在印價四錢

勇士入其大門則無入門焉者入其閭則無人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 滋欲殺之甚

仇此從乎趙盾而火 踏階而走 呼聲而屬之勢二踏階而從之祁孫明運而跋之 並宣五
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 宣八 君之不合臣交易為言是使家人得
見君之玉而于此 嗟甚矣德難此吾聞之也固者相馬而練之使肥者應家是何止之情也
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 並宣十五

晚演算一題 溫洋文 是日無接公文者

八月十二日

卯初起 溫洋文兩小時 批牘二不足一刻 習洋文 兼溫數者 午鈔不足一頁

會客 黃漁烟 鎮甯廣文李
寫信 復曹慈齋

李廣文同前 潤考院
生監高令名 趙元煒
黃就 華郭 齊桂葉

寫對聯二副 屏八

誦公羊春秋一卷 十七頁

杜詩三吏各五篇

華取清者 踊于梧而窺火 相與詩詞而謬移日然後有瘠人皆曰惠之起必自此始俱

成元 壅河三日不流 成五 其餘皆通矣 齊侯歸甲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 俱成八

婦人...多為修也 成十 公...行也 成十三 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火狀王者

欲一手天下昌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成十五 公不見見也 成十六

八月十三日

卯初起 溫洋文兩小時 批讀二雜誌 習洋文一段 是日因看家信未溫熱者亦未鈔

午後與福田談片刻

○○收信

崇智四十七號附日記九本 崇道勇各二惠三俱止五月 家譜序一本
荷包抹胸禪繫各一襪二雙

崇文義塾同善錄一本 徐少珊羊伯行略徐太宜人行述各三本

道安訃文二 哲臣昆季 幼推謝炭敬信 高廕廷前單謝信

輔唐子光推正電甫嗣香瑞安益高性安為道安徵購公函

劬詢家稟

陳竹叔信 伯舉信 素提敘及書日答回

發電

北京蘇州胡同柏木廠

贈李高陽五千金齋道安百金建祥

廿三廿四兩日錄之

誦公羊春秋一卷十四葉
寫團扇二

八月十四日

卯初起 習洋文 福田未米

會客 王采臣

八月十五日

卯正起 洋文停課 與聽軒閒談

拜客 質聽軒 答拜采臣

會客 勗吾談極久與商奏設村科事勗吾大以為然余志乃定

晚與福田閒談于正始息

八月十六日

卯正起

洋文復停一日

天氣驟寒

擬摺單先與澄兄商確

檢查

聖訓及詩人徵略先正事略請書考究康熙詞科諸人官階

寫信

致保益圖因思兩府署文昌閣有外曾祖父王公竹坪撰書對聯懸其鏡工榻寄于介榮弟意也附督節信寄去

八月十七日

巳初起

習洋文

仍擬摺單

八月十八日

辰初起

習洋文

會客 路仲量

奏單一附片一請假片一屬草略就先自書一底稿

八月十九日

辰正起 溫洋文

午後福田以代擬題見示因與討論而演習之 澄兄未代勝奏草未畢
晚書蘇題凡十六

八月二十日

辰初起 補初一蘇課到三十五人辰正散卷申初返堂

澄兄代勝奏草並附片 改通飭各學勸諭諸生購閱時務報札原稟李孝廉擬
就澄兄商改奏草復易內紙因自書之

八月二十一日

辰初起 洋文停課因明日考優也

拜客 詣劬吾以奏草就正 撫部昨午出閣是日候之坐刻許

午到南書院坐一小時諸生闌後多未回院

看曾文正文鈔 批讀

晚就澄兄商考優題

會客 仲量 蔡太守為聲金缺額停妻事乞向中丞緩頰謝不敏

八月二十二日

考優第一場

卯正二刻起

辰正點名府縣學官堂參旋點名封門到三十四人

堂上批讀許久又擬復石太守信州首篇起講蓋裁畢退堂時已午正

批諸生所呈書牌以示之

自初升堂次執小講蓋裁至戌正高少兩卷暫退晚飯二鼓後升堂放第一牌止四人

耳門遂不局

是日中丞谷拜又安平全郡孟仁聞後來見均以考試辭之

八月二十三日

巳初始起

孟戎云場場在丑正以前 緝檢各書欲擬策題而久不決

寫扁對

午復大睡

傷風鼻塞頭微昏悶神氣索然來此三年體氣既弱迥異舊觀澄凡云吾三人

俱無地日初升氣象兼榮弟言之也

黔居三年所接人士不為不多矣日來私竊比方而評議之姑記於左

陳劬吾太守雖秀博洽能古文通時務尤留心義理之學庶乎有體有用者矣

能勁侯副戎時破儒雅敦樸所居民樂定一郡如有協鎮而不知有太守

陳佑之之子伯完文才絕奇此不脫名士習氣

福田之於洋文亦學俱有妙悟且他無嗜好用志不終將未必有著作述鳴世

興義劉生顯治術希好古文筆下頗有奇氣可望有成

婺川申生雲潘敏恪純倫治四元二年盡發其蘊其八股文冰釋理順尤為
澄允所賞若寶以書籍而與良師益友俱不造不可限量
一寒歐陽生朝相以考行聞其文長於箴銘頌讚之體庶幾雅馴者矣治亦能究
其理而達於詞將未終有成就

銅仁唐村聲孫士杰貴陽能繼先平越劉思明皆少年而聰穎者也唐長於賦孫
長於散文其於祿則與劉生相伯仲也熊尤敏銳其沈毅之氣

普定黃生祿貞氣平靜與人無爭心思深密嘗以己意造正狂表繪自行車圖
又以紙為地毯界畫如法其於格致之學性尤近也惜無名師為之前導又無儀
器書圖以資其用使久於津滬楚鄂之區所達遠矣

鎮遠張生希文黃平李生琳麻哈周生恭壽皆有志之士
貴陽嚴生儼貴筑張生壽齡修文王懷弄皆好學而修行檢

換暖帽

八月二十四日

考優第二場

卯正二刻起 辰初二刻點名到三十三人 詩草益截訖午正退堂

午大睡 成放牌 是日方伯來辭不見他客亦然

看曾文正文鈔 看兒輩日記

寫信答石小峯

八月二十五日 寒

辰初起 批牘

閱薦卷 晚發榜 正取劉顯治徐承錦陪者胡光廷嚴寅畏
會容楊馥芝 蔣廣文沛霖 馥芝呈闌作

看曾文正文鈔畢 穆廷芳呈闌作

八月二十六日 漸暖 午晴

辰初起 欲習洋文客至而止洋文日課始已而終午客之至也多在此時

拜客 熊太守鄒孟仁大令 趙都戎與戎俱不見

到書院坐一時許諸生呈闌作

溫洋文誦公羊春秋十葉 閱院生闌作 孫熙昌呈闌作

會客 陳劬吾 蔣高二廣文

閱算課卷此課卷均經福回閱訖余但圖批耳

八月二十七日 甲申 秋分 日出卯正初刻日入酉正初刻二分之時刻天下之所同也

辰初起 批牘習洋文 午鈔一葉許

閱算課卷夕至三鼓兼看數理精蘊因課卷有互準差分法者余未習其術也實則不如代數速甚

八月二十八日 晴

辰初起 批牘 習洋文 午鈔一葉許 書扇五

聽軒持未保甲車
程一不

會客 撫部 張廣文友棠
閱算課卷畢 遂定名次 超等三特等十七不取者十五

八月二十九日

辰初起

批讀 習洋文

會客

劉廣文 馮謨 陳山長

拜客

撫部 陳山長

收信 趙輔臣

與福田商擬祿題

提調監試道咨照揭曉日期並禮節事宜
撫部咨覆初二日會考

九月初一日

丁亥 晴

辰初起

已初散卷到三十六人 酉正後退堂

會客

黃鏡虛

擬會考優生題

九月初二日

戊子

辰初起

中丞已初至 點名散題訖復至花廳小坐而去 首府及代

理首縣復坐片刻
首縣送上中席各一晚酌祁裕小飲
優生交卷正乃畢

九月初三日 己丑

辰正起 鈔洋文 習洋文

酉正監臨以東來遠遂往貢院小坐茶敘畢飯於監臨堂畢乃升堂
填榜自戌正至于初具畢復至監臨堂小坐而散回署發優生榜
拔生中五人南書院肄業生中六人一解元一第四一第八餘則十四十七二十也

九月初四日 庚寅

卯正二刻起 夜不成寐乃標歲科名冊查新中姓名至寅正始假寐

祁裕尹玉四君談科場事洋文止課一日

劉培良全開祥姚華楊德懋俱來見皆住院生而楊又拔生也
晚看闈墨

九月初五日

辰初起 習洋文 鈔洋文

會客 程年伯 趙秀升前輩 劉廣文仲魁

徐承錦劉顯治來見 丁樹樾 李琳來見

晚清案牘 看詩人徵略
九月初六日

辰初起 習洋文

會客 穆廷芳 周誠 劉式毅 歐陽朝相 李銘忠

拜客 程年伯 趙前輩 李廉訪 雷玉峯

到南書院 鈔洋文

差官唐下會同茶東

九月初七日

辰正起 因會同宴洋文停課

已正中丞司道差官下連帖遂往與中丞茶敘候主考至乃拜闕受賀復至

花廳更衣升堂入坐新舉人拜堂下訖各舉杯壽退敘於大花廳良久各辭出

會客 方伯 仲三 鏡虛

拜客 賀廉訪壽

晚清案牘約一時評

九月初八日

辰正起 受洋文

會客 杜翹生 陳子鵬 兩星使 王少卓 太守 朱廣文 能溶 李士峯 孝廉 劉金璧

縣學送還書
兩相

拜客 兩主考 方伯 王太守 楊仲三 大令 楊以外皆晤談
晚鈔洋文 溫洋文

九月初九日

辰正起 受洋文

會客

石鄭卿 石敬亭 瞿子敬
陳國祥 王培忠 孫光祖 王爾樹 袁操

九月初十日

辰正起 受洋文

會客

柴珠泉 太守 照承述之大令 李紫芝 鄧鼎光 張希白
拜客 石鄭卿 石敬亭 瞿子敬 李紫芝 賀正監院
中初赴公宴於四川會館陪主考也

九月十一日

辰初起

會客

李斌三 朱榮香 吳光榮 歐陽朝相 黃祥田 茂才 洪銘

代教通執錄送
紫芝

拜客 柴太守承大令 賀余廣文 蘇廣文

到南書院 為劉思明正算草 為熊鑑先正算草 與玉峯談

閱評課卷五本

清案續 看中報

湖廣同鄉請明平陪主考辭之

九月十二日

辰正起 受洋文 寫屏幅四者三

會客 申雲藩 李其芳 李彬 楊復寅 陳同亮

雷山長

批評課卷十本 鈔洋文

九月十三日 已亥 寒露

辰初起 受洋文

會客 余表 黃三 廣文

到書院 吳緒 林開 蘇文柱 劉思明 問讀漢書法

張希文 欲借農學書 周恭壽 學幾何 俱談許久

批評課卷十餘卷 畢 略定名次 鈔洋文 批續

勸多呈未代擬
清摺

九月十四日
辰初起

受洋文 鈔洋文

會客 陳鳳岡 謝植材 黃玉成 楊鴻瑄 羅時清 李琳
拜客 答拜朱榮香 李魚山 訪紹光
寫信 答陳佑之 並賀其嗣君亞元之喜

九月十五日

辛丑

買緬甸布六丈 每尺銀九分

辰正起

受洋文 寫屏四聯一

會客 劉鴻模 康煦 李琳
寫信 答黃厚田 同年送其令郎慶並贈以書院記十布 祿法代數各二本 西學

書目並讀法一部 名洪銘 辨雜四

八九兩月祿課是日榜示 一月取二十人 九月取十九人 皆中雲 唐第一
到南書院 山長新立課程 諸生病其繁 竟無演祿之暇 是日與之商改
與澄兄商改摺稿

李琳借去 均宜到未
萬國公法
呻吟語
中西算學大成
二十二子
凡四部

九月十六日

辰初起

受洋文

寫屏四

寫信 答趙輔臣 擬稿未就

中丞約陪兩主考酉正往子初回
今山東臬司毓賢中丞盛稱其能捕盜曾守曹州

九月十七日

辰正後起 未讀洋文

拜容 訪方伯及兩主考俱談片刻

藩臬道約陪兩主考遊扶風寺水口寺雪厓洞至暮觴於道署
晚改摺彙

九月十八日

雨

辰正起 早改摺彙未習洋文

日收信 崇智弟四六歸信由郵局

午後至南書院發給課筆資日暮歸

晚仍改摺彙

會客 召光

九月十九日

辰初起

廉訪拓游黔靈山已初往過午同到臬署晚飯在馬初更歸
摺稟略定

九月二十日

卯正二刻起

拜客

送趙秀升前輩行送兩主考行賀方伯令姪中式
復至官廳送主考已正歸

摺稟寫一通自巳正至申初畢復請澄兄審定是日凡客皆

謝不見 傍夕清兩日案牘

晚便衣詣劬吾商摺稿劬吾以為可用矣

九月二十一日

辰初二刻起

到南書院

改劉顯治磨勘文稿
熊劉周勝問祿山長來談

略習泮文片刻
劉培良姚華呈鄉試硃卷稿

賞對百託教諸考

取書局編本代教
術四部教學啓蒙
二部

周恭壽信多幸福
等後四年

九月二十二日

辰正起 習洋文

到書院

劉周羅滕吳胡孫 張壽齡 熊德先 楊文清 不告假而起
私燕召而詰責 勒令遷齋房 為劉思明演代教向股一草甚久

政劉顯治詩

寫屏一八言聯一

〇〇發電

北京蘇州相同翰林嚴孟志翁已否赴任現在何處電覆

九月二十三日

辰正起 未習洋文

會客

劉顯治 徐承錦 汪巡捕來包摺 申雲藩

到官書局

昭雷山長 楊韻 洪學博 朱西平 孝廉 陳爾齡

到書院

周劉兩生問訊

撫軍咨覆 二十八日會考拔生

寫信 寄元二十一號稟 寄崇智二十八次信

九月二十四日

武生過堂

辰正起

習洋文片刻

昨夜患痢五次以白酒胡桃醫之而愈

會客

湯肖安

陳勛吾

朱匯川

午初點名到六十二人

與澄兄考棚散步

是日拜發條陳設科摺附請假修墓片交撫韓桂巡捕附寄京信一包

京信一包

清案牘

九月二十五日

連日陰雨寒溼交作夜復有腹疾旋瘳武生錄遺

辰正二刻起

午初點名於龍門到百四十一人升堂校射至未正畢

到書院為劉思明演句股卓二又屬黃周張熊唐孫羅劉

八人聯算課請福田主課合之二談共十人

清案牘

九月二十六日

武監錄遺

武監十六人
會客黃鏡虛

九月二十七日 武生監大收並補過堂

辰正起
午初點名申正畢校射
會客 申雲藩

九月二十八日 會考拔生
辰初起 撫軍辰正三刻至點名後坐談兩刻許而去拔生到七十六人

九月二十九日 武生監大收截數
辰正起 巳正校射至昏乃畢

接京電 孟在京未引見

九月三十日

選拔驗看

辰初起

選拔驗看已初至撫署點名

拜客

訪勉光不晤答拜湯肖安

答拜羅虎臣軍門

晚與福田商標題

會客 紹光 石鄭卿

十月初一日 丁巳 雨

辰初起

考祿到二十六人 終日坐守至夕乃退

會客 方伯 楊德懋

晚批祿課卷數本

十月初二日 丁巳

辰正起

會客 劉顯治 徐承錦

到書院

十月初三日

領宣基胡
調院是日
院示

會客 李亦翁 曹慧齋 朱匯川 龔體仁
到書院 監院擬定續增章程 周劉問

周明遠來省

十月初四日

辰正二刻起 寫扁二 作示周明遠說
批文十餘件 擬武鄉試錄後序未畢

十月初五日

辰正起 習洋文一段 批文
拜客 答拜方伯廉訪曹刺史
接京電 貴陽學院朔得孫安凡二字
書屏八對扇各二
會客 李祖奉

十月初六日

收信

崇智四十九號信附日記路費帳王武全信銳卿表兄信傍夕到由摺差

辰正起

拜客

尚中衡宗參戎昨日來賀是日答拜之兼答曹刺史聽軒福田

會客

紹光

晚治酒觴諸君

十月初七日

辰正起已初早飯已正後約澄聽福榮為黔霽之遊登蟠桃石又遊

聖泉莫而歸仍治酒小聚

十月初八日

辰正起

已正早飯

晴暖前數日已換黑袖頭矣今日則雖不表猶燥也

會客

李廉訪

劉顯治

拜客

臬司首府

到書院

顧定基見

劉思明問訊

十月初九日

辰正起

愈暖澄兄赴梅署觀技勇因熱暈路良久乃解

是日作鄉試錄後序畢

紹吾辰正來留早飯午後去

勸乃云信古感世亮言
五次問答時子新編

陽明在學堂凡十一種房六五中作李

改李琳文並履歷款式
聽軒福田饒賀筵

皇太后萬壽

十月初十日

晴陰半

寅正二刻起卯初赴萬壽宮行禮
改李琳文 閱會考卷十四本
隨手刪改
晚改原金壽卷陳奇拳卷
與福田談話至二鼓
傍夕睡一小時

十月十一日丁卯微雨 暖稍平

辰初二刻起 批牘 清理書物 溫洋文片刻

午習射片刻

到書院 改訂新增條約畢交監院
端木全新進院來見 周劉問訊

批牘

十月十二日

辰正起

到書院

十月十三日 己巳 立冬

辰正起

會客 周容皆前輩 張華亭 彭履謙
到書院 拜客 周余兩星使

十月十四日

辰初起

選拔會考磨勘

會客 選拔七十三人 凡七班 至午乃畢
寫信 擬寄王二表兄 起草未畢
武闡填榜 酉往 丑歸

十月十五日 辛未

改磨勘卷十八本

十月十六日

辰正起

改磨勘卷

赴鷹揚燕午初歸

舉貢生童送扁對 拔生送禮物受其茶酒

拜客 答拜張華亭

赴公燕於翠微閣陪周余兩星使也

十月十七日

辰初起 送周余兩星使於南門外

改磨勘卷 率武舉謁 文廟至則竟無人

會客 趙賓辰同年鴻

拜客 答拜彭少尉 訪羅軍門

十月十八日

辰正起

會客 陳劬吾 龔體仁 陶海澄門

改會考磨勘卷一本
觴羅軍門並藩臬道府

十月十九日

辰初起

會客 王久峯廉訪 陳 言洗 王顯 顯榮 周 錫熙
改磨勘卷

十月二十日

辰初起

會客 楊 日暄
拜客 賀玉廉訪
改李琳文孟藝畢

十月二十一日

辰正起

會客 羅軍門辭行旋答拜之
赴李亦翁約

十月二十二日

辰初起 西門外為羅軍門送行
拜客 答趙同年鴻 賀程年伯署西道
會客 黃 運升 周 開忠 吳 親臣

寫屏對數事
收信 大定協熊劬侯協戎 饒竹蓀六臣

十月二十三日

辰正起 園貢卷五本 批祿課卷
會客 呂山仙聲文 郭竹居
到書院
批文 是日因家兄生日留祁裕二君晚酌

紳士請至中西學堂
及攻冒在之監生也
幸是日移中丞

十月二十四日

辰正起

會客李廉訪 陶任臣 其芬 海門 其淦 陳 元棟
到書院
訪玉拳小坐
批文 政貢卷 補批 示課卷 畢

十月二十五日

辰正起

拜客 李亦翁
到書院

十月二十六日

辰正起

移居嚶鳴館之左室

拜客 賀玉廉訪 程觀察 接印
會客 蘭瑞珍 魏問秋 黃鏡虛
到書院 是日出示課稿
批文

十月二十七日

辰初二刻起 園貢卷五本

會客 李亦翁辭行

拜客 送李亦翁行 答拜蘭瑞珍魏問秋

觴尚崇蘭楊仲三 紹光適至因并款之

十月二十八日

辰初起 送李亦翁於南門外官廳 園貢卷六本

會客 程觀登辭行 紹光 拜客 送程觀登行

到書院發課筆資 薄暮返

批黎古州龍岡書院日記

十月二十九日

辰初二刻起

園貢卷三本

晚與福田共演所擬課題皆彼製也三鼓乃畢福田去後余始寫真丑
正寢

十一月初一日 丙戌 寒始衣裘
辰正二刻起 算課到二十六人 寫屏八

會客 李斌三

申退堂牌示本日作三四題均可過日有補作者另卷騰寫限三日交卷
作全者優獎
收信 張蘭圃謝奠金外寄電費兩省計文五十八分

十一月初二日 晴仍寒 易棉履

長初起 圈頁卷三本 清查輯軒語擇其佳者蓋以學政印

會客 張省三 趙肩鹿 耳聃承軒太史
拜客 答李斌三 張省三 朱華庭 紹光晤談約一小時

十二月初三日 辰正起 裝書箱

會客 雷玉峰

寫信 復倪書四并寄回日記十本 復鄧服伊并還祕書五本

十一月初四日 辰正起

會客 調署貴陽營王遊戎錫吉字子惠
祿課補文十餘卷

十一月初五日
辰正起

會客 石小峯 楊文海
拜客 賀王中丞壽 訪王久齋廉訪不遇 答拜王遊戎蘇太史
到書院 送楊馥滋潤敬六金酬其代寫賞對百也

十一月初六日
辰正起

送和吾西字子日美五
部書同身五本大送
多字八行述一存

會客 和吾來留早飯 吳受之
批點祿課卷

十一月初七日
牌示十三日考試南書院(貴陽八屬保送)肄業生論題一祿題二

劉培良還經籍
算卷註

會客 溫洋文 午鈔祿課卷之佳者 又批本月課卷
會客 黃鏡虛為其太夫人求作壽序

陶其塗還方崇紀
要周恭壽還林柳
朱子年譜二程文
集

看代數難題
寫信咨部繳中丞監照稿送銘光閱之

十一月初八日

巳初起 批評課卷畢 溫洋文兩頁

拜客 石吳兩太守

會客 紹光 周恭壽 銘久

晚與福田共看代數難題

十一月初九日

巳初起 習洋文二段 裝書箱

拜客 迎黃植庭中丞於威清門外 答拜趙賓唐

會客 黃漁珊

收信 羅軍門謝酒

發沈子敦之本家託寄信

批文

十一月初十日

辰初起 習洋文一段 裝書箱

會客 黃植廷前輩 金開祥 姚華 劉培良 楊文海
收信 龔錦元
與福田共看代數難題

十一月十一日

辰初起 答拜黃植帥又送諸南門外官廳 習洋文一段
到南書院坐片刻 寫屏十六對四
會客 黃祿貞 熊繼先 周恭壽
與福田共看代數難題 發本月算課稿

十一月十二日

辰初起 裝書箱 溫洋文二葉 看代數難題
會客 蔭瑞珍 李兼山
到書院發筆資 酉初回 熊繼先呈所議算會章程
擬明日論題算題

黃祿貞還稿字
大成先生述本

十一月十三日 考試青陽八屬保送南書院肄業生
辰正三刻點名 到五十二人 午初退堂 午後復升堂 益截
會客 首府 溫習洋文 晚寫紈扇三

十一月十四日 大雪節

吳學海大元孫州
之陶其陰送

已初起 看卷子二十六本 溫習洋文
拜客 蘭瑞珍 李兼山 嚴紹光 楊杞堂 嚴弼臣 惟晤紹光談
半時許
會客 李啟燈 陶其淦 劉增禮 孫熙昌 年文煊 張希文

十一月十五日 晴暖 夜月甚佳

滑澤舉人李廷
孫時文二奉沈香
鏡宏侯
縣守還歸文史
沈

辰正三刻起 閱卷十本 溫習洋文 寫壽對一
會客 王廣文 序楨 潘企曾 以東電見示 知青島文 膠州即墨一
帶有德意志之變翁張奉 詔往議 中在屬企曾 秘勿播

十一月十六日 晚寫紈扇三 答龔體仁信

辰正三刻起 閱卷十本 習洋文
會客 勿吾來留早飯
晚與福田商改算會章程

十一月十七日

卯正起 夜微雨 晝陰
檢書箱 習洋文

夜濯足

十一月十八日

辰正三刻起 夜風且極寒 暮仍不減
檢書箱 溫洋文

會容 龔文柱 劉思明

收信 傅新使言九月二十五日出京 周王書送別並復購閱時務

知新報札

是日購琥珀十餘兩 韻會舉要一部

高材生卷原擬備卷十七本請澄兄覆校僅汰其三乃定為正取
四人備取十人 翠辰椅示

十一月十九日

寒

已初起 監僕印解部卷至申乃畢 溫習洋文 鈔洋文一段
晚批周貢生封邵辨論清摺
批文

十一月二十日 寒

已初起 洋文停課約澄聽榮共檢蓋解部試卷核其漏印者補之
備夕福田亦至四人合作至二更後具畢
會客 龔體仁

十一月二十一日 寒益甚 是日官場換白風毛

已初起 習洋文
到南書院 司鶴身鄧林來見

晚收文至二更後乃畢
京報向由提塘寄送各部科公文往往附焉今年自正月起止接京報三四
本亦無公文本日忽接一巨束高幾盈尺拆視之中有公文十四件其遠者在
去年十月蓋積至一年有餘幸皆通行照例之事惟奉旨允濟樂農之
請飭各省學政率屬認真宣講 聖諭廣訓一事乃係特舉亦遲
至八閱月而始至雖欲遵行行將去此無能為矣

十一月二十二日 寒不可支

辰初三刻起 溫洋文

拜客 答拜李兼山潘全曾汪大令

會客 黃岡汪友庚

到書院小坐即返

十一月二十三日

巴初起 溫洋文 鈔福田祿草

十一月二十四日

巴初起 幼吾來留早飯以少照暨其尊甫序賓先生墓志見投
會客 余表兩學師

十一月二十五日

巴初起 溫洋文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周銘久選
演代

勅吾贈

石埭桂坤三合
四書益智錄一
石刻陳句高文
解額各一
米書五州縣
學記一
又什卷音茶雪碧

十一月二十六日

寫信致廉訪為歐陽事 晚與榮弟長談議辛酬及大帳股分

會客 雷玉峰 龔仙橋
拜客 答玉峰 訪玉廉訪為歐陽朝相請大牌事
到南書院 陶其芬謝啓明來見

巴初起 温洋文

會客石山峯辭行 吳廣文本基謀書院 陶海門龔仙橋
寫屏對扁額十餘事

晚標判解部文冊監諭帖批迴傳牌等件

收文批文十餘件

收信 趙賓虞謀書院

首縣飭紀棠知雲南學使張太史明日過省

十一月二十七日

晴暖

巴初起 温洋文 習屏聯十餘事

自上游試竣回省後屢與澄兄有照相之議因循未果近因勅吾

汪燕唐友庚黃岡
人以中世回里來校
而謀不遂渴余乞援
手旋卻之前日以屏
將素遠今日於程
儀四全
心拳愧滇級能桂
料專正送來三致
而貨乃受之

以渠小照見遺因理前說功吾亦欣然願共前日說聽軒向新街
謝姓照相處商訂某日晴則召之來本日午前天氣朗晴逮正午
則萬里無雲蒼蒼正色矣余方以為時已浸晏猝不及也而謝姓不
召自至乃東邊酌吾先令設鏡于東鶴樓之欄取點雪請一取佳處
照之甫畢而功吾亦坐度地數處或失之明或傷於暗謝姓俱不以為
宜乃就考相堂階設六座在中者左酌吾而右聽軒功吾之左為福田
又左為榮御聽軒之右為澄兒而余在澄兒之右照既畢功吾小坐而
去視所照兩玻片頗分明不知上紙後又何如身是日天時人事均極
湊巧他年追述此一佳話也功吾石埭人由開州知州開缺候補知
府現充庫金總局提調聽軒上海人以候選通判幫辦青溪礦務
被劾候訊余所從受洋文者也福田漢軍人兩蒼大令之次子丁憂旅
黔余所從習算學者也澄兒榮弟不贅述謝遵義人
張學使不至縣後云明日後日未可定也

收信 石小拳

寫信 畚小拳

縣署稟知明日五鼓詣 皇殿行冬至慶賀禮

田伯震增孟志文之西席也是日來見以功吾在坐辭之
稟見者乃汪友庚也

十一月二十八日

癸丑 冬至

卯初起詣

皇殿行慶賀禮辰初回

批文牘

習洋文

拜容

謝汪友康步

答拜石小峯並送行談一時許

接京電知請假已奉

批准

縣署送來差信知新任於二十一日宿便水騎從極簡大轎一乘

夫十六名丁拐三乘夫十六名紅槓九白槓四十七包馬二引馬六上席

中席各一折上中各一轎頭錢一千六百如是而已差信言此次大差

諸事體恤極為好辦云云

十一月二十九日

辰初起

溫洋文三段

會容

龔文柱

史翔臣

批文 政貞卷一 圖貢卷二

史翔臣之嗣君回平定原籍應試在鎮遠賃舟以行同舟九人將

至常德其地曰麻衣洲有散兵四人附舟遂向結船主行劫九人

死其八而史在焉其一表姓投水泗而免鳴冤於礙船主行之獲

船主因而正法者七人史翔臣權釐于彼脚未之知也院司借詞調

之回省昨日石小峰始實告之本日過余來談且談且慟余亦無術以慰解之但愀然而已
酌派接差書役
縣署稟知雲南學使明日到此

十一月三十日

辰正二刻起 習洋文

申後迎張季端學使於南門外官廳
晚季瑞來拜詢接印拜門等禮節

會客 新署首縣江子厚良醞
收信 袁杏翁排遞送行信

十二月初一日

丙辰 陰

辰初起 拜季瑞 答拜翔臣 送季瑞於威清門外答拜江

會客 采臣來談甚久與約今晚同訪勗吾

督僕裝箱
晚訪勗吾談至亥正送以照相一紙硃卷一本

收文十餘批二十餘至丑乃畢
縣署稟知傳學使明日晉省

十二月初二日

未刻迎新使於東門文昌閣旋即赴大公館拜會談良久
會客 鏡虛竹居

十二月初三日

辰正起
會客 中丞方伯 張奎垣大令

十二月初四日
辰正起

會客 李謝廷大令 蔣蓬史觀察

收信

崇智五十號信附日記二本 農學會信一

拜客

宋臣 張奎垣 謝廷 中丞 方伯

尚蘊齋李勳臣崇俊廷蘭瑞珍楊仲三張奎垣公餞于北首會館

新使約使衣過談三鼓乃返

十二月初五日

晴暖

辰正起

劬吾采臣便衣來談申至亥散

忌辰

十二月初六日

晴暖

辰正起

買貴州通志二部 共銀四

到南書院

到采臣處 劬吾亦至三人同到資善堂一看復回采臣處早飯

會客

瑞珍晴初幹夫承之後之四茂才 翔臣二鼓後乃去以銅鑪普茶見惠

忌辰

十二月初七日

收信 李宜青

辰正起

會客 傅新使坐一時許

拜客 蔣觀察

收文批文 寫考試事宜從新使之屬也

寫信 復袁觀察

十二月初八日 雨

辰正起 請汪巡捕書交却起程奏摺

會客 少卓瑞珍鏡虛馥芝 汪巡捕 玉芝

收文批文 寫對一屏四扇二冊葉二

寫信 復李太守 寫考試事宜

汪巡捕將摺已好初更時遣人送來
收信 中雲藩願就漢中算師之聘原信送邵方伯閱

十二月初九日

巳初起 雜髮 批發文件

會客 翔臣 江子厚 令 黃家琮 唐雨鏞

拜摺 拜題本

尚考我德點心茶
甚多火飯茶
堂前二層後二

助吾訖市帽在
一復考籍一色字
霍叔字中不與合
四第有甫又石料
一色信存字中
河楊西大理寺徐
贊左

部文書務書板
送傅新使處

寫信 第廿七號寄堂督言批摺屬摺差送京屬到時敬謹收存

寫夫馬酒席車硃筆

馱馬二十二匹。色楨二十四拾共用夫四十六名。挑夫六名。七轎一乘夫十二名。四轎
二乘共用夫六名。丁拐一乘夫三名。家人騎馬四匹。差役騎馬十匹。
以上六項總共用馬考拾陸匹。夫茶拾茶名。

上席一桌。中席一桌。水席不用亦不准折。

無前站亦無擡頭所有家人差役概不准收受分文

十二月 初十日 乙丑 交卸

卯初起 卯初二刻拜印 余教授來延入花廳小坐又二刻授之

印及移文 齋差新使 飭王順 捧印匣以從

辭行自撫藩至府止州縣中則有年誼鄉誼者往此外則兩山長及聽軒

福田與兩崇號 武自三營及練軍分統至寶缺都守止凡二十餘處晤者方伯

張觀察傅新使簡瑞珍 辰出未返

會容 蔣觀察 李勳 臣 紹光 岫松 謝廷 傅新使

本議十三日啓行方伯挽留甚殷以十三日有公錢之句也紹光復申言之

情不可卻遂改期十五日

一丁丁丁 丹書卷日軍六書第 14 反文句

忘辰

十二月十一日

辰初起

會客

劬吾來留早飯

采臣翔臣瑞珍

忘辰

十二月十二日

辰初起

會客

楊仲三便衣來談

寫對一

晚便衣過傅新使
收信 嚴紹唐

晚新使便衣見訪

十二月十三日

辰初起

酌定上下游備調書院肄業生

會客

撫軍瑞珍尚中衡 閩正卿

撫藩道府公餞於兩廣會館申往戌回

收信 蔣炳堂

寫信 復蔣炳堂 嚴紹唐

穆廷著代能初侯
協我託購稜史兵
助海國志

十二月十四日

辰正二刻起

拜客 中丞謝廷 蔣蓬史 雷玉峯

到南書院小坐諸生分四班謁見各命之坐勗勉良久

會客 兩農紹光 翔臣 勗吾 采臣

勗吾采臣言明日在圖雲閣備饌并邀澄兄榮弟

福田代榮弟清帳目至夜深因留宿丑正後乃睡

十二月十五日

庚午

任滿自貴陽啓行宿龍里

卯正起 巳初行 祁聰軒通守裕福四世兄送於本署 出大門

王魯香中丞方伯邵寶字前輩黃讓卿蔣蓬史(觀察)張亦勤三(傅)兩

農學使嚴紹光戴岫松王少卓三太守江子厚湯肖安李謝廷三大令

俱候於官廳入坐片刻揖別 黃鏡虛郭竹居楊馥滋三廣文候於途

楊仲三大令尚蘊齋參戎崇俊廷王子輝游戎李勗臣分統蘭瑞珩游

戎暨練營諸君候於三營官廳入坐片刻揖別 冷德清候於途

傅茶等跪送於途 張景山少尉饒德興唐慰慈于靜方三茂才又

送朱廣文拜
代致教教二本

黃生家珉等候於園雲閣 劬吾采臣設饌園雲閣之閣帝廟同坐
者灌允榮弟外有唐于二生陪采臣家於飲勸酒甚殷連飛大白微醉乃
別 閱啓文平越房劉送於園雲閣之東 承差方元送過閣乃去
書院肄業生設饌于黃泥哨客店入坐略飲酒少許辭而去
申初二刻尖于谷脚塘行臺 戌正抵龍里
接見大令吳輝如前輩 新添營管帶劉虎臣參戎定光 譚廣文拜
德音安廳學張樹勳
子正睡

十二月十六日

發龍里宿貴定

辰初起 辰正一刻行 午後尖新安塘 燈後抵貴定宿 李生維鈺郊迎
朱大令廷勸 王廣文之珍 曾少尉 朱廣文能落 郊迎復至行臺未見
李生來見 孫生世杰 張生希文 四里本日亦宿此
雜髮

十二月十七日

午後雨

發貴定宿馬腸坪

辰初二刻起 辰正二刻行 四十里尖黃絲塘 恆豐客舍時已逾未正矣
飯後行二十餘里已曛暮至黃花塘始然炬又八里戌初二刻抵馬腸坪宿
平越州侯楊玉峯直刺親至宿所因丁憂未幾日凶服不敢請見稟叩而已余亦僅

會以東並送以真敬全

十二月十八日

早大雪午姓

發馬腸坪宿清平

卯正起辰初二刻行二十五里失楊老驛 新添營練軍送至此止

未初行四十里薄暮抵清平縣行臺宿 楊老練軍送至此

邑候方式如人銜迎見如儀

連日見販木炭者甚多

瞿子璿調署手越
本日子時接印至
楊老時璿以東迎
並饌甚苦萬仟夫

十二月十九日

早大雪午晴姓

發清平宿黃平

卯初二刻起辰初二刻行四十里失重安江未正行三十里抵黃平州宿
李兼山刺史 楊輔臣管帶 團相嚴子瑜都戎忠培迎見皆舊識也又晤

盧學正郁堂

收信 在重安江接幼芝信附伯完未卷一本言伯完于本月十五由銅北止

十二月二十日

發黃平宿施秉

辰初起辰初二刻行三十里失藍橋午正後行三十里申正逸宿施秉縣行臺

楊生崇新于初八日行過藍橋左近地方失去一肩行李并咨文勇單火牌悉失之未請
楊大令懸緝未獲大令因為具稟加給分向學臬兩署補領乞余加正允之

楊大令兩次見 兩學師來見 楊生榮新來見

十二月二十一日

由施秉至鎮遠

卯正起

辰初二刻行四十里午正二刻尖劉莊 未初後行三十里傍夕抵鎮遠

楊楚珍鎮軍全庶熙太守及文武諸君郊迎

會客 楊鎮軍全太守 唐介亭大令 府縣學四廣文

孫生世杰 勝生學聖 曾生應星

寫信 復幼芝交孫生帶交

十二月二十二日

止鎮遠

辰初起

寫信 復謝李勳臣 致兩農學使

會客 李穆生育生熙文李琳之父也來見并饒食物六品卻之再四不肯受其半

張生希文 萬生質臣

晚寫對三寫扇四

炮船哨長周柏祥 王龍 江西人
貴州鎮遠鎮震靜水師

拜客 謝步十餘處止晤楚珍

屬差紀代定船一茅蓬船一艘船至常德價八五金按十五站均攤每站

五兩六錢茅蓬六十金每站攤四兩如至漢口則船加三五金茅加二五金皆全太守
所酌定也向例船價發溜單四浮多其數而又扣折之如每站派三十餘兩每兩折銀
二錢幾分三類

到站時徒多爭論而不使之太守始定實派實領之例聞各站舉稱頌之

十二月二十三日

在鎮遠登舟

卯正起 差人送軍門太守本令對並辭行 太守旋來謁談一時許去
後太守至又談片刻 早飯後拜晤太守又謝唐太守步 遂登舟舟繫萬壽宮前月珠亭下 四廣文送至河干揖別 舟中安置良久 晚宿舟中
礮船大食船俱相並而宿 船主田元爵家冕州之龍溪口 茅船主王孝堂家鎮遠
護送差役十人晚至舟中叩見賞各二金 轎夫張學貴二百大元同兩上錢
李穆生親來送行以舟中仄謝不延見 陶劉李孫 五拔貢來亦見亦未
見 砲船終夜更鼓

十二月二十四日

自鎮遠開船行不三十里泊近蕉溪約二里

卯正起 大食船進小食訖開船至官碼頭 鎮軍太守大令及三營至官廳候送余下
船就而揖見各談刻許揖別太守命肩輿送上船 因水手不齊久不開船 早飯訖約
午始開 行二十餘里過大王灘 河干有龍 水手下岸倒挽竹灘纜炮船自哨官
以下俱登岸助挽未數武纜中斷舟亦遂膠水數人地船棹岸下小舟迫舟
因浪急舟輕不能近舟子以纜送擲三擲乃中後棹而送諸岸水手數人乃下水以
棹推舟岸上十五人挽纜久之乃行花浪翻騰澎湃之聲甚于驟雨礁石立水

後：林立眾篙並舉左右避就久之乃過大王灘之名夙所未聞式金行記亦未及之而其險也如此 過灘行三里去蕉溪不遠矣舟復膠推以人力至成不動炮船至乃活之以昏暮不敢進也遂泊諸右岸 蕉溪練軍長李 以刺來 二更後睡 枕上再閱解齋隨筆一周 午後寫折扇二鎮軍之世兄之求也

十二月二十五日

自蕉溪行二十五里宿浦田

卯正起 開船行二里許至蕉溪復停 鎮遠火食船送至是處而止辰正後遂早飯飯後遣之去差紀亦去其持去也問以舟設膠淺青溪之船不至則奈何差紀乃飭聽事赴青溪知照 舟行未三里而膠推擁一時許乃行 申初至浦田以去青溪尚遠前路灘多舟人不敢進遂宿 青溪火食船不至命張順治晚膳痛飲大嚼既醉既飽而寢 因舟屢膠移書箱七口于茅蓬船

十二月二十六日

夜大雪曉止午後暢姓 自浦田行

卯正起 起後觀舟人掃雪約一時許辰正乃行 過靠幫塘 又十里上下至水極淺處眾水手肩船以行炮船水師又助之許久乃過 未初至青谿 兩廣文一百戎來拜不言請見遂不見 饒大令請見見之 青谿不備火食船但饌上中席各一以舟無炊蒸諸具卻之 始命張順辦炊具並治早餐入市採購時許乃返遂開船又行十餘里泊于毛毛塘 青溪不供炭燭晚飯後不久即睡

十二月二十七日

早霧午晴

自毛毛塘行四十五里宿玉屏縣東里許萬卷書巖下

辰初起

催榜人開船以單子太大不能辨路對候一時許已初後乃行過梅背灘響

水洞午後假寐片刻既醒已去玉屏不遠矣甲正泊于城外官碼頭

大令孔魚自奉廣

入舟來見又武營諸君求見辭之孔漁人已卯舉人已丑大挑

縣紀備酒席受

之食訖復開船行里許至萬卷書巖下泊焉已昏暮矣

買蕭九對風聞

鄭氏有良本日所買凡四五而鄭姓者二未知其誰賢大約亦如銀子張窮子

王楊村烘餅之杜託名者多究竟蕭之良不良不係乎主之鄭不鄭也

孔大令款留甚殷情文俱到乃知青溪之例蓋偶見也

大寒

十二月二十八日

早霧掛自萬卷書巖下啓行約四十餘里泊九連塘

辰初起前因水淺船重舟人將桅檣諸具別編一筏船主之子田保棹之以減船重

聞今早復拆筏二還故處因過此以往水漸深也終記許久又因霧氣未退

舟人趁此先用早飯近已乃行萬卷巖名稱其實但與鴻雪因緣所圖迥不類

始用大櫓子船之兩要或三或兩人搖之午前過一灘沿邊而行一山突出船避不

及身然一聲將游板碰裂後崗茅蓬亦有損折聞淺一吹申初假寐夢中

聞人譁語起視之則田光爵在榮弟船內淘水田保執箒傾諸河澄兄曰船可住

矣出視之兩船水手暨砲船水軍十餘人環船之頭裸立水中或推或負水師立待于對岸者又數人峰頭觀者如堵牆桅檣萬楫之屬縱衡漂泊乎中流茅蓬船主之子覓水而洄但聞人語嘈雜浪涌如沸沸驚惶紛亂者久之已而船漸移灘漸遠繫舟于岸船主父子洵水鄰舟舵工來補漏相慶慰也自初復行約不足十里日暮矣泊于九連塘或云距龍溪二十二里或曰十四五里或曰十里

十二月二十九日除夕 早霧午微晴自九連塘啓行十五里宿冕州

辰初起 候霧開已初一刻行經大魚塘大樹灣凡歷四灘小淺一次午抵龍溪口雜髮待詔夏姓沅州人居此三十年矣言此地為水路口岸去銅仁九十里去沅州兩站每屆集場上自玉屏青溪北自銅仁南自公弓下自冕州悉來會今年除夕係月小遠者或不至任年月大倍形鬧熱蓋每月逢四逢九為場期云又云此地有綢緞布疋間以有典鋪或無之不特此地沅州銅仁皆無之也 河干有文昌閣凡三重各有題額上曰健筆書魁中曰文教昌明下曰鎮江閣 冕州廳差帖問泊何所將酒席答以少頃即啟船詣州 甲初飯畢復行先歷兩灘平穩而過見武金所紀小南海者山勢果佳 又至三灘去冕州不及一里望見之矣而舟膠石錯船底如刀斧之剗削斷有聲水大推挽約小時乃得進 自初泊官場頭 馮仲泉通守至舟相見 差紀侍晚餐泊處去岸數丈食具悉以符度之 周柏祥辭歲帖答之 馮通守東辭歲亦東報之

晚復小飲食水角羊糕以規鄉味二鼓睡
爆竹聲徹夜不絕 是日犒砲船水手肉二十觔坐船各十斤
餽周哨長生鯉二尾 馮通守餽羊糕二盤相雞各一盤受糕而反其餘
夜中歌聲吹簫聲柝戰聲三船相續頗不寐寐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正月元日日食不見 小雨終日 發冕州行二十五里宿曹家溪

辰初起 馮通守以東賀年周哨長親來賀羊報如昨例 水手要起既
起復候早飯已初行凡歷三灘第三灘河淺少頃 第二灘左岸有橋橋上樓
兩層上層額曰升遠下曰抱秀其左曰周道如砥 未刻抵曹家溪
釐局委員李芳張藻詣舟拜以元日有賀年之文謝之正辦委員冉 晉省亦
以帖來旋俱帖報之三君有餽物御之 張大令復餽雞鴨茶魚復以肉斤賜一桂
膏船人詞曰一路同候辛苦以此酬獎之也 受雞與肉而反其餘 佑之太守遠親
兵送信並致竹參山查鹹內川鴨之餽受而信答之 張大令使衣來談約一小時許
曹家溪插入湖南境周圍僅半里四居皆湘地張大令曰此既脫也屬玉屏地無居民
居者皆釐局書丁不過二三十家耳 曹大令歲額三萬金進口稅多出口稅少進口布為
屬田先爵詰旦須早開船 大率已完釐矣驗案而已

正月初二日 丙戌 陰 發曹家溪行約八十餘里泊漁溪塘
辰初起 起時已將開船 歷八灘其第五曰次灘 距曹家溪十五里第七曰黃

梁灘第八日滿天星灘去次灘十里此險灘之一也長築半里亂石錯落實如
 其名左右有石堆七行編竹為梁如筏形仰置其上凡六架似有意以之殺水勢者詢
 之舟人則曰是魚梁也六梁之右有路一條迤近山麓夾于礁石之間三船水手加
 以土人凡十人扯棹而過既過田光爵有喜色自言曰今日此灘過得好也
 又十里過便水中湖過一處午後假寐至申正乃醒聞燈光云已過鷺灘開
 以行幾何里過名區幾處曰便水之後白馬碕絕佳亦絕險十人扯棹響就而過聽
 軒開路程單白馬碕去便白馬碕之後歷星狼塘舟人其下為鷺灘白馬碕舟人其間
 水十里澄光云似不足無名之灘尚有五六處云余既醒盥洗啜茗良久乃出旋經一灘詢之舟人曰此關洞
 灘初年云去又行里酉初泊于芷江屬之漁溪口舟人不日而口塘

忘辰

正月初三日

早微霧俄晴自漁溪口行二十餘里泊砲台灣

塘

辰初起船已開歷石灰灘柳單石灰去關馬王灘螺絲灘樂王灘白氏灘已
 初後至沅州泊于龍津橋南官碼頭柳單沅州去大令温錫純字九疇己卯太守連
 前輩培基下卯庚辰甲午保送知府丙申署沅縣現已准補永順其弟詒孫比部名培型乙
 酉巳丑府經趙虞卿新鄭人先後來拜太守談極久
 午後微肩輿于大令入正南門過中正樓至府署答拜晤談又拜趙參軍不見
 拜大令談片刻仍出正南門回舟船戶云芷江應推船備五站而溜單溜辰谿縣

差曰不然例付三點而溜點湯爭論往返三次久不決余曰俟至黔陽再議舟人僕人買物有取物者紛去不返薄暮乃開船行二里泊礮台灣

辰州新設武備學堂太守言也又言長沙將開鐵路適廣東因英人發此議故香帥電

羅舊之下傍岸有亭類曰德成亭

正月初四日 早霧近午暢晴 自礮台灣開行行九十里泊楓木塘
辰初後起 候霧開已初始行 午正過羅舊驛 歷七里橋礮台灣口火燒堡洲溝廟在
適富連塘張家灣未正至公平 祁單去羅舊三十里 五里嶺塢頭經貴坑灘或云貴州又經
四灘次二曰黃梁 或曰魚浪 過石灰窰兩巨口如門形峙于陂脚其上有村落又過榆樹灣
祁單作魚水灣去黃梁灘 復過五灘次三曰灣灘 日暮泊楓木塘 舟人云楓木去榆樹
十五里或金作梨樹灣 不合以舟行之時 考之亦不足 凡言過幾灘者皆據澄兄日記余未嘗心焉數之也

正月初五日 早陰至夜未晴 自楓木塘行九十餘里泊黔陽縣

辰初開船即起 過鴨子塘 又過一處或曰是兩集塘其地有煉鐵爐高數丈凡三
中者 祁單中者去魚水二十里似不止竹站 祁單作獨占其土 祁單作記作豆站祁云去中者
鹿門灘舟人曰傳 長灘 祁單去獨占十里 木根灘 祁單去三十里
至此迫就右岸傍岸危壁上建重樓 舟從樓脚穿石而過如高屋建瓴湍
急如駛左右皆疊石磊磊何重危惟一線之路可以通舟舟過此覺環趨避稍一
差舛必為礁觸是日早總而度僥幸之至 午後過桐木坳桐木洞 祁單去高

一第... 乃... 乃...

紅崖山煙溪 舟人云去黔陽十里 過煙溪後黔陽縣紀以舟持大令刺來迎
紹文漢人署事 中正三刻抵黔陽泊 大令來見 嚴船哨官江鎮御登坤來見余初

以為即接替護送之船暗詢乃知其非此本處護卡者也護送之船尚在洪江
大令甚殷勤為便溜單并送船價八金余始信黔陽本不在應溜之數舟子之言非妄乃
婉卻其船價而道謝其溜單 又于燭灰外致米肉之饌余以非差信所有亦謝卻
起信草 致楊鎮軍全太守

正月初六日 早陰旋晴 自黔陽行六十里至洪江遂泊

毅安營帶情水師

卯正二刻起即開船 寫信兩封致楊楚珍全庶熙又寫兩封致尚蘊齋陳助吉
與宋將因鎮遠即船至洪江止將附其便帶回也尚陳兩函託全太守加封遞者
開船時際門眺遠波澄岸闊氣韻絕佳聞澄兄云連過十灘余因寫信概不及
見但遇顛簸時不能成字則停筆以待便知是過灘耳 已正二刻至洪江
自啓行以來未有如是之速者 幫帶曾鎮御總戎友亮長沙人來見言已備
舢板一隻派哨官熊玉麟護送至常德曾去後熊來見言丹岩沅州人候補
千總 洪江屬會同縣澄兄榮弟登岸遊歷澄兄謂師虞之感為銅仁
鎮遠所不逮河分兩支蘇大令云自鎮遠來者非沅也自會同來者始有
沅名黎平之三江木貨皆道此以抵常德 周柏祥稟辭贈以扇對又以
二十金犒其水手周意似未厭也者 茅蓬船主之子王希賢曾學賈其

忘辰

正月 初七日

晴風逆自洪江行七十餘里泊官坪

東家楊氏以舊歲字畫介以求售有小字麻姑仙壇何子貞跋語甚多又十七帖亦佳

辰初開船遂起 兩川合流江岸絕闊晴而不霧景色劇佳惟風逆且大船

行極遲 十里過一灘其地曰灘頭有碗船住紮聲卡在焉又一官務懸

官銜旗文曰洪聲稅灘頭下卡巡查 先過反石崖見武金所記官上敵者准式

處樁人曰蔡頭溪 云去洪江十餘里似不足灘頭之遠又過一

過沙灣 神單去洪江二十里舟人鄭周皆云 舟忽旋轉一周緊迫山脚一石突出

船首掠而過之札三有聲幸僅稍帶未致大損然舟人已倉皇諱聞晚泊之

後猶交口誦菩薩保佑不置也 又過一處舟人以為上沖坳似即神單所謂上

沖蓋去沙灣十五里去玉環灘十里者也 未正過玉環灘舟人呼為玉河山脚洪

江以前舟倒行搖櫓者迫近船窗偶詢地名易於問答自昨日掉轉艖人移

前相去兩丈以外音遠難辨矣 假寐一小時醒則聞禁御呼三毛代買甘

蔗始知船停問之則已至安江矣 神單去玉環灘十五里 又十里至官坪

以風逆而日暮前路有灘不敢冒險遂泊焉舟人云此地去安江十里

澄兄榮弟登岸遊眺見告示兩張一為黔陽縣一為石橋分司又至一

肆買糕點肆主云此地無街市近有油商張繼昌捐貲起造貨別騰

今遂成鬧熱碼頭澄兄曰吾固疑廬舍何以一律新新街道何以一律坦

平而今恍然 官坪有砲船駐紮

黃獅洞有礮船
駐紮

正月初八日

晴逆風

自官坪行七十餘里泊龍頭庵

辰初起拾開船 行兩三里過黃獅洞灘凡三斷而屢折日在窓右者
旋在左已而又在右已過之後回視後至之船其疾如箭 祁單黃獅
洞却安江二十里下距新路河二十里詢之舟人則異矣官坪去安江十里昨
所詢得者也本日行未久已過黃獅是黃獅之去官坪決不及十里則其
去安江也決不及二十里矣舟人以為去官坪兩里而至黃獅似為近之舟人又
云新路河去官坪三十里則其去安江也恰四十里與祁單御同然則黃獅
去安江將十里而強黃獅去新路河將三十里而弱歟 已正三刻至新路河
又二十里過桐灣又二十里自正泊龍頭庵 祁單距桐灣三十里未宿
沿路小村落頗多詢之舟人或言人人殊或方言難辨悉不記 龍頭庵有礮
船駐紮

正月初九日

晴

自龍頭庵行七十餘里泊龍舌塘

卯正刻起船方開風息行較速十里過黃溪口時辰初二刻也過小
綠師灘 鴻雪因緣作鸕鷀與舟人所呼合 已初一刻過仙里灣有駐紮礮船以巨礮迎以
小砲送 祁單距黃溪十五里 仙里灣之下石壁甚長澄光以為佳 祁單仙里灣
十五里而至虎溪又十里而江口西又二十五里而沙灘又十里而松溪口本日過仙里之後

每見村落輒問舟人有曰辰州灘有曰婦木灘有曰茶灣灘與羊橋灘直至江口並不聞有虎皮溪之名江口而下又問之則有曰沙堆有曰息烽潭續前並舟前問之是本處地名息烽潭與舟人言合但息烽是否即此兩字潭之或為灘或為塘皆不能知里數亦未詢確據舟人言茶灣去仙里灣十里或曰十餘里江口去沙堆二十里息烽潭距辰溪四十里以祁單考之距辰谿四十里者乃松溪口也姑拉襍暫記于此 江口有支流來匯江口息烽潭俱有駐守師船 今日所歷危岩削壁奇峯怪石目接不暇大半在江口前後澄見記之頗詳 丙正泊龍舌塘 先過白面岩舟人云白面去十里 辰書扇一備送師船熊哨長

正月初十日 晴 午後逆風 自龍舌塘行不足四十里泊張家流

辰初起船開已多時 行四五里過修溪口有支流 又過木洲有支流

大狀潭祁單去修溪十里又八里 據舟人言也祁單作十里 已正至辰谿

早飯換溜至申初乃復行 風漸大艙工費力怨船主扶柁之非法因而詬爭行七八里酉初三刻泊張家流 辰溪發備一貼舟人云應兩貼飭勿爭

夜風益大船震撼有聲戌正即就枕于正後醒一次五更頭醒一次夜深人定風聲彌恐人侵曉乃少定

忘長

正月十一日

早雨午晴風復作矣 自張家流行三十餘里泊鐵水塘

辰初起拾開船十餘里至浦市舟人買菜廚役亦買菜正泊時雨至候至
午初一刻復行過塘以舟人傳澄兄筆記至鐵水塘風大不得進遂避去浦市
二十里耳時申初一刻也 今日雖阻風而所見佳則美不勝收過浦市始見
鴻雪所記峨眉如者其後則或如卧獅或如立鳳或如兔或如猿詭狀百出每轉
輒變澄兄曰得至神仙峽矣宜山勢之漸奇也
或如亂石或如坐鋪

正月十二日

阻風雨止鐵水塘一日

正月十三日

雨止的陰微有風 自鐵水塘行七十餘里泊要溪

辰初起俄開船過鄧收流 已初過神仙峽祁單謂之馬兒巖鴻雪
記謂之機巖而舟人呼為馬嘴巖者也鴻雪所記洞中皮物不悉見但見
兩篋一船及木棹數十而已神奇之說舉無足道山勢絕佳舟人至此朝
飯行絕緩恣意飽看值漁舟自對面來一翁撐小艇繩新得魚于舟下呼
而買之兩俱忻然 未至神仙峽之前佳山甚多莫不有洞有若刀斧亂斫
痕者有若懸乳數千百條欲流而下者有若書葉重疊臨風翻捲者
澄兄擬立神移亦心花怒開 過楊狀樓 午正一刻過瀘溪縣有砲
船住守 神仙峽之後有瀑布一處自由洞中三折流下環以草樹雅有可觀

舊心動日卻與鴻雪
因緣記符合彼皆
在三月當春水盛漲
之時或當另是一
番氣勢

前過麻易湖稍下為明月匯即黔府被劫處也兩岸有集示之首四五處又行
過龍子洞午正三刻至界首有龍船經螺師山凡四峯相
並一夫三首尖者微偏恰近螺形假寐一時許夢中聞巨砲聲呼三毛問之曰此
興隆街也三毛之外祖熟於路余常使三毛問之他船哨官張洪鬆來破凡砲船哨官
來拜者隨即差帖舍之過一山上圓下侈俗象其形而名之曰腳板崖
將昏過穿石崖不類湖雪園五里泊相子鋪又五里泊相子鋪
瘦子洞以下不復有灘若順風來月雖終夜行可也
自鎮遠至常德凡下水船皆不帆由常德趨洞庭乃用之

正月十七日

陰無風

自相子鋪行九十五里泊河洲

卯正二刻開船余辰初起又三刻過簡家溪砲船哨長李宗喬來破熊守
戎云簡家溪去相子鋪十五里距桃源四十五里過白馬渡午初後至桃
源大令湯味梅汝梅和廣西已丑即用出星槎船相見聞英人將於長沙
立埔頭陳中丞令紳士會議大令又言武陵縣八月賞會游入如蟻四方來
觀者不遠數百里一童子年可十五六戲言曰今日之人多若許若打教堂卻好也
適為保正所聞保正固奉彼教者也疾其言扭童子去至其自設之茶肆眾
知而閉口童子一戲言耳胡至是喧至肆乃不見童子有人曰是殆致之死矣眾
始憤不可遏遂有毀撤教堂之案茶筒九千緡而案始結申初二刻行過延泉
取溪即市昏後泊河洲延泉云桃源二十里又二十里取市又十里河洲
桃源河洲俱有砲船

正月十八日 晴

自河汭行四十五里泊常德

辰初起船已放流多時矣少選始鵞而行武德年初至常德嚴船哨長楊春元興
迎見并持其統領盧吉甫迪秀之刺致意

酉考廉教習知縣太守湯伯温似垣差帖接府經歷胡作霖來候
以帖致謝盧統領誤投于婁軍門婁慶所婁旋以刺來答船行胡乾豐問換船否

與大令晤談詢以過湖之宜謂船太輕以換為便云云拖帶之小輪而製者刻
尚未成官備者止有兩艘未必有求輒應也初余意不欲換船一則憚移動之煩

再則田王兩船主及其諸水手日久相稔俱有依戀之意也然大令反能哨官皆云
換之使因懇澄兄登岸略一省覽澄兄甫下船則有兩人追隨引至一船此據船

字其口呼則曰紅船疑即滿江紅也規模闊敞價亦相宜澄兄返而告余余復往看
之遂以四十金寓定船主名向義發湖北漢川人先支十金已又求多支十金許之

神福稿賞及一切不費共大錢五千悉付之陶李劉孫四拔貢自洪江回泊以後每
日皆然今晚來船晤談片刻孫將道洞庭航海入都因奉母命赴蕪水省其女弟

也已與某君引見者結伴其三人則舍舟而陸循驛而行明日即投客棧料理捐
担每人須用挑夫二名其所攜一僕一廚皆步行聞如此省約仍不免於貼賄遠省

士子其難如此四人問余京寓住址告之並告以如有應辦事件可與崇兒言之
令其代辦一二 寓對二送盧吉甫

正月十九日

晴暖

留常德一日

卯正二刻起 已後運行李 兩船水手起視載僕後報號數禁脚持清摺一
一點識之新船長年收而上另僕一人監視入船未初乃畢余即登新船
送祭哨官金扇對各一眾水手十二金 兩船主各給酒錢兩千水手每名錢兩百
湯太守來拜因船不近汨岸船身又高登降不便謝不見旋東答之
新派護送之砲船哨官廖光廷至全來見 熊丹若稟辭亦見之
胡乾並求賞以例所無拒之無詞而去 紅船用水手十人皆長年充當不似
前坐兩船烏合而成也疑長年之名即由此而得 常德產不棉故布販最多田
清發謂不啻萬家 前至洪江時水手買洗手小木盃環鐵箍兩道者每人十
餘或數十不等問何為但漫應耳昨始見其向紅船商賣蓋每具以十錢
買者今則以百五十錢賣之不償之懸珠若此言黔利者當知之
常德之米較辰沅為昂 常德通行錢票而絀於錢若持銀易現錢
不但機和而且短數有每千短至百餘者通市皆然若易票則欣然應
付以之買物人亦領之銅錢之短絀乎此可見一斑雖然以楮為幣濟其窮可
也無幣之楮可常恃乎

正月二十日

晴風先順後逆 自常德行四十餘里泊牛皮灘

卯刻正二刻起 船家祀神工買菜已初後乃開 熊船送至中流

與廖船各然三巨砲熊返廖從 初行時西北風恬與東行宜午後

風定向夕東北風起浪涌欲花船行甚費力將昏冰手五人登岸

帶緯兩人在船撐篙改初始至牛皮灘船主云去常德四十五里砲船

一人云五十里據祁單則止四十里耳 今早水手以篙量水篙長

幾兩丈未曾徹底 船主云此船有三尺水便足暢行

船有鼠夜齧燭及餅餌余奇之徐僕云輪船此物尤多 武金之由常

德赴沙市也初日宿牛鼻灘牛鼻似與牛皮一也其水路當在次日

然武金日記云由常德三十里至戴山又三十里泊牛鼻灘里數又不合

常德下二十里為石馬坡有砲船駐守祁單有石馬渡廖哨官以為誤字牛皮灘亦有

砲船

日記九

戊戌正月二十一日發牛皮灘至
五月初二日容新農鎮

戊戌 辰

正月二十一日 乙巳 晴 風順 自常德下四十五里之牛皮灘開船行約七十里泊羅

家湖

卯正二刻起 恰開船 二十里過蒼港時午初 舟人云三十里此據祁單大約問里數于

又二十里未正過龍陽縣 船主云去常德九十里貴魚者言亦同 舟人不免多報亦不免杜撰也

午前風順而力微 午後稍大矣而順者逆矣過龍陽後船主噴其水手不得力趣之登岸曳絳鳥 滴夕有一吏棹扁舟來乞食予之食問以地名曰此岡沱潭也

距龍陽幾何曰二十五里距結港曰此去二三里耳又行小時泊于岸右一小村

之前問過緒港未則皆不知大約過矣以乞人之言計之乞人又言岡沱潭去

常德百二十里與祁單懸殊祁單既不盡可據而舟子又不熟地里殊悶

人也 行終日不見山影 龍陽下數里河分兩支澄先曰彼支必赴沙市

之路也問之船主果然 分流之後河頓仄殆不及上游之半

令船大夫登岸詢諸土人曰此地名羅家湖去龍陽三十里大夫名劉松元年

可二十許澄先喜其人 長年凡八人劉之外有黃州陳大發黃岡林興發廖啓

發漢陽朱雲祥雲夢林義泰武昌涂洪貴周錦廷漢劉漢川人也 廖哨官云此地不距巖板湖止兩里與祁單不合祁單有巖英湘無巖板湖

正月二十二日 丙午 陰陽相間大逆風 自羅家湖行約六十里泊茶湖

夜醒聞船開即起時寅正三刻砲船初換五更 隔窗隙窺見江月澄

波水紋澆漾岸邊小樹次第相銜清氣宜人不可多得 初開即挂絳

辰忌

正月

二十三日

丁未

晴北風

自茶關行約四十里泊沅江縣

卯初開船卯正後起行十餘里過一大聚落有砲船駐守雷河魚箔甚多以祁單里數考之似即曹埠上距竹雞塘十里下距沅江縣三十里者也行過是處遂見水光接天四無畔岸但見帆影澄沏云觀此則知海上情狀矣出汊右折循石岸而進船之左水作紫色舟人曰此坡也蓋洲之沒入水者土積而蒙以綠水故色紫也舟人又遙指也曰彼湖也即上所謂四無畔岸者也細審之水中

辰正後過一村落人煙較稠且有礮船駐守問諸櫓工無知名者少頃劉大夫以舟渡緯者登岸余今詢之則留心塘也祁單楊閣老去晉心塘二十五里為嚴英湖又二十里留晉行未久風益大停約三小時至未初又行未久又停未久又行船主及水手皆不遺餘力無如風猛而流亦愈盛人力不能与之爭也河汊終歧不能悉記忽而岸仄不過四五丈之距忽而闊也則一望無垠遠望對岸一線界天其遠不知幾許凡兩汊之閒洲多作銳角蓋已入東湖界中矣舟人云水盛時洲皆沒不見本日船行常有樹枝梢船底簌簌有聲大約水涸時其下亦洲也酉初過東湖楊閣老祁單楊閣老去晉心塘二十里閣老作關老如祁單則此地去常德已百八十里矣西正一刻泊茶關下距竹雞塘里許距沅江四十餘里廖哨官云過楊閣老後張帆行來船亦張蓋皆所謂看順風也 倘夕寫對一又填款一備送廖把戎

作紫色者從衡交錯不止一處循遠舟之來路而注視之則歷歷可辨
約水澗時皆成港汊也當右折之初舟入淺處前有巨筏蔽江而當心其長袤
如一村落然舟穿其右筏人云左之退而之左則筏之首已斜逼於紫色之
綫復退仍之右乃過先是未出汊之前舟人曰右折即順風矣乃揚兩帆而
輟櫓而飯飯去畢而筏阻於擘約小時帆揚而復偃再既過始復帆
而行 午後至沅江泊學宮前 常德之砲船送至此為度廖君言是處
有恭將可以刺借船送至漢口從之恭戎周松亭啓茂黃州人派船一隻使
外委賀輔卿^恭帶之且復曰本應送至漢以現直標船止可送至岳州岳州
自有人伺應也 廖來辭贈以兩聯又二金犒其水軍錢四千 沅江縣葉
星垣大令向辰嘉興人少尉金福山宜善荊州人先後來拜余適薙髮未得
延見旋以刺答之 賀外委來見言時促矣請明日成行余初不肯再請
乃許之蓋砲船遠行亦須備數日糧也 泊舟之所漁艇甚多岸上有
魚行也是處魚多且佳廚工市得兩鱖重各斤有半每斤才二十錢耳
澄丸麻行亦多

正月二十四日戊申早雨順風

自沅江行約百一十里泊湘陰縣屬之白馬司

自沅江行約百一十里泊湘陰縣屬之白馬司

卯初二刻開船又小時乃起 風勢甚順兩帆並張行約三十里見一村落有砲
船駐守疑即祁卓所謂大塘口但彼言去沅江二十里此則似不止舟于云三十里近

之 又十里過奇湖口有砲船 奇湖口之前有所謂馬皇灘前開是處水最
淺善膠舟今日過此舟人預以篙量水益撐柱以助船力幸無阻礙中間偶膠一次
片刻即活 過奇湖口十里經大林港 大林港之後河仄而迂不半里輒一曲殆
數十曲不止也 迤邐帆影歷歷可辨帆隨湘轉其謂是與 大林十里過南湖
洲有砲船駐守倚岸有寺曰洞庭宮 又約十餘里過寧弓塘祁單曰關公塘寧弓
之名孟僕詢諸渡船也是處河岸極長足七十里皆作斜坡土色泥黝舟人云以江米和
灰築成果若所云江亦鉅矣初見時林舍聯接甚密其後漸疏土房或三間或兩間沿
岸平列不相連屬 寧弓塘之彼端至岸之此端絡繹不絕直至將近白馬司其岸乃
右轉河亦曲矣 白馬司去寧弓塘十里才角初耳下距林子口十五里舟人以前路河
仄日暮天陰恐不辨路也遂泊是處屬湘陰有千總駐紮 寧弓塘之後逆風
寧弓塘臨河有真武廟碧雲寺

正月二十五日 巳酉東北風小雨 自白馬司行約三十餘里泊神楊雀潭
卯刻二刻起 因雨且風逆候至辰正二刻乃行 數里之後恰得順風張帆
駛進已正一刻至臨林子口折而北風又逆矣遂泊同行皆泊午後余覺風
力不猛商令開船未初二刻復行停船覺風小行船乃覺風大強行十七
八里申正一刻至慶日楊雀潭距蘆陵潭十二里舟人云轉此灣風益
猛矣遂宿焉 出林子口河分兩支其溯而右者長沙路也 林子口有砲

船臨河有洞庭廟其泊舟之處曰南陽渡 早寓兩對備送賀哨長
過林予以後見一船以梭為帆其左題字曰救生船第五號 早泊時見
大牌船銜燈題景山官學教習疑即龔體仁所乘也 昨夕問賀哨
官以火輪能否借用賀問曾向省寄信台余曰無之賀曰非中丞之命恐
委員不敢專輒也先是余過黔陽時詢諸蘇大令大令曰抵常德可函致
長沙且曰武陵王令自能籌之比抵武陵則又曰湘陰令可與計余知終
不諧且余與當道俱昧生平貿然而借亦嫌其突遽速任之可也
晚雨甚助之以風船搖動不穩

正月二十六日 庚戌夜大風雨旦止仍陰逆風 自楊在潭行約六十餘里泊城墻望
卯正二刻開船辰正三刻過蘆陵潭又十里午初三刻過虞公廟賣魚者云
吳公廟以廟額正之知是音訛里數亦漁人言謂是處上距蘆陵十里而強
下距營田十里而弱約足二里云 行終日不見所謂營田者未正過一塘
舟人謂之白魚溪前數日船主述異事有所謂金簪白魚溪殆即指此
其語誕不足記塔凡七級中空有門窺見對面天光大牌船有止其下者余
見一紫衣人立七級之心當是公車中人也 蘆陵潭波蓋壯風逆船行時左
趨右就曲折以取風力迂迴曠時殊覺費事兩岸平曠黃土青草之
外一無所有偶見心樹殊不多得 蓋湖水漲落不常所見黃土至盛漲

時皆沒入湖心雖洲而不可居故無林木田廬也日已暮無泊處成初一
刻至所謂城牆望者乃泊地在右岸深夜一無所見但見一行燈火而已
蘆陵潭河又分兩支右走長沙其程百十里是處民居頗多然皆編
草為屋架席為牆屋山臨岸兩門在馬屋與屋不相比相距或數十步或
不止馬澄先曰想亦湖徙無定使于遠避耳 蘆陵潭有砲船
今日復見以梭為帆貨船也 連日不見一山並遠山亦無今日傍夕見
對面有抹淡墨痕以地度之或是在石舟人云城牆望三十里至里龍
潭又三十里即石石又三十里則東湖鹿角與祁單不合
祁單營田去石石六十
石石去鹿角五十
湖水黃而濁似吾鄉之河而波濤壯闊則吾鄉所罕見也

正月二十七日 辛亥 北風且雨 自城牆望行不及二十里而泊

卯正一刻開船數里後昨所見遠山已在船右山半有寺其麓有小河通平江
間之即石石也許久不見山乍如物獲若以黔山例之此直培塿耳 行不及二
十里雨至而風加猛水光黃映天如昏如霧遂止不進聞距鹿角尚有四十里
午後見小火輪上駛舟人呼問之意將資其柁帶不思彼既南行必有事事
焉有卻轉之理 湖坐無賴溫洋文兼看泰西新史晚飲酒四大杯以遣
之

正月二十八日壬子 大風且雨 卻行復泊琴棋望昨記城牆望者誤也

終夜風雨四更後聲益猛屬風聲烏烏水聲洗洗船震震若漂心搖搖與之應 卯正二刻起 風急浪猛船不中繫泊處又無居民食用不具乃解維退行仍抵前日泊所 喚一雜工來問以地名語不可曉問答許久書以示之屢易而後首肯曰是矣蓋琴棋望也上距林子口百二十里下距廣角六十里岳州百十里 是處草屋聚處牆不相聯接與蘆陵潭同雜工曰入夏水漲則徙請營田吳公廟對廟岸也每歲居此約半年耳 雜工又言磊落石山前之小河不通平江與昨聞不同俟再考甲午來時橋水道提綱及胡圖常在手下每日考驗甚便此番沿行竟積歲之失計之甚

正月二十九日癸丑 風雨如昨 再留琴棋望一日

夜屢醒及側不安以昨睡太早也辰初二刻乃起 終日悶悶看呂子恆訟過記一通兼看泰西新史 貴州文童額七百六十七名武七百五十三名廩增各一千五百名

正月三十日甲寅 風雨如昨極寒 再留琴棋望一日

辰初二刻起 夜風號呼萬籟並作帖其耳抵於枕其一則以指殿之但聞若鳴鼓若吹火若沸羹交集枕下良久始睡夜醒復然及旦風力稍殺雨聲反加 溫洋文 當十九日午後移過是舟也陽烏四照頗黎窗面面受熱心焦燥不可耐乃去小棉襖而易以衿其棉者則納諸裝近數日守風阻雨溼氣甚重寒若深冬矣憚于解裝但加一皮領而已午後加灰毼馬鞋

晚飲酒六杯食鯉魚 夜風益猛

二月初一日 乙卯 風雪 再留琴棋望一日

辰初二刻起 見舟子掃雪空中猶飛碎點若霰然 風力似稍殺聲亦稍遠然鄰船之旗動搖甚緊自下游來船僅張半帆而行已甚駛岸上行人皆疾趨而執掩其口蓋大王之雄猶不可狎也 連日天氣昏曠今午雲漸薄間有黃色然至夕並未放晴 晚坐近處不聞風聲而船舵猶軋軋作響諦聽之嗚嗚者在遠處也 溫洋文兼看英字入門是處阻風同泊之船無慮數百公車亦頗有之

二月初二日 丙辰 大風 再留琴棋望一日

辰初起 三更以前風定矣四更又作至曉益狂寫信致陳中丞借小大輪一隻拖帶至漢口並言倘日內風定即駛赴岳州祇候不則仍候于琴棋望或輪船現不在省亦候覆函別作計議午正信寫畢託質散廷差水軍人送長沙質云明午以前足可送到 溫洋文 嚴弼臣龔體仁來訪談小時亦阻風六日者也龔云前屢次南旋俱道洞庭每次輒阻風然或三兩日或前後合計五六日未有一阻不前如是之久者又云自此至漢口若遇順風三日可到無風則須七日思南新科舉人張丙熙先與弼臣同舟至常德而分手至沅江又相遇一次而到此六日不見其來未知其突過而前歟抑阻滯在後也計覆試之期

為日已迫若再淹留必誤無疑繼而與之同府且受其父之託心殊焦急云
 龍龔又云必欲求速亦有一法別願小舟至新隄候江輪之便新隄濱大江
 江輪過此可附以行然至無定蓋江輪之赴宜昌止有四艘不必日日有之或
 隔三兩日亦其常也在沙市候江輪亦然龔又云長沙小輪凡十艘以兩船
 備中丞之用其餘八艘俱可挖帶客船余前聞總共止有三艘耳俟再考

二月初三日丁巳 晴風減半後自琴棋望行六十里泊鹿角

砲船初換五更枕上已辨色乃起起未多時已聲明砲矣蓋砲船更鼓
 不可憑也是船於更鼓之外加以鈺每過一更則環船巡擊一次其聲
 增宏聒耳 自昨晚風定船尾不聞軋之聲矣起後隔窗隙窺見
 天際有紅光知是晴矣旋聞長年移槽聲婦船聲啓錨聲鑼聲砲
 聲船居然開矣同泊之船絡繹解維前後于我船者帆影相銜彌望
 皆是時卯正二刻也復過磊石山少頃見一小輪船舵兩座自下而上後船
 之首繫諸前船之尾三船成一直線船行絕緩想載重之故耶後兩船
 皆張帆輪船左面題湘帆兩字中段有玻璃窗類可以居客者窗壁之
 繫皆楮 已初後過一處澄免授予以遠鏡曰子視之中流忽出若兩桅
 者何也予視之果然詢之則載煤之船昨日風覆者也距岸有數丈遠
 桅沒水過半其岸邊泊一船岸上有數人來往營營衣物平鋪于地似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三九〇

是撈獲而就曝相距遠不能辨清舟人云泊船漁船也蓋煤船沈而漁
船救之也觸目不覺心揣諸僕亦指揮相語色然以驚風勢雖大減
余偶出艙則拂面吹耳猶不可堪船東北行恰與風逆滿江之船縱衛參
午無直趨者近午水手用飯因泊一小時許岸頭有販夫經過舟子詢以距
鹿角若干遠曰二十餘里耳未初一刻復行風加大櫓聲如轉磨
將至鹿角時船安強行每乘風則其疾如箭乘風而左近岸處極淺兩丈之外插有
標識舟人拔舵不及急撤帆而船已膠五人用篙抵之不動水軍畢至加數
篙之力仍不動乃以船首絞軸絞之其法先以舟載巨錨拋諸中流錨
孔之索聯軸之索為一錨既入泥牢不可拔矣乃轉其軸使索倍緊
愈緊則移船寔移矣其法甚善又錨身別繫一短索索纏一木棍
錨沈而未浮見木則知錨所矣亦妙澄元云吾鄉固有之乎未之見也
舟以申正二刻膠又二刻而活風力愈猛舟子登岸曳牽水軍助之因正
至鹿角泊焉對面有山近山有人家距泊處尚遠僅望見之日暮辨認不
清矣上距琴棋望六十里

二月初四日 戊午 早陰午晴 自鹿角行五十餘里泊岳州

卯刻正二刻開船開即起行四五刻始至昨所望見人家之前是處泊
船較多大約昨日泊處並未真到鹿角昨日之行亦似不足六十里也昨以

為山者今就見之非山也乃阜也臨湖高聳表延甚長遠望若山耳
土皆赭色 鹿角之下有地曰高山望以綿亘不能分辨意中但以為皆鹿
角也晚間聞雞工言乃知之未正過使山居水心上有蘭若
鹿角之阜既盡有山出焉其先為鹿角而蔽既而若相連既而始分
橫黛一條彌望不絕其盡處即岳州矣過午即望見之稍西即便山
又西而漸遠一山橫地上微收下微侈濃樹翁鬱時隱隱見舍宇氣佳舟
人曰此君山也君山又西有一孤山輪囷挺峙然絕低以君山較之殆若一邱耳
申正抵岳州泊南門外萬壽宮前近岸水極淺舟不得近距一夫之遠
而維焉 鹿角屬巴陵雞工云 賀外委使衣來談片刻在未抵岳之前
岳州鎮張子初捷書以刺來拜言病足不得親至 游戎趙蘭圃俊秀以刺
來並派砲船護送張長沙人趙湘鄉人旋俱刺答之 砲船哨官胡外委
來紹號榮卿長沙既奉派遂來見船亦來 午後見一小大輪近視之
拖八桿船三大食船三划船三礮船一凡十船當初望見煙時以為頃刻
可至遽之許久乃至又久之乃過我舟之前大約拖船太多而速率不得
不減身輪船名長慶拖帶者廣西學使馮之船也賀外委與輪船
人話良久聞其以二十五里由長沙啓行行不二十里遇風而阻故至今
始至由此言之遇大逆風雖小大輪亦許無所施又聞雞工言去年

五月鄉帥徵長沙米千二百石赴四川之賑用輪舟拖帶行至高山望遇風而覆未盡沈且傷人焉然則恃小火輪以救風厄蓋亦未可深恃聊勝無焉而已 岳陽城下水寧環金口新堤指碩間八百洞庭糊眼過間看落日下君山結句紀實景上三句強湊耳

午後見黑物大如豬出水一伸其首尾瞥焉又沒頃之又出而又沒前者沒後者又出目應接不暇以其沒之條且相去稍遠不能細審其形狀但見首尾高兩背若陷張厨云似和尚帽澄先云見其鬣王順云露小尾若豬長年徐洪貴云是物渾身肉稀軟若豆腐鈎之不能致邢福云舟人君是物曰白鰭孟成云江豬也澄先云江豚吹浪夜還風 晨見一船平置岸上澄先見之午後復見一船亦如是舟娃云北風吹上而淺閣既而水退遂不得出須臾漲時不得行也後見之船據徐洪貴云自去年六月即滯于此

洞庭險阻不能憶度阻風六日者余也有大輪拖帶而阻風與余略相等者廣西學使馮也舟閣淺處水退而不得動也今日所見之兩船也風覆而沈僅露兩桅者昨日所見煤船也輪船拖帶遇風沈溺者今日所聞長沙米船也近者數日遠者不過一年或身於或耳聞或目見類而記之以見洞庭之險遠過江海而余之僅僅阻風卒平安而至此真萬幸也

借輪船之回信未見分曉既借矣無不候回信之理因懸澄先代擬電稿明日又質外委託電報局譯發

文曰極部院陳年伯鈞鑒前在某某望望風身而懸從輪船拖帶以風思現抵岳州祇候鈞命如前不在者亦請電示聞江行較易致不至久阻也

二月初五日己未晴南風

辰初起 夜風大起曉開之南風也船之北行帆檣相屬順流而下疾如馳馬而我舟以候
 輪船回信牽制在此不得微宗慈之一快徒有歎羨而已禁脚云電詢湘梅不如說
 電局託省局代詢電省局余延賀君與之商酌因聞中丞新有安仁之戚遂如禁議
 寫一情節交賀送去至午賀返曰已譯發兵局例十鐘始開機故遲遲乃返問以委
 員姓買曰江蘇人其姓之聲若但電湖之但且曰委員已戒駕將來拜也少頃果來其名
 曰談長康余曰是杜筠庭舊相識也恐其偶有同姓名者詢其字某來紀曰季侯果
 不誤乃延見將造別館迎之彼已坐渡船而來敘話良久問季潤生同來否王晉翁
 近況何如孟敘曰趙星樓俱備矣馮星岩已以道員記名他日必海關道也詢伊近
 境蓋甲午後其專人相館服滿遂就此差以知縣注選矣然無期視其冠則五品
 頂余亦未便細問之 談去後偕大拜客出橋于膳大費力夫則賀船代覓也答
 拜談及張總戎趙遊戎俱不遇入自南門仍自南門出電局在城內鎮遊兩署皆
 城外也路經已陵學長江水師提督行臺試院等處又有上蓮花池觀音庵諸
 刹又觀門額有曰華邑康籙者其內若擇店然有曰三鱣舊館其門帖何寓兩字
 俱不知所謂 塵市以城外為盛有辰油重貴以上等牌石路滑甚大致似吾津
 既濟閣樂壺洞而人數之多不逮也 回船後澄兄登岸余獨坐悶甚緒看洋
 文讀本聞輪船放氣聲自下游來以為是湖北之船與己無涉也少頃有輪
 船之駕工來言湖北接長沙電信張制軍派來拉帶余恐有誤飭徐僕
 持東往詢其管帶俄而澄兄回盛言岳陽樓之勝余豔之私計失今

不登誰保復來乃借禁第復要澄兄駕小舟而往綢
祥生俱從約里許至樓下君山落日冉冉而下天向昏矣登岸入城凡歷二
百餘級始至樓脚澄兄導而先登余繼之禁後余西舟姓反王邢二僕
以升三升而至最上層暝色浸尋恩恩一覽然全勢在目矣西望君
山北瞰湖尾東南皆有遠山自西面外餘三面樓舍重重鱗排櫛比環簇樓
下真登臨之勝概澄兄記之甚詳余所見無幾耳周覽少頃降至中
層與道人顧松亭茶話片刻留香資四百假其一炬竟見原路駕原舟
而歸新月如眉恰在天心懸落漁舟遠在泊所水光山色清無點塵比至
船上燈已久矣徐僕言適見管帶問之如駕工言且所派有兩艘孟僕言
兩船管帶俱來見管江清船興義宋德明候補遊擊也候良久而去管
楚成船濟南孟憲總管字潤芝尚在此乃延孟見之言昨日香帥行香後派
伊來迎恐船多不敷拒帶也又命與江清俱昨晨自鄂辰輪今乃至也余
謂當電致陳中丞時但云借輪船一艘未言坐船有幾其實某止一船耳
孟言請擇於二者惟命是從余曰既與君先晤勞君相送可矣余之意
以為孟有香帥名刺之據且先得見又江清云明日開船須辰正而孟則
遊速惟命是以舍江清而就楚成而不知江清來在先前楚成兩小時不止
江清專應拒帶差使楚成則兵船兼拒帶此宜用江清固不待言不特
此也孟之持東而詢者固江清也其時楚成固未至也詢之矣而舍之于心

未安因遣徐僕復造江清道意略言晤孟談時徐僕之言未及白也
 輒面訂之既訂而不可以改也故遣來致歎如憲復命無詞或同行亦
 可幸宋君活脫謂此不妨亦不須定要同行也 孟月文薪亦四十金
 公費三十金年才二十九歲 晚飯後賀有官來辭酬以兩聯又四金犒軍
 六金送謝者再而後受賀年三十二自言讀書逾十年既孤乃失與于其
 父曾任岳州營都司席其舊故就武職六年外委未補也其弟名贊
 元亦知書在漢陽鎮標充外委官及代其弟遞一薦條意在黃少保
 翼升長江水師提督也余與黃素無淵源謝之但言有機曾再說
 可也余向不喜人遞名號條常色拒之今贊不已之謀而弟是代差
 勝他人一等也

二月初十日

庚申日出後旋陰東北風終日

發岳州行三百里泊麻州

卯初二刻聞輪船鳴汽遂起又一刻船開矣天色未曙也登船頭
 望之由岳陽樓下經過約略可辨 荆湖口為岷洞合流之處未及
 見之聞下岳州八里耳 辰初一刻過縣河港行三十里矣 辰正三刻
 十分過螺山祁軍去岳八十里 平平無奇 已正一刻過新堤 祁軍去螺山五里
 午正一刻過六溪口 祁軍去新堤 新堤人家濱江互四五里不絕六溪亦足
 亞之六溪盡處即寶塔洲整船索刺予之停輪少頃時午正三刻也

午後小睡睡起寫對三付備送輪砲二船弁也江面遠闊迷茫不可盡辨許久不得一地名舟行之速視順風下川而又過之水聲淙淙如挾風而行輪船鞞鞞聲一抗一隊終日不絕若鐘擺然六溪後江折入車北岸轉如環首初復左折迤過上蔣洲又三刻泊下蔣洲以上多據尹記 祁單六溪口六十里至嘉魚縣又二十里小凌峽又五十里蔣洲嘉魚小凌峽均未及見祁之里數與舟人言多歧大約是日行程總在三百里外卯初三刻開首初三刻泊怡行十二時云每一小時行二十五里不為不速矣江清雖速其勢亦不能更倍之也備普茶竹參薏苡五加皮擬至鄂日送香濤世叔初余意決不過武昌拜客今則不能不寢計矣

忌辰

二月初七日 辛酉 晴北風

發蔣洲行百六十里泊武昌府鮎魚套

卯正二刻聞船開即起北風甚大船逆行震動有聲辰正二刻過東江腦岸旋轉左折漸初南行受順風然而左折則又東北行矣已正過金口穿大君山下而過大君山臨水其對面亦有山上建絕台有官署似是駐兵之所形勢頗好 午初三刻遠見兩岸樹舍宇鱗接余猶以為去漢口三十里之沌口湖之則即漢口也午正一刻抵文昌門外偏南泊焉 孟潤芝來見酬以活計五事楹聯一副予刺俾銷差 胡榮卿來見言候子拜客畢再駛回岳州而今日

漢黃德道俞翹廣
南觀察在廷韶武進
庚午舉人直隸宛平

譚中丞從洵字致甫
湖南瀏陽人己酉己未

王方伯之春字爵棠
湖南清泉人今大童

馬廬孫魚培字植軒
昌黎人優貢

督糧岑觀察春棠
字韻莊桂林蔭生

署鹽法道朱君其埏
字少桐蕭山廬生其

年缺則安東鄭九
荆宜施道俞君鍾穎

字君寔昭文登自按取
丙子副榜

忌辰不便拜客胡因言長江朝提督行令各營船板操演純熟候調每營十號窺其意

似以早旋為使然余今即旋而又不肯小坐辭去俄而江夏縣紀來問拜客

日期將備民社視其刺則吾邑王聘紳廷珍怡署是日恭告以今日忌辰明

日當往拜候夕知會胡君言拜客已有縣差照料請其勿候酬二金及兩聯

稿軍四千少頃胡又來辭至暮開船而去遣縣紀借電報上諭於王聘

翁得見正月者又詢通城姓字于縣紀晚間送來全省同官錄

午後梳髮濯足易衷衣澄先登岸一遊入織布局歸而述之規模闊敞其中有搖

紗廠花廠織布廠紡紗廠揭布房儲布房等等總共用工二千餘名童子居大

半惟織布者童子無多織布者皆一區發價二百餘則月領工價有一人自

言月二千年十三四歲餘亦有多者有少者大約有一定章程其街即在紗局新
始見湖北新造龍洋重庫平七錢二分
船之將至也有小舟迎而上觸槽夏然水手方譁噴入緣陽橋而上水手驅之
不肯去余問澄先曰是殆棧房夥友乎澄先曰似之既而泊相德而來者皆環
望仰而瞻瞻曰長發曰泰安曰高陞等等不啻十餘條皆上洋客棧也余因陳
君子獨之為又證之于聽軒因意在泰安久矣乃留其號宗餘人遂去
漢口開船之例招商局與怡和太古兩行以次輪流三日而一周禮拜日不開故
七日而再周今日適遇禮拜明日輪應怡和初九日則太古初十日則招商局澄先
聞之泰安棧夥也又言上海開往天津之船自本月初旬始是為開河第一次

武昌達子以前輩例長

膠州乙卯口口

漢陽府金先衛

聲原長沙壬午丙戌

漢陽府薛祇伯大令

福神多錫序

候補道凡世人有股

厚培前輩李光陳

頃心前輩北蔡陳

仰同年之令弟聯

仰名重慶趙忠欽

名滿房忠節之副

也而名見王雷匪素與

志仲勇同年

候補府凡廿六有

余竟衡前兄 施德望

張樂之三十年

候補同知凡廿二人

其第二次當在十五六 又言江輪搭客之價官船十六元房船十二元大船八元

較武全行時價已增矣與聽軒所聞相符 又言江輪開船總在晚間既開則晝

夜不停 又言江輪定艙以早為妙遲則不得佳處 又言初九古開安慶初十招商局開江潤皆船

紅船長年等屢言請原船送至上海借以火輪拖帶之可六日到滬與坐江輪

勞逸煩簡迥殊蓋由漢赴滬可帶之貨甚多借裝差使之護符以免釐稅

船主與長年交戈其利且厚當在常德相船時船主即與澄兄言若由

漢來至滬領分文不取也不知此必不能從無論包庇火私余決不肯且拖帶

之小火輪向不出海口孟管帶昨面言之就令能拖出口遇風逆時難保不阻

便謂不阻晝行夜息較之江輪遲速懸殊其日可到之說姑無論其不足信

也即以六日言視江輪已倍之矣

二月初八日 壬戌 晴暖 由武昌移漢陽口泊龍王廟對岸

辰初起 王聘卿來拜談許 達子政前輩來拜適聘翁初至因

辭謝 先是盥漱小食將出門矣尋香帥之差官來言如欲往拜此時

恰好告以固將往也與蓋略具而聘卿至談次知余將謁香帥也乃促

余行而與澄兄敘話 謁香帥鬚髯鬢髮：非復甲申過津時舊觀

然精神充溢態度依然自稱衰老殊不然也 答拜達前輩未晤

拜晤王大令談二刻許府署距文昌門絕遠回舟午正矣 聘翁致酒

有羅恆年名全壽者
現省寶塔洲麓位下
過而問其名善在也
存儲不知

候補通判四十七人有
宿鄉程子文項萬毅
是輔義年伯家人

候補直隸分十八人

有武進附吳本義
字賢有姓在極似曾
兄之一叶進湖石步

候補名二百二十人

有潘平初在初授
長西附生曾在冠九
師希希与先君相授余
此歲時見之

席之魏 未正開船赴漢口行約一小時北岸派急不得故泊于南岸

從澄兄榮弟賃小舟赴太古行碼頭登安慶船巡覽擇上層右邊

兩房艙五大艙取右者計一路所經名區勝蹟多在南岸便于憑
眺也下船步入洋街折而西穿蘆葦街由龍王廟渡口歷石級數十

下至岸邊復乘小舟回往返俱以太古夥友張錫林從張益陽人甚馴
備夕漢陽大令李 觀濤遣紀以東來候言去岸遠不得備碼頭

明日當至輪船照料據差紀云香帥有傳語託之差如云洋行輪船不此格
晚飯後替僕整齊行李粗有端緒以明晨須登岸買物午後即

移船恐卒不及事故夜作以豫之零件可併則併因江輪易失物也

備夕餉刑僕以鄉愚第大東投諸翁觀察慈其起單從澄兄

之屬另用單帖一紙開具情節文曰前任貴州學政嚴差滿請假

回津由漢乘安慶輪船開往上海所有隨帶衣箱等件數目開列

于後計開衣箱三十支書箱三十五支零物箱十二支鋪蓋帽台等雜

件大小七十三件燈後回言帖單交號房號房云大人適開飯姑留

帖單于此明日下午四點鐘並護照送至安慶輪船可也

二月初九日 癸亥 風小雨 舟泊龍王廟對岸

卯正二刻起 初擬遣僕取銀買物旋因風浪不大遂偕澄兄榮

弟率僕王邢小舟林義泰駕小舟登岸循街左行經集禧嘴威甯塢頭等處過江漢大觀樓林曰此漢口大茶樓也仰視巍然其高四重乃入三升厯梯五十八級至其頂三面頗窗環以長廊其南面怡臨漢水入江之口二川交匯波瀾壯闊帆檣駢擁近在眼底其西直漢水之上游右為漢陽左即漢口鎮鱗瓦銜接蔓延若兩長虹之環抱也隔漢陽而望武昌一山盡處晴川閣傑峙其麓雲樹雨中濯如新沐斯真攬勝騁懷最佳處也小坐啜茗因時迫不得久留由江漢樓復左行良久路左一牌坊題紫陽餘澤其對面一街即新安街街口有水桶題新安書院四字又有一樓題新安街某字號所謂新街即此也過而不遽入復直行詣百川通在升基巷上首入而小坐晤其司事趙伯誠平陽人取雁項畢出御行乃入新街入姚春和銅鋪選銅器玉成齋不諧而出先是洪江礮船熊哨官屢與榮卿言漢口新安有天津鞋鋪主人馬緒東家津之東門其人好交能為人盡力至漢時可訪之余意不欲多累人猶豫不決是日自銅店出前行過邢僕曰奴至一處買鞋肆主天津人姓馬言識尹師老爺語畢已至其門口相見語舊言其尊人與先君故交與伯其父皆開畫鋪其令伯即以塑像著名之馬先生也其令尊嘗在北門西開畫鋪兼傳真幼時習聞劉廣泉世叔稱及馬二爺者想即其人

也談次留便飯余不肯乃候伊飯罷復同至姚春和緒東代為議
是時已將未正余以行李尚未相齊而時已暮卒乃率邢僕先歸
至今早登岸之處遇張錫林與星記棧房一人田姓者俱在岸邊
立候迎余而言曰某等候此久矣知船風大起舟不能停泊數人招架以待
大人之歸也乃令覓渡船不能得二人又引余登坡至龍王廟渡口待
渡者駢立索頭俱不得渡官渡局懸牌曰大風停渡余與邢僕在
高處瞭望江流洶涌濁若黃河遠舟來者泛乎浪雖之頂使人心
悸張田雖已覓得渡船而余不敢渡矣且恐澄兄榮弟不知而誤渡
也乃遣張田赴舟告以任擇善處而止焉母余是待余縱不能登舟
星記棧猶可省也總以慎重為主並告張錫林使退安慶輪船昨
定之艙及知照道署換票去訖余從原路復回先遣邢福往迎澄兄榮
弟余緩步在後行過大觀樓過其折回知澄兄在玉成齋因就之日
已近哺尚未早膳余意欲三人赴東昇樓小酌而不欲緒東作東道乃
直言之而緒東決欲同去事已如此止得同往樓在新街之後巷肆
主天津人司帳江姓為津人飲玫瑰酒食六小梳海參大腸蝦子等干
等類宛然鄉味而以豬肉鍋貼終焉痛飲飽味各適本量復至玉成
齋小坐所買物存彼處吾三人各乘肩輿兩僕一長年步從冒雨至星
記棧房約計行四五里乃至該處在洋街與招商總局碼頭甚近

懸有麥邊輪船洋行暨牌前有櫃房一層後有客房一進樓複
之內外清寂不似常居客者時已入夜不能渡河不推不能亦不敢乃促
棧夥呼張錫林少頃來則之言船已放停安矣請屈此一夜明早登舟
可也因道舟後樓中設三榻衾枕做諸本棧襪湊良久乃僅敷用兩僕
一長年露宿樓下余因日間行路較多且乘酒就枕即睡無所苦

二月初十日 甲子 風小雨

自漢口登江輪船

辰初起先遣林長年瞻望舟泊之所及命曰仍在原處乃借歸仍自龍
王廟下駕小舟回船問昨日晴形為之色駭當昨日午前風之驟起舟大搖
鄰舟於徒是舟忽斷大錨之纜錨遂失舉家惶迫有號泣者幸附
近有紅船其主即向義發之族弟聞而往救略轉船之方向使不橫受
巨流乃稍安余既歸船主訴苦因言失一巨錨直十六緡矣余曰是
易商汝但思移船善策該有不測之風此處仍不安也諾而去時伊方
覓工循昨處撈其舊錨備飯酬勞了無移意余恐其因小而失大也乃
許付資市新錨伊始解纜少頃乃移諸對岸與其族弟之紅船並焉
遣邢僕赴道署問若坐江裕船換票猶可及否及命曰中初送至輪船不
誤 遣張錫林定房櫃友曰定矣 又因向船不能放至碼頭余亦恐其
失事乃令張錫林持刺赴官渡局借渡船兩艘一名紅船午前即來令

其守候 官渡局即在龍王廟碼頭其門外有牌一方曰官渡便民曰概不應差
遣王順赴王成齋取物又因孟徐兩僕未得一遊使回王僕去午正後
諸僕俱回乃檢點行李應裝裝之應細細之中初後始有端緒因渡船
不敷用再借一艘人隨物同行 付七長年酒資各半元劉佐尾林隨侍各加半元
渡船要強以行船俯側不能正坐 兩姓各二角五分 軒然水掀船欲上三人相視惴惴
悔不由岸上顧肩輿至碼頭穩便多矣後有過者切勿更蹈此險
抵碼頭時星記田姓來渡船手執護票華洋文各一紙言行李一百數十件
之多買辦不敢輒開船須以刺知照招商局簽字乃肯納余不喜田姓之
為人遂至輪船晤其司帳沈姓問其實沈言與田同遂令州僕偕泰安
棧張錫林同赴局以刺投諸局總施君施君者少欽之姪也施為寫一說
帖付沈遂開船納入約時田與張一散籌一收籌漢陽縣顧工搬運縣
差在旁監視孟徐張三人亦在旁監視頃刻而畢約船者凡一百一十
三件隨身者不在數 縣紀請一刺銷差予之酬兩聯又言渡船三艘
請各酬兩百錢如數付之 道署來人請回片予之酬一元 星記棧茶
房求賞予兩角請益乃倍之 馬緒東先余兩來船照料殷勤又薦
一茶房名顧洪貴者上海人面屬其盡心服事又贈梳篦木盞等事燈
後始別去
張錫林所定房館因過酉正已訂他主余至時無可定居略定矣而僕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又無處所將買西人于巷內僕等既不欲而此外三人且并巷居而不得議
許久乃定官艙一余與澄兄居之一人之房艙一榮弟居之西人之房艙
一五僕居之船例官艙居一人價十六元一人房艙價十二元西人之房艙價
二十四元以上各艙則每加一人則加四元如統艙一人之價官艙十六元今居
兩人則二十四元西人之房艙二十四元今居五人則四十八元榮卿所居仍十二元
合之共八十四元假令查三人居房艙五僕居統艙共須七十六元今止加八元
耳而上既得官艙之宏敞且可開窗任意流覽房艙每致忘下則共居
一間衣物便于照料呼喚尤靈殊出望外澄兄云因禍得福良然
先是田姓代起船票八張計房艙三統艙五張余以名實不符商令退換
田固言無妨但交七十六元保無異言且自居為已功余乃令刑僕要張錫
林回到帳房問之果須更換以內無官艙之票顯有不符也晚間張持洋
字票來曰此不誤矣官艙票一房艙票三統艙票四仍共八張而數合矣
如數付以八十四元開船之前約一小時兩洋人持小玻璃燈來全艙略一照看
而去問之榮卿及辱僕彼兩艙亦然護照竟不用
星記棧照料兩日應得幾何張云每船一元棧房得五角此五角則棧主
平分其半而半給田姓以十四元計之四止得二元一角耳棧房迎客之夥
友隨客附船以行太古怡和皆予免票則有免票則不取船價矣招商局
則無此例故當初到武昌時張錫林盛毀江裕輪船扒手之多不便問太

古怡和獨無扒手身則曰洋人之船司更特勤不致有失云昨日既退太古之船張曰今日不上船則須候十日怡和之船矣榮卿屢言不乘招商局船而以數十金飽洋素手心不快而請東亦言江裕船之好與扒手之無慮故決意定今議今日乃知張之不欲江裕者為省此八元也倘晚來向榮弟借銀問須幾何曰在船買票非八元不可登岸則省四角乃予以七元六角少頃又來曰登岸不及矣將開船矣仍須八元榮弟復補給之張言凡迎客隨同去者每一人一日棧房扣四十五文予之若無免票而付船價則本人任其半棧房任其半榮卿為張計之此次所得殊不能多由漢赴滬先墊船價四元余等上下八人即令住滬十日止得三千二百元況萬不能十日也由滬赴津之船價以百金計之今伊名下者不過二兩五錢再多亦無幾也往返數千里奔忙十餘日而沾潤僅此大非美事恐其言猶有不實也船例九鐘開船昨開怡和之船鳴汽兩次乃開是船止鳴一次且聲極短促即鳴即開更不少停時余之時辰表已九鐘三刻矣因退轉其刻錢以準之數月以來日記中時刻皆應照此卻退扣算

船設電燈兩間共一其製一玻璃穴壁而鑲之先發則左右皆明不須更然燭矣若欲作楷則光猶不劣以遠且高也澄曰此恐非電燈雷燈光十倍于此予視此平地之上能檢遺錢乎且雷燈下安得有此處彼處黑處影耶此恐是煤氣燈耳

燈終夜不息

船不開不供客飯此通例也晚飯就碼頭買油條糖烘餅各數十
上下啣之船開後顧茶房送稀飯來並小菜四盞就茶脚糖共食
飯稠而熱上候頗好菜則醬豆腐最佳官船既居兩人不能不作上
下抹之別澄先曰余喜澁宜在下余莫決其孰佳也遂從之解衣而
睡睡甚甘以昨有久關也船宿付後遂不見田姓其人伊之事至此
畢矣以後事皆在張燈後步過統艦其中縱橫紛亂無怪扒
手之易展其才也周容皆前輩已定江船船宿業矣以事牽日內不能上
船其僕無計知余在此來問計余遣張錫林為經紀之

二月十一日 乙丑 陰雨大風 江船經武穴九江安慶

卯正起 卯正一刻過一處舟停片時余以為黃州湖之乃武穴也屬廣
濟問黃州夜已過亦停片時已初至九江依碼頭若船形者泊
棧房來索業一看屬刑僕索諸禁脚予之蓋每過一碼頭人有去
有增易于辨混故必清查決然查法殊不見詳密
早點心供稀飯四盞送來約在辰正開可開至巳初泊九江來以難
工遂命之難其人朱姓武穴人言此地去漢口五百四十里下距安慶四站
再兩站而大蕪由是而蕪湖而儀徵而鎮江皆兩站以下則不深知矣又
言此地買膏鮮不請價且虛頭甚大惟皮絲煙與糕點則價皆實
昨夜漏雨溼余衾褥以告領茶房為掃隔壁一間而移之亦官船也問澄

兄並未漫便不讓澄兄居上下層無他苦惟與上層相距太近坐不能植躬此製造時百密之一疏亦由向來壘居者甚少故未嘗討論及此耳張錫林雖曾試人多時壘居者亦少
至九江則開貨艙出納凡有存行李其中者須派人看守以防糾失今日張錫林同孟傑往烏澄兄亦至其處據云吾等行李距他貨艙遠看守甚易蓋因他人存貨者多存行李箱者少也
九江得雨小時而開方停三刻時即鳴汛一次諸賣瓷者皆疾走聞有數十人旋以人貨未畢入又候五刻聞此處停泊久暫無定視貨之多少為定三四月新茶入市有泊半日之久者
昨與馬端東坐談一客過門外馬延入詢姓名青縣趙幼江名元熙現在安徽候補知縣派在六安州幫審請假來漢省親者也其導人守楚江湖北候補府元保甲局差話片刻而去今早余憑窓望江伊在窓外散步目光相值與之拱乃入談許久問安徽省中官場與余舊識者數人幼江亦問津人與伊有舊者數人其最稔者翁人也知翁人現在天津營參贊事體頗可午後余答拜之又坐許久 周容皆前輩進崇事
張錫林言已辦好不退銀而換崇銀即不至落空大約須再候三日俟招商局二次之船矣 申初三刻過孤山在船之中流植立與銅仁江心亭相類而高闊皆過之頂有層樓澄兄曰似亭中腰有廟數層

隨坡勢而遞高初見時其形立圓上收而下侈無奇也既近則平展而
棱折頗多其廟後一面青蔥而溫潤夏秋澄翠常益入妙轉過一面潤者忽枯
稜稜剔透雅近野石不愧名蹟近脚處有橫紋一道周環之
早飯肴食俱冷晚飯預屬之果熱矣且甚佳已對不能也午後不
見顧洪貴先來一郭姓揚州人又來一徐姓鎮江人徐頗馴謹晚飯伊
所供也聞臨睡時送稀飯一次或後至安慶停約一小時許趙幼江
在此下船因人少照料不及未備孟成往監視之安慶上貨絕少但增客
身聞幼江云是屬雖有會而貨物遠不如漢口天津間有所需怪求
之于蕪湖等處時辰表患上程而停晚間所記時刻遂不準矣

二月十二日

丙寅

風雨雪

江船經蕪湖鎮江

辰初起榜孟成所帶時辰表也夜醒聞泊船及人語往來知是到大通
矣時在丑正以前余欲睡不知停泊幾許時晨起著衣未早已至蕪湖傳
五刻來往人太多艙外又當風未得縱覽閉船時余之表辰正三刻也又三刻許
過一處南岸有山插入江中面轟轟而東波其頂有房腰有遊環之故盡後
連小山堞亦連至其上不知係何所也兩山各有兩物若亭若園焦而兩山植
兩結為巖透山雪皚皚零星相間一未初一刻至金陵風利不得泊掉頭兩次許乃
倚碼頭臨江人家無多有官署有營盤遠望有兩山東大而近西小而遠大山

之下見城樓及堆塔雲氣迷茫辨認不清未正三刻復行中正後見南岸有山甚長堅切江岸長者方盡又一短者渾身雪裏望之純白

戊初至鎮江金山在其左焦山在其右金山左削而右波直圓而扁燈雪相交略見亭閣惜夜中不能細辨也船停約一小時有餘復行船頂每日鳴點可以對表一

點鐘時鳴點兩聲二點時則兩聲者再三點時則兩聲者三至四點鐘則兩聲者四至五點鐘則兩聲者五至六點鐘則兩聲者六至七點鐘則兩聲者七至八點鐘則兩聲者八至九點鐘則兩聲者十至十一點鐘則兩聲者十二點鐘則兩聲者十三點鐘則兩聲者十四點鐘則兩聲者十五點鐘則兩聲者十六點鐘則兩聲者十七點鐘則兩聲者十八點鐘則兩聲者十九點鐘則兩聲者二十點鐘則兩聲者二十一點鐘則兩聲者二十二點鐘則兩聲者二十三點鐘則兩聲者二十四點鐘則兩聲者二十五點鐘則兩聲者二十六點鐘則兩聲者二十七點鐘則兩聲者二十八點鐘則兩聲者二十九點鐘則兩聲者三十點鐘則兩聲者

二月十三日 丁卯 晴北風

抵上海宿泰安棧在英界三洋涇橋

卯正二刻起 夜醒聞停船兩次初次在子丑之間停約四五刻當是江陰第二次在寅卯之間鳴汽數次人聲寥寥想是處越船者少也停約兩三刻當是通州 晨起日在船首知是東行行一小時許折而偏南迎船有樹一層遠在江心其北汪洋無際似是海上以為是即崇明也俄而船抵其前仍循其岸而東乃知是仍江之南岸也煙樹相連村舍間其中搖其長表不止一村一鎮而已將毋常熟昭文之境耶 岸闊日幾不能窮左右皆然 盪沐時見紅鼓一在船右散步時又見紅鼓一在船左聞燈先云中間尚見一里者亦在右時余步船在故未見也余初見之鼓出水多宛然鼓形上下紅而黑腰二水所見出

少僅見其項若笠然 已正入吳淞口又五刻至金利源碼頭下船運裝者
擁擠填塞待其少定乃乘肩輿赴泰安棧澄兄榮弟祥肩輿而乘洋車
到棧略坐諸僕安排行李至未正後始有規棧時早飯已過棧房不肯再
開因自買糖色雞麵充飢二者皆頗不惡 泰安棧馳名久矣實則樓
舍並不軒敞行李少者即存本舍或堆諸房門之外余之行李亦不多其勢
不能容輒積露積前庭之廊廡而席封之 棧房住客皆依間數編列
號數吾三人居三十二號諸僕居三十一號 凡問所舍而答以某棧者則必
問其在幾號此亦不可不知 洵夕與澄兄步遊棋盤街至點石齋分局
澄兄買計里筒明圍一張^{每張一角}各買城廂界圍一張^{每張一角}又歷四馬路等處
仍步歸 晚與澄兄榮弟觀劇于天福茶園始見電燈較江船所設尤
勝百倍所歷街巷多有之子正乃歸足蹇神疲心殊不怡
付江船茶房酒資二元爭至再又共加一元廚房亦在內又守貨艙者未實告以
運裝畢後再酌給比運及半余已下船遂忘之茶房求實俱在未到碼頭之
前 棧房閱報甚便申報滬報俱按日有送者申報一張十錢滬報五錢午
前可送到 棧房踵門賣物者極多非玉器即衣服絡繹不絕答以不用猶
遲回良久而後去 居棧之客每出必倚其門夜則并息其燈鎖鑰皆本棧
預備繫木片于鑰首而書其號數 澄兄夜歸將及棧門一婦人用力攬其
袂力爭乃脫去燈已遠不能辨其面目滬俗之惡于此見一斑矣

二月十四日

戊辰陰

宿上海泰安棧

辰正二刻起 閱報兼看曾惠錄集 遣人訪小舫叔在滬否未得確信
午後同澄兄禁弟步出棧行近五馬路各顧洋車禁弟赴百川通取
匯項在後馬路照仁里余與澄兄赴美華書館在北京路與大馬路隔兩巷期在
四馬路五層樓茶肆相見比至美華書館因是日禮拜閱其無人乃卻行
過鴻賓齋代禁弟買石印注疏一部四元五角事類統編一部七角復至三馬
路中腰街口令邢僕東行赴招商局送聽軒家信澄兄與余西行至申昌堂
買書未諧其隔壁即申報館又隔壁即裕致書室也入馬選書甚多但
未齊備因將買書之日一郵存彼處伊許以照數備好明日往商 至五
層樓禁已先至啜茗小食坐許久樓實四層已是絕頂欄臨衢路俯視
目眩不可以久留也時方日晡坐客尚稀司茶者屢滿司中者屢沃責
物者貼于耳邊且有責上海花報及金瓶梅之屬纏擾殊可厭惟舊
報者差強人意有滬報申報新聞報去公報蘇報捷報等類每紙或十
文或七八文或三四文不等余擇蘇報新聞報二紙留之坐久向暮加餐當
飯各進雞絲麵一巨碗既能而去 過大吉樓在四馬路澄兄禁弟買扇
余買東洋淺四匣一元信筒四匣一元 四馬路最為繁盛之區禮拜又是
閒曠之日當買淺扇時門外之馬車人車軌迹相疊風馳雷動震耳
駭目其人則士女溷雜良賤不辨茫塵海不知所終極也買畢澄兄

榮弟赴南誠信 在法界大馬路 金德而返 聞百川通司事龐受之奉
祥來拜又野生鄧琦來詢在家否 午後在四馬路遇李體乾同年問
其樂時未言居此數年矣問何為日作些小事情問住址語再三不可曉
乃曰泰安棧知之因問余所居某號而去歸詢棧主并不知之
在格致書室時邢僕自招商局反命知冤廷已隨弟一次輪船北上聽軒
家信明日當送諸其家其家在小東門內馬姚街李鼎和筆鋪隔壁
也 鄧琦亦見以夜深約以次日聞渠將赴江蘇候補

二月十五日 己巳 薄陰 宿泰安棧

邢僕至馬姚街送信
至則邢氏已抽居
城內虹橋內有倒
川街中間復訪至
其處乃得接交取
有冤廷收條

辰初二刻起 本意今早拜客棧房轎夫不得間因新裕輪船將開運
裝上船者多也 李體乾來訪 使延見于櫛房菊之客廳談次
知其現就洋務局事因其婦翁之弟現任淮揚道遂并眷口移居滬
上新馬路舊園街第三卷臨約明日便飯因辭不獲因商改後日也
體乾與茂之叔有世交因詢知小叔現寓虹口三元宮後底
午後與澄兄榮弟訪照相館先聞五馬路有英昌者迹之不得乃至四馬路
西頭折而東行是路有照相處頗多其門外榜出者俱不甚佳最後至光燿樓
既入其閱其價甚昂奇貌岸然不可近論其執並未佳也乃出復退至一處字
號曰西成者照之澄兄中坐余坐左榮弟居右孟僕徐僕立後頃刻而成西成

之價例八寸者二元六寸者一元皆兩張此外每加一張則一寸者五角六寸者三角若欲併張片攜去則再加一元此畫一之價不肯讓減者也乃于兩張外多訂兩張並索其玻璃共價四元先付半價伊給一執照約定十八日下午來取 照相畢澄先榮弟率徐僕尋別發洋行買洋文書籍余率孟僕回寓乘二人肩輿赴虹口謁小舫叔行約五六里過一長橋許久乃至則叔已出門有僕出請余少坐余不肯問子均亦出門問全家俱居此乎曰然經司胡同房何如曰空閒矣問芝英曰段數年矣余曰異日吾當再來未宜何時曰早十點鐘可及見也不歸 飭邢僕赴小舫叔公館致餽普茶二筒 金華火腿二隻 瓜片四匣 小菜四碟

過長橋時周環四望氣象絕佳似在諸馬路之上以尚有清氣也

初余欲拜上海道因臨行須護照也體乳日親拜固周到其實不親到亦可先差情請安言恐其公忙不敢親至相擾他日訂安某船再來懇發護照如是足矣體乾又曰可併託其代留房艙公車入衆艙至不易得也

昏後子均弟便衣來訪初延見于前廳談次問同來者誰實告之堅欲相見因約至樓上備小食訖子均邀余三人觀劇遂共乘其馬車而去子初正後乃歸

二月十六日

庚午

宿泰安棧

辰正起 鄧寶真琦嘗三請見俱未得聞至是始見之于前廳頗
 有志于時務習洋文月餘矣以縣丞掣春候補于江蘇高盤門內大
 倉口余勸以勿染名士派及佐雜惡習其人似不至此余過計也論貴州興
 利之法頗有條理余促其纂說見寄將代投諸劄吾采臣以二君者為
 王中丞所倚任采臣與寶真有世誼寶真所說鑄銀錢之法亦與吾意
 合也 子均遣馬車來迎通棧房開飯飯畢梳洗然後往至則過午
 正矣謁見小舫叔命飯復強食少許子均在坐又見兩妹一歲一七歲又見
 兩姪女一七歲一三歲又見子均之長男名智多眉舒目闊英物也又見族兄楹
 勤義務行一年五十餘 子均邀遊徐園又至岳園觀南北花旗交戰園大
 觀也旋遊愚園張園張園欲照相余不欲而止遊畢同子均至原通官
 銀號晤同族漁山同輩而勸子余 歲坐少頃同子均至復新園晚飲園
 在四馬路小舫叔觴客命余陪也凡三席余同席者有甯波 永生
 武進趙竹君順天沈和甫山東候補縣解鈞至申 鎮海吳煥元己丑孝廉年
 近六十鎮海陳新 甲午解元湖州陸仲翔存齋觀察之次公子竺齋比部
 之姪也其舍兄己丑舉人江甯程彬士原籍安徽小舫叔所延同事也其不同席
 而通姓字者有江甯張道安族中同輩勤甫年二十七
 趙君年可三十許獨多與余談談皆時務子均言其久佐香帥幕以保

補道被議且道其人強記過目輒不忘余問其名子均但記其下字係昌字余乃恍然即徐季和所劾而劉峴帥查辦時奏罷者也

陳子礪今日到宿本棧第一號午後以札來拜余已出晚間余欲訪之伊又出矣聞其明日遊於不知何處乃尔

龔體仁來訪不遇旋投一函附一詞又副紙言資斧不給貸五十余余信答之為送三十元且勸其勿浪遊因黔中燕見時伊言見梁卓如于優人某所故余疑之信擬用早送去

徐園花木出秀但春寒未退生趣尚少是與夏宜 奇園止一樓周為

正園形環樓為壁畫花旗戰時情景山水樓舍礮馬車旗一一如真景其狀物也礮之煙樹之影火之缺水之光天之蔚然以青也無不酷肖其傳神也人受傷而痛苦馬畏死而蹶張樹中礮而枝折為兩猶聯屬不遠落屋中礮而頂寬木片於墜也循環注視遂真疑親履其地四周不知幾千里遠忘其身在一園篋中也惜余短視又老攜遠鏡其佳處猶未得全窺見之

徐園每入一人付洋一角僕役則無奇園每入一人付二角僕役減半愚園張園皆不取值愚園有女戲且賣飯並可拋毬張園可茗可飯可照相以規模論之徐園出奇園奇愚園侈張園俗若比較其優劣唯奇園實有可驚可喜之處且遊人絕少餘三處則皆裙屐香

董入其中但覺如君步而礙目雖終身不至可也
小航叔屢勸余回原籍祭掃余計之五日可往返暫留澄兄任兩三日
當無不允遂与子均約定十八日乘江輪同往

二月十七日

辛未

宿上海泰各棧

辰正起

體乾午後來約同乘馬車至張園登樓小酌畢復同至伊公館小坐又同
至泰安棧小坐乃去 子均來約晚飯謝之
是日為澄兄生日晚酌于雅敘園菜甚佳京式也飯後閱市買棉鞋
光帽表套洋錢包等事遂歸

二月十八日

壬申

由上海赴甯波

小航叔暨漁小弟便衣來小坐叔為余開寫甯郡郡應拜親友及同族之有
所事事者 乘肩輿拜上海道蔡和甫觀察鈞以與小航叔共事也故用愚
姪帖小航意也值其接差未遇又拜感者師 談次李前輩郁華至坐
許久時已申初去江輪開行時不遠矣乃辭出 回寓候子均久之乃至同乘

馬車至源通銀號候小舫叔寫信畢乃同子均赴金利源碼頭登江
 天船澄兄禁帶皆先至俄而小舫叔亦至皆小坐而去此外送行者有懋勤
 兄克家同行者有勤甫弟勤甫居下船余与子均居大葉間大葉間每人船價十元下船若增一
 若定來回則十五元 晚飯食番菜吾兩人之外餘皆洋人余向食番菜隨以為佳今日殊不
 適口蓋向所食者雖洋式而實魚華味今則純洋故不宜也 飯後有華洋人各一在外間榻
 上閒談余散步過其前彼此固未交語比余回房茶房言洋人邀余過談余就之則洋人
 並不通中語其華人姓戴字樹芬為之結譯談次詢知兩人俱在甯波紡紗局紡紗局者
 小舫叔糾股開立者也戴以呂宋烟荷蘭水款余荷蘭水紅色與向所見不同亦酒類也余
 飲半杯時舟已至洋面使覺暈遂告辭立已不穩回房後腹覺翻攪吐升許子均
 未視勸余就睡乃安是日並無風浪大約病在酒耳

二月十九日 癸酉

到甯波江岸源豐官銀號一日

卯正起少頃已抵甯波江北岸上船未接者四五人皆子均家所延司事也同至子均公
 館公館石通銀號銀號主辦者陳子琴兼次則陳電輝 運青 又有湯清甫 嗣銜寶
 冕卿 紹冠 公館司帳者黃序兩又費綬雲相卿子均之表兄也童小橋組遊子均之舅也
 小食後同子均到外海商輪局晤黃緝甫 輔區 及陳而郎 李臺 漢車
 午後拜客 處湯仰高 羊伯陸 漁生 張有 奔 盛有 傳三 前輩 又陳李臺 湯秉三 又至公
 泰雷晤陳源水 又至源長錢莊晤沈積 莊三 及芝英之長子 振卿 仁 慶 年 公泰雷時子均候

于此同由祖長而歸 源豐院請晚飯 高訂明晨下鄉
子均代覓一茶房口錢長生隨同拜客極得力

二月二十日 甲戌 由甬皮赴慈谿東鄉宗祠

辰初起 小食後已初同子均乘肩輿下鄉長生步從子均之僕等升車貴暨邢
福護行孝以舟往 與行十五里至章橋慶市頗整一路多循小河而行章
橋似亦水路碼頭也又十里至東鄉祖祠見少侄七叔誠甫三叔夢香九叔家聲
三叔家斌四叔懷素二叔鴻志和遜品玉諸弟及誠甫叔之內弟居忠元貴序
兩表叔之兄楚南 鍾舅小橋背表兄燮雲亦至 午正具衣冠行祭宗神禮奠
酒三次每奠一次皆三跪九叩後聞子均云應每次三叩三次共九叩也 次行祭祖禮先
中堂次在昭次左穆皆四拜拜畢族人以次俱拜 次行見尊長禮余預命長生
設椅于上請尊長入坐受拜宗長房長皆坐受其餘諸位叔父皆還拜心
殊不安 義行行團拜禮 智行以下拜余亦還之 禮畢 宴宗族于堂
上凡九席長生引余至各席每席一揖訖乃更衣飯于客堂余居主坐同席
者張杏林鎮海人妻鄉種牛痘者也對張者為贊表叔席兩之兄也此外別
少侄叔燮雲兒子均弟 飯後家斌叔率余謁應魁墓墓在祠前數十武
稍右 隨子均至茂之叔家誠甫叔家皆小坐日暮雨甚乘肩輿回祠堂
佐宸八叔來為坐未定誠甫叔謂余曰家斌叔汝親居也今晚治具邀汝過其家

並謁見內着渠寒士也經營大不易汝必一往余謹候子均至乃同往
 謁見大叔母二叔母皆寡居家斌叔之嫂也家聲叔未娶次謁四叔母又謁叔祖母
 族中所稱繼仕房也皆一揖而退從子均之教也 少頃入席同席者居丈忠元
 懷素誠甫兩叔鴻志子均兩弟主坐則家斌家麟兩叔也精拳行酒甚歡
 叔姓兄弟皆較勝負余不謂然遇諸叔令行至則滿飲一杯 飯後回祠堂
 查譜許久 為鴻志弟書扇鴻志小廡叔之詞也其語曰癡孫 夢夕香大叔
 居祠內夜備水角子賜食 佐辰叔得孫初彌月明日假少臣七叔家設酒命余
 往余敬諾八叔之孫即幼甫弟之子也 適夕至法華庵小坐是處舊為元璋少養靜所

二月二十一日

乙亥

由東鄉回甯波

辰初起

研義守

研義守弟家作冥壽同子均衣冠往行礼旋祠更衣復同至懷素叔

家癡孫弟家並見叔母皆坐少頃還同子均謁富燈三差墓去祠約五六里恰
 倚驛騎以之麓驛騎者即馬鞍山也富燈公者吾遷律始祖應魁公之考也
 家斌叔與余自應行始分文茲差亦家斌叔一支所自出也家斌叔本欲肩輿
 同往以與夫不具乃讓余與子均乘已則出行先之香燭祭品皆叔備焉
 先行告上禮望空四拜奠酒焚楮復四拜送之次行展墓禮亦四拜送
 禮畢暫設祠時已過未初矣因先赴八叔之召同席者居丈懷素叔誠甫叔
 履雲表兄子均弟主坐則七叔八叔也酒半子均為照相飯畢申初矣
 同謁長坡長坡者自 俱葬于此其長如帶故在吾正支之祖元四公寶栗公

墓俱在烏七叔誠甫叔皆來會七叔曰清明必告土今祭祖勿告也
謁始祖宗公公差

饑族人之寒苦者二元四元有差其花單則誠甫叔所酌定也 給法華庵香資
二元 家誠叔代滿祭品以元乞代為開銷 肯氏感有窮之者求周予之兩元

同子均乘肩輿赴東角童舅家留飯同席者童舅之子稱香童舅之姪孫童舅
之叔炳文童舅之婿 緝孫色備士曾遊日本風度端雅酷似孟志文

飯畢已近亥初諸僕乘舟先至遂登舟行于均曰此烏蓬船也惜去小然則行速也
舟中攜有童舅之前所著詩文及竹枝詞又甯波府志与于均共卧觀之于正至江北岸
東鄉在甯波東二十里在慈邑東六十里東角中章市在東錦東八里距甯郡六十二里

二月二十二日

丙子

由甯波回上海

已初起与子均買雕木人物 踰長莊厲介藩沈植三約昨晚飯余未歸也乃改今早

借源豐席地設席同席者介藩之弟瞻喬中干舉人也此外則子琴電輝清甫子均

及主人介藩植三飯畢已中矣清甫曰可上船矣 給銀篋諸僕二元以館僕一元

長生二元 族中公贈木器敬使二元 子琴電輝贈食物四事敬使一元

源豐源長公泰及船局諸公皆乘船送行將啓柁乃去 陳季春部即今早清酒以已
送源長之約也辭之季約亦乘船送行船即欲開矣匆而去 中正二刻開船僕夕出

鎮江口眾峰參立于江心絕好形勢 同船有屬瞻焉 張樹孫兩者 屬樹孫名鎮元
子均同嘗已丑舉人 晚飯在帳房同席九人 是日微有風浪然無所苦 戌正即
睡

二月二十三日 丁丑 晴 到上海仍回泰安棧

卯初起出而視沿岸電燈熒然蓋已抵滬矣 盪沐小食畢卯正同子均下船行數武
子均之馬車適至遂同至泰安棧子均別去 又時聞棧俱未起 故聞而入
答拜神不獲肩與往 午後僱馬車到小船和處並訪子均付船價三十五元又以銀
杯盤贈智多姪以資州皮捧合五套 送兩妹三姪女 答拜汪穰佛已於昨夕
赴鄂 答拜百川通 慶受之小敘別去 回棧更不往拜 招商局擬所顧緝廷親
察摩遜從小叔之命也 觀察與王樸臣師同鄉同年師與先君親密也 故觀察
亦識先君余以愚姪大東往晤談對許懇其代訂海晏船房艙位觀察初余
緩行數日待新船謂曾試人太多恐不能得艙也余以澄先亦曾試為言
乃遣人訂海晏兩艙交執照一紙揖謝而出 談次知再轉一二日將來滬
拜朱子文太守子文聽軒至友同出洋學習且同受業于一師也余自彭行
聽軒付一信致子文言余至滬時託其照料且懇其代購洋文書籍初
聞其在雷報局也前日澄見訪之不得今早余晤小棧乃知其任鐵路公司
也談片刻始知其為直隸候補知府但未到省耳 澄見榮弟均候于江

左書林余拜容畢往就之買江忠烈集三五堂集五緯捷算便俄草兵書
五種毛詩品物圖等書又到同興洋帳鋪買洋書不諧因至寶善報館買德生
要旨俄史輯譯中國度支考洋文書日刊國貨通典盛祀國維由後說等書
提摩太所建司事者極和雅 寶豐棧晚飯主人張姓天津人任鄉祠後
飯畢回寓倦甚早睡 是日李禮乾同年未訪不遇

二月二十四日

戊寅 暖甚患咳始去棉袴襪及保鞋 宿春安棧

辰初起

祥祥未福心坐而去 朱子文未拜以言會容之宴謝不見

鄭寶真由蘇家
來申狀凡多傳言
言的科少

接德三弟信言免稅單已批道署得明日可以送關蓋字而附和匪弟一信寄
來同族分銀花單 因係張壽史未言海晏房帳雖定刻下曾試而有二千

餘人至滬候船第以岸棧言之已三五餘人船未抵岸已攜行李候于碼頭恐
船到時不容分說一擁而上茲存行李之所在亦可留余然其言不與另澄兄方行
請澄兄先帶海晏船歸余稍候兩音待其少定澄兄先之遂令徐保持刺研
招商局預觀察委說明並退房艙一間 到源西銀舖訪德三謝其起車
之勞三若以緩行之故問車中船名可改否德三日午訪保定其夢船送刺
改道可也又議為澄兄特起一單德三日可以身盾隨身箱兩三隻伊定不過問
也談間以船外至言由泰安棧來知分行之說甚以為安又云子均持來棧見
訪同遊花園余乃歸而候之 願親察來拜未遇

申後子均乘三人同往玉張園山心晤體花及張樹好者慮俱略後
過七章徽莊子均邀入見存家文行字徽香

賞潤世 學芳任西京
同和以老板

同訪天津同鄉賈同生不遇 五馬路因和 子均邀到平英大藥房余買洋劍一
柄又買賤二十匣賈果館筆二支 逢文怡元 遇子均白弟張蔚君五人同到聚
盤園晚飯微館也飯畢歸 非 祁山棧宿晚飯辭
今早送小棧下棧運一人長揖稱余為師細視之孫明軒也店長查核

二月二十五日 巳卯 稍涼 宿泰安棧

卯正起 海晏船未乘 補寫日記未畢 以船未遣車未接言候中飯時
余已飯畢且自訂馬車將往矣乃告未車先回午正回澄兄乘自顧車先玉
小艇外以飯後非出紙索澄兄書盡余乘向往拜張蔚君與晤先蘇君
坐少頃申初同澄兄到二擺渡信昌隆棧起趙君耕益與朱君拱之
耕翁遂同車去同和以訪賈君潤生並明孟君蓮浦王君心密往良久
回棧 因正回澄兄榮弟到四馬路一而者赴小艇非之召晤張讓三大令
美珣施子青施子英昆弟 秦樞者貢士 修興人 孫頌康 嘉祥三弟費
春孫費滋甫兄弟 賈同生亦在坐 是夜乃著茅館名者菜飲洋酒刀
叉饌然俄而歌妓三五入焉各尋所識近而付坐或歌或笑余以事不干
已抑以為依息一離繫玉余側延讓遂坐問諸子均不知故舫味為余昆

也怒然不通於事如何雖不過十二四許可慘也菜畢加非上席遂散子均
以已車與陸九常弟共坐後船亦命予回車送王接叔自歸子均入小生
乃步 詞子均言上海通商代起免稅單洋人簽字託矣但單中載有
如兩白不到開作爲廢紙全主於相違之與定兩有限如路多不逾之陸據於日坊
漁三商之 後船外再行時在少館中飯時別下消玉再
趁耕的以明晚新乘便飯 費回生計廿七早至回和以便飯

二月二十六日

庚辰 小雨涼 宿泰安棧

辰正起 張錫林知海晏船已別今夜即南遂命形僕運行李上船使徐
僕植之七 趙耕翁未 薇志未 已正為時遠馬車同澄兄先以海
晏船看鏡玉則行李未運畢船僅兩榻通船皆皆澄先云盤頓四
榻正端量出置忽一人持執照白張錫林言船不可行矣能微板四張屬
於身身且指余言曰大人已親來仙言者船也此人反身入水而余同澄兄出
玉船閣之內且持執照之人與一人關旋梓其髮蓋亦因爭船之故因思此未不
為益益又思余去之後政有平空口壽身持以何遂約從見日則板高身拜
正心器起只招護心容延海島買辦其蟻青表與多二相見且福地吳手打
一車名細車凡細車已載而此時身轉便而接理法之心容表 內載嚴大人一蓋
持所宜之房船一間也吳許坊而古心容表此身慮夫既而曰我再寫一信與
事多改亦遂就己室寫信予澄先手余二人乃辭也 則源西銀飾時通三去

以新如難定而任力廢依之說當出何道三日各榜印訛力代辦工當隨訛而別 同小校賜殊家略王寬輔仁人 蘇州訪抄局司事也復林贊
 片精工工藝 似畢略沈琪泉太史術 汝子已出斯人 未正告辭出到
 秋改考案澄先買考教籍又以陽壁回無字錦買平出十任張
 回以同知以及門墜入余乘車回棧 張道安仲謀源通老物也便初未
 訪並訂明晚生二品級 孟傑言午後顧相籍差估表送川益送表信
 一封係改海晏署辦訛此也拂考徐傑已據此信赴船矣余方疑之
 適張錫林表云同新報昨日可到一五字房廳直及早五集船已抵
 岸必多偏矣因令張打帖則乃安屬託便衣已頓解歸而既理被歛
 累誤以為金猶同北海多歸也前日退艙彼忘之矣乃曰吾信深矣
 命人往表師存未復言今日上船其乃履安師之幕賓也乃再寄信
 知且表曰今日此訛志恐容乎余曰固然但願報報開切身以請各區矣
 乃也表彌仲蔚蘇州人 由乃出道過鐵姑以司因訪朱子文見之朱表
 洋文名李凡單開其皆可物色以之惟五錢十二元太昂似亦緩也余曰然道
 該可代訂四卷為色字與卿書九三部又朱言自陸集廿五便亦訂一部又化
 字樣悉名目表三種六便訂三部 言畢辭出四棧坐未久張君君表
 若持小生而言將赴為京水師學堂就事其岳丈叔親家 銘楓理中
 事也 嘗聞生以刺表約余及華卿余閱費今日有花酒三為共飲余乃

今早五夜船外交運賈用言今晚不邀余

明日而今晚之邀余者固非賈也此辭謝之 遺張錫勳亦持刺致語者君

仲蔚同新祿船房膽白曰吾不日回中少候亦多張四言志盡門未明日再

往力也 國正曰學弟乘洋車到新莊和主人猶未到生少頃耕田借孟

蓮翁王次則王心容次則錦翁錦翁余舊識久別未大吹之潤生曰澄兄

王乃入堂潤生之局家未為齋惟子均已到潤生先過此一則耕田約之身則

三在要余赴彼而日子均忘也余再三辭之賈亦似不擇澄兄曰吾同潤兄

古少也一語解困之感多也 飯畢已成正同蒙弟回棧甫坐定孟蓮翁

錦翁王心容許久候澄兄送外既而曰為有一交須送者乃去

廣正復澄兄借子均未生片刻遂同上船訪吳塘青子均去之習也正故

同耕而亦王耕而亦王也吳言初八遇大風甚石島堆而鐵律整一則船于頂

被一浪打對飄去船底掉帶色由地翻滾幸是下旋無后客亦則不知傷矣

研人美又言津西正月已開二月及陳津中六七十歲老人言廿三三十九年來年此

事仿船心月向及平安進口矣又言新祿手船坊四十餘艘海界止二十餘

大言海島船多映著滿光而日開而到及在後該畢步別耕田子均在舍皆

向吳波託余乘子均車王棧內子均師

賈潤生約明日王棧房中飯話之

二月二十七日

辛巳

稍暖

時已日解

宿泰安棧

辰初起步行至海晏船澄兄方沐例開船須俟已初與澄兄至船開立話片時澄兄房

余宜節飲食嘗謹志之余以用事查詢萬人乃別澄見竟詳車而歸 飭王順買二月
 下旬時防一冊 故政古室村地為澄允送來西學課程一冊余代為之 張錫林將打
 刺後訪者君仲蔚請與徐僕俱往舟往表借不立局 同業弟赴貴潤生約回序者
 施子乘州敵蔡芝敏亦康子均弟又甫波陳生韓律 主與凡八人 中後序教回答
 華到太島路天係接內天泰接若拜耗 錦而張君信之其同事也家正場院謀以
 錦而後及更久新經接而移去余聞是喜稱對久久矣堅思見之錦而乃命人長
 之未談約而分列久頗省心西字於商務利病亦能窮究且爽直無遠作氣可
 人也則大守之馬致外國漢山亦被接以別約日往訪之 上學弟暫回棧嘉沈
 洪國太史不冠衣持柳白卷之 碩輝方東振於其 懸渡新園晚酌以三宜船
 謝之 十後徐僕亦命以東改王心容託其引見表仲蔚適王外出而表立為以理見
 之表先為上擬而向下願四揚身一間表云新接之未去少時為表見電報電到時即將
 執事送來徐之言亦甚為上形時至招呼表六許之 上燈後到一品余赴原
 面官銀飾張道安之約回序者王寬輔沈洪泉昨所說也張懷西心 庶常雲友
 三學中詞老如常立度以能無上雲人 張海帆有亦人常立揚何 祝少密 蘇外人西東年
 切悲表甲之之習新後也益心好味之均而主表凡九人表初序散歸是序無媽
 奴也改力難曰 子均言遂給昨日來中商老制仁度里善之電張宅擬昨日
 之 赴慈時子均至家相及蘇家亦血相一次是日以血為一紙贈余
 洪泉曾於南君度里懷而富嘉虹口

不至為市所妨又云英國多用金幣也其制每十二 易一先令每廿先令為
 一鎊磅用者不過四枚十枚以上則概先令先令不過二十枚二十以上則概用金鎊
 先令不過五枚零之小數而正項者老幼皆宜也今中國金銀並用二五者
 用其少者百九十九以下概用銀圓百錢則用小銀錢至九百九十九皆用千錢則
 用大銀錢是以銅錢充時需而正項者老幼皆宜也 又言銅錢價昂即由於
 鑄錢之多蓋鑄錢鑄多價必昂故信莫如使鑄錢之錢而改鑄精大式
 而輕其質使銷燬者少力重其利則此弊自絕 則久始早立於中
 似

二月二十九日 癸未陰微涼有風不甚 宿春安棧

辰初二刻起 難髮看時務報 已正副新船到 德從僕持刺訪者君仲蔚
 未遇而回 午初宋則久未 復遣徐僕尋者君俄而者君親來送信延見
 之信言撫蘇之手好發某一切社丑料男低開堂上下艙各兩間 茲新船
 帳房許君仰部等檢表云此信宜速投行李下艙稍遲多物因茲船
 明早始開與否尚未定 袁名嘉與五忠衛台有試用船位茲始知人後次知
 伊仔帶任楊村通判致好先生遜之極致以先君曾同病善舉因有
 世德也 同則久別新本知書中者 耕園蓮錦詩以主君七人領畢歸
 方入門接友迎已上艙兩間堂下艙則止一兩耳余尚存李德何財
 上船伊云今日為物運此多地密之 孟僕言持者赴新太初七未余

因乘间至源通能辨访渔三弟不闻免疑卑王则蓄持海晏改作新裕矣乃
携以归 徐僕言適在存村刺到鐵路之日向朱夫人代買洋考朱云兩日
札好者有買到候買到者送子均交希多銀錢五十圓已由交朱子矣
乃車送此船为往以上限十三高紳不嫌二端仍持回 申初後替徐檢行李棧
房三搬運洋利船上輪船俾自隨身以李明日再上道至心寬之處也 心寬未正來
子均六未也排但極周則 令徐孟張三僕俱上船看守行李棧房止留王快一
人 再歸來山坐而古 心寬言新裕能日午正非開
五錢後到後若因赴願綽約同屋有想速乃換福林芝 電報局稿子軒
源中回王祝 西向中老蔡已舉人 陶芝主人之感陶甲南首河向南甯陶
石如大宅之也 台之再歸世泉王家凡九人未修席同再歸洋再歸宅
片刻而步 子亦運來洋文老精三附祝言洋文四老此地不可以此購洋
依者須購洋文價必不買三閱月可到若用華伙者不區二三元可購洋文
隨月可到向所註實以信言看現買之較種眼番已走身用四老而後
緩 學卿算法棧房惟飯各轉錫脚踏船價共老百四換六元者有
趙耕的送予及替弟札九二也

三月初一日 甲申 微陰不暖 由江海泰安棧乘新裕船持回天津
卯正起 辰初乘由車到寶同生孟運浦趙耕益免歸高宏則久惡客未

仲蔚張道安小船時以候其歸於天為早供未起辰日回便道至平馬路
 田無錦買洋藥十搭畢以一瓶 發電報字兒凡二名字又曰天律亦有官
 正殿弟乘新船四庫初四早少到訪派三四人到走就頭候令張錫林
 送白 已初日崇弟乘馬車到法因大馬路而誠信對向真務在村買點心
 寄錢等物已正上船 送行者紀趙黃王宗之外臨未村撫勸奇小船殊子
 切中回候護時刻又張道安表仲蔚未見因家多差地而生也 廖鏡之送只
 和弟仙街上船乘名願主許久仙心為生現以知謝分廣未存時引兒也位
 大萊洲二鄉 小船林玉大萊侯陸申甫申甫仲翔之兒金德梓之林為題兒
 因陸口女有東表接張望 通委話 未初食米飯一梳旋官雖進教叔
 以車行候其者多船仍舊橋往之許以李露積以符開船後其者有空船
 也余憶北有一人推以李於船側之內而從傷以待金南愈問姓名曰西海
 官姓問言李何往曰訪人又細問之乃知即長壽之孫因年送果君早出
 而素也早如病力快以康左右之康名慶仁 時果佩道同年素願談神久
 未正三刻用船梁君早如修康君素初後一少許康君初學君曰教日素亦官
 說六許多話今日談已多矣乃去 昏後過茶山船艙蕩微晃眩暈余
 覺于官甫波之行運就枕鄰官有怪吐聲崇弟亦吐茶房劉順云凡運茶
 山時多風而不免撞傷也 初二更時買辦許崇卿率茶房推門入因有一
 人形折房也余已不能起跪詢之笑而云

居曠蒼房新柱任河東官訊官曠蒼房劉順任河東院司馬又貨曠司馬
去張雲跡在塘沽劉順云新奔河而人 劉順在少泉之中表兄弟也
該字則久於今日家命者皆好日惟向平上琢磨也少子向日作觀者狀

三月初二日 乙酉 早微雨 暑晴無風 在新裕船渡里水伴

已初起 劉順來後 張雲跡來後 再歸來後 該家用銀半金亦不
飢俄新蒼房以桂而湯一梳送美曰該試嘗之佳美矣因食者一碗
至大菜尚第四節訪卓於生中遇汪甘卿 鍾雲蘇州琴已者慶現之
三蒙字叔 暢後甚久洋忘早為之病也既而王多金又王生上
張雲跡云此船駛較常日加速因感驚病之公子立如噴噴病者分付也
至蒼山已較常速一小時明日晚十點可抵大沽矣又曰天氣如大是福故遇
風浪但過里水作四五日未可定也今則半日可過 許芝卿來後替卿之室
亦讓與人矣 晚不飯不睡 劉順與紫卿語甚向過里水伴遇雷劉
白即刻好過者時或正高後也 張雲跡云由塘沽運行李以用船少便

三月初三日 丙戌 晴無風 在新裕船經煙臺

即四二刻起 剛憲見山崗新蒼房曰煙台也塔已道不能詳視但見耳
又久之乃不見 孟成素話 石口名稀飯一碗 劉順來話

再轉來話 新差大銀洋票及橙寶 許楚卿來後
 晚茶房索酒資付一元酒樓有大小之分大酒錢四元小酒錢二元
 膳茶大四人分之二酒錢六付一元方付薪此二元
 夜半同停船知已至大沽口持約兩三點鐘也
 再轉借僕一人明日下船時照原行李誠之

三月初四日 丁亥 晴 午後大雨

到籍

卯初起 船已開許久矣 卯正抵塘沽 却行李有紛擾許久 到每次進口不
 能靠大車碼頭故泊後須以刺船渡之此次竟靠碼頭由舟而車一轉移間
 身省便之玉據張電報云此次因有盛京書之公子主船故請事破故也
 本日大車第一次九點半開行人多不能容且余之行李堆積碼頭倉卒不
 逮上也因候第三次 電報房大運行李由輪船移至岸索五元已而讓
 四元余轉付之電報房然余 電報初欲將行李雇船運至津因船已靠
 火車碼頭也遂改計行李既移至碼頭矣電報房乃大頭來與讓裝車
 之車價脚價索三十元余昂其價且不責其人乃自去車站尋其站長
 廣東人 與之議伊引余視其例牌之曰每重一百車價五元余曰這小大頭索價三十元
 母乃已乎伊曰以磅之之何大余曰善伊乃代為商酌擬運其一二車磅之共百廿二石
 時余借學仰雪路玉頭等處站小官 諸人同之 酌站長開一清單共計十七元有

奇此符也 買票八張金与等仰坐點等字官座 徐州王三僕生云等座 張孟

監到着美押大車六五示字并十一點半開車一巡半上就頭 彭何軍糧城 甫下

車見一着道武弁冠五品指馬杖辟人余初避之伊而進而向舍姓者之則曰二

前未即大爺候久矣引余初者數武遇吾兄与二叔祖輔臣并云雅亭楊廣

亭自對面來相見畢一見引余至家樓想候一叔祖借棹于此耕行李余不

復過向矣 好玉樓房通一人初問甚款且及澄先余不後其人雅亭代務之乃

知信隆先之敬別性也俄而對君仍品春未檢閱澄先相不來余曰廿七起身

計昨夕常到市來至春曰否否非君南自京來今方在此守候也余大怪之

雅亭為詢海晏船進口否刻已三日矣驚疑不食因電詢京房文曰尹伯到京

在電覆地廣亭送局元乃候余乘車回歸將登車主感高之命進班晴

外老翁雙傑猶芳助語教語若以發電等情因先立行名便久設仍別去

申正後到家即親家已候于此 賜七林祖兄三粒 在並併湯麵細味

也甘甚 飯後入兄吾嫂及七孫女二孫女多涕淚立馬見于芳月接三書也

八叔祖及廣子已上燈後猶歸行書陸條玉冒雨奔忙心殊不安

初与七林祖往閱親友近况強編 丑初後入內室復 有披言初接出書初大

婦兄弟姊妹若乘團聚舍惟命

三月初五日 戊子

辰初起 初動行李未即就緒 初生舊生來候 難發

午後謁先塋新舊兩墓申回 遊石鼓大錫三連西橋人山候許久久後
片刻魚之未竟也 接性島修力益更誠昏 江蘇四弟來 幼弟弟來
寫家信寄堂智令初九日乘火車回津遠舟僕王揚往接以分春

三月初六日 己丑

辰初起 李叔岳來 畢青來 李茂為金少安先後來 己卯

後乘肩輿謁兄二叔母並兄四弟及弟七弟四弟婦姊妹

蓮西先生後蓮西以五弟文字兄示 謁子為師並兄敏高

謁七叔祖母 到郊宅兄廷廷伯華館皆未遇 又到其東院後惟

回家早飯後復出門 到孝宅見妹岳並叔生父子及妹陽生申運唐煥子

到黃宅見幼山 到恆昌未舖見輔叔幼弟弟 到華宅見姑母並八

表妹十表妹十一表妹 到沈宅見姑母並子兩表弟 到武宅見二表伯

母並六七八表表妹 到華宅見吾妹並叔侄芷能鶴生錫四日已暮

乃歸 許鏡先來訪 楊鑑先來訪 到孝宅時遇姜宅叔謁不見有

刺 午後到六柵欄陸宅兄竹軒叔吾兄借車周先生繼正 吾同以昨來

三月初七日 庚寅 風

辰初起 年題前胡明高沈子榜表弟來 午後鄭景水叔伯陸性初

性成和為姜堂叔伯先後來 是日未極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三月初八日 辛卯

辰初起 黃芝孫來 陳五君來 為邊

午後若拜許鏡兄全家至 到西東庫家兄二孫母幼侄弟及弟婦 到王宅見三
表兄 訪五表兄住址約五日 以上係初九日深記云

到陸宅見丹林 到西東庫道陸宅見樹川 到宋宅見鐵仔 並入謁古柏伯世
兄少南表兄之次女 到武六妹家未返

三月初九日 壬辰

辰初起 午前出門 答拜許鏡皮到西東庫家院見叔母幼侄去婦

到王宅見雲甫表兄 訪五表兄世住住址編補石 到榮伯交三兄
聘仰為早飯 飯後到陸宅表兄家談許久見大表姑 到湯伯表兄

家 答表姑仁鏡函謝遠稱尚俱不遲投刺焉
七叔祖輔日叔竹軒表林楊廣元治具洗塵並均榮仰

崇智等申刻到家
趙懷孫表訪事也 晚莊生來

三月初十日 癸巳

辰初起 兒輩行禮

表信寄華祝翁
詢告係回籍應
存具呈報列

午後拜楊者崇老伯時後福亦吟老伯並見初有渴提爽去子
到陸宅為董三表妹拜壽 拜姚解翁未節節為鋪分俱不遇
到金宅見沈七表妹

三月十一日 甲午

辰起 鐵絲表言環姑執事擬議土城到宅 陳劬多令弟一甫
在惟壬表兄該許久贈以影中四相一紙 崇智等隨其母原墓
十後率崇兒渴奉同先生未遇因訪王幼初之名遇後同至陶宅想明
表至家時仲明之程嗣孟和
吾兄備有酒為余壽吾姓多而姓女另備金席壽余晚張因桌合而續
之 陳劬解表妹伴上表妹回表後甚久

三月十二日 乙未

卯正起 因己生日原福先整已初四 易肩與拜本城地方官惟好李
少東翁輩仔皆桂駕 若桂陳一甫未遇 輔叔五恆昌甫早飯並嚴
湯三果吉同約 飯後回到陸宅交生之夕因回乘洋車到李竹林晚約
于趙桂榮初畢回家有上燈大燦

接華竹翁信
言考欽起文

三月十三日 丙申

辰起 巾單治華老伯 賀莊生令堂壽 俱小生而回
府孫初高來 式亦殊王十二太物殊來
年考翁來

三月十四日 丁酉

辰起 張君 來 先生於盤辰与初昨公正成多知改運于南斜折均今日幸訪
式亦翁來 晚鏡卿表兄來 是日原擬林公因內宅修之出門轉不遂
因奉周訪翁于河多賀家切向判定讓許久 不日奉周渡河遊學亦林
晚飯于家芳館 訪過華街曉新自京滬也言明日來訪
賀黃幼心壽 珍楊姓翁華信及及鏡卿先生之世兒
三月十五日 戊戌
辰起
來三翁衛瞻子而致延克後來

三月十六日 己亥

再接華竹翁信
附劉仲魯說帖
辰起 昨日河水漲甚侵及先塋塋脚是日往視水環向不淨入於園早飯
春拜蓮西張小亭 晤世先學仙梅仁

秋廷素約率周及全同訪仍賜錫三子對比寺望體不亦子回三河玉弟
一掃晚飯飯後伯鵬望仍親割牙以戲其園

三月十七日 庚子

辰初起 若將吳秀翁不遇時後翁 訪善青未起也 到竹素林交二未
起將尚說作字未果以林已出後良久傍午回家
午後候候楊晴翁查世兄率僕及未訪幸后兒
孟官生晚未後約定廿日晚仍幸訪

三月十八日 辛丑

午後拜妻父翁到桂翁李羨翁俱不遇訪晉賢生甚久
若拜翁少尉 到齋完兄道弟之克三人到齋完兄年伯母
若若官生未遇

晚字致慶陸暉高極聯

三月十九日 壬寅

辰初起 仲敏先生未昨玉自京也後許久 回輔涿河恒昌要衣
同往祝祝宅姑母壽六十五慶早與兩席 飯後同輔涿訪柘叔不遇遇下林
小生又同玉翁宅訪澄兄小生順道至王成候為二命不遇乃歸
孟雨亭來 李殊岳抄於家同堂飲延餘安後在開片

三月二十日 癸卯

辰初起 奉命來 李勤來

候官生不至 日

三月二十一日 甲辰

卯正起 是日信差青夏官信並約施丈相助辰往西星青彭壽尉
鳳翁乃与信往不遇因過王宅入楊師母設家多許久及回林宅則施以
已先至 信而知非小保正 是日午起信林二宮二青 龍代起信林六
又代寫扁由六改正散回家 隆克与單錫九正候許久尚隆克宿護玉
丑正

三月二十二日 乙巳

辰正起 來訪澄元者極殊魏梯雲王向青張小亭保陪洽 傍午赴
弟從處履身成之約回生安彩生哲生定生性初飯後彩生訪澄元
遂借歸車周正至子 晚錫九信地觸解免為陳李信陪改玉子
正乃散

三月二十三日 丙午

辰初起 澄見四葛宅

午後候寐

性成者談路以走燈一具

赴青農老伯之約回宅與楊魚吟及子林呈弟致果印信

三月二十四日 丁未

辰初起 到星青家遇李友竹 到陳振林家後回宿筱珊處汝塗三人

復因訪星青四人又回訪子頁子頁問今日有以爲也取之馬通五人借口出西

門老人車上廣法橋回生女李李在張文所說函所達莊夫獨上道仁凡十

二人暢叙極快飯後回宅爲王文修引見友人誦懋李名三鏡以爲主生劉

月初中時爲被也傍夕四家

三月二十五日 戊申

辰初起 到沈宅因夜有雨鄰大響也見姑母坐刻許 訪星青同赴

性初文會樓上約回生者華秋吟相扶松生字生繼余馮命仰中刻

思家 尚輔公爲形階弟皆來候護至夕

輔叔來言身假已語

接陳石修

接石修信言

進城子已託江

相道修仲文高

榮四神

三月二十六日 己酉

辰正起 武在仰來訪談許久在仰立話畢服至經醫堂

五六弟來言出奔事已擇四月廿六日為期

午後大睡 為汝弟訂日課冊式付工刊印 送仁信為元金課井陳

晚將出門而陳格殊未遂不出門與格殊後至君正 與妹話一小時為生
承能事

三月二十七日 庚戌

卯正起 答拜王尚書不遇 訪孟雨亭張錦波 到本家與孀母談家

事極久又在書房寫道西福訪弟謀程與只格外從嚴並面訪徐昇禮

內戶母任七弟適意出入 訪解文川張子丹姊妹俱坐文川新自南宮回

子丹現在海大道蓋通洋行辦事 訪形勝並克香高澤篤幼女

與兄間話 兄省酒有德中及雅 伯吻伯舉來訪為飯止宿

移生同澄兄在茶華店飯飯以索乘相禱之晚飯後澄兄移兄保來坐至三

更移去澄宿

三月二十八日 辛亥 晚雨

辰正起 耀仰來訪

伯吻代書楹聯致副屏の張余自考楹聯致副澄兄考批之予 借夕澄

兄伯舉伯兩先後去 赴畢青約同席者亦方高閣乃于午周仲明
宋則久閣十山皆可人也飯後寫扁而六閣晚而甚久于初夜而止乘洋
車回家路經輔仁書院見燈火參差蓋是日分府補課也

三月二十九日 壬子

已初起 南園表弟來因昨有事以託之伊來而多事公未集
也須再候兩日以與後至大概
午後睡不醒真遂去夕

蓮溪表 影生表知夕雲挑二等

三月三十日

癸丑 午風

辰初起

守差表未若其牆之根水已退步

答林子祇後片刻子祇自言向來好勝近日則否深服其有克之力

宮對十條 沈子而表 陳五表洪表

答拜張六富不遇 答林耀仰時該許久歸便道訪從孺該片刻

華次遠來以祥題相高因共德之 幸周表 蘇翁廷表

畢青有二更後表持便面一索書燈下應之又帶留他人兩件

閏三月初一日 甲寅

辰正起 演福 榮仲表清算野帳 陶仲的借花回來

四弟五弟七弟回來 宮信政學桌入都係被支替宿 宮信政

身歸政務並若以初四王器口玉還不過初十 宮信政華祝外向到京

次日入火者冬干碍 宮扇教事 金心裁少安之長也來演福

解文以表後 二華正船來為話字會事與政高

晚四弟五弟七弟後滿功課及作女看考等事

宮極耕八 是日老春之儀儀半信又兩千金于益厚至使野一行

用財止度政成債帥進念所為多為大疾

源福一什交甚能代政改

閏三月初二日 乙卯 風

辰初起 為禮仁大考仿極百數十字考耕八 鏡正表 幼臣表

以日記就正重閱福

莊生替中少雲先後來後正夕 莊生言家眷宜若作一起赴京

宮信政星殿向入都該出以何為宜

閏三月初三日

辰初起 曹蔚卿未訪醫士也足為按診脈 姜澤生未訪

沈亦未為官屏駢數十事

據生改居先後未 候竹軒表叔病儀延金君巨卿大是

宮政巨卿信重其往醫中外四任言明日至第一樓觸象須初五以往社

皆持少重降生蘇捕廷保同少重已若生時彼同哲生訪亦以歸 老訪則久

閏三月初四日

辰初起 據生表叔家者赴京乘火車少言伊家有瓦工李姓居干

老就類一切惡業可以此見無料 說文又言馬家堡機長朱燕臣與李子赫

相習子赫一函 接于其四信言已掃舍以待

遠人往第一樓問巨卿昨日准仍時到陳宅 答云三點鐘

宮信寓丹那記代兄徐竹卿招呼遲候子若以日李家者亦六時來適王成所

早造第一車入都

閏三月初五日

辰初起 沈亦思來子赫改遷巨位 哲生未言以粉生殊恐亦昨日赴京

輔非未言在漢衣街雇大車三兩運行李 吳孟成未暇日押送行李車

則陳宅巨卿已先上巨卿言竹株之病至心經今晚問遣人往取藥水

陳巨卿談甚久歸而過仲敏先生于途候子負之材殿山堂

遂揚身赴武甯宮中取藥水子初為去者請于外學亦服即晚送陳宅

住以茶薇言初七赴京並向詢 息及換頂了

子性成揚後子初到馬家堡崇智同初詢來迎蓋成彭世保正

遂孟成王孫隨沈車四連 接呈嚴四信言 皇上已駐蹕和園初七

初抄初庵初八身起園後竟初安可也蓋當日赴園亦祇極太勞耳

又表保多矣年亦與初初 恩頂戴宜即換上因屬王孫而幸免長言

陸多後初九也 遺彭世四五老初同 余与初初及學兒平王成赴初初
庵王已也午久矣 陳順光 擊衣色鋪蓋候于此
与學真初後言蓋高七年差獲六暫席初此余因遺陸順往陸蓋高
素向以多山官後小睡既醒而蓋高王後竟日為之宿
星巖傍夕表訪 飭王成到內城喚楊蘇柱德訪石日坐人為隔
初詢傍夕表訪

閏月初八日

初初起 蓋高以其車迎瑞安少頃即來已而竹軒世味六正各
後許久 學真首奉候 邀余並瑞安蓋高小酌學智初初
初詢自城內奉六邀入坐 午後候蘇柱不至函詢呈嚴時瑞多三四
高保王余乃保山棟申後仍現 傳而罷全弟同國初初初刻去
呈若送信來言李蘇柱雖未表日必已候於園矣語印往句終也乃
買車中 崇智隨初初進城 表初後王殿和園宮內外宿初初
初房

閏三月初九日

丑正起 卯正後入 覲 奏對十餘句另有記 午前回五老胡同舊
寓初詢在焉 勅譴同余至六來見 午後命勇智鈔記奏對傳
李潤生來誅一時許贈余成均課士錄一部



序

一 作者

關於這個日記的作者的事蹟，只於在『天津縣新志人物藝文單行本』裏，華金壽傳後附有短的二百二十八字的小傳。現在錄在下面（卷二十一之四，四十一頁）：

「族子學瀾，字瑞安。光緒十一年舉人。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學瀾故貧，在京館金壽家，學洑從而問業。金壽沒，學洑奔父喪，學瀾爲代守家。值拳匪亂，外兵入城，終不肯去。同館友宗室壽富聞變，率家人殉節，遺書與學瀾訣。時城方破，衢巷寂無人跡，學瀾爲市棺衾，斂壽富及壽富弟壽蕃並兩從妹一婢之尸。二十八年充貴州鄉試副考官。明年會試同考官，進士館教務提調。學瀾外和內介，質地明敏而劬於學。往往稠人廣坐，謔浪譁呼，及客去宵深，把卷不寐。生平嗜算，所演細草率由冥思而得。心血勞瘁，因以致疾。三十二年陞撰文。越二日病再發，遽卒，年四十有七，著有算書三種。」

爲補充上邊的作者小傳，我曾請周文山先生寫出些作者生平的事蹟。周先生是華竹軒侍郎

辛丑日記 序

一

（金壽）的外甥，從八歲時（西元一八九〇年）便隨母寄居舅氏家；固為華瑞安太史這時也常住在他的從堂叔竹軒侍郎家裏，所以便從他受課。日記中所稱銘西，便是周先生當時的號。

我想除了華弼臣先生，日記中所稱弼叔，即現在以書法聞名的華世奎以外，現在沒有可以說與作者相識更密切的。雖然周先生與他相共處的時候年齡很輕。我現在摘錄周先生所寫的做小傳的補充。

「瑞安為余五堂舅之長子，母查氏。幼即聰穎，體肥碩而有英勃之氣。家寒，堂舅以教讀贍家。瑞安昆仲三人，幼獨嗜讀，以乙酉丙戌連捷成進士，散館庶吉士，年才二十餘耳。嘗謂余曰：當極度用功時，恆匝月不出室門；偶外出，則覺天地異色。

瑞安性和藹，遇事有卓見；與人交以誠，惟向不干進。居京時與當道少來往，故宦京數載，依然寒素，每年所入僅恃所謂「印結」及些須外官之餽儀，年不逾二百金。

瑞安精研算術，並攻小學。有時演算至黎明。

庚子變起，舅氏時已為侍郎，被命典試閩省，時拳匪勢已燎原，臨行，以家事囑瑞安。城破，兩宮出走，舅氏行至江蘇得信本擬趕赴行在，暑熱心焦，遽膺痰疾，病故於蘇，消息至京，已逾多日，石斧（按即小傳內學洙之字）聞關奔喪，京宅支撐門戶僅瑞安及余二人

而已。時京中秩序紊亂，外人欺凌備至，言不勝言。宅中曾被搶兩次，內眷均汹汹欲逃。至生活費之支付，宅中人口之慰藉，種種應付，備極困難。瑞安處事鎮定，恩威並施，迥非常人所能及。

困城之時，瑞安苦心策畫，恆終夜盤旋，黎明始寢，有時以骨牌消遣；故對於骨牌之遊戲方法，深入腠理。其最繁難者爲『二士入桃源』及『十面埋伏戰銅錘』等，無不苦事鑽研，覓得原理。

庚子後，余舅氏家卽遷津。瑞安在京。仍不能獨立門戶，乃寄居弼臣舅氏家。旋簡放黔省試差。二十年之苦翰林，得差此爲嚆矢。斯時瑞安體漸弱，多疾。逾年，家眷始遷京。越二年，瑞安受擢爲編修。報喜之差役未去而瑞安已不起矣。」

二 作者的時代——天津文化史的一頁

我國自從甲午（中日戰爭）以後，內政、外交、軍事、財政種種的衰頹與失敗使士大夫漸漸認識自己舊文化的不足，感覺攷求西學，變法維新的必要。提倡西學的，不待言，遠在甲午以前卽已發見，雖然在甲午以後，一直到了庚子（拳匪之亂），或者可以說一直到了現在，還不乏其人。但是無論如何，中國在甲午年的敗衄曾與士大夫一大興奮，有許多思想靈敏的人們竟覺悟

辛丑日記 序

四

到，只有竭力的講求並採用西學纔可以救亡圖存。這是中國士大夫階級的思想大轉變時期。華瑞安太史就是目睹這個時期裏的一個人。

維新的空氣本來發端於南方，集中於廣州、香港、上海、長沙諸埠。一方面有朝廷及地方的官員，如陳寶箴、張蔭桓、徐致靖、江標等，條陳或力行新政，一方面有士子如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等，著書立說，發行定期刊物，鼓吹變法維新。這個維新的風氣到了戊戌變政時期，可謂達到了極點。雖然西太后的垂簾聽政結果了六君子的性命，將維新的熱潮送終，但是變法維新的觀念卻已經深切的印入京師的官衆。華瑞安太史顯然是贊助這個潮流的一位。

天津也曾受了這個潮流的動盪。就我記憶所及的。天津在甲午之前即起始講求西學的有三個人。一位是陳奉周先生（已忘其名），是一個秀才，鑽研「格致」之學。在大家都不知醫學為何物，相信西醫都是割取兒童眼睛的時候，他便會開西藥的方劑，而且診治有效。這位先生曾在嚴範孫先生家裏，教過他的長子。他好像是在戊戌年前後故去的。一位是陳石麟先生（名驥），後來中了進士，常專門研究化學。他不特將「化學鑑原」這部書讀得透熟，還叫他的兒子（即日記中之敬侯）讀英文，買英文的化學書，研究化學製造。他不專做書本的或理論的研究，還獻身於工業的企業。我記得他曾起草許多種未得實行的企業的招股章程，似乎有一次還創辦了一個製漿

粉工廠，後來完全失敗，賠了在當時認爲不少的錢。戊戌以後，他到過武昌，向張之洞有所條陳，似乎沒有得什麼結果，晚年窮愁潦倒，致力於星相之術，特別是「飛星」，到了民國三四年便壯志未伸的死了。以這位陳先生似乎曾參預京師實業學堂的設立，但詳細現已無從查考。實業學堂，即現今之北平大學工學院的前身，最初開辦時，華石斧，即日記中之實甫，名學凍，華竹軒侍郎之子，曾擘畫主持；華石斧也研究化學，日記中所稱購買照相用品，如乾片、箔紙（晒像之紙畏見光亮，裝置箔中，故名箔紙）鹽強水化學藥品等都是爲他用的。還有一位便是我的父親。陶仲明（日記中作仲銘）先生（名詰姓）。我的父親除了帖括以外，致力於經史及地理之學問，同時更講求西學。我記得在我極小的時候，我的父親便訂閱傅蘭雅所主編的「格致彙編」，此外如「天文須知」，「地理須知」一類當時英國專家所寫的科學入門書而譯成漢文的小冊子，也不斷的購買。關於地理及數學的書籍，如海國圖誌，瀛寰誌略、幾何原本、代數備旨、八線備旨（八線就是現在的三角）等書，他也常誦讀，記憶，練習。在我八九歲的時候，他使用小紙條寫出世界各洲各國的名稱，或七十二種化學原質（當時還祇有七十二種），叫我努力記憶。他讀書認真從他圈點所讀之書可以看出。如「學算筆談」，「梅氏叢書」以及其他許多現在所謂國學的書籍，全充滿了他的極齊整的硃筆的標點。等到甲午以後，他便起始訂閱新出的雜誌；如時務

辛丑日記 序

六

報、日知報（在澳門出版）萃報（上海出版），東亞報（大約是此名，封面用藍色光紙，在日本橫濱出版）；因為個人很窮，於是糾集同志，共同籌資，訂購雜誌及日報，輪流閱覽。（這些種雜誌及格致彙編我已移贈給南開大學圖書館）這時張之洞的勸學篇已經出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鼓舞了許多士大夫攻求西學的興趣。梁啟超的西學書目表及讀西學書法尤其給他們一個有價值的指導。我的父親對這兩部薄書都加以硃筆的圈點。他似乎與康梁通過書信，強學會與保國會他曾否加入，我不得而知，但他曾與壽富（字伯葑，滿洲宗室而主張變法者）創辦過知恥學會，又在本鄉的天津聯絡同志創辦不纏足會，則確乎無可疑的。戊戌以後，新政停頓，但我的父親依然鑽求西學，繼續溫習以先所學的數學及英文。可惜以身體向來孱弱，加以家庭之重累，仰事俯蓄不得不加倍辛勤，且國事日非，愈增精神之苦痛，終以庚子之後一年，肺病不治，四十二歲便死了。這三位先生之中。以我的父親學識最淵博。思想最急進，因此在本鄉裏，受謗最甚，只有極少數有見識的親朋能夠認識諒解。

我雖然不能說華瑞安先生是當時一位急進的新黨，但我卻敢說他是一位維新的人物。他與陳石麟父子過從甚密，他與我的父親相交好，將他的一位姪女許嫁給我，他與壽伯葑交誼極密，給他同他的家人殮葬，他又與天津的幾位在當時有較新的腦筋的士大夫，如嚴範孫（嚴修，即現在

南開學校的主要創辦人），高澤奮（高澂爵，現在做了冀察政委會的委員），徐翰人（即徐世昌）時相往還，他與王小航（王照）是中表弟兄，不斷的往來。從他的交遊方面看來，他在當時確可以稱爲維新派的人物了。華瑞安先生自己對於西學如何研究，提倡，雖不可知，然其對於天算，則熱心的追求，天算乃當時一般士大夫所認爲西學的。

三 關於這本日記

華瑞安太史向來有作日記的習慣。周支山先生說：「太史自幼而壯而老，日記必蠅頭細書，逐日登記，數十年如一日」。現在所存者只有辛丑這一年的。其他各年均已散佚。這一年的日記共分四小冊，每冊長二十四公分，寬一四·八公分。原稿本存天津胡芟孫（濬），後由胡之公子移交嚴慈約（智怡，範孫先生之第二公子）。日記第一冊封面上貼有紙條，記載此稿之移轉情形，其文如下：

『此本日記乃華瑞安太史之物，香甥交與範老收存，珍惜故友之著作也』（按此係胡芟孫所書）。

『民國二十二年春由胡春沂兄經仁遠手交智怡保存，先公棄養已逾四載，芟伯去世亦過三年矣』（按此爲嚴慈約所書）。

辛丑日記 序

八

後來我從慈約處看到此稿，借歸閱覽，覺頗有付印之價值。與慈約相商，得其慨然許可。自鈔錄、校閱、標點、以至付印，屢有延緩，迄今倏已三年，而老友慈約去世亦將二年。可惜他不及看見此稿之印行了！

辛丑日記起自是年正月元旦日，止於十二月初十日。現在將這十二個月的日記，分節並略加討論如下，以便閱覽。

正月初一日至二月初十日——天津家居生活

二月十一日至五月十四日——京官生活

五月十五日至七月二十八日——由北京出發，乘火車至保定，乘轎至江陵（三十四日）乘

舟至武陵（七日）再乘轎至貴陽（二十九日）

七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二十一日——在貴陽主持鄉試事

九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初十日——由貴陽出發，轎行至施秉，（八日）舟行至常德，（二十

五日）轎行至保定（四十五日）

辛丑是義和拳事件的後一年，這上半年西宮還在西安行在，北京的政府雖漸恢復，天津卻還在各國聯軍統制之下。當時聯軍管理天津民政的機關名叫都統衙門，由聯軍的司令官主持一切，

但執行的人卻是一位總文案；當時任此職的爲美國人丁加利（Charles D. Tenney）。丁加利最初爲傳教的牧師，先後做了博文書院（即北洋大學堂之前身）及北洋大學堂的總教習。聯軍占領天津，一國據一區，各軍的紀律頗不齊一，故日記中仍記有日本兵入民宅奪雞蛋烟袋的事。但此時比較以前半年的社會秩序已經安定多了。聯軍之中，以日本的將校士兵，與中國的紳商及士大夫，常有往還。這大約有幾種原因：第一、中國人結交他們，可以得到些保護。第二、彼此可以用筆談代言語達意，不像與其他任何國人來往之無法相通。第三、當時日本軍人中有些喜歡中國人的墨蹟的。如日記中所說的大橋卽是一個。此人名秋水，面貌頗清秀，自己寫的一筆很好的行書，到處請人爲他寫字。跟着日本軍隊來的自然有些營商，作教員、作醫生，以及尋求各種各樣事業的人們。我記得會會過一個名叫野坂，一個名叫石川的，前者自稱曾住美國六年，後者自稱會到過澳洲，後來聽說他們都到東三省做了馬賊了。這一類的浪人當時伴着軍隊而來到京津一帶找正當與不正當的飯吃的或者不會少吧。日記中所說的大野捨吉便是這樣的一位，我曾同他學過日語。這個材料極不高明，所受的教育極有限，在他的本國大概也不過是一個小店鋪的小夥計吧，所以後來他又約了一位曾經受過小學教員檢定名叫岩村的來到天津，擔任正式課程。所謂正式課程不過是日本的『國語讀本』與小學學校的唱歌罷了，這兩個人在嚴範孫先生家裏住了幾年，才回

辛丑日記序

一〇

國去。日記中所說的「江藤豐二、岷部宮琦、辻幸吉來敦慶隆爲同事」，也大有說明之必要。這四個人都是日本三井物產會社的小職員，剛從中等商業學校畢業，被派來中國留學，學習華語，兼調查中國之商業情形及習慣。敦慶隆是天津的一個大綢緞洋布莊，其東家爲紀喬兩家（日記中之子嘉，亦香即喬氏之二兄弟，喬亦香亦一京官，入民國後做了北平道教結社的主要維持人，去年故去），皆比較開通，而當時這店的掌櫃又是一向講求維新的宋則久先生（宋先生後來加入同盟會，奔走辛亥革命，創辦國貨售品所，而皈依了基督教）。所以三井派遣留學生，實習商業，敦慶隆便首先歡迎。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它的影響恐怕當時沒有一個人料到。日人所出版的「中國經濟全書」中一部分的材料便是這四個人所供給的。江藤豐二後來做了中日實業公司的總裁及張作霖的顧問。此外三人經過如何之生涯，我雖沒有探求，不得而知，但敢說都成了澈頭澈尾的「支那通」了。

我們現在讀了這四十天在天津的日記，覺得在異族的統制之下，而所謂士大夫的階級依然熙熙攘攘，酒食徵逐，並且與征服者結納往還，招待惟謹，未免奇怪而憤慨。但是這也可以解釋。要知道在當時我國人民，雖然是讀書階級，還缺乏民族意識；當時的士大夫抱怨自己不能變法自強勝過對於受異族侵凌之憤慨。帝國主義的真性質尙不能爲他們所認識。無論教案如何討厭，外國

教士與中國教民如何蠻橫，無論排外具有何種能成立的理由。開明的士大夫對於義和團的肆行屠戮教徒與殺害外國使節，終不能認為適當。

自二月十一日至五月十四日的日記，真切的暴露了當時典型的京官生活。職責重要的官吏每日生活常較緊張，如翁同龢日記所表示的。至於一般的京官，不過是按着同鄉，同衙門，或同年而此一組彼一組的常相往還而已。就是學者恐也不能外此，越縵堂日記關於在北京的記載便是一例。

天津家居生活及京官生活誠然詔示我們當時士大夫生活的片面，特別對於我，使我追憶兒童時代的經驗，因為我便是作者的世界裏的一個小分子，但我認為最有價值的還是以後三節。由北京赴貴陽，由貴陽返保定的兩節，是最好的遊記，大可以供地理學者之探討。其中如關於徵發夫役，供應食宿，儀仗郊迎諸端可以表現人民的疾苦與州縣官之不易為，在貴陽主持鄉試之一節實在是關於我國考試一個最詳細的記載。梁章鉅的制藝叢談關於試場的情形曾有幾段極寫實的敘述。但華先生這五十幾天的日記可以說是中國最嚴重的典禮，中國教育上，官吏制度上，最重要的制度——考試——一個最翔實，最精細的記錄。

四 餘記

辛丑日記 序

一一

辛丑日記 序

一三

日記中所記的人物極多，可惜我不能一一加以紹介，因為絕大部分，特別是在旅行中與在貴陽所遇見的，都是我不知道的。有幾位我在前面已經附帶說過了。另有幾人似乎還可以略加說明。

張百齡——卽三十餘年以來締造經營南開學校，包括大學、男中、女中、小學，最近又創辦南渝中學之張伯苓先生。

高陽之幼公子——卽李石曾先生

梁巨川同年——卽梁漱溟先生之父

叔同——卽李哀，又名李息，天津之急進維新派。於音樂，特別於繪畫頗有造詣。在甯滬浙三處授課多年，後以厭絕塵世，披髮入山爲僧。

體仁——卽趙元禮先生，以詩字名。

梯雲——卽魏震，後載振主農商部時最賞識他，對於北京的實業學堂，工藝局等新事業可以說他是有功的。

趙興堂——聯軍入天津後，第一個爲聯軍辦支應的，對於戡止聯軍的苛擾，頗有功績。後來南方到京津放賑人員多與往還，可以說是天津的一個公益事業家。

因爲做鄉會試的考官赴黔而作日記的，我所知道的有三人：丁伯厚、嚴範孫、及華瑞安。嚴的日記六冊已由其哲嗣慈約、季約、季沖諸昆仲影印分贈戚友。嚴在黔三年間，興學、開通風氣、提倡新學，功績極大，從他的日記上可以看出。但在描寫的細緻一點，嚴的日記較比華的則有遜色。丁的日記尙未刊印，似仍在嚴範孫先生家中。

此日記之抄稿承汪原放先生細心校閱一遍，特此誌謝。承周支山先生撰述作者的事略，並與以各種提示，併此申謝。

陶孟和民二五、四、二二、於首都。



辛丑日記

辛丑正月初一日。日出後，歸家拜年。早飯後，與母親作葉子戲。陳敬侯來。鸞孫、爵青同來。談許久。晚飯甚早。早眠。

初二日。早陳樸齋來。午後，鳴西來。弼叔來。同弼叔、鳴西到亦香處，亦香正欲出門，要歸，談許久。鳴西由城闕回家。余與弼叔談至暮散歸。晚與母親作葉子戲。

初三日。早馬曉坪來。午後，到弼叔處，晤趙俊卿。值其炸銀魚，爲之幫忙畢，同弼叔到性初處，並請秋叔祖，允叔來，談至暮歸。晚與母親作葉子戲。

初四日。早訪芟孫不遇，交其令郎洋十元，去年春季米票所易，弼叔借用，昨繳還者也。坐待許久，芟孫未歸。李明來言，陳潤生約在其家早飯。卽歸。在家稍坐，到潤生處。途遇芟孫告之。故。潤生以餡餅相餉，只允弼兩叔，性初及余四人而已。飲畢，談至暮歸。知亦香遣人來招作竟夜談，未赴。晚與母親作葉子戲。

初五日。早收拾北書房書籍雜物。晴軒來，四弟留其早飯。午後鳴西來。性初來。談許久去。後子嘉來信相招，言性初在伊處候談。弼叔來，同弼叔到亦香處，性初、翰臣、澤畚、尉少棠、劉

辛丑日記

一

辛丑日記

二

四六六

輯五、李蓮舫均在焉。少頃，澤畚、蓮舫、少棠去。請寅皆來，均留晚飯。談至子刻，寅皆去。餘人均作終夜談，是日接實甫信。

初六日。早同弼叔，性初由亦香處出，回家小憩。赴芟孫之約於其家。同飲者，高雨山、劉鏡仁、蕭仰孫、趙禹言。飲畢，李小舫至。稍談歸，因昨接實甫信。仍須購買藥物，託子萬前去打聽價目，並何有何無。晚與母親作葉子戲，冉槐來言，代實甫購地已成。

初七日，早磨墨，添墨盒。爲實甫寫信。子萬由中西大藥房購得鹽強水四瓶，老德記購妥海珀桶紙，云日夕送來。鹽強水有一瓶口不嚴，仍託子萬往換。代實甫找夾襯衣，皮袖頭。午後弼叔來。同弼叔到延生社訪曹匯川，不遇，晤李星北、徐偉如。又訪之於慶長順，仍不遇。又訪之於崇福菴支應局，仍不遇，晤趙興堂令弟仙洲，談許久。仙洲遣人到其家視之，亦未在。知趙興堂昨晚被德人刺傷股，幸不重，已赴都統署呈訴。丁加利許爲懲辦，且許於城內外極力整頓。仍同弼叔由城闕入，到亦香處，昆仲三人皆未在，稍坐歸。晚與母親作葉子戲。老德記送來所購物，初八日芟孫同一山赴京，爲實甫捎去紙一桶，海珀四磅，鹽強水二瓶，其二瓶暫留家中，多則不易帶也，信一件，爲購地事。赴亦香昆仲之約於其家，同飲者東洋人五，大野捨吉、東文師也、江藤豐二、堀部直人、宮崎嘉市、辻幸吉四者，日本人之來救慶隆爲同事者也。允弼兩叔，彤階

昆仲，寅皆、筱泉、陳潤生、性初、朱聘卿士珍英文教習社，劉覲生，尙在位，紀錦齋，敦慶隆同事廳，尙有不識一二人，陸續到。最後，範孫、體仁攜一日本人佐藤鐵冶郎來。共三席，飲頗暢。飲畢，在院中超距角力爲樂。日夕，客皆去，子嘉酒猶未醒，留余與弼叔，寅皆、澤畚、不令去。已而澤畚潛逃，子嘉怒甚，追及其家。余三人乃與亦香、吉庭，從容言笑，許久始散歸。晚與母親作葉子戲。

初九日。早出門，遇林墨卿於衛哥門首。衛哥偕訓平姪觀工人以磚砌大門。問其所以，據云日本人又來看房，恐其復住也。立談數語。遇秋叔祖於日升當前，同到聚成德錢鋪，雅南在焉。稍談。到弼叔處，同弼叔到菊垞處，未在屋。到性初處，五嫂正在屋內收拾什物。到丹林處，未在屋，仍到性初屋，談許久。又到菊垞屋，稍談。觀直報，知端王、瀾公皆以懿親故，發往新疆極邊圈禁。莊王、英年、趙舒翹均賜自盡。毓賢、啓秀、徐承煜均正法。剛毅、徐桐、李秉衡均身後革職，有卹典者撤銷。此去年十二月十七日開議之第一款也。到慶和樓赴曉屏之約。同飲者，匯川、子銘、潤生、允叔、曉屏昆仲。始食港蝦。飲甚暢。飲畢，同子銘到高宅；十五叔初七日遣人招余在此相見，以有事耽擱，今日始得來也。十五叔適回家。遣劉發往請卽至。筆談至暮散歸。晚與母作葉子戲。

辛丑日記

三

辛丑日記

四

初十日。早允叔來，本日在範孫處請東文教習大野捨吉，命往陪。性初來，同性初由城闕到範孫處。晤張百齡，百齡爲梯雲約去另一局。余與大野、體仁、亦香、性初、澤普、範孫、允叔、芷舫弟同飲。飲畢，觀衆學生在院中超距角力。知子丹昨來津，住一夜，已回青鎮矣。梯雲同百齡回，寅皆來。同允叔諸人辭出，遇趙興堂遣其令郎來約範孫，並催請衆人。衆人皆以有事辭。余與允叔行至小夥巷，遇劉際清到支應局赴辦振諸君之約，弼叔已先到，莘農在焉。小泉隨到。先設兩席，飲間，亦香、梯雲、澤畚、均到。並有南人二，一曹子澄，一爲無錫人，忘其姓字。始識局中同人陳慶春。尙有多人，未能詳識。飲畢，以洋車送歸。晚與母親作葉子戲。

十一日。早閱視代實甫所購作活計緞縵子機器。午後，東院四哥來，其子相之。陳樸齋來。與母作葉子戲。晚亦然。

十二日。早秋叔祖弼叔同來。約到孫少堂處爲其令堂補行點主，去歲亂離時逝世未曾舉行者也。禮畢，閱直報，皇上下詔罪己，不能備記。朱聘卿在坐。少堂約一同到萬福園小飲。飲畢，同秋叔祖弼叔到東院，晤曹榮軒，稍談。性初自外來云，正遣人招余，卽到其屋談許久。日本人大橋富藏來訪，與弼叔、菊垞同見之。筆談許久。煩余書諸葛先生前後出師表。至暮散歸。晚與母作葉子戲。接實甫信，初七日所發。

十三日。早到弼叔處，持去年日記二本請叔祖秋吟一閱。同弼叔、性初弔於卞樾亭。遇吉亭昆仲、筱泉、衛哥及諸同人。衛哥心似有事，默無一語，作片刻即去。余同弼叔、性初，回性初處談。申刻，同弼叔、菊垞訪大橋於經司胡同楊省臣舊宅。談許久辭出。仍到性初處，並見允叔，談至暮歸。晚與母作葉子戲。

十四日。早到陳潤生處。允弼兩叔、性初、亦香先後到。允叔市肉，余爲煮之。筱泉到。允叔、性初、潤生弔於卞樾亭。余同弼叔、亦香飲於聚興園。筱泉飯畢亦同往。飲畢，仍回潤生處。作終日談。筱泉有事自去。寅皆日夕來二次。晚飯食自煮之肉，並性初所市港蝦。余與亦香皆宿於潤生處。亥刻，東北火光燭天，詢悉慶善銀號不戒於火。寅刻始眠。

十五日。早與亦香同行歸。爲大橋寫前出師表畢。到慶興館，赴劉際清之約。同飲者，允弼兩叔、澤畚、晉三、匯川、莘農、王治平、趙朗亭、李□□。飲畢，李令甫到。從人持來皮絲烟十五包送弼叔及余。匯川，際青分三包去，余得五包，弼叔得七包。命館中人分送回家。同諸人閒遊，遇陳潤生。同弼叔到亦香處。翰臣、性初、王輔廷、侯子貞、李蓮舫、尉少棠均在焉。稍談歸。子萬七弟購來玻璃瓶甚多。晚與母作葉子戲。

十六日。早大橋來，筆談許久，問李潤生、姜心從、于則久，諸人住址甚悉，並問十五叔，答以

辛丑日記

五

辛丑日記

六

耳聾多病。伊卽煩余轉求書法，允之始去。爲十五叔去信請爲大橋作書。又爲書後出師表畢，持至弼叔處，交黃順，約定今午到弼叔處索取也。弼叔諸人均已出門。遂到聚盛成，赴菊垞之約。途遇李子明。同飲者廉秋兩叔祖，弼魯兩叔，子明、芟香、宋光笏、趙善庭。未終席，同弼叔到慶興館，赴李令甫之約。同飲者仍昨日同席之人，又添數人另爲一席。杯盤狼藉，錯綜離合，果爲某某，無從記憶矣。飲畢，弼叔同陳潤生有事先去，余同允叔小作勾留。到中興恆，遇高子深由城闕入。余到弼叔處，弼叔已歸。同到菊垞，性初各屋少談。性初日夕始由亦香處歸，倦困之極。傳聞近三日火車有不載華人之說。弼叔擬明日赴京，恐未果行，遣人詢問。日夕歸，得亦香信言，京中又查點人員。伊明日赴京，必是謠言。惜天晚不能到彼一阻其行。晚仍作葉子戲。

十七日。弼叔由火車遣人來送信言鏡孫云京中來專差喚伊爲查點人員事欲余卽刻登車否則自明日起火車十日不載華人恐趕不上早階平二令郎來言，其父昨又赴京，家有斷炊之虞。持階平信來告貸。余亦在窮鄉，只

與洋二元。酌升家人史升持其手書來索銀。去歲大哥因聞酌升被搶甚苦，送其三十金。因道阻難寄，囑實甫代辦。酌升欲將此款接濟其嫂，實甫適正拮据，又囑余由津代辦，故酌升有信來也。芟孫一山同來，持來實甫信洋三十元，昨日始歸。信仍以購貨爲亟亟，卽煩子萬代爲尋覓。飯罷，性初來招，卽往。途遇子明。西洋人驅數十華人西行，皆以鐵鏈縛兩腿間，以長繩結髮辮於一處。途人云是犯輕罪者。同子明到栖古齋小坐，購洋規一，價六百文。到性初處，遇於門首。

同到毓慶豐，允蔭兩叔在焉。招余亦爲赴京事。允叔問計於余，余以謠言二字答之，一笑而罷。性初尙未早飯，隨其到聚興園，觀朵頤焉。出東門，途遇五弟，交其洋規，令捎回家。到育嬰堂訪範孫通融，伊亦拮据，許辦一半。明日到其家交付。與體仁、蔚孫、墨卿談許久。大橋在焉。觀其爲體仁書便面。其友山本來煩余書堪忍二字橫幅。書畢待乾，持回蓋圖章。到中興恆，苑杏江在焉。子銘表叔約同杏江到德育堂，約劉小岩飲於河濱之同興園。飲畢歸，晚仍作葉子戲。

史升來催銀

十八日。早到十五叔處筆談許久。同十五叔到聚興園，招允叔、潤生、性初來小飲。飲畢，同到潤生處，書斗方十八張。歸，熱極，脫裘易棉。史升又來問銀，令其在家待。到範孫處，晤小航表兄，談許久，借銀十五兩歸。日間與潤生通融之十五金尙未送來。幸有竹翁昨日送來並有信送一叔奠分十金，先以救急。當付伊二十五金。晚與母作葉子戲。購得海特克倫四合四寸乾片三打，見六弟信。

十九日。早陳潤生送來銀十五兩。到李信夫處，視絮村姻伯疾，談許久。到竹坪處，與鸞孫爵青

談許久。知陳潤生招飲於慶興館，即歸。隨到慶興，獻夫、亦香、性初、匯川、允叔均在焉。飲

點人員果爲謠言亦香本欲赴京爲澤畚所阻止

間，述齋昆仲三人，耿鶴岩昆仲、劉觀生、子若亦來飲，談甚暢。晷時歸。老德記送來乾片數打，筩紙須日夕往取。爲寶甫寫信，爲六弟寫信。暮時子萬由老德記取來筩紙三筩。洋元不足。由四弟處用十元，尙欠其二十四元。晚與母作葉子戲。日間竹翁來，未遇。十五叔送來爲大橋所

辛丑日記

七

辛丑日記

八

書絹幅。

二十日。早，寄京信物均送潤生處。範孫來招，到楊心栽世叔處，遇李喬卿表舅，談許久。到範孫處，大橋在焉。交其十五叔所書絹幅並蓋好圖章之橫額。與範孫、百齡、李蓮溪談。留早飯。飯後，王夢臣到。大野、大橋等在院中角力。有張鳳齋者，攜一日本人來稍談去。哺時到鑑泉姑丈處，談許久歸。晚與母作葉子戲。

二十一日。早老德記來索貨價，答以二三日付。四弟代實甫購地頃餘，再環經手，均已立契，地主羣來索銀。前爲去信，回信云，二十後來津。至今無信，不知何故，允叔來。性初來。同允叔、性初到亦香處，祝其生日。王小鐵、澤畚、寅皆、潤生、尉少棠、侯子貞均在焉。留早飯。談至暮。韓芟洲、閻耀卿、劉覲生均到。覲生爲余診視，開一九藥方。性初與諸人作四木之戲，須留宿。余自歸。晚與母作葉子戲。

二十二日。早到慶和樓。允叔、性初，同爲亦香補祝。澤畚、寅皆亦來入局。亦香、匯川、潤生、獻夫、昨日回津蘭坡、範孫及余皆爲客。飲間，陳秉璋來，亦香大醉，以洋車送歸。余同範孫閒步，途遇樊小舫、宋慰農。到小航處談許久。小航患牙痛，頤大腫。到中興恆。子銘表叔未在，耿竹生在焉。歸，晚與母作葉子戲。

二十三日。早到栖古齋，還其洋規價六百。到性初處，送其皮絲水烟一包。還菊垞古文一本。稍談，同性初到慶和樓，赴匯川之約。同飲者仍昨日之人，只蘭坡以有事未到，獻夫尙有兩局，稍坐卽去，飲畢，同範孫、亦香、澤畚、寅皆步出歸賈巷口。範孫乘車去。亦香、澤畚於途中購信紙帽槩等物。到文美齋小坐。澤畚自去。余與亦香寅皆到芟洲處，談許久。芟洲爲拆房事甚不快。都統來印文云，拆丈餘。工程局又云須拆兩丈餘。借寓之日本人以爲都統印文可據，竟觸工程局之怒。都統來一味模稜，並不能爲左右袒。可見中外習氣未嘗不同。謂外國人辦事認真者，特舉一例百耳。陳蔚孫到稍談。同亦香、寅皆辭出。分身後，余欲訪述齋。東門有水不能入。由天齊廟旁城闕入。至冰窖胡同口。遇大橋欲與余談。而苦未攜筆。相將到耶穌堂門首，以指畫門而談。觀者如堵，大橋怒而逐之。闖者恐人多滋事，勸余攜之去，而伊若罔聞，強而後可。欲余同伊往訪十五叔，隨之行。到馬景韓處，未在。與其令姪輩稍談。訪十五叔於高宅，未在。令劉發往請，少時來。筆談至上燈。仍煩十五叔寫字，並煩余再書大字前後出師表。同行至鼓樓。因天晚欲送余歸，辭之乃去。余自籠燭歸。並留紙煩書知橋本貫山來訪。晚仍作葉子戲。出門遇晴軒來未陪

二十四日。早陳敬侯來，約余同到亦香處，閻耀卿在焉。談間，聞後院笑聲大作，乃大野先生與衆學生在院中角力；每日文字課畢，卽作此功夫也。角力畢，留澤畚、寅皆同談。亦香尙有飯

辛丑日記

九

辛丑日記

一〇

局。子嘉在家，談至暎時，亦香歸。日夕敬侯去。蘭坡來談時許。持亦香諸人煩書對聯歸。得四姪伯仁信，十七日所寫。晚仍與母作葉子戲。

二十五日。早孟士林來談許久。午後訪李子明，不遇。到述齋處，昆仲均未在，少頃，先後歸。談至暮歸。晚仍與母作葉子戲。日間楊心裁世叔來未遇。

二十六日。早鸞孫來談許久。午後小憩。晚與母作葉子戲。

二十七日。母生日。早起叩祝。鳴西、敬侯、述齋、鸞孫、爵青、衛哥均來。衛哥、鸞孫、爵青有事去，餘人皆留早飯。柱舅晴軒因人多在母屋同飯並有子萬。飯後，前院來一東洋人。敬侯與之英語不懂，筆談亦不懂。

攬雞卵三枚，敬侯洋烟袋一而去。與大橋諸君相去，何啻天淵。人類不齊，到處皆然。性初、竹翁、菱孫、瑞生、小江、信夫、樸齋均來。訓平姪岷東哥以禮拜日有戒心，均辭去。爲橋本書前亦璧賦一通晚與子萬共飯。飯後鸞孫

來談時許。仍與母作葉子戲。日間雨帆四哥來說書半日。

二十八日。早敬侯來言。有事明日赴京。交烟一盒，俟余赴京捎去。珍撫表兄來，爲大橋書前後出師表。午後鳴西來。爲寶甫寫信，交鳴西，煩其持交敬侯。雨帆四哥又來說書。暮時，鸞孫來談時許。晚與母作葉子戲。

二十九日。早寫對聯數事。性初來信言，石蓬仙來城，已爲代詢書院束修。本日伊約吉庭在城外

小聚，卽不到其家矣。並云昨見獻夫，囑約余明早到伊處，同爲寶甫看房。獻夫僕人來問唐玉廷住址，爲趙二嫂患瘡，請其醫治；並言亦香已赴都。到喬宅爲吉庭祝生日，知亦香赴京有小事，與大野結伴，數日卽回。留早飯。劉輯五、劉雲孫、尉少棠、侯子貞、李蓮舫、王雪漁、小鐵、澤翁先後到。大風吹垢，天日爲昏。知寅皆家人昨晚爲洋兵刺死街頭，日夕歸。晚與母作葉子戲。

二月初一日。早踐獻夫之約。伊已出門。據其家人云，房必須過十二日方能看。階平二後，鳴西來。卽九弟來談許久。到姚斛泉世叔處，晤衛哥、蘋叔祖、寶甫石橋胡同舊居其主人有意出售竹林知之因與一談王竹林、王少蓮、楊紹溪談許久。到帳房與品侯昆仲叔姪又談許久。與王蔭棠表兄同出門歸。橋本來未遇。晚與母作葉子戲。

初二日。早楊蘭坡來言，子登已來，住魏晴波處。同往訪子登未遇，見其說條言在義和成候飲。卽同蘭坡前往。晤王世亭、晴波令姪及張楊二君。子登沐浴未畢，少待始至。晴波，李向辰亦到。飲畢有法人來窺。同子登訪寅皆，陶小仙在焉。談許久，子登去。余到子嘉處。亦香未歸。向子嘉借圖章持歸。晚仍作葉子戲。接弼叔信言，有信分津貼；並云芋田回津，捎來寶甫信及匯票。

辛丑日記

二

辛丑日記

四七五

辛丑日記

一二

初三日。早蘭坡來，約同往天利和賀新市之喜。寫送天利和對聯。同蘭坡到魏晴波處，曹匯川在焉。同匯川，子登，蘭坡行至慈航院，遇秋叔祖，性初亦往天利和，遂同行。變後初次到海大道馬家口一帶。臨河房屋，盡行拆去，非復舊時景象，直有迷途之慮。到天利和，見芋田，交實甫致四弟信一件。內有由仁昌匯來銀四百餘金。來賀者紛紛不能悉記。留早飯。飯後詳觀機磨，工巧適用，筆難縷述。日本人大野亦來賀。有法人來窺，言語不通，大家以手相語，頗解人意，以紙包烟遍讓坐客，良久乃去。寫對聯數副。到竹翁處談許久。由東南城角入，到述齋處小坐歸。晚作葉子戲。

初四日。早鸞孫來談許久。午後攜爲橋本，大橋所書字幅到育嬰堂，煩轉交。與體仁、範孫談許久，大野在焉。到耀卿處，晤曙東銘閣諸昆，仲耀尙在楊柳青鎮，患耳疾未歸。談至暮。同曙東過河，適值開橋放船。洋人新例，每開橋則懸巨球一，遠望卽知；橋兩端各一巨綆，攔阻行人。放船畢，乃去球。迨橋既合，然後解去巨綆，將行人分南北，此來彼往，絕無擁擠之弊，誠善法也。既過河，與曙東分手，遇斛泉世叔王竹林於途竹林云石橋胡同房一二日聽信由城闕歸。知大橋來索字幅。上燈時，菊垞遣人來言，大橋到菊垞處尋余，促余速將字幅爲伊送去。告以已送育嬰堂矣。晚與母作葉子戲。寅皆來信，言分津貼有消息。

初五日。終日未出門。爲大成姪寫九歸歌訣。鳴西來。爲大成姪改正日記訛字。晚與母作菓子戲。

初六日。早接大哥信，內言年前曾寄三信，末一信由伯鵬處匯銀五十兩。均未接到。即寫回信。母云，匯銀之信，年前二十八日接到。彼時余適赴都，母因余好爲人墊錢，恐將銀隨使用去，致度日無資，囑七弟勿告余知。其回信已經七弟由寄六弟信便寄去矣。前兩信則實未接到。因將前後情節，詳寫一信。終日未出門。晚與母作菓子戲。是日李明告假回家。

初七日。早鸞孫、因王竹林不易見令訓平告衛哥見面時代問石橋胡同房價衛哥刻與竹林同辦洋界鹽事也訓平、霽青來。仰師竹來。鸞孫煩爲東洋人書行軍紀念四字橫幅。子登初四日

赴京、煩爲東洋人書對聯兩副，倩魏晴波家人來取，即爲書之。蘭坡來信問行期，即復。午後，持亦香前所煩書送李子山令郎完姻喜聯到其家，因亦香以候分津貼在京未歸，恐過喜期也。晤吉庭、石蓬仙、王輔廷、王雪漁、儼如、性初、翰臣均在焉。談許久。往從母范處，適遇汪雲衢表兄於巷口，同到其家談時許，乃到後面從母范屋坐許久。訪陳瑞生不遇，晤姻伯母。到表妹施處稍坐。少農未在家。到曲店街詢問德昇恆，爲大哥寄信；來信即由此寄來，云二三日內有便。詢問許久始得之，在大溝頭路北油局也。見二人，老者姓趙，少者姓閻，交信畢遂歸。途遇岷東哥。行至三聖菴，遇翰臣由吉庭處回寓，知性初諸人尙未散，約又爲長夜之談矣。晚與母作菓子

辛丑日記

一三

辛丑日記

一四

戲。

狂風怒吼終夜不息四弟夜起一次前院見有火亮約有梁上君子

樓云衛哥已代問房價索津銀一萬二千貫可謂昂極從前一叔出

初八日，早階平二令郎來。午後小憩。訓平姪來。晚與母作葉子戲。

售時才三千貫耳大家皆以為貴今只添房三間而價竟增三倍以房間數算之每間價亦增兩倍有餘

初九日。早蘭坡送來莘農與伊信，言十二日分張安圃漕帥津貼銀三千兩，並有呂鏡宇星使一千兩，促在津同人北上。即持到芟孫處，趙禹言在焉。明日為芟孫生日，禹言攜韭肉來作不飪，為之預祝，因留余共食。芟孫之弟敬臣到，亦留之，強而後可。熟甚遲。飯罷談間，高一山到。芟孫正欲訪伊，伊適來，亦巧矣。二人商定明日即北上，稍談歸。得弼叔信，亦為津貼事。王麗泉送來仁安衣服一包，煩帶京，即令七弟送到芟孫處。又接蘭坡信，言議賑局申刻招飲，不可不到。以為時尚早，到東院。知介清來津，在菊堦室，與談許久。見秋叔祖商為遙叔元配書主事；故於去年避難之際。樞寄安州，未曾書主，故擬補書，訂於明日。歸家，竹翁、鸞孫均在焉。稍談，竹翁去。到崇福菴賑局赴約。途遇崧生，立談數語。在賑局晤田硯農世伯，言趙興堂為其弟子自去年避亂來依，久未歸家。同飲者蘭坡、匯川、劉際清，尚有多人均不識。允叔、獻夫尚未到，余即乘車歸。允叔送來信一件，言先不赴京。晚與母作葉子戲。雨帆四哥送來寄京物一包。

冉環來言
王慶病死

初十日。早柱舅來。鸞孫、訓平、爵青來。鸞孫亦明日赴京，正好結伴。寫對聯數副。到繆子雲

老伯處談許久。到從姑趙處談許久。歸與柱舅同飯。午後蘭坡來信言賑局報銷冊未齊，匯川明日不行。接實甫信，言前寄貨物並未接到。信爲正月二十六寫，信皮後面注有此信二月初六日交信局字樣。不勝駭異。貨物於正月二十日交潤生處，據云一二日內有便。以後見面詢問，云已捎去。初三日見芋田攜來實甫與四弟信，仍以前貨未見相詢。當即質之潤生，據云因未遇便捎去，誠爲不速。然此時未有不到者，請勿慮。何以初六發信時尙未接到。卽到潤生處一問。伊未在家，告其家人。到秋叔祖處書主畢，到菊垞室，與介清、菊垞談許久。尋性初未在，欲歸。遇性初於途，要余回，又談許久歸。日本人橋本貫山來訪。相差一刻，竟又未見。訪余三次，未得一見，何不巧若是。橋本又攜紙來代其國人煩書，卽爲書就。隨卽清理筆債。獻夫家人持來電報一紙，由京發來，內云，十二日親身領俸，並令告余知。獻夫不知何往，範孫代爲拆看，故先送余閱。當卽爲子丹寫一信，令其順尋獻夫之便送交萬有，煩速遞青鎮，暮時，獻夫家人又送來說片，已尋着獻夫，以有事不能赴京，託余代領，應之。晚清理筆墨債畢，與母作葉子戲

十一日。早鸞孫來。冉環、大姪、二姪，送余二人赴火車站。便道訪潤生，尙未起，云貨物實已捎去。辭出，又遣其家人要回交致魏子良信一件，並囑告信安，伊二十一日到京。至浮橋，值放船。由渡船過河至火車站。自往買票，子丹在焉，問何迅速，答言昨晚得信，今日黎明乘車來，

辛丑日記

一六

竟到在余先。票房甚擁擠。洋人令魚貫而買，不從者鞭之。見余靜立以俟，則招之使前。買票畢，登車。蘭坡已到，獻夫亦在焉。獻夫告余陶仲銘親家昨日病故不勝傷悼並有其令舅于則久先生同行。問其故，則曰本不欲往，舅敦促之。同車又有楊硯農、黃小軒二人。已正開行，申正抵京。僱車到寓，見階平、實甫、菊泉在焉。四姪往接余尙未歸，不知何故竟未遇，至暮始歸。晚石麟橋梓來談。如何貴赴津爲子丹送信。

浴於頭條胡同

丁歷州來

十二日。早見四伯母，七弟婦。實甫同石麟往黃孝伯處商辦學堂事。飯後，往益齋處。途遇子丹，云先到江蘇館。卽同往晤酌升及各同鄉，分津貼銀票十八兩。同子丹酌升到益齋處，耀卿在焉。稍談，黃順來，交其允叔致弼叔信一件。與耀卿，子丹同車到柏林寺。途遇獻夫，到本署公所，晤仲魯諸人。領俸畢，到耀卿處暢談。食點心甚多。辭出，適遇石麟由公所出，遂與同車回寓。子丹下車談許久。到書菴處。晤毓聘之談許久。歸，實甫才歸，晚敬侯來談。菊泉來。敬侯，菊泉每日必來。以後省書，

交芟孫俸銀一包煩帶津

十三日。早芟孫、一山來。書菴來。同芟孫、一山出城。芟孫欲到便宜坊小飲。先到弼叔處，知在宗顯堂。芟孫、一山往便宜坊。余到宗顯堂，晤弼叔、亦香、子登、馮果卿同年。稍談，到便宜坊。芟孫、一山遣人往約益齋，子丹。少時，弼叔、亦香來赴王杏田之約。李稚芟叔瑾昆仲，

寅皆、小泉、澤畚、包禮堂均在焉。彼此來往互談。知子丹本日欲回津，以火車不賣二等車票而止。現又出門煩亦香家人黃玉往促益齋來同飲。飲畢，芟孫、一山自去。余同益齋到宗顯堂。弼叔、亦香尙未終席。先到弼叔處，朱伯助在焉。少待，弼叔、亦香攜一同署來談。亦香酣眠。待其醒，同乘益齋車到大街取津貼銀。至蘇線胡同北口，亦香下車。余乘車歸。晚敬侯來談。何貴由津回，知六弟昨日到家。

十四日。早月舫來。風霾，冷甚。寫家信與四姪家信共一函。爲鳴西寄衣襪數事。午後遣人送亦香處。爲亦香諸人寫片，言本欲自往，爲風所阻。訪夢岩未遇，遇月舫。同到其寓談許久。訪偉人談許久歸。

十五日。早獻夫來談許久。午後紹先來，言其寓被二美人，數中國人於昨夜明火搶掠。伊爲巡捕送信，竟將其人捉住，已送案究辦。同實甫到繼少庭處，晤于受軒、景濬卿、書子岩談許久，到敬侯書房一看。霍德來請，言鐵山在寓，遂歸。談至暮，同鐵山、階平、實甫、仁姪石麟橋梓飲於英美樓。飲畢均回寓。鐵山留宿。敬侯亦來宿。報言昨日天津亦風霾，兼有雪甚大。

十六日。早鐵山約飲於豔芳樓，爲津之宴芳館人所開，在增合樓舊址，半爲酒館，半爲女妓唱歌地。同鐵山、階平、實甫、伯仁姪、石麟橋梓步行出城。到有益堂稍歇。麗川爲獻夫約去小飲。

辛丑日記

一七

辛丑日記

一八

至艷芳樓，子登已到，鐵山先遣役往約也。並約酌升。少頃，酌升亦到。飲甚暢。飲間，竹坪偕金贊周諸人亦來。飲臺上鼓樂大作，頗聒人耳。飲畢到天利和，晤信安、仁安、紹鄰、弼叔及蘭坡均在焉。少時金小泉亦到。同門鄭輔亭前輩炳麟現官侍御來訪紹鄰，與談許久。鐵山、子登、蘭坡入城閒遊，並有晚飯局，約到余寓宿。日夕歸。便道到紹先寓小坐。行至絨綫胡同，見有貼條收買四恆銀票者，在簾子胡同。實甫房師韓子嶠同年遺有千餘金，皆四恆票，正擬設法代取。見條卽同實甫往，至一小門，應門者一聾嫗。與之言不解。呼主者出，則一大鴉片癮之旗下少婦也。價只與三四成，太少。歸待鐵山等三人不至。敬侯宿於鳴西之榻。抄算題。

十七日。清早蘭坡來淨面食點心，少時鐵山子登來，言昨以太晚故未敢夜行，宿於妓館，實借地焉。石麟來談許久。梅生來留早飯。午後夢岩來。酌升偕丁酉同年何錫之聯恩戊戌庶常來，餘姚人。與

酌升，實甫辦爲子嶠取銀事，三人同車去。暮時實甫歸，言銀票以六成五售去。晚抄算題。敬侯仍回寓宿。

十八日。早曹匯川來，言昨日到京，適到弼叔處，知哲臣亦於昨日來，約余出城。同匯川到弼叔處，晤哲臣、蘭坡、硯農在焉，同飲於宗顯堂。朱小汀後至。益齋現得街道差，本日到任，故未約伊。飲畢，同到弼叔處，弼叔同小汀往訪友。余與蘭坡小憩時許，寫公請匯川諸人客單一。謁

支繼師不遇。逸遇李整飭交余對聯一副煩書歸知增偉人將軍來訪。晚抄算題。

十九日。早同實甫，敬侯到有益堂稍坐。知獻夫、子丹均本日回津。同到豔芳樓赴梅生之約。同飲者尙有酌升。于受軒飲未半即同實甫赴匯川諸人之約於宗顯堂。至則同人已有飲畢而去者。與兩臣偉如同食畢，同實甫到弼叔處，益齋、信安、仁安均在焉。朱小汀來片刻即去實甫有事先去，余至暮始歸。知十五叔日間來。晚抄算題。

二十日。早十五叔來談許久。同石麟、實甫到宗顯堂，公請匯川、兩臣、偉如。作主人者尙有信安、仁安、弼叔、哲臣、子登、益齋、蘭坡、鐵山共十一人。信安、仁安以赴署故，先食畢去。飲間酌升至，談許久。飲畢同益齋匯川到賢良寺交報銷冊。弼叔訪阮叔慶，鐵山謁周玉山師，均同行，共三車。先到通商房，晤曉坪、竹坪、贊周、鸞孫稍談。訪味蕪不遇，晤蓮府。李蠡臣年伯，唐暉庭前輩，劉正卿同年均在焉。持匯川等上傳相稟與蓮府看。伊囑仍由號房轉遞。談許久。見各國共舉信籠拳匪大小臣工一百四十餘人，請分別懲辦。總單有發極邊充軍永不釋回者，有革職永不敘用者，只鄭文欽一員非斬立決不可，聞已照辦矣。再到通商房。弼叔已由叔慶處來。將稟交匯川。待鐵山久不至，遣人偵之，云尙未見，爲留一車。余四人仍回弼叔處，與哲臣談。嗣香至，知其昨日到京，寓益齋處。暮歸。

辛丑日記

一九

辛丑日記

四八三

辛丑日記

二〇

二十一日。早實甫往天利和，爲韓子嶠匯銀事。午後，余亦到天利和，見實甫正與何錫之談。少

謂余名在第十五當此時勢亟須得人如余不才當官何益

頃，錫之去。余向實甫到該館訪鐵山，不遇。詢之劉升，云同子登、蘭坡在天和館觀劇。即到天

和館，人多於鯽。天大風靈，白日爲昏，視而不見，遂出。過天壽堂，以爲或在此中，入視之，

人甚少，遍覓亦無此三人。冒風而行，至豔芳樓，入而食點心，陳瑞書表兄在焉。約與同食，飲

微醺。遇黃小軒偕其弟禮堂，更有一人同飲。稍談，仍同實甫到天利和，信安、仁安已歸，潤生

由津來。稍談。實甫擬宿於城外，待見鐵山，緣鐵山明日回涿，昨訂階平隨伊到涿，再由伊送至

固安，運子嶠之柩到津浮厝也。日夕歸，大風揚沙，目爲之眯。爲馮敏之寫信，託其照顧階平，

即交階平，並爲買車。

二十二日。黎明階平登車到前門火車站，辰刻實甫歸，言昨晚見鐵山，即宿於試館。本日子登亦

回津。實甫送鐵山至火車站，見階平將開車始歸。午後張玉叔來談許久。石麟來。李小帆來。敬

侯爲奎子香招飲，晚飯後踉蹌而來，醉不知人。失去腿帶，霍德爲沿街覓得之。意其不能歸寓，

留宿於鳴西之榻，嘔吐遍南北屋，味甚惡，思以香薰之。記鳴西藏有安息香，覓得一殘段，向燈

上然之，轟然作響，燈滅手炙，乃炮藥也，不知何人所置，幸未大傷。本日得獻夫信，

二十三日。黃順來送來路春濃帶來家信一件，鹽強水一瓶，鸞孫代頰絹幅八。閱信知十三日夜間

房後不戒於火，焚去雜貨鋪一間，幸未延燒。實甫爲酌升寫信，令黃順帶出城。知允叔、性初均於二十二日到京，令黃順告知弼叔，余明早前去。晚敬侯仍回寓宿。

二十四日。早李小帆遣人持片來，囑余及實甫在寓候伊十點鐘晤談。待至十鐘後仍不至，囑實甫候伊，余出城到弼叔處，則已往宗顯堂矣。到宗顯堂，見阮叔磨、哲臣、信安、性初、潤生、允叔，尙有叔磨同鄉一人，同飲。飲畢，同哲臣、信安、性初、弼叔到弼叔處聚談。少時益齋亦到，談至暮，仍在宗顯堂晚飯。飯後益齋歸。余與性初、信安皆留宿。夜深始眠。

仁安至日夕去

二十五日。早起到哲臣臥室，與哲臣、信安談。馮果卿同年至，談許久。榮文刻字鋪高掌櫃至。

談間，接曹匯川信，招飲於艷芳樓，弼叔諸人及益齋皆與焉。待益齋來，乃同到艷芳樓。允叔、蘭坡已先食，仁安已食畢赴署矣。與潤生、匯川同飲畢，大家皆到天利和暢談。哲臣、弼叔、益齋先歸，並攜信安去。余待仁安歸，又談許久，到有益堂小坐歸。天陰欲雨。冉環由津來，持來

家信及四弟與實甫信，藥瓶數箇。

問實甫知李少帆來詢問墓泉年伯處分事洋人勒令革職永不敘用傳者誤以爲發往極邊也

二十六日。午後實甫攜冉環出門。書安來。麗川來，持來酌升與實甫信。貢珊之家人劉順送來紹文信一件，言貢珊赴省，未得寫信，故伊代書正月事也。劉順請假回家，順便捎來，今始來京投遞。內有武伯特信一件，奠敬二兩。日夕實甫歸，攜性初來，留宿於寓，談至夜分。

辛丑日記

二一

辛丑日記

二二

二十七日。早同性初到弼叔處，知已在宗顯堂，即同往。遇哲臣、蘭坡、弼叔已食畢而出，要回。待余二人食畢，乃同到弼叔處，朱伯助在焉。遣人往請益齋，據云已往與洋人談公事。益齋新得管理街道差，與洋人有交涉事件也。朱小汀、錢幹臣世叔先後到。少時，益齋亦到。談至暮散歸。行至單牌樓，遇于受軒、景濬卿二人。是日再環回津，

二十八日。早將棉袍二件交伯仁姪帶津。午後有益堂夥計來。性初來信，取去前所存棉袍。日夕，實甫伯仁姪出城宿，以便明日由火車回津。晚爲貢珊寫信，爲閻舅寫信。

二十九日。午後鸞孫來。日夕石麟來，書安來。鸞孫留宿。晚請敬侯來談許久。亥刻，東北火光冲天，似有礮聲，有如爆竹。據何清云，恐是西什庫教民與民戰。且云已戰數次。又云初三日有火險。又云伊有熟識教民，令伊多備米麪煤，京師不久又大亂種種調言，不知起自何人，殊堪痛恨，惟有置之不理而已。若實甫聞之必大罵，罵死亦不能明白，徒結怨恨而已。丑刻，火光稍殺，然猶熊熊也，遂眠。不知熄於何時。

三十日。早書鸞孫代煩絹幅八，蓉舫對聯一。午後劉順來取回信，面交伊信一件，致閻舅信在其中焉。酌升來言，昨日儀鸞殿洋人不戒於火，焚死德兵官一。書安來，鸞孫回賢良寺。麗川來持來烟土一包。晚與菊泉談。

三月初一日。早到天利和，晤允叔、信安、性初、仁安、吳瀛三在焉。定興人已飯罷，重爲余作具。知

潤生回津，芋田昨來京，本日赴署，亦香昨亦來京，本日往柏林寺投供。同信安，性初到弼叔處，弼叔、哲臣均未在，詢之黃順，言早已出門。待之久而不至。遣黃順往請益齋，回云已赴署。已而弼叔、哲臣回，言在艷芳樓約人小酌，去時尙到天利和櫃房，見允叔焉，飲畢，又到天利和，亦無人言及，仁安睡起始道及，乃買車急歸。允叔見余等之去而不告弼叔已來，見弼叔，哲臣之再來而不告余三人已去，何其善忘若此，豈心有他屬，遂色相俱空耶。隨後亦香、益齋均到。談至暮步歸。遇單伯宣世兄於途。晚與菊泉談。

初二日。早到弼叔處，弼叔已同哲臣、信安、性初、亦香由市購零星各物回。蘭坡在焉。談許久。益齋至。亦香以有事去。余與信安諸人均留早飯。飯後蓉舫來。日夕信安、性初、蘭坡去。亦香又來。談至暮歸。晚與菊泉，敬侯談。

初三日。早疏雨數點。到弼叔處。亦香購得青峯碑一。談間，蓉舫、益齋、信安、仁安先後至。交蓉舫囑書對一付。本日爲性初生日。大家在宗顯堂公祝。嗣香、哲臣、芋田、信安、益齋、仁安、蘭坡、亦香、蓉舫、允弼兩叔及余，共十二主人。談飲極暢。遇吳子和、松際雲兩同年於宗顯堂。飲畢，同嗣香、亦香、信安、益齋、性初、哲臣、弼叔到弼叔處聚談。日夕朱伯勳至。亦

辛丑日誌

二三

辛丑日記

二四

香忽然不見。早聞蘭坡云伊欲回津，想回寓收拾行李去矣。恐衆人尼其行，故不辭而去。然當暢聚之時，言明不散，無端蹣蹣而去，殊形愀然。或余酒後失檢有所開罪耶。惆悵至暮，快快而歸。

初四日。早接劉濬舟信，致實甫者。實甫回津，因代拆閱。送信人張斗南在懷來縣礮山堡開藥鋪，立待回信。卽爲詳寫一信，約兩千餘言，交斗南持去。午後，署中爲芟孫，一山送俸銀來。二人正月初十後銷假，故俸銀至今始行補送。若開印後銷假，則春季俸銀卽不發矣。小憩。讀算書。晚敬侯來下鳴西之榻，自本日始。

初五日。早到亦香寓，詢知亦香未回津，適往弼叔處。到有益堂稍坐。遇龍文穆掌櫃於途。到天利和，諸人俱在，留早飯。飯間，廷筱伯在艷芳樓來約大家。信安欲赴署，不往。允叔赴約，已而又遣人來約。余及芋田腹已果矣，情不可卻，乃同芋田前往，飲且食焉。將散，性初遣人來告，知亦香在天利和候談。卽回天利和談許久。亦香有觀劇之約。同行至西柳樹井分手。余行至虎坊橋西，遇蘭坡，云由弼叔處來。仍要蘭坡到弼叔處。哲臣以洋二元八角購得遠鏡一，尙齊全。談至暮。益齋到，稍談歸。由天利和借來京足銀十兩。與菊泉，敬侯談。

初六日，早令何貴易銀，得錢一百五十五千，送後面。敬侯往糧食店訪友。同出宣武門，指示道

途分手。余到弼叔處。芋田、竹林、亦香、性初均在焉。芋田回天利和。性初進城訪婁秩五。弼叔，亦香赴同署孫酉生書城之約於宗顯堂。益齋來。待性初回，與哲臣、信安、益齋同早飯。飯後，性初去。弼叔、亦香、攜孫酉生來談許久。到支繼師處。本年初次得見師新升右贊善。本生日，賀且祝也。談間，微雨，辭出。仍到弼叔處，借傘持歸。夜雨不大亦不久。

初七日。早紹先來，言其令祖靈輜於十二日回里，美人許爲護送，以言語不通，擬請敬侯同往，以便傳語。許爲轉達。午後，署中來知會本年各省舉行辛丑科，並補庚子恩科鄉試，不復考差。凡合例人員各具詳明履歷，彙題請簡，卽書履歷一紙持去。

初八日。早寫匾字一分，麗川所代煩也。性初來。麗川來，送來煤油一箱，立待寫便面三箇持去。午後，玉叔來談許久。晚書菴來談許久。

初九日。早書菴來，由其熟人送來煤末六袋，稱之共千百七十斤。石麟由弼叔處持來亦香煩書折篋一柄。午後到弼叔處，哲臣、弼叔均未在。待許久，哲臣歸，言早間亦香、信安均在此，潤生昨到京亦來。因到陽春居小飲。飲畢，各有事散。哲臣以爲雲甫寫信歸。余爲黃順書便面二。哲臣寫信畢，仍欲出門。向其借銀九兩有奇。與哲臣同出門。余到益齋處談，嗣香未在此，少待始歸。談至暮歸。晚石麟來，言紹先令祖明日開弔，約余同往。

辛丑日記

二五

辛丑日記

二六

初十日。早遣人到弼叔處，送還雨傘並信，告本日欲出弔，不能前往，以昨曾與益齋、哲臣約，本日來聚談也。午後，檢點衣冠。自去年六月二十三日到官學盡到衣冠後，至今未御。頂珠生銹，黯然無光，對之曷勝快悒。石麟來，以衣冠不齊，又不願往弔，遂皆未往。暢談。

十一日。早到弼叔處，性初、芋田、潤生在焉。益齋將欲去，留之寫對聯一副。弼叔、性初、芋田、潤生與性安公請李蓉舫，楊蘭坡，紀會川於豔芳樓，約余與哲臣，益齋往陪。益齋有事須後到。余同哲臣諸人到豔芳樓。遇巢季仙稍談。信安、仁安、蘭坡、蓉舫先後來，亦香亦同來，以另有約去。飲畢，紀會川始至，言已飯罷。大家同到天利和，見通久門面已收拾齊備，光豔耀目。通久者，蓉舫集本新開之金店也，分天利和門面三間之一，門以內仍相通焉。談間，石麟亦到。潤生檢出屏聯，便面若干，大家更迭書之，墨盡數甌。日夕同石麟到紹先處，因昨未往弔，今特送行。詢知美欲撤兵，護送者改日本人，敬侯省卻一番跋涉矣。見其行色匆匆，無暇久談，遂同歸。晚與四伯母閒話時許。

十二日。早書便面二，一爲亦香代煩包禮堂尊人款，一爲有益堂所煩。到書菴，交其煤價三兩七錢，談許久歸。麗川來。同石麟出城。在途以京蚨二百購得炭精二，其人云，家中尙存許多，詳告住址。令其明日送寓。到有益堂小坐。到天利和，通久，賀兩號同日懸額新張之喜，諸同人均

在。知蘭坡已潛回天津。留早飯。飯後，酌升到，言實甫與石麟，黃岫北創立學堂，十八日入學；已爲實甫去信。知初十日由京往津火車行至落垡左近，將橋壓塌，車陷下，人有死者，有傷者。同哲臣、嗣香、亦香，益齋到哲臣處，談至暮歸。知署中來知會公請 回鑾摺列名。

十三日。早到弼叔處，信安、性初在焉。亦香才回寓。伊約集季仙飲於陽春居，囑大家往陪。午前，同弼叔、性初、信安到陽春居。稍待，亦香、季仙來。飲畢，到亦香寓，晤瑞卿、包禮堂、王杏臣諸人。梯雲由保定到京，言與鐵山同車。鐵山到余寓小住，現已奉札調署順天府教授也。暮歸。與鐵山、敬侯談。

十四日。又送來煤六袋，稱之一千二百九十斤。在門首遇梅生乘車來，云其業師常向辰同年光斗卒於京。伊往爲棺斂。立談數語匆匆去。石麟亦在門首，聞鐵山來，來談。書菴來。午後芋田來。賣炭精者送來大小四十枚，以錢四千購之。同鐵山上街閒遊時許。到英美樓小酌。遇文靜如戶部，夢岩之宗人也。飲畢歸。晚月舫偕奎紹蕪世兄濂丁卯來，皆有醉意，紹蕪尤甚。爲哲臣、酌升、益齋、弼叔作信，遣人明日清早送往，鐵山約大家在艷芳樓小酌也。

十五日。早高禿送信回，言益齋因嗣香在其寓宴客，不克到，哲臣、弼叔亦赴嗣香之約，到不能早。鐵山先到東城，隨其車到前門。到天利和，潤生未至，芋田已赴署，信安、仁安、紹蕪將赴

辛丑日記

二八

署，並未云本日公請李蓉舫。允叔不赴鐵山之約，性初昨宿於米市胡同，本日亦赴嗣香之約。余到萬順現移鮮魚口購辦繩一。仍回天利和。敬侯到。允叔與吳瀛三早飯，適腹餒，共食少許。亦香到，因約焉。同亦香、敬侯到艷芳樓，石麟在焉。待許久，鐵山到。已而潤生偕蓉舫，張輔周來，另爲一局，並約敬侯去。亦香本爲潤生諸人所約，亦去。久之，余到天利和，適信安、仁安自署歸，約之來。信安與潤生同作主人先去。仁安留。又久之，酌升始至。遂同飲。潤生局散後，亦香、信安亦來同飲。欲食海蟹，無之。無何，火車到，戴來海蟹一包。芋田亦由署歸。哲臣、性初、弼叔又到。飲極暢。飲畢，同到天利和，問性初能捐物否。曰能。交其芟孫，一山俸銀兩包，鐵山所贈烟膏一盒，烟斗一個，卽寫家信一件併交。談及王慰霖同年歸骨事，酌升、鐵山約同往視。恐停柩之廟有英人，約敬侯同往。先到試館問劉升，據云已由廟移出，厝於廟旁，無須往視。令劉升知會慰霖令叔。鐵山往拜客。酌升亦有事。余同敬侯回天利和，談至暮，亦香去而復回，收拾行李畢，明日由天利和登車回津也。瑾臣叔由津來。待鐵山久不至，立門前望之，遇周輔平，談數語。遂與敬侯步入城，行至長安街，聞後有呼余者，則鐵山乘車來也。遂同車歸。晚書菴來。

十六日。早馬葑溪來。鐵山往東城。午後劉升來，言慰霖令叔現回津，俟伊歸來再辦。日夕鐵山

歸。晚雨三點兩點，至於終夜。

十七日，早代鐵山書履歷。伊往謁兼尹丞憲，飯前歸。午後賣炭精者又送來大小五十枚，以錢四千八百購之。麗川來。高福代鐵山家人送信，便道購來對聯二副。又代鐵山書履歷，鐵山赴署，明日接印也。借羽纓冠，元青褂去，爲侍尹憲求雨用。有益堂送來唐宋文醇一部，鐵山所要者。晚石麟來談許久。

十八日。早鐵山來信，取去文醇，並所存拜墊。哲臣來。午後蓉舫來。寫喜聯送夢岩，其令姪明日畢姻也。石麟亦寫一聯。到後面尋舊存酒燭等帖，計送夢岩聯一酒燭票各一爲送禮用。伯仁姪自津來，捎來實甫信，七

弟信，並前託潤生所捎之信未得捎來者。閱知六弟已回景州。晚與伯仁姪談家事。

十九日。早同敬侯到夢岩處賀喜。晤偉人、月舫、紹湘、留早飯。飯畢，往爲迎親。新親以道遠須過法界，恐有阻難，借松壽翁花園爲遣嫁地。園甚宏廠，豁人心目。迎親畢，見夢岩太夫人，夫人，及其令嫂。歸小憩。酌升來未遇。月舫、紹湘來談許久。同月舫、紹湘上街閒遊。紹湘購圖章二方。行至月舫門首，其闈人告知夢岩約大家在彼晚飯。卽到夢岩處，以爲時尙早，同月舫、紹湘到紹湘處談時許。紹庭至，言人已到齊。卽到夢岩處。同飲者尙有偉人、于受軒、景俊卿、敬侯。飲間雨作。飲畢，除夢岩、紹湘外，大家皆冒雨到紹庭處，談至二更。晤薄錦齋。高

辛丑日記

二九

辛丑日記

三〇

四九四

福持傘燈來接歸。雨終夜不甚大。

二十日。仍雨。早接陳樸齋信。敬侯移帳於菊泉院，自本日始。午後同敬侯到菊泉院談許久。伯仁姪冒雨往有益堂。雨終日，夜仍雨，均不甚大。

二十一日。晴。早伯仁姪回津。午後信安來。信安十九日曾來一次途遇酌升告以余未在家遂未到門賣炭精者又送來二十餘枚，并有殘破者若干。以二

千七百購之。敬侯購其洋書一種。同信安到弼叔處，朱伯勛、裘績臣在焉。談間，益齋亦到。知南橫街一帶，美兵退出，歸德人管理，自明日爲始。途遇何錫之袁集雲日夕歸。月舫來未遇。

二十二日。大風寒甚。午後夢岩來。晡時同敬侯到街閒遊。晚代人擬覆奏新政摺稿。性安所煩也。夜間微似有警，老何起，在院中行走。

二十三日。早啓門。見門房東牆磚墮地兩塊。是夜間有人踏落無疑。侯景岳來。午後，天利和遣人來索印好圖章，順便帶去擬好摺稿，交信安。夢岩、紹湘來。爲紹湘寫折箋一，冊頁一。同夢岩，紹湘到敬侯書房，約同敬侯上街閒遊。紹湘約飲於興隆軒。遣人請月舫，赴公所未歸。飲畢，月舫始到，又獨酌焉。俟月舫飯罷，同到紹湘寓。談許久歸。忽聞礮聲隆隆，洋號聒耳，不知何故。菊泉來詢，頗有驚疑之色。時許始寂。三更後，洋號又作，終夜有聲。

二十四日。早到弼叔處，弼叔已同哲臣上街，坐以待之。信安偕其親家王甫山來。少時，弼叔、

哲臣歸。嗣香來談，至午刻去。余與信安留早飯。飯後益齋來，知幼香來京，住益齋寓。小汀來，談至哺時。知南橫街換德人管理後，如常安謐。弼叔、信安、益齋有宴鳴居之約。遂同哲臣皆上街閒遊。瞻矚之頃。哲臣竟不知去向。行至宴鳴居門首，與弼叔等分手。歸寓，見紹湘信，知伊來兩次，並偕偉人來。鐵山來談許久。

二十五日。早紹湘來，攜去算草一本。午後易銀十兩三錢，昨從益齋處借來者。書菴來談許久。賣炭精者送不整炭精數十塊。以無用卻之。伊苦求，與以四百文。遣高福爲仲魯去信，因獻夫未在京。囑將伊履歷補入請 簡試差單。取來回信，言已經列入矣。同敬侯訪紹湘不遇。訪夢岩談許久。借其車鑿一書歸。晚閱車鑿畢始眠。

二十六日。早月舫紹湘來，觀余早飯。飯後。麗川來。立待寫源順祥雜貨店匾額，對聯，並宣紙對聯一。日夕同敬侯訪紹湘、夢岩、月舫，皆不遇，知伊三人同上街。亦同敬侯上街，迤邐北行，未遇伊等。卽到梅生處，亦不遇。歸途仍到紹湘處，尙未歸。擬仍上街迎之。遇偉人。立談之頃，紹湘諸人緩步而來，手持食物甚夥，卽約同偉人均到紹湘寓飲酒。偉人已飯罷，未入席。杜雲帆太守慶元貴州人庚辰庶常來，亦留飲，並有沈掌櫃。飲微醉，亥刻散歸。有益堂遣人送來黃紙，言源順祥改通順祥，須另寫。夜雨一陣，不大亦不久。

辛丑日記

三二

二十七日。早紹湘來談許久。午後，代增偉人作信稿。晚大雷電，以風夜雨大作，窗紙皆溼。

二十八日。早有益堂來人取匾，卽爲書之，並另作聯語。鐵山來，言昨酌升訪伊，本擬一同來寓，因在竹坪處久談，天晚不果來，期以本日；並言陳小石同年授河南方伯，翰人已在行在，入新政局辦事。偉人來。留鐵山，敬侯早飯。午後遣何貴到花市購作寓錢鐵模，四弟所要者，哺時，酌升來。石麟來。偉人來。月舫來。酌升爲蘇雨翁去信，並請薛壽田來商辦雨翁投供事。鐵山、酌升均留晚飯，敬侯亦與焉。寫家信，並鐵模二送交石麟，石麟明日回津也。約石麟來與酌升對弈。鐵山酌升均留宿，談至夜分。

二十九日。早敬侯送其尊人往火車站。酌升往訪梅生。紹湘來談許久。遣人請酌升回。同鐵山、酌升出城，擬同飲於廣和居。行至江蘇館南，見對面來者似熟人。迫視之，嗣香昆仲、哲臣、信安、弼叔也。相與大笑。把臂同入，待益齋，伯勛來同飲。飲畢，同到益齋處，知其新延西席，沈吟舫祖培，鄉茂才也。晤談許久。酌升、鐵山先去。交鐵山致竹坪信一件，順便飭送。秦袖蘅同年來訪益齋，新自河南來京起復，余亦見之，談許久。本日爲夢岩生日，曾與月舫、紹湘、敬侯約在紹湘寓公祝之，遂早歸。到寓一視，卽到紹湘處。同人均到，業子芳普春在焉。並約沈掌櫃爲陪，飲甚暢。亥刻散歸。

四月初一日。早敬侯仍往火車站，緣昨日石麟爲金門家人呂順耽擱，到站火車已開，未成行也。仁安來，言二十七日到京，持折篋一柄屬書，卽爲書之；並約余到其族人家，爲其族祖成主。卽同到菊兒胡同。晤其耀卿，蔭田兩族叔。留早飯。成主畢歸。西安門南城牆開一豁口。來去皆由之。西安門內，街柳兩行，汎灑無埃，西什庫洋樓依然高聳，而崇文山太夫子之居則瓦礫場焉。誰爲爲之，誰令致之。秉國鈞者不得歸咎於氣運也。抵寓，袖銜同年來未遇鸞孫在焉。知信安、子丹均以御史記名。鐵山昨帶去之信已收到。書菴託詢之皆峻齋總戎，到京不久，寓西河沿逆旅，談至暮。晚到書菴處，告知口君住址。談至亥刻歸。靜坐忽聞扣門聲，駭而出視，則何清籠燭歸也。

初二日。早弼叔處告知子丹，信安皆得御史，據云，從刑部友人處得信，子光得而信安未得。少

夢岩約弼叔初四日早飯同堂趁便煩寫字並約酌升囑代知會卽爲酌升作書送去

時，朱潤生至。又時許，嗣香遣人送來直報。得御史者，有信安名，足見竹坪處信息不誤。其未及子光者，竹坪本不知子光送御史，各報或訛其名爲誦，爲誦，電報亦必有誤，竹坪未悟及也。卽遣來人爲信安送信，並捎去敬侯家信，交天利和順便寄津，昨鸞孫忘卻捎去者也。朱伯勛、吳子和同來，均留早飯。飯後，益齋來。晡時，微雨。信安冒雨來談。至暮雨未止。乘益齋車歸。晚飯後，同敬侯訪夢岩，知在紹湘處，卽到紹湘寓，月舫亦在焉。觀三人飲酒。雨作有聲，較日間爲大。亥刻冒雨歸。終夜雨。

辛丑日記

三三

辛丑日記

三四

初三日。早雨止，道未泥濘。到弼叔處。信安昨留宿未去，本日約飲於宗顯堂，以誌御史之喜。午前，嗣香昆仲、益齋、伯助皆到弼叔處。一同前往。飲甚暢。飲畢，均到益齋處聚談。長蘆運司楊來訪幼香談許久。日夕歸。晚磨墨，備明日弼叔寫字之用。日間麗川來，未遇。

初四日。早弼叔帶筆來。酌升來。月舫來。紹湘來。遣人請夢岩來。各持紙墨來索弼叔書。午前景畢。同到同和堂。主客爲杜雲帆太守。伊初六日出都。梅生亦欲爲伊餞行，因爲時太迫，與夢岩作公局焉。同飲者雲帆、弼叔、酌升、業子芳、敬侯、紹湘、月舫；並有繼紹庭，以吸烟故，不能早到，未候。酒半，紹庭始到，云已飯罷。少坐卽去。大家飲酒甚多。酒爲夢岩自帶，味極醇美，不覺皆陶然矣。哺時始散。弼叔、酌升、夢岩、紹湘又到余寓談許久。買車送弼叔、酌升出城，乃各散。申祥來求尋護照，伊家被教民欺也。酣眠至亥刻，始食晚飯。

初五日。龍文齋穆掌櫃來早飯後，到弼叔處，子丹、寅皆均在焉。詢知皆昨日到京。談許久。蓉舫到，稍談去。

錢幹臣、姚伯繩、益齋先後到，談至暮歸。麗川來，未遇。申祥詢得欺伊教民爲張永茂。晚書折筭數事。

初六日。早同敬侯訪梅生，談許久。爲申祥事：據云須知其人爲何會之人，乃能爲力。歸知紹湘來，將弼叔所書各件持去。午後小憩。哺時，同敬侯到紹湘處，不遇。同到有益堂談許久歸。知

子丹來，已去。同敬侯到紹湘處，與夢岩、月舫、沈掌櫃痛飲，失手覆杯於地，碎焉。亥刻歸。初七日。早飯後，到月舫處談許久。到弼叔處，弼叔本日同信安回津。與哲臣稍談。到益齋處，子丹出門，幼香亦回津，朱古微前輩在焉。談許久。借嗣香銀二十兩有奇。請哲臣來談，至暮，持銀及弼叔圖章歸。敬侯在紹湘處待余。即到紹湘處與夢岩、月舫痛飲。飲未畢而偉人至，已飯罷。談至亥刻歸。接大哥信。內有莊紱卿致實甫信。蓉舫送來煩書條幅一。

初八日。早紹湘來。夢岩來。借去米袋五箇，取回弼叔所書各件，蓋印章。月舫來，麗川來，談許久。午後，令何貴易銀。晡時，申祥來告張永茂係美以美會人。同敬侯訪梅生不遇。見其西席王子安，爲梅生留字，煩轉致焉。歸途遇興石海先生於其門首。

初九日。早紹湘來談許久，攜去崇文勤太夫子年譜並學算筆談一本。午後小憩。寫折筵一。夢岩取回前盛墨來茶杯。天氣甚熱。

初十日。黃順來取去弼叔聯筆圖章。

十一日。早飯間，偉人來煩書字號匾額一。晡時，到紹湘處，與紹湘、夢岩、敬侯爲月舫預祝，月舫十六日生日也。並約偉人，沈掌櫃爲陪。飲甚暢。敬侯有酒意，先歸。余談至亥刻散歸。

十二日。早梁巨川同年來，談許久。紹湘來。月舫來。午後。鐵山送還涼帽、外褂。並代常向辰

辛丑日記

三六

璣芬煩書折筵一，約日來取。晚書折筵一。

十三日。早同敬侯訪梅生，談許久，見其尊人子延老伯。午後，劉升來，持來子登煩書便面條幅等，並信一件，言初四日到京，適以有事回津，二十前後仍來京。寫對聯，條幅，匾額十餘事。爲大哥寫信，以備送信人來取。

十四日。早實甫歸，係昨日到京，因火車有耽擱，到甚晚，不能進城，在有益堂借宿。今早得晤酌升焉，捎來家信並芟孫信，知實甫買房無成，現已租妥倉門口路南宅一區。紹湘來。午後，夢岩送還米袋。實甫攜來藥料，作荷蘭水飲之。晚與實甫談別後京津各事。夜微雨。

十五日。午後，賣炭精者來二次，購炭精百餘枚。鐵山來宿於寓。晚雨。與鐵山作終夜談。

十六日。鐵山仍未去。麗川來。天陰，有雨意。夜大雨。與鐵山夜談。

十七日。鐵山仍未去。仍雨。麗川遣人爲鐵山送洋元，昨託伊換者也。日夕大雨。留敬侯共晚飯，夜談。

十八日。鐵山仍未去。賣炭精者又送來炭精七十餘條，購之。忽陰忽晴，仍有雨意。擬作旗亭之飲，未果。急雷大震，繼以暴雨。晚間，東北火光熊熊。似在西苑。雨又大作，終夜有聲。夜談。

十九日。鐵山之价來言，府尹催問學堂事。鐵山買車匆匆去。紹湘來。月舫來。天仍欲雨，乃各去。午後小憩。微雨時作，殊爲悶損。與實甫談家事。實甫、敬侯欲訪梅生不果。晚間，實甫往訪書菴。夜雨又作。代實甫抄所譯食譜。

二十日。天晴。午後，實甫往訪蓉舫，隨便將蓉舫所煩對聯，條幅捎去。日夕，實甫歸言芋田來京未得見，弼叔來京已見面，且同到有益堂。晚抄食譜。

二十一日。早實甫、敬侯往訪梅生。紹湘來，還算草一本，煩寫壽聯一副，冊頁數篇。午後小憩。留敬侯晚飯。晚抄食譜。知瞿子玖前輩入軍機。十八夜間之火係武英殿災。

二十二日。早到弼叔處，將鐵山昨留致酌升之信，令黃順送去。與哲臣、弼叔談。留早飯。飯

行至菜市口見搭有席棚似欲刑人詢知係搶劫者十人出夾

後，錢幹臣世叔，朱伯助、顧紹墀均到。談至晡時。到兵馬司中街訪嗣香昆仲，即觀其新租之宅。幼香在家，談許久，遇同仁堂樂君，少年也。從幼香借銀二十一兩四錢二分，家無平，同大酉堂馬掌櫃到街平準者。途遇嗣香載書一車歸，立談數語，歸已暮矣。晚抄食譜。

二十三日。早鳴西爲實甫來信，內有七弟信數語，亦與實甫者，言及家中用度缺乏，囑告余知。閱之不勝焦灼。韓子嶠同年之妻弟邵菊香傳勳遣人來言，到津詢知實甫已回京，特來京商辦接子嶠靈柩事，昨日到，住姚江別墅。午後，實甫往訪姚君，並訪李蓉舫。日夕歸讀 上諭，回鑾之

辛丑日記

三七

期已定於七月十九日，曷勝慶幸。晚抄食譜。

直隸同鄉來知會因賠款無着公摺願恩列名

閱報江南鄉試緩至明年舉行

二十四日。代紹湘寫壽聯一，即遣人送去。偉人送來前借去書數本。代伯仁姪畫便面一箇，寫條

幅四，子登代煩便面八。暮時，仲子鳳山東儀來訪實甫，余亦見之，談許久，書菴來談許久。晚

抄食譜。雨數點。與敬侯談至夜深，知伊得津信，已與楊蘭坡結冰玉矣。

二十五日。早馬葑溪來。午後鸞孫來信，借去紗袍，紗馬褂各一，並問何日回津，即覆。晚抄食

譜。雷雨一陣，繼之以風，隱隱聞洋人鼓樂聲。

二十六日。早酌升來，知亦香已到京。亦香遣人送來獻夫與實甫說片。偉人來。邵菊香來。酌升

留早飯。午後，龍文穆掌櫃來。接鳴西與實甫信，內有獻夫與余信一紙。代酌升寫客單，伊二十

九日在同和堂宴客。日夕，酌升去。晚天陰，落雨數點。

同鄉劉綬冊中翰來訪弼叔余見之綬冊名晉榮

二十七日。早到弼叔處，亦香在焉。知信安已於二十四日到京，遣人往請，回信云現看秋審冊，

午後來談。同哲臣、亦香、弼叔飲於宗顯堂。飲畢，仍在弼叔處談。錢幹臣世叔到。酌升到。信

安到。日夕益齋到。信安交余家信一件，胡三哥信一件。暮歸。見繼紹庭信，並所煩書折筴一。

晚在門前買酪食之。

二十八日。購牛乳一器，實甫作各種酪試手。午後，高陽之幼公子來訪實甫。有益堂人來，持去

哲臣知余
家中將伊
無資之項
存津十金
貸余十金
信致吉亭
撥付發信
後哲臣得
雲甫信內
有送余二
十元之說
余與雲

別三年矣
彼此未嘗
通信乃亂
離之餘遠
蒙注念感
何如也

同文韻統。石麟由津回。伯祖母生日設祭。

二十九日。早到弼叔處，亦香在焉。少頃，益齋來，均留早飯。午後，益齋因在廣和居宴客先去。余有酌升同和堂之約，畏熱，借益齋車乘之到同和堂，酌升已到，言本日患吐瀉甚委頓。談許久。實甫、靈星谷、偉人、夢岩、敬侯、月舫、菊泉、梅生以次到。飲甚暢。飲畢已暮。酌升不能出城，約同偉人，梅生到寓談。石麟亦來談。散後，余與酌升，敬侯談終夜。

五月初一日。黎明弼叔遣黃順來招，言信安昨到米市胡同宿，有事與余相商。未得眠即往。至則哲臣、信安、弼叔均上街，少待始歸。信安告余代實甫通融事有成，其數四百金，其息一分七釐，

昨託信安代辦者也。囑余回寓通知實甫，定於午後到天利和晤面立券。代信安寫送人喜聯一副。

寫家信一件將哲臣前撥之十金改爲二十元並哲臣致吉慶信同誠交信安明日幸田回津也留早飯。飯畢欲歸，忽錢幹臣世叔在宗顯堂來約弼叔，弼叔去而又回，言幹臣閱報，余承簡命

放貴州副考官。即到宗顯堂，見幹臣、朱小汀、顧紹墀、詢知正考官爲呂筱蘇前輩珮芬，雲南則

吳肅堂魯鴻伯岩恩岷也。立談數語歸，酌升尙未去。喜報已到。于海帆同年，汪心如世兄竹溪同年令郎

在焉。心如爲效蘇前輩東牀，因效蘇前輩有小事出京，須一二日方回，介海帆來告余。實甫往天

利和。石麟來。又寫報喜家信一件交梯雲煩飭送天利和亦香臨其家人黃玉當即應允乃黃玉尙在家中須去信招之亦香、梯雲來。書菴來。菊泉來。益齋遣人送來格物測算一部，價七千，前託伊

代購者也。閻廚子送來一品鍋。署中送來印領一紙，付銀三兩，報喜人付錢三十千，外飯錢四

辛丑日記

三九

辛丑日記

四〇

千。其餘持稟來賀者甚多，各與錢數百。得差誠喜事，然當此國事家事不堪回首之際，得之非惟不覺可喜，反覺觸境心酸，淒然淚下，豈余性情之獨異乎。日夕，實甫歸，言券已立，息銀歸作一分八釐，鳴西來信言實甫所購荷蘭水機器已到，促之回津。晚菊泉來。

初二日。早走館人來取領執照試館長班劉升來乙酉長班陳福來偉人來。夢岩來。酌升來信云通融之款有成。實甫即往訪酌升。蘭坡來。嗣香來。紹

庭來。麗川來。託麗川代刻圖章，購摺紳，告龍文齋印名片，封條。午後到支繼師處談許久。到弼叔處，亦香、伯助、蘭坡均在焉。少時益齋亦到。稍談。訪聶獻廷，詢謝恩事，據云，禮部尙未見放差公事，不知何故。到賢良寺，見竹坪諸人。謁合肥師，周玉山師，均未見。謁張幼樵師談許久。見楊蓮府同年，據云伯岩由火車赴定州，然後再乘肩輿，因近京一帶驛站無人供億之故，皆由蓮府代爲料理。余亦煩蓮府依樣辦理，蓮府許之。又因實甫攜眷赴津，火車不便，亦託蓮府設法，亦允。到崑師處，適出門未得見，歸。實甫早歸，云酌升已代借六百元，息銀一分二釐。晚飯後，梅生來。菊泉來。與實甫談行路事。日間信安來，未晤。

初三日。早菊泉薦來估衣鋪，衣皆不合式，且價昂。午後鐵山偕其長男與其婿王鶴籌來。本日在

松筠菴分津貼，余以事忙未往，實甫代領。仁安來。伯菲處西席吉公來。熙小舫前輩來談極久。實甫歸領來津貼五元外錢二千已爲兩館長班索去作節費矣每分皆如此 敬侯出城代購來水筆十支石麟院備酌，爲七弟婦等錢行，因留石麟橋梓在寓晚飯。晚爲詔銜寫信芝孫，煩爲朱鶴臣令兄說

名蘭芳字

範孫捐米
視學貴州
日記十本
並有抄錄
丁伯厚前
輩使黔日
記一本

項也；並為芝孫寫一信，附去芝孫一山二人津貼各五元。又為大哥寫信，並前寫好未發之信，並

交實甫明日帶津轉寄。事畢，天已明矣。

初四日。早實甫攜張廚回津。馮伯岩來談許久，擬結伴同行。到海帆處，知筱蘇前輩已來回電，

初十前必可到京，其東林汪心如已往余寓送信矣十五日啟程。到支繼師處賀節。到嗣香處，晤幼香，借銀五十兩。晤大酉堂書

鋪馬良輔。晤李少舫。到弼叔處，弼叔哲臣均未在，歸。丁麗川馬對溪均在寓飯後，開單託葑溪代買應用物件。為範

孫寫信，借其視學貴州日記，交葑溪覓便寄往。乃葑溪甫去，而範孫偕七弟來京。捐來芝孫信性初信大哥李明亦來。範

孫帶一家人，王貴，喜極。暢談許久。黃順送來蘭坡弼叔信與範孫同車到前門。範孫自去。余答拜伯岩未遇。謁徐頌

師、胡雲師、訪寶鼎臣昆仲，均未遇。東城劉歸洋界處衙署房屋均拆毀。一片空闊，彌望無際。

到天利和，晤孫紹蕓、李蓉舫、王致堂。知範孫同仁安往弼叔處，即往，益齋亦在焉。詢蘭坡，

則方去。「與」亦香信安觀劇。談至暮，仍與範孫同車歸。知汪心如世兄又來一次晚談貴州一切情形。夜雨。

初五日。早與範孫談。麗川來。煩海帆寫執扇一柄海帆偕心如來談許久。心如持來銀二十餘兩，恐代筱蘇前輩安置

一切待用也。同範孫到弼叔處，信安、亦香、仁安、益齋、梯雲、蘭坡均在焉。託蘭坡為孫麟伯

大公祖寫「信」詢問能否在保定代為安置行輿。大家備酌過節，即寓為余餞行之意。飲甚暢。飲畢

小憩。借益齋車，又買一車，同範孫、仁安、梯雲到成興齋購扇對。又同到有益堂購銅章一。檢

辛丑日記

四一

辛丑日記

五〇五

辛丑日記

四二

點應帶書籍。範孫往梯雲處宿。余乘益齋車歸。留賞對百聯餘，就車俱載往弼叔處，並寫一信，言明價目，請與松華齋比較，爲再添購之計。日間鐵山來，未晤，留一說片而去。萬興送帽來。龍文齋送名片來。晚與敬侯作終夜談。

初六日。早弼叔來，購來白羅帽一，兩截羅大褂一。範孫、梯雲、亦香來。亦香已得家信，可以

通融，問數於余。答以二百金。萬興帽鋪來，商購領帽。弼叔帶來蘭坡致孫麟伯信，哲臣致保定

府尊信，嚴覲侍同年信，皆爲託購行輿及馬鞍等事。余持信往賢良寺，託蓮府附寄。在蓮府處晤

李蠡純年伯，李季高世兄，蓮府令弟。號杏城據蓮府云，伯岩早來一次，云兵部勘合執定馳驛之說，不

可通融。伊晚半天仍來商辦，看光景如何再定。因將信持回。謁周玉山師，見雷雨大作，與玉山

師談許久。冒雨至通商房，交竹坪昨七弟捎來小包。竹坪交余前借去馬褂紗袍。天晴，到梯雲

處，範孫、亦香、益齋、仁安、信安、弼叔均在焉。交範孫行李並蚊子香託帶津大家同到松華齋。余便道訪酌

升，不遇。早間曾致伊一信，爲月舫諸人招飲事。到時伊已出門，未得見。到松華齋談許久。信

安、仁安回寓。範孫與益齋驂乘赴其寓。余與弼叔，亦香訪朱伯助。不遇，分道各歸。知酌升來已赴禮扇賞對等

弼叔處宿，以便明早購物。到同和堂，赴月舫、夢岩、紹湘、菊泉、敬侯之約。酌升小食已畢，

略談數語，以有事出城。余與偉人陪諸主人飲，甚暢。暮歸。油布鋪送來各件。性初薦其閩人朱

成之子，朱順，持信來。信內云前後共來三信，只得其二，其一信不知沈滯何處也。

初七日。早葑溪來。麗川來。支繼師來，以梳辮散髮，未敢請見。萬興帽鋪來。七弟由城外歸，

購來大衫一件。麗川言峻山昨日到京。午後伯岩來信，言勘合已領出，囑余拜承兵部號春州。酌升

來。丁次軒來。到伯岩處談許久，定準由火車赴保定。伊初十日起程。到天利和，晤信安、仁

安、紹湘、蓉舫。擬代實甫取銀十兩。據蓉舫云，實甫已無存銀，所存者只撥余名下之百七十

兩，不知何故，只得將余名下者取十兩，代實甫彌補門口零欠。到賢良寺，託蓮府向保定寄信，

仍昨日之兩信。在通商房與筱坪諸人談許久歸。接性初信，係初四所發，在朱順起身以前。晚爲

性初、實甫寫信。朱順明日回津取行李，順便帶去。張廚子回京。十五叔來未晤，昨始到京。

初八日。早兵部送來勘合。拜承春洲兵部瀛，晤談許久，乃知春洲爲辛亥壬子世兄弟，蓋景秋坪

年伯廉之猶子也。情意甚殷，許將效蘇前輩勘合送余處。到汪竹溪同年處，並晤心如世兄，

告之。竹溪留余小食。歸。葑溪送來箱子、夾板、燈籠等物。七弟購來單袍等物。估衣鋪送來棉

褂等物。午後，遣李明到弼叔處，送還揀餘之衣，並取賞對。梁巨川同年送來賞對二百付。李五

來，持來十五叔寫好賞對二十付。李明歸言，弼叔出門，賞對未取來。少時，弼叔來談許久。令

李五隨弼叔到米市胡同取賞對，持往三里河，請十五叔寫。晚代伯岩抄路程單。爲伯岩寫信。日

辛丑日記

四三

辛丑日記

四四

五〇八

問龍文齋送來名片等，付銀六兩。

初九日，早遣高福爲伯岩送信，並到葑溪處，成興齋令其將禮對送弼叔處。同敬侯浴於頭條胡

七弟出城

同。浴畢歸，遇紹湘、月舫，偕丁奎野庶常於巷口，要同到興隆軒。敬侯歸取烟袋回，言鸞孫在

名惟魯乙酉同年兄弟

寓。飲畢歸，與鸞孫談。高福持歸伯岩回信，言孫麟伯廉訪到京，已代託囑往拜。幼香來談許

久。華子宣世兄來，送其銀十兩。蓉舫來。峻山來。同峻山到有益堂購眼鏡兩副。拜麟伯，談許

蓉舫言實甫尙有存銀伊先未知

久，遇天津分府沈叔瞻金盤於座。訪蘭坡不遇。到十五叔處談許久，並見十九弟，武保堂表叔。

到弼叔處，七弟才進城購得大衫紗袍等，弼叔正寫賞對。暮，持大筆四支，末書賞對五十副歸。

賞對五十副

李五送來朝服一身，皮靴一雙。四姪到京，鸞孫留宿。四姪捎來夏布衣一包。玉叔來未遇。

偉人來知壽芝到京

訪書菴不遇

初十日。早沈吟舫來。孫麟伯來。蘭坡來。益齋來。周玉山師來，並見益齋，談許久，以頭暈，

乘洋車而行。汪竹溪同年來。益齋、蘭坡均留早飯。飯後舫書菴談許久。酌升來，與石麟對弈。

鸞孫、敬侯輪流寫賞對。代酌升寫轉煩斗扇一柄。估衣鋪送來皮馬褂。七弟開衣單。鸞孫之僕張

順來，攜來芟孫信一件，內有致湄舟信，卽交酌升轉寄。晚爲芟孫、實甫各寫一信。遣高福明早

送去。蘭孫留宿。

十一日。早葑溪來。七弟、四姪、敬侯出城。呂筱蘇前輩來，心如從焉，言昨始到京，談許久。

劉升隨慰同年之世兄來

乙酉同門
呂郁堂
賢莖
彼蘇堂姪
而其嫡堂
兄名文梓
者又乙酉
南榜舉人
其尊人鄉
榜又道光
癸卯年世
誼多惟有
論其近者
用年世侍
生帖拜後
蘇焉

本日又屆
放差之期
竟無消息
不知何故
廣岡並無
停科之說

博如名淺
珍書農中
承(嵩崑
丁卯年伯
祝三官贊

敬侯、四姪歸，言七弟留弼叔處，幫忙寫禮對。李曙東偕其妹丈程杏林來。姜寶翁來，談許久。午後，敬侯、鸞孫寫賞對。余寫邵菊香所煩對聯，酌升所煩條幅數事。與曙東同車出城，交其信一件，煩送天利和，告實甫十五日準起身，促其速來也。答拜筱蘇前輩未遇，見竹溪，還前心如持來之銀二十兩，餘無用處也。到支繼師處辭行，談許久。到弼叔處，見亦香黃玉至今未到亦香甚為着急不令七弟已歸。稍談，到海帆處，余待伊矣取回煩書執扇歸。朱順回京，捎來性初信，實甫信，知實甫十三回京。菊泉院家人互毆，其勢洶洶，老何從而排解之。張順持來竹坪保信，因黃玉到京無期，恐誤事，即留張順。前七弟妻兄薦一僕，亦舊人，以人滿辭之，彼時以為黃玉不久即到也。不意先來者不見用，後來者反見收，真飲啄莫非前定也。晚在院中閒談。鸞孫留宿。出門時偉人來，送余自畫折筆一柄。

十二日。早微雨數點。持來代購藥物蘭坡來。帽鋪來。出門遇子丹於途。到崑師、合肥師、張幼師、周玉師、

徐頌師、胡雲師各處辭行，均未晤。訪蓮府亦不晤，知蓮府已託鐵路總辦鄭觀察(清濂)招呼余等登車觀察回信已晤味蕪談許久。到福隆堂，赴繼紹庭之約。

遣人送往筱蘇前禮及余寓矣同飲者景濬卿，月舫令弟，薄錦齋，餘六人皆不識，一一道姓字，不能悉記，只記慶祝三、慶博

如，同仁堂樂三人而已。飲畢，到有益堂稍談。到筱蘇前輩處，云在便宜坊小飲，囑余來時，亦

請前往。即到便宜坊，海帆朱益齋兩同年，汪竹溪、淮生心如橋梓叔姪均在焉。談飲甚暢。詳談

結伴各事，據云馬鞍必須在京辦。日夕歸，弼叔、亦香、酌升、子丹均在。酌升持來大毛馬褂一代人出售子丹晨去而午又來，

辛丑日記

四五

辛丑日記

五〇九

辛丑日記

四六

(嵩岫)
之猶子也

不見面不已，情意可感。仁安本家前約余點主者送來果一桌，酒二瓶，紈扇一柄，舊墨一塊，茶食兩匣，已經收下。鸞孫回賢良寺。晚留敬侯小酌。晚寫信，令朱順明早送蘭坡，還其朝衣冠，並煩見麟伯，請知照清苑縣，十五準由火車赴保定。又爲蓉舫寫信，取前所存銀，令高福明早往購馬鞍。

十三日。七弟出城 寫紈扇便面數事聯幅數事 丁奎野庶常明日招飲辭之 蘭坡回信早雨數點。書菴來。華子宣世兄送禮來，留一半，其家人堅不持回，遂全收之。朱順取

回銀兩。侯景岳偕峻山令弟來代裝箱。萬興帽鋪胡掌櫃來收拾帽盒。七弟歸，持來由幼香處所貸百五十金並所購各物。蘭坡又來信，並送來寶丹六囊。葑溪來，高福歸言馬鞍已定，支去銀九兩。峻山來。估衣鋪來，還伊銀二十九兩。遣張順催取摺紳。張順先歸，摺紳隨後由有益堂送來。酌升來，與石麟對弈。實甫由津來，言與允叔、哲臣、莘農、黃玉同車，並攜李升來，爲實甫攜眷回津幫忙，捐來小衫二，範孫許假短褂五。留其三已有者還之弼叔來。黃玉來，持來吉庭許假之二百金。黃

玉實無可位置，然心欲用之，因「令」其到效蘇前輩處一詢，如伊只帶五人，則無如之何，若伊帶

六人，余亦何妨多帶一人，然亦萬一之想矣。良鄉縣照例來問起程日期諸僕在院中包箱。大雷而風。梅生來，欲於明日餞

余，辭之。交弼叔銀七十兩，煩爲易洋元。以車送弼叔，酌升歸。晚雨時作。與李升閒話甚久。

與實甫稍談。

十四日。早黃玉來，言筱蘇前輩只帶五人，余實不能多帶。只得遣之去。信安來。夢岩，紹湘來。芋田、潤生來。允叔來。哲臣來。弼叔來，持來所易洋百元。本日爲哲臣五旬正壽，同鄉公祝，兼餞余行。余辭不赴，大家諄約，因赴焉。與弼叔、實甫同車到宗顯堂，同飲者哲臣、信安、亦香、梯雲、蘭坡、益齋、潤生、蓉舫、芋田、幼香、允弼兩叔、實甫共十四人。飲間，酌升亦到。飲極暢。飲畢，酌升、實甫往訪邵菊香，余到有益堂待之。途遇峻山。在有益堂小坐時許，酌升實甫隨到，遣人購檸檬酸等物。酌升往前門。余與實甫談至日夕，取摺紳八部歸，鐵珊在焉。紹庭、子丹來，均未晤。收拾行裝。酌升來宿於寓。

十五日。卯初起。雨一大陣，虹見。石麟橋梓、酌升、實汲兩弟、伯仁姪送余到前門火車站。至則梯雲、蘭坡均來，丁麗川亦來送。蘭坡送烏梅一包。弼叔遣人送麪包等，並信一件，囑交定興車站轉送鹽店。筱蘇前輩早到，在車站室內小坐，約余同坐以待頭等火車，實甫偕往，淮生、莘儒三昆仲在焉。鄭景溪觀察清濂遣家人二名照料一切。購頭等票二一僕二等票四，行李票一，共用三十元。賞運行李者二元。賞鄭僕一元。辰初登車。孫麟伯大公祖遣差官來伺候。與筱蘇前輩共一包房，房甚清潔。辰正開車，從西便門北城闕出。十二里十福園。又十五里蘆溝橋。又五里長辛店。又二十五里良鄉縣。又四十五里琉璃河。又三十里涿州。又四十里高碑店。又二十里定

辛丑日記

四八

五一二

興縣，遣人送信。又十里過北河大橋。又三十里固城。又二十里安肅縣。又二十五里漕河。每到

一處，停片時。車中人甚勤謹。酸梅湯，荷蘭水供給不絕，時進巾漕。與筱蘇前輩共賞一元。自

漕河二十五里至保定省城。藩臬府縣武營均差帖來迎。嚴覲侍同年以盛浙江歸安人直隸候補縣現當鐵路差登車，告

以備車來遊，皇華館爲洋人所踞，借西門外之祥茂客棧爲行館。卽與筱蘇前輩乘車到祥茂棧，東

上房三間兩人分住，耳房中爲會客共食地，雖不寬廠，尙潔淨。少時行李到。齊覲侍同年來，商

託覲侍代辦良鄉涿州定興安肅四縣印結送京交弼叔收存許可備轎事，談許久。卽遣人招轎鋪來，言定價值三十三兩，明日報齊送到。與筱蘇前輩商定，兩人

共一席，其一席亦不折價，一路皆照此例，招辦差人來告之。遣人購轎燈。伯岩留信一件，由清

苑縣送來，知伊因三人同行，車馬不便，已於本日起程馳驛前去；先曾寄余一信，在京時並未接

到，料亦無甚要語。晚與筱蘇前輩談。

十六日。黎明雨一陣。轎鋪來商令旗包杆價目。令旗一兩五錢包杆每副一元二角遣人持帖到各處謝步。到清苑縣告知車馬數，並

取印結，計二包，一引，騎馬五，大車二兩。午後僱馱子，每個索銀六十兩價太昂，改僱雙套車一輛，價四十

兩，送至樊城。余所帶之銀皆松江，此地不通行，甚吃虧，聞南去更須虧損。因與效蘇前輩商

議，以松江易足銀，較之京中每兩多貼一分。又，南去只貴英元，余所帶多立人者，亦不合式。

筱蘇前輩言，近數站先共用余所帶者，以後再共用其所帶英洋。代余籌畫周至，甚爲可感。滿

筱蘇前輩
轎之肩槓
中裂余轎
夫脫肩轎
跌一次
距涇陽驛
十五里經
一集鎮爲
方順橋又
三十里乃
至望都

去定州十
里清一河
名處四五
尺淺處不
過一尺
惟轎用船
渡車馬則
徒涉焉

城縣郭大令文 遣人來告明日尖宿處。購轎燈一對，價二千五百。傍晚裝車，諸暫就緒，然後晚飯。本日不設全席，只供便飯，點心兩次，均尚不惡。晚間談。月色頗佳。寫致實汲兩弟信，告知馳驛前去日期。

十七日。卯初起。清苑縣遣夫馬來。並派兵八名護送轎鋪送轎來。飭僕人裝車。覲侍同年饋一品鍋，以刻即起

程，無所用之，璧返。覲侍又親來送，談許久，並留名片，囑到新樂送薛德齋繙譯啓昌處，伊必

照料，以彼處尙多洋人也。交其京信一件，託寄。二十里至大石店與夫少歇卯正行四十五里至滿城縣涇陽驛尖。客店時方已初

一刻。詢問差役，道途甚安靜。因將護送兵遣回，共賞洋二元。飯畢，稍坐復行。四十五里較午前甚申初至望都縣

南關外客店住宿。遲與夫畏熱屢歇故也屋甚狹小，而聲炮鼓吹，頗具虛文。雨作旋晴。已而雷聲大作。雨一大陣。張

大令錦絨差帖來請安，云現請病假，故未出迎。晚晴見月。

十八日。寅正行三十里，至清風店。途有積潦，與夫蹣跚頗苦，因停輿稍歇。復行三十里，已初

三刻至定州。入自北門。四門皆然門凡四重，城周四十里。北門以內多田地，依然村野風景。將近南門，

方見街市。城中一塔矗立，係備敵者，已殘破不可登矣。借紳士張笙階兆舖浙江家爲行館。刺史

王憲承州人忠蔭常本日始接印，差帖來。差役云，去歲洋兵到時，刺史爲金道堅永，極力集資十萬爲

償款。有挾嫌者譖於法兵官，謂其集費尙多，皆入己囊。法人信之。刺史幾被戕。其後乃白。交卸

辛丑日記

四九

辛丑日記

五〇

去，來代者爲鄭君，亦因與洋人齟齬，自請卸任，乃易王君。聞償款共須十二萬，其二萬則須王

君籌畫矣。午初，出定州南門。行二十五里至明月店。又十二里至十三里營。又十三里至新樂縣。西初縣城

周不及四里途中與夫凡歇三次，轎又跌一次。大令恆階平秦奉天旗人壬午舉遣役持帖迎於城外。假鹽店爲

行館。店名復亨宿處東屋五楹尙軒爽到行館後，階平來見，談許久。鹽店在東門外左近，見法人甚多。鹽務爲本地人薛君認

辦，總司其事者爲邵筱雲瑞增天津人來談，並饋茶食二盒。晚飯後至筱雲屋談許久。

十九日。寅正起。距新樂城里許過坨橋甚長下爲沙河三十里過坨牛河河水已竭踏沙而行行四十五里，辰正至正定縣屬之伏城驛。尖於伏號帳房。路遇法人三，運鐵軌

車甚多。尖畢，又行四十五里至正定府城。余之與夫疲弱，行不能相及。筱蘇前輩屢停輿道左以

待。伏城驛馬不足用，僕從皆乘蓬車。乘馬者，前站外只一人隨轎而已。府城周四十里，只四

門。太守江名槐序大令戴名作楫均差帖迎於城外入自北門，門凡三重。甕城內有石刻古常山郡字，一新一舊。又有石題南粵王趙佗故里字。

迤邐向東南行，街市荒涼，人家寥落。行館在東門內大佛寺。寺西北有塔一抵寺才過午正。寺僧號意定來見，

頗能談。所居室卽其方丈。北屋五楹，精潔異常，枕倚什物皆良。木前覆蘆棚，涼爽宜人，額曰

塵飛不到，信然。東西廂房各五楹，僕從居之。視望都宿站之上房，且勝十倍。僧言寺建於隋，

本名龍藏，後改龍興，又改隆興。大佛寺者，俗名也。小憩時許。僧來導遊各殿。第一層爲天王

殿。進而爲大覺六師殿，俗名七佛殿，以殿供三世佛及四菩薩也。又進而爲摩尼殿。皆極高大。

又進爲戒臺，臺上供有兩面銅佛。又進爲韋馱殿，甚狹。再進則大佛殿矣，殿前廣五楹，中廣七楹，凡三層，共高三丈五尺。名曰佛香閣上有額曰調御丈夫不知何解佛銅質，高七丈三尺，立而合掌。左壁塑九華峨嵋二山，右壁塑後壁塑千佛像五臺落伽二山。殿之左右各有樓五楹。左爲御書樓，右爲集慶閣。其配殿左爲慈氏閣，中有佛高三丈，獨木所雕，右爲轉輪殿，中有六面殿閣一，上下有輪有關，捩推之則轉。院有碑亭，亭右爲康熙年重修 御製碑文。右爲乾隆年重修 御製碑文。其餘碑尙多，最著者爲隋龍興寺碑，世多拓本。次則宋端拱二年碑。次則趙承旨碑。更有宋碑一，不紀年號，似被人磨去者。慈氏閣內有元碑一，上有蒙古文。東偏小院又有碑亭，係 高宗純皇帝禮大佛所題長句，碑陽碑陰各一首，韻同。寺東有關帝殿，另有大門。題曰關帝廟，實在寺中，不臨街也。再東則爲方丈、爲客堂、爲司房、爲廚、爲廁、爲僧徒讀書室。餘屋甚多，不能悉數，亦未皆到也。七佛殿，大佛殿皆殘破不堪，像多露坐，蓬蒿滿屋。聞大佛殿後尙有殿一層，以殘破太甚，未往觀。寺西與洋教堂隣。去年拳匪倡亂，僧曾保護教士。及聯軍入境，教士又保護寺僧，故寺未經大創，然已爲甘軍蹂躪許多矣。向來輶車戾止，另有行館。自陳太守慶 滋愛其地幽潔，假用之，遂爲例。自新樂至此，號稱九十里，其里甚小，實不過六十餘里。昨與筱蘇前輩言，明日駐輶甚早，何以消遣，能遊大佛寺乎。不謂竟假館焉，亦奇遇也。大令戴冠英爲濂溪大前輩公子，安徽人，以鄉誼遣人持紙墨

辛丑日記

五一

辛丑日記

五二

來請筱蘇前輩書楹聯。筱蘇前輩以受涼不快，方服藥，筆輿不佳辭。余憊息之，爲書四聯持去。晚飯在廊下早眠。夜聞梵音。

二十日。丑正起。縣中派兵八名來送行。出南門。筱蘇前輩轎跌一次。十里渡滹沱河，水甚淺。

渡畢天已明。遣兵隊回。又十里至二十里鋪。輿夫早食，余在轎中食點心。天陰有風，微雨數

點，涼爽之至。又二十里至水河鋪，輿夫又歇。又二十里至欒城縣，已巳初三刻矣。輿夫云，此

六十里甚長，足有八十里之遠。城甚小。南北門外皆有石坊甚大去坊不遠各有一閣入北門，至南門內。尖於復慶魁錢店。大令黃介臣祖江

乙亥舉人遣役持帖來。因兵差絡繹，車馬不足，飯罷待之許久乃齊。去歲洋兵只至滹沱河濱。自此以

往，皆無洋兵。聲炮鼓吹，迎送如儀焉。午初一刻，行二十里至賈店。又二十里至趙州。去城十

里時，雨忽作，停輿，罩油布，悶熱異常。幸雨不久即止。張順馬脫韁，前奔追之，不及。至城

西門，忽大風，轎頂張落。趙州城周二十餘里，只西南一帶有街市，餘俱冷落。入自西門，甕城

額曰西郊水利，城門額曰澄波門，城樓額曰爽挹恆山，並有款識，目力不及矣。城內有小石橋。

舊例，行館在城外五里之大石橋，即相傳爲古蹟者。今因爲馬軍駐紮，因借城內之花廠宿焉。到時未正三刻所

宿室似一蒙館，壁貼應敬避 廟諱，居然大書特書，並不缺筆。刺史竇以筠因公赴都，遣人持帖

來。余到許久，張順始步行而至。鹽店主人爲黃仲篋送菜四器，肉饅首兩盤，隨親來談許久，煩

書楹聯五副。余尙存松江銀五十兩，以前路用之不便。託其易足銀。晚飯後，遣人到鹽店持片謝步。少時鹽店同人孟丹林來，送來所易之銀，稍談去。書楹聯，並寫家信一件，送鹽店託寄津。

二十一日。天陰。丑初二刻起。行五里，出趙州南門。又五里大石橋，卽曩設行館之處。相傳橋爲古蹟，今見之亦無甚奇處。三十三里至王莽城，古鄗城地也。輿夫在此早餐。雨微作。市中往來者多販布線之輩，以地產棉花也。又冒雨行二十二里，辰正抵柏鄉縣尖時，柏鄉縣南門外有閣一上覆黃玻璃瓦額曰衝衝鎖鑰此，客舍皆滿。因假天興布店爲行館焉。飯畢，俟印結及易車馬，遲至巳正三刻始行。大雨滂

沱，輿夫行泥淖中，踵屢決，身首又無雨具，自髮至踵，無不沾濡。幸今日兩縣均添派輿夫四名，八人輪班更替，四鼻四扶，然猶顛蹶五次焉。行三十三里，尹村小憩。又二里南沙河，深不及尺，涉水而過。七里至馬峯岡，雖不甚高，而雨後登降，時虞傾跌。行三里而岡始盡。南行數日，未見寸山，今日始見遠山。是岡爲何山之麓，尙不知也。又八里至七里橋。未至橋時，余輦之肩扛忽折，遣人進內邱縣城易扛。輿夫八人，以肩荷輦而行。行數武輒止。過橋後，城中送肩扛來。又行七里，抵內邱縣。入自北門。天已暮，筱蘇前輩早到，遣人籠燭來迎。出南門，宿廣興客店，已過戌正矣。柏鄉令戚朝卿，內邱縣令李運昌，均差帖來，未親到。柏鄉城內外石坊約

辛丑日記

五三

辛丑日記

五一七

辛丑日記

五四

有十餘座。輿過其下，匆匆不及辨識。但見三世司徒，四世總憲，父子中丞三坊，亦不知爲何人，惟司徒坊知是呂姓而已。南門外二里許，又有墳塋數處。翁仲、華表、神道碑之屬，無一不具。惟知其一爲國初魏文毅公介墳而已，餘不知也。廣興店屋甚狹，兩人共宿一房。窗與廁壁上題咏甚多，有不成說者，有痛贊義和拳者，不能悉記近，穢氣時時觸鼻。今日共行一百二十里：趙州至柏鄉六十里，柏鄉至內邱六十里。而柏鄉與夫惟北壁天書曰：華秋吟解餉入都經此想是癸巳年事也恰逢大雨，其苦數倍於趙州。筱蘇憐之，特破常例，與余共賞洋一元，車馬夫則仍舊也。到館後雨止，天亦旋晴。

常例每人
賞轎夫制
錢一百馬
夫五十茶
夫五十而
已

二十二日。卯初三刻起。行三十里，辰初三刻至良緣店。昨飭驛紀在此備一茶尖，只用茶水，餘概不必，該紀應諾。及至並未預備，情殊可惡。乃覓小店小憩，略用茶點。又行三十里，已正三刻至順德府邢臺縣。本擬宿此，聞有方統領明日拔隊赴河南，與余等同程，恐沿途難於供億，乃改此爲尖站。未初三刻，復行三十五里，過沙河縣。甫出南門，高堤橫亘，登堤一望，平沙如雪，十餘里中不見居人，蓋沙河也。水漲時，必渡以舟。今則踏沙而行，如陸地然。本索輿夫十人，伊等以人少可多得錢也，只來八人。行之久而疲憊不堪，皆思逃遁。不許則蹣跚而行，步不及尺。與筱蘇轎相失，望塵不及矣。日暮，尙有十里，乃籠燭行。筱蘇到館後，遣人來迎。渡洛河，河水甚淺，無所用舟。亥初始至永年縣屬之臨洛關宿焉。關去沙河縣三十五里，去永年縣

門外有碑文重
建詞李唐
略云李唐
好怪妄以
時自神
一耳方士
鼓其說
固風氣使
然而命侯
以佐功
憂託長神
至託於全
仙以自神
枕中記所
謂虛者吾
也呂然者
也隱然寓
其自傷之
意後人附
會以成其
謬抑已過
矣雖造已
茫大造已
幻無常已
有此祠固

有同知駐此城五十里。入關之北門，見有碑誌，天晚不能辨識。早邢臺令王錫光，晚永年令方汝霖，均差帖

來。順德府城凡四門，門皆四重。城中市廛稠密，人煙閭溢，爲所「經」郡縣之冠。在城中行時，觀者如堵，或且偃僂向轎中詳視。城中有書院二，不知何名。

二十三日。卯初二刻起行。出臨洛南關。與夫較昨尤憊。行未數武，卽有喘者。一二里後，已望

不見筱蘇之輿矣，去邯鄲縣地名黃梁夢二十四里，與夫早餐。余出輿閒步，見路東有廟，門前大書曰邯鄲古

觀。信步而入，大門在北，門對長垣，上刻蓬萊仙境四字，俗傳呂仙所書者。入門有一池，池上

有八角亭一。過亭而北，殿三楹，祀漢鍾離仙。又進而北，殿三楹，祀純陽。又北爲盧生殿，盧

生像作臥形，以石爲之，道士迎出，並請飲茶。余以急欲行辭之。盧生殿題咏甚多，不能遍閱，

惟去年李鑑堂新題一詩閱之，亦不復記。其餘殿匾聯亦多可觀，與他廟之但懸有求必應者迥殊，

惜無暇備錄一通也。曩聞邯鄲有盧生廟，以爲在城內，不意竟在此處。設非與夫疲憊，幾乎交臂

失之。然猶以未得詳覽題詠爲憾。復行數里，與後肩扛忽折，八人荷大扛前行。張福策馬入前

村，購得榆木一條代扛，乃復行。與夫每行十餘里一歇，欲逃者屢矣。勉強至邯鄲縣城。城中有

積潦，繞城而行。未至西門，輿夫之喘者實不能再昇，僱一人代之。午初始至南門外行館，共行

四十五里。筱蘇到已一時之久矣。邯鄲令廖紫垣同年以帖來廖名炳樞飯後尙有七十里，頗有戒心，嚴飭僕人選擇輿夫，並索班車

辛丑日記

五五

當修其傾圮以爲覽古之一助云爾惜不記撰者名氏

一。驛紀以上站未備此車，抗不與。其實前兩日皆有班車，今早以道路無多，恐輿夫因有車，任意前行，不復顧轎，故未索，非本無而添設也。詳與言明。又待許久，乃以車來。午正二刻復行。一路輿夫振刷精神，頗形迅速。小憩二次。五十里過杜村坡，似一山麓。石子滿途，升降頗苦。又二十里至磁州南關。州牧許之軾差帖迎於道左。戌初同到行館，晚飯初有黃叔良舊僕馮升，現在磁州署內執役者來見，請書楹聯三副，卽爲書之。磁州城北十數里間，雙流夾道，廣皆不過數武，狹處僅四五尺，其中蘆葦搖翠，菡萏含苞，饒有逸趣。城中街市亦尙整齊。

二十四日。黎明雷雨一大陣。卯初二刻起行。天陰如墨，而西南獨晴。道旁德政碑爲刺史許仰坡所立。刺史前曾守此土，去後民思其政，立碑誌之，今則二次來知州事也。出南門，有石橋一，名曰利涉橋，長十餘丈。其欄，每間五尺餘有一石柱，共三十柱焉。橋東石坊一，字曰滏水留香，蓋橋下卽滏水，橋爲許刺史所造，坊則隱有頌美詞焉。二十五里至漳河濱。河水淺涸，近北岸十餘丈皆泥沙，輿及輿夫皆渡人荷而登舟，車馬則徑涉焉。直隸境至北岸止，旣渡則履河南彰德府安陽縣界矣。一路聞雷聲在東北，時落雨數點。去漳河不一里，至豐樂鎮。尖於行館，時已初二刻，飯罷復行。距彰德府城數里，風雷大作，促輿夫急行。太守善守齋承，大令周應麟均差帖迎於城外。城外沙堤橫亘，輿夫登降頗苦。堤下有河，土人云爲衛河之支流。四十五里。未正三刻入

御碑後有
傅文忠題
惟忠惟孝
額
又有石刻
陶文毅公
樹句云猶
代君臣猶
有淚去時
父子竟無
情沈痛之
至

北門，至行館。方降輿，雷雨大作。時許乃少息。行館與豐樂鎮行館規模相等。而院宇闊敞過之。街心有樓一，院中能望見之，額曰瞻天尺五。日夕雨止。善太守來拜，談許久。晚太守又差帖來送行，亦差帖答之。天晴。

二十五日。卯初一刻起行。經瞻天尺五樓下，上懸一巨鐘，下有四門，如天津之鼓樓然。又數十

武，又有一樓，經過其下。出南門三十里遇雨。冒雨行十五里，已正一刻至湯陰。道旁樹有岳忠武王故里縣大令褚輝

祖差帖來迎，尖於西街之行館。降輿後天晴。飯罷未初二刻復行。經過岳廟。與筱蘇同入瞻仰。

街頭對廟門而跪者秦檜夫婦、万俟卨、張俊、王離兒鐵像五。廟門三。楹門以內有牆，牆三門，

中門與御碑亭相連。碑為高廟御製詩。兩旁碑甚多，不能徧閱。又進為正殿，王像金身，乘圭正

坐，旁有侍者二人。張憲施全殿左偏屋三楹，祀王之孫名珂者。右偏亦有門以碑閉之不得入正殿後為寢殿。王便服與楚國李夫人列

坐。王所書諸葛先生出師兩表石刻度焉。東廡祀王長子雲，西廡祀王衆子雷、霖、震、霆。寢殿

左院屋三楹祀王父母，只設木牌無像。右院亦屋三楹祀王女，匾額對聯甚多。留連時許復行。晴

明有風，涼爽宜人。二十五里申初三刻至宜溝地，有土圍，入寨門，宿於行館。晚飯後，大雷雨

有風。雨不久即止，雷聲不斷者時許。

二十六日。寅初起行。經鎮市一，有寨門，額曰古大賚渡。淇河河水潺湲，如京中之滎河然。上

辛丑日記

五七

辛丑日記

五二一

辛丑日記

五八

有石橋，無須舟楫。渡河卽淇縣界，亦有寨門，額曰淇澳菴竹。已初抵淇縣，尖於城內之行館。大令張翊以帖來。共七十里，實不過六十里耳。淇縣城門只一重，無甕城。城中街市尙整齊。北城外有關，額曰義

借合順客
店爲行館

民里。因夫馬不齊，待至午正二刻乃復行。五十里，酉正二刻至汲縣城外宿。路間微雨數點，天氣極熱。未至汲縣八里許，路旁有石碑。題曰殷少師比干廟墓。汲縣令謝緒綱號蕪初川人差帖迎

於城外。到館後，衛輝府于海帆滄瀾差帖來，卽順便以片答之；因府署去行館甚遠，天色已晚，

遣人往返不便也。謝薌初煩筱蘇書楹聯二副，代其令弟炳臣煩余書折筮一柄，當卽爲書就。購肩扛二。

二十七日。寅正起行。與夫小歇一次，在距新鄉二十里之臨興店。五十里已初至新鄉縣。大令張學愚力堂直隸保定府人親率執事鼓吹來迎，降輿答禮。入城，尖於古廊書院。大令又來見，並持來

朗舅由省城託伊交余信一件，談許久，詢知科分，遣人以年愚姪帖往謝步，以與少蘭叔同年也。

知帖大舅母寄居此處，遣李明詢明住址，往代余請安，並稟明不能親到之故。少時李明回言，卽住在書院後小東街，已請安詳稟畢。飯後，益齋、蘊齋兩表弟來談許久。去後，午初二刻復行。

大令又親送至郊。出入城門行館皆擊炮，入河南境來，此爲第一次。二十里至一廟，與夫稍歇。

與筱蘇出輿，去袍帶，入廟門下乘涼。廟名定教寺。又二十里至小冀鎮。鎮有土城。入寨門至天

在河岸二里許見一人年約二十歲，上流而下，被跌流血，被足哭且手，足知是誤踐田禾，田者以鎌刀刺之，遂負重傷，夫踐田奪牛，古之喻言，不謂今有甚焉，殆有甚焉，是處人之情，強矣，狼可概見。

成店茶尖，始食西瓜。是日下午天極熱。歇時許乃復行。鎮中街市尚整齊，有杜氏宗祠一所，規模甚大。五里又入一土城，門榜曰信莊寨。又十五里，西正一刻，至獲嘉縣屬之亢城驛行館宿焉。於路又見土城二，皆未入，亦不知何名。抵館後與筱蘇共食西瓜一個，甚暢。驛在縣城南三十五里。大令邵祖奭山西人已丑舉以帖來。自汲縣而南頗有旱象，土人云已五十餘日不雨矣。

二十八日。寅初二刻起行。二十里至廣武鎮，稍歇。在驛中食點心。又二十五里過馬莊。又十八里至滎澤口黃河北岸。岸上席棚數間，賣食物者居焉。黃沙蒼莽，別無人煙。據云水漲時，此地亦在河中。渡舟二，一載行李車，一載余等以轎中甚熱出轎坐於舟上之短檣馬僕從。馬之慣渡，牽而登舟。其不慣者，牽之不上，縛以大繩，前曳而後鞭之，往往人立而躍乃得上，或不得上陷於泥中。久之始皆登舟。行船，水淺處用篙，深處則以巨纜繫鐵錨，置河中；纜之一端貫於滑車，上連於桅，衆人用力曳錨，起則復投之，復曳之，觀其意似用以代櫂者，然其理尙未明曉。午初三刻抵南岸。天陰有風，中流波浪甚大。此處河廣才十餘里，若孟津渡口，廣且三倍不止焉。南岸席棚亦如北岸。下舟小坐，待輿馬皆下，乃復行。十五里未初三刻餘抵滎澤。大令陳冕卿隸漢山東曲阜人現署滎澤親身迎於郊外。距縣城

二里許，土山高聳數丈，中通小徑，一線不容方軌。城在山上，入城假人龍書院爲行館宿焉。大令又來見，談許久，據云此處山名廣武，卽史所謂臨廣武間而語者。縣舊城本在山北，因被河

辛丑日記

辛丑日記

五九

辛丑日記

五二三

辛丑日記

六〇

患，復建新城於山中，仄徑亦嘉慶年間建新城時所開者。自此至新鄭，尙有如此仄徑數十里。若山水卒至，無法可禦，如天欲雨，則不可行焉。晡時微雨，晚飯食黃河鯉魚甚美。飯後，縣中幕賓張峙山岳煩筱蘇書楹聯二副，煩余書折筮一柄，卽爲書之。寫家信報知已過黃河，託縣中遞津。遣人持帖到縣署謝步。

二十九日。卯初二刻起行。大令親送於城外。行二十里。至老鴉城，與夫稍歇。買酥瓜一食之，卽津中所謂酥菜瓜也。嫩而多水，較鄉味爲美。又二十里，已正二刻抵鄭州。刺史李元楨因捕蝗下鄉，遣人持帖來迎。館於試院，知馮伯岩二十七日渡河，卽宿於此。吳肅堂由行在來，先伯岩二日由此經過。余等因下站道途甚長，不欲兼程，卽宿於此。飭差紀將一席分爲早晚兩餐。午後小憩。終日陰。路上遇微雨，偶見日光。日夕有霞。與筱蘇閒步流覽各學使所題對聯匾額。上燈後，室中蟲蟻甚多。

三十日。丑初起。因待夫馬，寅初二刻始行。三十里至三十里鋪。又二十里，辰正一刻至郭店。此處本應新鄭縣預備尖站，因昨日鄭州差信送晚，新鄭探馬亦未來，故未預備，只得自投旅店早餐。與夫車輛均不能易，只易馬匹。已正二刻復行。四十里一路多土山，甚高，中一仄徑，如榮澤然。未初一刻抵新鄭。大令王溥因抱恙只差執事來迎，假城外旅店爲行館宿焉。終日天陰。郭

朱順因行
李遺失人
鞭聽伊若
呵之伊然
以爲不細
已而詳李
查點行失
並未遺失
實伊未看
模糊未看

清楚誣人
爲盜罪應
反坐幸不
聽差何人
敢誰大有
則必小否
口舌恃人
無知恃勢
欺人可憐
之至

類橋屬襄
城縣假逆
旅爲行館
屋老將傾
飯前一擊
芻土落聲
破承紙而
下狼藉滿
案若方食
時必至遍
酒杯益焉

店尖時微雨。到新鄭後又雨，終夜不止。

六月初一日。卯初起。天仍陰，已而雨又作。卯正一刻，冒雨入新鄭東門，出南門。城內石坡甚

多，高四五尺，至七八尺不等，約略計之，東門之地且高於南門之堞焉。南門外即溱洧水，列船

爲橋而渡。行三十里，已正一刻至會河鎮。入旅店買燒餅食之。已正三刻復行。渡會河，河有石

橋，無須舟楫。終日上雨下泥，輿夫不勝其苦，兩轎皆傾跌數次。又三十里，申初二刻至長葛縣

屬之石固驛。在縣城西驛有土城，去城里許。有練勇及張蓋持竹板者來迎，入東關，假旅店爲行

館宿焉。大令王錫晉以帖來，雨仍未止。

初二日。寅正起。雨始住。卯初二刻行。五十里渡潁水，水涸殆盡，但見白沙一片，有土橋不及

河廣之半，只橋下有水而已。道途雖多泥潦，然較昨日易行。惟輿夫疲憊特甚，幸長葛縣派壯丁

四名，每轎二人扶掖，余轎猶傾跌三次焉。午初二刻尖於潁橋。地有潁考叔祠墓在西街未經過午後天晴微風。午正二刻復行。

四十里襄城縣大令孔玉如繁潔山東曲阜人遣人來言，行館向在南門外，隔一汝水，此處連日陰

雨，汝水陡漲，過橋渡必以舟，恐因過渡到行館太晚，即在縣署預備下榻地焉。去城不遠，大令

同典史孟博泉溥大典籍原籍浙江均以帖來迎，並有執事鼓樂民壯轎夫同來。入自北門，城中條石砌路，市

肆頗整齊。道旁觀者甚衆。酉初二刻抵縣署。大令，典史均來見，談許久。去後，遣人持帖答

辛丑日記

六一

辛丑日記

五二五

辛丑日記

六二

拜，均辭不見。晚飯，約大令來同飲，談甚暢。大令得省報，知廣東主考爲裴維佞、夏孫桐，廣西主考爲李傳元，伍銓萃，皆去年曾得差而現在口行在者。

初三日。卯初起。以帖往大令處辭行。大令、典史均來送行，據云，渡舟無多，須令車輛先渡，

待其渡畢再行，省得到河干久待也。遲至辰初二刻，有人來報車已畢渡，乃行。大令亦派壯丁四

名扶轎。出南門，卽登舟渡汝水。行路過首山四十里，道途仍多積潦，輿夫擇路而「行」不免紆迴登降之

汝墳橋榜
曰遵彼汝
墳在察門
上方

苦。午初三刻抵汝墳橋，尖於旅店。飯罷，行李車仍未到齊。久之，自僱二車到，言筱蘇押行李

之僕與車尙在二十里外，其車僕夫非熟於御者，駕車之驟又不任驅策，因而陷入於泥，解自僱車

驟助之，其本驟不惟不用力，且倒曳以減助者之力，鞭之愈甚，因而先來報信。急遣朱順率兩轎

之班車迎之。未正二刻始至。據云迎之五里以外，筱蘇之僕已棄車用人負物而來矣。申初復行。

又渡一河，土人呼爲沙河，不知果爲何水。渡河行數里，道旁有碑，大書孔子使子路問津處。有

山榜曰臥羊山。共行二十里，酉初二刻抵葉縣。大令余竹生安徽績溪人列仗鼓樂來迎。入城宿於昆陽

書院。大令迎於堂前。已而又來見，談許久。筱蘇與之同鄉，且舊識其尊人，因約其來共晚飯，

以有公事辭。晚飯後又來談許久。凡地方官之親身來迎者，皆遣人持帖謝步答拜，後不復贅。余

竹生云，臥羊山上有黃文節公祠，惜未得到。

澧水不處知在
湖南此處知
何故澧水
亦有澧水
遣僕詢之
本地請書
人地將書
水名寫出
確為澧水
二字澧水
無書不存
疑核姑能

初四日。卯初起。因待夫馬，卯正二刻始行。亦派民壯四名扶輿大令親送升輿。三十里渡澧水，至葉縣舊城。城北

門外有王莽臺，有廟祀光武，並有王莽跪像，僕人有見之者。丁伯厚前輩使黔日記云，城內一坊

一碑皆刻止子路宿處，均未得見。入北門，尖於旅店，時巳正一刻。自首途以來，以今日酒席為

最壞，色皆惡劣，且以麩筋代鴨，甜菜用甜瓜，上覆數片西瓜瓢，而微灑蔗糖。飯時天陰如墨。

飯罷，午正二刻，復行。頻過河溝。有一橋，橋下有牐，流水潺湲作聲，如通州之響牐然。十八

里至柳莊，降輿去袍，在張殿明飯鋪稍歇。自葉縣舊城至此，道路滑澁之極。據柳莊人云，午間

此處方大雨也。又行十二里，過河溝數處。一路碎石甚多。如碗、如拳、如卵，細者成沙，間有

一二十大塊者。酉初二刻至保安，宿於行館。張福之馬疲不能行，伊棄馬隨行李車來，日暮始至。

驛紀云，此處午間亦大雨，若非大雨則所過河溝皆無水也歷一時之久。吳肅堂以患腹疾，在此住三日，昨日伯岩亦到，今早二

人同行而去。保安仍屬葉縣，兩尖兩宿皆一縣辦理，亦良不易矣。民壯未辭去，明日仍送往前途

也。

初五日。卯初二刻起行。三十里，巳初二刻至扳倒井尖，路過一鎮，曰龍泉鎮，街市甚盛。寨門

外有土房一所，門懸豎牌，曰翰林院。地屬裕州，不知為何人，窮鄉僻壤，功名之足重如此，物

希為貴，理固然也。扳倒井者，漢光武帝扳石得泉處，後人因即其地立光武廟，殿三楹，中供光

辛丑日記

大三

辛丑日記

五二七

辛丑日記

六四

寶融卓茂
王常李通

武像，冕旒乘圭。兩壁繪二十八將，各詳封爵姓名。龕兩旁立像四，則後補之寶融等四人也。楹懸何鐵生前輩一聯云，舊說本無稽，想四百年火德承家，福受王明，或應占井勿幕耳；中興今再見，看廿八將雲臺畫像，生逢景運，可但作壁上觀乎；爲同治壬申年所題。殿前古柏三株，直幹干雲，均高二丈餘，數百年物也。道士李元忠云，殿後尙有一株，圍二丈，未得見。殿左有門，榜曰調鶴軒，字勢飛舞，約是其室已圯，移額於是者；不然，豈有門而強名以軒者乎。與門平列室三楹，左偏有額曰平泉風月。再進則爲道士所居，榜曰一塵不染。又左則爲花園，池水滿焉。牡丹、翠竹及他雜花，隨意種植，堦除幾遍。婆羅樹，玉蘭各一株，皆高二丈許，實所罕見。惜玉蘭已半槁矣。室四楹，額曰玉照堂，甚修潔，爲冠蓋往來息肩之所，余等卽駐足於是。井在廟門外右偏，其形方，上覆以亭。前尙有一圓形池，與方池相通，花園之池亦通焉。廟前土塍一道，通往來，兩旁皆瀦泉水，種荷花，時方開放，其白如雪。時值微雨，益著其潔。與筱蘇流覽一過，然後小飲。肴中有鮮蓮子焉。道士年三十上下，人甚樸野，不似正定大佛寺僧之善應酬。命之坐，不坐，乞余等對聯各一而去。今早道路仍多泥淖，行李車到甚遲。午初二刻復行。陰雲密布，遙見山頂爲雲所遮，紛披下垂，真如絮帽。又見遠處白霧迷漫，上連天際，約是雨景。前行未幾，忽驟雨一陣。急行過界，幸未沾濡。俗語有所謂六月車轍雨者，信不誣也。三十里至裕

州。刺史王肖谷鼎徵直隸清苑人親身來迎，並派轎夫來換班。未正二刻抵城外之旅店宿焉。此三十里道

較平坦，故行甚速。到店後，刺史來見，談許久。一路皆與筱蘇同堂各室而居，甚有同居一室

時。今旅店房多，二人各居三楹，反覺不便。以食必同席，且每日必談至夜分也。因差紀已分佈

妥帖，不便移易。在筱蘇室中飯罷，談至亥初歸寢，實不如每日之暢。夜雨。

初六日。寅正起。見承塵有屋漏痕，幸只溼葛袍一件。淨面畢，即到筱蘇室。雨又作，雷聲隱

隱，車夫皆不欲前進。飭差紀為每車加一騾以助力，乃無辭。卯正始行。入裕州東門，出西門，

刺史親送於西門外，幸雨漸止，降輿為禮，尙未沾濡。行十八里至廊封寨，門榜曰豫揚管鑰。又

十八里涉趙河。午初二刻至趙河鎮。仍裕州屬尖於旅店。天已放晴。未初復行。天氣炎熱，只著大衫。行

十餘里，陰雲又布，兼有雷聲。與夫置輿道左覓飲，促之急行，恐遇雨也。乃去宿處五里許，暴雨

驟至。冒雨而行，不勝其苦。至申正二刻至博望，共行二十四里宿於行館。博望屬南陽府南陽縣。東寨門榜曰

查客肇封。行館在西寨門內。到館後，天亦晴。晚食有火腿甚美，筱蘇以為味似雲南宣威所出

者。亥刻，雨又作，旋止。

初七日。寅正起。卯初行。泥深沒髀，與夫不勝其苦。十里夏响舖十餘里漸就坦平，雖為沙地，亦雨小故

也。三十里辰正至新店，尖於旅店。街市壁上多用白灰，大書好大雨等字，如京師之祈雨書紙懸

河不難涉
涉河後有
高城狹而
陡昇夫解
帶代繹衆
力挽之與
始得上尉
經漢廷尉
張公祠墓
乃士人所
云其實三
十里也

辛丑日記

六五

白河即光武發祥之白水河不甚寬而浪甚大有風故也

藍湖北人 傅號竹農 山東人 馬號桐生 河南人 潘山東人

門者然，足徵此地之少雨矣。飯罷已初二刻復行。路上偶有積水，不多。將近白河，沙土甚深，陷沒人足。白河只一渡舟，余等到時，前站仍未過河，坐輿中待之。今日天雖熱而風甚大，遙見對岸土高數尺。方渡間，南陽總戎藍朗亭遣人持帖來迎。筱蘇昨日觸發腳氣，不良於行，恐到南陽府城。衆官來迎，下輿周旋不便，令余先行，如見衆官以情告，請各回城，無庸迎迓。余遂前行。

至南陽關門外，總戎藍斯明^名，遊擊馬鳳全，都司朱庚明，南陽府傅鳳颺，南陽縣潘守廉^{號潔泉} 壬午舉

進士^{己丑}均親來迎，下輿答禮慰勞，並告以筱蘇不能爲禮之故。升輿復行，入東門，至南街迤西之

試院宿焉。路程只三十里，因白河有沙灘，不能徑渡，繞道而行，多行十里，又待渡耽擱，到試

院時，已未刻矣。各官均未來見。藍總戎曾云，照例不到公館，想此地規矩相沿如此。城內市肆

甚密。而街道甚仄。街之兩旁，皆有高臺，中間只容一車而已。今日轎夫派班未允，於路屢有口

舌。一少年負氣獨扛，不受人代，計行十餘里而力未少衰。問其姓，曰裴，問其年，曰二十六。

尚有一健者，不知其姓，亦獨扛十餘里無人代，然甘心服勞，不似裴之負氣也。差帖到各署請安

謝步，自都司以下，千把、外委雖親接，亦不謝步。小憩時許。晚飯在院中，仍汗流不止。

初八日。因雲南考官與余等相去只一日之程，將來到樊城去車易擡扛，必須耽擱時日。若仍按日

前進，則到樊城時，伊等未去，余等又至，一切夫馬擡扛居室等，必至使地方官應接不暇。預爲

樂育堂額
爲何鐵生
前堂額爲
風堂額爲
漸西傳壽
形書字作
大草字作
自此以南
燭以皆削
燭以皆削
竹爲之長
數寸盤長
皆有細孔
以所投之
余所購之
燈等皆置
不兩入用
時或以繩
束或以鐵
縮或燭一
次行此路
久行此路

之計，先在此處息足一日，讓伊等先二日到樊城，則余等到時，伊等已行，庶諸事可從容就緒。昨已知照南陽縣令其只備便飯。今日無事，卯正始起。飭僕人將應洗衣服洗之，轎上損壞什物收拾之。與筱蘇談算許久。午後小憩。晡時，周覽試院。二門內爲號舍，長十二間，寬三間者，東西各兩層，可坐二千人。大堂暖閣額曰敬敷堂，對聯共五副，懸甚高，而字已模糊不能盡辨識，只記費延釐一聯，與鄭州試院所懸者同。大堂後，東西屋各三楹。北爲屏門。門內北屋五楹，極寬大，額曰樂育堂，爲余等住宿之所。東西遊廊，廊有門。東偏南東皆遊廊。北屋五楹額曰閔風堂，堂後有小園，花木叢雜。園西小室二楹，與閔風堂通，閔風堂與樂育堂亦有門通焉。西偏北屋三楹，西南屋各三楹。北屋亦與樂育堂通。樂育堂後爲文昌祠，匾聯甚多，似常有人祈禱者。只記前南陽府鞠捷昌聯云，爲天上識字神仙，位業靈圖開紫府。喜人間讀書種子，科名錫福護青雲。祠兩旁各有室二楹，門窗嚴扃，未得入視。因天熱，擬夜半卽行。晚飯後未眠。初九日。子初，飭催夫馬。各官均差帖來送。丑初行。甫出南門，又渡白河，蓋其水自郡東折而南行，遂經於此。若不息足一日。則初七日宿栗河店，不到南陽城內，卽不須再渡矣。吳馮二公卽未到城旣渡行。三十里，寅正三刻，抵三十里屯，仍南陽縣屬。寨門榜曰永安寨。假紳士閻學之家尖焉。其家有書館二，師生均已到館，誦聲琅然，何其早也。卯正復行。三十里已初三刻，

辛丑日記

六七

辛丑日記

六八

者不可不知而預防也

宿林水驛，仍南陽縣境。午正就寢。此處客店極惡劣，不亞於內邱。虱甚多，臥不安席。久之方睡。酉正始興。并命僕從皆眠，仍為夜行計也。天氣甚熱，本各據一室，因為夜談計，移與筱蘇對榻，且眠且談。

初十日。子初即飭催夫馬。遠處時有電光。丑初一刻，行十餘里外，電光漸近，且有雷聲。已而風起，燭有滅者，雨數點。覓一小村落，蒸燭重行。三十里，卯初一刻至駱莊尖。新野縣屬此處有行館，

雖不寬闊，卻極精潔。到館後，風雨交作，不久即止。飯罷，辰初一刻復行。雨初過，道有泥，

行不如早起之速，兩轎相去甚遠。促之急行，傾跌一次。三十里抵新野縣。大令錢小脩親身率儀

仗民壯鼓吹來迎。筱蘇以足疾辭。遂皆未見，入北門，出南門。午初至行館宿焉。城內外街市整

齊，人烟稠密。行館規模亦極宏敞。到館後，小脩來見，小脩名繩祖，浙之仁和人，為錢昕甫同

年遠族，談許久。筱蘇因連日患腹瀉，囑其代請醫家。伊薦本縣學官陶巽卿應達甲子舉人祥符人來診。筱

蘇送其楹聯一副。小脩又為筱蘇送來萬應膏，又送來近日省抄電旨一本。又送余等西瓜一枚。

余二人食之盡。晡時小憩，至暮始興。行路時，陰雲密布，頗覺涼爽。到館後，天大晴，復覺溽

暑蒸鬱，睡起汗透枕簟焉。晚飯在院中，熱氣較屋中稍殺。聞明日路多瀕河，且有山坡，擬起身

稍遲。遣人將省抄一本送還小脩。本日表上玻面忽裂，眼鏡玳瑁邊忽折，不知何故。

行館甚闊 廠有廳堂 暫駐重帷 門一重入 門乃臥室 五楹中三 楹為聽事 額曰柳往 雪來柳往 新野為南 北通衢冠 蓋絡繹舊 有行館毀 於兵火今

購地而重
新之往來
旅之困乏
稍紓治九
年歲次庚
午八月初
陽潘左下
井識為右
夾室為下
榻之所兩
以各三櫺
以居僕從
屋後牆一
堵有門以
席蔽之如
劇時聞有
人語約是
居也人所

六月十一日。丑初起，飭僕從催夫馬。丑初二刻，請筱蘇起。丑正一刻行。錢小脩大令偶有微恙，未來送，而儀仗鼓吹如昨，所備火炬較他處獨多，天已曙火光猶熊熊也。三十里渡白河。卯初二刻至新店鋪，尖於高氏之花圃。室小如舟，卻甚潔淨。差紀謂余等至不如是之早也，酒筵尙未備，方將殺雞。余等告以不必成席，隨便飯菜充飢即可，乃猶遲至辰正始食。食罷，已初一刻復行。十五里外，地名黃泥河，有兩石橋相距不遠。北橋之南有河南南界碑。南橋之南有湖北北界碑。入湖北界後又二十五里，未初一刻至襄陽縣屬之呂堰鎮。宿於呂堰巡檢兀壽榕家。緣此地旅店皆偪仄之至，故借官宅。乃官宅亦不寬綽，余等下榻於東西兩廂房，甚小，其上房即主人內寢，出入殊多不便。而僕從車轎仍在旅店，呼應亦嫌不靈。余因大便到店，其偪仄彫敝，不堪言狀。且店家亦有內眷，而店內並無廁所。求一大便之地不可得，乃就空室遺焉。小憩時許，蟹甚多，令張順殲之。晚飯在室中，悶熱異常。飯後，命差役與兀君內眷通融，請其暫往後院。余等始得在院中乘涼。微風徐動，體頗適，惟院甚小，風吹不到室中。就枕則悶熱如故。轉側良久，聞店中有人攬物，僕從羣起追之，幸未遺失。

十二日。子正起，催齊夫馬。丑初一刻行。涼風習習，神氣爽適。三十里，卯初至葉店。此處未設尖站，略食茶點。卯初三刻復行。十五里渡清河。又十五里至樊城，入自寨之定中門。已初至

辛丑日記

六九

短之心始
疑人亦有
是心也此
種惡習最
可恨

範孫日記
載前呼後
夫語甚詳
而南者
則未及南
方與夫呼
應多有韻
語且作韻
曼聲度之
者後應之
韻與行路
絕不相干
可笑之至
即真發痧
亦不可刮
不可刮針

行館宿焉。自此而南，行李一切，均須昇行，無所用車。自僱之車亦須遣去。擡扛人夫，一時未能遽備，差紀請明日行，留一日，許之，午後小憩。襄陽縣距此只隔一河。大令周熙台繼昌南來見，談許久。購西瓜一食之，甚佳。自入湖北界，房屋皆作南式，土人語音亦大異。河南與夫之前呼後應者亦與北方不同。畫疆分界，只就形勢言之，乃竟如此限人耶，真不可解矣。寫第四號家信。沐浴。

開箱檢出禮對禮扇荷包刀箸各件為送人賞人之用

十三日。卯正起。由信局發信一件，取有回條，注明月餘。到岸購油布七塊。午後小憩。購竹榻一，以便在院中乘涼。長日無聊，借象棋來與筱蘇對局消遣，兩局皆負。終局，筱蘇頗苦氣漲。傍晚，天陰有風。將晚飯，筱蘇忽兩手厥冷，自謂恐將發痧，取紅靈丹嗅之，又服痧藥。喚一剃頭者來按摩時許，不愈。伊欲針，余禁之。欲刮，余又禁之。以筱蘇雖懶作聲，而心中絕不難過，當非發痧。少頃，請一楊姓醫來診脈許久，據云非痧，而亦不能言為何證，勉立一方而去。兩數點筱蘇不服其藥，亦誠不必服也。睡時許，乃自霍然。以其未晚飯也，飭紀煮豆湯飲之，余飯未飽，亦同食焉。談至子刻乃眠。本日擡槓已備齊，計紅槓十，白槓十六，馬不足，備二人小轎二，以昇隨扛僕人。下站須到宣城住宿，九十里實有百餘里，必須早行。因筱蘇體不適，勸再息養一日。筱蘇不欲，強之後可。夜間極涼爽。本日早晚皆便飯，有豆腐極佳，較津中豆腐尤

嫩。

十四日。辰初起。無事，與筱蘇談算許久。因此後行李皆人擡，用夫七十餘名，原派二人恐不足招呼，與筱蘇商添派一人，單日用筱蘇買僕，雙日用余高僕，並呼原派二人來，詳諭照料之法，尤要者，不準鞭打人。各應諾而去。哺時裝擡槓。紅槓以二槓夾一箱，箱有蓋、有底，四旁有遮蓋可以封鎖，其槓上紅油，四人舁之，中只容皮箱一。余止四箱，用其四；筱蘇六箱，用其六焉。白槓亦以兩槓夾一箱，上無蓋，底及四旁略有匡欄，用時先置葦席於中，然後置物，僕從之物載焉。余等不甚要緊之物，亦置其中。二人舁之，其槓用原木色，不上紅油，故曰白槓。裝時配搭斤兩，勿有輕重。點數者、記號者、人聲鼎沸，似不如用車之便。自僱之車昨已各與酒錢制錢五百文遣去，今仍未行，待回載也。來求名片，爲避差之計，未與。晚飯在院中。卽坐竹榻乘涼，不睡以待起行。亥刻卽飭前站包馬先行。

十五日。子初二刻行。街上燈火尙未熄。街頭橫三豎四皆臥榻，羣就眠焉。亦有坐立閒談尙未眠者。出南寨門，卽渡湘江，江闊二里許。每轎以一舟載之，僕從夫馬，共用二舟。四舟競渡，但覺涼風習習，吹入襟袖。遠望波蕩月光，金光萬道，向舟而來。行近南岸，遙見遠山一角，雉堞高聳，蓋襄陽府城也。江兩岸皆以石爲階級，高數十級。旣登岸，入自小北門，行經鼓樓，出南

配搭斤兩
勿有輕重
不過大者
不細心誰
其細心較
量者且無
權亦無從
較量亦不
較量亦不
足信及身
夫身時依
然爭試

湘江亦曰
漢江亦曰

辛丑日記

七一

辛丑日記

五三五

辛丑日記

七二

五三六

朱順以菜
不可食向
差紀索錢
二千相去
甚近語無
不聞實令
人難堪無
論其不與
也即如數
與之分家
均分一人
百耳而一
人獨受惡
名不亦愚
哉

門。街上設榻而眠者一如樊城。大約南方天氣多熱，街頭高臥，到處皆然。去襄陽南門不二里，道左有八蜡廟，規模極宏敞。行三十餘里天方明。共四十五里卯初至歐家廟，借泰豐當舖尖焉。酒席皆昨日所備，遲行一日仍用之，多不可食，余等向不計較，況此次多住一日，又非意料所及，其曲固不盡在彼也，然而僕從有怨言矣。卯正三刻復行。十五里辰正，宜城縣備茶尖於小河。稍食西瓜，殊不見佳。住足之處為糧店。院中間人來觀者甚多，麾之不去。坐二刻許復行。十五里與夫稍歇。又十里又歇。行李各扛，或先之，或後之。去宜城三里許，有練勇役卒來迎。去城不遠，大令薛炳善親身率儀仗來迎。入東門，至南門內之志峰書院宿焉。時午正二刻，共行四十五里。到書院後，大令來見，詢知字次雲，湖南人，為己卯世兄弟。適詢問差紀云，係戊子舉人，甲午進士，誤己卯為戊子，設非面詢尚不知有世誼也。談許久，問一叔近況，詳告之，蓋去年病故常州，伊尚不知也。其人年逾四旬，到省八年，依然七品服色，於今罕見。哺時小憩。晚飯在院中。飯後設竹榻對月乘涼。

十六日。丑初二刻起。見室中椅上有雞一。椅上適置大衫，遺矢者二焉。急驅之去，易大衫着之。即催夫馬差紀，不知避往何處。昨襄陽差紀即如此，今宜城襲其故智，何狡也。良久夫馬始齊。寅初三刻行。次雲世兄到行館來，未見。親送於南門外，降輿慰勞。四十五里，卯正二刻至

新店尖。新店仍屬宜城。飯罷，辰初三刻復行。出新店即渡一小河。土人謂之堰河二十五里至快

活鋪，與夫稍歇。又二十里，午正至麗陽驛，宿於行館。驛屬鍾祥縣。縣城在驛東偏南九十里。

大令爲徐性臣世叔，天津同鄉乙亥舉人，爲鞠人之嫡堂叔前曾通函，素未謀面，今過其治境，仍以道路隔遠，不能

一見，何無緣也。行館室面東，驕陽滿室，熱不可耐。小憩時許即起。晚飯後，呼一差紀來，其

人姓陳，年約五十上下，在署服役多年。詢知叔雨世叔在江，現署餘干縣。少生已經續絃，係娶

貴州節路訪巖觀察之女。觀察爲鞠人姑丈，以中表而結絲蘿焉。少生現在鞠人處。鞠人、友梅兩

處，時有信來。問向辰世叔在京被洋人戕害事，主人知否，答云，知不甚真，因詳告之。並告其

現在眷口甚苦，可接濟之。又爲寫一條，言其家現已移居，如有信，可寄劉益齋處轉交不誤。

十七日。子正二刻起。丑正行。四十里，卯初至樂鄉關茶尖。略用茶點復行。二十里，辰初二刻

至石橋驛，驛及樂鄉關皆荆門州屬借舊典鋪爲行館。室三楹，前後有窗，東西向早晚滿受日光，且狹矮異

常，地無磚，瓦多缺，坐室中可以觀天焉。皮板門兩扇以代牀榻，塵垢寸積。爲時尙早，大可趨

行。惟此地易馬不易夫，恐擡夫疲憊不堪，不得已聊息足焉。臥具皆未設，惟各據一竹榻，或

眠、或坐、或臥以消永日而已。午後微雨。瓦缺處雨點落焉。終日汗流浹背，熱不可耐。月出後

即打點起行，乃差紀只早間一面以後，杳如黃鶴。路用之燭不足，自購之。戌正三刻升輿行。

丁伯厚前
由麗陽
驛赴荆門
州即一日
而至

辛丑日記

七

成因押積
事口角良
久

二刻至團林鋪尖。夫頭逸去，扛夫亦逃去一名。朱順來稟，請將扶轎民壯撥二名照料，扛夫許之。重覓夫補額，已初乃復行。瀕行，張福之纓帽不見。徧覓不獲，乃捨之。三十五里，至一市鎮，輿夫稍歇。又十五里，至建陽驛。仍荆門州屬未初宿於龍蟠書院。地臨曠野，足供瞻眺。終日大風怒號，有如深秋。有時逆風而行，輿夫頗覺喫力。北方夏日亦無此大風，今竟於南方遇之，亦奇矣。小憩時許起。筱蘇以押扛僕人皆不甚得力，有輿夫頭從樊城隨行至此，欲將其充作扛夫頭，隨至貴州，庶幾扛夫有所約束。余恐其恃有名目，到處肆擾，且自派之夫頭仍須向各驛夫頭共事，若遂捨各驛夫頭而不用，則愈行愈遠，彼亦人地生疏，扛夫有逃去者，仍無從着落，豈非頭上安頭乎。尼之。惟有嚴飭押扛家人，謹「防」各驛所派夫頭逃匿而已。傍晚，同筱蘇出書院門，間眺時許。見稻田爲風所吹，參差起浪，無異麥苗，何麥浪詩人多及之，而稻獨不聞有浪耶。可見南方之不常有此大風矣。入夜，風仍不息。時陰時晴，雲行如烟。此驛有巡檢分司。二十日。寅初起。夫馬尙未齊，而茶夫已將椅墊桌圍等物概行收去。問之，則曰今日尖站仍荆門州預備，須先送往也。夫馬齊時，天已大明。卯初行。四十里，辰正二刻至四方鋪，並無人預備尖站。荆門州境內應備四尖三宿，俱甚草草，差紀皆一面之後遂不復見，今末一尖站竟不預備，尤出情理之外。只得自購油果、蠻首、雞蛋等物食之。細雨如絲，俄頃即止。已初二刻復行。路

賈成以朱
順奪其馬
來告喝令
朱順還之

四十里據
差紀口稱
實不過三
十五里耳

辛丑日記

七五

辛丑日記

五三九

辛丑日記

七六

有與夫柴
姓者北京
人劉姓者
樊城一人
樊城一人
肩與至此
意欲直送
余等至貴
州今忽捨
陸而舟無
所用爭欲
附載而行
又向無此
例乃俱去
鞅而鞅

見水車，係人以足踏輪，與北方者大同小異。道旁有收穫高粱者，較比方早一月有餘，亦地氣偏暖之證。五十里至荊州府城。大風如昨，每一駐足，肩輿搖撼不定，輿夫苦之，置輿而歇者屢矣。江陵縣大令以請病假，遣人持帖，並率應役民壯各四人來迎。北門外已有街市，而近城木橋二，皆朽爛不堪。行其上者，無不惴惴，稍一不慎，即有墜落之虞。此間滿有將軍都統，漢有道府縣各官，何一與梁之細皆未計及耶，抑別有故耶。入北門，曲折行數里。市肆櫛比，人烟稠密，路上行人頗有秀而文者。未正二刻抵試院，宿焉。試院大堂後無廣廈。可居之室皆在東偏西向，限於地也。曰景韓堂大令楊葆初壽昌四川人遣紀持帖來，請明日小住一日，備齊船隻再行，許之。荊州府舒暢亭，蕙滿人荆宜施道濮紫詮前輩，子滄庚午舉人丁均均以帖來，即以帖答之。筱蘇之戚范水部，襄迪寅送信來。晚飯又送來一品鍋，不佞等四盤。今日縣中備席甚豐，並有燒烤，為首途以來所未有。乃又有人格外餽食，何早晚兩餐豐儉之懸殊若此耶。晚間風仍未息，着夏布衫覺涼，大非中伏天氣。路見稻莖多偃者，時令不正，與農事大有關係。

二十一日。辰初起。風已息，嫩涼沁骨，有若深秋，夏布衫不足以禦之。寫第五號家信，附筱蘇信中，由蕪湖轉寄。約計此信須到第四號信前。昨日之一品鍋，火候未到，不可食，命張福重蒸之，作今日早飯，熟爛已極，甚美。午後小憩。晡時即飭僕從發積登舟。余等本擬明早再行，

因恐有誤開船，改於月出後行。已而大令遣人來云，荊州府城門啓閉，將軍主之，若不待明早，莫如今晚卽行，否則須費周折。於是卽飯。飯罷卽升輿。二里出南門。又四五里上大堤，又二里至玉路口。天將暮登舟。余二人各據一舟，前站一舟，轎二乘共一舟，紅白各槓共二舟，統計六舟，大小不一。余所乘者爲麻陽船，筱蘇之舟規模小異，不知其名。舟皆有眷口。余舟中只留高福張順二人服役，餘皆在他舟。筱蘇舟中只留一人而已。安排什物已定，二更許矣。過筱蘇舟中間談。月出後始歸寢。夜夢在京寓眠，忽聞牀頭有大聲，起覓之，不得其處。已而夢覺，乃江水奔流之聲入夢中也。

二十二日。辰初聞舟人鑿鑼聲卽起。江陵縣派火食船並差紀乘舟隨行，進小食焉。昨因多住一日，援範孫例，與筱蘇各饋大令聯扇。曾差人持帖來謝，今日特派差紀遠送，較荆門州有加禮焉。舟中遠望見一塔高峙，舟人云，地爲沙市，輪舟停泊之所。俄見濃烟橫互，知爲輪舟開行。對岸樹木貼地如薺，江闊約三里許。辰正鳴鈺開行。蓋必鳴鈺三次乃行，定例也。在荆江中逆行數里停泊。過筱蘇船共早飯。飯後歸舟，仍逆水行。又數里至太平口。小憩時許，起而視之，已由江入河，順流而下矣。惟風不順，仍須用絳。共行三十里，酉初至彌陀寺泊焉。地仍屬江陵縣。余之舟人操術不精，初行，纜忽中斷，舟掉尾而下，流行極力，撐曳，良久始定。至太平

太平口卽
虎渡口也

辛丑日記

七七

辛丑日記

五四一

辛丑日記

七八

五四二

口，舟忽旋轉數四，舟中小几爲傾。晚泊時忽又掉轉不靈，久之始就岸。筱蘇之舟停而待者屢矣。諺云，南人使舟如馬，亦不盡然；抑此舟亦如劣馬之不堪驅策耶。晚仍過筱蘇舟同飯。飯後，露坐船頭，乘涼許久。登岸而遣，幾陷泥中，水漲初退，地尙未乾足也。麻陽船長五丈許，桅前一艙，榜人據之。第二艙兩旁皆有門，中列桌椅茶几，爲會客飲食之所。第三艙兩榻對陳，中爲來往之路，余夜臥焉。第四五六三艙亦如之。四艙度雜物，五艙高福張順二人居之，六艙亦屬榜人。第六艙後隙地數尺。最後船尾尙有一艙，則榜人婦居焉。第二艙長將及丈，餘皆如人，長不過六尺耳。筱蘇所乘者名鴨梢船，桅前無艙，而船頭甚長，凡設攪軸一，繫纜柱二。自桅以後至尾凡五艙，第一艙長丈餘，第二艙不過六七尺，餘三艙或置爐竈，或居榜人家眷。統計船長亦五丈許，而較麻陽船爲寬。前站亦麻陽船，而較余船稍小，只六艙。餘則皆如北方之小舫船耳。

二十三日。卯初開船。辰初二刻初始起。辰正二刻四十五里至孱陵驛，停舟小食，地仍屬江陵。又三十里，

午初二刻至公安縣屬之夾竹園。停舟早飯。兩縣差紀更換物件良久。未初復行。十五里至公安縣城東南之孫黃驛泊。東岸上設有布棚，懸燈彩，儀仗以小舟載之，鳴鈺聲礮。大令成槐湖南人差帖來迎。晡時登岸大遺。岸上有廟一，蓋金分局一，房皆一層，房後地極空闊，窪下有水，荷葉田

田。遠處有烟縷起，據云是煮鹽者。河流自北而南，至此向西有一岔，如津之三分河形。縣城在河之西北。暮時大風一陣，微雨數點。余自至孱陵驛，小食卽過筱蘇舟坐談終日，向榜人借骨牌爲消遣之具，時而談算。晚在船頭乘涼。亥刻始歸舟。蚊甚多，帳中亦有之，不堪其擾。中夜聞榜人爭吵聲，朱順呵譴榜人聲，不知何故。

二十四日。卯正起。詢問昨晚何人爭吵，知舟人爲發價事。蓋自公安至澧州界，例發一站舟價，按七五折，實給制錢九千。而舟子堅請加發半站之價。差紀不許，復請領全價不扣，又不許。至今早議仍未定。司帳者以舟子倔強。欲縛懲之，乃聽命。將進小食，余舟忽獨自開行。張順令其折回。小食畢，辰初乃同行。四十里，巳初至東瀾口。過筱蘇舟早飯。此處河之西爲公安境，東爲澧州境，是爲湖南北交界之所。飯後，午正復行。一路河曲甚多。五十里，酉正至匯口泊焉湖南境。公安澧州兩處供給，向在此處更替。不料停舟時澧州差船仍未至，公安則差紀隨來，而火食船不知何往。因令張福等過河購食物，將自治晚餐。乃未幾而公安火食船到，言在路購物耽擱。迨張福等回，言河南岸並無可購之物，空手而歸，幸公安火食船未曾潛逃。如趁勢逃去，則今晚有斷炊之虞矣。仍由公安備晚餐，倉卒舉炊，亥正始食。澧州差船夜半始至。問其故，則云得公安信太遲也。此處河分兩道，西南趨常德，爲余等所由之道，西趨澧州，去州城水程九十五里。

辛丑日記

七九

辛丑日記

八〇

州牧郭庶平江西萬載人庚辰庶常前輩以道遠未至。余自早飯過筱蘇舟，至夜晚方歸。日間談算，商酌策題，時以骨牌爲戲具。歸舟後，大風一陣，天陰欲雨。燈下蝗多如雨，飛入舟中，乃滅燭而坐。昨蚊甚多，而今日並無一蚊，眠甚安。舟子夜賭甚久。

二十五日。卯正二刻起。與筱蘇隔舟對話，蓋兩舟泊必相並，以繩維之，如不隔也。呼澧州差紀來，令其償公安昨日晚膳之價。舟子以領價耽擱，辰正二刻始開行。二十五里，午正至石柱山

泊。余過筱蘇舟早飯。飯罷歸舟。範孫使黔日記共九本。在京時只閱兩本。出京後卽借與筱蘇閱之，現已閱畢，因攜歸舟中補閱。未初二刻復行。約四十餘里至羅家湖泊焉。或謂社家湖或謂涂家湖未知孰是自匯

口以南，港汊甚多，灣亦甚大，舟行時時改向，前後船相去不遠，卽爲堤岸所障，但見桅顛。如是者不可悉數。至此則波光萬頃一望無際，暮靄蒼茫之中，遙見有貼地若薺者，知爲岸樹而已。水淺碧色，染帛有所謂湖色者似之。湖中偶有小洲，亦無居人，約是近日水落始見，若水漲時，當亦在水中也。遙見小舟一，舟中人甚多，約是渡舟。已而近前諦視之，所謂人者魚鷹耳，舟之兩旁，植立殆滿，其舟乃漁舟也。魚只鱸鱖二種，甚大。舟人購之，斤二十八文。余等以有人供億未購。晚飯後，坐船頭乘涼，遙見遠處有電，而未聞雷聲。夜眠無蚊。

二十六日。卯初開船。卯正起。辰正停舟。小食畢復行。看範孫日記舟行一節，三日以後尖宿泊

處，名多不同。範「孫」共行七日，余等若明日到常德共六日，相差不過一日。據舟子云，順風可到，逆風則不能，然則亦須七日矣。地有正名，有俗名。南人士音不易辯識，而伊等又不識字，不能筆之於書，故所傳多舛午，手下無書，不能考察，範孫當日多證之胡圖及水經注，當不誤也。已正泊涂家坡。里數多少其說不一或曰二舟子噉飯。差紀來稟早餐已具，遂過筱蘇舟同飯。有售梨者，購數枚，味不佳。飯罷歸舟，午正後復行。小憩時許。張順浣衣，曝之船頭，忽爲帆檣所掠落河中。舟遇順風行甚駛，衣雖順流而下，而去船漸遠，取之無術。乃躍入水中捉之。舟子從而入水者二人，浮沈良久，僅獲一大衫而歸，其布袴則真脫了矣。晁水甚喫力。登舟後，三人皆大汗淋漓焉。張順云，久不晁水，初入水，水入口者二，幾不能支。噫，若因而喪命，太不直矣。是可爲因小失大者戒。仍看範記。晡時，對面來舟二，旗書雲南主考字，知係送吳馮兩使之回舟。聞兩人雖十六登舟，而十八、十九、二十三日大風，舟不得行，竟在河中淹留三日，二十一日始暢行。以回舟日期計之，良是。今日所行是河，兩岸相去，如吾津之海河然，而水則仍碧色也。運木舟甚多，舟在中，兩旁置木闊各丈許，如張兩翼，十餘人繚而行，日不過二三十里。亦有不用舟但編木爲筏者，筏上則以席爲屋，高大如居室，不似在北方所見之筏，筏上以席作穹廬，僅足坐臥也。舟子云是劉花口更不可解當俟考之泊焉。與筱蘇登岸散步。岸上有田，皆莪

辛丑日記

八一

辛丑日記

五四五

芝蔴，苗才出土。田外有村。遙見村外水光一片，河曲耶，積潦耶，不得而知矣。晚飯後，仍坐船頭乘涼。聞對岸有鈺鼓聲，似有作喜事者。據云，此處去牛鼻灘二十里。夜眠無蚊，惟覺熱甚。醒而轉側，見殘月一鉤，與參畢輝映，已將曙矣，復眠。

二十七日。卯初，聞開船聲。卯正起。辰正泊牛鼻灘。過筱蘇舟小食。食畢留談。午正又泊而早飯。飯後歸舟小憩。舟復行今日所行河面較寬，而舟則左邊受日時多，知西行而偏向北矣。晡時過一處，

岸上有小塔，上嵌石刻，不可辯識，惟上方有字藏二字可識。對岸山頂上亦有一塔，遙望而已，

據舟人云，此處去常德十餘里，已有市廛光景，且有善堂兩處。酉正二刻抵常德，遙見帆檣林

立，廬舍櫛比，大有天津東北各浮橋氣象。船直無地可泊，容與許久至下南門外，武陵縣差役在

此伺候，須留隙地，乃泊。常德府湯伯溫似瑄清苑同鄉以帖來。武陵縣傅雨香滋梅湖北人先以帖來，復親

到。因船上地仄，不能會客，謝之。明日武陵縣試，試院不能住，以縣署爲行館焉。天色已晚，

行李不能下舟，轎已去槓，收拾需時，由縣備兩轎來。余等只各攜僕從二人赴縣署。餘人仍留舟

中，以待明日搬運行李。乃入下南門，街道皆用石鋪，而滑澀如雨後。街甚窄，兩旁層樓高聳，

商肆相接，上視天光，只如一綫，且有以竹席爲過街棚者，密不通風，市中人熱可知矣。由南街

折而西，至縣署。雨香迎於堂，隨又來見。談許久，知前數日此處大雨，連日水陡漲，城不沒者

尺餘，亦險極矣。晚飯設燕席，有燒烤焉，晚沐浴。天氣極熱，據竹牀乘涼。至丑乃眠。

二十八日。卯初醒欲起而易襪，以行李尙未至，臥以待之。已而報湯伯溫太守

似瓊清苑同鄉原籍江蘇武進成豐王子

己未由刑部於丙申年出守常德來拜，急起延見，談許久，年七十餘矣。各送雨香聯一，扇一。署中家人見余等

作書，因各以紙來乞書。墨不足，令之磨。飯後墨濃，乃各爲書就持去。最後有本地紳士現當釐局差之徐繼鴻求書名片，請筱蘇書六朝體者付之。昨晚到署，天已昏暮，闇無所見。今日乃見余等所居之室有額，曰嘉蔭軒，在大堂後，其後門通內宅，扁焉。左偏有院，亦通內宅。右偏有院，院有北屋三楹，幕賓居之，地皆極潮溼。晡時，僕從檢點紅白各積。晚間，有筱蘇之舊僕，現事趙芝珊學使惟熙。去年芝珊出京，伊爲看家，既視學貴州，今年招伊到黔，並送京寓所有各物。伊於五月初間由京起身，買舟南下，前兩日始至常德，有芝珊憑信向縣中索夫扛。聞余等現亦到此，來見筱蘇，求附同行，許之。而與約曰，如夫不足，則須讓余等先行，以伊無限期也。乘涼至亥刻始眠。

二十九日。寅初二刻起。催齊夫馬，卯正行。出西門。五里餘街市始盡。典史崇楸遣人持帖候於道左，云備有茶尖，領之去。已而至一處，門有懸綵，而無人門焉。前視筱蘇之輿直趨而過，則亦過之，遂失之矣。緣河而行，堤高路仄，流蘇屢絀於木。路見棕樹有高於簷者。竹林甚多，人

辛丑日記

八四

家築室於中，四圍種竹，間以雜花木枝柯交糾。稍施橫木，卽爲垣牆，殊有畫意。似此之小村市不一而足。三十里已初至桃源縣屬之陔市亦名居眷村。入關帝廟茶尖。差紀進小食，以洋粉代燕菜焉。

已正復行。經一河而渡三次，仍前數日舟行之河也。隔岸山互數里，皆作綠色，不似北方之童山也。四十里，未正一刻至桃源縣。大令湯味梅汝和廣西人戊子己丑卽用偕典史饒義成率執事來迎，降輿慰

勞。此處街市繁盛，不減武陵。二里許至試院宿焉。試院號舍甚多，約可容二千餘人。味梅大令來見，談許久。詢知此地無城，無怪未見城門已到試院也。四月間已經縣試，文童二千餘人，武童三千餘人。非設試院則無地可容也。晚飯設燕席，有燒烤，一如武陵。今日早起天陰，甚涼爽，著袍不汗。午後晴，行路尙不覺熱。到後則覺熱極，有揮汗如雨之勢。且蚊多而大，乘間而噬，防不勝防。筱蘇之舊僕來訴，失去油布九張，並有零物，擬請筱蘇片到縣請追問。筱蘇以爲非分內事，未與。片令持其主人片自往，乃去。

七月初一日。寅正起，打坐尖。卯正復行。張順之馬不受控馭，鞭之則人立而左右奔，將道旁水夫兩管踏翻，水流滿地，張順亦踣焉，短褂破裂，幸人未受傷。湯味梅親送於郊，答之如禮。熱不可耐，停輿去袍。二十里至白馬渡渡河。又十里，已初一刻至桃源洞行館茶尖。行館在山麓，門額曰古桃花源，堂額曰延致館。階較門高十餘級。舊爲山寺奉關帝處，前桃源令余良棟卽其地

改爲之。初到，有道士數輩迎於階前。少歇，令差紀呼一道士來導游。道士姓熊，名宗武，導余等由延致館左偏小門入。修篁夾道，細草鋪茵。初經一六角亭，以磚爲之，外傅白石灰，每邊各有一門，其一面門之上方墨書曰，此中人語云，不知作何解。亭內外碑甚多，皆剝蝕不可辯識。可識者，明萬歷年碑二，本朝嘉慶年碑一而已。進則循石磴而上，徑曲而仄，轉折約二百餘步，則流水潺潺，一橋橫跨，以通往來。橋之左右有欄，上有覆宇，額曰窮林橋。憑欄小立片刻。過橋則進而益上，氣促汗流。努力前行又數百步，至水源亭止焉。亭亦六角，構木爲之，每邊約七八尺，一邊爲門，餘邊皆有欄，高不及肩者數寸。亭內設石几一，闊約二尺，長約三尺，面厚五六寸，下則以石爲四柱而承之。几之四旁各有一石柱，形如碌礮，圓徑七寸許，高倍之，可爲坐具。亭左右兩峯夾峙，竹樹陰森。其後山勢稍平，去山亦稍遠，微透日光焉。清泉汨汨。自亭後山頭下注。近亭凹處，蓄爲小池，盈科後，進經窮林橋，沛然就下，莫可究極矣。時正苦渴，命人取杯於山下，承泉水飲之，清甘微冷。與筱蘇共盡六杯。泉流之旁有橫石二，一刻秦人古洞，一刻古桃花潭。詢洞所在，道士向亭後左偏指曰，卽在此池水之下，從前人所能到，惟洞中地甚狹隘，前令余良棟欲窮所至，穿而深之，至丈許，而獲此亭中之石几石柱等；已而水泉涌出，取之不竭，遂成此池，而洞門爲水所漫，不能再問津矣。詢山後何有，則曰亂山雜樹無可觀。且石

徑高滑，登陟不易。請到其道院小坐，從之。由亭右行數武，轉而更上，羊腸小徑，僅容一人，睨而下視窮林橋之頂，低在數十丈以下，平地可知矣。登陟許久，至白雲山館。小室三楹，中間之右方一門，由神祠左壁通入，道士六七輩居之。其老者爲丁至善，年已七十有九，餘皆未問姓名。茶果供奉，情意甚殷。請筱蘇書對聯，壁間所懸多來遊者所留筆墨也。道士云，山中產茶及稻，以供歲修之需。稻田有撥歸書院者。坐許久，由神祠出。祠對面室三楹，後壁繪山之全圖，入室則四壁皆嵌石刻，吳清卿前輩大澂篆書陶記，行書自撰之記兩石在焉，室前則崇階百級，下臨無際。諸道士送至此止。仍熊道士前導，行至階級窮處，折而左，又有階，將直趨而下，忽舍階而崖，則集賢堂在焉。堂中奉陶靖節，王摩詰，蘇長公三木主，尙寬敞。小立片刻，復降階，約共數百級，始至平地。仍由延致館小門入，已午正後矣。所至之處，對聯甚多，匆匆不能記憶。所有匾額，皆前令余良棟所題，其字非篆非隸，極爲別致。道士云，令，四川人，癸巳年經營此山，缺者建之，殘者新之，各題額焉。惟石刻古桃花潭四字，筱蘇云，桃花潭爲安徽寧國府勝蹟，與此無涉，似爲未妥，不如前人所題秦人古洞四字之善。午正二刻復行。二里至水溪，渡小河。十八里至沈溪，再渡小河。又六七里，肩槓忽折。停輿道左。筱蘇徐僕急馳而前，待筱蘇到後，借其輿槓來接。因下輿，閒步至樹下借坐，乘涼良久。徐僕持槓來，肩行李者所用，據云

李太白詩
所謂桃花
潭水深千
尺者是也

筱蘇尙未到，不及待也。復行三四里，申初至鄭家驛行館。巡檢李子香監利湖北人候迎。筱蘇已見畢，余復見之。談間大雨一陣。若再遲一刻，難免沾濡矣。晚間子香饋余等桃源茶各二合，乞筱蘇書聯一，余書聯一，並代其幕賓乞余書紈扇一。差役見余等之舉筆也，各以紙來求書，或聯或幅。子香之教讀老夫子亦來求書。與筱蘇分書以應之，良久始畢，並送子香對聯各一。雨後甚涼爽。與筱蘇對坐，追憶日間所遊。筱蘇聞之李子香云，桃源洞舊有劉夢得所題桃源佳致四字石碑，字已漫泐，余令磨去，易己名重書而刻之，可謂大煞風景，較諸桃花潭之誤題尤爲可笑矣。時將丑初，乃各歸寢。始聞蛩。

初二日。辨色而興，時將卯初。打坐尖畢，卯正二刻行。李子香堂送如儀。不一里卽入山，峭壁對峙，相去不過數丈。中皆稻田仄徑一條，或緣山足，或屬田塍，溪則以略約通焉。彎環曲屈，初入時不知去路所在，行之既久，來路亦迷，但見四圍皆山而已。宿雨初霽，嵐翠欲滴，爽氣襲人，塵襟頓滌，雖著重葛，猶覺涼侵肌骨。三十里過一橋，旁欄上字如桃源洞之窮林橋然，筱蘇謂卽古之所謂閣道。下橋卽街市，地名楊溪橋。借葉福泰堂茶尖，時才巳初。少坐復行。地勢逐漸空闊，兩邊之山相去約二三里，而面前之橫峯側嶺則依然如故。又三十里至新店驛。巡檢陳雲近山人家借水運磨旋轉如風聲隆隆然不讓機器程登峻福建汀州府人迎於道左。午正二刻抵行館。雲程復來見，談許久。已而又饋茶一合，余等各以扇一

辛丑日記

八七

辛丑日記

八八

報之。行館後面，地極空闊，遠山森列如屏，豁人心目。小憩時許，晚沐浴乘涼。

初三日。寅正起，打坐尖，卯初三刻行。因山路難行，每轎加緯夫八名。法以繩縛轎底鐵環，於

預置時 斜行至槓頭繫住，然後引而長之，再繫緯板，左右各四人曳之以行。今日山多漸坂，步步

向上。有曳者則肩者易於進步。然升後陔降，降時則無所用緯。據云尙有倒緯，今尙未用。二十

五里，辰初三刻至太平鋪茶尖。辰正一刻復行，渡一小溪，桃源縣境至溪而止，過溪則沅陵界

矣。二十里，已正至黃土鋪。沅陵縣於此亦備茶尖兩處，皆借鋪家地，面街而坐，觀者如堵。小

坐卽行。約二十里強。至辰龍關。關在高崖之上，崖勢斗絕，石磴數十級，仄僅容足。關門甚

小，直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逆藩吳三桂所設第一關也。過關里許，沅陵縣丞曾竹崖漢江人把

總楊春階漢常德人同迎於道左。又二里許，經大石橋，橋有三洞，水已淺涸，與夫徑由橋洞過焉，

省升降之勞也。過橋至界亭驛行館時才未初。曾楊兩君復來見，談許久。據云，辰龍關爲陸路入

黔所必經，此外更無他途；沅陵縣境縱橫各三百里，而歲稅所入無多，地多山故耳。行館地甚狹

隘，不如鄭家新店之高廠。而屋後逼近山嶺，茂林陰翳，上干青雲，庭鋪松針爲茵，輒綠微香，

亦饒別趣。差紀以界亭雨前茶四紙筭分餉余等。日來所經竹林漸少，樹多松檜，間

有茶樹，樹絕小，山勢漸雄，巨石巉巖，凌空危立，攀躋其顛，恐非易易。

行館堂中
懸碇擗八
言對上下
聯皆大名
始繼八月
還來八紀
有老差紀
如承嫻丈
人者手指

其對笑向
余等作得
可解語在
解之問大
意言吾特
懸此對以
爲二位大
人喜兆所
此八喜則
兆何喜則
不無暇知
亦無暇知
伊詳究也

初四日。寅初二刻起。打坐尖。卯初二刻行。曾楊二君郊送如儀。曉日初出，白雲滿山，峯巒或隱或現，偶陟高坂，雲氣反在足下。今日石路較昨難行，碎石滿路，礫确礙足，昇夫喘呼，汗涔涔下。三十八里已初二刻至師子鋪茶尖。驛馬甚劣，僕從多落後，良久始集。已正復行。循崖山徑闊者逾丈，狹者僅二三尺，高則數仞，崖邊多茶果樹，濃陰橫布，不能直視下方，故不覺險。正登陟間，輿夫失足而踣，肩脫輿傾，適當崖缺。幸有絳夫曳住，否則跌落崖下，縱無性命之虞，必致筋骨之傷，真可畏哉。三十里至馬底驛。巡檢曾克菴啓昌人差帖來迎。未初二刻抵行館宿焉。巡檢來見，以己更衣，謝之。行館軒爽修潔，勝於昨日，而去山較遠，垣墻遮蔽，則不如前兩處之足供眺望也。小憩時許。晚飯後，曾克菴便衣來談許久，知其爲怡莊太守樹椿堂弟，其胞兄前在直隸候補，現任山東青州府知府。名啓助其胞姪現任直隸沙河縣知縣。自武陵首途以來無賣西瓜者。據云往年皆有之，今年獨無。南方無冰，已屬恨事，乃並西瓜而亦無之，何余所遭之不偶耶。幸瀕行時，實甫弟爲余購荷蘭水料數瓶，詳告作法，每晚作二瓶，爲日間解暑之用。飲時先以新汲井水浸之，尙足以祛煩燥。惟自昨日行入萬山，到處清泉流注人家，就飲甚便，鮮鑿井者，恐此後井水亦不可得耳。

初五日。丑初醒。以時尙早復眠，聞筱蘇喚乃起，已寅正矣。坐尖畢，卯初三刻行。曾克庵堂送

辛丑日記

八九

辛丑日記

九〇

五五四

行館在河
南府城在
河北云河
西河東者
誤也

丁日記言
船溪驛行
館庭有柳
樹誤也船
溪行館分
前署與土
司署鄰直
牆半見室
欲窺見室
家右有板
壁後有即
差紀黃之
眷口無居
非惟無樹
樹即他樹
亦未嘗有
之豈伯厚

如儀。今日坡坂益多，最高者二，盤旋而上，數里始躋其顛，則又盤旋而下。前後相顧，若層累

然。四十里，已正至桃飯鋪茶尖。已正二刻復行。火繖高張，汗流浹背，時而風來，又涼侵襟

袖，一時之間，而氣候不齊。三十里至辰州府。沅陵縣列仗迎於五里外。未正二刻抵河西之行館

宿焉。州下通常德與府城只隔一水，遙望河東，廬舍櫛比，市廛稠密，雖不如常德之盛，亦足稱劇郡矣。時

正府試，太守吳春山積不克親到，以帖來。吳在直隸州縣多年，曾署理天津府事，以治愚弟帖

答之。大令萬伯任光華江西南昌人來見，談許久。報帖時，並呈履歷，壁不敢當。大令云，辰州關只賴

雲貴木稅，本地土產惟有桐油而已。府城依山而築，舍宇層累而高，遠望似甚繁盛，其實街市只

一條耳。都司周明標以帖來候，並派親兵八名，明日護送。行館庭中柚樹二，垂實纍纍，差紀摘

四枚，陳之几上盤中。與筱蘇剖其一嘗之，酸澁不可食，尙未熟也。購葡萄如干食之。小憩時

許。晚飯翹席，而有燒烤。差紀以全形燒豬陳之席上，無從下箸，徹而復進，皮有碎紋而已，仍

全形也。略食即輟。自桃源至此，所見街頭婦女皆跣足操作，一洗脂粉之習。

初六日。寅正起。坐尖畢，卯正二刻行。與夫小歇一次三十三里，已正茶尖仰溪堡。已正二刻復行。七里過麻

溪鋪。又四十里，與夫凡歇二次，酉初三刻至船溪驛行館宿焉。仍沅陵縣屬巡檢毛君因抱恙未來見。今日仍

山行，而高阪不多，只過兩處，惟坑坎甚多，似石砌之路為水冲斷者。與夫艱於舉足，且時有泥

前蠶來時
柚樹尚存
今始濯濯
耶

打死差紀
事誠有之
被參則未
確蓋已川
銀數百了
結也

濫之水在途，不能繞越，泥滑滑焉。渡小河二，一舟一涉。天氣早微陰，尙涼爽。午後則赤日當空，熱不可耐。到館後，差紀來見，黃姓，與筱蘇舊識，甚殷勤，進鮮藕一器。據云，去歲界臣同年曾救赴雲南學政任，行至石橋，因用夫太多，一時未備，親手打死差紀一人，其從者打死役人二名，經荆門州揭稟張香帥參奏，已於四月間奉旨處分，是否革職，伊亦說不真，然則彼時余等尙未出京，何毫不知覺也。持來集右軍書聖教序帖，請筱蘇題跋。帖不見佳。余等所居屋後有小室一，中祀神，額題紫荊娘娘，晚間燃燈，至曉不息。黃姓攜眷居此，專管驛站事，想日日香燈供養也。沐浴。連日蚊甚多，揮扇不停。尙爲所噬，夏布所不能禦也。今日大遺時尤苦。

初七日。黎明起。自常德府至此，每日午間只有茶尖，因所過鄉村皆無行館，不能備飯，聊假市肆小歇而已。故皆先飯後行。本日辰谿縣備有飯尖，雖此處仍備炒飯，未嘗飽食。辰初行。天陰而悶熱。行不數里，筱蘇與夫忽少一人。適當更代之際，羣立而待，皆不肯代勞。呵之如不聞，許以錢乃可。本日所行之徑甚仄，兩旁草木枝葉相交，輿行其中，但聞簌簌作響，若非紗窗爲障，面目必被刺傷。三十里，未初至辰谿屬之十里塘茶尖。小坐復行。十里，未正二刻至辰谿天晴而遠處縣，尖於行館。縣無城，行館與文廟鄰。大令陳詮專禮年福建人下鄉有事未來，列仗迎焉。飭差紀補僱輿夫，而所少之人適至。飯罷，申初二刻復行。渡辰河，沅水之上流也。經山洞三，流泉

辛丑日記

九一

辛丑日記

五五五

數丈而此 治適由其 曲處向彼 岸斜久始 岸良朗風 達天澄見 底容興中 流遙見萬 山競秀萬 木垂陰一 腰危樓一 角壁嵌一 海鏡清四 字眞置身 在畫圖中 矣

此處凡身 夫皆飯之 余等止處 階級甚高 當門一望 見院列桌 十餘當是 盤盪巨

滿焉。僕從與夫爭以椀勺取飲。張順以一椀進，飲之微涼，而入腹後，則涼時較在北方飲冰爲久。知其性寒不再飲。凡過高阪二，皆不甚長。緣河行時，岸之仄者不容舉足，與夫每側身跂足而過。田間時聞打稻之聲，所用器曰斛桶，正方形，上侈而下收，上四尺有餘，下四尺不足，高約尺有半。男婦老少持束稻向桶內擊之，則粒落桶中，粒盡復易一束，桶盈則取置他器，擔荷而去，擊者仍擊，盡所穫而止。又有門前置圓木盆者，大異尋常，徑約五六尺，高約二三尺，往往而有。筱蘇云，山谿水淺，不能容舟，則以此盆置水中，載人載物均可，名曰划盆。道旁之樹葉深綠而大，尖不岐出，結實似桃形而光，大如核桃之在樹者。輿夫云是名桐樹，其子作油，卽所謂桐油也。摘四枚置輿中。三十里，戌初二刻至山塘驛行館宿焉。行館堂有額曰棠陰小憩同年黃仙墩國璋宰是邑時所題。未有如此之晚者，山路之難行可知。且本日所行雖曰七十里，實不止也。行館地甚溼。差紀云，午後此處有雨。室中蚊多，潮氣觸鼻不可耐。

初八日。寅正起。小食畢，卯正二刻行。天陰，微雨數點，有風。山路稍平，只過一高阪。四十里，午初尖於中大鋪之留雲寺，寺已殘破無可觀覽。飯罷復行。升輿覺悶熱異常，已而天晴日出。二十里至芷江縣屬之大山鋪，備有茶尖，小坐復行。十餘里，有毅字旗哨官千總鄧克勤金田人駐劄此地，統所部聲炮迎於道左，答如禮。又數里，共二十里，至懷化驛行館宿焉。巡檢潘怡

桶米飯滿
中夫役羣
以器就而
盛之風捲
殘雲頃刻
而盡亦足
觀也沿途
身夫或食
或否似皆
有例不知
何以到此
不同此中
曲折未易
了然宜乎
弊端百出
也

到處凡江
西會館皆
名萬壽宮
吾津亦然

吾湖人 迎於庭，已而同哨官來見，因已更衣，謝之，約晚間便衣來談。購葡萄食，色深紫，似已熟者，而皮厚肉老，汁漿絕少，咀嚼移時，尚餘渣滓，非佳品也。將昨所摘桐子割其一，內有二子，割處汁液濃厚，黏手着刀作黑色，子未破。不知作油時用子耶，用肉耶，尚待詢問。與夫向姓者，自馬底至此，已昇三站，本日又爲筱蘇肩輿，行不數里，仍來余輿前。又一梁姓與夫謂之曰，爾今好運哉，領頭轎費而擡二轎也。因其言異，問之，則曰，輿夫每名五百文，擡頭轎者則加七十，自湖南一路至雲南皆如此，且到處與食，不若北方輿夫之須自食也。晚間潘怡吾來。以輿夫言質之，曰價亦無定，農時則貴，閒時則賤，今正值農時耳。鄧克勤與潘同來，明日定欲派兵護送，辭之不獲，只可聽之。

初九日。寅正二刻起。打坐尖，仍食炒飯，如前數日之例，卯正二刻行。繹夫多童子，僕從欲易之，余等以今日路少而易行，換夫須耽擱時刻，且因昨日繹夫雖非童子，而吸洋藥者多，癮發則行走不動，反不如童子之捷健也，囑不必易。巡檢送於庭，哨官送於郊，並派兵八名隨行。道路甚平。四十里，已正至榆市，茶尖於萬壽宮，江西之會館也，地甚闊廠。小坐復行。二十里，未初一刻抵公平驛行館宿焉。行館尚雅潔，庭有松樹二株，高數丈。西偏一院甚大，中有一池，浮萍滿中。池四旁多雜樹，樹下種瓜，瓜蔓緣樹上升，結瓜斗大，懸於樹杪。垣牆甚短，遙見街市

辛丑日記

九三

辛丑日記

五五七

辛丑日記

九四

鱗瓦參差，遠山如屏。街上有劇館，正演劇，鼓樂之聲聒耳，然不辨何腔也。路中時見短碑，刻曰指路碑，注曰上至某若干里，下至某若干里，行者不至迷途。此法甚善。又有刻曰當箭碑者，所注皆吉祥，約爲祈禳之用，無足重輕。

初十日。寅正二刻起。打坐尖。卯正行二十里，過羅舊驛。今日道路甚平，輿夫貪近，趨小路，路如之字形，每一轉折，則輿懸空際。數里後漸就平坦，不料舁夫一時呼應不靈，忽聞砰訇一聲，輿跌於地，隨即翻入道旁田中。余隨輿而倒，左手自紗窗中破紗而出，陷入於泥。輿中書籍茶壺等物，紛紛墜落。余身橫臥輿中，轉側良久，始蛇形而出。衫袴皆溼。就山岡飯店少歇。後蘇聞信，降輿來視。衆僕齊來，將水中各物以次檢出。輿之左窗破碎不可復用，油簾亦破。幸坐具尙未溼。稍坐，易大衫復行。三里至火燒鋪又名胡索鋪茶尖，時才已正，共行四十里，茶罷復行。二十里至沅州府芷江縣。毅字二旂列隊郊迎。大令杜蓉湖，鼎元貴州清鎮人丙子舉人雲帆前輩令弟府經歷劉藜士，丙福建人亦來迎，並設茶座。入談數語復行。由正東門入，轉北街，過府署，午正二刻抵試院宿焉。本日忌辰，雖列儀仗而不鳴鑼，不聲炮，鼓樂皆設而不作。到後，太守朱蒞卿前輩，益濬江西進士花廳人爲文

癩同年令兄

典史張芷佩，

紹青江四人

統領毅字全旂記名總兵顏茂園

武林人

及大令，經歷均來見，分兩

次見之。小憩時許。遣人持帖答拜太守以下各官如例。大令遣人來言，舁夫已經責處枷號三名。

二品銜參
將雖非實
將亦大員
缺余等並
也統轄之
無而長跪
以迎未免
足恭

隨令李明持帖到縣署，言予以薄責，不過懲一儆百之意，此失本出無心，伊等苦人，久羈無所得食，請卽開釋。晚飯後，蓉湖大令便衣來談許久。飭差紀從速收拾肩輿，以便明早起程。此處試院規模閎廠，由大門入，再進乃入龍門，大堂後三進乃至後廳。其龍門外點名處，中設公座，樹屏於後，小具大堂規制。應試者皆由兩掖而入其前，左右有廊可蔽風雨。後廳五楹亦軒豁，惟號舍不多。據太守云，府轄三縣，統計應試者不過三千人耳。

十一日。寅正二刻起。打坐尖。卯正行。出南門里許，過江西橋，橋長里餘，上有覆宇，兩旁列肆鱗次，如街市然，偶於隙處一見河流而已。以其爲江西商人所造，故名曰江西橋。過橋不一里，大令、經歷、典史親送如儀。去城五里至一亭，曰新涼亭，教字旂亦列隊郊送。二十里，辰正三刻茶尖裴家店。小坐復行。循沅水之澚，坡路較早間爲多，屢升屢降。過關一，與辰龍關相似。過關後，教字一旂哨官候補參將葉發清統所部列隊郊迎，俯伏道左，急下輿答禮。共行五十里，未正抵便水驛行館宿馬。行館地甚狹隘，紅白楨皆置關帝廟中。今日天氣甚熱。教字旂統領顏茂園仍派親兵八名隨行，遇難行處，輒來扶掖。夜大雷雨。

十二日。黎明起。打坐尖。卯正二刻行。天漸晴。出行館卽渡便水河，渡河而南，卽登高阪。過柳林橋，橋長二十餘丈，上有覆宇，中間高出如樓形，兩頭石階各十八級。過橋後，哨官列隊郊

辛丑日記

九五

辛丑日記

九六

送如儀。二十里，辰正二刻至對河鋪茶尖。道中輿夫遁去二名，又一名力不能勝，均於此處補僱之。尖罷復行。天晴仍熱。好在時有歸雲往來，日光尙不甚濃。三十五里至晃州。毅字旂哨官徐輝庭登雲湖南人列隊郊迎。別駕葛心南怡年福先遣儀仗來迎，已而又親至，並設茶座。入而小坐復行。此地無城。里許卽抵行館，時才未正。葛徐二君先後來見。因晃州驛，縉紳據舊會典載屬芷江，不知何時設直隸廳，詢之葛君，據云嘉慶年間始設廳，所轄之地甚小，東西長可八十里，南北只六里耳，與貴州境犬牙相錯。未至晃州十餘里，有地曰曹家溪，卽屬貴州，地有釐局，亦貴州之分設也。葛君年六十一，本係直隸州，因無力到省，注銷直隸州改通判焉。徐君去年隸武衛中軍。拳匪之變，伊正在京，七月隨榮相到西安，十月請假回湖南，毅字旂統領顏茂園委以斯差。晡時天大晴，日光直射入室。今日路多平坦，惟循河行處，岸高而仄，且有曲折，頗覺咄咄逼人。

十三日。黎明起。別駕葛心南來談時許。卯正三刻行。出行館卽渡河，河之南有坊，曰晃州塘。別駕葛君親送，並設茶座。余等未入而行。哨官徐君又來送，答之如儀。十里過酒店塘。又十里過大魚塘。早起天陰，至是晴微熱。又十里，午初至鮎魚堡，亦曰鮎魚塘入貴州玉屏境，借飯店尖焉。玉屏縣差紀來稟，得晃州差信甚晚，預備未齊。余等告以不必設席，但有便飯卽得。已而進

魯峰親自
攜來二十
四金分賞
兩邊家人
想本省境
內例應如
此

與謝廷詳
談余等用
夫如干爲
芝珊學使

菜四簋，一品鍋一具，雞鴨皆未爛熟，誠急就章也。尖罷，午正後復行。十里經南寧塘。又二十里至玉屏縣。大令孔魯峰，廣益雲南人已卯舉守備劉克臣，紹助貴州人鎮遠鎮標左哨哨長姚崑山，占先右哨哨司把總萬炳南得勝備儀仗，列隊伍，迎於郊。申初三刻入玉屏東門，抵行館宿焉。大令等四君又來見，談許久。行館後院有柏樹二，紫薇一，堂額曰翠柏紅薇之館。蚊甚多，有客在座即出噬人。今日道路平坦處多，惟酒店塘一帶左山右河，徑仄而高，令人目眩。夜涼如水，非擁棉衾不可。月色甚佳，惜行館北向，光不能到牀前。

十四日。黎明起。卯正二刻孔魯峰來談片刻。伊辭去即起行。出西門而南。天陰，遙望遠山，皆在雲霧中。昨見之諸君皆親送於郊，惟守備劉克臣以帖來。行數里後，天晴日出。二十里秋溪塘。又十里羊坪塘。青溪縣屬已正尖於飯店，地甚偏仄。午初二刻復行。緣河數里，河水灌田，機輪甚多，大者徑丈許，小者亦七八尺，輻兩層，夾木板於其端。河中堆積石塊，惟於近輪處空尺許，東流使急水激輪轉，則木板盪水而上。輪旁以木作溝，承水而注於田。不用人力，稍變水車之制，而便利過之。十里漫坡塘。又十里渡河，河水深碧色。營兵列隊迎於彼岸。既渡河，不半里，青溪大令李謝廷，家蘭江蘇新陽人典史謝彤廷，鶴鄉四川人千總張治廷，樹德把總楊蔭亭，如璋迎於道左。入東門，未正抵行館宿焉。郊迎諸君復來見，談許久。大令言此地瘠苦，較玉屏尤甚。行館

辛丑日記

九七

辛丑日記

九八

五六二

送物之僕 用夫如干 謝廷之聞 有夫數名 長之曰不 非長夫不 過一夫不 與至者未 更耳及者 行人與而 來自底夫 一來不夫 一之則見 問此處昨 日未與晚 飯故皆散 去然則伊 等或路隨 行或託為 自處長夫 到為謝廷 今破始遣 道乎抑到 之處食轎 夫謝廷以 去舊用新 可省不一 故斬去與 聽其去乎 不可得與 也沿途知

在縣署大門內西偏，堂有額曰天池星聚。屋後空地甚大，草樹滿焉。有竹筒接連數丈，從山上引泉水下注，以供署中之用。晡時，文巡捕二人來接，一葛虞臣襲，一李範吾賊，皆候補從九品，葛年六十三，安徽績溪人，李年二十九，福建長樂人。聞向來巡捕皆派同鄉，必直隸候補佐雜無人也。持來撫、藩、臬、道、府帖五份，監臨封條十數張為封轎封門之用，接見，坐談許久。伊等從此隨行，不復回省矣。晚飯約李謝廷來同飲。談間始知其胞弟名家瑞，為乙酉拔貢，同年李鞠農傳元乃其嫡堂叔也。此處雖亦有蚊，而以與玉屏較，不啻一與十之比焉。鎮遠哨官世襲雲騎尉宋家賓遣人持帖送來明日護送兵丁八人名單。自懷化驛始，每日皆有兵丁護送，惟本日只四人，手執令字大旗，在輿前導引。輿之登降或有傾側，絕不與聞，且至尖所即受代而去，毫不得力，因亦未予賞錢。入本省境，迎送者較多，輿前人不敷用。與筱蘇商，每到一縣，請其派家人一二名，幫同押槓。自樊城每日添派輪班之賈高二人，仍令隨輿，自本日始。夜涼。十五日。黎明起。卯正二刻行。出西門，昨見之諸君皆親送於郊。八里過雞鳴關，關有聯曰，應無狗盜雞鳴客，聊作抱關擊柝人，前青溪令饒君所題也。又四十二里，渡河至蕉溪。路過鋪田塘，小溪塘，平蠻塘，輿夫凡歇二次，不記里數。午正尖於客店。巡捕二人，一為前驅，到尖宿所，立待降輿，一立待升輿，然後隨行以為常。尖罷復行。早間左河右山。午後左山右河。徑仄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辛丑日記 九八 五六二

辛丑日記

一〇〇

十七日。辰初起。喉仍痛，而神氣較昨為清。天晴，將昨所沾溼之書籍衣物抖晾。收拾紅白槓。抄策題四道，其一道亦經筱蘇刪潤，未及抄，早眠。

十八日。黎明起。僕從均未起，喚起問之，則曰昨晚眠後，縣中來信，夫未募足，請再留一日，故未早起。乃復眠。辰正始興。喉仍微痛。筱蘇言早間先余而起，因不能成行復眠，彼時余尙酣睡，竟不知也。命李明向巡捕李範吾索直隸同鄉官貴州名號科分單，抄來一紙，自云不詳，請到省後詳查再呈，允之。終日無事，閒談之外，偶看算書數頁，格格不入。終日晴明，微有熱意，然尙可着夏布衫焉。

十九日。寅正起。喉痛愈。此處廐馬不足，四包只以二馬馱之。人驅僕從。只隨轎六人乘馬。前站押槓四人皆乘三人丁拐小轎。又添丁拐紅槓一二人，紅槓一以舁余等畏潮各零物，而以餘出之白槓舁乘轎僕人馬鞍被套等，不足又加一焉。統計紅槓十二，共夫四十五，白槓十八，共夫三十六，大轎夫二十四，繚夫十六，小轎夫十二，外有挑官銜燈，轎燈，負肩扛，支杆隨轎行者二人，總共用夫百三十五名。護槓民壯四，馬夫數人，尙不在內。又鎮標練軍八名來護送，與約，如仍持旗械前導以為美觀，可以不必，須於登降時在轎兩旁扶掖乃可。伊等應命。部署良久天明，而大霧迷漫矣。卯正三刻行。此地無城。到時所入之東關，雉堞數堵，聊作屏蔽而已。北山南

趙芝珊學使之家人押送各物以人夫不足尙留鎮遠未同行

掃五溪烟 漢使乘槎 擗出路勞 開重譯象 緬人駟象 過橋來象 余銜牌六 對日牌六 科舉人乙 戊科舉人 翰林院編 纂修功臣 命貴州副 考官蘇副 銜牌八對 日癸酉科 舉人庚辰 科進士庚 林院編修 國史館協 修戊子科 副建鄉試 丑恩科順 天鄉試同 考官王辰 科會試同 貴州正考 官欽命

大宛籍之 佐雜甚多 皆關直隸

結費較省
而冒捐者

河，自東而西，長街一條，約三里許，不一其名。每二百步內外，則有粉牆一，下有如城門者，以通往來，上榜曰某街。如是者不一而足，其名均不復記憶。西頭有一亭，榜曰解鞍亭。過亭有石橋。總戎大令差帖在此候送，儀仗亦至此而止。過橋卽郊外矣。萬山環抱，胥爲霧氣所遮。近者不知其高幾許，遠者直不知有山，惟見白茫茫一片而已。於霧氣中，遙見高峰矗立天半，色白而晶，以爲山而色不類，以爲雲而良久無變形。萬古積雪耶，山在霧中幻此奇形耶，不得而知之，亦無從而問之。不數里，卽登大坡。石磴數百級，盤紆曲折，幸爲大路，其徑甚寬，尙不至令人心悸，而舁夫則苦矣。升輿之始，夫頭含糊報齊。至是乃知舁夫十二名，只有七名，問之舁夫，僉云夫頭作弊。然他時如缺一名，則換班時寧立而待，不肯代舁，呵之亦不聽。今則爭吵數語卽復前行。或謂舁夫貪利，以七人而領十二人之資，理或然與。二十里至相見塘，盤曲愈甚，望僕從之在後者，如從對面而來。俄見雄關高峙，據云是文德關。度關又十里至劉家莊，尖於行館，時已正一刻，早已霧散天晴矣。劉家莊爲施秉縣屬，先得信時，只知余等留鎮遠二日，酒食昨日已備，今仍用之，色臭皆惡不可食。余等向不苛求，噉飯而飽。僕從有作怨聲者，推食食之，乃各無辭。飯罷，午初三刻復行。二十里至望城塘，停輿小歇。舁夫忽有一人嘔吐，與以紅靈丹使嗅且飲。於路有營兵唱名跪接者，有聲炮跪接者，凡五六處，皆領而過之，扶輿練軍代喝

辛丑日記

一〇二

起去乃退。共行三十五里，渡河至施秉縣。河舊有橋，已殘破，乃舟載而渡。據云橋名蜈蚣橋，正

對之山名雞公山。蜈蚣畏雞，故橋建輒圯，遂不復建。無稽之談也。哨官卽補把總李中林持帖來

迎。自鎮遠來，官無親迎者，謂之迴避。聞從前並不如此，不知此例始於何時。何玉屏青谿兩令

獨不然耶。筱蘇與行速，到行館後，又遣儀仗特來迎余，並有役執大令楊升舟川煜四帖來。入北

門，街道甚寬，如吾津然，惟市肆不甚繁盛。申正二刻抵行館。筱蘇謂余曰，適聞巡捕葛虞臣言

一異事，馮伯岩行至貴定，得信已被議處，廢然而返。本日至施秉，先住行館。知余等之至也，

乃移居縣署。聞之駭然，不知以何事被劾，劾者何人尙須詢問。晚飯後，延見二巡捕，談片刻。

施秉城牆西面在山上，於行館後院可望見之。

二十日。卯初起。以由鎮遠至省城，例用長夫，易於足數，故起遲。乃若輩多嗜洋藥，早起各就

烟室吸食，非催促不至。差紀又疲玩異常，應用馬匹亦未預備。其黠者揭冠混跡於衆人之中，作

壁上觀，以爲笑樂。經僕從看出，呵之則又遁去。嚴催數四，昇夫始三三兩兩手攜烟具而至。馬

則仍以鎮遠來者充數。昨慮及此，令其芻秣，則曰廐自有馬，今乃依然用之，不食以其食，而責

以其事，忍哉。遲至辰正，仍未成行。自出京來，未有如此之晚者。怒呼其差總，匿不敢見，而

夫馬亦遂齊。辰正三刻行。仍有兵丁八名護送。出行館不遠，卽陟高坡。城之西門在坡上。出城

余欲往見伯岩則須去未謀人素未謀面似嫌突然且防不有公然不門拜客不爲佳也從之

照例用長夫僱之弊自僱之弊吾知免矣惟余等亦留計到省城須留六日

若令自得夫食
則直不得足
價即地而方
用與食之
官食力六
以空開等
人該夫六
日必不願
亦竟相隨
乃去送至
不城不令
省故真知
何案解不
人索者留
得或一官
一發日即
多發一官
夫州縣歟
不勝其擾
矣余等以
餘日太多
留住非風
不患病猝
可及預防
有信預先
各縣雖無
夫行未嘗
不遠從容
官又樂夫
多發何價
乎是又威
然或者不

循墻而南。遙見城墻迤邐隨山而高，目力不能窮也。折而西，陟大嶺，層累曲折而上，至極高處，下視稻田，町畛縱橫，如示諸掌，黑點蠕蠕而動者人也。田地之外，高下遠近，萬峰攢聚，此斷彼連，左環右抱。如江海遇風，波浪起伏，如城市列屋，檐脊參差。欲肖其形，山經所不能圖，欲釋其名，爾雅所不能悉也。互數里許漸平遠，已而復然。如是者凡數經，已行三十里矣。午初三刻至藍橋塘，尖於行館，未初復行。七里至飛雲洞，為施秉黃平交界處洞之勝詳見鴻雪因緣圖記，因罹兵燹，非復舊觀。近年黃平州牧瞿君鴻錫重建寺宇，粗具規模。入而流覽，迎門長廊數間，左右山如列屏。進則石磴數折盤旋而上。五十餘級，過一小亭。又十餘級，左室而右亭，室中設有坐具，未入。又二十餘級，共百級，上為平臺，縱橫各數丈。上有懸岩如覆幄。岩際草樹皆離披下垂。柏一株，大數圍，枝幹斜挺，濃陰遮蔽。岩高三丈許，中設巨龕，祀千手觀音立像，高與岩齊。岩石形似鍾乳流積所成，孔隙甚多，有旁出孤懸如獅象者。臺前巨石矗立，道士云是童子拜觀音之像。龕左流泉湧出，鑿小池蓄之，滿而溢出。循臺旁斜坡而下，取而飲之，清涼適口。因其性寒，未敢多飲。斜坡旁數武，有洞口，道士云不甚深。其中地甚潮溼，不可入，僕從等下探之，良是。岩下石上，刻字甚多，有曰天然聖境者，有曰歸雲者，不可悉記，且皆高處款字，不可辨識。惟吊石題海上飛來四字，一字一石，尙記是果勇侯楊芳所題；飛字一石中斷，只剩其半

辛丑日記

一〇四

以官勢不發價不雖
敢不待歟
然則該夫
等苦矣該
夫等甚非
點每行則
先付其行
不昇其行
也家人監
之數夫頭
領之各州
縣之派往
送之往
中途無從
而通無到
追處每非
一總所禁
有總所三
銅之也分
三兩兩分
投烟館飯
店官亦無
所稽察又
何憚不逃
而靜以待
之乎是更
不然是更
疑然也關
耳待問可
其衣則圓
領無扣禪
下似百禪
之幫而與
上相連一

矣。短碑二，未及卒讀。小坐刻許，涼氣襲裾，乃起而出。道士鬚髮皓然，命坐不坐，迎送時皆俯伏道左，未免足恭，不如桃源道士遠甚。升輿復行。忽見人烟闐溢，道旁筐擔堆積，輿行其中，動輒阻礙，蓋趁墟之期也。未至十里橋時過一山村忽聞聲炮者三以為有人郊迎及至只一兵唱名跪接而已十三里過一巨橋，是為十里橋。終日天氣微陰，至此日出。旋有微雨數點飄來。又十里至黃平州。中途又過一橋刺史熊潔軒，士清湖南人吏目周希九，筠四川人千總楊瑞廷，越人率兵丁儀仗來迎。入東門。酉初一刻抵行館。刺史以下三君均來見，談許久。談及馮伯岩，潔軒云，禮部咨黔撫但云七月某日奉電諭，雲南副考官馮恩崑着革職，無論行抵何處，飭令撤回，欽此云云，不知究為何事。未入城時，見一苗婦，項圍銀圈，掛銀鎖鍊，餘亦與常人無異。潔軒在貴州三十年，語作貴州土音，人甚老練。晚飯酒食甚精潔。到行館後，天又濃陰。晚飯時雨作，至夜半連作數次，皆不大。臥後尚聞雨聲。

二十一日。辰正後起。天陰而涼，易洋布褲衫。午後熊刺史便衣來談，據云此地巨紳無在籍者，即在籍亦不干預公事，他府州縣亦然，惟微末紳士不免來擾，然尚易與。苗民甚多。州城本在四十里外，為與苗近。易於控制，乃移治於此，而舊州治則設巡檢焉。苗民無田稅，而應差徭。自岑襄勤公撫黔時，令其歲繳錢八百千，津貼驛站，而免其差徭。如用其人，則發夫價，與民人等。其人皆有家業，用以昇物，不必有人督率，而無逃遁之弊，物件亦絲毫無失。回時必到官署

色

銷差，各與米一升，歡然而去。讀書者與民人一同應試，不另設籍。每院試時，刺史必諄求視學者於其卷中擇優者進一二名以羈縻之，毋令脫，致積羞成忿，故甚相安。黔省惟遵義一府規制與他省同，以由四川改隸貴州也。其他雖名曰府，實與直隸州無異。無首縣者固然，卽有首縣者，知府仍自有土地人民之責。學額自有府屬應試者取進，不由縣撥。故貴州府缺無如他省之極苦瘠者，特未到貴州者不知耳。談良久乃去。余等各以聯扇遺之。晡時無事，筱蘇出一題目，取前人七絕一首，就其中所有之字，湊一五絕，不許兩字連用。構思良久乃就。彼此互視，啞然而笑，雖不至索解無從，實不足言詩，聊以消遣而已。其語爲何不必記，原詩爲何更不必記矣。晚飯後談許久。二更後微雨一霎時。夜夢伯萑在樹林下指示其投繯時情形，並云戚友勸阻，心動者屢矣，幸蓄志甚堅，未敗於轉念；余詳告以近日時局，深埋怨其死，作恨聲而醒。嗚呼：伯萑之死，去年此時也。今年此時竟入余夢，且不於其家，而於樹林之下，是不遠數千里而來就余，其英靈爲不泯矣。雖然，吾知伯萑之知交甚多，獨厚於余耶，一一於夢中相見耶，尙宜質之。

二十二日。已初起。天仍陰。甚涼加大衫焉。午後與筱蘇各湊詩一首，如昨例。聞後院有嘔吐聲，推窗視之，張順也，想因驟涼未加防範之故。行館右偏山上，有榴一株，高逾丈，結實纍纍。因憶昨見街頭有賣榴者，飭人購來數枚，與筱蘇共食之。似未熟足，不甚甘美。到此三日，

辛丑日記

一〇五

辛丑日記

五六九

辛丑日記

一〇六

潔軒特遣
人到重安
江購魚來
充饌主人
情不辱命
又不辱命
飲食馬有
不佳者乎

飲饌皆精潔，詢知廚役李姓，範孫視學時，伊曾在署中司炊，其恪恭將事，有自來也。日夕天晴。晚令高福為張順以薑煮午時茶，加蘇葉飲之。營官送來護送兵丁四人名單，云自此直送至省城，不復更易矣。

二十三日。寅正起。夫馬催齊，待印結久不至。卯正三刻始行。出行館即陟高坡，城在坡上，出

西門，昨迎之諸君皆來送，又添遊擊陳敬修一人。三十里，已正三刻至重安江，尖於行臺。飯

罷，午正一刻復行。去行館不一里渡河。四十里抵清平縣。大令黃采九，鳳祥雲南建水人己丑舉人典史周

鼎，把總錢國昇，外委謝仁厚率儀仗迎於郊。入自北門，額曰承恩門申正二刻抵行館，大令來見，談

許久。知其會試五次，戊戌挑二等，加捐通判到黔，曾署龍里縣一次，去年八月又來署清平，皆

瘠區也。雲貴人會試皆有火牌，到處可索夫三名。嗣因夫少，每名折銀一錢。他省有每名折錢百

文，百餘文者。北省則與車一輛多不堪乘坐者伊會試時，由保安附越南兵船至其東京，再隨貨船至香港，而上海，而天津，不

足一月可以到京，所需尚非二百金不可。邊省赴試良不易，無怪每科人數不多也。越南兵船，孤

客尚可搭附，挈眷則不便。皆采九云。今日陰晴不定，甚涼爽。仍行萬山中，時升時降，幸徑寬

而不險，惟時有坑坎，如由沅陵到船溪路然。所見山有極高者，巨嶺摩天，森然可畏。自入黔境，

未見茂林修竹，偶有樹不過數株，滿山清翠，無非蓬茆蔽翳而已。今日乃見密樹，行行排列，盡

此薯類當
另是一類
只可生啖
街頭亦有
熟而售者
形色與
北方同

是松杉，惟皆拱把之材耳。行館右偏有隙地，野草閒花叢生雜蒔，有果一種，似金燈而色碧，遣人持問巡捕，據云名爲洋柿，亦曰洋茄，熟時則紅，可以入饌。薯類色正白，形似芥頭，啖之嫩而不甜，不如北方所產。

二十四日。黎明起。天晴而寒着袷衣猶不支口中噓氣有形扛夫齊甚速，惟缺馬一匹。待之久而不至，差紀亦避去。忽有長跪哭訴者，

民馬夫也。黃平願其馬送余等至此，伊另有議定生意，急須折回，而此處強留其馬，令其再送，且不與價，因而來訴求放回。余等因其情狀可憐，果如所言，直是恃勢欺人，良有司不應出此，飭巡捕同僕人持刺到縣署詢問。乃去而復回，云到縣署，除散役外，不見一人，無從問起，大令在內宅，不出，印結亦未送到。忽見有便帽綢衫者，云是聽差人。飭令往問其主，語多支吾，只請余等先行，隨後卽爲催齊。筱蘇怒而喝罵之。無法可施，惟有不行，而包槓已發，遣人乘馬追之。大令聞余等之將不行也。始踉蹌而至，云早起出城待送，一切均不知情。問民馬何不給價，馬夫云八馬應給二兩四錢，只給一兩，又潮惡，只可易錢七百餘，情願退價還馬。差紀則云價已發足，其馬食人芻豆，被人扣價去，尙餘一兩耳。互相爭論，未知孰是。大令急令再爲加銀。余等令將銀取來，眼同交付。差紀則擁馬夫而去。僕從來稟，民馬八匹，其一匹脊背磨傷不可用，先牽來之廐馬又爲追槓人騎去，仍缺二匹。適張順窺其廐馬所匿之處，牽一匹來，仍缺一匹。大

辛丑日記

一〇七

辛丑日記

一〇八

孫文恭明人也

令以廐馬無多，恐有緊急公文需用，不肯再與。與言此馬不過暫借，途間躡及追槓之馬，則用彼而舍此，令馬夫驅歸，決不食言。再三言之乃允。問印結，差紀云已交，僕從則云未見，良久始持來，已將已初矣。大令欲出城送，止之。出行館，過孫文恭公祠。出東門，折而南，曲折登降。四十里，未初二刻抵平越州屬之楊老驛，尖於行臺。有哨官候選都司周文麟率所部聲炮迎於道左。已而送來練軍四名，供扶轎之用，以已有長送至省者，謝之。飯罷，未正二刻復行。二十張順五里抵馬場坪，地牽來殿馬爲馬夫以劣者來易去去州治二十里。刺史瞿子濬鴻錫湖南善化人親來迎迓。酉初至行館。刺史來見，談許久，據云主考到省必須八月，並非成例，湖南曾有七月二十七日到省者，懲患余等前行。余等以日期預定，不易更改，伊許卽爲貴定及省城發信，又許今晚卽將夫馬備齊。余等本願早到省城卽一勞永逸，聞言立許之。伊又言已得確信，回鑾改於八月二十四日。余等約其便衣來共晚飯，漫應之，飯時往請，則以已飯辭，似有嗜好。民馬夫又來訴此處亦欲留其馬令僕從與差總言之務令釋晚間呼巡捕來，令其叮嚀瞿刺史，夫馬齊還否，信發否，則俱已辦妥，自清平來之民馬均遣回，真老吏也。黃采九能如此君，不至有早間之一番口舌矣。聞筱蘇早間喝罵之人乃采九令弟，恐未確。行館屋後小院，蓬茅滿中，筱蘇往遺，見蛇與蜈蚣各一。

二十五日。黎明起。易粗布袴加套袴。夜睡着涼，腹忽瀉。馬不足，鋪蓋衣包亦用夫舁。卯正二

刻行。刺史郊送。高坡甚多，石磴殘破，履之則動。山徑偪仄，時有流水漫溢，滑不受足。對面時有輿馬相摩而過，隔窗下窺，心爲之悸。而到處桂花怒放，舁夫等折而插帽，僕從置數枝於輿中，濃香撲鼻，又足樂也。二十二里，已正至黃絲塘，仍平越州屬尖於飯店。飯罷，午初二刻復行。兩山夾峙，其高極天，飛瀑懸空，如拖疋練，片雲飄過，山勢欲奔，白日初斜，岩壑若暮，真佳景也。三十八里，遙見雉堞參差，層樓高聳，已抵貴定縣城矣。城在山上，隨山高低。城中屋宇，隔城可見。大令石鄭卿同年作棟乙酉丙戌聯捷已丑補殿試甘肅人迎於城外。入自東門，門曰熙春樓，有額曰滇黔鎖鑰。門之南城上有三層高閣一，名朝陽閣。街極寬，鋪石爲路。經過萬壽宮，閩粵會館。申正二刻至行館。鄭卿來見，談許久，知甘肅試差已放人，不記爲誰。去後送來一單，正則饒士端，副則鄭沅也。因腹瀉，早晚飯皆未多食。晚與筱蘇對榻而談，不覺俱入睡鄉，醒已子初。雨大作，偶有雷電，徹夜不止。

二十六日。黎明雨暫止，已而又作，似不能行。大令又遣人來諄留，遂酣眠。辰正始起。雨仍斷續作，午後始止，而天仍未晴。鄭卿同年更衣來談許久，代其令姪幕友乞書聯扇條幅數事，余等分而書之，鄭卿饋余等本地水烟四包，細如皮絲，而味則如淨絲。本日腹瀉痊愈。

二十七日。黎明起。仍有雨意。大令遣人來問能行否，筱蘇答以必行。大令旋來談片刻。卯正

辛丑日記

一一〇

行。過兩湖會館，規模甚闊廠。出西門，大令送於郊。十五里過牟珠洞，洞在廟內，未入遊。廟外兩山夾峙，其高極天，中只仄澗一條。循澗而行，但覺蒼翠四合，陰森之氣逼人。懸岩下有刻字曰聽瀑窩。瀑流甚微，而澗水則奔騰澎湃，滾雪濺珠。約半里許，地漸寬闊，溪流亦平。又五里至一長橋，橋五洞，上有覆宇計，十七楹。過橋爲甕城塘，又十七里，已正三刻至新安塘，仍定尖於行館。於路頻見繹夫摘道旁果食之，不知何名，其形狀亦未能一目了然，惟見木本小葉，貼地而生，果作黃色而已。到行館問之差紀，始知爲刺梨。令其取數枚來，形似石榴，大小則如海棠果，細刺滿焉。以指甲刮去其刺擊之，中有細子如黍而堅，傾之卽出。初入口，酸似山查，咀嚼之，極似諫果，但餘味少耳。食品昨日所備，多不堪下箸，惟茭白一器尙不惡。飯罷，午正復行。數十武，忽有一兵聲炮，似相送者，而並不言送。初到時，余輿在後，遙聞炮聲，以爲有人來迎，促昇夫急行。至則寂然，問之筱蘇，言有持哨官鄧明仁帖來者，今則並帖而無之矣。二十三里過麻子塘。又十里至龍里縣。終日微雨。午間偶見日光，旋隱如故。石徑滑澀，土坡則泥濘如北地，良不易行。幸本日未陟大坂。龍里典史葉紹壬，把總有疾只以帖來哨官楊通富迎於郊。以雨地不便周旋，謝之。城在山上，街道甚寬，一如貴定，而荒涼則過之。申正一刻至行館。詢知大令陳价雲人壬午已調簾，現只典史護篆。已而典史，哨官均請見，謝之。行館地狹，屋爲兩廂所遮，暗不

他處儀仗一新舊則以紅紙書則以欽命貴州大主考貼之牌上則已牌此則煥然一新街牌皆按新刻字所開刻字其外與後各十餘人皆十餘短童十餘人皆十餘上刀者執槍下者執時作呵殿聲為擁護

見物。巡捕來言，貴筑昨日即差人來探消息，明日行否請示之。余等告以如遇傾盆大雨，則無如之何，否則雖雨亦行。晚楊哨官送來護送兵丁四名名單，云是撫標營兵，不可不留，留之。仍有微雨。

二十八日。黎明起。天陰而涼。卯正二刻行。出西門。典史哨官送於郊。把總仍以帖來。典史鬚

眉浩然，年約六旬以外。三十里至谷脚塘仍龍里屬尖於行館，時恰已正。飯罷，巡捕以監臨封條封轎門例也午初一刻復行。偶有

微雨數點。約二十七八里，至一處，道旁有碑，刻圖雲關三大字，左右有跋語兩行，字小而行

急，未能辨識。又七八里，共三十五里，抵省城。儀仗二分，昇夫八名，着藍布長衫，竹編纓帽

來迎。不數武，有持帖來者，統領徐、中丞鄧、監試道蔣、善後局胡也。又有以帖來者，學使趙

也。又有來者，藩、臬、道、府、縣也。遵迴避例，皆不親迎。與鎮遠同，市廛櫛比，遙望不見

城垣。入南門。申初二刻抵行館。首縣來請安，未請見。昨李巡捕云，到省城時，凡以帖來者，

向不以帖答禮，今又來稟須有回帖。李，癸巳年曾充主考巡捕一次，因其言可信，故未預先備

帖，今需用，而積到齊頭門即照例封鎖以示關防嚴密巡捕亦辭去然旁有便門差紀由此出入巡捕亦日來二三次惟我輩僕從積未到齊，無從得帖。至夕始寫好，交號房，囑其明早速送，稱謂則按號房開來

不準外出頭門非初六不啓耳。出身科分清單，以有無淵源為斷。中丞鄧筱赤，華熙首道黃讓卿，元善皆辛亥舉人，稱年愚姪。

方伯邵寶孚，積誠戊辰翰林，為七科上前輩，稱年家眷晚生。廉訪曹竹銘，鴻助乙亥舉人，曾與

辛丑日記

一一一

辛丑日記

五七五

辛丑日記

一二三

一叔結盟，稱年世愚姪。學使趙芝珊，惟熙壬午舉人，庚寅進士，舍遠論近，稱年愚弟。餘則皆稱愚弟焉。晚飯肴饌甚精，惟燒豬則以全形進，令其徹而碎之。自湖南沅陵至此，共食燒豬數次，無不以全形進者，豈風氣然耶。晚間，忽有楊兆麟以世愚姪帖來拜余二人，云是果勇侯楊芳之孫，號星源，曾從黎蕪齋，曾襲侯出使外洋，保舉三品銜道員，分發廣東，現調往雲南，路過本籍，值余等之至也，以有世誼，特來請安。余以爲必與筱蘇有舊，乃筱蘇亦復茫然。遣人問有何世誼，則云其叔曾爲刑部主事，於戊子年已經改外。然則所謂世誼者，以余等曾與其叔同官京師歟。榜前例不見本地紳士，惟有謝之，明日差人以帖答拜而已。伊云初二日即赴雲南，榜後亦無從見面矣。此世誼恐終未能詢問真切也。自五月十五日由京起身至此，除月小外，共七十三日。沿途到處淹留者十二日，實行六十一日。而由京到保定五日之程，坐火車一日而到，省卻四日。若由京即馳驛而行，一日不耽擱，則須六十五日始到。惟乘船一節，不知陸路須幾日耳。大約黔使鮮不乘船，然則遲至五月二十起身，不爲晚也。

天仍陰

二十九日。已初始起。發電報十三字曰，天津鎮署西華叔明廿八到俱安。總管電報潘君

光照江蘇候補知

府未收報資。京友託寄滇信二件，令巡捕交首縣由驛遞寄去。差紀備辦朝冠朝鞢，來問尺寸，據云此處着朝衣，非用朝鞞不可。寫第六號家信，附筱蘇信中，由信局寄去，取有回條，言一月可

到蕪湖，然則到津須四十餘日矣。午後細雨如絲一霎時。筱蘇開箱，取出戊子典試福建閱卷簿視之。十二房，每房數頁，首列房官姓名、行號、籍貫、科分、現爲某官、分房幾次。次列所薦卷某字若干號，中與不中，共若干本，卷之優劣，即分別默記於下方。後則詳列批語。中式者在前，並注姓名名次，落卷在後。爽若列眉，洵可法也。自五月在京沐浴時修腳一次，今將三月，足甲已長，與筱蘇約到省同修治之。乃貴州省城竟無修腳匠，此亦不可不知之事。晚飯有豌豆苗一品甚佳，爲他處此時所無，地氣之不同如此。今日有營兵支帳房宿於門外，以爲護衛，聞角聲焉。體不適，有如甲午之冬，想溼氣觸發也。

三十日。早巡捕李範來，送來借得電傳諭旨，行在鈔報，申報等，與筱蘇共閱之。知葉鐸人世

叔，大適盧秉政，曹星搓房師均爲兩廣督陶參劾去職。盛萍旨同年沅爲山西撫岑參劾去職。天津高峻

峰前輩凌霄則膺保薦。蔡燕生同年金壘以皖撫王保薦，交軍機處存記。今工部尙書前總憲張整頓

臺綱，鄭炳麟友繼師癸未門生去職。馮伯岩亦張附片所參，謂其身列詞林，不知自愛，並有肆意妄爲，

魚肉平民情事。甘少南同年大璋開去軍機差使。又鑄造銀元，上諭以廣東湖北兩省成色較準，沿

江沿海均已通行，即就該兩省多籌銀款，源源鑄造，並鑄小銀元，以便民用；報解京餉，徵收錢糧稅釐，各州縣解司道等庫，概準以三成搭用，他省並可撥款託鑄，不必另行設局，其搭用三成

辛丑日記

一一四

之處亦如之：支發俸餉等項亦按三成搭用，並禁胥吏刁難挑剔，務使收發一律，以期逐漸暢行。又武舉人進士均令投標武生童準其入伍俟各省建立武備學堂後再行酌定挑選考試武鄉會試一律永遠停止。上諭又變通科舉：上諭自明年為始，嗣後鄉會試頭場，中國政治史事

論五篇，二場各國政治執學策五道，三場四書義一篇，五經義一篇，考官取士，合校三場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場：生童歲科兩考，仍先試經古二場，專試中國政治史事及各國政治執學策論，正場試四書五經義各一篇；考差散館均用論一篇，策一道；殿試策問，朝考論疏，均以中國政治各國政治執學命題，凡四書五經義均不準用八股文章式，策論均應切實敷陳，不得仍前空衍勦襲；又陝西本年鄉試改至十月舉行。上諭其餘尚多不備錄。申報無甚可觀，略一檢閱即置之。終日天陰，時有微雨。遣人以孫蘭舟方配丸藥，並購附片，乾薑、防己三味，泡以代茶，緣手足舉動不適，恐溼寒太重也。聞中例派官醫，遣人請其明早來診。夜眠多夢。五更時汗出，聞雨聲。

八月初一日。早巡捕來賀朔。李範吾請假一日。監試道蔣蓬史珣帶官醫從九品趙柳臣逢春浙人來為余

等診視，謂余脾有痰溼，用二陳湯加味，謂筱蘇有寒，用理中湯加味，甚有見解。余先在後面診脈時，筱蘇陪蓬史談，詢知其嫡堂姪為癸卯廣西解元，壬子翰林。余未診視畢，蓬史已去，隨即以世再姪帖答拜之。其人已六十餘，鬚髮皓然矣。柳臣立方畢，例須送至供給所，轉交巡捕，呈

法夏三錢
雲苓四錢
廣皮二錢
薏仁六錢
於朮(生)
四錢竹茹
三錢枳實

杖枝三錢
秦芄四錢

並蓋圖章。涼朝冠，羅帽各一，皆盛以皮合送來，其羅甚劣。晚送朝鞵來。筱蘇之鞵上初甚仄，不能下。晚服二煎藥，熨吳茱萸。天仍終日陰。偶然見月。拜墊送來，囑其加厚。

初六日。早天晴日出，豁然開朗。足見輕，能自踰闕，不用手助。筱蘇已知照監臨，行禮時，余以病足，需人扶掖。諸僕先發行李。新藍呢轎二乘，扛來罪衣箱二個，送來拜墊，收拾好送來，約尺餘厚，試之，有一人於起跪時稍一助力，即可拜叩如儀。巡捕李來言，天時尙有兩次帖未到，此處去學署甚近，三次帖到後，俟聞學署聲炮後再行不遲。已而二次帖來。與筱蘇共早飯。飯罷許久，三次帖始來。初，余等未知此帖應壁與否，囑巡捕詢問，至是知無庸壁。午正二刻乃易朝衣，

着常冠，升輿。只留李明一人運行李，餘皆乘馬隨行。一路觀者如堵，兩旁市肆之中，

聚，男女雜沓。過大十字街口，則旗槍林立，兵勇踵接。約二里許至撫署。先投撫學兩帖，司道四帖。開門降輿，易朝冠，東向行拜闕禮。以北爲上，筱蘇之北爲中丞，其南則余，余之南爲學使，第二排則四司道，第三排則首府及監試，府贊。行三跪九叩首禮畢，入座飲會同茶堂上。南向者四席，席用桌二，前面剪紙爲花，如門然。余二人居中，撫左而學右。司道府則階下東西向席，亦如之。茶三獻，劇三闋，司道府先行。兩旁觀者蜂擁而上。桌椅掀翻，花枝粉碎，名曰搶宴。禁之不可，余與學使起身避之。中丞請再坐，坐則不復敢來搶。已而學使易衣冠先

自中丞以
次無一若
朝鞵者乃
知非朝鞵
不可之說
誠不足信
彼蓋欲借
以開銷耳

辛丑日記

一一七

辛丑日記

五八一

辛丑日記

一一八

行。余與筱蘇仍朝衣升顯輿。顯輿者，大椅一張，蒙以虎皮，前有踏板，上置兩木獅以托足，八人舁之，其擡槓皆以綵紬包裹。後面一人持日罩罩頭上。各省入闈皆乘之。由撫署出，仍由原路行。至大十字街口，學使停輿以待，彼此拱揖。由十字街而西，遙見有明經取士，爲國求賢兩坊，與京師同，卽貢院之東西門也。其門與街同寬。入門而北，至至公堂降輿。至監臨堂易冠，去披肩。待中丞至，略談數語，然後入內簾。至交界處，與中丞、司、道一揖而別。至衡鑑堂，堂五楹，左右各二楹，又中分爲四，余二人分居之。僕從則居後層。堂之上有樓，曰玉尺樓。余臥室之後一間爲樓梯，占去大半，餘地只可度箱。僕人有居樓上者，筱蘇之徐僕亦於樓上居焉。堂前東西廂爲八房，爲內收掌房，各一間，皆有樓以居僕人，而西廂則空一間，無主名，與兩廂平列，而規模稍亞者。東爲分經房，書辦居之。西爲內辦差房，差紀居之。堂後有隙地，茶爐，廁所在焉。入內簾後，聞有祀奎之禮，待之久而無信。遣人持帖問內監試趙秀升前輩時後辛未翰林現任安順府雲南應何服色，乃來請花衣補褂祀奎。行二跪六叩禮畢，乃升孝廉船公座，掣房官籤。孝廉船者，自衡鑑堂達監臨堂，長五楹有奇，上覆以宇，兩旁置窗如船形，只前後有門以通往來。兩堂兩廂之基皆甚高，孝廉船基高亦如之，只前後有路可通，兩旁則屬耳不及焉。凡有關防嚴密之事皆於此處爲之。掣籤固不在此例，然取其地勢閎闊，且舍此亦別無他處也。第一房定番州知州趙一

雲茯苓四
錢木防己
三錢宜木
瓜三錢桂
枝三錢木
通三錢白
芍三錢生
知母二錢
炙草二錢

鶴，友琴乙酉舉人 第二房大挑知縣唐保典，少卿丙子舉人 第三房即用知縣戴永清，鏡湖壬午舉人 雲南通 第四房試用知縣朱潮琛，淮清癸巳舉人 第五房即用知縣方正，守之丁酉舉人 第六房鎮遠縣知縣喻鴻鈞，濟丞乙酉舉人 第七房截取同知李之實，岑秋戊子舉人 第八房即用知縣詹愷，介亭甲午舉人 內收掌則都勻縣知縣承先，述之癸酉舉人 山西駐防也。八房所居之室皆有懸牌。在孝廉船坐次亦皆有一定。未掣籤時，什物堆積廊下，人亦無所歸宿。籤既掣，乃各就坐位。余二人南向，八房單數者西向，雙數者東向。內監試收掌則北向而略斜向。東西八房，收掌各方桌一，茶几一，上置筆墨冠筆等。余等及監試則各據長案一，上置籤筒、紅研、硃筆、印敕架一，置印敕。大長椅一。稍坐興辭，各歸其室。余等以監試為前輩，先往拜之，在衡鑑堂西偏，降階數十級乃至。余不能行禮，長揖而已。已而監試收掌偕八房來。筱蘇先見之，余後見之，亦一揖為禮。談時許。晚間廚房備有上席兩桌，照例請監試收掌八房同飲，飲甚暢。談間知李岑秋精於醫，晚間請其來診，為余等各立一方而去。余方云，左寸濡微數。左關大石重按濡，左尺濡短，合三部有絃象，右寸實大浮數，右關濡滯，右尺小弱。溼痺之驗，上實下虛。是為流注，宜由肝家治其筋絡，擬澹滲溫法，藥味詳上方。時已更深，不及取藥矣。藩署來移文一件，移來頒發書籍二十二種，內有五種殘佚不完，余等皆携有石印者，室中又無位置之處，乃命分經

辛丑日記

一一九

辛丑日記

五八三

辛丑日記

一三〇

獨活三錢

房書吏，敬謹收貯，毋庸呈送。衡鑑堂三字額，猶康熙朝劉蔭樞所題顏體書也。堂外有楹聯云：此中有循吏名臣，況當側席求賢，夢縈巖野；何字非筆耕心織，記否携朋觀榜，淚滿儒衫。不知何人所撰，爲癸卯年賀耦耕先生長齡撫黔時重書者。言婉而諷，司文柄者宜鑒焉。筱蘇云，若改儒衫字爲秋衫，則尤渾成，味之良然。貢院雖狹小，而余等居室尙闊廠。惟庭中滿張布幕，爲八房障日而設，案頭未免少暗。各房供給雞鴨，皆畜之庭中，昕夕長鳴，殊覺聒耳。室中陳設尙不簡率，惟木器粗惡，於方杌後置一木板卽謂之椅。身重者坐之，幾有不勝之勢。几案亦然。不堪隱伏也。本日周旋時久，頗覺疲倦。不敢貪涼，着棉衣焉。張順張福以小事爭吵，呵之。初七日。辰正起。天氣時陰時晴。印圖記一紙，送與內監試，以爲取物之據，且藏圖記於密所，防盜冒也。午後，岑秋方藥始隨供給遞進，卽煎服之。與筱蘇商定頭場題目。供給所例送食用等物二十餘種。分經房吏呈題紙中添注塗改格式，爲之核正數處。又循例請發頭場詩題所限韻字付刻，余等以恐洩題，未許。晚約內收掌承述之來共飯。飯後約岑秋來診視，仍用原方。並約喻濟丞同年與岑秋明日相助監刻題紙。二更後，內監試趙秀升前輩亦來面商刻題關防一切事宜。分經房吏在孝廉船鈐印題紙各關防。人聲龐雜終夜。臥後聞秀升前輩又來，與筱蘇談許久，不知何事。病中嬾起，若平日則必起而詢之矣。夜眠多夢。李明患痢，不思飲食。

初八日。卯刻即起。天氣大晴。足仍不能輕舉。問筱蘇昨夜秀升前輩何事重來，則以昨晚發去詩韻，係限三江科場不準限險窄之韻，如江佳例有明文，請易之，故已易限十四寒韻矣。舊例，刻題於玉尺樓上。樓近民居，往往漏洩於外。自戊子科監試府鄒元吉移刻於孝廉船，關防始密，後皆因之。昨與秀升前輩約辰正齊集。至時，余等各攜二僕，公服至孝廉船。監試，收掌房官諸人繼至。監試親鎖前門，門外復以繩周遮之，防人於門隙窺伺也。部署未畢，外簾繼進。頭場供給，須監試親往監視，直至巳正，始復來。斯時遙聞外簾點名，號礮隆隆不絕矣。於是呼刻字匠十三人立於孝廉船後門外，門用柵欄距銜鑑堂門僅三尺許耳名單呈之案上。筱蘇命余點名，乃執硃筆，每呼一人入則點之。既入，閉門而不加鎖。自是，除主試監試外，無論何人，祇許入不許出矣。貴州題紙，例用宋字，無須自書。乃令匠人先書詩韻。既畢，筱蘇乃出自書題目令書，久之書畢，然後一並上板。題紙向刻三板，題與詩韻宜各寫三紙，命三人分書之，則易集事。余以病故不能作楷，諸事多筱蘇偏勞。匆遽之中，只書得一紙與之，故書就甚緩也。命庖人備肴數品，與監試諸人共早飯。昨供給所送者有四川渝酒一罈，取而飲之。岑秋飲甚豪，濟丞亦不多讓。午正二刻，題板刻竣，命刻工退處一隅。呼刷印匠十人來，亦唱名而入，又命分經房吏五人，抱題紙入。匠三人共一板，以高二尺橫三尺之貴皮紙印之。先各印一紙呈驗，中有誤字脫畫。飭令刊正。未初二刻始

辛丑日記

一三三

刷印。房吏從旁點數收疊，並命僕輩佐助之。破碎模糊者剔出，置於余等座側。漏印隲防者另置以待補印。每盈百紙則以繩束之。監視之際，又請岑秋診視，另立一方，言須緩緩圖功，痊愈非旦夕所能。余亦深自知之，未敢求速效也。日夕倦甚。大家勸余少歇，因入房睡片刻。起時已暮。見堂上設有烟具，蓋述之，濟丞二人皆吸洋藥，因關防嚴密，不能隨便歸房，筱蘇恐其癮發不支，故令設具於此。時述之已吸畢，濟丞正在吸食，遂出與談。濟丞力勸余吸，謂與病有大益，情意甚殷，不忍卻，吸數口焉。戌正一刻，題紙印畢。共皮紙者四千一百餘張，紅紙者百張。印工稍有高下分，紙同而印之遲速不同。然先竣者決不肯爲未竣者之助，雖監試促之不聽。監試亦不強之，恐其後相率而爲緩怠也。晚膳仍余等備。飯罷，監試先往通知外簾，使迎題紙。是時諸匠猶未放出。久之，監試命開孝廉船前門，始各散去。已而監試遣人請余等花衣補服出送題紙。房吏已將題紙改以紅紙束之，置於桌上，鼻之前行。余等隨其後，送內簾門，坐而俟。少頃，門外擊雲板。門內答以梆。門開，監臨，提調，監試，兩道與余等隔闕互揖，立談數語。然後將題紙一點數送出。又與監臨等一揖而退，已亥正二刻矣。四書題：子曰事父母幾諫，一章賤而好自尊，一句爲天下得人難。一句詩題：寒山遠水江村暮。得寒字五言八韻宋喻汝礪詠錦屏山詩見貴州通志七絕詩類是日關防甚嚴，工匠飲食只許送至門外，由僕輩代爲傳進。圍蘆席於堂隅爲便溺之所。有吸洋藥者，任其縱

橫高臥不禁，惟不許出門一步。是以毫無漏洩，未監刻之各房官均未能預知爲何題也。晚仍服岑秋藥。本日所易之方隨題紙送出。藥未能送進。

初九日。辰刻起。病不見減。飲食不暢，見肥膩輒厭之。飲薑附水，忽然作嘔，吐水斗餘，且有涎沫。泡烏梅水飲之。口中似生厚膜，頻頻思飲。五經題筱蘇已經擬定，折角示余，囑加斟酌。觀其所擬，皆有深意，極爲妥善，無須更易。且余爲病魔所擾，苦於用心，妄爲更易，轉恐貽誤。因將擬就五題，楷書三紙，爲二場刊題之用，送交筱蘇收藏。筱蘇語多謙讓，而不知余書此三紙，已有筋疲力竭之勢焉。能細加思索改動題目耶。午後，右手忽痛，食指中指之間有腫意，似凝結在此，他處皆因此牽引作痛者。欲握管作字直不可得。請岑秋診視，據云，曾有友人疾與余同，服藥而愈，尙記其方，卽爲錄出，令照方服，昨立之方不必服矣。本日，外簾扃門，不進供給，昨日方藥尙未送進，今日之方更未能送出，只可俟諸明日矣。天氣終日陰晴不定。夜眠不安，夢境迷離，汗出甚多。李明病不見減，亦求岑秋診視。

初十日。辰刻起。大雨逾刻而止。右手仍腫痛，行步微覺輕鬆。因岑秋善飲，餽之滷酒一器，約十斤。岑秋送余肉桂一塊，重五錢餘，以藥方中有此品也。飯後，與筱蘇在孝廉船閒步。筱蘇登玉尺樓，余未能也。待其下而問之，乃知堂五楹，而樓僅四楹堂之最西一室，上無樓，樓之東西

辛丑日記

一三四

北三面皆牆，惟南面置窗榻。樓之正中有玉壺冰鑑額，賀長齡書。前額乃雍正年間沈敬宗題玉尺樓三字分書。旁有聯云，稱從天授人雙玉，眼並秋高月一樓。李象鵬題。樓上未貯他物，惟朱順、張福、老徐三人居於西偏余室之上。孝廉船前門外西偏置巨缸一，缸上有木溝，穿牆而出，達於外簾。時有流水涓涓而來，足供內簾之用。內簾無井，而水未嘗缺乏，以此之故。開水自龍井汲來，其甘美爲省城之最云。服岑秋初九方藥。岑秋送來擬作一篇，筱蘇圈點加批，余亦批數語。手痛未能多寫，且欹斜不成字。監臨送余等上席各一，媵以家人等中席各一，循故事也。席皆書券。可以隨便由廚房取用。房吏，工匠因刻印頭場題紙來討例賞，分經房吏十四人，每人肉三斤，酒二斤，書手四人，每人肉三斤，酒三斤，刻工十八人，印工十五人，每人肉一斤，酒一斤。此本監試之事。然非余等書條，則供給所不發也。不知何故。二三場賞亦如之，但無須再書條耳。其人數未免以少報多，歷科皆然，任之可也。鄉試錄後序，在京卽煩仁安擬就，起處卽由去歲變亂說入，筱蘇以爲不必如此。余病中未能爲文，且一二日內卽須閱卷，甚爲着急。筱蘇曰，試煩岑秋爲之，不允，則余代爲捉刀。晚請岑秋來煩之，慨然應允。因將貴州通志，癸巳貴州鄉試錄，及仁安擬稿，一並交岑秋攜去。夜眠仍多汗。日間檢出首題三題陳文數篇，令房吏另謄一通以爽目。次題無陳文。

十一日。卯刻起。病仍如昨。天氣大晴。岑秋將昨日攜去之書繳回。云夜間感冒風寒。大吐不止，頗覺委頓，不能構思，後序請另倩人代擬。因請濟丞來，煩其代作。濟丞允諾，攜書而去。辰正蒞船廳，刻二場題紙。改約戴鏡湖，朱淮卿監刻。是日忌辰，常服不掛珠。巳正發題命書。午初付刻。未初刻畢付印。戊初二刻印畢。共四千四百紙，關防一如頭場。亥正常服出送題，亦如頭場之儀。易題：通其變至使民宜之。書題：元首明哉三句。詩題：於鑠王師四句。春秋題：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禮記題，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備用利器。送題時，監臨袖出行在電報與觀，報言兩宮聖體大安、特傳知各省將軍督撫，以慰天下臣民之心云云。前此兩宮並無不豫之事，今忽傳此電音，聞者無不惑之。晚仍服前方藥。秀升前輩云，外監試傳監臨之命，今科如有擬墨者，一概不許刻入闈墨，亦省事之一端也。提調，監試，兩司公送余等上中席券各二，與監臨同，亦循故事也。夜眠仍多汗。食物口中常留餘味，嚙縮砂以解之。十二日，辰刻起。右手痛腫稍輕，左手又有痛意。天陰。方守之，詹介亭各送來擬作一篇，筱蘇圈點，余只加批數語。午後微雨，未幾而止。遣人問岑秋疾，言已痊愈。濟丞送來擬就後序並攜去各書。已而岑秋亦送來一篇。與筱蘇同觀斟酌之。岑秋所作有才氣而不如濟丞之平穩無可吹求，因用濟丞所作，筱蘇又代爲刪潤焉。請岑秋來談，就便診視。伊因驗方不驗，又改用仲景

辛丑日記

一二五

辛丑日記

一三六

五九〇

法。岑秋言，見頭場後八房皆欲擬作，因監臨不許發刻，遂有中止者。惟四房有擬作耳。然余等只見其三，濟丞一篇尙未得見也，本日方出，藥不得入，仍服前方。

十三日。辰刻起。兩作逾刻而止。右手痛減，可以勉強執筆，裁批條數紙。筱蘇見余奏刀費力，代裁十數紙，約足用乃已。學筱蘇法，立閱卷簿八本，每房一本，本五十頁，頁載一卷，首書某字某號某日薦，次書薦批，又次書堂批。簿外面貼紅格紙五行，行二十格，每兩格載薦卷字號一，作爲目錄，以便檢查。左方大書第幾房字。內面載房官銜名、籍貫。經營甫畢，監試遣人來請升堂分卷。往科皆十二日分卷，今科獨遲。已正，外簾始進卷。午初三刻，余等公服蒞船廳，監試收掌八房均至分卷，一如分房之儀。筱蘇掣房籤，余掣第幾束籤，掣訖然後對號蓋戳。未初始畢。由書吏分送各房官案前。舊例，房官必於堂上閱薦一二卷，然後退歸私室。今余等於分卷之後，卽令攜回，惟囑令今日必須薦卷，不可再緩。各房官皆欣然而退，蓋至此尙未早餐也。三場題，筱蘇因余不能作書。已於初九日重加斟酌，正書一通收藏。分卷後。監試請發策題，攜回監試堂命書手書之，當卽發交。喻濟丞同年送來擬作一篇，甚佳，足爲擬作四執之冠，加批數語。本日各房共薦卷十五本，陸續而來。來有監試來條，一並收下，付以收條而去，以便核對。條以厚皮紙印就，第空房空字空二號空場卷空本平列三行，上下兩層，後列月日及東西院收條字

樣。闈中以正主考爲東院，副主考爲西院，東西二字，另刻小戳，置之案頭。用時則以印色印之。余與筱蘇於前兩日暇時，已預印好數十張備用。收卷時只填寫房分字號以及月日而已。收卷後，令高福、李明二人將字號批語按房登簿。堂批則余於簿上書就，覆視無誤，然後再書批條，恐病中精神不足，或有訛誤，致遺笑柄也。李明病痢多日，甚爲憊倦，書不數行，輒思偃臥。告以此等病不宜久臥。強起作事，即可減輕；在家時曾患此疾，依然終日忙碌，所以速愈，是其驗也。伊聞之不甚入耳。本日只閱三卷而止。服岑秋第四方，以黃芩太涼，檢出未用。夜眠仍汗。三更後雨作。

十四日。辰刻起。右手較昨見輕，而左手腫痛矣。昨晚策題書就，已送來校對無誤，今仍刻於船廳，未正而畢。余等以閱卷，未往監視，只秀升前輩一人督之。申初付印，共印四千三百紙。亥初二刻，公服送出，亦如頭場之儀。策題：一問天文算學，二問農政，三問礦務，四問軍械，五問貴州地理水道。前四問均及西法。送題時，監臨以雲南頭場題見示，四書題；子路問政，章一道前定則不窮，句一人有不爲也；二詩題；別裁僞體追風雅。內提調，監試，兩道公送余等上席券各一，與監臨兩司同，供給所送節禮十六色，俱收。本日共來卷四十本。閱二十四本，其餘二十八本。仍服昨方，並黃芩亦服焉。李明又服岑秋之藥，仍不見愈。終日天陰，殊覺悶人。

辛丑日記

一三八

十五日。辰刻起。疾如故。右手以作字多，故時覺痛楚。左手痛減輕，閱卷時以左手加點焉。監試以下皆來賀節，謝未見。旋衣冠往答之。筱蘇與余商，晚間令廚房備兩席，約監試以下十人小酌。乃薄暮時，筱蘇忽然胸膈張悶，噫氣不止，竟和衣而寢，不能入席。述之，岑秋亦以疾故，辭不到。兩席只賓主九人，殊覺寂寞。飲亦不暢。天氣沈陰，無月可賞。草草終席而已。入視筱蘇，方起坐，令髮工推摩。問所苦，則方大吐一次，皆午餐所食，似有未盡，時臆間猶格格作痛耳。本日未服藥。來卷三十三本，閱三十本，其餘三十一本。進供給時，監臨以下皆以帖來賀，亦以帖答之。

十六日。辰刻起。疾仍如故。筱蘇亦苦氣痛，延岑秋診視。余亦順便請其一診，未改方。筱蘇促余選文發刻。文無完璧者，須另紙謄出，交本房刪潤。而僕從中無善書者。商之監試，撥分經房書吏一人，攜臥具來居於玉尺樓上，專司謄文，飲食一切皆供之，不許外出一步，防漏洩也。余欲刻文，必質之筱蘇，以爲可，則發交房吏謄寫，以爲否，則置之另選。余向不敢自作聰明，今在病中，更恐失神貽誤，筱蘇亦絕不世故，無不盡之言，令人感佩不置。本日仍服前方。來卷三十本，閱二十三卷，其餘三十八本。終日陰。

十七日。辰刻起。左手痛甚，置之案上，不能自舉動，必以右手曳之乃可。終日危坐，疲倦特

岑秋所擬
此老亦未
必謂然

甚。不敢就臥，恐耽誤閱卷功夫。時而曲肱作枕，伏案假寐片刻而已。本日來卷二十四本，閱三十本，共餘三十二本。筱蘇請岑秋診視，余亦就診。岑秋云，非用通利之劑不可。然此時正在閱卷緊要之際，不敢下手。余亦因此次病不似乙未年之甚，尚可勉強動作，不敢妄服方藥，深恐稍有錯誤，致如前次之臥牀不起，動輒需人，於公私皆有未便。遂不強其立方，仍服前方。天氣早晴晚陰。夜眠仍不適。

十八日。辰刻起。天氣大晴。左手痛減，兩股之痛有加。分經房吏請發鄉試錄付刻，余等各將序稿付之，已而持回，並有監臨手書一紙，因前序中有地近夷疆句，以爲不可用夷字，請易之。語甚委婉。幸而余之後序另倩人作，若竟用仁安所擬，此老必多饒舌，益服筱蘇之有先見矣。本日來卷六十本，閱三十一本。共餘六十一本。筱蘇因服藥無效，遂不服藥，日服洋參數錢。勸余亦且止藥，以炒薏苡與生者等分泡水代茶以解溼，久或有效。余從之。

十九日。辰刻起。病如昨。筱蘇將鄉試錄前序改好，仍發分經房。已而監臨來字，盛稱改筆之佳，有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二語，可謂工於頌揚矣。岑秋來談，告以停藥，只飲薏苡水。岑秋以爲然。余每口燥，飲杭菊則津潤。質之岑秋，亦以爲可。本日來卷四十一本，閱三十本，共餘七十二本。閱卷數日，雖發刻數篇，實無足以冠多士者。筱蘇之卷亦然。因相約無論

辛丑日記

一二九

辛丑日記

五九三

辛丑日記

一三〇

誰得元文，當置酒以賀。二更後，請監試趙老前輩來談，問歷科何日止薦。監試云，貴州向無止薦之說，發榜前一二日尚有薦者。余等以爲不可，請監試傳語各房，於二十二日止薦。如後得有佳卷，可合二三場補薦，以示限制。兩日未服藥，病亦未加劇。天終日晴。

二十日。辰刻起。兩手均不甚痛，而未能用力。束駁束罽，皆張順代爲之。本日來卷十二本，閱三十卷，共餘五十四本。監臨以三場硃卷一律進畢，明日返署，遣人持柬告辭。余等報言，明日臨門送之。監臨固辭。晚間，監試來言，監臨出闈甚早，恐不及送，不如遂從其辭。余等曰諾。天氣早陰午晴。李明痢仍如故。

二十一日。辰刻起。疾如故。早飯，張福以水角進，食一枚忽然作嘔，並先所食之飯全行吐出。吐後，腹中絕不難過，不知何故。問之張福，其水角則以羊肉與韭作餡也。二者皆熱性，胃不能受，嘔吐或由此與。本日來卷三十五本，閱三十四本，共餘五十五本。終日天晴。

二十二日。辰刻起。疾如故。房吏開呈三場試卷實收數目，頭場收三千八百七十三卷，二場收三千八百六卷。不到者六十七三場收三千七百七十九卷。不到者二十七本日來卷十八本，閱三十六本。共餘三十七本。薦卷以今晚截止，統計所薦卷數，一房三十八卷，二房三十卷，三房四十二卷。四房三十五卷，五房四十三卷，六房五十三卷，七房四十卷，八房二十七卷，共三百八卷。

二十三日。辰刻起。疾如故。頭場之卷均閱畢。除錄舊，雷同外次題無陳文竟有雷同者其勦襲陳文詞意，移步換形，大同小異者，幾於十居八九。三執俱佳者固不可得，即就一執而求其字句斟酌，愜心貴當者，亦屬寥寥。筱蘇取第六房禮字九十一號卷爲解首，然其中疵累甚多，尙須刪潤。夜請俞濟丞來，以其文授之，且指以應改之處，囑加筆削焉。衆僕以余疾久不見愈，力勸余吸洋藥，云此物最能去溼，每日少吸些須，自能見效，亦不至成癮。重拂其誠意，乃稍吸數口，自今夜始。僕人朱順向吸此物，卽用其烟具。余手尙未能自燒，李明代燒之。吸畢已將丑正。方就寢，忽聞人聲喧雜，已而履聲橐橐，僕從皆起。詢之，則貢院之東火起。病中起坐維艱，未知火勢如何，且靜臥以俟。無何，聞筱蘇已起。監試來與筱蘇商，欲開內簾門。知火勢甚烈，方徐徐而起。筱蘇又來呼喚。幸自抱病以來，往往和衣而臥，起尙不需多時。命僕扶余下牀出視。則見火光燭天，其燄熊熊，照目如電。正在貢院東牆外，相去不過數十步，其南北之長，則自衡鑑堂後，直達外簾焉，幸此刻無風，火不橫撲。牆內又皆號舍，屋矮於牆，可免殃及。不然則貢院危矣。然事不可知。仍命諸僕將卷箱扃鎖以待。余等頻在船廳前後觀望，夜氣甚涼，特加衣焉。良久，見火勢稍殺。外簾傳語牆外已拆出火路，水龍均到，足保無虞，請放心。乃歸眠，已卯初矣。

二十四日。辰刻起，疾如故。詢問茶夫，知火至天明始熄。進供給時，又詢知共焚五十餘家。起

辛丑日記

一三一

辛丑日記

一三二

內監試趙
秀升前輩
六文與勃
而每於發
然之一刪
刻之文語
改筆二非
思手所能
凡及所文
談誦如流
背誦此道
是於此者
三折肱者

火之家大小男女七人均燒斃。方延燒時，貢院門開，街人爭入而避之。人物雜沓，庭院幾滿。若再開內簾門，則此出彼入，必更紛亂，且恐奸宄混入其中，乘間攫奪，無從查究。於是乃恍然於提調監試兩道之堅不開內簾門者不為無見也。本日將所取之卷按房排列，覆加刪汰，粗定前後，暫取如額。自十七日即刻闈墨，每騰出一篇，先發本房刪改。而各房改筆，往往敷衍了事，仍須自加修飾。余在病中，不能用心為文，甚為着急。筱蘇窺之，謂余曰，今而後，改文之事，余獨任之。於是各房改過之文皆送筱蘇覆閱。筱蘇一一改之，或數十字，或一二百字，且有改至半篇者，筆不停揮，每至丙夜。一人獨勞，而余坐享其成，心滋愧矣。計惟有不多發刻，庶省筱蘇之事。所以頭場文余只發刻十篇，二場文只刻一篇而已。並勸筱蘇亦不必多刻。明歲即不考制執，此次為八股末運，不能不刻闈墨以存名目，誰其如從前之悉心揣摩哉。筱蘇頗以為然。二場卷有送來者，本日閱二十卷。

二十五日。辰刻起。兩髀運動，稍覺輕爽，兩手仍不能用力。監試來問揭曉之期。在行臺時，余與筱蘇閱時憲書，以九月初四日為寅日，又係黃道良辰，已擬於是日發榜。緣貴州為小省，科場條例，有小省揭曉不得過初五日之說也。惟未定時刻。今值監試來問，與筱蘇商酌，本月小建，為日已迫。若初四後半日發榜，可於初四早間寫榜，則寬裕一日；若初四前半日發榜，則須於初三

日寫榜；然發榜時刻似不宜太晚，統計尙有五六日頭場卷已閱畢，二三場卷易於蒞事，闕墨亦刻畢一半，大家努力爲之，可不爭此一日。遂定於初四日子時揭曉，筱蘇又改文四篇發刻。計頭場共刻首執十八篇，次執九篇，三執五篇，凡三十二篇。二場卷陸續而來。本日閱四十卷。終日陰。

二十六日。辰刻起。疾仍如昨，閱二場卷一二五七八五房之卷皆畢，一房有一卷已錄取矣，而二場卷竟未到。犯規被貼耶，患病未入場耶，殊爲可惜。七房補薦二卷，其一卷前兩場俱平平無奇，三場第一策謂代數有真數假數之分，誤以對數爲代數，是從鈔胥而來，非知算學者。其一卷第一策亦然，而二場易執多習見語，詩執不切武王，泛論用兵，頭場次執有犯下字。均未錄取。先是，筱蘇與余約，每人取中正榜五十名，副榜八名。余以佳卷未必如此適均，余久病，精神不足。萬一致頭腦冬烘之誚，則吾兩人共之，請無分畛域，佳卷多不妨溢額而取，定草榜時合而校之。筱蘇不願。今七房補薦余等各兩卷。筱蘇取其一卷，無可剔換來問余有不愜意之卷否。余因一房有取定一卷，二場未到，尙未得足以補缺者，卽請筱蘇多取此一卷以足額。蓋筱蘇非有意見，故分彼此，誠以無所限制，彼此必皆多取。兄弟文章居多，將來合校，徒費工夫，未必毫無遺憾。若一二卷之間則固不妨參差也。筱蘇戊子科曾典閩試，故深悉此中況味。余初次衡文，只知虛心，未

嘗細加思索耳。筱蘇發刻經文四篇，諸卷詩皆不佳，曾令八房各擬作一詩以備刻，陸續送來，今日始齊。七房李岑秋獨擬作二首，二房詩有應改處，筱蘇就余商改，改定一併發刻，共九首。終日天陰。

二十七日。辰刻起。疾如故。閱二場卷三四六三房皆畢。先是，傳知各房，凡二三場卷有出色者，將批條高貼，令露於卷外，以爲識別，閱時先閱，擬中之卷如無疵類不須擯斥者。則不加點，待房官於磨勘時加圈。落卷則閱過後點五箇小講而止。首場雷同錄舊有大疵之不可救藥者。二場卽不復閱。其高貼批條者則細閱一過。妙在高貼批條者頭場多已擬中。未經擬中者，雖高貼批條，不過篇幅稍長，詞句飽滿，不率而已，並無奇特異常可驚可喜之作可以挽回頭場，因此命中者。所以二場卷閱畢，而擬中之卷並無更動。第七房三場卷已送齊，隨卽閱畢。其餘各房三場卷均未送來。筱蘇發刻經文三篇，其禮記一秬，本非出岑秋房，筱蘇因岑秋筆下有才氣。特命改之。原文摹選體用韻而未能一律工麗，經岑秋刪改，則光怪陸離，蔚然可觀，篇長九百字，到底不懈，亦難得矣。岑秋來時，問何以閱卷如此神速，則以病故，恐致誤事，特請分經房一人幫忙，其人，丁憂廩生也。聞向來外省分房人員多有攜帶文人充作家丁入闈襄事者，岑秋名士，又作吏不久，當不出此。所謂倩分經房人幫忙者，真歟，抑託詞歟，不敢斷也。然旣自任有人幫忙

矣，則分經房人與自帶之人又何以異耶。岑秋之言諒非誣也。

二十八日。辰刻起。近數日，痛處仍如前之移動而較輕。飲食亦稍見增，不甚厭肥膩矣。催各房三場卷，令無須每本加批，隨即陸續送來。惟三房最遲，筱蘇書條，先取擬中之卷，余亦如之。隨後亦即送齊。窮日之力一律閱訖。有一卷三場未到，是未經錄取者。閱三場卷，如二場之例，其無可以因此命中者，亦與二場同。蓋高貼批條者不過未嘗直書策題而已。看似詳明，實則答非所問，但鈔書耳。有一卷照策題而書，並口氣未改，大有你問我，我亦問你之意，特批之。筱蘇發刻經文一篇，即余所選之禮記文，八房詹介亭改後，經筱蘇覆閱者。統計二場共刻易詩禮稅各二篇，書春秋稅各一篇，凡八篇。二房補薦余二人一卷，筱蘇閱而未取。天氣早陰晚晴。

二十九日。辰刻起。疾如昨。次第各房中卷。一房、三房、五房、七房、八房均六正一副。二房七正一副。六房六正二副。四房六正。共正榜四十九名，副榜八名。一房有一正榜卷，頭場三稅錄陳文數語，殊不愜意，備卷皆有疵類無可易者，姑仍之，而心終不安。筱蘇卷亦中定。一房四房五房皆五正一副。八房六正一副。三房七正一副。七房九正二副。六房十一正一副。二房三正。共正榜五十一名，副榜八名。卷雖中定，未曾互閱，恐不免雷同者。筱蘇因改鄉試錄應刻五策無暇，余乃取其卷而覆勘之。頭二場遍閱一過，尙無與余卷雷同者，似曾相識之語在所不免，

辛丑日記

一三五

辛丑日記

五九九

辛丑日記

一三六

然而落卷甚多，難於核對，亦不敢苛求，苛求則不能足額矣。筱蘇選第十名五策，刻入鄉試錄中，先發本房李岑秋刪改，仍不愜意，遂自改之，令余改第一策。余爲改八綫，代數，微積三條，微積之學余尙未通，雖勉強改之。終覺隔膜，未知有誤否也。五房補薦余二人一卷，筱蘇閱而未取。已而又補薦余二人一卷，余加點而筱蘇加批，亦未取。筱蘇選刻鄉試錄經文書藝，苦無佳者。元之書札雖已刻入闈墨，而嫌其冷淡。因七房補薦未取之卷書札尙富麗，欲取中而用之。卽補余一房有陳文語卷之缺。又因自己取中太多，未免偏枯。令余批補薦之卷，而批余落卷一本。彼此互易，以符卷數。余從之。已將余處岑秋補薦未取之卷送去：易來欲取之卷，批定矣。晚間筱蘇仍將余卷送回，索去欲取之卷。問其故，則曰刻鄉試錄之文，名次不能太低，必須在前十名內，其卷書札雖可取，其餘疵類甚多，不能前列，仍以用元文爲是。此卷既不用以刻鄉試錄，則不必取中，蓋七房中卷，爲數已不少矣。余以爲然，遂定議。此卷失而得，得而復失凡兩次，不知冥冥中主之者誰也。功名之有命其信然矣。天氣早陰午晴。夜雷雹大雨。

九月初一日。辰刻起。疾仍如昨。一房補薦余二人一卷，余加點而筱蘇批之。頭場次藝甚佳，經藝亦勝。取中之，而將余一房有陳文語之卷撤下。午後與筱蘇公定中卷，十名以內筱蘇得六，元四十八余得四，三七十名以外，則各依所排之次，參互定之。筱蘇得奇數，余得偶數，副榜亦然。

李明欲代
余書後蘇
以其疾不
宜勞代爲
遺去高福
時正監視
刻匠修補
關墨板餘
僕則均未
能搦管

房吏呈紅摺一扣，摺內預書名數，惟空某字某號，以便填寫，卽所謂草榜也。筱蘇令范和代書。余以近兩日作行草字不覺喫力，置筆墨於面前自書之。每定一名，於摺內填寫字處，不令外人見之。每卷一套，以紅紙作圈束之，圈上預書第幾名，亦房吏所呈也。約時許乃畢其卷，貯滿三箱，統存筱蘇處。草榜既定，乃請監試及喻濟丞來，詢以填榜之前一切章程，以濟丞曾兩充房考，諸事諳熟，故兼問之。草榜除余等各執一紙外，尙須二十二分，俟填榜日，分致監臨以下各官，乃命騰寫硃卷之房吏仍在玉尺樓書之，并命高福老徐二人監視，防紅號之預洩於外也。天氣陰晴不定。夜大雨。

初二日。辰刻起。疾仍如昨。筱蘇擬就磨勘中卷章程七條，持來問余尙有未想到者否。視之，詳細周密，毫無遺憾，遂令各房傳觀，各錄一紙，以便照辦。飯後，請濟丞來核對默寫小講。岑秋來書紅卷中定名數，並請監試收掌公同監視。述之久未晤談，今見面，謂余氣色光彩不似從前闊淡，是病愈之徵。余問其日來作何消遣，代人捉刀否。則亦抱病多日，近一二日始就痊可也。濟丞閱得第十五名成字六十五號卷，三場默寫二場首藝小講，一字不符。若圖省事，惟有撤下不中；另以備卷補之。然未知各屬何人，實未敢冒昧從事。且此卷爲筱蘇得意之卷，首藝已經發刻，更不肯輕於割愛。乃請監試從外簾調取墨卷核之，如墨卷與紅卷同，則撤下不中，在該生各

首執起二
比經後蘇
墨筆濃圈
爲他卷所
無

辛丑日記

一三七

辛丑日記

六〇一

辛丑日記

一三八

由自取，余等亦理得而心安也。無何，墨卷調至，與筱蘇共閱之。小講並無不符，再閱五策，則與紅卷大異，乃知是外簾於紅卷蓋號截時，將此卷與他卷互誤，於考生固無干也。於是照舊取中，俟榜後再行詳查。濟丞又閱得兩卷，均漏默二場小講，其爲謄錄之失，顯而易見。若墨卷漏默，早登紫榜矣。惟有記其名數，俟填榜時，取墨卷核之。餘卷皆無錯誤，偶有字句不符者，固無害也。兩人一對一寫，戌初始畢。余等校閱一過，然後將中卷五本一束，自第六名至一百名爲十九束居前，前五名逆數而上爲一束次之，副榜爲三束又次之，共二十三束，依次納入卷箱，以便寫榜時依次取付榜吏也。略備酒肴，留四人共晚飯，亥初始散。草榜二十二分，一人書之，恐有遲誤，又添召房吏一人助之。至晚始畢。寫榜之先，須發中卷字號於外簾，令將墨卷按號查出。墨卷甚夥，檢查非咄嗟所能辦。余等以本年中額加倍，寫榜宜早，擬今夜預發字號而不書名次，請監試商之外簾。而提調、監試、兩道以爲外簾已撤關防，閒人出入無禁，字號一出，則不待揭曉而通國皆知矣；監臨位尊威重，足以鎮遏閒人，當俟其至而後發，必不得已，亦須俟兩司齊集再發，余等斷不敢任其責也。余等聞其言，乃改於明晨徑發草榜。隨取草榜一分固緘之，面交監試，請其於明晨相時而發。闈墨每刻成一札，先以硃印一紙，並板送來請校。校有訛誤，卽召刻工來船廳修改，改好卽將板索來，藏之余等室中。杜盜印也。十餘日來，隨送隨校，至今夜

修板時必
派一人監
視之蓋刻

關墨在監
試所監試
董之來船
應修補則
余等之責
也

早飯前房
吏於船廳
查點落卷
與後蘇本
出取數本
視之則皆
四正通批
如平泛明
達詞類無
順之絕語
作斥絕語
者文則以
無筆則點
無勒者點

只刻成文三十七篇，詩九首，餘文三篇未刻。房吏忽來稟請付印。問其未刻之文，則曰俟榜後補刻。刻成者有一札，筱蘇嫌其篇幅太長，且有不妥處已經刪改，令其將板修削。亦曰俟榜後。蓋寫榜之時，自主考、監臨、學政以及內外簾各官之入座者面前須各置闈墨一本，謂之鋪堂卷。共須二十四本，與草榜同，必須於今夜印成，遲則無及，缺欠數篇，固無妨也。因將已刻成之板發付之。房吏呈揭曉及鹿鳴宴禮節單。終日陰。三更後雨少頃而止。臥後聞筱蘇喚從人，彷彿有事，又聞其與人談，且同聲相應，似有所核對者。良久乃寂。余疾雖較減。動轉猶未輕便。故未起詢。若在平時，豈肯悶此半夜哉。

初三日。卯刻起。疾仍如昨。本日寫榜，須於墨卷填寫名次。久不作楷，恐不能成字，取紙墨試之，尙勉強能寫，始放心。見筱蘇，問昨夜何事，則以草榜發出太早，非慎重關防之意，因將紅號另錄一通，隱其名次，以字爲類，核對無誤，固緘送與監試。仍將草榜索回，故呼喚從人，部署良久。今早無事，取印成闈墨閱之，仍多訛誤，校出數處，以告筱蘇。乃筱蘇校出之錯較余尤多。已正卽早飯，昨約定午刻登堂寫榜也。不謂外簾堅欲俟監臨既至，方領紅號，雖屢促之，終不肯應。待至午正，監臨至，始發紅號，並將草榜一紙交監視轉呈監臨，以監臨亦自有關防，固不虞其漏洩也。自午至申，寂然無信。已而外簾送入開榜宴兩席，云俟宴畢，然後寫榜。乃請監

辛丑日記

一三九

辛丑日記

六〇三

辛丑日記

一四〇

各房一遠怨律
深道時聽
之臥有一
與見余等
人即起而
出跪入則
長臥問之
復則印匠
也則印匠
闕墨時伊
於額外多
印思竊出
以獲利秀
升前輩廉
得之百其
警此以警
於凡示衆
衆人見長
犯例應起
官例蓋恪
跪伊蓋恪
選令甲未
然令甲未
營許人竊
印閱學伊
何以竟不
避哉利令
智昏大率
類此刷印
匠其不足
責備者也
寫榜之頃
庖人進小
食數次循

試、收掌、八房至船廳同飲。問濟丞，昨詢寫榜日事宜，何以不言及此。則曰，向來此席設於寫榜畢後，彼時人多疲倦，往往設而不飲，有名無實，今科移於寫榜之前，實剗舉也。時將申正，草草終席。內簾門啓，乃花衣補服而出。監臨、學使、內外提調，監試均迎於門外，葛李兩巡捕亦來站班。至至公堂入座。堂上南向四座，筱蘇與余居中，監臨在左，學使在右，東西向各二座，兩司兩道以次列坐，餘皆坐於堂下。堂基故不閔敞，侍立之從官；執事之吏役及各官隨侍之僕從已不止數十人，而閒人闖入觀榜者更不能以數計。堂之上下幾無容足之地。貴州積習，歷科皆然，而今科尤甚。故堂下列坐各官，不知在何處，亦不知內簾官外更有何人也。入座未幾，書吏請發紅卷對號，往取墨卷。拆視之後，不送本房磨勘，榜條亦不由房官自書，別有官六員，設長案坐於余等之前，每拆一卷，伊等朗誦小講，互對無訛，卽有吏以闊寸許長半尺許之小白紙寫榜條，由旁侍之巡捕小官等呈於案上，硃墨卷亦隨至。筱蘇於硃卷第幾名之下書舉人姓名，余於墨卷右上方書名次。每書一名，卽於草榜將姓名、籍貫、某生注明。書畢，卽有一人在側將硃墨卷以紙繩束之，納於卷箱。寫至漏默起講之卷，翻墨卷視之，均未漏寫，果謄錄之失也。戌刻寫至百名。不復停息，接寫前五名。但見燭光照耀，布滿階庭，皆照五魁以求利市者。不料觀榜閒人爭起奪之，奪燭不得，遂奪書榜者之筆。榜吏良久不能成一字，而照魁之燭亦一時俱熄矣。前

例也。日記云：將寫五魁時，每人設酒爲賀，本科無之。

榜出後復傳更籌，依然二更耳。

曹伯癸癸進士與同輩蘇人同教堂。

五名甫書畢，閒人又爭趨余等案前，欲奪筆墨及案上陳設之物。衆役以竹箠痛擊之，乃稍卻。而余案上之牛角風燈已碎其一。於是衆役圍護，勉強將副榜名次書畢，筆墨等物皆收起。閒人無所覲覷，乃稍稍散去。榜既寫畢，榜吏恐有錯誤，又從頭朗誦一過，視榜條一一相符乃已。副榜亦如之。訖事時才戌正三刻。丁伯厚前輩辛卯科典黔試日記云，戌刻寫榜，寅刻始畢。今年兩科並行，中額加倍，發榜又定於子時。就伯厚日記推算，至遲不得過午時寫榜，方可從容蒞事，至申刻毫無消息，余等已滿擬今日須坐堂終夜矣。孰料竟如是之速哉。此時距子刻尙有兩小時之久，勢須靜以待之。不意監臨預囑鼓吏。促傳更點此時已交五鼓。監臨曰，時已五鼓，榜可出矣。衆遂擁榜而出。此與掩耳盜鐘何異。殊可笑也。榜既出，余等遂返。監臨、學使、司道諸人又送入內簾門，隔闥一揖，然後別去。正副兩榜之硃墨卷共盛五箱送進，仍藏筱蘇室，以便明日發房磨勘，并寫批語。八房來賀得人之喜，謝未見。尋差帖至各房賀喜以報之。首縣楊仲三來談片刻，送來筱蘇家信一件，詢知寓中均安吉，惟五月間甯國府淫雨，河水盛漲，寓中水深尺餘，然不過躡日即退云。又筱蘇於六月朔得外孫，即汪竹溪同年之孫也，喜而告余，余揖賀之。供給官曹致堂大令履中湖北人辛亥年來見，言科場供給，歷科皆由首縣承辦，以吏役人夫皆其所轄，事事不敢違命故也，去歲庚子科，伊適攝首縣事，承辦供給，百物俱備。尋以停試中止。今年伊改攝清

辛丑日記

一四一

辛丑日記

六〇五

辛丑日記

一四二

與世兄亦此之也... 此亦致堂... 之誑言與... 中供辦與... 沿途州縣... 不任置鋪... 到任物一... 墊等物則... 分有差則... 用之任滿... 則攜去後... 來者再置... 是有主之... 物不取... 也關中供... 給每科皆... 有領款需... 用各物按... 直報物供... 給何人即... 為何人所... 有必致不... 起而分致... 有平不盡... 終無此取... 試問此物... 何歸留待... 下科下項... 另發款員... 另用人之... 且無所派... 且無所派...

鎮縣篆，而上憲欲以伊始終其事，遂仍調辦供給，則事事棘手，迥不如前矣。他不具論，即如監臨去後，其室中什物無一存者，甚至牕紗亦為人竊取罄盡，各號號板，三場後亦無一片存者。此等情弊歷科不免，然無如今科之甚者也。天終日晴。

初四日。辰刻起。疾仍如昨。將落卷分發各房，均取有收條。尋又將正副榜硃墨卷分發各房磨勘，加墨圈，並擬例批焉。惟第十五名之第三場卷囑介亭勿加墨。午已過尙未早飯。問之，則曰

供給所本日未送供給，廚房一無所有。令差役催取之，至未正始得食，而肴饌殊草草。下午鄧中丞來拜，談許久。監試趙秀升前輩事畢出闈，以帖來辭行，余等亦以帖送其行。房官仍須磨勘試

卷，雖晚間有回寓者，而每早必來，終日不去，須俟磨勘事畢乃已。余等則仍居闈中，不復移至行臺，蓋沿舊例也。與後蘇共閱題名錄，檢查各屬取中人數，計貴陽府屬其中正榜三十八人，副

榜五人，府學正十五人副二人貴筑縣正十三人 思州府屬正榜二人。玉屏縣一人 思南府屬正榜十人，副榜四人，川府學正五人副一人安化縣正三人副一人 安順府屬正榜十二人，府學五人普定縣一人清

都勻府屬正榜九人，副榜二人，州府學副一人獨山州正三人清平縣正三人 大定府屬正榜五人，副榜二人，府學正二人平遠州副一人黔西遵義府屬正榜十三人，副榜三人， 府學正三人副三人遵義

人，州正一人畢節縣正二人副一人 府學正一人黃黎平府屬正榜一人，古州 興義府學正

久何人監
管亦必損
失歸之致
堂致報以
已物入正
名亦不入
也物將原
直繳出而
無取乎必
中丞言
兩宮八月
二十四日
由四安在
已過瀆關

榜一人，石阡府學正榜一人，平越直隸州正榜二人，普安直隸廳正榜二人，松桃直隸廳正榜一人，其中兄弟同榜者三家，十三名陳廷棻乃二十四名陳廷策之弟，六十二名王宗彝乃六十七名王懷彝之弟，三十八名蔡錦乃九十一名蔡銑之弟，三家皆弟先兄後，名次皆一奇一偶，爲余兩人所分中，亦一奇也。修文縣靳光璠，壬午科副榜，其後又兩中副車，均於寫榜時撤下，另補他人，今始獲雋。貴陽府石祖培，終場後不數日卽病故，雖中式不及知矣。誤印字號之第十五名成字六十五號胡宗崙一卷，昨已飭房吏於落卷中詳查，今已查得，係與成字六十四號卷互誤。其卷爲第五房未薦之卷，乃發交介亭，囑其將兩卷外皮互易焉。淮卿來言，其房有周鴻濱一卷，第三場真草不符，其人已經來謁，告之，故伊願換卷另贍，乞俯如所請。余等以真草不符，考生獨任其咎，於主試房官均無干，從其請絕無私心，不從其請則有乖恕道，已成功名他人尙思保全之，況師生耶，從之。葛李二巡捕自本日來此住宿，以待差遣。李明痢仍未愈，不知從何處診視，持方來請余閱。余向不知醫。抱病以來，服藥無效，因止不服。所以病雖未痊，亦未加劇，勸其以余爲法。不聽，竟服之。天終日陰。晚有人於船廳查點落卷，叫呼之聲不絕於耳。夜半臥後，忽聞爭鬪之聲，若數十人相關者。賈成呵之不聽，曹致堂來禁之亦不聽。致堂大怒欲答之乃止。未知何事。

辛丑日記

一四三

辛丑日記

六〇七

辛丑日記

一四四

六〇八

錄之說但注題名
學也者即府名
人先也義四
府後改隸
川州故獨
貴州其府
異然生應
學諸卷面
鄉試卷面
亦不注爲
何縣人爲
一律也題
名錄刻卷
面刊刻故
只知爲府
學生而別
無從區已
也銅仁府
屬雖未中
人而松桃
廳則附桃
仁棚考試
以學使按
臨之使計
之無脫科
者

初五日。辰刻起。疾如故。詢問昨晚之事，則道署房吏來取落卷，索卷箱不足，相率闖入差紀室中，擊毀什物，毆打差紀，差紀不甘受，故爭吵也。又有一人蹲筱蘇牕下良久不去，賈成見而問之，亦該吏之屬。疑其行竊，以告致堂，記其名姓拘之供給所中。適致堂來問所拘之人若何處分。筱蘇曰，彼無行竊實跡，不必深究，可釋之，惟該吏等以需索不遂，擅敢糾衆滋鬧，抗不受命，則不可恕，宜告糧道使懲治之。致堂以爲然。開拜客單，並注應用何帖，交號房。午後出門拜客十餘處，見撫、學、藩、臬、糧道、監視道、首府嚴紹光，雋熙江蘇吳縣人餘均未見。歸時已逾申正矣。嚴紹光太守來答拜，又談許久。紹光年已六十五歲，精神矍鑠，聲音洪亮，口若懸河，滔滔不絕，俱有條理，範孫視學時即任首府，範孫設立學堂書局，一切紹光與有力焉。談間頻問範孫近況，余詳告之，並代範孫致意。範孫在貴州刻有先正讀書訣。板存書局，又攜歸轎軒語，書目答問兩種贈人，其板亦在書局。本日見藩臺邵實孚前輩談及之，請代印，實孚以告紹光，今紹光來問需印若干。余二人每種各需百部，紹光允諾。曹竹銘世伯言，馮伯岩歸至洪江，舟泊河干，忽不知何往；其從者四出尋之，弗得，近有自洪江來者言之，亦異事也。又聞一叔病故。及家中近況甚悉。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此老猶敦古道，可感可敬。晚間致堂葛巡捕二人開來應送聯扇單已五十餘人，再加同年同鄉之不在單者約六十餘人，極力刪減尙有五十餘人。余所備聯扇共

余所閱卷不似一者均止以習見者爲伊乃竟斥彼蘇所取覆核之時見而疑之偶與一諸卷語與一者其極不相似者得實之不可蘇則曰不復得則確藍本未可輕易佳卷已盡舍此以彼又何以異途仍之命殆所謂是歟

五十分，自用一扇，在京時友人用去一聯，出京後沿路送人四聯四扇，至是只有四十五分，不敷分送，因請致堂來商之。致堂言省城紙肆扇可用，聯不可用。筱蘇存有爲庶常時拜客所贖已寫未裱之八言橘紅冷金聯，出視致堂，問可用否。致堂言省城欲購此紙且不可得，何不可用之有。余等恐不及裱，致堂言明日召裱匠來商之，如不及裱，不裱而送亦可。於是筱蘇給余一束，計十八聯。余嫌其多。筱蘇曰，恐有意外需用之處，不妨寬裕，此種字紙皆劣，可擇無甚交情者送之，將佳者易出數分，以備不虞，從之。天終日陰。李明服昨方藥，痢愈甚，日數十次。趙仲瑩同去歲丁內艱，近始扶柩歸里，於初七日開弔，送余兩人訃聞。筱蘇與余商送奠敬，余擬送八金，筱蘇亦如之。余以與仲瑩同年，須較筱蘇加厚方合。筱蘇以爲不必，余意終覺歉然。本日見客數處，雖言明不行禮，而升輿、降輿、升階、降階，較不出門時勞動多矣。乃晚間舉步轉覺輕鬆，可見勉強支持，於病體不爲無益也。

初六日。辰刻起。安睡一夜，而兩駁舉動反不如昨晚之便。學使趙芝珊來答拜，談許久。問仲瑩送訃聞否，曰送。何以爲禮，曰送幛。筱蘇問送八金何如，曰甚厚。六金何如，曰已爲不薄。貴州局面甚小，當道諸公尙未必多送，況我輩之客居者乎。邵實孚前輩，黃讓卿年伯，蔣蓬史太世叔先後來答拜，均見之。黃年伯常閱醫書，議論余病，甚有見地。以服過之方與看，皆以爲不

辛丑日記

一四五

辛丑日記

六〇九

辛丑日記

一四六

問人多目 為之障固 未及見也 藩署大門 聯云成則 三壇成賦 敬敷五教 在寬集語 工切

拜客得見 者多以茶 點進不 止泉署也 想貴州之 風氣如此

然。告以久未服藥，如不聞者，書紙視之乃解，蓋兩耳重聽也。聞其已逾八旬，而健步善飯，氣足神完，惟不聰耳。謂余疾宜服肉桂。候補道張翼卿殿曾到安南，存有佳者。囑向索之。曹竹銘世伯來，談及余病。自云自己丑年患此疾，時發時愈，在雲南時，疾發最重，遇一九十餘歲老民，善醫此疾，云須令先痢後瘡，然後疾愈。服其藥果如所言，痢十餘日，瘡百日乃起，宿疾盡除。然而血氣虛弱，至今未能服元，以從前服藥多誤也。切記此疾總宜溫補，斷斷不可服涼藥，鹿茸尤要。不敢服關東茸，可先服雲茸，雲南浪穹縣產天生黃，不敢竟服，以之煮雞豕而飲其湯最妙。監試趙秀升前輩為浪穹人，存有此物，可向索之。又詳詢京中諸熟識遭亂後景況，談約時許而去。余在京見竹翁時，狀貌魁梧之至，乃前月初六日在撫署中，但見頹然一老，意揣而知為此公，若在他處，竟不識也。今日痛談，始知因病，而衰病之損人如此，衛生之道可不急講哉。余等之至臬署也，茶話之頃，以小食進。今竹翁來，爰命庖人備小食以報之。乃久坐寂然。問之以未進供給對，如前日然。筱蘇怒召差役責之，始草草而具，劣不可食，徒有其名而已。監試安順府知府趙秀升前輩，電報局候選府潘企曾蘇光江同來，延見之頃，從秀翁索天生黃焉。解試卷委員通判錫麗堂，明京人候補通判談貴生，仁候補知縣儲蔭谷，世蘇江蘇人荔波縣知縣湯嘯菴，柄機安同來，見之。時已未正，客來不絕，因命巡捕有續來者概謝弗見。乃早飯，飯亦於是時始熟。飯

吉裳年伯
鄉居數載
縉紳較健
京時加豐
貌亦加壯
余到貴州
則一病纏
綿月餘不
愈甚矣遷
地之弗良
也

方杯雙耳
承以方盤
皆銀有盤
中嶺有庚
子辛丑恩
正兩科鹿
鳴大宴字
金花則銅
質而度金
者紅網薄
如蟬翼色
尙鮮明

丁乃昌之
尊人鳳
楊丁卯舉
人本人以

畢，有門生彭書年來見，因有客在座，已待許久，見之。復出拜客二十餘處，惟見黃吉裳年伯，卓元本蔣濟川，福珍貴州人，帶撫標右營，以德江蘇人，兩營官，餘皆未見。學使趙芝珊來信言，聞得當道諸公送仲瑩奠敬均不甚厚，自己於祭幛外送四金，君等所擬，實不爲菲。於是筱蘇定送六金，余仍送八金，較筱蘇加厚而又不多，適得其平。余等非不欲送幛，以送幛則必由供給所代辦，供給所肯向余等索錢乎，是明明取巧而擾之也。製就聯扇錦匣各四十五箇一併送來。由供給所發裱八言對十八副，代購摺扇十八枋。供給所送來鹿鳴宴杯盤一副。紅綢一端，金花一對。房吏請發三場各稅，刻入鄉試錄。頭場皆用元作。二場易用第八名鄒翼作書詩春秋，亦用元作，禮記用第九名朱焯作，三場五策皆用第十名于德坤作。余在北方，無論冬夏，牀向無帳，今年南行，攜來實甫真珠羅帳以避蚊。入闈後，供給例有綢帳，遂懸掛未去。久病畏寒，擬作洋布帳一具，爲歸途禦風之用。商之筱蘇，以爲惟有令供給所代辦而給其直。於是告之致堂，致堂命縫人購製焉。天終日陰。李明痢仍不減，來言病中習靜，而諸僕以供給不備，終日促其催索，殊嫌聒耳，請另派人充其役，以便養病。乃使高福攝之。

初七日。辰刻起。疾如昨。門生來見者九人，丁乃昌、周鴻濱、顏照奎、張錦江、劉熾昌、杜沛霖、劉鍾俊、何培瑛、張紹鑾。午後，筱蘇弔於趙仲瑩。余以不能拜跪，未往，令高福送去奠敬

辛丑日記

一四七

辛丑日記

六一一

辛丑日記

一四八

增貢生報
捐教職周
鴻藻原名
僅年三十
餘鄉試已
數次矣

八金，並持年愚姪素帖上號，說明不能親到之故。蔣濟川，祁子修同來答拜，見之。各房磨勘中卷有已畢者，並擬字正榜八字，副榜六字批語，每卷三條。送來。因筱蘇出門，暫局諸箱，存余室中。首縣楊仲三來，持來初九日自中丞以下二十餘人公請之帖。談許久，言來已數次，皆以有

客在座，未獲晤面。即用知縣劉鏡川

增秦陝西人

來見，年已六十餘，景況甚苦，以同鄉故，

貴州有北五省會館

奉直八旗山東河南陝甘吉林
新疆皆論同鄉焉聞雲南亦然

乞見上憲代為吹噓。問其科，則乙亥，庚寅，有年誼焉，許之。伊

今科派外簾差。昨日拜客，已到其門，不知有年誼：用鄉愚弟帖，因而當面謝過。伊唯唯而已。人

甚長厚。無官場習，無怪乎不得意也。黃吉裳年伯來言，適到首府處，以筱蘇在座，謝未見。昨

在吉翁處，談及余病，似甚知醫，天晚匆匆辭出，未得細詢。今日談及，果精於此，因請診視，

以為有寒，為書一方，並囑勿服涼藥。又詳問一叔病故，京津去歲遭亂一切情形。與曹竹翁同談良

久始去。釐金局提調王少卓，

繼先順天人入大善後局提調胡衢農，

汝霖湖北人

保甲局提調李孟仁，

四川人辛卯舉人戊戌進士

三知府來答拜，見之。衢農為支繼師庚午鄉試房師，胡樸菴太夫子

誠有之子，稱世叔

焉，精岐黃術，李巡捕曾屢譽之。今晤面，請其診視，據云診脈以早起為準，時已向夕，不如明

早便衣來診為妙，從之。談間，筱蘇適歸，又談片刻。衡鑑堂逼近庖室，煤氣殊不可耐，送客亦

嫌太遠，榜後即欲移居監臨堂。致堂以監臨堂尚須收拾，請緩數日。至今日午後始請移居。乃一

少卓年六
十餘與談
涿人茫然
不知蓋到
省多年矣

高福持來

仲瑩處謝
帖並彩綾
一盤已而
仲瑩送余
等席券各
一以報晴
也俱壁還
之

竹樓以教
案撤任故
在書

面會客，一面飭諸僕搬挪什物，至暮始就緒。監臨堂中一間為內外簾出入之路，左三楹而右兩楹，以左邊近中一楹為會客之所。余等各據二楹而居，雖不如衡鑒堂之寬綽，而院宇閎敞，几淨聰明則過之。前為至公堂，其左右夾室可以居從者，令高福李明居之。明日鹿鳴宴，中丞請帖一，提調、監試、司道四人請帖一，仍用銷金龍鳳大柬，與會同宴同。徐月亭統領印川安徽人現充練軍統領來，言貴州廣西接壤之處瘴氣極惡，自三月至九月，每雨後，即有氣自地中出，兩色，三色以至五色不等，若虹霓然，人嗅之而香者，踰時即斃，十無一生，若作臭氣，尙可治也。憶昨曹竹翁言雲南瘴氣亦如此，而瀘江之水尤甚。瀘江距永昌府僅一日程，五月渡瀘，即此水也。江上有鐵索橋，長半里許。其下水作黑綠色，濁如麪漿，氣甚毒惡，若非土人，行經此橋，往往有觸其氣而立斃者。水中魚皮極堅，厚如牛皮。然非刀斧斫之不斷也。竹翁曾守永昌，故知之甚詳。羅斛同知繼竹樓，文滿洲人候補知縣古燮臣，尙賢四川人同來，以為皆同鄉也，延之室中。談間，始知古君非同鄉，乃筱蘇之同年來見筱蘇者，號房誤以為欲見余也。承述之來答拜。李岑秋出闈來辭。余等因雲貴總督兼轄兩省，在應送聯扇之列，寄時須有通候例信一函，因煩岑秋捉刀。各房陸續均將磨勘之卷及擬就批語送來，惟淮卿房周鴻濱一卷未動筆，另置之。以該生欲換卷也。約定鏡湖、淮卿、岑秋三人，於初十日來寫中卷例批。晚間接麻哈州知州楊潤泉，紹宗天津人公文一角，

辛丑日記

一四九

三月選缺
請假兩月
假滿到京
亂已作矣
故同鄉均
未晤面倉
皇領憑而
去

拆視之，官銜手版一，履歷一，四六稟一。已而又送來一信，言去歲選缺，正值變亂，川資未措，匆匆起行，沿途告貸，始得到省，而家中田宅亦蕩然矣，此缺濬薄，不足以清宿累，特請其令叔筱元世叔持信來省見余，詳談一切，乞於見各上憲時極力吹噓，求調優缺以調劑之云云。嫡親同鄉州縣中只此一人，又為自己同年，即不來信，余肯置之不顧哉。天氣陰晴不定。李明痢如故，今日照料移居，頗覺不支。寫扇四枋。

初八日。辰刻起。疾如故。候補同知潘樵孫家樞來。伊本科充受卷兼謄錄官，據言試卷犯規應

貼者數百本，中丞以為數太多，僅將其不可救藥者登諸紫榜，其餘悉從寬免。又言三場試畢，中丞急欲回署，乃添募謄錄生三百名，至有考生改名應募者，殊失慎重關防之道。請胡衢農世叔便衣來診視，據云疾係溼痰化熱，涼藥固不可服，熱藥亦先不宜服，立一方，令頻服之，十劑後當有效驗。且云，醫者惟認疾不真，所以今日用此藥，明日又用彼藥；若認疾既真，則無須更改，即改亦不過一二味之間而已。余見其方用甘遂，以為太猛。則曰無慮，儘放心服之，非此不能愈君疾也。楊曉元世叔來，攜來程儀百金，隨儀四金，領之。談許久，言潤泉問歸期，擬到清平與余晤面一談，以麻哈州距清平甚近也。午正二刻，中丞等已送帖兩次催請。亦與會同宴同。余等乃服朝衣朝鞞升輿，儀樂前導，至撫署。入儀門降輿。中丞等迎於大堂下。登堂，揖就坐。加朝

惟會同宴
鹿鳴宴
次前宴
鼓樂餘日

則儀仗鳴
鑼而已
鳴宴後
道拜容
無鼓樂亦

芝珊學使
言江西北
舉人赴鹿
鳴宴一十
須設數十
金故每科
到者不過
二三不人
貴州竟到
二州餘人
必所費無
幾耳
彩臣談及
余病間現
服何藥出
胡方視之
伊云甘途

冠披肩，然後步至庭中，東向謝恩，行三跪九叩首禮。余仍用高墊，僕人扶掖，如會同宴時。禮畢升堂，去朝服，余所服係少蘭叔之全身朝衣，不易脫，遂仍服之，只去朝冠披肩，乃就席。兩司送余二人酒，兩道送中丞學使酒畢，然後以次就席坐定。贊禮生引新舉人二十餘人升堂，北面行謁見禮，先拜余二人，中丞學使次之。司道又次之，府縣及內籬各官又次之，均行一跪四拜禮。禮畢乃退就席。於是庖人獻殺。才進四碗，旁觀者爭來奪取，甚有負席而走者。一時人聲鼎沸，器碎桌翻，羹汁淋漓遍地，不知凡幾千百人也。是名搶宴。各省皆然，向例不禁，亦不能禁。此等筵宴，只取其名，若無人搶，轉覺索然無收束處，似更不可禁也。余等欲觀之，無如立足不定，乃退入二堂。中丞約余二人及學使至二堂西偏之梅園。園中有廳五楹，曰五福堂。入而小坐，見門之上方懸一橫額，曰悠然見南山處，未審何人所題，只加一字，無殊點金成鐵，實堪捧腹。少食茶點遂辭出。便道往拜各房官及外籬執事各官，同鄉同年之前所未能拜及者。歸已申初矣。委署龍里縣令聯星三，魁京人撫署文案準補開泰縣令王彩臣，人文雲南人壬午癸未聯捷丙戌補行殿試先後來答拜，均見之。晚飯後，致堂來談許久。臬署家人李升，高熙亭前輩所薦之舊僕也，去歲京師亂後，曹竹翁曾為熙亭寄銀。伊亦附寄數十金，至今未得回信，因來見。余問熙亭消息，告以現已回籍，請余為熙亭帶一信，許之。署臺拱營參將趙輔臣，萬忠天津縣武進士遣其標下六品軍功藍德斌，亦天津人持

辛丑日記

一五一

不可多服
伊去年患
病曾服甘
遂數劑而
後竟不進
飲食

王鶴亭云
黃自明本
苗人改歸
漢籍者

來一信，言自去歲天津亂後，至今未接家信，詢問津中情形，並因臺拱水土惡劣，眷口多病，乞見中丞說項，調署上游各缺。服胡衢翁藥自本日始，二煎已好，張順暫置火旁以待服，茶夫恐其乾也，加之以水，張順以爲大忌，棄不復進，遂未服。天終日陰。李明痢如故，終日未起，令人焦灼。寫扇五枋，作行草尙可，未能作楷。布帳作成送來，未索直。

初九日。辰刻起。疾如故。門生來見者一人，黃自明。曹致堂已補甕安縣缺，楊仲三調署清鎮，致堂昨言欲到清鎮算交代，數日即歸，每日供給已開條交僕從按日索取矣。今忽來言，昨到藩署稟辭，方伯大怒，謂主考未行，爾擅敢遠離，足見不以公事爲意，聞爾近日供給草率，得罪主考，吾將於大計時署爾下考，爾其慎之，不準赴清鎮。蓋初六日供給不至，廉訪實親見之，故方伯得知也。致堂懼方伯之終不令赴任，乞余等爲之緩頰，許之。門生周鴻濱來，言卷不能換，請將原卷發出，伊攜有筆墨，卽在此將三場草稿改正，並磨勘加圈，允之。檢卷發與伊，並約一友來，卽在會客屋磨勘。因會客不便謝，未見者凡十人。飯後，因致堂事，特出門往見兩司，言致堂若因公被處分，絕不敢干預，若爲供給小事，則斷斷不可，余等不受其名也。實翁曰，我特以言恐之，欲其知警耳。竹翁言，致堂在清鎮日，有遇盜者赴縣報案，稍增失去銀數，致堂以爲誑報，笞而禁之，失主憤而自縊；未幾，致堂以事到省，往謁首府，方入門，忽有人自後以糞汁灌

在藩署見
行在電報
兩宮初七
日到陝州
靈寶縣初
八日駐蹕
一日初九

日啓鑿
到泉署
胡衝翁
方實之
翁竹翁
爲可服
以

酒席價極
昂燕菜燒
烤全席需
十六金

門生顏照
奎呈其尊
甫望眉山
人著作凡
數種望眉
名嗣徽字
義宜庚午
鄉試第一
現官廣西
歸順直隸
州知州又

頂而下，淋漓遍體，急不暇擇，適傍有吏役濯足水盆，遂就洗之，羣呼爲屎大老爺，今年四月間事也；及調辦供給，共領款二萬六千金，而事事從刻，上下無不怨之者；方伯性極和緩，今忽大發電霆，其深惡之可知，君等雖言之，不過暫寬一時，恐終不能免也。兩處共談時許而返。早間代楊潤泉，劉鏡川各書一銜條，見藩臺時，均已面交，並爲惇託，藩臺許諾，且言楊紹宗作官甚好，吾稔知之。見臬臺時，亦託爲潤泉說項。臬臺亦深贊之，言其到任時，於途中卽代鄰封辦一案，能手也。撫學司道府縣及內籬各官外籬亦有共二十餘人公譙余等於新城之四川會館。申初始往。賓主共七席。以兩宮在途，不忍演劇，清酒而已。陪余飲者曹竹翁、蔣蓬翁、李孟仁、喻濟丞。蓬翁曾官河南，與辛蔗田太夫子有舊，詢其家近況甚悉。竹翁又詳問京城景象及同人之未曾問及者，且談且飲，量似甚豪。問之，則曰余病半由於酒，近尙不敢飲也。戊初始散。歸途見市肆門前皆貼紙書神位，焚香燭。字小不能辨識，不知所祀何神，想重陽之所應祀也。省城別有新城，在舊城外門之外，與舊城相屬。官廨皆在舊城，新城則紳商所居，有所謂南京街，廣東街者，蓋慕其繁盛而名之也。四川館規模闊闊，爲省城公所之冠，歷科公譙皆假焉。思流覽之而竟不得聞，惟廳上設席時，楊仲三引余等及中丞學使於一小閣中坐待，隔牕遙見亭池一隅而已。學使言黔地寒燠不時，五月按試大定，一日五鼓點名，服重棉猶形瑟縮，加羊皮外褂，始免於寒。

辛丑日記

一五三

辛丑日記

六一七

辛丑日記

一五四

另紙錄其
自己雜咏
詩十餘首
呈政
於時尙有
蟬吟

五月披裘，信非誣矣。中丞言雲南有煙瘴，居民不敢大啓牕牖，闢小牕以透天光而已，有人晨起推牕，瞥見一物若狗頭形者塞牕而入，以竿擊之，旋擊旋散，以至於滅，方知爲瘴氣也，較之所謂五色者奇而又奇矣。首府嚴紹光，精神有餘，余等有所不及，伊軀匡之服藥。天終日陰。晚微雨，入夜不息。李明仍未起。寫扇四枋。述之斷絃，請假。

初十日。辰刻起。疾如故。吳襄山同年開南四川人來談許久，並見筱蘇。持來其同鄉候補佐雜郎

遇盛名條一紙，請交藩臺，言其人委差已有消息，乞君一言，庶可速發委札，留之。鏡湖，淮卿

來書中卷批語，即命在船廳設案，命分經房吏侍側，每寫一紙。隨即貼於卷上。岑秋新得差使甚

忙，未知能到否。門生何士瑗來見，其卷出淮卿房，即留之爲淮卿幫忙焉。介亭、友琴、少卿、

守之、濟丞先後至，均到船廳。少卿房卷墨批均未揭去，特告之，令按名揭下。留鏡湖、淮卿早

飯，幫忙之門生與焉。午後，筱蘇因余手尙未能作楷，代余題聯款七分。巡捕與諸僕商議爲李明請

貴筑縣李黃老師診視，老師名明，丙子舉人余以入家人室，未免褻瀆，乃延之余室，令來就診。余亦請其一

視。皆謂無甚大病，各書一方。李明之方多補藥，久痢而虧，尙爲有理。余方則多涼藥，似覺未

合。門生徐天敘、靳光璠、張泰鏞、于德坤、張希白、王宗彝、王懷彝、何福卿、劉元夔、張光

輔、李啓藝、廖福林、陳廷策、陳廷棻、熊朝濱陸續來見，先後共十六人。岑秋日夕來霽時。余

紙長闊與
卷同上
印主試爵
姓及批取
批中字先
副而後正
下方書
取中各批
先藍而後
黑其同考
官爵姓
卷時已於
卷面印藍
觀不再及

王懷彝同
母昆弟九
人均長大
無幼穉者

實爲難得 何福州爲 現署何州 提督孫輝 山名之輝 山名之輝 本江廣東 寄籍廣東 而籍請入 籍貴州者 也福州府 試阻陽府 人紹光之 嚴紹光之 守乃排衆 議乃息張 泰日即初 一補之卷 備優之也 見門生時 問會赴鹿 鳴宴否有 去者問需 費一何則 文日幾百

擬請岑秋代寫扇款，聞其來而出見之，則已去矣。李巡捕令叔，本任貴筑縣，現署開泰縣，堅山
大令應華壬戌舉送余等程儀各二十兩，以無淵源，未備聯扇，尙須補之。此卽筱蘇所謂意外者
也。善後局送來公費銀二千兩，隨分百二十兩。上燈時，鏡湖，淮卿將批寫畢，門生何士瑗已
去，親視將卷箱固扁加封，然後與鏡湖淮卿共晚飯。飯後，令巡捕率房吏持帖送卷箱於道署。已而
持回，云道署書吏均已歸家，無人收管，請俟明日再送。闈墨補刻已齊，詳校訛誤，令其改正，
及印樣本來，訛誤多未改動者，筱蘇大怒，痛譴之。晚與致堂談及寫扇款事，致堂願代余勞，期
以明日。惟明早卽須爲各當道送禮，不能再遲，燈下勉強自寫扇款七枋，尙可支持。惟許久始書
一枋，而瀾字右一直筆甚覺費力，往往一筆未能送到，手卽欲戰，須少停再接寫之，亦云苦矣。
服藥。李明除視疾外，終日未起，服黃老師藥。
十一日。辰刻起。步履微覺輕便。仍命巡捕率房吏持帖送卷箱於道署。未幾來言。須先送撫署，
由撫署送道，由道送司。乃易帖命送撫署。考試事至此始畢。請致堂來書聯款十餘副。送中丞以
下各官禮物凡七處，收送禮物，另有簿詳記，茲不復贅。致堂午間有事未來，余自書聯款十餘
副。係送房官收掌諸君者，一概行書。寫扇五枋，並填款新添之十八扇均寫畢。岑秋送來代擬致
制軍信稿。闈墨一律改好發印。貴州公事無一不疲玩，就闈墨一事而論，非筱蘇怒譴之，恐尙未

辛丑日記

一五五

辛丑日記

一五六

六二〇

去歲潤泉
出都遇夏
於途結伴
同行深相
相依夏麻
相合夏麻
哈州人治
為潤泉適
下其兄名
同癸乙西
拔貢又西
年誼又有

劉春沛年
四十餘已
卯科始鄉
試今已十
次矣祖
邢端之辛
名士義第
亥鄉試第
一鄉試第
周灑之弟
沉甲午會
試出少開
叔門下今
伊又余所
取中何與
華氏之有
緣也其尊

能刻竣也。門生來見者三人，何增崙、錢瓊、劉昭漢。李明仍請黃老師診視。發棧之橘紅八言聯均棧好送來。藩臺送余等燒豬二，一品鍋二，酒八瓶。以一分公送兩巡捕，其一分約致堂來共食。將岑秋所擬信稿交致堂，煩其代書。晚間楊筱元世叔來談，送余虎骨膠一包，因余疾或須用此，從夏殿撰同蘇令叔處尋來，膠為夏所自熬，較購諸藥肆者佳。臬署家人送來上高熙亭前輩稟一件，送余方普洱茶四塊，云從雲南購來著，尚非贗鼎，留之。服藥。天陰微雨。

十二日。辰刻起。步履如昨。書聯款十八副，新棧者皆畢。大挑知縣外簾受卷官蘇曉泉桂芬雲南

人來見，談許久。致堂將魏制軍信寫好送來，又代書扇款二十餘分。門生來見者五人。黃寶森、

何照賢、邢端、周灑、劉春沛。送省城各官聯扇十四分。致堂為藩臺喚去，尚有未書扇款數分，

余自書之，而手居然不戰，若非作楮，尚不知疾之輕減也。趙秀升前輩來辭行，並送來程儀及天

生黃、茯苓、雞縱菌、野苧薺粉四種，云明日回任，延見之。談許久，問明日果行否。答以未必

然，至遲不過十五。索闌墨，尙未印得，許明日送行帶去。首府嚴紹光來談良久。公讌日有菊花

魚羹，筱蘇以為美，昨與致堂言之，致堂今晚特備以餉余等，並約濟丞來同食，食畢，友琴適

至，談甚暢。出天生黃，茯苓請友琴視之，茯苓共四團，喻趙兩君揣測各團斤兩，互相爭論，命

僕稱之，各有得失。友琴亦浪穹人，因秀升前輩所贈之天生黃太少，又從友琴乞之。友琴云尙存

人名錄晉
乙亥舉人
濟承言張
學雲南差
學歸時至
鎮遠買舟
將舟價及
火食一切
按站均分
每站該銀
若千載外
溜單此取
一無所取
船到如數
付銀開船
既行銀延
時不日能
亦不索藉
端需索沿
途州縣皆
便之可以
照辦承等
以任承爲
本任煩遠
縣信煩其
寫信知照
署到待余
等辦之時
法辦之時
又言解元
余沅芬家
極寒以資

署中，然相距不遠，令人往取，兩日可至也。友琴言浪穹有潛龍菴，爲建文入滇所居，傍有二冢，乃從臣死而埋骨者，有人於菴中題一聯云，祖以僧爲帝，孫以帝爲僧，彈指迭興亡，法席難追皇覺寺；君不死竟歸，臣不歸竟死，撫膺悲宇宙，梵鐘莫認景陽宮。談至子初始散。服藥。天終日陰。李明服藥無少效，仍終日不起。張順因日間趙秀升前輩言天生黃治久瀉如神，請令服少許，余以其近日所服皆補劑，或者有效，乃傾二三釐與之，令以滾水送下。

十三日。辰刻起。疾見輕減。將外寄聯扇檢齊送府署，託爲分寄，其中有十三分新裱之聯，粗劣不堪，並託首府代函告歉焉。送省城各官聯扇九分。送禮之事皆畢，共計省城所送三十分，外寄二十四分。致堂來言，有事須到清鎮一行，午後起身，明日即回，各上憲處均未稟知，如見面，幸勿言，允之。取宣紙十張並裱好未書之聯，共煩曹竹翁寫對十二副，屏八幅。出京時，少蘭叔囑代煩竹翁屏四幅，對一副，余自求屏四幅，對兩副，餘爲送戚友之用。寫籤貼齊，飭人送臬署，並將潤泉聯扇一分，送交筱元世叔帶往。催取闈墨，送來四十本。午後，出爲秀升前輩送行，未見，各送其闈墨十本而還。門生來見者三人，胡宗崙、周械、周樹杰。自到貴州，以紙求書者絡繹不絕，以病故未能握管，皆束置之。今病小愈，乃取出陸續書之。本日書紈扇八枋均畢。服藥。李明服天生黃，似有小效，仍令服少許。天陰，夜半雨作。

辛丑日記

一五七

辛丑日記

一五八

六二二

符告竭不
試而歸去
省之夜忽
夢有人為
其首以爲
佳朕稱貸
復回解裝
逆旅已而
則其招牌
三第也榜
發竟領名
然則功說
前定之歛
信有之歛
周械丁西
拔貢與實
甫同其
學人印文
瀾乙酉拔
貢與余同
年周樹杰
亦丁酉拔
貢

彼蘇送葛
八色送李
聯扇

十四日。辰刻起。手足俱覺輕便，惟左手尚作楚。寫折筴便面等。調署首縣本任龍里縣陳杏圃价南人壬來見，談許久。特補備聯扇一分送之。昨錫麗堂明公送余等一品鍋，蒸食四盤，未食，今早以其肉包爲點心，飯時始食一品鍋焉。余等各送黃吉裳年伯閣墨二本。李明病不見效，心中發熱，又有藩署人薦一醫來，所用仍多燥藥。適岑秋來談，令其來就診視。數日未見，而面目枯黑，步履蹇澀，大不如前，甚爲可慮。岑秋診得脈已八至，恐難見效，勉立一方，皆滋陰之品。即令舍彼服此，冀僥倖於萬一。述之來談，問其夫人何疾，何時仙遊。則病痢已久，八月初六日伊入闈後即已化去，家人以其在闈中，未報伊知，得便問之，則以見好對，出闈始知之。幸有多年如夫人足以部署各事，不然，女孱子幼，送死治生，誰其任之，他鄉遠宦，難可知矣。述之已報捐知府，惟無力引見，乞余等見各大憲爲之說項，調一優缺，允之。至暮未見致堂，遣人視之，尙未歸，以爲竟不歸矣。無何，致堂來談，果不失信。煩供給所爲李明製棉袴襖一身，以備不虞。寫對聯屏幅十數事。服藥。天陰夜雨。李明服岑秋藥，尙安靜。

十五日。辰刻起。送李巡捕禮八色，摺紳、對聯、折筴、扇套、眼鏡合、襟襖、刀箸、金頂；葛巡捕則僅送聯扇而已。吳襄山同年送來程儀，補送聯扇以報之。余等送聯扇至知府而止，候補府之奉差於外者均未送。州縣除收掌八房首縣供給所外，惟有淵源之實缺者送之。輅路所經，鎮遠

共三十七
人官銜名
號另有單

縣與府鎮同城，此送彼否，見面時似難爲情，亦送之，餘則概不驚動。襄山雖同年而尙在候補，故先未送也。江南會館，一名九華宮，在東門外里許，爲上下兩江宦遊者之公所，中祀范文正及朱子。每年九月望日有朱子會，同鄉於此演劇飲酒。今日適值會期，於是江南同鄉二十二人，已遷他省之原籍江南同鄉十五人，公譙筱蘇，並約及余，余遜謝之。嚴紹光曰，吾知爾原籍無錫，亦同鄉也，何須謙讓。因問作主人之原籍江南者大約皆何時遷出，則遠近不等，若戴鏡湖、朱淮卿、陳杏圃、蘇曉泉諸君之籍隸雲南者，皆明初遷出，然則余家嘉靖年間始到天津，原籍本家至今往來不絕，譜系且刻自無錫，支派輩分歷歷可考，與論同鄉，誠不爲牽強也。午後，筱蘇有事，先到府署，余亦同往。談許久，約伊同行。既出，余等便道答拜陳杏圃，未見。及至會館，紹光已前至矣。降輿，先謁朱子，行二跪六叩禮。地鋪尋常拜墊，僕從亦未扶掖，雖覺勉強，竟能成禮，疾之輕減，於此始知。至敬止堂，文官紹光爲首，武官徐月亭爲首，以次相見畢，乃坐而觀劇。其調在秦弋之間，科白關目，多不可解，衣冠簾幕之屬，皆破敝不堪。聞貴州之劇只於如此，無更佳者。然價值甚廉，堂會名目最大，一日夜所費不過五六金，他可知矣。良久乃入席，筱蘇以在伊館，讓余首席。酒初進，發加官，賞制錢一百。將終席，又賞伶人制錢四千。皆主人傳語令自備者。更餘始散歸。會館基址闕拓，聞其中亭池臺榭，結構極佳，惜爲時太促，又

堂上布席
去戲臺遠
酒半移廬
前始見廬
山真面

辛丑日記

一五九

辛丑日記

六二三

辛丑日記

一六〇

爲衣冠束縛，未能遍覽其勝耳。敬止堂之側有張公祠，所祀乃前雲貴總督銅山張公基也。寫聯條十數事。服藥。楊筱元世叔來辭行，燈下談許久。天終日陰。李明今日服藥，不如昨日，二煎下咽，全行吐出。每易一醫，初劑見效，再服則否，爲病家所最忌，疾其不可爲矣。朱順終夜未歸，不知何故。

十六日。辰刻起。晴日滿牕，霧消雲斂，爲移居監臨堂來初見之景。寫對聯數副，八房所煩者皆畢。召朱順來責之，伊口雖剖辯，而其氣甚餒。張順等又爲李明請藩署所薦之醫，病勢至此，已無可如何，聽伊等所爲而已。未幾醫來，開方仍如前日，謂諸僕曰，服吾藥後，可以瘦豬肉作糜食之，伊卽思食，兩三劑後，定必痊愈。張順持方來告余，余冷笑置之，曰肉糜待上供耳。午後，張翼卿觀察殿勝來，言前因抱病，甚形疏慢。談許久，從之乞肉桂焉。今日內收掌及八房公宴余等於翠微閣，並約致堂。早與諸君言明，大家便衣。預煩致堂代借三人肩輿二乘。至時，令僕從乘馬先行刻許，余等始升輿，簾幕悉垂，屏儀仗，不聲礮，不鼓樂。出南門，折而東約半里許，過浮玉橋，穿涵碧亭，而至萬佛寺。入門，升階十餘級，爲觀音閣。循閣東行，越門兩重，至翠微閣。茶罷而起，憑欄四顧。閣下有水曰南明河，彎環如帶，水聲琤琮，對岸三峯鼎峙，屹若屏風。河干居人數十家，臨流結屋，高下參差，綠樹陰濃，扶疏掩映，遠望若畫圖然。久之，乃

萬佛寺有
佛一上下
左右皆有
小佛擁之
不啻千百
翠微閣先

只一問陝
曲不足布
席乙未年
經嵩書農
中丞重建
途煥然改
觀詰嗣慶
博如(珍)
書有聯額
字甚瑰異
閣中懸範
孫一長聯
對之如神
其適餘時
俱多皆惟
尙手筆三
人微閣三
翠額則阮
字達公八
文書也中
分名嵩崑
滿州人前
貴州巡撫
與丁卯年
伯嵩祝三
宮贊(响)
兄弟也

相與至翠微閣後及觀音閣等處流覽一周。聯額甚多，不能悉記。是時致堂始至，乃同步出寺門，復過浮玉橋，至丞相祠堂，肅瞻諸葛武侯遺像。左右陪祀者九人，前明二人，國朝七人，皆督撫之卓著者。只立木主，無像。殿隅有一立像，短服蠻裝，神采奕奕如生，則武侯南征時投誠之蠻酋濟火也。祠與鄂文端公爾祠相接，出西角門，卽至鄂公祠。祠宇荒涼，染人於此染布。廊廡之間，懸布幾滿。庭中有碑，亭鑄御賜祭文，字半模糊，不可盡識。既出，仍過浮玉橋，至甲秀樓前，觀鄂文端及勒保征苗紀功鐵柱。柱凡二，皆六棱，圍三尺許，長約丈餘，鑄有銜名銘詞。樓下正中有額，書鄂公登樓七言二絕句。左右壁間題詩石刻約有十方，皆詠鄂公之功及和二絕句者，樓凡三楹，久未修葺，故未登眺而返。設席暢飲，賓主十二人共兩席。戊刻酒闌，撤席茶話。皓月東升，萬籟俱寂，風景尤佳。筱蘇昨翻閱門生手版，見邢端之帖並無黑皮，且另頁有書姻愚弟某頓首拜者，有大書邢端二字者，以其少年得意，如此隨便，實爲驕盈之漸，特攜來示其房師朱淮卿，令訓導之。濟丞言，有同鄉候補都司王鶴亭，洪爲前任巡撫王魯香毓之族姪，現擬攜眷回里，願自備資斧，與余等結伴同行，未知可否。余等許諾。各房煩書之物均帶來分繳之。來時逆知歸必不早，令將小轎昇回，易大轎帶燈來接。時已畢至，遂與致堂同歸。致堂旋復來談，李明氣喘汗出，呼之不應，勢已垂危。前日筱蘇見其病劇，以所居爲提調監試之室，恐有禁

辛丑日記

一六一

僕可在學
國府度行
明春再行
返津其後
蘇云其代
余籌畫可
謂周至矣
鶴亭自本
日見後每
日必來一
二必似欲
効勞者余
等因託其
購物一二
種

某科貴州
考官顧公
(奎)卒於
貴定江蘇
人也紹光
以同鄉故
由省城收
棺送往還
鄉所用身
途州縣一

如其言，令高福傳知之。服藥後眠，已丑正矣。

十七日。辰刻起。以銀二十兩交致堂託為李明代購棺木。致堂帶余僕一人往閱視數處，論價良

久，始以十八金購得一具，已漆過者，尚須漆裏。致堂又言王鶴亭事，告以濟丞已經言及。已而

鶴亭來見，談許久。去後，筱蘇與余言，鶴亭家黃岡，歸途必經漢口，柩船若託伊照料，則無須

派人往送，省事多矣。伊地方熟悉，辦理必能妥善，特未知其肯否，俟與濟丞，致堂商之。門生

鄒翼來見。候補縣馬敬齋，安禮四川人筱蘇之同年也，十餘年未得一差，光景甚窘，曾乞筱蘇向

兩司為之吹噓，今送筱蘇禮四色，送余亦同。余欲卻之，筱蘇以為不可，因擇其輕者受之，收竹

參香菇二色，府綢普茶璧還。余等本定二十日起身，以李明死，須料理之，不及檢理行裝，乃改

於二十二日。筱蘇令余往見首府，言明起身改期之故，並請其為沿途州縣寫信，令備舁送靈柩之

自省城至鎮遠一路

夫。午後到府署，見紹光言之。紹光謂僕從之柩，不宜驚動地面，自僱夫役，一切在內，亦不過四

五十金，伊曾辦過數次，當為代辦。隨即飭役呼夫行來告之。夫行索百二十金，紹光怒不允，請

余先行，辦有眉目，即來告。遂辭出，便道到馬敬齋處投刺，未見而還。高福言，鎮遠隨來夫頭

願送柩至鎮遠，共索四十三金，二十八日準到。余謂俟首府來信再定。向夕，首府遣人來告，已

與夫行講明，共需六十金。余以相差太多，呼來人入，告以此處有索四十三金者，歸稟貴上人問

辛丑日記

一六三

辛丑日記

六二七

辛丑日記

一六四

路耽延逃
遁百弊滋
生紹光故
受其害主
謂余曰況
考且然若
他人平恐
不自北京
君到未也
極尚未到
鎮遠也

時趙仲
瑩同來
談許久
近亦患
消瘦之
至

之，彼行能如此價則用之，否則舍彼用此。唯唯而退。視其人非僕從，似隸役之供奔走者，恐其語焉不詳，擬再遣高福前往，忽聞人語嘈雜。問之，則夫行也。蓋兩處所議，實一行，伊等預未關會。故索價參差，因而互相責讓。然則趁此即可定歸畫一，不必再往府署矣。令高福與議，而鎮遠夫頭定索四十五金，謂前索之價同人怨其折閱，特加二金，不能再減。遂令寫收管來，準於二十八日送到，遲一日罰銀十兩，十九日清早首途先付銀四十兩，餘五兩到鎮遠再付。趙友琴送來天生黃一小罐。張翼卿送來肉桂一段，重一兩有餘，其薄不過分許。首府送來先正讀書訣二百部，書目答問，輜軒語一百部，言爲日太促，書目答問，輜軒語篇數甚多，未能如數印成，各得一半可也。晚致堂備肴，約胡衢農、喻濟丞、詹介亭來與余等共酌。余服衢翁藥已九劑，因請再診，改藥兩味而已。謂以後須常服丸藥，待擬一方送來。濟丞又煩書折筮一柄。與濟丞、致堂商託鶴亭帶柩到漢口之事，二人均以爲可。衢翁言，黎平府屬有變苗者，亦苗之一種，凡婦之少艾，若尻際生尾，不出三日必死。死後葬山中，越三日必復甦，破棺而出，走歸其家，操作如常，亦識家人，唯力大於昔，不言不食而已。若過七日則害人，故家人於其歸也，輒諷之使去。不從，取雞一頭以示之。彼見雞，思攫人，故持雞而走，彼必隨而逐之，誘入深山，然後放雞使飛，彼逐雞而往，遂不復知返。久之，變爲彪，出食人矣。然惟少婦有之，老婦及男子則未聞

府者之無
花者正價
銀有四兩
錢有以者
倍之以其
值太昂只
購無花者
雄精斤四
五錢不精
以工之精
粗爲差
煩曹竹翁
所書對聯
屏幅均寫
就送來

也。有生尾而死者，家人慮其爲害，以石棺斂，使不得出，其魂卽至家爲祟，不令少安。此真事理之不可解者。談至二更始散。天氣清朗，月光滿庭。送客出，在至公堂前步月良久。李明仍未收斂，問之，則以今日犯重，不宜對。何禁忌之多也。仍服未改方之藥，改方時，藥已煎矣，至今日共十劑。

十八日。辰刻起。促將李明收斂，置之僻所。購府綢四疋，雄精器皿三斤餘。趙友琴來辭行，言明日回任，見之。學使遣人來，問何時得暇，擬來談。答以請在署候，今日余等必到署辭行也。馬敬齋便衣來談，此時尙着大衫，自道困苦之狀，至於流涕。宦海無邊，前車可鑒，求官者勿徒作得思想也。今日本擬到各處辭行，乃爲匯兌事糾纏，竟未得出門。黔省匯號只兩家，百川通，山西人，天順祥，雲南人。致堂先與百川通議，匯款漢口，每百金需費二兩五錢，天津尙不能匯。一日，百川通同人郭姓者來拜余，言天津亦可設法匯兌，惟每百金需費六兩，余令仍與致堂議之。致堂數日來屢到該號與議，今姑議定匯漢口費一兩八錢，天津則必需六兩，不能減，且款項不能見信卽行全繳，須分數次繳清。余以匯費太多，又不能剋期到手，擬交筱蘇匯至漢口。筱蘇家有錢店，由漢口到上海一節，可由錢店撥帳，無所用費，到上海，則易爲力矣。筱蘇亦以爲然。今日郭姓者來，將平銀矣，致堂與言，此處乃庫色足銀，票中必須注明於漢口兌付估寶實

辛丑日記

一六五

辛丑日記

一六六

六三〇

紋，方足相抵。蓋漢口估寶有升批之說，如五十兩之錠公估局批升三錢則於原重外加二錢算注明實紋，則就重論重，無論升批若干，皆爲我有，該號不得沾溉矣。郭姓謂黔漢匯票向例無寫估寶實紋者，但寫估寶銀，自無加算升批之事。致堂不許。郭姓請歸商之，遂不復至。已而天順祥同人陳大章者，從致堂請匯此項。致堂復以估寶實紋爲言，對如郭姓。致堂不許，亦請歸商之。未幾復至，言改寫匯票，實難從命，無已，請減匯費爲一兩四錢可乎。致堂仍不許，遂去，亦不復至，而時已暮矣。致堂計無所出。筱蘇曰，彼既減費四錢，卽令升批加算，每百金所損不過二錢耳，不如遂許之。乃夜召陳大章來定議焉。書聯扇屏幅數事。筱蘇前交折箋二枋，令作楷書，亦一律書畢。於是淨洗筆硯，不復書矣。服藥。天氣晴暖。

夜夢初醒
室中忽然
風起器物
震動竹席
地舖行席
似人喝問
其應者舉
帷視之殘
無所見諸
僕皆起燭
之各室門
無形迹乃
非宵小諒
復眠蚤起

十九日。辰刻起。李明之柩啓行，拆牆出之，令張順送之城外，致堂患感冒，力疾往天順祥監視平銀。余等令范和、高福二人攜銀從往。筱蘇匯三千金，余匯二千八百金。該號按善後局平，以制錢穿成五十兩法馬一，此收彼付，俱以爲準，用紙封固，交去人持回，帶至漢口用之。票一紙，但注估寶銀若干兩，加算升批與否，聽之而已。余將票與法碼均交筱蘇，清單一紙自存之。巡捕李範吾託寄信二件，土物三種，一交陳玉蒼京兆，一交林廉孫農部。陳癸巳典試來黔，伊會充巡捕，林則其表叔也。並交銜條一紙，云古州釐金現在出缺，乞向藩臺說項，委伊接辦。未初

彼蘇問深
夜爾室尙
有人擊眼
有遇也具
何之故從
告之其李
蘇曰其李
明來辭行
乎
電報局在
撫署大門
內東偏爲
潘企管辭
行未見令
跟役交其
發津電報
底一紙計
共二十字
曰天津鎮
署西華叔
明二叔
起身李明
十六夜病
故觀

出門辭行，見撫、藩、臬、糧道黃、候補道張、首府嚴、餘均未見。見中丞時，交趙輔臣，承述之銜條各一紙。見方伯時，交李範吾及吳襄山同年轉託之郎遇盛銜條各一紙。兩處均代致堂求情。見學使時，謝昨日失信之過。到來鶴樓一視。樓在客廳之後，地勢高敞，可以眺遠，學使書房，卽設於此，學使言及鮑福從行事，允之。談間，偶及其視學陝西時事，據云，陝西學署，在三原縣，距省九十里，國初本在省城。年羹堯督川陝時，以撫學兩院鳴礮與己同，禁之。而學使考試必有號礮，獨不肯從其禁。年惡之，乃託詞奏徙，至今因之。筱蘇因言，各省學院，向惟知江蘇，安徽不居省城，今知陝西亦然，可成鼎足矣。見張翼卿觀察時，謝肉桂之贈。據云，安南桂有二種，清華桂爲上品，猛桂次之，昨奉送者乃猛桂，清華桂不易得也。問何以分別，伊言清華桂皮肉之交必有絲紋一道，或紫或黑，其色不一，猛桂則無之。服肉桂之法，以滾水泡之，俟涼而服，畏涼則溫服，斷不可熱服，熱則作燥，涼則較熱服見效加倍。收藏之法，須取食力人汗氣汗透之小衣裹之，取其汗氣以養桂，不可嫌其垢而洗之也。昨聞臬署有紫泉，如廉訪有喜慶事，水必預泛紫色，故名。心異之，今見竹翁請觀焉。聽事西偏有池，大可數畝，殘荷在水，莖葉離披。近廳處有小橋，竹翁指橋左謂余等曰，此卽所謂紫泉也。過橋有亭數所，多殘破，惟夢草亭尙可觀。亭凡三楹，迴廊繞之。亭外一聯云，好邀佳客來題句，共趁春時一補花，爲林贊虞年伯

辛丑日記

一六七

辛丑日記

六三一

辛丑日記

一六八

年網所題。夢草亭三字橫額，則黃讓翁手筆也。池荷猶贊翁所植，夏間花開並蒂者二，贊翁以為佳。朕，未幾，果開藩雲南，然則只應其一，其一當為竹翁兆耳。見首府時，問印書需費若干，則曰奉送不取直，余等揖謝之。又言提督何東山之孫居然中舉，伊家從來所未有，已為寫信，令其多送程儀，制臺處吾已去電報，問送幾多，俟有回電，當即墊送。辦事如此，可謂直爽之至。歸後，胡衢農世叔送來丸藥方一紙，致支繼師信一件，炭敬三十金，託帶交。晚間鮑福來謁，年四十許，令明日來此幫忙。天晴而暖甚。出門時，在輿中扇不停揮，汗仍涔涔下焉。服藥。

企曾言昨
接乘行在
電乘與已
入河南省
城境

與懷學談
及算學伊
已入門但
未深造耳
然非範公
造就之力
不至此

二十日。辰刻起。鮑福來，令同諸僕檢理行裝。方伯黃張蔣三觀察同來。中丞來。廉訪來。曹竹翁年未六旬，以久病，頗形龍鍾，步履遲緩，今日送出升輿，輿已肩起，一足猶在輿外，幾乎傾倒，潘企曾來。徐月亭來。榜後門生來見者三十九人，今公送余等土物各十色。來見而未列名者五人，周械、劉春沛、靳光璠、張紹鑾、劉昭漢。列名而未來見者一人，呂啓瀛也。午後陳杏圃來。門生劉熾昌、王懷彝便衣來，送余等石搗經世學堂章程各一份，寄範孫一函，內亦學堂章程，請余帶交，緣範孫去時尙未刻成也。龍益三同年友松江西人乙酉舉人大挑知縣送來程儀，先未送伊聯扇，今已趕辦不及，竟無以報之。天陰微雨。昨辭行未遍，擬今日復出，以送行者絡繹不絕，天又陰雨，巡捕云，親到亦皆不見，無妨差帖，乃遣人持帖而往，然於心終歉然也。李岑秋來。朱淮卿

刑端榜年
十六歲實
年十九歲
芝珊今年
歲考取進
之新生也
賞貢院各
項當差人
役共十金
令巡捕葛
分給之

劇名錢字
希彭浙江
人順天籍
與後遊覽
榜院一週
以疾未愈
不果今將
去矣此願
終未所見
僅錄如左
者錄如左
衡鑒堂五
檄前堂皆
有廊中爲
會客聚食

來，持來刑端手版，請將前帖換回。據云昨遣人喚伊，伊今早來，已訓飭之，伊深自引咎；蓋伊初來見時，只備紅摺三個，到號房始知須用兩份，倉卒間誤信號房之言，遂以舊帖補數，以爲衙署中人當知規矩，既曰可諒，無不可也。余等謂因其年少，諸事宜虛心，不可自作聰明，故介君懲戒之，庶此後免於獲戾，師生誼重，本無所苛責，帖不必換，可將手版還之。此外送行來者尙多，均謝未見。惟王彩臣同年便衣復來見。余託帶交劉荔孫一信，購皮果盤珠合等數事。致堂今日已愈，晚來談，至丑初始去。服藥。

二十一日。辰刻起。數日來疾大見減，惟左手尙微腫痛，學署送來小箱竹籃各一，煩帶河南省城，交準補杞縣正堂蒯。如 鑾輿回京，不到河南省城覆 命，則於到鄭州時，託州尊轉寄。已而芝珊來，又交信兩件，一卽蒯信，一帶京交南豐館趙，如趙不在京，卽交朱艾卿同年收閱。楊仲三戴鏡湖同來。延見之頃，前以世愚姪帖來拜之楊兆麟亦便衣來見，其人甚猥瑣，不類世家子弟。前云二三日卽赴雲南，故榜後未曾往拜，何以至今未行。其官已保至道員，分發廣東，且兩次出洋，何以並衣冠而無之。不拘形迹，是必交誼甚厚也。而實毫無淵源。妄爲大言，或者藉以招搖也，而實無所請託。如此君者真令人不可解矣。行裝今日必須束齊。而供給所習於延玩，凡油紙麻線之類，每索一種，必閱數時之久而後應付，又必不如數。聞墨題名錄至暮亦未送齊。紅白楨

辛丑日記

一六九

給所右各房
聽差又各房
再前又各房
再階十數
柵左右皆
級舍矣號
舍之門又
外則明門
樓而龍門
而大門照
門外有照
壁院甚寬
敵設亭四
約是點名
之明轅門
即為國取
士兩坊與
賢等來行
街往來無
人行其中
別徑也號
舍西皆三
十有四不
則多有以
等間者三
四監試以
有等居占
調也號舍
直達內廢
兩旁亦西
偏多而東
少東偏房

已出城候送，恐余等遲行，各憲將以供辦行物未備歸咎於渠也，余等不改行期即爲此，今聞其言遂從之，乃留二僕待楨同行。余等升輿，出南門，至接官廳，中丞、學使、司、道、府、縣俱集焉。入而少坐復行。不數武，楊兆麟又便衣來送練軍統領及三營官亦於武官廳候送，又入一茶而別。既出，候補州縣以下江南人及房官六人介亭未至皆立送於道左，降輿答揖，諄託濟丞岑秋二人校對鄉試錄，立談片刻復行。不半里，各營哨弁列隊道旁，約長半里許，皆鵠立而送，但於輿中拱手而已。去省城十里至圖雲關，門生二十九人假關帝廟公設祖餞，入飲酒三巡，別而行。道遇卸篆下江通判楊霽初，煦榮湖南人乙亥舉人與筱蘇有世誼，昨以事干筱蘇，故候見於此，余亦降輿揖之。去圖雲關五里至龍墩鋪，馬敬齋候送於此。節節周旋，直至申初三刻，始抵谷腳塘飯尖。今日天晴寒減，而行館已設烘爐，令撤去之。申正二刻復行。十五里天色已暝，戌正始抵龍里縣。大令聯星三魁沿途飭人備火炬相待，昨逆料及此，囑首縣函告之也。行楨僅到十餘擡，臥具未到。星三適在行館，從之借衾枕焉。至丑刻餘楨不至，乃眠。

二十三日。辰刻起。楨猶未至，乃留居龍里一日以待之。未初始陸續畢至。問何遲也，則余等行後，致堂亦去，並未代爲料理，家人自往縣署催夫，下午始克成行。行三十里，天已昏暮，遂投旅店宿焉。僕從言誠不足信，然以痰合一事例之，非盡譎言。筱蘇怒致堂行不逮言，作書諷之，

辛丑日記

一七一

辛丑日記

六三五

辛丑日記

一七二

官室後向
有內院
堂也
堂後院
而已
晚間分
房吏送
寫就鄉
錄請校
而閱之
誤甚多
並未寫
倉卒間
對不詳
還之令
律寫畢
送六房
房兩位
校於房
吏求賞
彼蘇共
三金乃
鄉試錄
送爲求
計也

行與中
合一只
不見後
謂下暖
不此物
時不可
之弗得
堂許爲
人往橋
店

余亦列名焉。哺時，答拜龍里文武官四處，唯入縣署與星三談許久。既而星三又來謝步，因言曹致堂於所領供給之款，私匯六千金回籍，而聲言賠累數千，事事減刻，不循舊章，故上下無不怨之者。有普安文生黃興德，貴筑武生蕭同春等公遞一稟，條陳黔省事，大旨以練團兵，設文武學堂爲主。據言黔中煙戶共有七百萬家，每家日出錢三文，歲可得七百餘萬串。余等以其所言團兵額餉學堂膏獎之數計之，歲需錢五百萬串，其餘以充團營及學堂公費。自無不足。乃見二人，叩以黔省煙戶果否實有其數，二人皆隱約其詞，蓋皆好爲大言者也。因將其條陳還之。晚間星三送來家信一件，煩帶京交其少君。天氣陰晴不定，夜微雨。

二十四日。卯刻起。微雨，少時即止。辰正夫獨未齊，余等乃先行。星三送於城外，並派兵丁四人隨行。二十里踰一嶺，曰雲頂關，上下約二里許。來時不知其名，故未詳及。午正尖新安塘。未初復行，汛官鄧明仁送於道左。二十餘里至牟珠洞，來時未遊，今入視之。洞前有廟，廟外有亭，爲行人往來憩息之所。入亭降輿，拾石級數重而入廟門，又十餘級而至佛殿。殿後因山爲院，又拾數級而入。右行數武，遂至洞口，廣八九尺，高可丈餘，當門有石一莖，下柱於地，上鑄觀音小像，香火奉之。洞內石骨嵯峨，上竦下垂，其形不一。老僧指以相示，若者爲懸燈，若者爲倒瓜。若者龍矯首，若者象垂鼻，其名甚夥，不可悉記，然皆不過略具形似而已。再進則昏

索取追送 至谷脚塘 至蘇日如 趕不及里 送不龍里 縣致堂曰 斷不致若 是之遲君 至谷脚塘 時必送到 也而已寂 然也而已 到谷脚塘 見范和手 執水席與 一夫問之 則差紀託 爲代發者 昇夫二百 餘人所費 飯之不少 爲不少矣 前科傳帳 之開銷多 者致堂竟 斯去數頁 以滅迹不 封印花不 合弗顧也 亦星三云 哨官楊通 富亦來送 兵丁即營 統撫標營

暗不能辨路，有人秉炬前導，復入數十武，以次而高。聞其深尙有一二里，必須猱升而上。余等畏其滑澀，且恐耽擱程途，乃廢然返，老僧淪茗相款，少坐而出。酉初三刻抵貴定縣。大令石鄭卿同年郊迎如初。抵行館後復來談，因行槓未到齊，請其派人持火炬迎之。晚飯約鄭卿來同飲。飲畢談良久。其姪孫年七八歲，亦來嬉戲，與之同歸。更餘張全始至，言有十餘槓尙在二十里外，終日天陰。夜復雨，微寒。

二十五日。黎明槓始畢至，即起。擬早行，而鄭卿適至，言今日山程艱遠，槓夫終夜未息，筋力已疲，請汰盡其孱弱者，更易壯夫，發槓先行，君等留此一日，則行槓自無後至之患。余等從之，乃發五十槓於今日先行，鄭卿派役護送，余等亦各遣一僕隨往，仍留載臥具及隨手應用等物十六槓明日同行。余等共六十槓，餘六槓乃王鶴亭物也。鶴亭與致堂同鄉，故致堂代爲辦槓，雜入余等槓中，圖省自省至鎮遠之費，至龍里時始知之，然木已成舟，未能燭照於先，何貴察察於既，且其人尙未來到，勢不能委而去之，惟有含忍而已。城中有蘭皋書院，鄭卿約余等往觀之。飯後往，鄭卿先至，淪茗以待，并召齋長喻善臣茂才相陪。書院爲同治七年所建，中祀王陽明先生，地勢甚高，當門一覽，城內外歷歷在目。城以石爲之，隨山高下，周可七八里。城中居民千餘家，較龍里幾兩倍之，惟城北居民差少，隙地尙多，由書院至縣署答拜鄭卿。鄭卿具筆墨乞書楹

辛丑日記

一七三

辛丑日記

六三七

兵也 有細果紅 若胡鮮 妍奪目 山皆折一 與夫折之 枝來視之 木本而尖 葉枝間多 刺如棘而 狀如粗而 較櫻桃尤 小詢諸識 者蓋萬餘 糧也凶荒 以歲可荒 若太激烈 無以對曹 喻二君亦 與許伊同 行之初心 相刺謬一 書院門條 有柿樹一 株葉作紅 色絢爛可 觀在省聞 致堂言始 知子溶之 亥甫為辛 兄弟也因

聯。俄而閣署之人皆以紙來，並有代武營煩書者，余二人更代書之，至暮而止，猶未盡也。其姪孫亦以一扇一紙乞書，筱蘇為書橫幅，余為書扇，歡躍抱持而去。署之東偏有亭曰環山亭，建於小阜之上，鄭卿導余等登眺，其高與書院等，徙倚片刻而下。在署晚飯。鄭卿言此為新城，因驛路所經，故移縣治於此。舊城在新城南五十里，至今猶稱舊縣也。鄭卿飲虎骨酒，余索飲數杯，陶然而醉。戌刻歸。登牀酣眠，閱時方起。鶴亭今日已到，來談許久，竟不知也。天終日陰。二十六日，卯刻起，鄭卿來談，與約在此揖別，切勿遠送，我輩無庸虛文也。辰初行，鄭卿仍送於郊。四十二里，午初三刻尖於黃絲塘。未初復行十里，過西陽驛，平越營哨官迎於道左。又十八里，申正二刻宿馬腸坪，平越州牧瞿子濬以州考未至，昨日先行之楨宿黃絲塘，今午至此，以驛紀倉卒雇夫不集，不克前進而止。蓋在省城瀕行時，造楨未成，不知需夫若干，首縣預備長夫百七十名，及楨成而夫不足，乃現雇短夫五十名，初日行楨起程所由甚晚也。短夫每站更替，而沿途又無夫行，須遠募鄉夫。年歲順成，鄉人不肯輕出，故一時難集，若楨早報齊，則盡用長夫，各縣省事多矣。是皆曹致堂一人之過也。終日天晴而暖。二十七日。黎明起，即令催夫。卯正三刻，楨發已畢乃行。曉霧未收，霏微如雨，咫尺而外，不可辨物。已正尖於楊老塘。哨弁周文麟，陳文謨郊迎如初。到行館後，周來見，並派練軍四名護

於聯屬款
加此字未
來見恐彼
得未從耳
謂何從耳
潤泉少余
一歲竟已
留髮然面
目間絕無
老氣望之
三十許人
耳采九與
潤泉同歲
雖無鬚而
老蒼多矣

範孫日記
載甲午科
主考入信
玉屏差前
底稿有前
站明四金
暗四金云
云彼時範
僕隨吳棟
軒前豐來
點檢知之
今所多之

送。龍里之兵乃辭歸，余等共賞洋二元。午初復行，周又郊送。途遇雲南迤東道聯陔赴任，遣人持帖來請安，云未具衣冠，即不下輿矣。已而兩輿相遇，拱手而過，申初一刻抵清平縣，郊迎者四人，大令黃采九，鳳祥候補州判署典史周著原，外委謝仁厚，其一人則楊潤泉也，到行館後俱來見，延見黃楊二人，談許久。薄暮復約二人同來晚飯。飯後采九先去，潤泉留談，因取其履歷手版還之，良久辭去。二更後復來見，余延之臥室，告以已代寫銜條，諄託方伯，方伯見銜條，深加獎許，又與臬憲談及，臬憲尤為垂青等語。潤泉亦問天津一切事甚悉。問何時回署，答言來已三日，明日送君後即歸矣。談至子正乃去，采九來信，言夫馬均已備齊，共銀一百六兩，惟尊紀范高二人尚多方需索，礙難照辦，請示定奪，時筱蘇已寢，余乃喚二人歸，問之，則曰並未格外需索，不過折席一切，欲照來時數耳，差總亦並未不允，只曰少待，故待至此時，此信不知因何而來，可請本縣來質之。余固不信家丁之言，然知采九人甚仁柔，非敢作敢當者，雖有信來，如果面質，必至訥訥不出，不肯直言，徒多一番紛擾。惟誠二人，無論給否多少，只可靜以俟之，不許爾等再出行館一步而已，遲明再請筱蘇處分。已而他僕來稟，縣署已送銀來，且較來時多四金。來時八金因思有例在前，相差不能太多，此四金者，當即所謂多方需索者也。然既肯加銀，又何必來信，或潤泉從中調停之力與。丑刻始眠。

辛丑日記

一七五

辛丑日記

六三九

辛丑日記

一七六

數或即所
謂暗四金
者來時已
飽私囊今
爲衆目共
覩不能隱
賦然則固
未多方需
索也總之
此中曲折
繁多明者
不能察况
余乎

余出采九
信請筱蘇
觀之范和
亦來稟明
其主筱蘇
以事屬已
往亦未深
究惟責其
不應在縣
署久待而
已

二十八日。卯刻起。辰初二刻升輿，答拜采九、潤泉及周典史，俱以出城候送未見，乃就道。諸君送於郊，行過大風洞，忘未入視，心殊耿耿，午正一刻渡河，尖重安江，未初一刻復行。酉初二刻抵黃平州。刺史熊潔軒，吏目周筠，都司陳敬修郊迎。到行館後又來見，飯後籠燭至三處答拜，惟見潔軒，談及曹致堂。潔軒謂致堂之言而無信，彼所深知，因歷述其巧偽貪吝諸事，邵方伯最心惡之，恐終難逃白簡也。談約時許而返。終日天晴。

二十九日。卯刻起。辰初一刻行。尙未出城，行輿右牕之玻璃忽然墮地而碎，蓋玻璃既小，木匡又仄而薄，相入者止一綫。去貴定日，途中輿踣，卽震而出，幸倒向內，爲綢幙兜住，僕輩照舊嵌之，益不固，今竟碎矣。不顧而行。熊周陳三人送於郊。十里過十里橋，橋長約三四十步。午初一刻尖藍橋塘。午正二刻復行。去施秉六里許，筱蘇之輿肩扛忽折，更易需時，余乃先趨。將至城下，停輿道左以待之。及筱蘇至，則輿左牕之玻璃亦落，二人相視而笑。乃同行至西門。署令楊升舟，外委楊玉龍，練軍哨官李中林迎於門首。至行館，詢知筱蘇易扛之後，輿又踣，故玻璃震落，然亦倒向內未碎也。升舟來見，談及余疾，伊精於醫，謂余氣色不佳，疾尙未去，急宜服藥，不然，一年之後，恐成癱瘓。卽請其診視，爲署一方，時已上燈，卽留其共飯，飯間，談及施秉與八屬爲鄰，八屬之中，皆有施秉所轄之地，最遠之處有行八日始至者，而出城不及半里，又

百姓改定疆界，未及行而遷去，有不隸施乘而轉隸他屬者。蓋黔省州縣皆插花地，岑襄勤公撫黔時欲改定疆界，未及行而遷去，後人皆畏其難，終不果行。升舟問余等共用夫役若干，告以共用夫二百四十名，馬八匹，伊言溜單於夫役浮開百餘名，馬則倍之。因問七月晉省時溜單所載夫數若干，伊言共二百餘名，核之實數，亦浮開七八十名。乃囑升舟將前後溜單檢齊，差信照錄一通。送來溜單果如所言。此次差信只云僕從凶橫，十分難辦。來時差信則有與范某商定云云。筱蘇謂余曰，此行吾不敢斷，來時純是范和一人作怪，爾之李明，人甚老實，且初次出門，尙未染惡習，觀其出言無大聲，一路來從未

李明曾向
余言到保
定其諸和
以其許多
未辦指天
合日以示
不欺乃日
與差紀其
與爲奸雖
與同行竟
不與伺其
隙殊屬狹
未之信因
舉之說莫
疑之今見
此信乃知
李明之言
爲不誣矣
來時不可
有門則必
知慰伯岩
矣

瞋怒驛差，呵叱夫役，可見非擅作威福之流也。昨熊潔軒言，施乘至鎮遠水路可通，余等畏山路之難，聞之甚快。今與升舟商欲舟行，升舟因有惡灘，固謂不可。余等亦固言之，升舟乃命喚船四艘，一爲坐船，一爲轎船，餘二船載僕從及二人槓二十八，其三人四人之槓仍由陸路而行，以船隻只有四艘，不勝載也。無何，兩巡捕又以水路險惡來諫止。聞巡捕每人每站由省領費二兩四錢，而沿途又別索夫馬之費，若由水路，夫馬遂不可得，故不願舟行，特來阻撓。余等曰，船已喚定，不可改也，乃唯唯而退，夫頭來訴，縣中發價太少，賠累不堪。差紀來告，夫頭索價無厭，請申飭之。余等以非分內應管之事，概置不理，縣署卽在行館隔壁，有門可通，臥後聞升舟喝罵夫頭良久，夫頭由縣署至行館一路作怨聲而去。終日天晴。護送兵丁共賞二元遣歸，舟行

辛丑日記

一七七

辛丑日記

六四一

辛丑日記

一七八

彼蘇之陳
僕堅不乘
船彼蘇令
其隨槓陸
行與張全
互易焉

余表兄陳
季昌在通
州司衙務
最長舟行
癸巳秋余
隨少蘭叔
旋里由張
家灣登舟
季昌與焉
危坐舟中
一言不發
入夜不敢
安眠舟一
搖動輒目
眙色變口
作夥頤聲
蛇伏不登
動抵家如
岸歡笑如
慶更生以
之此不
知又當如
何

無所用也。

三十日。卯刻起，間道步至縣署，答拜升舟，少坐而返。先發陸行之槓，仍派僕二人隨往。沿途無人備飯，各與制錢二百文。後發船載之槓，船中不能造飯，飯而後行。升舟來共飯，云送余等至諸葛洞而後返，蓋惡灘以此為最也。已初登舟，舟長五丈，蓬頂亦高，可以起立。余等與兩巡捕，升舟共一舟。已正解纜，倒行十五里至諸葛洞，本擬至此登岸，步行過灘，舟子力言無事，乃已。但見灘有三層，層高尺許，水為兩山所束，浪疊如雪，聲沸如雷。舟子篙槳並施，從巨石縱橫中懸流而下，稍一失手，則舟碎矣。舟中人無不愕然變色者。既下灘，升舟乃別去。又十五里八角灘。又十五里馬腳岩。此二灘亦奇險，然不如諸葛洞之甚。其餘數十灘，險夷不一，又不及此二灘之甚矣。一路皆從山陬中行，兩岸高峰，插天蔽日，路隨山轉，絕而復通，向日處煦若春和，駛入山陰則倏爾已暝，冷氣襲裾，一時之間而氣候不齊，真奇絕也，共行七十五里，申正抵鎮遠，於南岸舍舟而輿。自鎮軍太守以下文武凡十一人皆在接官廳候迎。過橋時，望見儀仗，乃以無人偵伺，呼應不及，竟未見一人。到行館後，岑潤之鎮軍，有區麗泉太守維來見，大令譚伯闇希杜來見，即與商買舟包水腳事，問喻濟丞曾來信否，答云已得其信，當即照辦。撤省鎮遠府知府謝秀山世叔文翹雲南人乙亥舉人庚辰進士丙來談許久。清江通判呂輔廷，錦綸文節公幼

晚間行館
後院蛩聲
絡繹聲相
答有似初
秋

子，筱蘇之族姪孫也，與筱蘇久未見面，筱蘇以清江距鎮遠只百六十里，預煩貴陽府嚴紹光寓書，召其來此相見。今日到行館時，伊隨班堂接，已復同衆來見，年五十餘矣。晚飯後，又便衣來與筱蘇談，並請余相見。二更後始去。送余程儀。余擬以聯扇報之，筱蘇以爲無庸，遂不送。王鶴亭本日亦到，晚間來見。問何以先遲後速，據云，二十二日，夫役盡爲貴筑縣募去送差，未曾雇得，次日始行，輿多二人者，眷口動身，又不爽利，故三日始至貴定，今爲預雇船隻，一人馳行而先，故追及公等，餘人約須明晚始能到齊也。高福來稟，李明之柩已於二十八日昇至。天終日晴。

十月初一日。辰刻起。送柩之夫頭索去未付銀五兩，並將所寫收管索回。差紀來稟，船已雇妥，共六艘。呂輔廷來談，留共早飯。伊已飯畢，又啜粥焉。飯後，筱蘇煩輔廷攜僕人往看船隻，余令高福同往。王鶴亭來，少坐卽去，言眷口已到，船亦雇有眉目。午正出門答拜各官，文官皆在河北，區謝兩太守，經歷郭南澧，典史史雲均未見，惟見譚伯闇一人。輔廷明知其未在寓，亦到其飯店投刺焉。輔廷爲壬子翰林，呂晝堂年伯錦文介弟，用世愚姪帖。武官皆在河南，過板橋，入衛城，中軍遊擊黃戴才，右營都司蔣甲榮，左營守備湯懋昭，管帶練軍張萬名均未見，惟見鎮軍岑潤之。潤之爲岑雲階同年族兄，用年愚弟帖。見面時，因其曾在安南，從之索肉桂焉。未刻

輔廷言省

辛、丑日記

一七九

辛丑日記

六四三

辛丑日記

一八〇

城有相台
五經板甚
精工惜在
省時不知
竟失之交
臂快者
久之

秀山世叔
初三日在
青龍洞招
飲余等定
於是日開
船謝之

返行館，輔廷已回，言船甚寬綽，坐船一十鋪，一八鋪，尚有會客之所。輔廷又送余等白麪共四十斤，備舟中火食之用，又持來宣紙十餘張，請筱蘇書屏對，爲送人之用，余亦爲書對聯二副。本日日食甚晚，時已薄暮，未之見也。留輔廷晚飯。趙輔臣又遣藍德斌送信來，言本欲自來，爲事所羈，其信託到津詢問乃兄下落，如度日無資，乞爲通融，伊當寄還。岑潤之明晚在署招飲，已送帖來。更餘，區麗泉太守，謝秀山世叔均便衣來談。輔廷二更後始去，爲趙輔臣寫回信，交藍某。

初二日。辰刻起。差紀送來船票，坐船二，共價百三十四金，從船二，共價八十四金，輿船二，共價八十金。從喻濟丞之言，囑差紀開明溜單，舉船價，席費及一切開銷，按站均分，由余等自行支發，飯食亦自備，不需州縣供給。如此，則家人無從需索，沿途亦不至稽留矣。及溜單開來，每站派四十四金，自鎮遠至常德共十六站，到常德即須下船住行館，供應如常，無所折納，除去不算，尚有十五站，共折六百六十金，嫌其太多。差紀曰，地有肥瘠，所轄之境驛站有多少，地瘠站多，各處必不能如數應付，所以稍有虛頭，非敢方命也。輔廷亦以爲言，乃從之。除船價、飯食、雜用之外，有餘當悉以分給家人，雖不能如數，亦不能較來時減少，獨不利於蒙主作弊之人而已，余三船共價百四十九兩，在此預支八十六兩，即付之，至沅州再支三十八兩，餘

船多餘地
李明之樞
可以附載
未另履俟
到常德府
再履蓋赴
漢口亦必
經過常德
也

二十五兩至常德付清。午後，伯闇便衣來談，適船家來講神福犒賞，經伯闇與之言明，沿途神福六船，共給制錢十二千，犒賞至常德酌給，不能預定也。輔廷自午前即來談。兩巡捕來辭行，明日回省。按例巡捕須送至省界，因余等舍輿而舟，即不復送。余等各賞其家人二金，飭諸僕發行李入船。此處所用多擔夫，令其擡原槓以往，必不肯，蓋擡者與擔者各自有行，不相假借也，戒諸僕聽之。至酉，行李畢發，然後赴潤之之約。輔廷亦在約中，先行片刻，余等隨後即至。陪客尚有謝秀山世叔，譚伯闇大令，賓主共六人。飲甚暢，昨請潤之派礮船相送，潤之許諾，今又云船尙未備，勢須少待，而秀山世叔遂乘間堅約赴青龍洞一遊，其意甚殷，不肯再卻矣。因而揣及，礮船有何不備，潤之之言，秀山世叔爲之也。戌刻飲畢登舟，輔廷隨至。坐船名曰官艇，廣八尺餘，長約七丈有奇，其高過人，可以隨便行走，無妨帽礙眉之虞，與來時所乘形式相同，而大則過之，舟子名孫加銓，筱蘇之舟子名舒自和，皆麻陽人。區大守來舟送行，輔廷譽其善畫梅，因索畫焉。縣署送來雞鴨肉麪四色，收之，又從索風燈，茗盞，紅披墊等，爲沿途會客之用，此站例不送船價，依然照舊辦差也。秀山世叔又送帖來。

初三日。辰刻起，移船過石橋，泊於南岸。此處有馬頭，便於登也。已而鎮軍所派礮船亦至，足證昨言之誑，其哨官楊榮，字華亭，雲南人。待輔廷早飯，久不至，遣人促之，方行而輔廷已

辛丑日記

一八二

輔廷賞余
等家人制
錢各四千
鮑福亦來
隨衆謝賞
爰命五不
均分之入
必入帳不

秀山世叔
現寓考棚
北與夫只
知謝大人
請酒以爲
必在本寓
故過橋也
翠微閣聯
有署名桂
覆者與未
谷先生同
姓名而不
同籍陽湖
一縣竟有
惲敬者二
乎然同治
十平年則
斷乎未遊
也張策有
古鼎銘以
黃初元年
無二作此
爲僞作此

到，因往各處辭行，故來遲也。岑潤之送清華桂一節，肉薄皮細，而色微青，謂以沸水泡之，水仍白而不改色，此節可分八次服之。質之輔廷，以爲乃肉桂中上品，不可得也。又虎骨膠一塊，乃純用虎骨自熬，不雜皮肉者。又五加皮一包，產自雲南者。午後伯闇來送行。秀山世叔來，談至申刻，乃先往青龍洞以待。申正二刻，余等乃同輔廷前往，登岸，讓輔廷先行，洞在南岸，與夫竟肩輿過橋而北。知其誤聽而告之，復折而南。既至，拾石磴盤旋而上，凡歷百數十級，始達聽事，額曰問漁船。坐甫定，而遙聞呵殿聲，鎮軍至矣。青龍洞尙在岩上，相與登而觀之。又歷百餘級始至其上。洞寬廣僅畝許，其中構木爲屋，以祀真武，額曰通明宮。又有一廡曰澤被羣生。爲同治十四年陽湖惲敬題，惲子居非同治間人，同治亦無十四年，甚可怪也。洞口西向，憑欄俯視，河水彎環，循岩東下，兩岸城郭室廬，歷歷在目。王子安所謂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此境彷彿似之。瞻顧良久乃下。聽事之北尙有佛舍數處，皆依岩石爲之，其下爲萬壽宮，樓閣壯麗，環抱岩腰。萬壽宮再北爲中元洞，據云其中妙境與飛雲洞等。惜此二所皆不相通，未獲一覽。時已薄暮，乃還聽事入席，談飲甚歡，余竟陶然而醉。戌刻散歸。登舟之後，輔廷、秀山又相隨而至，談極久。余勉強相陪，頻入睡鄉。秀山先去，輔廷繼之。送輔廷出，退入艙，頓踣於地，幸未受傷，乃早眠。連日天晴，今忽陰。

區亦然皆
不善作偽
者也
區隨泉太
守送余等
茶食四合
牛油燭四
包墨畫梅
花各四幅

嚴記有周
子瑜觀察
謂舟行較
爲安逸余
意不在安
逸也云云
夫安逸誠

初四日。天明卽鳴鉦開船。已而微雨，冒雨而行。五里山門灘。又十五里大王灘。河干有金龍四大王廟，舟子焚香楮以敬神，然後衆人登岸，倒挽竹絙而徐放之。礮船自哨官以下，俱來助挽。前舟旣下，後舟再行。乃筱蘇之舟方入溜，經忽中斷，舟遂隨溜疾下，勢如奔馬，礁石棱棱森立，水面衆篙並舉，左趨右避，幸而無事，又一里二王灘。又八里八路灘。又一里泊蕉溪早飯。午正復行。五里叫化灘。又五里平馬塘。又四里鮑母溪。又二里羅漢溪。余舟觸於石，穿一孔，停舟戽水，以板塞之，良久然後得行，筱蘇亦停舟以待。又三里金盆灘。又十里九腦水。又三里月子村。又二里，酉初泊浦田。青溪縣屬共行六十四里。早晚飯皆過筱蘇舟食。燈後楊華亭來見，談片刻。王鶴亭登舟閒話，久之乃去。夜召舟子，訪以所過灘名，舟子不識字，語又不甚可解，姑依其音記之，是否此字，無從辨證也。舟子所言，皆灘之有名者耳，其無名者尙多，不能強名也。自鎮遠至洪江，水程六百餘里，兩岸高山，皆生寒樹，水色縹碧，清澈見底，亂石縱橫，激成湍瀨，舟行其中，迅如發矢。時際冬初，水漸枯涸，其淺處則需人入水推之，其險處又需人登岸挽之，節節稽滯，故一日僅行數十里而止，不克兼程並進也。然較之陸行則安逸多矣。自八月初七日起，以疾故未書日記。雖有可以勉強作字之時，而閱卷每至夜分，固已疲憊不堪，嬾再握管。發榜後疾仍未愈，而酬應繁多，日不暇給。遇少差日，輒於晚間書聯扇等件，然運筆遲緩，

辛丑日記

一八三

辛丑日記

六四七

不可就若
安逸而
省費矣
可者余
陸行用
二百餘
馬八匹
以上中
水席油
茶紙家
常例等
每站所
較舟行
款不啻
之誰謂
逸之可
耽哉

範孫任滿
北旋自開
車馬酒席
單不許家
人收受分
文誠為可
法然學差
則可試差
家可進款
無多沿途
規費不飽

亦未能多書，更無暇計及於此，積日既多，更事又夥，欲補記之，非心靜身閒，窮數日之力不可，舟行至常德，勢須兼旬，終日危坐蓬牕，何所事事。乃自今伊始，追憶月餘所歷而詳書之，事雖如在目前，而某事在某日，則已強半遺忘。幸有筱蘇日記為藍本，其公共之事固不待思索，即余一人之事，筱蘇亦多記及。其不及者，皆觸類而得之。至於閱卷之多寡，則有卷冊可稽。賓客之往來，則有門簿可考。間斷數十日之久，竟獲一一補書，無所缺欠，亦快矣哉。夜雨又作。初五日。天明解纜。五里塘防邊。又二里牛板塘。又三里將軍岩。又三里銅鼓浪。又三里上風梁。又五里下風梁。又一里，午初抵青溪縣南門外，停船午飯。縣備儀仗，列隊伍，迎於岸上。大令李謝廷，把總楊蔭廷，練軍哨長宋衛臣家寶雲南人登舟來見。謝亭言，青溪鄉試，脫科已歷八十八年，某在此多方培植，今科竟獲雋一人，五十四名李卓元固足為某增光，亦足以勵讀書人之志氣也。與謝廷言折納船價席資之故，出鎮遠溜單與之，謝廷欣然持去。未幾，如數交納，毫無難色。余等向恥言折錢，恐為有司所鄙，今因家人需索太甚，防範難周，不得已而出此，乃有司竟以為甚便，則始念之所不及料也。然必核實之外，稍增其數，以為家人酬勞之地，但不宜過於浮冒也。未初復行。二里橋埂灘，又一里剪刀灘。又二里雷打岩。又三里毛毛塘。又六里麋背灘。又八里響水灘。又五里楊坪。又五里一碗水。又三里，酉初泊河口。共行五十七里。河口屬玉屏縣轄。

十分禁止
惟格外需
索須鑿不
耳如真不
受分文須
見地方官
面言之方
可切實不
然徒飽差
已紀之憂

在奢時門
生來見者
門往皆甚
豐外又有
敬謂夫得
所茶疑伊
者頗免需
之今鄭生
等不疑伊
來今鄭生
親望余等
登舟即見
未嘗留滯
而贊敬則
金門敬則
且八錢敬
乃知此處
風俗與

今日惟牛板塘，響水灘二處用竹紐倒挽而下，餘皆否。楊坪以上，灌田機輪甚多，來時已經詳記。惟彼時在岸上行，設於對岸者始能望見，究辨識不真。今在水中央，兩岸所設，均一目了然，乃知木板只用以轉輪。別有竹筒數十，斜置輪邊。近水則口向下，入水則橫在水中，水爲之滿，滿則口向上而行，至近溝處復橫，則水注溝中，再轉則口漸向下而水盡。如是周而復始，不費人力。不問天時，而田優渥矣。誰謂華人之無智哉。其障水之壩，水勢激躍，與湍瀨同，而無礁石之險，最利於下水船云。終日陰晴不定，寫日記。

初六日。天明解纜。三里石灰灘。過此忽然大霧，舟人謂不能辨途，停船數刻。又三里夾岩。又五里田家坨。又四里北門灘，即玉屏縣北門外，時才已初二刻。泊後，大令孔魯峯，把總萬炳南來見，玉屏新中第八十四名舉人鄭嘉復來見。余等各送其闈墨一本。此處簫笛有名，持以求售者甚衆，而苦不精良。煩鶴亭入市購求。亦無佳者。乃以銀四錢購簫三對，笛一對。最後有持鄭芝山簫兩對來者，云簫以鄭姓者爲優，而芝山所作尤良。然余不知音，不能辨也。取視之，刻工稍精，又以制錢六百購之。未初二刻，水腳銀、溜單、印結始至。方欲解纜，舟子求余等向縣官代索小費。不許，竟把持不肯起旋。怒召船主責之，然後開行。三里萬卷書岩。又三里溝寨灘。又四里王坨。又二里挂榜灘。至此，筱蘇之舟膠淺良久。又三里秋玉灘。又二里包東灘。又五里穹。

辛丑日記

一八五

辛丑日記

一八六

京師不同也

灘。又二里，酉初二刻泊馬泥塘。仍玉屏境共行三十九里。今日天晴，見新月焉。在貴州境內，凡經

此中不免有唆使者

過州縣，皆送闕墨，題名錄。寫日記。

先君忌日

初七日。天明解纜。一里楊莊灘。又一里觀音灘。又二里鮎魚槽。又一里牯牛岩。又三里小姑汀。

又三里大姑瀧，過此卽湖南晃州界。五里青菜塘。又三里鋼板灘，又四里大魚塘。又十里雞爪岩。又四里倒水灣。又五里龍溪口。此處鎮市頗盛，臨河有鎮江閣，凡三層，又有一樓，額書二兩字，是風月無邊之度詞也，然而拾人牙慧矣。一里沖天涌。又四里震灘。下灘卽到晃州矣。

龍溪口以下，臨河有石山數笏，不生草木，其色如鐵，山椒有廟，題曰小南海。午初二刻泊晃州。葛心南，徐暉廷來迎，只見心南，心南言瓜期已屆，不日卽須卸篆，意蓋欲省船席之費也。

既去，果使人來言，銀一兩折納制錢八百，共負來錢三十五千二百。卻之未受。已而又負來，增至四十千，極言艱苦之狀。核以溜單所載，尙少十三千有奇。恥與較量，遂命留之。申初三刻復行。二里磨溝灘，徐暉廷列隊於岸，鳴槍相送。又四里新橋邊。又四里，酉初泊新店。晃州境共行五十七里。終日天陰。夜微雨，寫日記。

初八日。天明解纜。三里山門灘。又十七里過曹家溪。自晃州沿流而下，獨此處屬貴州玉屏縣轄，亦所謂插花地也。其地周回僅半里許，以外皆湖南地，並無居民，只有釐局一，所居者皆局

荆州當是
靖州之誤
語音未辨
清也

中人役，不過二三十家耳。釐局歲入僅三萬餘金，蓋地落湘中，湘人性極剛悍，譏察不敢過嚴，嚴則激生事端，而糾衆毀卡之變起矣。此處入口稅多，出口稅少，入口布爲大宗，出口洋藥爲大宗，洋藥至此，已遍歷黔境，大率已完釐矣，驗票而已。又三里薄洲。又七里白水灘。又三里銅槽。鐵澗。又三里次灘。又四里皇后灘。又三里滿天星。此灘極險，長幾半里，亂石錯落，森列水面。左有石灘七行，每行相去約六七尺，編竹爲梁，凡六分，置其間，水從梁上奔騰而下，濤頭滾滾，聲若雷鳴。舟人曰，此魚梁也。右有水路一條，迫近山麓，而夾於礁石之間。官艇長大，礙石難行，每船用十餘人倒曳竹縴，徐放而下。又四里黃瓜溜。又三里曬穀坪，即便水驛也。毅字一旂哨官葉發清字煥廷湖南人列隊於岸，鳴礮以迎，時才申初一刻，以風逆灘險，恐此去難尋宿處，遂泊焉。共行五十里。葉煥廷來見，言毅字凡三旂，旂四哨，哨七十五人，合之統領親兵，千餘人耳。本是毅安五營，經張香帥於每營裁去二百人，而改中營爲一旂，駐沅州，前營爲二旂，駐麻陽，左營爲三旂，駐荆州，均由制軍發餉，其右後二營，則由湘撫調駐省城矣。終日天陰。時有微雨。夜雨大作，寫日記。

初九日。天明解纜，即過魚落灘。又五里老鼠鑽洞。又五里白馬洞。又五里陡灘。又二里灣灘。又八里大卦灘。又二里王八灘。又一里烏龜灘。又二里大鵝灘。又二里小鵝灘。又八里大官洞。

辛丑日記

一八七

辛丑日記

六五一

辛丑日記

一八八

六五二

又二里小官洞。又五里石灰灘。又五里長灘。又三里馬王灘。又五里螺螄灘。又十二里北門灘，即沅州府北門外也，未初一刻行至西門，縣差於此設馬頭，遂泊焉。共行七十二里。管帶毅字二旂補用參將睦小春列隊迎於岸，既而來見，謝之。太守朱蕤卿前輩，大令杜蓉湖，典史張紹青同來見。蕤卿言，合肥相國以九月二十七日薨於京師，贈太傅，晉侯爵，謚文忠，飾終之典，備極優渥。在合肥早歲通籍，冊載宣勞，垂暮之年，猶復隻手擎天，保全危局，功成身死，可謂遺憾毫無。惟當此乘輿未還，議款未結，外交內政，胥待經綸，一旦喪此元良，國是何所倚畀。而吾津之昔沾惠澤，今待來蘇者，如嬰兒之失父母，更不待言。大蘇祭歐陽文謂上爲天下痛而下以哭其私，余今日有同情焉。又言，全權大臣已派王夔石，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已授袁慰亭。此二公者，未知能善其後否也。午後，從縣暑假肩輿登岸，過江西橋，先到睦小春營中答拜。往返約十里，然後入南門，至府縣各署答拜，唯見蕤卿，蓉湖二人。蕤卿言，河南首府文仲恭太守梯上書，力阻回鑾，且以身殉，法古人之尸諫也，惟係得之傳聞，未知確否。又言，張香翁於五六月間與兩江劉制軍合詞條陳變法事，共三摺，約萬餘言，俱已付梓。余等索觀之，許爲送至舟中。由府署出，又拜統領顏茂園，以來時未能答拜也，亦未見。酉初始歸舟。蓉湖送酒肴來，卻之。晚間蕤卿送來張劉奏摺兩份，每份三本，與筱蘇於燈下觀之。第一摺凡四條，設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止武科

此事未確
不知從何
說起

開船後前
站船又掉
回問故則
曰舟子未
登岸未歸
者語近舍
胡聞處和
送此甚差
紀禮又弄
不知檢然
何狡亦在
高福亦未
舟中恐未
能出淤不
染也

勸遊 第二摺凡十二條，崇節儉 破常格 停捐納 課官重祿 去書吏 去差役 第三摺凡十一條，
學 恤刑獄 改選法 籌八旗生計 裁屯衛 裁綠營 簡文法
廣派遊歷 練外國操 廣軍實 修農政 勸工藝 定續律路律商律 皆香翁手筆也。余等送朱杜兩
交涉刑律 用銀元 行印花稅 推行郵政 官收洋藥 多譯各國書

君闌墨各二本，天陰，晚微晴，寫日記。發船價三十八兩。

初十日，早顏茂園來謝步，余尙未起，未得見。起後問筱蘇，亦謝未見也，芷江縣自便水驛至懷
化驛應交四站之費，昨蓉湖僅送八十餘金，余等卻之。延及今晨，往返數次不決，筱蘇開一清單
示之，何者可省，何者不可省。待至午初，始送百三十金，仍減去四十六金，且言，湖南辦差，
不似貴州，向無公費可領，無論所費若干，僅依勘合詳報，今鎮遠縣「取」巧圖脫，貽累鄰封，乞
致書戒之，令此後切不可如此。余等恐差紀之言不實，未之應，遂留其款亦不復與校也。午初開
船，穿江西橋下而過，橋凡十五洞。既過橋，毅字二旂哨官蔣壽廷列隊河干相送。蔣於黎明時即
來此，余等以船價未送，恐其久候太勞，遣人謝之，蔣堅不肯去，心殊歉然。行二里礮臺灣。又
十里楊溪河。又二里七里橋。又四里蝦蟆口。又六里火燒鋪。又六里八洲。又二里溝闌岩。又十
里羅舊驛。又三里富連塘。又十里張家灣。又一里道人潭。又九里公平驛。芷江至此為一站又五里嬾馬
頭。又五里，酉初二刻泊貴筑灘下，共行七十五里。自晃州以下，河面漸廣，流亦漸深，無復膠
滯之患。惟晃州至沅州險灘極多，舟子時有戒心，沅州而下，灘溜漸平，無甚奇險之處，兩岸之

辛丑日記

一八九

辛丑日記

六五三

上亦漸遠漸卑，而河又益廣矣。終日天晴。寫日記。

十一日。天明解纜。五里藍溪。又三里魚梁灘。又十里石灰窰。又五里榆樹灣。又五里仙人橋。

又五里灣灘。又八里楓木塘。又六里鴨子岩。又五里白岩塘。又十里中方停舟午餐。十里周站。

公平驛至此為一站又五里七里長灘。又三里社鼓瀧。又三里牌樓坳。又一里高麗洞。舟行至此，迫就右岸

石壁而下。壁上有重樓，為楊四將軍廟，俗號王爺廟。廟前水勢如高屋建瓴，湍流甚箭，左右疊石

磊砢，一綫通舟。舟從石中盤繞而下，真險絕也。旁有上水船一，誤觸於石，在此下貨，觀之尤

為惴惴。舟子於此處領神福錢一次。又九里桐木窰。又一里桐木洞。又五里汪塘，又八里，酉初

二刻泊紅崖山。黔陽縣境共行一百七里。自鎮遠開船，船皆去舵上水者則否倒行而下，須至黔陽，然後安舵掉頭

順行，蓋河流至此始盛也。紅崖山距黔陽僅十五里，故泊舟之後，舟人遂皆安舵，丁丁之聲良久

始息。晚鶴亭過船談至二更後。終日天晴。寫日記。

十二日。卯正二刻開船。三里烟溪，大霧迷漫，停舟一小時許，辰正二刻復行。六里棺材岩。又

六里黔陽縣。沅州府屬署令胡粵生日升江蘇陽湖人棹小舟來見。筱蘇以地非驛站，河干未必設馬頭，舟亦不

能久停，遂不待余而先見之，已而余亦見之。粵生言，湖南辦差果無公費，惟本省學使過境所需

夫馬，有民雇者，有官雇者，有官民合雇者，各屬情形不同，其餘各差則皆出於官而無從報銷

又自鎮遠而下不用帆檣不論風之順逆也若過常水德則下棹亦不遇逆風但已與上水同

學使按臨

民以爲是
專爲我考
試來也故
應差

此處河有
支流

也。粵生去後，船亦抵岸。馬頭燈彩預備整齊，乃知粵生之掉舟而來，取遠迎之義也。少時，粵生送上中席各二，余等以黔陽例無供給，卻之。伊執地主之誼，再三固請，辭不獲已。受其半焉。停舟又一小時許。午初復行，儀樂二船送如迎時。二里牛屎灘。又三里白莊。又二里分水灘。又十里白馬閣。又十三里溝闌崖。又十里大鷗灘。又十二里連洲灘。又八里，未正抵洪江泊焉。自周站至黔陽爲一站自黔陽至此，兩岸皆高山，灘流最險，近因水漲數尺，溜雖急而不覺其險，舟行亦較他處爲速。共行七十五里。幫帶湖南長勝水師補用副將會鎮卿友亮長來見，言已備礮船一艘，派哨官文茂賢護送至常德，替回鎮遠礮船。晡時，楊華亭來辭行，贈以禮扇、差聯、小刀、荷包四色，又以八金犒其水手。筱蘇亦如之。洪江爲靖州府會同縣地，上下皆屬黔陽，惟此處屬會同，爲自鎮遠至常德水路間第一巨鎮，辰沅兩府所不逮也。物產惟木器，他物皆自他處運來者。購木盆數個，以杉木尖爲板，每片皆有正圓紅心，攢聚成盆，紅白相間，若有花然，北方所未有也。令僕人購扇，擬送楊華亭，以非其時，竟無售者。晚邀鶴亭同飯，談許久。天晴。寫日記。

十三日。早大霧漫空，咫尺若不相見。待至巳初二刻，霧消日出，然後開行。二里五瓜花。又一里鷺鷥崖。又七里灘頭。河中木筏相屬，縣亘里許，有礮船駐泊，釐卡在焉。礮船聲礮迎送。哨

辛丑日記

一九一

辛丑日記

六五五

辛丑日記

一九二

弁李本標且掉舟來見，謝之。又二十五里沙灣。此處有灘曰倒挂金鉤，過去停舟午餐。飯罷復行。二十里卜冲坳。又十里安江。洪江至此爲一站，少泊復行。十里，酉初二刻泊官坪。黔陽縣境共行七十五里。鶴亭言，此地向係荒村，居民稀少，近有油商張繼昌捐貲建造，廩舍一新，貨別隧分，街道平整，遂成市鎮焉。天晴。寫日記。

十四日。早依然大霧，不可以行，仍至巳初二刻開船。五里黃獅洞灘，凡三折，猛浪若奔。一轎船馳入淺處，良久乃移出，岸上有楊四將軍廟。余舟下灘後，回視後來者，其疾如矢。又四里大碗。盞。又一里小碗。盞。又七里兔窩灘。又六里大旗灘。又二里小旗灘。又六里新路河。又二十里桐灣。安江至此爲一站又十里獅子崖。又十里，酉正一刻泊龍頭庵。辰溪縣境舟行以來，無如今日泊船之晚者。共行七十一里。黃獅洞，新路河均有礮船駐泊。舟過之時，然巨礮迎送如儀。龍頭庵有居人三百餘戶。其山溝之水凡九曲，流經鎮市，而入於河，若游龍然。河干有庵，恰當龍頭，故以龍頭名庵，而地又以庵名焉。舟泊庵前，岸高逾丈。仰視庵內有樓翼然，欲登之，一覽水月之勝。乃與筱蘇、鶴亭籠燭登岸。路極傾仄，扶掖而行。步入庵內，中爲佛殿，左文昌閣，右南嶽殿，皆有樓。筱蘇、鶴亭登南嶽殿之樓，余亦拾級從之。尙未上樓，已見頂低於艇，規模卑隘。又聞筱蘇言，只有北牕，不能見月，遂不復上。已而筱蘇鶴亭亦下。庵內到處皆設神龕，龕然一短

河千有荷
維求售者
以百餘文
購一頭食
而甘之往
在京津食
雄者數矣
皆以爲嚼
蠟以爲實
不副其名
乃知其不
然蓋向者

槩，滿室光明而無可憩坐之處，遂出。以路險難行，喚一小舟渡歸。與鶴亭閒話以破岑寂。洪江以來所見之山，或遠或近，或高或卑，或險峭，或明秀，或青林紅葉，錯采爛熳，或道觀僧寮，憑虛縹緲，一時之內，隨地改觀；尤奇者，每夕陽欲下，暮靄初生，斜映林巒，翻成紫翠，設色之妙，有非畫工所能者。終日天晴，甚暖。寫日記。

十五日。卯正開船。十里黃溪口。又五里小鷓鴣灘。又五里仙人灣。又三里辰州灘。又七里茶灣。又十里港口。桐灣至此爲一站管帶毅字二旂哨官補用參將李亮功列隊於岸，迎送如儀。又十里牛角

坪。又五里沙堆。又五里西峰塘。又五里白面崖。此處有灘曰三溝灘。又十里牛舌崖。又五里，酉初一刻泊修溪口。辰溪縣境共行八十里。仙人灣，西峰塘均有礮船停泊，其哨官熊大福，熊國昌皆請見，謝之。旋答以刺。寫日記。天終日晴。

十六日。黎明開船，五里木洲。又十里大汛灘。又十里，辰正一刻抵辰溪縣。大令陳詮敷往送柯鳳孫學使，劬恣又未得見。辰溪水程雖過三站，而陸程僅占一站，故船席之價亦如之，以馳驛例不許舟行也。差紀於折價外更送一席，辭未受。午正二刻，溜單印結畢至，乃復行。船甫離岸，遙見大令之輿，船渡而歸，少遲一刻，必來見矣。三里塔灣，又十二里張家流。又十五里浦市。港口至此人家繁盛，亦鄉鎮之大者，有礮船駐此，哨官江仁山請見，謝之。又十里毛家灘。又二

辛丑日記

一九三

辛丑日記

六五七

辛丑日記

一九四

我取其陳
也彼蘇在
哥津食蟹
而惡與余
品味輒謂
津蟹不可
食大類可
此

里鹿耳洞，辰溪縣境時才酉初一刻，以微雨不復前進，遂泊於此。共行六十七里。貴州境內，沿途多賣柿者，狀雖不一，而汁濃皮嫩，皆如北方之雞心柿，而大則過之，且有至數倍者。一入湘境遂少見，而賣柑柚橙橘者甚衆。今泊辰溪，柚直極廉，一枚僅索錢五文，柑橘二三文耳，各購數枚。辰溪道中，削壁危岩，奇峰怪石，目不暇給。聞大酉小酉二山均在辰溪境，惜不知其處，無由訪之，又聞山洞中藏書甚夥，遊人多往觀之，後將洞門扃錮，遂湮沒於榛莽中，不可復見矣。晚與鶴亭閒話。連日晴明，月色甚佳。今又陰雨，甚為悶悶。寫日記。四更大雨。

又有敗篙
數根度處
亦當洞口
洞雖甚高
或下方另
有來路亦
未可知惜
無暇於山
之細尋之
也

十七日。早大雨未止，不可以行。已初三刻。雨勢漸殺，乃開船。八里鐵水塘。又十里神仙峽，舟人呼為馬嘴岩，岩石壁立如削，俯臨河流。岩半一洞，有木箱一。橫置洞口，上下俱非人力所及，不知何以置之。又有敗舟一，亦在岩半，與箱相距不遠，或云神仙所置，其說似誣。石壁橫亘數里，有若刀斧亂斫者，有若書葉重疊者，有溢出數尺若檐之覆者。其石有若老樹輪困者，有若冰筋倒垂者，有上大下小若首戴物欹側欲墜者。千奇百詭，不可名狀。觀之令人忘倦，又十里油坊灣，有礮船駐守。哨官高紫階來見，謝之。又十里過瀘溪縣，辰州府屬非驛路所經，縣令未出迎，遂未停舟。此處河有支流，繞城而西，問之舟人，則通乾州之路也。又五里任溪橋。浦市至此為一站又二里，酉初一刻泊山洲腦。沅陵縣境共行四十五里。今日無灘，河流平緩，又值東風料峭，故舟

每人大笑則
舟卒不然
之卒三眼
乃放三眼
槍以迎

行頗遲云。鶴亭曾隨王魯香中丞宦遊廣東、四川、頗知兩省風俗，言川南每於歧路立石柱，鑄佛像於上，過者輒有所祈，應則以洋烟膏塗佛口而酬之，口爲之滿。又榮經縣一土地祠，有求必應，酬神者亦以烟膏灌神口，酬者既多，神座下有微凹，膏從口流下，注於其中者幾滿，貧無烟膏者，往往求貸於神，及獲餘膏，必速償之，不然必病，人皆畏其神無敢竊者。又廣東順德縣嫁女，有喫燒豬之俗，女歸夫家係處女，則婿家於三日後以鼓樂送燒豬於女家以榮之，多者至二十餘口，否則購一豕首，以沙缶之無當者籠之，繫女輿後，退還其家，此女遂不爲人所齒矣，又順德有十姊妹之俗，十女爲一盟，訂盟後各不歸家，別購一室羣居之，織多羅麻以自給，餘膏儲待嫁奩之用；一女有難，衆爭赴之，雖死不渝，及嫁，姊先妹後不稍紊，不如約，則絕之，有羞而自盡者，雖父母莫能禁止；若婿家必欲娶之，亦無不可，惟合卺之夕，必著袴十餘重，不與婿合，迫之則以死自誓，三日後仍赴姊妹之所不復歸，必俟姊盡適人，然後成婚；婿家有因此構訟者，女寧出貲爲夫置媵，終不肯奪志，有司曾懸示厲禁其俗，終莫能革也。弱女子能如此堅定，士大夫對之有媿色矣。終日陰雨，時大時小，入夜未止。寫日記。

十八日。天明開船，尙有微雨。不半里卽過山洲。又八里火燒灣，又十里耍溪塘。又十里南溪河。又十五里清平塘。又五里，午正一刻抵辰州府，泊南門外。共行四十八里。大令萬伯任來

辛丑日記

一九五

辛丑日記

六五九

辛丑日記

一九六

六六〇

伯任言辰月
州府八月
間已歲試
武生童應
試如故以
奉科在辰
州考試後
也現學使
由永順赴
沅州不赴
如何辦法
矣舟行時
見山行有
習馬射者
與致勃勃
連停考勃
恐激生事
端急籌變
通之法爲
是未知當
軸者念及
此否

範孫受代
北旋在鎮
選履艇金
八蓬船六
茅蓬船六
十金亦只
到常德較

見。太守吳春山，管帶威字右旂候補副將周明標均差帖迎候。故余等亦以帖答之，未登岸。沅陵縣自船溪驛至界亭驛，應送四站之費，而伯任僅送三十餘金，余等卻而未受。辰州柎木器皿價甚廉，惟銅飾薄而不精，木亦無香味，北路車行尤不易帶，僅購數事而已。天陰而寒。寫日記。十九日。早起。西南風勁，天氣清明，船行下水最爲難得。乃縣中船席之價過午不至，甚焦急。請伯任來船面商。伯任來言，差由水路來者，折價向無如此之多，溜單每由家人私屬任意浮開，最不足憑，所以不信。因出船票及筱蘇在芷江所開清單示之，曰此次溜單，余等自執之，皆係實數，並非經家人之手者。伯任視之曰，船價之大過乎尋常，此鎮遠縣之過也。余等曰，事已至此，咎之無及，君將何以處之。伯任請酌減其數，乃減四站爲三站，如芷江例。伯任快快而去，暮送百金至。余等謂差紀曰，減去一站。以沿途折價，截長補「短」計之，僅足敷用，斷不能再減，且如此斤斤較量，是市僧也。差紀乃持去，將及三更，始如數折納焉。因思溜單所載，以黔省州縣所領公費計之，每站除應付外，尙有贏餘，固所甚願。湘省向無公費，當一站者，尙可兼數站者，便以爲苦矣。且船價誠大，聞舟子言，在鎮領價時，六船共爲差紀索去八十餘金，然則坐船價不過四十餘金，餘船價二三十金耳。該縣既不出費，復任差紀漁利浮冒，而不加察船價焉，得不大乎。然喻濟丞官鎮遠久，與余等言亦未能抉其弊竇，是差紀之把持蒙蔽者有年，而前

余等船價尤昂，恐亦不免中飽。前承或因濟中染指，不肯深言，亦未可知。

站家人之分利與否尙不可知，故奉使者更無從覺察也。欲去其弊，非該縣熟悉地方情形，差紀不敢欺罔，按民雇實價開報不可。且非奉使者洞悉其故，少用船隻，亦不可也。不然，雖力自貶損，明減或反暗增，仍不免於招怨，如余等此行是也。或謂船價雖大，較之陸行夫馬一切所費尙少，何州縣之無厭若此。曰陸行乃馳驛之例，多費無如之何。夫馬過多州縣亦噴有煩言甚不可也況各處情形不同，貴州夫馬一切，官雇貴於民雇，故以折價爲便，他處夫馬及食用各物，有官價甚廉者，有有人應付無庸官自傾囊者，一經折納，則須自發實銀，少且不願，而竟加多，能無詞乎。更有一種不知體面之人，性成貪吝，爲僕從輩逼迫，一文不省，亦所甘心，若與之面談，雖所費不多，彼仍多所藉口，以圖省之又省，以爲使者必不至以錢財之細錙銖較量也。總之，驛站辦差，變態百出，欲得其平，實無善法，寧人愚我，毋我擾人，庶幾近是耳。鶴亭過船凡數次，日記補寫已畢。購骨牌一副爲遺閱之具。舟子領第二次神福錢，

二十日。天明開船。十里清明廟。又五里柏葉灘。以霧不得進停舟，至巳初三刻復行。五里高麗淺。又十里九磯灘。又十里橫石灘。又十里楊家塘。又十里白溶，辰州至此爲一站有礮船駐泊在此。停舟午飯。又十里馬良灘。又十里橘紅溪。又五里板罾溪。又五里清明洞。又五里節灘。又五里鴉角峪，有礮船駐泊。又十里姚塘。又十里，酉正二刻泊灘口。白溶至此爲一站共行百二十里。仍在沅陵

辛丑日記

一九七

辛丑日記

一九八

六六二

縣境。舟子云，自橋紅溪而下，卽有神鴉，飛送客舟，至纜子灣而止。以此去有清浪灘最爲險惡，舟過時，鴉送則吉，否則凶。鴉有二種，肉食者以肉擲空則攫食之，素食者以豆腐，擲以肉弗顧也。行至節灘，推牕望之，果有羣鴉繞船而飛，倏往倏來，絡繹不絕。惟吉凶之說則未知信否。晚鶴亭來談。微雨。三更後，風起浪，鼓船動。未幾大雨。

二十一日，早風雨未已。午刻雨止，仍有大風。舟人以過此卽清浪灘，北風逆急，不敢開行，留泊一日。早飯後，約鶴亭來談，留共晚飯，二更始去。節逾小雪，着一絮袍，猶有燥意，今日忽然寒極，乃加衣焉。

二十二日。早霧。辰正三刻始行。二十里洞庭溪。又二十里纜子灣。此四十里皆名清浪灘，一路礁石星羅，湍流震激，淅淅汨汨，動魄驚心。舟子言，此時水漲，中流而行尙不覺甚險，水淺時，須沿山麓而下，水爲岩石所迫，濤頭數尺，往往捲入舟中，舟爲浪擁，時高時下，稍一失慎，卽觸石而毀，行者無不畏之。未至洞庭溪二里，所臨河有廟，曰伏波宮，以祀鴉神，當門有額，曰心平水平，語最可味。羣鴉繞舟索食，未備肉與豆腐，僅置飯於蓬背，亦下食焉；過纜子灣，遂不復見，謂之神鴉也亦宜。又十里馬蟻汛，有礮船駐泊。又十里魚子洞。又十里界首，口

至此爲一站有礮船駐泊。又十里秣馬口。又五里，酉正二刻泊興隆街。桃源縣境共行八十五里。今日

湯味梅大
令請假回
省玉山言
其因時事
艱難有歸
隱之志

玉山口稱
如此果否
無從證也
書山未改
與生本色
者染官毒
非不同或
難言

北風猶勁，非灘溜之處，舟行不能速也。晚鶴亭過談。天晴而寒。

二十三日。天明開船。二十里甯津灘。又十里穿石。界首至此為一站懸岩高聳，中有一孔，表裏通明，

可通往來，故名。又十里柏子鋪，有礮船駐泊。又二十里展家溪。又三十里，申初一刻至桃源

一站縣。大令胡玉山鑑登安徽六安州人己卯舉人甲午貢士乙未補殿即用知縣掉舟來迎，先登筱蘇之舟。泊後，余就見之，談許

久。自新店驛至府河驛凡三站，皆應桃源發水腳，而玉山云。陸路例辦三站，水路則辦一站，自

本省巡撫、學政以及過境各差無不皆然。蓋自桃源至沅陵，則洮源送至界亭而止，自沅陵至桃

源，則沅陵須送至桃源，不得至界亭遂止也。余等取沅陵印結與觀，只至界亭而止。玉山以為此

乃萬伯任蒙混取巧，當函責之。余等別無依據，不能與辨，聽之而已。售桃源石者手提竹籃，往

來舟次。令出視之，溼布包裹碎石，大小別置，五色陸離，亦有可觀。因其索直昂而無用處未

購。託鶴亭代購石器物，攜來數種，價昂而貨劣，還之。綠布為此地土產，購七疋，並購元青布

三疋，費十二金焉。玉山送來酒肴，辭之，不可；以舟中陝隘無處可置為詞，則約余等至署共

飲。「恐」重違其意，從之。日暮往赴約。飲間詳詢益齋近況，始知其為益齋門生，因詳告之。戊

刻歸舟，報之以聯扇。少時，玉山送來一切折費五十金。筱蘇以其情文兼至，且有鄉誼，不肯與

爭。余惟筱蘇之言是聽，更無異說。且統計所入，已經足用，有餘不過飽從者之囊，更不必為僕

辛丑日記

一九九

辛丑日記

六六三

受惡也，竟受之。晚與鶴亭談至丑刻。歸舟未眠，忽聞人語嘈雜，問之，將開船矣。

二十四日。寅正開船，十里銅瓜腦。又十里岩前塘。又十里河汊，有礮船駐泊。又

十里沙木營。又十里大溪口。又十里娘娘灘。又十里草鞋灘。又十里，未初一刻抵常德，岸前預

設一空舟為會客之所。武陵大令沈士登湖南蘇州人來見，談許久，言可以由水路到荊州。余聞之甚

喜，擬不換舟，減去二舟，仍與筱蘇同行。已而舟子來言，赴荊州須繞道太平口一路，水涸不能

行。然則不經過澧州、公安，他處皆不當驛站，例不支應，且須耽延時日，諸多不便，余仍擬陸

行，筱蘇則欲由水路至漢口，嗣又聞必至岳州始有小輪船拖帶，洞庭湖不易過，不能剋期而至，

亦擬陸行。余甚願多聚數日，極力贊成，議乃定。而天晚不能登岸矣。請鶴亭代雇小舟以載柩，

鶴亭願共一舟，各出半價，伊既無所忌諱，余何不樂從。晚鶴亭來言，舟已雇得，價二十千，稍

談而去。發船價二十五兩，三次神福錢，俱畢。又與筱蘇共賞六船酒錢十千，清算火食一切開

銷。俱畢，尙餘四十五金，大錢五千餘，賞諸僕以代折席等項。

二十五日。辰刻起。縣署備輿來迎，乃登岸。先到府署，答拜湯伯溫太守，以患感冒未見，遂至

縣署。此地無行臺，試院有省派朱君居之，余等遂仍住縣署。見士登，談許久。諸僕發行李，午

後而畢。購扇一柄，寫送礮船哨官文滄田，並犒水軍八金與鎮遠礮船，同送士登聯扇各一。飭僕

自鎮遠至常德一路 常名里數 灘名里數 皆據舟子 口報與多 孫日記是 不否無從 執也其旁 知也其旁 加圍誌者 皆險灘者 前攝篆傅 兩香大令 現移署沅 江縣事曹 致堂與有 戚誼託代 可致竟不 得

一路共收 折價銀四 百四十四 兩四錢六 分制錢四 十千開除 船價二百 九十八兩 短平二兩 二兩二錢 二分火食

用十七兩 船飯十兩 用銀九兩 餘銀二兩 一兩各得 四分五兩 四錢二分 六錢五分 在鎮遠易 銀十兩 短平七兩 去七錢三 一分一錢 一合五錢 八千八百 八千八百 常德易銀 十兩 平加色 六錢一分 六錢一分 二錢一分 五錢一分 六錢一分 神福十兩 千船賞十 千船賞十 十日飯半 日船賞十 人日船賞 錢六十兩 四錢五十 四錢五十 火食錢三十

裝行槓。跌時，士登便衣來談，約余等到後堂晚飯。鶴亭來辭行，交其貴陽府護票。伊欲士登加鈐一印，並請船封一紙，照辦付之。並問其住址爲有事通信之備。上燈後，赴士登之約。酒肴均精美。談及其令舅謝友梅司馬江蘇人浙現充沙市招商局總辦，士登胞弟清如卽在其帳房。筱蘇託士登爲謝寫信，到沙市登輪舟時請其照拂。余亦爲李明樞事，託士登請謝君轉致漢口招商局。士登許諾。飯罷，爲鶴亭書對聯一副，尙有餘紙三張，天晚墨不現成，恐城門禁夜不及送，乃平船價銀十兩，運柩費六十兩，標柩封四紙，並筱蘇日間所書對聯，未書餘紙，統令高福爲鶴亭送至舟中。又爲鶴亭寫說帖，告知已託謝君招呼，詳注謝君名號官銜，以便到漢口時述及。縣署諸僕，日間曾乞筱蘇書對聯，今見余作書，又競相購紙磨墨來求。以無事，爲書十餘事，猶未已也，張順等恐余手疲禁之，乃止。士登送程儀，卻之，不可，終卻之。蓋多留一日，以聯扇答其情，沿範孫例也，士登誤會，而送程儀，受之是真無厭矣。行槓齊備，余凡紅槓十二，皆四人舁之，白槓十九，皆二人舁之，筱蘇紅槓十一，亦皆四人，白槓二十三三人者二，二人者十八，合之轎夫三班，挑夫一名，夫頭五六人，共夫二百有奇。馬不足用，隨槓之僕乘丁拐轎二，總二百一二人。差紀請於溜單虛報數名，爲沿途亡去夫頭賠雇之資，許之。單開二百二十名，傘夫則裁去不用。包馬二，騎馬八不用，引馬共十匹，照數實報，差紀受命而去，士登送來致其令舅信，

辛丑日記

二〇一

辛丑日記

二〇一

十二千四
百餘錢十
文五百文
各得五千
二百五十
文

鶴亭住湖
北黃岡縣
陽邏鎮粉
邊鋪紅院
子灣

着有生熟
蝦二品生
者如吾津
之青蝦而
小熟者則
純白非二
種之非伊
始履食之
不復贅

糧房書吏
求賞闈墨
與之一本
自看歟送
人歟吾津
戚友多矣
吏者多矣
彼其之子
將毋同
諸僕云傘
夫到處有
之均不用

筱蘇收之。少時，又送來未署名一信，似由 行在來者，首言 回鑾遇大雨雪，途中跋涉甚苦；又言御史黃曾源參福建學政檀機試事不謹，且語涉許制軍，應駁已令許覆奏；高枏亦劾檀，又參廣西學政劉家 模挾帶私鹽獲利，已交漕督張人駿查辦矣。閱竟還之。丑刻始眠。

二十六日。卯正起。飭僕發槓。打坐尖。辰正一刻，士登送升輿。出北門不二里，有關帝廟，士登間道先至，淪茗以待。茶話片刻復行。道路平坦，輿行甚速，惟輿夫多不嫻熟，時有傾跌之虞。三十里，午初至三十里鋪，借飯店茶尖。店甚陋隘，少息而出。又行三十里至大龍驛行館，

才未初二刻耳。行館甚閎敞，門三重，屋兩進，皆五間。余等所居庭額曰檐帷暫駐，為光緒丙子

重葺時胡啓運所題，堂額曰靈桂軒，為嘉慶甲戌許紹宗所題，許之圖章曰辛酉翰林，胡則不知何

許人也。一路未見一槓，到行館，則槓已畢至。朱順云，舁夫馴而速，為此行所僅見。

二十七日。天未明，忽聞人聲嘈雜，似夫役搶槓，諸僕呵禁者。及起問之，蓋夫役於昨晚即潛入

行館，眠於槓側，此時各欲擇輕者舁之，故爭吵，揮之使去，槓已舁午不齊，有已舁去者，物之

失否尙未可知。辰初打坐尖。辰初三刻，行三十里至鼇山。此處例有茶尖，竟未預備，乃直行而

前。又四十里至清化行館宿焉，時才未正。巡檢張飈蓀傳緒四川來見，談許久，索闈墨一本而

去。問差紀鼇山茶尖應何處備辦，則曰應武陵辦，然地實屬澧州，不知其言信否。令僕人查點物

折錢一二百文而已
高樞又參
院撫王之
睿媚優並
進劉森等
其同鄉不
免租護特
交漕督張
查辦劉家
模事並未
令張查誤
書也
堂後小院
桂樹兩株
高與檣齊
繁枝攢聚
軒之取生
以軒取名
途問時見
獨輪小車
似吾津西
門內外之
葦水者又
有前輪多
一小輪者
漸有北方
氣象
行館不知
大龍之宏
敵而堂懸
保險可燈
光明可愛

件，幸未短少。

二十八日。卯刻起，打坐尖。辰正二刻行。十里林角橋。又十里李家鋪。又十里桃花岡。又十里

新渡河，河甚仄，頃刻而過。又十里黃沙河，既渡，沿河而行。又十里過多安橋，一洞至澧州，

入東門。未正抵試院宿焉。強字旂兵在城內列隊而迎，並以管帶刺來。到館後，刺史毛旭卿，隆

江西豐管帶強字二旂提督賀西江長發潭人來見。既而學正麻笠亭，焯鳳鳳廳人署訓導劉保齡鍾源善

丑舉人同來見。均談許久。州吏目陶樹滋號小田來見，謝之。申刻出門答拜諸君，並拜前任刺史

郭子鈞前輩，寶平江西人皆未見。歸後子鈞前輩來謝步，談許久。試院頭門榜曰行臺，堂下無號

舍，始謂非試院也，惟東轅門外，又有門一重，額書文運天開四字，似為試院而言。詢諸差紀，

始知號舍皆在東偏，果試院也。

二十九日。卯刻起，打坐尖。辰正二刻旭卿來送升輿。未行而肩橫忽折，已所存者已隨行橫先

行，乃借旭卿者用之行。出東門折而北。強字旂列隊送於郊。三十里渡一小河，至張公塢。又二

十三里渡涔河至北王垸。田地皆沒水中，但見一片茫茫而已。又七里至順林驛。乃澧州境分司巡檢李金谷

湖北來迎。未初二刻至分司署，宿於堂東偏之書齋，金谷來見，談許久，據云八月間水大至，

至今未能涸盡也。為金谷書對聯二。

辛丑日記

二〇三

辛丑日記

二〇四

韶山地屬 安福縣行 館在焉然 安福例不 應差故武 陵澧州互 相推諉
 本日晚餐 居然有蟹 據云由省 城來售者 制錢八十 文一隻也 然尚無黃
 湖南練軍 分發強剛 毅四道凡 岳常澧道 屬下所駐 皆強字旂 也
 旭卿言粵 督陶次方 年伯(模) 覺於位國 家又失一 良臣矣
 子鈞前輩 月之初八 日交卸以 交代未清 未還省尙 住州署前 由水路來

三十日。卯刻起。打坐尖。辰初二刻行。二十里渡一小河。又五里至界溪橋。強字中旂哨官遊擊夏榮廷列隊郊迎。界溪橋為湖南北分界之處。一河橫貫街市中，南屬澧州，北屬公安，名為橋而實無橋，但於河中築土壩以通往來，水漲時仍須舟渡也。又十二里黃土鋪渡河。又十三里，已正三刻至章村鋪。公安縣借張氏宗祠備茶尖。祠甚敞隘，小坐復行。十五里蔡家洲渡河。又十里李家洲渡河。又五里抵公安縣。大令王葦航同年光緒四川人乙酉拔貢戊子舉人壬辰進士即用遣人持刺備儀仗來迎。入西門。未正一刻至試院宿焉。葦航同年來見，談許久，知兩宮十一月初四日由河南省城啓鑾回京；大阿哥廢，賞八分公銜俸，不準當差；明年順天鄉試借河南試院。河南鄉試改於十月舉行，癸卯補行會試亦在河南試院。

十一月初一日。卯刻起。夫不齊。飯罷，待至巳刻，仍缺數十名。呼差紀，已不知何往。乃升與答拜葦航同年，藉以催促。始辭不見，固請乃見。據云，地方瘠苦，城內居民僅二百餘家，署中吏役幾居其半，凡遇差過，須下鄉徵夫，故一時未能畢至，請余等先行，隨後當送槓至。察其意誠，乃飭僕將未行之槓一點交差紀，已正二刻乃行。三里至港關渡河，對岸即夏間來時泊舟處。此地河分三分。又五里至沱孔渡河。又三十里至黃金口，借廣隆棉花行茶尖，時已未正。此地市肆繁盛，街道偪仄。茶尖時，門外觀者如堵。行有去棉花子機器一具，兩足承一盤，左右各

以去城遠
未得見之
今往拜之
大堂屏風
之右有九
板屋爲小
禮神君行
宮善人以
藥活人祈
報者無虛
日大爲上
下區爲之
滿聞學使
按臨必拜
之餘等則
自居強項
矣

旭卿與楊
穗生同年
祖廟爲譜
婚姻爲暗
時代候

老屋將傾
扶垣半木
短垣半木
補以蓬茅
而當門有
寒梅兩株
蓓蕾滿枝
行將怒放
頗覺可人
前聞湖北
學政蔣亦

兩輪，聯以皮條，右兩輪之右，一大輪曲軸通之於軸之凹，聯以鐵條，下綴木板，足踏木板，則大輪動而小輪亦動。前兩小輪之間又有雙凹曲軸，上擎利鐵如刀，緊逼盤底。盤之前端有隙，下有圓軸進退板各一，置子棉於板，板近軸時，利鐵起而逼之，軸捲淨棉片出而子留。板遠軸時，利鐵亦下，而子落矣。其大輪則加重力者也。自常德來，一路時聞軋軋之聲。輿行甚速，顧盼間，但見輪轉如飛，知爲機器而已。今得詳視，憶而誌之，究未能曲盡形容也。略坐復行。二十里至李家口仍公安境房陵驛渡河，借郭永順店爲宿所。時逾申正，室暗如漆，然雙燭尙不辨物，蓋室與兩廂相連，板壁隔之，無容光處也。中爲堂，兩楹之間樹若屏者，倚以高櫬以祀神，左右卽爲出入之所，不設門焉。左右壁各有兩門。室中以蘆席別爲四室，余等據其前後，兩室另有居人，燈光相射，鼻息相聞，殊嫌不便。堂後壁有門臨曠野。有賽神演劇者，遙望見之。近門數武間，豚柵、雞棲、紡車、糠盎，布列幾滿。僕從所居，則前檐皆敞，懸蘆簾蔽風而已。聞門以內六家居之。以余等至，移出三家。余等所居凡三室，然則一家只一室矣。乃竟有招牌而謂之店，不知爲何店，而郭永順之郭，又於六家誰屬也。行槓皆置之街，差紀派人看守。陸行所經，以此處爲下下。

初二日。未曙卽起。擬早行，乃飯罷待至巳刻，與夫猶未齊。嚴催數四，已正始克成行。而行槓

辛丑日記

二〇五

辛丑日記

六六九

晚飯後買成張順以成一言不合互相口角幾至用武買成來許被蘇呵之余亦申飭張順乃已張福云郭永順係織布店主人居前院餘皆僦屋者也

飯。余乃飯。飯後購風帽一。楨已到齊，而二僕尙未至。小憩片刻，哺時筱蘇歸，擬遣二僕附余北去，爲之分帳，核算良久；因送范君土物，並有交余帶京之物，開箱尋覓又良久：禮備而帶京之物竟未能檢齊，貯之何箱，蓋未詳也。傍晚，范和、朱順始至，言今早夫尙不齊，止賽神之劇，以其人充之始成行，伊等在後，故到遲也。道署來速，籠燭往，佳肴旨酒，談飲極暢。出近日諭旨觀之，和議將成，賞賚有加，張幼樵師以四五品京堂候補焉。飲微醉而止。紫詮前輩召其公子出見，年十五矣，美秀而文，論筆已有可觀。紫詮前輩擬飲助王晉翁，故舊不遺，令人感佩。談至亥刻始歸。筱蘇又寫京信，交余帶往，至子而畢。與筱蘇共事半載，相視莫逆，形迹胥忘，詰朝分袂，依依不忍言別，談至丑刻，然後歸寢。風起天陰，少時而晴。筱蘇之僕賈成交余家信一件，銀一錠，洋六元，請寄阜城，交其妻趙。

初四日。卯刻起。行裝束齊，紅楨仍十二，白楨則加七，爲二十六，筱蘇之陳徐二僕隨行也。紫詮前輩來，送余等明張文忠公居正全集各一部，新刊印者；交余致王晉翁信一件，銀三十兩；談及鹿喬笙在河南病故，爲之黯然。喬笙與余鄉會同譜，深相契合，丁酉秋以保送知府赴豫，道出津門，余適歸里，鞠人亦至自新農鎮，小聚一日，置酒言歡，不謂竟成永訣。聞其在河南辦硝磺局事，署陝州，潔己奉公，宦囊無幾，妻妾子女何以爲生，結局如斯，亦可悲矣。已初一刻飯

辛丑日記

二〇七

辛丑日記

六七一

夏間登舟 之玉路口 向在下游 距城較遠 且水落沙 湮舟不能 近岸而泊 故移馬頭 於燒酒窪 筱蘇囉到 津後將火 車情形價 值詳細函 知並問余 住址以便 明春到津 見過

葆初年五 十餘而鬚 長過胸頗 有老態

范贊臣來 拜發蘇亦 余一刺之 以刺報之

陳僕令隨 輿行徐僕 令同朱順 監管行李

陳僕購物 甚多並未 向公帳支 錢畏筱蘇

罷，辭筱蘇而行，蓋鑒於來時四方鋪之未備尖站，恐沿以為例，無所得食也。出北門。五十里至四方鋪，時未初三刻。荊門州居然備有尖站，仍夏間余等所投逆旅，彼時後院中門未啓，不知中何所有，今入視之，正室三楹，較向所棲止，勝且十倍，似專為辦差設者。少坐而飯。飯罷，未正二刻復行。三十五里，酉初二刻抵建陽驛之龍蟠書院宿焉。巡檢張曠以帖來。聞未到尖站時，昇夫遁去二人，未嘗補募，止將四人之槓改為三人，亦一時同至，足見行李之斤兩尙輕也。差紀頗殷勤，諸僕無呼譁者，緣直牧李紹遠已交卸，代者為陳少石前輩，夔麟貴州癸酉舉人庚辰庶常乙酉拔貢同年幼石夔麟丙戌同年小石夔龍之胞兄本任江夏縣故另是一番氣象也。余性喜聚而惡散，今日乍離伴侶，獨對孤燈，岑寂無聊，不可言喻，翻閱張文忠公全集以遣悶。夜夢仍與筱蘇同行。

初五日。辰初起。差紀關昇夫於門外，門啓則十人入，昇槓出則再入之，頃刻而槓畢發，無呵冒，無喧譁。事有紀律，易集如此，人多好為其難何哉。巡檢張君以刺來送。辰正一刻行五十里。午正一刻抵團林鋪尖。未初復行。天氣極暖，脫帽去馬褂焉。輿中閱望眉山人文集。四十里抵荊門州。民壯四名，皂役六名來迎，入南門。申正一刻至試院宿焉。刺史陳少石前輩來，談許久。高福昨言江陵溜單，夫馬酒席皆溢額，今面語少石改正之。少石索題名錄，言至今尙未知獲雋者為何許人，家中雖無人應試，而戚友之關切者甚多，急欲一視。乃閱墨箱尙未至，許與闈墨一併送

之知其多
物也問其
不數則曰
及核總數
乃增七福
問之陳福
據云只五
二處有紀
槓夫頭八
差夫例用
家向百名
夫足等及
則伊不有
津貼否及
百則否及
慮多裝二
槓故從之
以告後蘇
彼此說豈
有說曰陳
僕之耳福
言每以微
等相口角
際則反眼
甚不相反
若主相識
至稽察有
所稽察又
扶同蒙蔽
甘心分過
而直辭小
人亦難養
哉抑亦藐

去。晚飯紹酒甚佳，問之，果自省城帶來者。獨酌數杯不覺陶然已醉。紅槓一，白槓二晚尙未至，遣人持炬迎之，二更畢始至。即取闌墨題名「錄」爲少石前輩送去。

初六日。辰初起。發行槓不如昨日之得法，然尙不甚喧譁，人少於同行時也，辰正一刻升輿，先到州署答拜少石前輩，辭不見乃行。出北門。北風大起，天氣極寒，轎簾吹落者數次。黃沙白草，一望無垠，無復湘黔紅樹青山景象矣。風大如此，江輪亦未敢暢行，不知筱蘇已否登舟，或登舟而阻風何處，頗縈懷之。王鶴亭之過洞庭湖否，更不能逆料也。諺云，百里不同風，或江湖中風平浪靜亦未可知。三十五里，午正一刻抵南橋，仍尖於天順飯店。酒肴畢具，非復來時粗具茶點之草草也。而諸僕畏寒縮瑟，略一舉箸即輟。節逾大雪，淺水未冰，較之北方。雖寒猶暖，諸僕皆北人，何畏寒若此。疏縱之餘。苦於約束，一說也。蒙恩之久，易於畏威，又一說也。夏間深夜過此，燈昏燭盡，暗無所見。今環顧之，楹間題字甚多，有連仲珊自南郡至鹿門六月六日阻雨宿此云云，旁注己亥二字。仲珊漢軍旗人，姓侯氏，名連捷，爲余丙戌同年，官編修時，頗以書法文章自負，而十年未得一差，憤嫉不平，出爲湖北保送知府，卒以浮躁爲大府所劾，降補同知，嗚呼，浮躁二字，以余所見奇才異能之士，用此敗者，不知凡幾。其人類多不知自反，且有激而愈甚者，所以不可救藥也。戒之哉。未初復行，風稍殺。二十五里，申初一刻抵石橋驛，

辛丑日記

二〇九

辛丑日記

六七三

躬涼德不 足以默化 之也然李 明而在必 呼所以死 歟

借舊典鋪宿焉。室中設烘爐，暖氣融融，無復來時駐此之苦。薄暮又大風，晚息。五更又風。初七日。辰初起。發行楨。行楨，馬匹皆另置一處，有竊馬夫屨者，馬夫誅之急，則出之，偽爲代求而得者，向馬夫索酬錢百，馬夫不與，來愬之僕從，僕從廉知其情，叱去之。辰正二刻行。微風而寒。二十里，已初三刻至樂鄉關茶尖。共行一小時許，絕無餒意，差紀以小食進，稍嘗卽輟。已正二刻復行。在輿中閱張江陵書牘，四十里，未初不及一刻，抵鍾祥縣之麗陽驛行館宿焉。差紀仍陳姓者告余，主人已爲京城寄信寄銀，接濟向辰大老爺眷口。晚飯酒甚佳，飲數杯。飯後，呼陳紀來詢，知性臣世叔本欲來此與余晤談，以正縣試未果；叔雨世叔以暴疾故於江西；翰人現隨扈北去；友梅調署濟南府，有實授信息；少笙現已回署。陳又云，河南一路甚不安靜。吳漁川觀察永家眷行經裕州，伏盜突出，劫掠一空，幸未傷人，緣過荊州時，購緞疋等物，直數千金，備觀察貢獻之用，盜偵知之，一路隨行至裕州，乃乘間而發也；現在各處均設防兵，前途可令其護送。又云，余堯衢同年肇康現署襄陽道，可以晤面。良久乃去，張順來稟，適見差信，有僕從凶橫字樣，仍自貴州傳來者，奴等未敢踰閑，此信不銷，惡名難受。已而朱順持其信來，共二件，其一，與楊昇舟，錄與筱蘇者，大同小異，下款則署貴筑縣差房；其一則余等舟行之信，內載船價火食費甚悉，並有奉主考面諭，一切均照溜單實發，並無折扣云云，下款署晃州。

人可百斤四
三人可百斤五
六人可百斤六
七人可百斤七
八人可百斤八
九人可百斤九
十人可百斤十
十一人可百斤十一
十二人可百斤十二
十三人可百斤十三
十四人可百斤十四
十五人可百斤十五
十六人可百斤十六
十七人可百斤十七
十八人可百斤十八
十九人可百斤十九
二十人可百斤二十

呼高福來問，向來差信密祕，爾輩何由得見。據云，陳紀以此二信，一不實，一無用，不復遞向
下站，故出視也。余等之至貴州也，首縣只供下馬一飯，以外皆例歸供給所支應。至歲事起程，
首縣乃備夫馬。所發溜單，沿途則之，如出都之良鄉然。有浮冒，彼無所費，儘可作人情。僕輩
凶橫，獨於貴筑縣技無所施，謂之不實，似爲有理，至晃州一信，其無用更不待言，至武陵日即
應銷去，乃竟傳遞至此。不遇陳紀將胡底耶。辦公事者不求甚解，亦可笑矣。然棄物也正可借以
品人。記舟至沅陵，萬伯任大令以折費太多，執溜單不實之說，與余等強辯。余問其差信云何，
曰差信並未言照溜單實發，言之吾何敢不從。夫晃州差信，首至沅陵，伯任以爲民父母之身，而
竟肆口誑言，毫無審顧，直視孔方兄外，舉在無足輕重之數矣。遇吾輩若此，凡所遇者可知。吾
輩所遇者若此，其未遇者尙不知凡幾。直道尙可行哉。人心尙可問哉。天下事尙可爲哉。嗚呼噫
嘻。

初八日，卯刻燭而起。辰初三刻行，瀕行，交陳紀一刺，致候少筮。五十里渡一小河。河只一
舟，登岸卽新店。午正尖於客店，地屬宜城縣。詢知薛次雲世兄已受代去，新令爲江蘇陽湖謝叔
詞。紹佐店壁書有許幹臣送吳漁川觀察之眷自鄂之豫，八月十九日經此，遂宿焉云云。然則吳眷
被盜，八九月間事耳。高福云，有道員亦尖於此，旗人也。遣人來問，而無下文，置未顧。午正

辛丑日記

二二一

辛丑日記

六七五

辛丑日記

二二二

輻曰不爾 將鞭汝誠 之腹矣罔 有悛心雖 未果鞭而 凶橫之名 實由此起 差紀通病 每以詞感 有之主聽 以其利欲 加以罪方 患無由授 人怨乎小 何無知不 人無知不 堪痛恨實 范僕曾隨 吳棣軒前 輩使黔闕 中一竹在 款成往執 胸與致堂 例致堂深 爭致堂信 衡之此所 或致堂可 爲亦未可 知

三刻復行。風大起。四十里至宜城。大令率民壯、儀仗、鼓樂迎於城外。入南門。申初二刻至書院宿焉。書院名紫峰，額字小而黯，來時未曾詳視，依差紀語音，書作志峰，索解不得，今乃知其誤也。大令好馳馬，郊迎後，先鞭而至，執主人禮甚恭，年四十餘，頤而麻，面色黝然，無鬚偉丈夫也。談許久。知其曾在山東河工効力，識大哥及友梅、峻丞諸人，又詢知午間所遇爲前任荆宜施道颺觀察，良其令弟崇良，尹良皆乙酉同年。若早知之，當通候焉。大令去後卽答拜，未見。街頭有山陝廟一所，廟名甚奇，約是兩省公地，如會館者，呼待詔來梳髮，卽在縣署執役者，王其姓，沔陽州人。言其主上有太夫人，七十八歲矣，夫人，如夫人，公子三，長者十八歲。此地城爲圓形，周七里餘，凡門六，東西南北外，有小南門，小東門焉。書院傍之門卽小東門。書院無月課爲行館，爲官紳議事處。另有課士之所在縣署傍。晚飯紹酒甚佳，亦從省城帶來者，叔詞故善飲也。飲數杯微醺。二更如廁，見前院老柏兩株，大可合抱，直榦干雲，淡月疏星，輝光掩映，徘徊者久之。

初九日。寅正二刻醒。寂無聲息，靜臥許久。聞從人有起者乃起，才卯初耳。卽催夫發槓，良久不齊。差紀昨晚皆歸眠，至此竟無至者。遣人到縣署催問，回云，夫役甚多，皆以署中所發淨錢爲人從中易去，以多小錢者發價，每百只有大錢二十餘文，不受顧；不惟未發之槓無人來昇，卽

道旁巨碑

吃立曰大
邑侯薛公
次雲去思
碑

嚴記謂書
院在北門
內

嚴記作歐
家

此處席極
豐盛八簋
之外加一
品鍋馬官
仍故官差
紀則易人
足見此事
中之乾沒
爲不少也

自宜城至
樊城號稱
九十里以
時考之實
不止數記
亦云

車行每車

已發之積均委之道旁，竟無法可施；久之，乃稍稍將積昇去，聞係帳房作弊，叔詞知覺，仍令以原錢發價，夫乃集也。辰正二刻行。叔詞郊送如儀。出大東門，三十里，午初二刻至小河。宜城於此借市肆備茶尖，腹正餒，食不託數枚。午正復行。張順、張福、鮑福三人之馬尋覓不得，余乃先行。十里渡一小河，來時忘未記三僕仍不至。又五里，未初二刻至歐家廟，仍飯於泰豐當。飯罷，張福、鮑福來，言所乘之馬皆雇來者，有馬者恐至樊城仍令其送至下站，故乘間棄鞍而逸，因以驢來。問張順，則曰其馬並鞍靴被套皆不見，尙待追究。已而張順亦來，言其馬實號馬，圍人因有逸馬，騎而逐之，不及而返，先不知也。時已未正二刻，三僕尙未飯，余仍先行。酉正抵襄陽，入南門，市肆均已上燈。遇纓冠項垂卷袋者數人，約是考試之士。出北門，門皆有題，夜去暮來，竟不可見。渡漢江，闊較來時僅半之。須臾即達彼岸，登岸踏沙行者許久，始拾級而上，至樊城之西門。有持炬來迎者。尖後共行四十五里。戌初抵行館宿焉。詢之差紀，時正府試。高福云，遣持炬者迎至江干，不料其半途而止，積習可惡，遲之又久，行積僕從始畢至。晚飯酒亦佳，未敢多飲。與鮑福夜話甚久。

初十日。辰刻起。商議車兩，每騾一頭每站索銀八錢，從前只需五錢，自轉運向西安車不足用，車局昂其值以招徠之故，增至八錢。且蓬車多河南者，不願北往，執不折閱。幸有通州兩騾轎車，

辛丑日記

二二三

辛丑日記

六七七

辛丑日記

二二四

六七八

索銀七錢 爲津貼所 爲短車不 有短車不 陽縣卽不 發價矣故 車契書每 兩二十錢 兩七錢五

朱順以空 槓向差紀 不易差紀 不應遂至 口角

直可稍減，許載四百斤。乃雇其三，每兩至保定二十五金。夾板多損壞者，呼木工來整之。購淨髮須知一部，備送益府叔祖。購黃楊梳。午後周熙台大令繼昌來見，談許久。渡河，入小北門，拜余堯衢同年，談許久。知宋芸子同年仁青以道員分發來鄂才月餘，已委辦宜昌土藥局優差也。湖北學政初放彭向青同年，述聞命之次日，伊卽丁外艱，乃改放彭少湘前輩，姓同省同，故傳聞異辭。答拜熙台，未見。出北門渡河而返。北門上有北門鎖鑰四字。出北門數武有樹一，德政碑林立，額曰鹿門風月。登北岸有門，榜曰漢沔津梁，昨卽由此入。其門斜向。既入又有門一重，以爲樊城西門也，到行館詢諸司茶者，乃知樊城無西門，所謂城門者皆有主名，其餘無名之門，如余所入者尙多，皆巷門也。堯衢約明日在署便酌，辭之不獲。到行館後，卽送單來書知。陳僕檢點行李，忽見其箱不類，審視之，乃范僕之箱，在常德登岸時卽已互易，未能覺察，今始知之，已無及矣。其箱有烟土，銀兩，皆待用之物，非俟明春范僕赴京，不能到手，而范之赴京與否，尙不可知。書之以爲不細心者戒。天終日陰。夜晴。

十一日。辰刻起。督僕裝車，長車三，短車六。余嫌其多，則曰物件實多，且有一人乘坐，所載過重，則行走必遲，北去站路甚長，日行百餘里，恐不能依時而至也。堯衢同年來談許久。午後有淮鹽局委員江蘇候補縣金琢齋其人相浙來拜，因堯衢招飲及伊，故先來一晤也，延見之。申刻，

襄水或謂之襄江或謂之襄河名稱不一嚴記謂之漢水最為典雅切當華堪為席癯師幼子

自此以後每到此處呼之紀來告之故且曰如伊不遵行其來告吾立逐之伊本非

答拜琢齋，未見。即渡襄水赴堯衢之約。同飲者琢齋、熙台，發源浙江人候補同知何名正祥，江西人張家灣盤金局中衡楊名龍章。湖南酒肴精美，談飲甚暢。知兩宮將入直隸境，因駐蹕一日，特兼程而進，大約已示火車定期不欲更改也。堯衢託帶京信，約明早送來。戊刻散歸。已而堯衢送信來，世兄華堪信一件，銀三十兩，秦袖衡同年信一件，洋四十元，鹿喬笙奠分三十金，外送余程儀二十金，余因自京至黔，一路往返，未遇一故人，石鄭卿雖鄉會同年，在京並未見過，堯衢在京時嘗相宴會，今適相值，而余又有餘閒，特往訪以敘離情，乃既領盛筵，又蒙厚贐，受之實愧，卻之又嫌不恭，躊躇再四，惟有受之再圖答禮而已。有諸葛祠道士持來南陽草廬圖一紙，廟碑兩種求售，其碑一明萬歷，一本朝也，未購。溜單送來，仍有虛浮，減去之。終日薄陰。晡時微雨數點。

十二日。辰初起，打坐尖。轎夫柴姓者，來時由此昇余到荊州，以舟行無所用伊，遣去之，今又來求附行回京，言如不見憐，將為異鄉餓殍，謂之曰，爾甘心昇轎，則吾到處飭差紀少募轎夫一名，以爾補數，既可回京，又得夫價，吾亦無挾帶外人之嫌，即如所請；若於況外有所覬覦，雖少至一文，當即逐去，決不姑容。伊唯唯，因許之，並諭諸僕隨時監察。辰正二刻，熙台大令以刺來送，升輿行。過一橋，見碑碣甚多，立者，仆者，舉不可辨識，渡清河，河水淺涸，置小舟

辛丑日記

二一五

辛丑日記

六七九

辛丑日記

二一六

吾所應帶
之席也無
弊此庶可

於中，兩旁鋪木板，卽成一橋，其廣真不容刀之勢。三十里，午初二刻至葉店茶尖。糞弓米極佳，啜少許。長車尙未至，稍待之。午正復行。三十里，未正二刻抵呂堰，仍宿於兀家。晚飯酒席豐盛，與歐家廟同，蓋差紀仍歐家廟之人也。天薄陰。午間見日光。夜月朦朧。臥後，聞室中有貓聲，未之異也。無何，夢中驚覺，聞嚙木聲甚厲，殘燈猶明，審視之，案頭置餅點合一，彼欲得而甘心也。聽之將不勝其擾，遂起驅貓於外，而合上覆望眉山人文集數本，已被撕破。理許久，時已寅正，遂和衣復眠。

十三日。辰初起。辰正行。二十五里至黃泥河，入河南境。又十五里，午正一刻至新店鋪。街上售物者甚多，擁擠難行。此地已多車兩，而竹筐、瓦缶、肩擔、手籃仍復隨意橫陳，占地至街心，車馬一過，卽須移避，何紛紛然不憚煩也。仍尖於高氏之花圃，室中供木瓜，多而且巨，濃香撲鼻。差紀言，其主錢小修大令以迎駕赴省未歸，聞兩宮並未啓鑾，以洋人請廢大阿哥故耽延云云。昨在襄陽，堯衢、琢齋諸君言，兩宮某日至某處，某日召見陳小石同年。於某某日併站至磁州，鑿鑿可據，豈盡子虛耶。大約此地電報所不及，邑侯又不在署，不得確信，得之傳聞者皆陳言耳。午正三刻復行。若由大路至新野縣城，則三十里，由小路則二十五里。來時係由大路，於到此時渡白河。今昇夫貪近，捷徑而趨，數里先渡一小河，又將十里甫渡白河。申初二刻

花圃主人
向高福言
欲留余住
一日高福

已代余辭
謝有此雅
意而不來
見而談何
也

抵新野。儀仗來迎，至行館宿焉。張順購來柿餅，斤十五文。天陰而寒，暮微雨，入夜浙瀝有聲，不久即止。堂懸保險燈甚巨。差紀云，中有損缺不能然，令人不快。或伊爲省油故爲此說，亦未可知，此處無車，短車皆不易，惟每驟給制錢五百，仍令送往下站，長車價亦如之。範孫日記有因安陽淇縣兩處長車諧價後遂決意裁去云云。余意此例由來已久，我雖裁，僕輩必收以肥己，不如收之，切囑僕輩任多任少勿與爭。僕輩此次恪遵余言，蓋此款不歸伊等，遂不覺秦越視之也。短車御者，欲猶未厭，與差紀爭，差紀挽諸僕調停之，舉長車以爲例，乃各無言而去。

十四日。卯初醒，以時尙早，未即起。無何，聞高福呼余聲。已辰初二刻矣。急起盥漱。辰正一刻行。入新野南門，出北門，兩門相距，不足一里，城小可知。北門外不數里有廟，廟前有石刻，漢關神武演水軍處。來時途中遇雨，以油布幕輿，故未見也。三十里，午初一刻尖於駱莊之行館。午正一刻復行。二十里過界墳，寨門額曰寓傳越鄉，不知何解。又十里，抵林水驛，寨門額曰瓦店寨，蓋俗名也。申初二刻至泰豐店宿焉。店上房四間，而中分爲二，與來時所宿之店同，而寬敞則過之。天仍陰。午後又起大風，諸僕無不號寒者。到店後，風亦尋息。店壁留題甚夥，端居無事，流覽一周，紙糊泥蓋，莫窺全豹者不計外，擇其可存者錄數首於左。號琴志者詩云，雕鞍吹滿戰場沙，莽蕩中原此駐車，書劍隨身攜一衛，關河極目見三鴉，南天歸夢雲俱遠，

界墳據高
福所云差
紀言地名
介中距瓦
店十五里

辛丑日記

二二七

辛丑日記

二一八

有車夫自
北來者言
京事又自
戰事以兩
宮現以衛
輝府以無
動靜真無
稽之談也
然而足可
感而人可
畏之至可

北闕愁心日尙遮，憶得故人腸斷句，清霜冷拂劍頭花。號聚民者，本年立冬前一日和之云，恆河莽莽劫餘沙，北去琴書共一車，萬里雲隨瑤圃駿，十年霜重玉堂鴉，神靈漢代人何在，要害雄關勢易遮，且喜客中天氣好，故園珍重早梅花。又黔南癡雲子董次屏詩云，朝朝暮暮走風塵，容易消磨客裏春，曉枕聽籌寒破夢，夜燈揮酒劍親人，掬懷肝膽誰知己，入世功名太累身，翹指帝鄉何日到，計程已覺近花晨。又號瘦筠者過光武故里詩云，金吾不作作天子，卓哉文叔竟如此，乃知帝王自有真，竊據紛紛井蛙耳，漢家靈氣孕南陽，故宅憑臨落日荒，終始君臣兩人傑，行人還指臥龍岡。又錦江周伯顯句云，斷絕家書鴻雁闊，零星鄉夢鷓鴣鳴，惜全首模糊，不可辨識。又有極可笑之七絕一首云，落榜童生離南陽，思親思妻思故鄉，他日若展龍鳳翅，狀元榜眼探花郎，下署兄弟三人宿此有感。此三人者，可謂難兄難弟，無怪乎一同落榜也，錄之以供一噱。到行館後，未進小食。腹適不餒，亦未索。薄暮乃以湯餅進，余所嗜也。食之而飽，晚飯遂不思食，小米粥甚佳，啜兩碗焉。晚雨雪。鮑福購來雞心柿三枚，朱順購來梨二枚，梨嫩而甘，雖不及吾鄉，然遠勝湘黔矣，其價甚廉，斤才十文耳。

十五日。卯初起。檐瓦間微有積雪，路亦不滑，蓋昨晚之雪，花大而稀，爲時亦不久也。此地無馬，前站家人及兩包，均載以車，省去三馬，馬折制錢三百，余謂車亦須發價，舍馬而車，馬又

失之今無
及矣
居室為學
使按臨下
榻之所來
時彼蘇居
之正苦
熱二人恆
在堂上坐
談未嘗審
顧今獨居
一室憶及
十五年前
吾學此邦
視學此邦
曾兩處入
此室猶是
人竟永無
相見之期
家庭多故
旅櫬未歸
回首臨歧
淚盈襟袖
矣

聯云，看萬間廣廈宏開，前召堰，後趙渠，大庇又傳賢太守；願諸生芳型式仰，漢武鄉，宋文正，此邦代有古名儒；跋曰，任樂如太守以試院落成，寓書索聯額，撰成卻寄。又傅竹農聯云，星使再傳輅，景鹿洞談經，龍岡駐節；風檐重校藝，媿文翁興學，召父居官；上聯蓋為督學朱桂清前輩福發也，閩風堂前楹邵伯英前輩聯云，八十年蔭庇猶叨，愧衡校濫司，薄植何堪繩祖武；萬千士因緣重證，願廉隅益勵，清芳常不負先人，跋曰，嘉慶十八年，先大父光祿公以南陽經歷升淮寧縣知縣去任，越八十年，光緒辛卯，松年奉命按試來宛，自顧疏庸，文衡忝掌，荷夫恩之高厚念祖德之深長，敬製斯聯以誌感仰。又樂育堂後文昌祠一聯云，聰明正直而壹者，齋戒沐浴以事之；可為神祠通用之聯。購彩色髹帶三十副，南陽綢一端，烙花冬青木箸四分素而粗者二十對，絲綫一兩。晚飯後為差紀題畫，日間來求者，畫牡丹一株，貓一，蜨三，而未署款，為題富貴耄耄四字，後書年月姓名。題畫款惟善畫者能之，余等所題，總不入格，若在吾儕則卻之矣。天氣早陰，午後暢晴而暖，晚月明如晝，而風又起，雲亦稍稍來集矣。十六日，辰初起。滕六稅駕，豐隆肆威，潔泉遣人來留住，待晴而行，謝之。已而潔泉來送行。茶話之頃，有民馬夫來叩首求釋，言已送數站矣。潔泉命釋之，另易他馬，旋即為差紀擁出。其果釋與否則不得知矣。潔泉因言，自兩宮還京，各站馬匹多調往應用，馬遂不足，往往雇民馬

有馬而取
肯用皆不
之民問雖
發價亦不
足此種弊
政未易除
也是所望
於愛人之
良有司之

代之。然則黔湘各省亦用民馬，又有何說。總之，驛馬均不足額而已。辰正二刻行。囑潔泉勿遠送，即在試院作別。便道答拜鎮軍、遊都、太守三君，及大令，均未見。太守有恙，昨已差帖請安道謝，今即不復驚動矣。出北門，額曰，源溯紫靈。各官均以刺來送。昨日並無儀仗，今早則有日罩前導，以爲爲拜客也，乃至東郭外猶不去，遣之，欣謝而去。民壯四人，衣屨單敝，瑟縮可憐，亦遣之。練勇四名。昨日迎於尖所，擬犒而後遣。乃伊等見民壯之去也亦求去，遂並遣之，而輿中無錢，竟未能犒，殊覺歉然。二十五里渡河，河有圯橋，與昨同。又五里至新店，額曰屏翰南都。午正尖於客店。一路朔風吹雪，屑玉盈輿，寒氣砭肌，兩足僵木，而亭皋千畝。雪泥斑駁，未嘗一白如銀，蓋雪之虐，皆風之饜也。降輿後，向火良久，寒猶未減。門雖有簾，而長於門者幾半，垂鉤於檐，從中舉起而懸之，與無簾等。下之則拖曳於地，不便出入，惟有忍凍而已。到處皆然，不知剋自何人。人可凍，例不可改，殊爲可笑。飯罷，未初復行，雪止，風仍未定，時透日光。有馬隊四人來，言是鎮軍派來護送者。以其遲至，疑之，然着有軍衣，當非假託，即假亦無可如何，惟有聽之。三十里至博望，額曰星郵傳命，西寨門也。門外立石，大書曰漢張騫封博望侯處。申初二刻宿於行館。薄暮天晴。問諸僕，早間民馬果釋否。僉云未釋。詢知此處有馬號，呼差紀來，告之故，囑其易馬，務將民馬釋回。差紀唯唯而退，未知能遵命否也。

辛丑日記

三三一

辛丑日記

六八五

辛丑日記

三三三

自樊城以來，日見牛車輪輻輳，均與京津之做車同，惟前只一轆，轆端橫木，輓兩牛而驅之，頗存古意，特以大車仿小車之制，前無式，輓不梁耳。晚微陰，旋晴，風姨返轡，雪月交輝。

問差紀此
是旅店否
曰然店何
名則曰不
知亦不復
問

十七日。辰初起。高福以兩包馬及所乘馬，易一車以行，諸僕皆怨之。蓋短車儘可裝載，如不加車，則馬可折價也。辰初三刻行。三十里，午初至趙河，尖於旅店。店極寬敞，屋亦雅潔，來時以爲行館也。壁有詞一闕，題曰虞美人，蓋詞目也。敍曰，辛丑九月，薄遊山西，遵乎裕州，宿乎趙河。湖自發澧江，涉襄水，訪新野之庾廟，式南陽之葛廬，兼旬不休，前路未半，百感交集，綺懷逾紛。秋之爲氣，昔人所悲，況復邨店晚月，古原斜陽，黃塵撲衣，北風嘶馬，凡我身獨茫茫生愁，有心人同歷歷來夢，華年錦瑟十五旅夜玉漏三商，託虞姬之歌，寫情人之怨云爾。詞曰，裕州西畔茫茫路，有箇征鴻駐，算來負了語丁寧，祇有淒涼，珍重竟何曾；霜林露驛西風緊，不似江南景，江南江北一般愁，且自溫存，莫去倚高樓；款署小朱龍館在東民，不知何許人也。飯罷，午正復行。出門卽渡趙河。河水乾涸多見底處。就其乾處築小橋，數步卽過，有水處冰稜稜焉。十八里至廓封，額曰荆襄重關。又八里至十里鋪。又七里至三里河，裕州輿夫來迎。又三里至裕州。刺史王肖谷迎於西門外。西門外牆嵌晚照二篆字，內門額曰，望成，不知何解。入西門，出東門。又四里渡潘河，以木石平鋪爲橋而過。申初三刻至新街之聯陞店宿焉。刺史隨

東門內額
曰瞻雲就

來見，談許久，知兩宮十三日已至磁州；河南巡撫松中丞壽隨扈北上；河督錫良署豫撫。余欲答拜肖谷，肖谷以距城太遠諄辭，余亦辭肖谷明早遠送，肖谷允諾，余遂不往，以帖答拜而已。店壁詩甚夥，無非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之類。惟有七律一首可取，詩曰，萬里彤雲凍不銷，連番風雪太飄搖，馬蹏尙隔藍關道，驢背翻疑灞水橋，高臥袁安嘆此日，成功李愬憶前朝，冰霜閱歷男兒事，莫計迢迢去路遙，後署庚子臘月十二日赴陝，阻雪宿此，古洪都我我居士疥壁，此君非赴行在引見者，卽京官也。馬隊四人送至此，與錢人一百，不受，意似嫌少，倍之乃受，晚飯時，來辭謝焉。問昨日之民馬釋去否，則今早卽釋，本日所乘皆號馬也。問高福何爲多索一車，則以昨日雨雪，諸僕之物皆欲置之車中，不爾，則勃然不悅，以致車中無坐地，不得不爾也。他僕來，問之，則以高福昨因有雪，自置馬鞍於車內，而置他人臥具於外，皆不直之。蓋其齟齬者有由也。爰誡諸僕和衷共濟，毋許各存意見，皆受命而退。此地大落花生極賤，每斤十六文。侵早大霧。午後晴暖。

十八日。卯正二刻起。天陰有風而寒。未加車。辰初二刻行，渡脫腳河，經平原寨，亦名招撫鎮。售梳篦者甚多，張順購篦數事。下七里岡，又渡河，河水皆涸不用舟。共三十里，巳正至柳林鎮，卽扳倒井也。仍尖於光武廟之玉照堂。道士李元忠出迎。來時聯額有遺忘者，補錄之。玉

辛丑日記

二三四

跋記作八
千爲秋誤

照堂中懸額曰，八千爲春，是壽老道士者。上款振聲鍊師六十三歲，下款洛陽張輅，並詳列官銜，時在道光戊申年，蓋嘉道時翰林，會典試湖北，視學貴州，而又官天津府知府，署天津河間兵備道，長蘆鹽運使者也。又裕州刺史王肖谷聯云，井養得靈源，傳聞倒水翻瀾，實扶明聖；宦遊逢勝賞，相對幽花翠竹，暢滌塵氛。又有張暄者聯云，塵馬此儉閒，紅藥宜人，綠楊小憩；雪鴻聊寄迹，宦遊南苑，夢繞西湖。嚴寒，未能徧覽各處。院中池已結冰，羣芳盡謝，惟翠竹搖風，柯葉不改，時窮節見，宜乎有君子之稱也。李道士贈娑羅果二枚，大如荔枝，云焙乾爲末，以酒下之，可醫胃痛，亦治產難，索一差聯而去。午初二刻，飯罷復行。經龍泉鎮，至獨樹過河，共三十里抵保安驛，有碑曰葉縣裕州分界處。未正一刻入行館宿焉。此地麥麩甚賤，十六文一斤，較大落花生尤便宜，蓋落花生非日用所必需，且須棄皮也。差紀云，縣城亦十六文一斤，而麩則較此尤細，白菜之重五六斤一顆者三四文耳。較之津京，相去何啻倍蓰，信乎通都大邑之不易居也，晚飯高福朱順均未食，問之，則以一路被風，不思食對。彼二人者，皆乘車行，而猶畏風如此，騎者當如何哉，舁者又當如何哉，人之不可一概而論如此。天終日陰，至晚風仍未息。

十九日。卯正二刻起。天晴風定。辰初二刻行。三十里渡河者二，皆有圮橋。巳正一刻至葉縣舊

於路類見
有羅列研
池墨海五
色石髓出
售者及至
宿所竟覓
不得

住宅在大
堂東偏額
曰明體遠
用道光年

城。入南門，尖於行館。鮮果中有榴子，作淡紅色，甚甘美。差紀云，此處榴甚賤，斤五六文。飯罷，午正復行。出北門。於城內左右瞻矚，碑碣甚多，皆作細字，丁伯厚日記所謂城內一坊一碑皆刻止子路宿處者竟不可得，惟見有一石刻蒙以養正四字，當是爲義學言之也，北門外有土郭。近郭門處，老樹數株，樹下碑一，隸書葉公問政處。二十里渡河，經尤潦村寨。北門外西偏有墓甚大，據云是丈人墳。其東偏有碑二，一大一小，皆隸書止子路宿處，其一字已漫漶，當是有人恐日久不可辨識，特又樹一石，故二也。丁記所云，或卽此而誤其地歟。又十里抵葉縣，民壯四名儀仗來迎，大令余竹生以刺來。去郭門不遠，道旁有廟，廟前有碑，曰漢逸民某故里，隸書也，詳細辨視，未能得其姓名，而輿已過矣。郭門額字亦未能詳。入城南門，額曰葉公舊治。城內道左，店門燈彩高懸，旁插黃旗，大書吳字，不知爲誰。申初仍宿於昆陽書院。詢知吳漁川觀察攜眷赴廣東雷瓊道任經此。竹生大令以爲吳先而余後也，先往迎吳，不意余竟先至。少時，大令來見，談許久。問漢逸民爲誰，大令亦未留心。鮑福令役出而詢之，亦無回信，令人悶悶。若在曠野，不難駐輿出視，今至縣城，儀仗前導，觀者塞途，似未便停駐，虛文之牽制，無味已極，無怪古之高人惡此而逃也。書院大門，榜試院二字，堂下兩旁皆號舍，卓皆以石爲之，卓前短石節比，則坐位也，與城隍廟間壁。嚴記云，廟有額三，中曰顯道明威，左曰鑒觀有赫，右曰

辛丑日記

二三五

辛丑日記

六八九

間所懸

燭照無遺。到時諦視之，廟之大門三楹，垣間另有二角門。左右兩額即在角門上方，顯道明威一額在大門之右一楹，不居中也，居中另有題字，其左一楹亦似有額，均未看真，明日當審顧之。此處銅器甚佳。欲購合子燈，竟無現成者。水煙筒價甚昂，未知適用與否，未購。

余恍惚看
似池字確
福以爲確
是地字均
池地均
不知所出
俟致

二十日。卯正二刻起。辰初三刻行。出書院門，審顧城隍廟額，居中者卽刻石嵌之門上，曰捍衛
臆地，與左右兩角門額同，其左一楹中所懸藍匾金字，曰靈佑昆陽，與顯道明威額同，皆木質，
當是報賽者所懸也。答拜竹生大令，未見。出北門及郭，門外有廟，廟前碑曰，漢光武大破莽軍
處。大令親送於廟前，儀仗皆退，而傘仍前導，亦命去之。十里過十里鋪，於來時所見孔子使子
路問津處豎碣之外，又見有橫石，大書曰沮溺耦耕處。不一里，道傍有墓，墓前碑二，一立一
仆，皆曰周隱者長沮桀溺墓。二人者，生而耦耕，死竟合葬歟，抑傳會之說歟。又碑曰，孔子自
楚過來處，行近臥羊山，遙見簷脊參差，樹株蒙密者，黃文節公祠也。迨至其前，則見所謂山
者，土坡上亂石數堆而已。名之臥羊，其形宛肖，初平再來，當叱而起也。祠東向。民壯云，祠
無足觀，其西偏亭池殊勝，皆累次增葺者，去大道不半里，儘可停輿一觀。惟余樂與人同，勝地
獨遊，轉增惆悵，遂過之。數里又有橫石，曰子路問津處。一事而遺蹟兩存，何去何從，必有能
辨之者。又二里許，共行二十里，過一河。巳初二刻尖於汝墳橋。飯罷，巳正二刻復行。據鮑福

云，於路見文王化行南國碑一，過問道橋，橋有軒轅問道處碑一。余在與中均未見。四十里過首山，至襄城縣。大令孔玉如，少尉孟博泉躬率儀樂來迎。未正抵汝水西岸之旅店宿焉。玉如博泉隨來見，談許久，知玉如十月間曾赴省城，就近引見；閩舅，何秋浦世叔均未晤面，二公鬱鬱不得志，故於酬酢多疏。玉如云，十月杪黃河水涸，渡船不得近岸；十一月初三日天陰微雪，及初四日辰刻啓鑾，天氣晴和，河水陡漲，千帆擁渡，頃刻而直達彼岸，足見昊蒼眷顧，川瀆效靈，中國聖人自有真也。又云，徐友梅已實補濟南府，王用霖以丁憂人員來此充緝私委員，蓋襄城食鹽由山西轉運也，與伊朝夕謀面，相得甚懽，聞余將至，擬把晤痛談。余於他鄉遇故知，而又得之意外，其喜更不可言喻。玉如博泉去後，即更衣升輿。時汝水已涸，過石橋，入縣南門，先答拜郊迎二君，以爲或不見，或見而談不多時，然後再訪用霖，可以暢所欲言，且擬攜之來共晚飯，作終夜之聚。乃到縣署，先謝不見，隨云王大老爺恰在此，似示意可以入見者，余遂命輿直入，升堂聞絃歌聲，降輿入視，則氍毹貼地，粉黛登場，方演劇也。玉如出迎，用霖繼見，禮畢，至二堂後余來時所居之室茶話，始知用霖去歲七月丁內艱，張仁府現署河東道，實督鹺務，委以斯差，秋間來此，家眷靈柩均在陵川署任所。因與玉如留余晚飯。問今日之局爲何，則前兩日爲玉如五十初度公祝，今相酬也。兩君情意甚殷，重拂其意，爰命將儀仗遣去，只留昇夫。易

用霖今年
五十四歲
而齒牙脫
落僅存其
一自然精神
也固自充足

辛丑日記

二二七

辛丑日記

六九一

辛丑日記

二三八

六九二

冠至二堂觀劇，藉以暢談。玉如又請本城都戎龔仲約來陪。年五十餘，江蘇人，胸多積卷，長於詩古文辭，儒將也。坐定，伶人進劇目請命，辭不獲已，令演二進宮焉。飲間，用霖詢津人事甚悉，均詳告之。喪亂之餘，問訊故鄉，心重語長，親切有味。余亦詳問晉省同人，騫峯之邀薦固不待言；少乾亦膺密保，現署解州；振鈞署祁縣；藝林署太谷；惟苑介卿世叔以病痺廢，賴鄉人伙助以餬口，少乾去歲贈之三百金，然後難爲繼，嗷嗷衆口，終屬不了之局，不如歸去，諸少君尙可設法謀生，株守他鄉，何見之左也；詔銜署潞安府屬有教案，洋人來首縣請見之，卒不見，無以謝首縣也，僞爲失足傷股也者。於首縣來時，令人負出見之，旋即以病股請代，閒居陵川者數月，現在並未銷假，又委署歸化城同知，憲眷可謂隆矣，惟此數月中，出直隸州缺者四，竟以假中未得與補，近於自誤，然其人別有見，解不可以恆情測也。仲約在豫多年，談河南古蹟如數家珍，據云，葉縣郭外漢逸民某故里碑，其人爲高文通。伶人多自京來者，聲調闕目，皆與京同，勝貴州百倍。自去歲亂後至今，久矣不聞此調，音尊一聚，彷彿都門團拜時也。擬賞伶人，用霖已代余備，不安之至，思有以報之。而天晚卸車，解箱諸多不便，且所攜各物舉不足登大雅之堂，不如已而。亥正酒闌燭跋，諸君猶堅留。以明日須早起，乃興辭，與用霖，仲約言，明日路長，啓行甚早，此地爲別，卽不往拜。兩君亦一揖送行。辭玉如明早遠送，玉如亦諾，乃歸。

玉如又云
火車路已
修至正定
尙未賣票
洋人特備
黃車以待
迎駕必以
兩宮車
行人方許
他後行走

差紀云已
得差信吳
蕭堂月之
十五日由
樊城起程
何其神速
乃爾殊不
可解
嚴記云石
固為尖站
夫石固去
襄城九十
里豈有如
此之大站
乎然則當
宿穎橋而
襄城又為

惟以未曾答拜博泉為歉，張順來稟，在縣署時已以刺往矣。然觀劇時，博泉當在他席，未與周旋，終屬疏失，戒之。呼差紀來，問龔仲約何名，伊竟不知，此人之疏，竟與余同。高福言大車須易，適纔驅來，朱順言驅來之車甚羸敝，恐不能任重致遠，遲至此時始來者，為混目也。來時泛駕即在此站，不可不慎，擬與差紀議，令其發價，仍用原車，諭以通融辦理，不可執一，均諾而退。天晴而暖，室設烘爐，頗有燥意。

二十一日。卯初二刻起。聞朱順言人聲，問之，則大車僕夫爭價也。昨行六十里，葉縣發價八百五十，今日九十里，發價千五百，雖有短陌，較之昨日足增三之一，而猶以為未足，故呵斥之。

卯正三刻行。過橋入城南門，出北門。玉如、博泉均以刺送。四十里，已正二刻尖於穎橋。襄城

飯罷，午初二刻復行，過穎河。今日與夫多門外漢，步武未能整齊，行則輿牕玻璃震震作響，前者冒而後者怨，不數武輒停輿而互易之，失足而踏者蓋兩次焉。尖後益形疲憊，遁去者四。道長而行緩，殊為不適，幸去宿所五里所，長葛縣昇夫來迎，真力彌滿，其行若飛，為之一快。五十里，經數寨過橋。申正至石固驛之旅店宿焉。天晚微陰，風而不寒。鮑福云，於路見大書吳季札掛劍處碑一，余未之見。店室前無檐，門簾未能高懸，實為破格。惟簾板溢出簾外者左右各尺，簾出入，殊多不便，不知何所取義，內室者亦然，命撤去之。

辛丑日記

二二九

辛丑日記

六九三

辛丑日記

二三〇

尖站矣恐
未必然

自襄城至

石岡殿記

作百里以

時考之誠

不止九十

里也

德隆盛主

人云葉縣

至襄城六

十里為一

小站襄城

至石岡九

十里為一

大站石岡

至新鄭六

十里為一

小站新鄭

至鄭州九

十里為一

大站又大一

然則石岡

非尖站矣

自加溜班

車入溜班

單

車

二十二日。卯正二刻起。辰初二刻行。仄徑一條，左右土山高聳，蔽無所見，或一二里，或四三

里，斷而復續，時而緣坡上行，則豁然開朗。三十里，已正二刻至會河鎮。此處例應長葛縣設茶

尖，來時即未備，今仍之。擬直行而過，與夫餒而求食，遂至西街之德隆盛旅店小憩，購薄餅食

之，甚佳，又啜小米粥一盃。午初復行。北風橫吹，黃塵滾滾，余在輿中衣冠且為之變色，僕從

可知矣。然吹面不寒，與楊柳風相似。三十里渡溱洧，至新鄭縣。儀仗來迎。大令王溥以刺來。

來時入東門，出南門。今則繞城而行，至東門外大街，遙見一坊，榜曰東里衆母之稱，與人之

誦，至今猶未忘也，為民上者可以興矣。未正宿於東門外之逆旅。以帖答拜大令，鮑福云，去城

不遠，尙有子產祠一所。又聞西門外有伍子胥祠，其中碑碣甚多，惜未能到。向夕風息。趙芝珊

學使託余為其戚蒯帶物二種，云如不到河南省城，即交鄭州寄往。今鮑福來言，伊願為其主賚送

省城，就便謀事，即不復北行，允之。其人本附余而行，去留可任其自便也。來時，直隸境內皆

有班車，以資與夫休息，冬令道易天寒，與夫未索，鑒於昨日之困憊，今特索之。聞自南陽即有

班車，溜單雖不載，亦照例預備，因與夫未索，高福均折錢入己，未知確否。

二十三日。卯初二刻起。卯正三刻行。過子產祠，不半里，有碑一，大書宋太師歐陽文忠公墓。

四十里至郭店寨，門旁一碑。曰宋呂正獻公墓，碑已斷而接續之，依牆而立，恐其仆也。斷處正

若早知在
試院宿自
南門來路
省三里路
在河南境
內凡兩宿
試院兩陽
而後遂及
鄭州不能
自巳

當正字，斷紋與字畫相混，審顧始識。據云，墓去寨門尚有里許。辰正一刻尖於旅店。來時此處未曾供億，今則燈彩高懸，鼓吹聲礮焉。差紀年五十餘，楊姓，祥符人，一叔視學時，伊會伺候，言之歷歷。飯罷，午初一刻復行。徑仄沙深，與夫往往插腳塵中，行未能速，五十里，申初二刻至鄭州城下，無來迎者，竟不知宿所。昇夫謂客館多在西關，遂向西行，入關寂無所見，入城亦如之。城門額曰西祝華峯。至十字街，折而北，將近州署，刺史李子明元楨江蘇吳縣人來已卯舉人大挑班來迎，言得信甚晚，倉卒未備，仍請至試院宿。試院在州署之東。於路見負卓几攜茵扇者，紛紛藉藉，惟恐後時。既至，呼高福問之，則伊至時，亦從西關繞過，無所歸休，直至州署請命，始知余之今日至也。部署粗定，時已加酉。刺史來見，呼茶未烹，代以溫水。榻設矮几，足溢於外，周旋間，觸之而傾，水迸濺衣，瓷甌幾碎。坐定，談及乘輿九月間經此，駐蹕二日，以州署爲行宮，從者甚衆，用車二千數百兩，計費六萬餘金；昨得省電，十八日抵柏鄉，再兩日可至正定乘火車，大約此時已駐蹕保定矣。問少蘭叔安否何如，蓋丁酉科，子明分房舊相識也。又云，路訪巖觀察現在河南候補，囑索闈墨題名錄，觀察畢節人家有應試者，又關切故鄉戚友，故以一觀爲快，中式之路朝鑾，卽其兄弟行也。手下無存者，許於車到後送去。鮑福赴省城否尙未定，因而託爲蒯希彭寄物，子明許諾，談許久而去。上燈後，行李車始至。命取闈墨，則曰，明早易

辛丑日記

二三一

辛丑日記

二二二

車時順便取之爲妙，此時天晚，人多而雜，照顧不及，恐有疏失。來時，范和等曾失去制錢四串，不可不慎。余雖知爲諸僕偷竊，姑聽之，蓋欺以其方也。強之，而萬一有失，彼有詞矣。好在明日路近，起程無妨稍晚。鮑福來稟，決意赴省，請向州署爲索一車。令高福與差紀商之，據云，刺史將遣人赴省，如伊能待一日，即可附便而行，不待，卽爲命車。余本不欲爲之索車，既有此便，遂命待之。州署家丁有與之相識者，留居一日，固不慮無着落也。天氣甚暖。從刺史借得電報，京報，枕上觀之，知益齋已轉禮科給事中；子丹御史已傳到；陳小石實授漕督；馮夢華升山西河東道；楊少泉升庶子；裕筱鵬同年厚放鳳陽府，皆同鄉同年之好消息也，故詳之，餘不贅。夜夢到京。

二十四日。辰初起。易車，開箱出闌墨，送子明一本，並託寄路訪巖前輩一本，各附以題名錄。芝珊學使寄省信件，均交鮑福，並賞其制錢兩千。此處車馬均不齊備，諸僕怨高福之不善辦理。遲之又久，刺史候送於外，寒不可忍，遣人來問，差紀始着力催齊。已初後行。刺史送於西郊。途間，時見小車前樹高竿，張布帆順風而行，以省人力，轎也而緯，車也而帆，皆變格也。又見四輪大車，形似巨箱，無轆，前後各有鐵環鈎繩以馭馬，二馬，三馬，以至多馬，皆驂也。欲倒行，則解鈎而掛於車後，車無轉折之勞，是又在古今車制之外者。四十里至榮澤，入自東門。未初

伊昨言余所備大車僕人皆志不渡黃河到省附載而省所費無幾處尙有餉差用車甚多不肯放車若自厘車費無所出故乞亦差之所教也鮑福不隨馬行溜單減

後妻詳視環不在車也軫長於輿兩端各

數寸以鐵
束長木在
所上車去
木尺兩夾
地尺夾兩
較下尺夾
輪於中無
通軸無轄
輪無轄
穀無轄

逆旅榜曰
義合甚湫
隘油果甚
佳大有吾
鄉風味四
文一救

仍宿於人龍書院。大令陳堯卿來見。談許久，知省城黃河已凍，不得過，餉差係繞道至此，此處水涸，河極仄，惟兩岸近處皆有冰耳。食不飪湯餅以代早飯。小憩時許。晚爲閩舅寫信。天早晴，午微陰，晚晴暖甚。明日路長，又須渡黃河，而車竟至晚未齊，不睡以待。嚴催數四，至丑初始齊。

二十五日。卯初二刻起，今日仍用包馬。大令以刺來，言昨晚偶感風寒，不克親送。卯正三刻行。先答拜大令。未見。然後出北門。十五里，辰止一刻至黃河岸。解餉者先已到。正在渡河，待渡之頃，降輿出視，遇錫麗堂。伊解卷箱，於九月二十九日起身，行至常德時，聞吳肅堂有十月十五到鎮遠之說，以時計之，十一月十五尙未能到樊城，襄城差紀所云，尙非確信。或者舟行遇順風，較陸行較速，亦未可知。在蘆棚坐談許久。登舟開行，頃刻而達彼岸，兩岸並無多冰，舟直傍岸而泊，惟河中有冰片順流下駛而已。復行三十里，午正抵王祿鎮。此處未設尖站，入逆旅購餅餌，雞卵食之。留一刻許復行。二十五里至獲嘉縣屬之亢城驛。寨門額曰連嵩。申初宿於旅店。大令邵翊君以去城遠，例不來迎，以刺來。差紀二人，一葉姓，安徽人，一孫姓，山東人，言其主由延津歸來不久，蓋往助貢珊辦回鑾差也。伊二人亦曾隨往，據云，紹文頗能事，子化好作威福，貢珊知之，已不令管事，駐蹕一日，諸凡均無貽誤。問其署中尙有何人，曰有叔太爺

辛丑日記

二三五

辛丑日記

六九七

辛丑日記

二三四

六九八

者，頤而髯，知鑑泉姑丈已經來此矣。問解卷解餉者到否，曰均到，惟解餉委員二人意見不合，分住兩處，共事之難如此，愈見余與筱蘇之畛域胥融爲難得也。晚補寫閱舅信之未完者，並爲貢珊寫信，天晴而暖，夜有風。

因兩委員一
偶憶及子
故事戊子
科四川趙
寅臣工部
高熙副制
禮卿前制
光與典試
貴州以意
見不合竟
彼此互罵
幾至刻
其年趙仲
暨同亦
典蜀試寅
臣出對云
黔趙使黔
蜀趙使黔
均趙使黔
官一六品
一殿撰有
人即趙有
二片之趙
對云正考
罵副正考
罵副正考
萬里兩行
伙伴兩寬
家共事不
合貽人話
柄可以鑿
矣彼兩委
員殆未嘗
聞知耳
貢珊現已

二十六日。卯初二刻起。高福以瓦缶熾炭，置烘爐旁，已而惡氣棘鼻，刻不能忍。急呼從人視之，盛火者蓋溺器也。令傾火於爐而出之，良久，尙猶有臭，攜有大棗投之始已。屢次易車，行牀已毀棄之。卯正三刻行。風已息。直行六十里至新鄉，大令張學愚率儀樂迎於郊，既爲同鄉，又與少蘭叔同年，頗覺親近。一見卽問曰，爾夥計胡不來，則應之曰，回家去矣。相與大笑。入南門。未初宿於古鄠書院。本日適值課期，散卷甫畢。若扃門而試，則不得入矣。大令隨來談許久，知兩宮過延津時，于潤五，侯博齋俱來爲貢珊幫忙，賴內侍多同鄉，宮門費才三千餘金，他處不能也，酒席共四千餘卓，兵丁羣起而搶之，毆打差紀，闕至牙門之二堂，恃勢聚衆，可惡已極，主之者亦太無紀律矣。又言，孟黻宸，趙星樓均已晤面，東麟堂由京來，沿途包辦酒席，有白雲觀道士沿途關說宮門費。方外人而通苞苴之門，真元之又元，或此門亦爲衆妙之一耶。以湯餅代早餐。食畢更衣，以年愚姪東答拜大令，未見，送其闌墨一本。到鐵大舅母處，益齋表弟回津，蘊齋在衛輝府，有任邱劉馥卿蕪粉前在新鄉鹽店，多受鐵舅教益，與表弟輩結盟，今賦閒居

孔雀其翎
縣署前有
兩坊曰河
朔名區鄰
南古治即
一轅門也
衙署轅門
似此者甚
多未悉各
記亦有各
題二字似
晉津之道
署者
此處多麩
三十餘文
一斤較葉
縣以南且
倍之矣
表妹舅之
季女孟筱
帆先生子
婦嫁不五
年而寡今
才二十五
歲
錫麗堂未
宿此行而
前矣
後詢知貢
物從河南
省來非四
安者

此，出而相迎。登堂展拜，泫然以戚，欲哭諸吾舅之靈，而無人共往，禮神主而已。詳話兩地近況，知此地僦屋直甚廉，北房五楹，東西房各三楹，歲取二十千耳。舅母以烹魚燂餅相餉，遣與從回，更衣大嚼，果然而飽。留銀十兩爲吾舅楮帛之資。大表姪由塾歸，年十四矣，溫文知禮，甚爲可喜。馥卿煩書名片四，祠額一。適朗舅寄來家信，內有與余一信，閱竟懷之。又四表妹由鄂寄汴轉遞之信，是其親筆，初未嘗讀書，而竟能作字，文義亦粗通，聰明女子也；雖然，其如命薄何哉。信書雙親大人，吾舅之逝，伊尙未知，不敢使知也。表姪又代人乞書楹聯一副。戊刻肩輿來迓，遂歸。又爲朗舅書數語，附前信中，並呈闈墨，題名錄，先正讀書訣，輶軒語，書目答問。又貢珊信及闈墨均送縣署託寄。表姪來，並饋豆粥、醬菜，持楹聯來蓋圖章。送其讀書訣等共四冊，勉勵數語，唯唯聽受，代其師傅茂才乞闈墨一本而去。早眠。夢還家。

二十七日。寅正起，僕從猶眠，喚之始應。瀕行，大令又來談許久，視升輿。卯初三刻出東門。約里許，行行且止。問之，則前有貢物爲阻，良久，至空闊處，急趨而前。天已曙，從輿中窺之，木箱數十，大小不一，或八人，或四人舁之，蹣跚而行，偶有花木露枝柯於外，餘皆不知爲何，約皆西安宮中所陳也。舁者皆營兵，有吹洋號者前導，行止準焉。五十里至衛輝府，不知所適，詢問良久，始知仍在城外之合順店。過橋入寨門，已正尖焉。高福至時，誤入城至試院，

辛丑日記

二三五

辛丑日記

六九九

開創之君
則可

其差本日
未到想宿
汲縣矣

次常辦
兩宮差
彼隨行
丁闖入署
中掠去庫
存制錢若
千且至內
室開箱將
衣飾各物
席捲一空
不知去向
數日後尋
得之其夫
人受其鞭
扑似此不
同強盜不

至，命遣役往迎，則漫應之。據高福云，伊到時尙未預備，赴署呼人來部署粗定，即遣人迎余。余並未見有迎者，其漫應不待言矣。時逾酉初，室中已闌，尙無燈燭，良久始具。車亦隨後畢至。差紀張，大興人，言大令張次常翊辰在府城未歸。問是何出身，曰拔貢，科分則不知，湖北人也。晚飯後，堂上燭滅，出入皆暗中摸索。夜夢還家，夢中又夢。

二十八日。卯正醒，寂無聲息，今日道里甚近。且車尙未易，余蚤起何爲，乃復眠。已而人喧於庭，炭熾於室，已辰初矣。起問車齊否，則尙缺其二。連促之，互相推諉，意似欲省二車。遣高福赴署索之乃齊。張紀本非次常之僕，因辦兩宮差，人不足用，從他處借來者。昨晚聞其與諸僕談，自云兩宮過境後，次常曾遣人搜括其家，大罵次常不止。余不欲聞，呼諸僕來斥之去，非良民也。已初後始行。大風吹垢，塵土蔽空，逆風而行，足冷欲冰。幸入關時之虎皮現置輿中爲坐具，取以蔽膝，乃不畏寒，北門外有寨門，額曰九省通衢。二十五里至淇河，寨門榜曰淇水關。由寨中行，既出，道旁立石，大書淇水二字，已到橋頭矣。橋下流泉歎薄，一如往日，求如範孫日記所謂千態而萬狀者則不可得。過橋，並河而行，數里乃趨大路。又三十五里，經濬縣界，未正一刻至宜溝宿焉。湯陰縣屬地似逆旅，而額曰皇華館。塵滿征衫，撲去之。差紀云，大令褚君現丁內艱，明日即交卸。供張頗草草，然不能怪也。室中無火，時風雖未息，而日光甚濃，坐定並

辛丑日記

二二七

辛丑日記

七〇一

將何主之
者爾有
乃爾有
所利而故
縱之歟不
中丞竟不
參奏何也
油果擁腫
不脆且有
生類不如
王祿鎮遠
甚

有人書云
題壁詩皆
不佳惟北
小屋短古
一章差強
人意尋至
其處視之
滿牆墨迹
並無一詩

大令方丁
艱今日所
食或其祭
餘乎是重
於車馬者
也本非齊
人之乞當
下聖人之
拜矣

郭外尚有
一碑上手
鐫節井二

不覺寒。以湯餅代早餐，似未足，不欲再索，令僕購油果食之。小憩片刻，聞諸僕在院中易車乃起。晚飯中席不能下咽，諸僕皆餒余之餘焉。飯又不足，命自購饌食之勿譁。已而見案頭有飯一籩，不知誰所匿者。晚風定。

二十九日。卯正起。辰初一刻行。途遇大車甚多，又有荷大旗而徒行者，約是營兵，不知從何而來。二十五里，已初三刻尖於湯陰縣之南門外逆旅。壁間題詠甚夥，惟有七絕兩首尙可取。一首

云，三月楊花絆馬蹄，蘆芽初長稻秧齊，東風不爲行人住，莫怪春闈望眼迷，未署名。又一首云，滾滾漳河流向東，高家父子漫英雄，小憐一去無消息，冷落西山避暑宮，下署無名氏。大令

尙未交卸，新任到尙需時，早餐只供餅餌，無粥飯，菜則名爲一品鍋，實殘羹冷炙加菘葉耳，然味較全席爲美，食甚飽。巳正二刻復行。入南門，額曰瞻淇門。出北門里許，經一廟。廟旁碑

二，一曰古河陽寺，一曰岳武穆王先塋，廟後有圍牆，當卽墳園也。又四里許，有臺置碑，曰周文王姜里城。又三里許，有坊曰十里鋪。又二里，有坊曰湯陰安陽分界處。又短石二對，立道之

左右，一曰湯陰北界，一曰安陽南界。又三里，有坊曰三十里鋪，則就安陽言矣。經一浩利，榜曰寶蓮禪寺。又十里，有坊曰二十里鋪。過石橋圮橋各一。又二十里抵安陽郭外。大令周應麟以

刺來迎。道旁有碑，曰宋韓魏公故里。郭門額曰古相州城。南門額曰鎮遠門。既入城，行經鼓樓

許徑三寸
小視若無
所取義何

南城樓上
有額亦曰
南通十省
數見不鮮
矣

蓮如世叔
因侄女與
子結親現
往湖北遺

自辛宅出
忽有張蓋
前導者想
差紀所遺
也

前王川霖
歸道山余
以其得之
傳聞未敢
深信
蔚如云凌
叔登弟在
省城思我
甚竟未致
彼一然殊
受歎然

鐘樓。鼓樓亦有額，模糊不可辨識。鐘樓額曰聲徹天中，即瞻天尺五之南面也。未正一刻宿於鐘樓北之行館。太守善守齋以與松中丞婚姻迴避，解任赴省。大令辭以疾，以刺答拜。惟辛蔚如世叔僑寓於此，須親到，更衣往謁。請見太師母，則辭。聞談，知解梅訪老伯，高杏齋世兄在此司離，亦宜一往。適有客至，遂辭出。到解高兩君處。杏齋出門，只見梅翁。梅翁留晚飯，謝之。歸，蔚如、梅翁先後來。留蔚如晚飯。飯間，杏齋來，略談而去。與蔚如暢談，知其八月間曾赴京驗放，現已到省；沈星垣已捐學正錄；高澤翁加捐同知，分發湖北；王晉賢世叔果然作古。余告其蔣蓬史現在貴州，曾詢近況。談至二更，索闌墨一本而去。行館堂額，篆書蔣徑二字，跋語多而字小，蔣蓬翁手筆也，來時宿此，未嘗留意，今與蓬翁為舊雨，擬備錄之，而日間未暇，燈下則目力不及矣。

三十日。卯正二刻起。遲遲吾行，因錄堂額跋語曰，昔蔣詡開三徑之竹以延客，而羊求獨與之游，高致絕人，余何敢方。願余自甲子歲權守斯郡，凡往來賦高軒過者悉傳食於此。余為東道主人，爪印時留。今年春，隨節北征，師于駐鄴，余轉而為客，亦館於此。遙憶舊游，恍如俄頃，嫌其庭院清曠，而舍後一無點綴，乃為之拓明窗，蒔花種竹。晴日婀娜之影，瀟湘風雨之聲，從此無寂寞景象矣。雖然，逆旅光陰，何必曲名希杜，然天必以此待舊太守者，當有關因絮果在

辛丑日記

二二九

辛丑日記

七〇三

辛丑日記

二四〇

焉。額曰蔣徑，非欲蹈王謝爭墩之習，聊記此重來一至緣耳。同治戊辰三月全州蔣珣識，辰初一刻行。出北門。四十五里，經如昨日之坊者三。已正一刻至豐樂鎮，尖於行宮之偏院，仍來時駐足之地，而缺者以補，舊者以新，門朱窗漆，頂席而壁紙焉。差紀張，山東人，曾伺候一叔，據云，此處本備兩宮宿所，乃僅茶尖而去。流覽一周，然後早飯。負暄而坐，體躁汗津，揭冠解帶而食。午初復行。漳河新作圮橋三，中爲御道，左右朱欄，長約五十餘丈。過橋入直隸境。長征萬里，病後還鄉，目見耳聞，我心則喜，二十五里，未初抵磁州，無來迎者。入南門，至行館，則鼓吹升礮焉。刺史許仰坡以疾辭，未來見。今知其爲恭慎師之猶子也，以治年世愚弟柬報之。小憩時許。晚飯後，刺史遣人索去題名錄一，署多津人，有來就諸僕談者，鄉音入耳。彌覺暢然。

來時行館
另有人居
此處亦極
寬潤

十二月初一日。卯正二刻起。辰初二刻行。鼓樓北道左巷口，有坊曰崔府君廟，府君名珏，字子玉，唐人也。前行數武，見有儀仗排列，睨之。行館內有肩輿，似將啓行者，不知何許也。出北門，門皆三重。直行七十里至邯鄲縣之南關，額曰極會天衢。入關，未初一刻宿於城南門外之逆旅，鼓吹聲礮如昨。明府廖紫垣已去任，代之者龔厚菴以刺來，報如之。差紀二，皆津人，以小食進。蓮子蛋饅不足代早餐也，命僕購稷餅食之。小憩時許。薄暮，車聲磷磷，將及寢門，有人

名彥師

述亦云
武亦云
與子路
津皆一
而兩存
蹟者但
知邯鄲
有光武
否

來時亦
此到晚
無行早
所見故
一

呼余而入，則楊述齋也，齋館在蘇曹，去此八里。余之至也，有為其送信者，是以來。遂共晚飯，並留為長夜之談。伊聞明日仍無尖所，要余便道過其館食，乃為留諾之談至乙夜。知初齋已司離安州；少蘭叔之新城引岸歸裕源錢店代辦。舉家可資以餬口；天津百物昂貴，錢法甚壞，且時有盜案，甚為可慮。和衣抵足而眠。述齋忽於夢中大聲疾呼，喚醒問之，竟不自知。

初二日。紅日滿窗始起，將辰正矣。辰正三刻，命車兩先行。余與述齋由南門外折而東北行，經叢臺。臺在城東門北，下址與城毗連，臺高則倍之，形微圓，上周亦具垣堞，壘塔周回，為陟降所由，臺上前門而後室。門榜曰武靈叢臺。室左碑一，以甄砌之，皆新加修葺，備兩宮之登覽也。

已初二刻至蘇曹齋館。主者為王秋浦，衛瞻哥之從舅也，亦舅之夙識者郭裕如琴妨先生子孟嗣宗

微帆先外，若曹，若張，皆吾津人也。談良久。秋浦舅云，沈竹青在磁州。昨竟不知，知當訪

及，蓋祖父而身三世交也。裕如視余天津紳商士庶籲請袁慰亭制軍從速移節駐津稟稿，儻詞斐惻，娓娓動人，不知何人手筆。聞已批准此稟，焉有不準者，惟如願而償，未卜何時耳。語嗣宗為新鄉寄信，伊唯唯。早飯旨酒嘉殺，終以不飢，罔非鄉味，陶然醉而果然飽。飯罷又談許久，午正二刻，揖別復行。十五里經黃梁夢。又五里入永年縣境，有兩界石對峙。又二十里至臨洺關。關亦三重，惜多殘破。關內三層高樓一，綠瓦重檐，模規闕麗，行過其下，審顧未有題額。

辛丑日記

二四一

辛丑日記

七〇五

行館大門
左右磚砌
小室二高
廣僅足容
人鼓吹者
一居其中
格也亦

交差紀名
片囑候許
儀延

牆陰尙有
積雪

申正至行館宿焉。邯鄲城至臨洛關本四十五里，今由南關逆旅起算，而繞越蘇曹，又稍東偏，故多三里。大令仍方君汝霖。差紀崔，自云曾爲書賈，在琉璃廠，與鄧峻山舊識，鄧幾經失足，今則依然賈也，崔則不知何故而已辱爲奴矣。有心人處此，必諱莫如深，彼且津津樂道，絕無不堪回首之情，是別有肺腸者，奴其宜耳。雖然，升沈無定，不可因彼而存自滿之思也。歸當舉此以視峻山。三更將眠，忽接黔藩邵實孚前輩咨送鄉試錄公文一角，並鄉試錄二十本，收付回片，又筱蘇一分，代爲收存，文係十月二十七日所發。

初三日。辰初三刻起。辰正二刻行。出北關，關亦三重，其中間者，僅存基址矣。及河，河亦設橋。過橋三十五里。至沙河縣，於南門外逆旅稍歇。昇夫晨餐，余亦購粉糝之類食之。聞角聲，有兵隊過。停二刻許，午正復行。入沙河縣南門，城下有碑曰呂忠烈公神道碑，城中售物者甚衆，皆日用所需之屬。街心泥深沒踝，似曾雨雪者。出北門，途遇車兩甚多。三十五里抵順德府。城南面有土郭，如京師之外城然。入郭門。向來行館在郭門內，今有兵差居之，遂入城南門，門額曰來薰。循南街北行，迎面巨坊一，曰畿輔雄藩。坊北三重樓一，最下層門上，大書順德府三字，蓋府署之外門也。中層榜曰清風樓，上層額曰天尺五樓，凡七楹，當塗而高，氣象崢嶸。由坊前折而東行，未正三刻至逆旅宿焉。邢台令仍王君錫光，以事公出。其幕賓李敬珍，山

北門內二書院來時未悉其名今過而詳視之其一爲育英書院其一爲觀音院其額仍爲觀音院未得見

東人，蒙一叔取高等食饌，遣人以刺來候，以現在制中，不肯親來，故未知其字，隨即以刺報之。壁題五古一首，頗有寄託，錄之。詩曰，扶桑日初上，倒景凌朝霞，耀彩出滄海，宇內生光華，南榮負暄景，陰壑結冰花，寒燠任所處，臨被無私加，但有葵藿誠，何論邇與遐。持此謝浮雲，一葉庸足遮。後書辛丑十月十日邯鄲早行初日有作。屬籍儀仲，不知爲何人。逆旅甚湫隘，當門而立，直見街市。頻見營兵往來，據張福云，其軍衣書誠信幾旂，步隊第幾棚字樣。購雞心柿數枚，枚二文。朱順以制錢四十購茶一兩，並不見佳。

初四日。辰初二刻起。連日晴暖，今陰而風，頗有寒意。辰初二刻行，出北門。三里許經一石橋，旁有碑曰響水河大石橋。碑已中斷，響字已缺一角，上有何字，不可知矣。數十武又一圮橋，旁有碑曰豫讓橋。往得詔銜姪信，伊由晉解餉赴甘肅，曾經豫讓橋，此處又有之，不知何故。共行三十里至良緣店。舁夫投逆旅早餐，余在輿中俟之，約一刻許復行。三十里抵內邱縣，過曩所宿店。入城南門，折而西而北。未初二刻至鹽店宿焉。鹽店極寬敞。入門一院，長闊各八九丈，西北隅有室數楹，南偏另院室二所，後仍有隙地，與前院毗連作曲尺形。余所止院，東西室各五楹，南北室各三楹，窗壁皆新紙，滿室白生，而各室門上皆有大令封條，室中一無陳設，似久無人居之虛室者。既曰鹽店，何冷落若此。詢之差紀，始知此地久已無商，蓋官運也。尙未

辛丑日記

二四三

辛丑日記

七〇七

辛丑日記

二四四

七〇八

之官乃為其店而售其鹽非商久已無者而宜新來者差紀所為不執也然則知懸之聯信懸店之聯故物矣

一路供不應雖劣皆所等然其無容必具其無如來時之荆門州牧李紹遠邱縣令李運昌者此苦李也誠

早餐，擬以小食代之，乃庖人尙未至。命僕購油果棗饊食之。晚飯肴核中皆有泥污。余食後，米飯無多，僕從竟無所得食，索諸廚，庖人竟逃去，不知何往。大令仍李君運昌，而較之來時，居處為優，飲食則劣，皆差紀所為，主人不知也。堂上只懸對聯一副而中空，聯為惠師橋樂所書，上款崧甫，不知為鹽店之故物歟，大令之所藏歟。大令似不能僅出一聯以飾壁也。晚晴，見新月。夜夢在京。

初五日。辰初二刻起。辰正二刻行。出北門。經七里橋，陟馬峰岡，渡南沙河。河有圮橋。二十七里至尹村，輿夫投旅店早餐，余亦降輿小坐。刻許復行。途遇車兩甚多，與余車錯雜而行，詢知為袁慰廷制軍之家眷。三十三里抵柏鄉。大令戚位三朝卿以刺來迎。南門外有關一，覆以黃瓦，有額已模糊，只辨清槐陽二字。入南門。未正二刻，假錦源泰布店為行館宿焉。店極闊敞，大門內一院室數楹，二門內西上房三楹，南北室各三楹，上房為過堂，堂後又門，門內西南北室各三楹，皆有樓。回鑾時醇王居此。故帳房貨物皆移至偏院，至今未復其舊。余適至，仍居之。晚飯後，店人以紙來乞索書，為書聯二，堂幅一。詢知店為山西呂姓所開，專販中國粗細各布，司事者三十餘人皆山西人，其磨墨者年才十六，離家已三年矣。吾家子弟，在家學賈，恆以為苦，視此又當何如。店房歲租制錢三百千。大令，貴州貴陽府修文縣人，己卯舉人，癸未進

士。國子監學正戚彥成朝勛之兄遣人來索題名錄，以其爲賡人也，並闕墨贈之，楊述齋與之相識，昨曾囑余晤面代候，今未來見。余亦不往，惟有令差紀轉達而已。終日天晴。午後有風而不寒。到宿所後，風息，室設烘爐，有躁意。

木坊因蹕
路所不能耐
設仍當以
久爲憑耳

據云大石
橋距城五
里

初六日。燭而起視，時辰表已指辰初，蓋昨晚表針忽停，隨意移指，故不準也，與他表對之，正速四刻，才卯正耳。辰初二刻行。出北門。二十二里半至王莽城。昇夫早餐，置輿路旁，刻許復行。又十里至柏鄉趙州交界處，有新立木坊一，大書南至柏鄉縣城三十三里半，北至趙州城二十七里半。乃行不半里，又有立石，大書柏鄉縣北界字。一界也而有坊有石，且相距甚遠，究竟以何爲憑。又行里許，見趙州第六鋪，又書南至柏鄉城三十里，北至州城三十里，里數反加二者，必有一誤也。前行又經數鋪，皆相距五里。及過大石橋，去城不遠，見第一鋪仍書北至州城五里。實不過二里耳。前兩日所見更鋪里數，有似此者，以爲偶然誤記，今詳記亦復如是，是里數亦不準矣。官事之不求甚解大率類此。趙州南門，額曰臨浚門。入門行許久，折而東又北，借張姓家爲行館，尖焉。時才未初，詢知黃仲篋未在此，於八月間回津未歸。昨此處探馬到柏鄉，本可告伊尖趙州，宿欒城，因來時仲篋有歸當留住之言，恐有留滯，未敢預定。仲篋今不在此，則一定宿欒城矣。飯間，孟丹林來談片刻，既去，又饋茶點四事，請到鹽店宿，謝之。未正復行，

辛丑日記

二四五

辛丑日記

七〇九

辛丑日記

二四六

七一〇

張福馬鞍
破者用之
僕者用之
陳乘車行
溜單又減
馬一匹

答拜丹林，並見內席錢佑民。知馮俊甫由陝隨扈北上，刻當在涿。略談復行。出西門。四十里經賈店，至欒城縣。酉初二刻入南門，門凡三重。宿於行宮之西偏院。行宮因龍崗書院改爲之，規模闊大。中爲書院舊室，講堂五楹，堂下左右皆號舍，前爲門。堂後聽事五楹，東西廡各三楹，重新之東西偏新作三楹者各四進，周以迴廊。差紀導余流覽一過。各院皆設水缸，冰結滿中，缸爲之裂。用時置水，竟不復傾。公中之物任其毀壞，無過問者，可發一嘆。大令黃介臣以刺來。忽聞人語嘈雜，則袁制軍之眷口至也。此處先未得信，未備宿所，倉卒間設宿於此間之東院，需用一切皆咄嗟而辦，差紀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大令亦來周旋，因又以刺投余，未云請見。余適晚飯，遂謝之。不然，伊雖不請見，余必與晤而一談也。聞袁眷有幕賓同行，因憶阮斗瞻弟不知現在何處，想先隨制軍北上矣。若在此行，未有不余見者，固不待今日之同居也。

初七日。卯正二刻起，此處不供小食，據云：大令並不吝嗇，皆司帳者爲之也。辰初二刻行。出門先拜大令，未見。至北門外，人烟闐溢，百物雜陳，約是趁墟之期，不然，不能如此麇集也。十里過十里鋪。又十里經一小村，至冶河鎮。又數里至分界處，一坊一石，相距甚遠，與趙州同。逾界爲獲鹿縣境，其更鋪書曰北至正定縣三十五里。行過獲鹿四鋪，始至真定縣界，其更鋪則書北至縣城三十里。此六十里僉云有八十里，蓋獲鹿縣城，不當驛站，因將其境中道路亦除去

店主人張
姓言廣宗
有民變事
不知確否

他處或親
近或張順
來下馬持
刺至與前
稟知

差紀云此
處火車尙
未售票

不算也。昇夫則謂足有七十五里，伊等換班，皆有定則，言當不誣。午初二刻抵正定之二十里鋪，投萬泰飯店，食餅餌肉醢。午正復行。十里至滹沱河，河水淺涸而冰，中露一洲，由南北岸至洲，各築圮橋，橋有欄，欄有柱，柱相去尋丈不一，南橋四十四柱，北橋二十九柱，加以洲，約計河廣近百丈焉。過河又十里，至正定府南門外，見有纓冠持束而立者，方謂有人來迎，乃張順略與數語，竟趨而過之，始知別有所伺，非爲余也。及與至其處，則有房一區若廟者，燈彩懸焉。入南門，門外有閣，繚以短垣，與城毗連。行過朝陽樓，樓在廟後。廟之基址甚高，直抵樓下而正居中。樓七楹，與街等廣，於廟之左右各有一門以通往來。過樓折而西又北，至街西之逆旅宿焉。問差紀何不宿龍藏寺，則曰；湖北學政彭本日亦到，其人較多，居之。太守仍江君槐序，大令則張君祖詠，均以刺來，報如之。聞戴令則以避回鑾差，請代而去，亦巧矣。壁詩甚夥，同治癸亥年者尙存，然漫漶不可卒讀。後壁七律四章可取，錄之。詩曰，都門一片戰雲青，金谷銅駝不忍聽，五道將軍爭出入，萬家兒女太飄零，錢飛蚨影虛中禁，車掩鸞聲出內庭，莫更居庸回首望，海風吹滿鳳城腥；保陽西下擁聯軍，恩怨由來到此分，未必無才虛將帥，可憐薄命是釵裙，百年冠履隨流水，一顆頭顱報聖君，最是薇垣明月滿，一輪永夜照孤墳；風聲鶴唳日相驚，畿輔東西數十城，白日無端沈碧血，黃金終不誤蒼生，化鳥飛去多仙宰，策馬歸來有敗兵，

辛丑日記

二四七

辛丑日記

七一一

辛丑日記

二四八

寫盡旅愁流盡淚，常山笳鼓斷腸聲；嗟余二十二年中，湖海浮沈事不同，客裏愁將雙鬢白，天涯人倚一燈紅，地經燕趙懷應壯，月冷邯鄲夢亦空，洗卻思親無限淚，銅琶鐵板大江東。後書云，余，皖桐人也，去歲拳匪肇衅，開罪友邦，各國聯軍深入，避居汴省；今春大局粗定，買車入都。邁行至此，傳聞德法之兵刻又西進保陽，道路梗絕不通，進退維谷，五內如焚，夜不成寐；因憶去年景況，率成四律，聊自遣懷，更冀我梓里同人見之，知余轉徙流離之苦也；龍眠後學並誌。從縣署借來京報閱之，起首先書值日各衙門如舊，一年有半所未見者也，不覺欣然起舞。晚餐稻飯臭惡不可食，若一指摘，僕輩將借以爲詞，殆又甚焉，因強忍下咽，盡一盃而止，諸僕亦遂終食無異言。午前天薄陰，已而暢晴暖甚。陳僕患感冒，呻吟徹夜。

自入直隸
境來到處
皆有積雪
也

初八日。卯正起。小食以臘八粥進。客子光陰。都忘節序。對之不勝日月其除之感。辰初行。出北門。同行車兩甚多，皆不知爲誰何。四十五里，已正一刻至伏城驛，正定尖於萬源客店。店主鳳人李姓，堂懸額曰仗義可風，有注語，蓋辛卯年有賈人於此店病故，李爲之殯，而封識其銀貨，絲毫不苟，賈人戚友製此以報者也。飯罷，午初二刻復行。十五里渡河，河有圮橋。又三十里至新樂縣，又有河，河甚廣，長橋在北，舁夫擇近而行，行處只於中流作橋，其波及者水淺而冰，則覆以土爲蜿蜒小徑。天暖冰釋，頗苦滑澀。良久始達彼岸。未正二刻宿於城外之逆旅。大令恆

經行臨城
縣境

階平已去，代之者爲謝方塘同年，鑑禮乙酉拔貢現赴保定，以刺來。貴州遵義縣人壁間新題七律一首，未署姓名，詩頗可取，錄之。詩曰，么麼小醜太猖狂，那有皇都作戰場，城闕塵生天闔黑，衣冠星散日蒼黃，棘門霸上眞兒戲，渭水函關又帝鄉，寄語公卿休再睡，恐無好夢續黃梁。差紀云，此處雖蹣跚路未經，而迎駕來者，絡繹不絕，皆須供億，所費亦不貲云。又云，由此乘火車赴省，二等客位每人需洋二元。

初九日。寅初一刻起。差紀云，昨署中得京報，湖北學政彭革職，不勝詫異，彭在京向無劣聲，何以被譴，不知何人所劾，欲借報一觀，而去署甚遠，不及待。寅正一刻行，由城外繞越，三十餘里天始曙，寒氣逼人，甚於夜間。又二十餘里，共五十餘里至定州。辰正一刻尖於城外之魁元店。思購眼藥，已而來售者同仁堂、張齊珠、馬應龍凡三家，各購數種。此處去州署亦遠。未能借報一觀。刺史仍王蓋承，以刺來。壁間七律二首，頗不惡，錄之。感事云，誰誇矍鑠據征鞍，鶴唳風聲竟退難，邦彥和戎金累萬，汾陽見虜騎憑單，蒼生痛哭南天遠，壯士悲歌易水寒，夜聽鼓鼙思將帥，河山共整一杯殘。弔荆軻云，雄心空自策雕鞍，欲扼強秦勢已難，太子有恩寧命惜，舞陽無膽恨身單，燕山易水輿圖遠，落日長虹劍氣寒，擊筑高歌思往事，蕭蕭故壘荻蘆殘。後書右和適適室道人福星店題壁原韻。儀卿。巳正一刻，飯罷復行，亦由城外繞越。十里渡河，

易車之頃

辛丑日記

二四九

辛丑日記

七二三

辛丑日記

二五〇

御者囚一
言不合竟
大揮其拳
衆僕呵罵
之乃已

河水淺而無橋，僕人驅馬而過，喚人來肩輿徒涉，舁夫亦有解襦助之者。雖不過數武，然嚴冬徒涉，其脛必異尋常，遇商王受，當靳視之矣。風起而不寒。又五十里又渡河。河有圮橋，水已盡冰，的是北地冬日氣象。至望都縣城南門外，值趁墟之期，人物充溢，摩肩而過。由南門而東二里許，申初抵東關長盛店宿焉。大令仍張君錦絨，以刺來。差紀楊，吾津人，王，順德人而久居天津者，言天津較春間爲安謐。從大令借邸鈔閱之，彭少湘前輩果革職，且永不敘用，尙有何乃瑩、連文冲、王龍文、曾廉、仍爲去歲信服拳匪事，非有人劾也。去年未聞少湘有何舉動，何亦入此獄中。誣枉與否不可知也。然其甘貧守分，余則稔知，乃甫一展舒，遽遭淪落，命亦窮矣。此店壁非新飾，而竟無一題句，亦自難得。

初十日，卯初三刻起。卯正三刻行。三十里至方順橋。範孫日記云，橋下有碑，言河源發於完縣之白岑馬耳兩山，至此方順流而東，故名。範孫其時尖於此，尹澄甫兄同行，得暇詳視，故知之甚詳。余來往皆匆匆一過。故未能見也。又有郭隗故里碑，靳文襄神道碑。又十五里至滿城縣之涇陽驛。已初三刻尖於逆旅。飯罷，已正二刻復行。四十五里經大吉店，至保定府。省城探馬來時，言設宿皇華館。比至，向皇華館而行。遇來逆者，又言不在皇華館。折回宿於西門外之逆旅，已未正矣。詢火車情形，其說不一。孫麟伯已赴京。嚴覲侍同年已補缺赴任。鄭景溪亦未在此，

滿城縣仍
郭文翁大
令

逆旅軒敞
華麗似新
登而尙未
居人者

差官姓史
字文卿

火車站長夙不相識，大令仍吳雲墀，國棟亦有事公出，只以刺來。安肅縣探馬又到，如何行法竟無所適從。制軍袁慰亭。清河道袁行南，大化太守陳立齋本均未在省，皆以刺來。城守尉同樂亭，和副將張西園，士翰參將韓錫三，延貴亦以刺來。藩台周玉山師雖以刺來，仍須往謁，餘則皆以刺答之。日夕。待馬不至，令僕步行以從，謁玉山師，並呈闈墨題名錄。玉山師以乘火車爲是，呼一差官來，令持刺往託站長，並諄留余住一日，明日招飲於署。余以縣署供應不安辭，則飭紀告知縣署，此吾故交，特留之。其情甚殷。遂不復卻，談許久歸。臬台周瀚如^{名浩}又以刺來。藩署差官來言，已託站長，惟由此至津，須兩次易車，不能直達。蓋在藩署，聞有自明日爲始，津保火車，聯爲一氣，可由此直至天津之說，余擬令一二僕人隨笨重各物先回津也，轎價則減與四馬價同，然京津皆無所用之，朱順言可以寄之鹽店。晚飯間，問差紀何不宿皇華館，則已爲洋兵折毀矣。晚與諸僕商訂行計，除張順外，皆云乘火車便，議乃定。寫家信，弼叔信各一，明日令高福先行。制軍又以刺來送行，署中人循例爲之也。問斗瞻竟無知者。

火車既速
又省騷擾
余本願之
張順爲余
惜費並無
他意不可
謂非愚忠

英輶日記

英輶日記序

光緒二十有八年夏五英國君主愛惠將加冕於倫敦先期外務部開於

朝

天子發璽書簡專使福事賀慶於是

命兼應比法美日諸國之請周爰彼邦張禮以出封輶而返經途八萬里為時十

七旬涉涉地圓隨日以行左旋一周極西極東丹穴空桐仁智信武禮俗教

治殊尚異嚮恢越視聽恍然服念於

九重憂勤劫愆鑒觀求莫之盛心通變宜民神化丹青寄耳目於庸使咨才咨事

咨義咨親察政語所賴徹獨宣德諭指說山名物而已於時僚采有見聞鞫

英輶日記序

一

譯有誦述削牘既多哀錄成帙迺復綜而論之曰倫敦在西海之壩孤懸三絕島而輶轄五洲吸收由合之精華都市殷賑鴻紛環瑋舉天下之財政家製造家工藝家商家農家外交內治家靡不集聽矚於斯權低昂於斯彼都人士乘堅而策肥高步而遠視崔嵬九天陶復洞九淵鸞軌電郵呼吸萬里誠上帝驕子保屬之幸民哉其政策和而堅善動而能靜屈羣策不殫厥力其民樸屬勤於事繁谿浩宕而尊上親長服從於法律其風俗外希鶯內善葆光重學而輕教起十七世紀以迄今茲三紀有勝非幸也數也巴黎恢恢冠絕西歐林麓翳蔭萬物棟通士女遊嬉談辭揆張議堂擴千步民政所宗其氣憐其學說日新其民英時自意而心志發揚方時國社闢逐教徒汎

淵毘魚鄰國爲整夫彰善瘴惡品物恆情曷茲壯伎標宗樹異歐人懲昔禍
有戒心焉自西徂東所不能不三致意也美利堅洲於歐視爲西於亞視爲
東名城大都星綴岳峙時天產軋苗地寶湧盈藝學引銳利主攷工舟車亘亥
步朱圭猗頓比戶可封合衆國以之越坎拿大山而西其間堂密美縱山崎
冢畫黃冠草服毘帳穹廡極目窈窕熙熙然有邃古初風焉天留奧壤厭厭
自民迺不免有形茹神竅惟結慎墨者維處其中種族之敝人權之畸不已
酷乎日本聰強模範以爲良用兄英師德自循東方行觀其庠序則子矜青
詩彼服德行方領矩步虛憲求善良行察其主藏則地用人用井井秩秩經
制出入準平靡失其心競於學界也其尙武而日省於國力也其作新不已

英輶日記

序

二

而不破糝其國粹也東方之美者倫常秩序君師將相密自保持旋觀齊州
英俊案飾謹謹訖心羅福齊以苦言之藥不至挾策而亡其羊已凡茲四大
善舞劇場一縱一橫或翕或張巧算不可窮離朱亦迷方維振既馮軾觀之
而倫敦旋輒之初先至比利時國之博閱賽都城厥民殷析殫精工藝比主
黃髮彭髻手持一篇研講議若無預於歐洲戰國策者荷蘭遺俗謚康若
茲其持弱之道乎其將何人之不見有所得乎夫民生而有血氣則爭爭而
不已則困困而猶不能不爭且行求所以善其爭者而開化之術出焉進步
之程偉焉歐美兩洲自十七紀之末磅礪扶輿更師迭長與時王相要靡不
履繁霜而凜堅冰鏡前車而修來軫諸國之跡燦然已欽惟我

皇太后

皇上保合太和建中於民順時消息自

六龍旋蹕以來損益因宜

詔書歷下風聲樹於上輿謗權於下方今官守其度士勸其學工農商師講於野
兵技巧家興於軍百廢舉厥作事謀始日積而月累固將月異而歲不同自
茲以往歐亞學界之中我庠士其且競勝於理化乎我政家其競勝於經濟
乎我兵家其競勝於武力乎我農工商其競勝於產殖乎夫傾者易之復否
者泰之來維振誠不敢爲誓言而泰西智士之言其期於我國迺有過我自
期萬萬者輒以臥薪嘗膽之心爲拜手颺言之頌當世君子其或不鄙乎斯

英輶日記

序

三

言

大清專使英國大臣固山貝子銜鎮國將軍維振謹序

凡例

一 是書分十有二卷由北京啓程赴滬山滬放洋歷南洋各島過印度洋至地中海爲第一二三卷由馬賽赴英住倫敦爲第四五六卷住北京爲第七卷住法京並由法啓程過大西洋爲第八九卷住紐約並由美啓程經溫哥華過太平洋爲第十十一卷住日本由馬關回京爲第十二卷

一 是書仿黃氏日鈔顧氏日知錄體紀事之餘稍參論議大抵英詳於商務及學校諸事比詳於製造工藝法詳於議院各衙門制度而於教務必持之斷斷美詳於各部章程及其地方自治之法日本與我地處同洲其則不遠故於憲法等事並加研究而於教育之法尤三致意焉

英輶日記

凡例

一

一 是書所紀各國章程條例一切均從各本國訪求譯錄其有曾經前人紀載者即不復著錄以免剿說雷同之謂

一 經過南洋各島及印度洋地中海時俯仰陳述盱衡世變均有實事可紀至大西洋太平洋則莽蕩靡涯聲聞罕漫故仍紀法美兩國事實以免蹈空

一 張憲使西域具言地形輿地之學由來尙已是書釋地稍從簡畧者以有新化鄒代鈞西征紀程考證極審是以不復詳著至於山水紀游則略仿柳子厚文體不尙麗藻惟運神思庶俾讀者有情滿於山意溢於海之致

一 出洋日記近人所著首推郭嵩濂之使西紀程薛福成之四國日記第郭

書簡略未經完備薛書則多係繙譯報章無關宏誼是書宗旨務在考求各國政治學術律令典章旁逮商務工藝冀以立育出於藍冰寒於水之基礎故於洋報譯錄甚夥蓋視國之要固當識其大也

英輶日記

凡例

二

英報日記卷一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命派充專使英國頭等大臣致賀加冕翼日又奉

恩旨賞加貝子銜竊念東髮誦詩未請專對叨承喬蔭得沐

殊榮此行固為典禮所關亦藉以恢擴見聞增長學識感幸之餘彌深悚惕當敬

謹具摺謝

恩訖

二十四日呈遞

奏調人員摺計調參議官二品銜 記名簡放直隸候補道梁誠參贊官四品

英報日記 卷一

銜外務部員外郎即補郎中汪大燮二品銜 記名道楊來昭二品銜候選

道黃開甲四品銜外務部主事即補員外郎唐文治二品銜 記名道陶大

均繙譯官前北洋海軍參將揚功巴圖魯吳應科四品銜候選主事劉式訓

五品銜候選縣丞潘斯熾凡九人自後迭與各國駐京使臣拜晤往還諸使

雅重邦交均有請赴各本國游歷之意因擬俟英倫禮成後自西徂東由歐

達美由美返亞庶得考驗各國政治藝術以為採風之助

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陸辭已刻

召對仰蒙

聖懷屢念遠程

訓勉有加莫名欽感謹將出京日期及游歷各國程途逐一奏明是晚英國駐京

使臣薩道義設饌於使館作餞

三月初四日恭賚

國書率同參議官梁誠參贊官汪大燮等至正陽門東火車棧啓行車馬駢闐

送者萃集醇邸暨那侍郎桐深致殷勤問途已經獲益匪渺英使薩道義日

本使內田康哉均登車話別一以東道之情一因同洲之誼道左周旋彌微

親密歐亞風俗雖自不同而崇尙交際嫻習禮文因之以講信脩睦固無二

致也驪唱催人駭征遠賦已正一刻客散開車既深戀

英報日記 卷一

關之私復念過庭之訓輶軒獨坐根觸於懷中正抵天津英領事威金生來見

西正抵塘沽登招商局安平輪船

初五日寅初開輪卯初至大沽口時值海潮方漲一望瀾漫而水淺沙高舟

行甚滯溯厥原委蓋永定河上游為桑乾河導源西北挾沙而行至析津之

三岔河口會白河鳳河諸水東南流入海昔時水盛刷沙停滯日僅微積比

年以來永定漫口治河者多開引河以殺水勢緣是水力浸弱又經七十二

沽盤紆線曲積久淤墊潮汛灌注甚微退勢愈緩迨抵口門湛澱分渙不能

挾以遠行口外停沙里許深處僅九尺輪船出入不便馴致貨物壅滯而商

務困諸沽水益淺支河不能開盛源無所宣洩而農務困誠能用西國機器

挖沙之法大加浚治不數年後可期通暢微特商務樞紐所關實畿輔水利所恃以爲基礎者也申刻過山東廟兒羣島大小十五座數南北分列爲黃海與直隸海兩戒之間最北爲北城隍島距老鐵山頭二十二里西南距萊州海岸約六十里以地勢懸空海程故漫經營臺隍差有未宜然東連旅順西接威海衛拱衛津沽固渤海之要衝也戊刻過煙臺亥刻過威海衛煙臺口外有小山一形似孤峙卽成山其西六十里有陸岸前伸如舌與登州北岸接名細沙頭自東南迤西北長五里毗近有島曰之罘高九百八十尺其對岸卽煙臺山也距成山西二十三里曰劉公島東西兩面爲港之一口威海衛在其西岸近數年來英人於此募兵設防不遺餘力其用意固爲深

英報日記

卷一

三

遠第以睦誼而論則完璧歸趙自必不爽其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慎毋昧於求已也

初六日未刻過黑水洋遙見濃煙一縷繚繞天邊旋見有船桅高出水際又少頃全船畢見船主云此船速率力較大迫及同日煙臺所開之船此際波平如鏡目力所窮四陲漸偃因知地圓之說爲不誣也

初七日卯刻過蛇山山爲崇明縣屬島縣志謂是島昔無居民康熙間有賈人浮海始履其地今則輪船時經閱二時許卽可達滬是徵地利之闢雖關運會實藉人功已刻抵吳淞港港長六十里爲揚子江分支亦曰黃浦江北岸有淺灘巨舶入水深者皆迤南岸駛入兩岸臺壘相望惜地勢平衍難於

扼要旋即停輪上海道袁樹勛等來見副總稅務司斐式楷放海關開辦巡輪來迤並稱英兵預備在英工部局碼頭排隊迎接爰於中初易坐小輪登岸工部尚書呂海寰工部侍郎盛宣懷等在彩棚跪請

聖安禮畢卽赴斜橋之洋務局駐節接見在滬各官及在滬紳商

初八日英國領事班德瑞副領事慈必佑來見並稱其總領事霍畢蘭抱病未克躬詣行轅深致歉仄是時各國駐滬領事法國巨籟達德國克納貝俄國雷明美國古納日本岩崎三雄丹國厲克司密甫比國薛福德義國聶臘濟尼奧國柯次辣葡國漢瑞滬關稅司好博通副稅司李蔚良博祿多造冊稅司戴樂爾夏立士洋文稅司義理邇漢文稅司威禮士均先後來見江

英報日記

卷一

四

漢關稅司賀璧理因隨辦商約在滬日本陸軍馬兵少佐今井直治通譯動八等過鐘太郎亦俱隨班來見竟日周旋頗形樸樸戊刻呂尚書盛侍郎暨在滬各官公譙於味蕪園奏西樂以侑酒英國議商約使臣馬凱並各領事等均任座中西共三十餘人

初九日英國提督傑美斯何樂章美國提督黎富思法國駐華陸軍總統凡勒脫等先後來謁午刻英領事班德瑞請譙於領事署特派砲隊護送迨抵署時又遣步隊迎接篤念邦交意殊周至申刻江蘇巡撫恩壽以閱兵過滬詣行次跪請

聖安禮畢留晚膳考查揚子江發源西藏崑崙山其流東達滇川鄂湘江西安徽

江蘇等省而注於太平洋不獨形勝險要以貿易而論實商務絕大一場也顧中商貿易往往不逮西人者接厥所原西人多設商會上下之情通中國狃於舊習官商之氣隔西人成本鉅其力足以持久中商營運微其氣不足以萃聚故也昔管子論海王之策不外揆度輕重唐劉晏善理財不外周知四方之物價誠能握盈虛衰旺之數善為維持則中國之富可翹足而待矣

初十日日本議商約大臣日置益小田切萬壽之助來謁申初刻赴各處洋行畧一游覽晚赴英國議商約大臣馬凱之謙在座約五十餘人修改商約一事

英報日記

卷一

五

特簡呂尚書海寰盛宮保宜懷與各國訂議中國商務英為巨擘故羣推英使馬

凱為領袖惟所交二十四款各有注意之處聞美國意在雜居內地日本意在華米出洋免釐一節歐美雖有同心然觀於光緒二十五年英提督貝思福所著保華全書詳載各口英商陳說知此事英為獨重故馬使所交各款均於極瑣細中暗寓擠我釐金之意使我不免自免迭次會商無非叮囑小節幸呂盛二君心知其意外務部復電二君盡力堅持必先允我加稅方可開議他端於是二君告以如允加稅則諸款方可徐商馬知我窺見隱微始漸就範惟從前有稅之貨約可加至值百抽十五煙酒食物之類仍祇允值百抽五不審能一律抽收否竊思稅釐為各國自主之事煙酒尤為各國徵

稅最重之物獨我以載入約章致多窒礙揆諸公理良有未安雜居一節在各國原無分彼此我以刑律不同之故僑居客民不肯受我管束緣是川壘而潰傷人愈多在我方深掣肘之虞在彼已兆剝膚之痛種種流弊俱萌於此呂盛告以僑民受轄必許雜居彼有難色而堅詢我國改律何日就緒比年各國皆以開通中國為言雜居之說縱使獲已亦當在先事綢繆之列竊願為士師者斟酌中西早編定本使彼無所藉口庶幾編氓悉隸不獨消患無形且從前教案受禍之深亦可從此稍減至華米出口與洋鹽進口皆有損於民生民生豐則內亂生商務將不可問固不徒中國之害也

十一日申刻赴副總稅務司斐式楷茶會中西男女賓客約百餘人戌刻赴

英報日記

卷一

六

日本正金銀行長錄郎之謙日本議約官日置益小田切萬壽之助均在座酒半小田切舉杯稱頌詞意頗殷當答以中日係同洲同文之國交誼益加親睦此次本爵大臣奉

皇太后

皇上簡命俟赴英國賀加冕禮成後即當赴貴國通問順便考驗一切云云蓋日本邇來勵精圖治學術日新至其講求憲法尤為精要憲法者實即中國春秋之書帝王之旨卑高以陳貴賤以位明此義則名位秩然橫議邪說不禁自絕秋間東瀛返旆必須詳加探討也
十二日午初赴英國兵官司達雷閱操之約司先派舢板在碼頭迎候屆時

登舟各兵官佩刀水師兵持鎗奏樂少頃樂止司指二兵官通名額手相見畢導引周歷船面船兩旁排列快砲八尊砲子每重百磅又間以小砲六尊舵樓二重緊相接前爲平時航海之用周以木房後即開戰時所用周以鋼板三面容光處僅玻璃一小方居中有輪所以展舵左右列測量儀器各一以量敵船之方向儀檣之旁各懸得律風以發令使攻敵有準船面懸雷艇一快船一行軍陸路快砲快槍無不備少頃入餐房獻茶飲畢司請閱操俄而吹號各兵往來如織成就本位又吹號則各砲位左右俯仰旋轉如風開砲門出舊子入新子頃刻啓閉數次俄而作船身受傷狀則各兵解大帆布懸之入海以假水俄而作兵受傷狀則數兵維之以板抬入艙俄而作受砲

火發狀則各兵挾水機以息火俄而作魚雷來攻狀則各小砲俯仰以擊之俄而作兵墜入海狀則數兵繫繩懸銅圈以救之其平時之備禦周故臨時之策應速演畢復進餐房茶叙仍坐舢板登岸兵船演樂聲砲致送未刻還上紳商公議於澄衷學堂堂爲築道成忠捐貲創建講舍宏敞生徒二百餘人年最長者十六歲最幼者七歲分班進謁彬彬有禮因易以

朝廷於教學一事極爲注意此堂規模極具程課秩然殊堪嘉尚諸生勵志幼學務期淹貫中西明體達用以備異日棟梁之選達材成德道在養蒙諸生其勉旃因書械模權輿匾額並跋數語以贈之是日呂尚書盛宮保皆在座盛係會辦商務因令商董嚴道信厚朱道實奎毛道祖模等謁見中國商情渙

散狃於近利每因鷸蚌之爭坐使漁翁得利近於滬上設立商會藉通彼此之情倘能障礙一空庶商務日有起色因以上下一心通功易事盡力維持爲諸商勉勵數言西初始散

十三日未刻至高昌廟閱機器局總辦毛道慶藩導引周閱凡爲廠四日鎗廠日砲廠日生鐵廠日熟鐵廠鎗廠所製係後陸林明敦黎意快利等鎗現添購機器仿鄂局式改造小口徑新毛瑟鎗其口徑鎗身子彈悉與鄂局相符砲廠所製以銅壳裝藥新式快砲爲最計六種內一百磅子四十磅子六磅子三種便於輪船砲台十二磅子三磅子兩磅子三種便於陸路行軍生鐵廠所造有機器若汽機汽筒飛輪之屬有器具若熱爐鐵架轉軸之屬有

軍械需用之件若砲架及礮雷鐵鑿之屬有廠屋需用之件若鐵柱鐵墊及鋪地鐵板之屬熟鐵廠所造有機器需用之件若偏心機軸夾箍及各式扳手銷子起子螺絲之屬有輪船需用之件若挺桿搖桿汽桿天遮架柱之屬有鎗手需用之件若護手弓機簧管坯挑簧之屬有砲位需用之件若礮塞礮耳架扳手礮架鈎之屬所用之鐵七成用中國礦產三成購自外洋製器則視所宜配用之廠中能修船不能自造以船塢隄隘河小水淺故也近年推廣能造鍋爐及總機器上年四川設機器局其總機即此廠所造規模較前開拓多矣

十四日辰刻拜發陳報放洋日期一摺並鈔稿咨外務部申初三刻奉參隨

各員由洋務局啓行先是赴塘沽時李道經楚來見請附安平輪船至滬李道爲原任大學士文忠公之姪兩廣總督勤恪公之子也舟中接談言論開敏至是因續調爲中正抵馬頭呂尙書盛侍郎恩中丞贊英使馬凱英新任總領事滿思斐英駐滬總統兵官日本議約官小田切等均在海關碼頭相送裴副總稅司仍備開辦巡船送至吳淞南北洋海軍各輪俱聲礮致送中正三刻登嶺角公司船名班哥而原定公司船名奧士地利亞抵滬始知該船向往來錫蘭島至馬賽之間中國及南洋海別有公司輪船接替故登是船詢知船主名樊倫梯尼船長四百英尺寬四十英尺噸重四千六百噸速率英海里十三里有半現噴水深二十三英尺船主一人大二副等共五人

英報日記 卷一

九

司機七人由上海至錫蘭往來已多年矣北洋海軍統領葉祖珪副統領薩鎮冰來見請赴海圻兵輪閱看砲位因單舸往視此船與海容船均於戊戌年在英廠造成船桅有臺二重可發機砲以攻遠船頭置三百磅開花子快砲一座右有電機一人以足踐機則數千觔之砲上下左右無不如志兩旁列一百磅開花子快砲十二尊又小快砲二十一尊艙中有藥庫有子彈庫小彈以橫儲之每運一櫃得子二十枚大彈之庫即在大砲位右旁艙口周小鋼板艙中設轆轤懸二桶以運之葉祖珪言此砲旋轉甚捷施放亦極便利所惜運子稍遲未免有停砲候子之弊能設法改速方無遺憾云管帶薩鎮冰曾在北洋水師學堂肄業以高等累擢今職辦事認真爲海軍未易才

船中水師三百餘人整齊嫻熟以視前日所聞英國師船無不及也惜時已薄暮未及操演匆促返英公司船已列候候晚餐矣北洋水師凡七船現在福州者二在高昌廟船塢者二在吳淞口者三海圻其一也船堅器利且係新式惟無大綱甲船且船少未能成軍故暫寄南洋各口停泊云十五日卯刻出吳淞口南午刻抵浙江洋面未初烟霧四合舟行緩頰放氣擊鐘以警來船未正霧甚有風因停輪戍初雨作霧止復起輪夜色蒼茫遙見烏嶼濛濛詢之則舟山也未幾見燈塔甚近知爲定海港各島其最向西者曰螺頭距螺頭東一里曰摘箸山距四里又四分里之一曰白龍山螺頭北列島最向西者曰馬秦山迤東曰盤嶼山又東曰蔡山此外小島甚夥潮

英報日記 卷一

十

流迅疾並多隱石至螺頭與馬秦山間曰馬秦水道與穿鼻間曰螺頭水道俱便停泊又北曰大衛山小衛山又北曰岱山綜攬形勢慨然想見道光二十年之役海水沸騰驚遠不測論者多謂舟山地險易克難守不知險者地而所以設險者人周易習坎之大象曰習教事教事者練水戰廣汎地通斥堠而已綢繆屬戶經訓昭然其可忽諸

十六日早過石浦海面案石浦港在牛頭山西西面有水道口可通三門灣南面由黎民島西面以通三門灣港北岸有石浦城自石浦海岸曲折向北二十五里至象山港口有數小島水淺不能避風光緒十年法兵船邀擊援臺兵輪澄慶馭遠兩船遂沈港內午刻入閩海考全閩之形勝以廈門爲樞

紐其西南曰鼓浪嶼周約數里出海面二十餘丈四周多石又有石嘴自嶼東南伸入海半里許近日本諸國請將此嶼闢作租界然金廈海防網維於是亟宜明定妥章以保我自主之權也此外如長岐馬祖諸山暨海壇鎮俱險要處

十七日出閩海入粵海過南澳鎮之南案南澳以東西計長十二里半以南北計最寬處約五里許在潮州饒平縣東南峯高一百七十丈至一百九十八丈漁舍鱗比不產植物南澳西角曰快傳角其南有流沙淺灘午後天氣較熱可服紗縠蓋距溫帶益近也西人嘉導理介參贊廣開甲來見送呈育才書社章程一册嘉饒於費捐金四萬元於粵省創設學社取名育才專課中

英輶日記

卷一

十一

國子弟其章程十八則頗有條理末則云書社之名目與創設之原意不得更改凡書社所設之學塾必不得兼教傳教課程亦永不得歸屬教堂干涉教門之事此條極有斟酌蓋教務根源肇自墨氏讀尚同明鬼諸篇迹象昭然已可樂見摩西十誡特彼教中之糟粕惟其保守靈魂之說實得釋氏豁然頓悟之宗而於莊子所謂至道之精窈窕冥冥抱神以清形將自正者庶幾相近我中國聖賢久已辭而闕之歐西傳教之士輒欲以此危言聒而與中國士夫語恟恟者因以致疑狡黠者轉相託足此人心之所以日濟而天下之所以多故也昔班孟堅論諸子皆六經之支與流裔庸詎知學問之道徑涂貫博宗旨宜嚴嘉導理以西人設中國學社獨能以不傳教為本斯其

所見高出於利瑪竇艾儒略輩殆數等矣因書功超利艾四字匾額贈之徒獎勵其事蓋嘉其能知正學也

英輶日記

卷一

十二

英輶日記卷一終

英報日記卷一

三月十八日已初刻抵香港埠發外務部電一件港督派中軍來迎並請午餐午正率同參議官梁誠參贊官黃開甲乘港督所派小輪登岸赴將軍公館之謙蓋正任港督請假回國攝篆者爲將軍格思可言也將軍迎於大門外與行握手禮偕入正廳見其夫人英駐防副將之夫人暨英遠東水師提督水師左右翼長水師司令官陸軍司令官漢文參贊匯豐總行總辦警察署總辦華民政務司均以次行鞠躬禮未初入席爰詢以港屬之廣袤港督曰港屬爲英方里者三十五邁九龍爲方里者三百五十邁港地倚山爲廬分三環上環居西人中環爲西市下環爲華市又詢以戶口之繁庶港督曰

英報日記 卷一

港地華民約二十五萬九龍華民約十萬兩處西人不過三千合陸兵不過八千人兵船游弋無常故水師人數不能以約舉又詢以刑律之輕重港督曰輕者罰錢重者科以苦工石工木工視所宜成童以上罹法者使習一藝溺嬰者纒首拯死者重賞鞭笞罕施以養其恥又詢以教養之規制港督曰官學不取膳不給獎不分中西卒業者給照商民子弟爭赴焉故費無常又詢以商稅之出入港督曰英於此埠稽而不征核其商本約英金五京鎊有奇核其重率約英權一京五兆六億墩有奇英船載運者強半他國及華船載運者弱半談次已申初舉議與辭港督言太平山爲港埠清幽處不可不游已派印捕爲前驅因往登山有火車候於途車式如常以輪夾鋼繩而行

山半有機房繩內旋則車上外旋則車下火車盡處去平地千餘尺下車有肩輿候於途登之透迤而前距山巔數百尺輿阻徒行熱而渴土人爭獻茶稍憩拔步直造峰巔山亭巍然爰暫止足舉目四顧一望無際雲生肘下清風徐來披襟當之塵熯頓滌俯視市舶鱗集如繪海波凝碧淪漪生紋遙見遠岫浮空霧迷山腹蒼蕩濛濛現分明因念古人登高能賦寄託晤言詎如劉勰所云形在江海心存魏闕况陟峭岵之感更有結轡弗讓者耶侍者解佩刀畫名亭楹時已申正赴華商公所茶會接見商董首事道員馮華川譚乾初溫灝中書陳始昌知府廖維杰等考香港華商之業以南北行爲大宗承運南北貨物握往來之樞近年設此棧者多至二百餘家非鉅費不

英報日記 卷一

能立或獨費或合股上者一二百萬中下亦八十萬以上次則保險公司專保水火各險往歲不過三四家近增至十餘家商本亦各百餘萬或聘用司理人或鳩集股本必延律師定合同簽押後呈於有司錄副存案其資本必覈實否則立遭駁斥每月每百金納一錢三分於官有司以時稽之知其出入之數故司理人及股東俱不能爲僞以肆吞併設有不平之事商董集同行於公所各抒所見議定成輪費延律師控於官官不得因中西之故有左右袒故自立商會華民爭回權利不少其首事歲一舉先期函其名投於櫃屆期發之以舉者之衆寡爲定總理亦得聯任其分理或書記任滿則去不得聯閱歲可再舉此法採自西人行之無弊其稽核嚴其聲氣通本實利豐

爲亞洲商埠之冠譚乾初云比年西人考察全球商務之盛英之利華埠爲第一而香港次之前數年之香港喧乎居後今則紐約金山而上之英人保護開通二法循環爲用歷數年後或並勝於利華埠未可知也因思吾華商業繁盛昔推上海今余周歷二埠細察情形綜言其消長之數上海之商情渙香港之商情聚上海之商力微香港之商力厚上海之商本貸於人其權爲銀行錢莊所操香港之商本出於己其事爲有司律師所悉一實而一虛一先而一後一隔而一通一遲而一速此勝負之所以相懸也今滬上初設商會倘能仿香港之法行之則折閱倒閉諸弊或稍稍息乎公所應事懇請小影一衆商爲余言上年醴邱邵臨時所照請余亦映一照以伸景仰

英報日記

卷一

三

余允之並勸勵數言致謝歸舟

十九日辰正三刻英駐滬水師提督裴理治副提督格倫非來拜已正三刻英署督格思可言來答拜寒暄數語並謝昨日之譚午初裴理治遣小輪請閱兵船因率梁誠汪大燮楊來昭黃開甲吳應科往焉登舟奏樂船主史閣忒帶見各兵官如申儀詢知船名臺里勃而船長五百四十英尺寬七十英尺入水三十九英尺載重一萬五千墩馬力三萬匹速率每小時行二十三海里需煤三百六十墩前後桅四支有臺二重臺儲機器砲所以擊遠使敵船不得近己船首安十二寸口徑快砲一彈子每重三百五十磅每一分鐘可三出周以鋼甲形如龜背俗稱爲龜背鐵塔是也甲內容四五人機器盡

敏每出子能以人力俯仰之欲左右旋則用電氣運之船兩旁列六寸口徑快砲十二尊船艙凡六層二層船主房客房餐房將校房皆極修潔三層爲水兵起居之所左排長桌每容十二人各兵就食於此右列長架每格儲臥具一寢則舒之起則卷之近船首處爲牢獄兵有過則置此四層無窗白晝用電燈知已入水左右列長衝長三百英尺旁排列各砲機簧以備砲位有損立時修理數武間有井懸機以達頂起落甚捷五層有造冰機房一餘以儲火藥皆用鐵櫃四旁皆儲煤以防受砲火發不遽及火藥也六層儲水雷並發雷機砲用時以氣壓之又有皮筒儲空氣以備用水雷入水自行六千尺在三千尺內速率甚猛百發百中過此則雷尾雙輪爲水力所阻行稍遲

英報日記

卷一

四

而砲綫亦或有偏倚矣閱竟就廳事茶叙略譚知此爲英水師第二隊提督裴理治所統東方水師船凡四十一快船皆狹而長故行捷鐵甲船闊而短故行緩鐵甲所以保巡快魚雷各船必相輔方成一隊此船爲快船之冠載水師九百人水兵打靶每百出可中八十英特之戰曾到非洲前年到天津三年更番調換七日出巡云瀕行奏樂如初未初回公司船啓旋出口二十日經瓊州海瓊州一島孤懸海外府城北有口岸日海口與徐聞之海安相對稅務司設關於此爲往來要津所屬十三州縣環列海邊黎民盤踞中央外爲熟黎恒與居民通貿易內爲生黎性情獷悍言語不通不辨髮不納賦衣飾不分男女行疾於飛時出爲患水土尤惡山木多檳榔花開時瘴

粵四塞中之生疾故自漢迄今二千餘年黎洞老巢人迹罕到鄂督張之洞督粵時黎民蠢動張遣兵運巨礮開四達之衝於山中東西南北得以徑行自是瘴氣差減然無兵鎮攝行旅慮深入或遭不測仍繞邊縣行郡向有鎮道駐紮內以防黎外以防海從前規制非不周密時移勢易火器日新區區黎患固不足言海洋輪舶如梳海盜亦無所棲託慨焉遠慮實有出於所備之外者案瓊島西對越南之海防北連高雷之廣州灣勢成犄角而廣灣處徐開澄邁兩縣之邊爲自省至瓊必經孔道徵兵運械非此無由是防瓊之難有百倍於昔日者而或言由高州內地達欽廉山路平夷便於陸兵往來然非廉瓊駐有海軍臺壘相望豈易遙爲聲援又瓊州四面環海淺水帆船處處可以登陸近惟距府北十里海口設有稅關餘則散漫無稽其地距新嘉坡約四千里帆船御風而行數日可達聞印度鴉片萃集坡埠半由華民躉買其用輪運港以達內地者固皆循例繳稅而在坡拆箱運至瓊之南岸者稅司無從顧問若僅售之瓊州一島爲數尙屬有限而沿海魚船游行如織往往携十數丸或數十丸以達沿邊各縣村落散無統紀稽察甚難及既入內地不獨流行兩廣各郡並能轉行他省實有妨稅課之一端也昔有人欲於坡埠設鴉片總行即以洋藥離坡數目準中國征稅數目設有不符定屬偷漏卽由總行賠繳華商在坡者俱已允從因爲港督所撓指爲越界稽征遂作罷論良爲可惜昨聞港埠紳商言粵省近議創設煙膏捐洋藥進

英報日記

卷二

五

口後由商人拆賣核其煎膏之數每斤納捐若干全省每年約得捐款一百二十萬粵督開導商民頗形踴躍可謂法良意美蓋收捐在拆包熬膏以後固與約章並無關礙而捐項雖出諸商民實仍出諸業主洋藥膏收捐則土藥自當一辦理膏價漸昂貧民吸食者漸少寓屬禁於無形之中斯真修德行仁之事固不僅有益公帑而已也在都時聞閩督亦經奏請在閩省抽收膏捐議仿臺灣章程設立公司徧行收買迨熬膏出售按價加捐若干此則須籌鉅本且公司不得其人流弊滋多不如粵省之舉重若輕矣

地當嘉慶間法蘭西在西貢立商埠通貿易同光間又開海防廣和爲互市之所光緒六年法越構釁舉兵入東京爲城下之盟治越之權盡爲法有其國王擁虛位而已舟行循順化廣南廣義富安廣和之東又循平順之南富安北有階英巴甯南有杭海赫灣廣和南有刊蘭海灣皆能障風潮停巨船又南曰倍達隴角曰拉岡角兩角間有大港平順南曰芳黎灣迤南有圭俄角皆形勢險要爲船塢勝地法人經營越境二十餘年租稅所入不敷餉餉之用尙未聞有大支海軍屯駐於此然其形勢利修武備見於其國人著論者甚夥故他國商船亦罕往停泊近法人防越卽募越人爲兵其視越已如身之使臂不虞更有他變而內地固與滇粵接壤滇省鐵路指日開辦蒙自

英報日記

卷二

六

口後由商人拆賣核其煎膏之數每斤納捐若干全省每年約得捐款一百二十萬粵督開導商民頗形踴躍可謂法良意美蓋收捐在拆包熬膏以後固與約章並無關礙而捐項雖出諸商民實仍出諸業主洋藥膏收捐則土藥自當一辦理膏價漸昂貧民吸食者漸少寓屬禁於無形之中斯真修德行仁之事固不僅有益公帑而已也在都時聞閩督亦經奏請在閩省抽收膏捐議仿臺灣章程設立公司徧行收買迨熬膏出售按價加捐若干此則須籌鉅本且公司不得其人流弊滋多不如粵省之舉重若輕矣

思茅重門洞關粵之瓊島復與越南隔海相望越岸既便停舟又與廣灣一氣聯絡遙望珠崖不禁心旌之搖搖也

二十二日經西貢港口西貢真臘風土記作雄棍瀛環志略作柴棍屬嘉定道港汶深遂轉環與大沽相似法壘林立極古形勝有兵三四千其初法割南圻六道設總督治之其北爲柬埔寨即唐時吉蔑國法先誘以屬已設巡撫保護之自全越不振法增設巡撫於東京又并南北圻而以總督統轄之越人一舉一動必請命而後行其貨物地基房屋招牌貿易諸稅之外復有身稅待華民尤苛有歲征八九十元者華民旅居越地共約三十萬人在西貢者亦五六萬以無領事輒受欺壓無所控訴尙不若港坡旅人之得自由

英報日記

卷二

七

也越南自五代時立國迄今八百餘年土產棉花蔗糖檳榔荳蔻沈水香楠尤宜種稻其沃土歲再三熟脫令君臣一德施措得宜外扼天塹之雄關內饒樹藝之美利詎不足以保世滋大延之無窮而乃篡奪頻仍內政廢弛海疆要隘先以界人卒至舉國陵夷空王徒託亦可爲有國者之殷鑒矣考其地西界暹羅暹羅者古扶南國地趙宋時分爲二曰暹曰羅斛元至正間羅斛兼併暹國遂曰暹羅暹土瘠瘠而羅斛富於稻粱今其國王曰許勒龍岡勵精圖治慎固外交命世子監國躬歷海外者數年不憚自抑比於學徒攷求製造水師殫精弗倦尤善結納以俄羅斯居北徼南交商務不迫爭端自鮮而俄法交歡便於排難故與俄相結尤深固以邊事與法齟齬終能出

英報日記 卷二

以和平求合法而後已並遣使臣至各國聘問往還從諸大國後雍容埒坵而各國亦不以其弱小而輕之且能自立海軍設險守國故雖東逼於法西鄰於英而蕞爾彈丸鐘簫無恙豈非務財訓農講信修睦之明效歟夫自古求已之道根於至誠與人之方原於強恕持此二義乃能自存左氏有言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極目山河時衡世變據所聞見連牘書之

二十三日過柬埔寨角之外海其地當柬埔寨之東南婆羅洲之西北

翹首

二十四日辰正舟抵新嘉坡泊公司碼頭自香港至此水程六日去國日遠

英報日記

卷二

八

舩棧彌深軫輻先是舟抵香港得上海道袁樹勛來電稱駐坡代理領事吳世奇電稟坡督預訂設款待請電覆等語余復電諾之至是吳世奇並新派領事風儀以小輪來迎且稱衆商備行臺於振裕園請往少憩已刻遂率參隨繙譯各員至官碼頭登岸英兵排隊奏樂以迎應接如禮登車蒞行臺接見粵省所派保商委員吳桐林並紳商李清欄等衆商呈頌詞二頗極藻飾爰告以

國家深仁厚澤二百數十年弊教所訖莫不尊親矧方今

皇太后

皇上軫念海外僑黎屢頒

溫諭若輩宜矢志忠貞遇事力圖報効毋忘厚恩是所切望諸商僉唯唯午正遂

七二九

赴督署拜晤署去振裕園不遠居土岡之上高構崔巍軒敞寥明文石鋪地
清潔無塵坡督史惠誠南近於門握手偕入其中軍參贊及法領事介史惠
通名謁見坐譚片刻史謂中國大局粗定以目前情形而論五年之內可保
無事然必及此閒暇明政刑講義理修武備始足為長治久安計深望中國
及早振興庶使列邦刮目相視中英方睦敢為肺腑之談幸恕唐突余謹謝
昌言告以此次蒞英即擬考求貴國政治學術且遊法美諸國咨詢咨度以
備

國家採擇有所則倣史雖之少頃就謙馬來王披而阿來同席史告余此君居
畢喇明日登舟同行至英賀加冕聯坐移時席散辭歸行臺華商余勉然請

英報日記 卷一 九

赴其花園遊覽園為前領事廣東胡璇澤所建今歸余氏一名蔚園琪花瑤
草萬紫千紅陂塘透迤竹樹榮拂時雨暮春池荷着花蟲聲唧唧絕似故園
秋景有感得句云白華補入皇華詠總是庭園眷念時蓋紀實也余聞人居
此三十餘年以商務起家念公好義頗不忘本近與吳世奇等議捐巨費欲
集羣力建立孔聖學堂以教寓坡華民子弟具呈坡督准轉英藩部核議有
章程呈遞駐英使臣張德彝俟與英外部商定即為入告余嘉之為獎勵數
言歸時衆商請遊華民街市俾遂瞻仰余允之周歷數里觀者如堵舉欣欣
有喜色門前懸龍旗結綵綢柳比鱗次旖旎生風始歎比戶可封豈特華民
即此海隅蒼生成知回面內嚮瞻懷中國源遠流長其來固有所自由茲以

往所以培養而保護之者宜何如耶覽畢返行臺赴衆商議查坡埠地居越
南之南其西北為麻喇甲西南為蘇門答臘東北為婆羅洲英人據此八十
餘年其地東西九千里南北差狹內山及附近各島茂材木富鉛錫植物有
胡椒蔗糖椰子檳榔動物有文貝象牙犀角華商旅此約三十萬人大都以
礦業起家其居累世生茲土者皆緝綴紅緯俗稱為哇哇猶言童子雖髦不
改蓋其繁懋故國雖壯不歸猶自託於童稚其敦本思原之念有足多者惟
不如香港民氣之聚睦矧任郵之誼薄遊民衣食不足偷惰無俚馴至行止
失檢時見輕於他族余勉然等思有以格之而未得速化之術英例初不准
華民練團自保比以盜賊漸熾許以百人為限或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澆

英報日記 卷一 十

風庶幾可革也土民為巫來由種約二十餘萬人鰲黑野鄙稚髮跣足性情
尤惰所營皆傭工賤業土音憂黠鳩州殊難索解近雖有華英官設小學數
區而土人亦不與鹿豕豨豨其何能淑英官治此有輔政司按察司以理民
事有水陸兵官以治軍政兵三千人山南北皆有砲台守備嚴密而警務稍
弛竟日行捕兵甚罕見良不可解燕畢時已戌正興辭歸舟
二十五日辰初坡督來答拜送行領事吳世奇風儀華商余勉然等皆集
分別款勞辰正解維坡督及領事商董納立河干余再三辭却久之始退時
馬來王已登舟王冠絨冠前後銳有脊且其上綴以金絡短衣窄袖有領編
體金縷兩縷間雜以綠色衣以下如西服其始至也家人從官送行者甚夥

位尊者握手爲禮卑者則跪一膝嗅王之足以示親近妃妾以巾蔽面有二孔露其口衣亦飾金黃以紅袂裏體爲有行李用杏黃包有棧一軸一從官故仍攜之歸或曰此册寶也按馬來印柔佛國古亦稱息力今譯爲巫來由或作馬來隅審其音馬來爲近新嘉坡檳榔嶼麻六甲等處本皆其國土地別有文字與埃及古文略相似是其初非盡無文化者今其國君有能名游歷歐西廣結納英人頗善視之今且許以練兵之權雖屬藩封不干預內政近因南洋華民人衆聘請華商專理其事措置秩如亦暹羅之亞也

二十六日午刻舟抵檳榔嶼口外山勢平衍對岸北連大陸本馬來屬地明時爲荷蘭所據嘉慶時英人與荷國立約議租歲出租銀十萬元以九十九

英報日記

卷二

十一

年爲限其開闢在新嘉坡之先不數年間市舶雲集爲南洋巨埠泊坡埠既開更得地勢商貨轉運停蓄遂移於坡而此島天氣清淑林木茂盛故商民樂居之有華民二十八萬西人僅數百人治事之官係由坡督轉派職分稍卑故例不拜晤迎送全嶼無砲臺無守兵蓋與各國約不以此地作戰場視坡埠勝負爲存亡所以省防費也華民權限以此埠爲最寬有華議院議員所議可者十居八九視他埠相逕庭華民自相約束主爲嚴密有公所有公積之款有游民入境則拘之教一技令自營生俾足自給而止有廢業者集資使歸里終身不許再至法良意美其不爲他人所撓而終能持久者有以也未刻下旋副領事道員謝榮光等來謁此間領事向由商人兼充駐英使

英報日記 卷二

臣派定後知照英官月給薪水百金並無公費僅以保旅民通情意而已無文牘往來非使臣有所詢問則亦並無册報云余於未正登岸一游申正返舟戌正啓棹開行

二十七日舟過馬來新埠聞檳榔嶼南有地名拔退維亞係荷蘭屬向爲華人所居當雍正乾隆之間荷人敬禮華人深爲周至有經商過其地者荷人恒以船出迎三十里外聲砲相接款待殷勤乾隆十四年駐拔退維亞荷官因事激變華民旋用兵攻殺華民十餘萬人荷主大怒立拘荷官牒告閩粵總督謂茲事重大敝國殊懷悚歎現擬辦法有三一將荷官送中國懲辦一按荷國律自行嚴辦請中國派員監視一請中國委員會同鞫罪辦理乃閩

英報日記

卷二

十一

粵兩督答牘僉稱華氓既居海外卽非中國子民如何辦法未便與閩荷主乃大輕華人禮貌頓衰至今遂益加藐視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天下事焉往非自取耶午刻舟經麻喇甲海峽案麻喇甲別名瑪雷原係瑪雷族所居之地物產金鐵花椒樹膠香料其民身矮面黑性情悻悻輕犯律法海盜極多幸英人管束嚴密尙不至有礙商賈余聞近時閩粵洋面寇盜充斥有司治捕幾窮於法商民恒苦之夫善捕盜者非必稱良有司也乃卽此已不可得然則當事者盍揣其本歟

二十八日舟行印度大洋頗簸蕩按印度爲古天竺國一名身毒所與緬界毗連者爲東印度枕倚雪山者爲北印度跨印度河距阿富汗而近者爲西

七三一

印度其入海之處為中南兩印度地形三角為方里者一千一百五十六萬二千七百有奇戶口約三萬萬自漢時即通中國漢武帝遣使從西南夷指求身毒明帝遣使天竺問佛道法是其顯證嗣後唐太宗元太祖屢次用兵印度史不絕書明建文時西域蒙古王撒爾馬罕征服印度至嘉靖時五印度國盡為蒙古役屬當是時蒲萄牙已至其地開商埠通貿易荷蘭繼至奪錫蘭島開港通市至萬曆二十八年英人始設東印度公司於孟加拉獨擅商賈之利自是厥後印度諸部漸背蒙古自立迨

國朝乾嘉以來英人大發兵擊印度囊括席捲遂跨五印度地無復政與相抗者於是英議院建議以印度為英政府所轄置印度事務大臣專任防守諸

英報日記

卷一

十三

務並置參議官十五員總民政造鐵路設電綫建大埠三一即孟加拉一曰孟買一曰曼打拉薩其餘如錫蘭島信地諸部亦俱成以重兵鎮以連帥其君長僅衣租食稅而已孟氏有言小役大弱役強天也吾以為雖天道而實視乎人心何者人與人之相處國與國之相際力焉而已力相角於外而智以為之幹智者所以濟力之窮要以伸吾力而自強也今印度之人無貴賤無窮達咸閉聰塞明而莫自覺是智困也因循惰偷凡事束縛而永弗能自拔是力困也智力俱困而猶熙熙然相安於無事是心死也如印度者可以鑒矣

二十九日行印度洋舟仍顛簸查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印度國債多至

三萬萬三千二百三十三萬九千零二十八金磅是年歲入之款共九千五百六十七萬六千八百金磅歲出之款共九千八百十四萬零八百金磅總而覈之出入相抵猶虞不足國債將無所取償乃非特不憂竭蹶且日見其贏餘者則以握商戰之利而收稅理財之法特變絕也查是年印度出口貨值計一萬萬零八百九十二萬一千五百九十一金磅進口貨值計八千九百一十八萬八千五百一十一金磅出入相抵國民可多得二千萬金磅之數約合中國一萬萬六千萬銀兩之數推原其故由於盡免出口稅而重征進口稅蓋土產免稅則商賈踴躍而貨價賤貨價賤則銷場廣物產豐饒利以倍蓰晉基於此此隱用鼓舞之法也至於收稅之制貧富宜有分等必使

英報日記

卷一

十四

富者多出貧者少出既公且均庶鉅資可以立集今重征進口稅則貨價昂貨價昂則買者富人多而貧人少濫輸出於不覺且稅加於貨價之內並非抽自賣者之手則商賈亦無裹足之虞此隱用平均之法也印度以此二法交相為用故下有餘而上自足國債雖多而經制不愆其道緣此然則英人之善營商務於斯亦可見矣

三十日舟顛簸益甚殊困憊案印度為佛教所自興漢唐以來傳播中國可稱極盛自阿刺伯回教興印度之民又從而奉之近則天主耶穌教與佛回並傳入主出奴迭相軒輊論者謂教門盛衰可以觀世運之升降國俗之強弱斯言頗有至理蓋佛氏之學以清靜慈悲為宗回教堅忍得以代之是猶

老莊之後必爲中韓也天主耶穌又於佛回兩教之外別樹一幟其言彌近理而稍附以格致之說則虛實之機判而勝負之數將有所歸矣夫天下之事莫忠乎舍實而求虛中國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兩蓋萬葉顧其微言大義要在乎開物成務實踐躬行經綸參贊以輔相天地之不足而使萬物各得其所斯其所以爲真體所以爲實用也迺今世士大夫必欲遺其實而課其虛遂影尋聲沾沾自足馴至世運風俗滔滔日下孰謂非聖教之淪胥以至斯極耶

四月初一日辰刻舟抵錫蘭島之格崙埠島在印度東南地勢平衍別無島嶼環抱不足以障風潮盛夏風起累月不息英人以塞門土築隄海中長里許留口門爲輪舟出入處水激隄岸高尋尺形如瀑布而隄內水勢甚平便於艤舟已刻下棧知英駐格崙長官已歸國慶賀其代理者亦以出巡離埠余率參隨乘公司小輪登陸坐馬車至英官署投一刺南行至激湍游古佛寺寺去碼頭二十餘里傍海邊行林木夾道蔥蘢翳翳新蟬一聲掩抑樹杪道左民居隘陋三五錯落其民黧黑與巫來由同童稚裸體跣足逐車喧呼或徒手或折道旁草花以獻伸手攀轅意在乞錢與之則十數成羣叫聲益

甚知編氓之窮蹙爲己甚矣行十數里有小鐵橋一橋塊有卡每一馬車收稅二羅比過橋參議梁誠謂余曰時已過午請先至客館午餐館在寺南數武西人所開以待逆旅至則主人候於門館本因阜爲屋兩面臨海推窗遠眺浩淼無涯海風冷然與濤聲相贈答覺生平游釣所經雖多幽勝要無此雄闊也飯後至開來南廟廟宇卑狹中有臥佛一尊長二丈許又侍者二尊佛龕四周繪畫天堂地獄種種鬼怪畫工樸拙殆亦武梁祠畫像之亞佛殿後有白塔一座僧人指爲釋迦牟尼真身所在則此因佛氏入涅槃處非降生之地明矣僧人出貝葉經相示因購之梵文連環旁行斜上兩端有孔以備貫繩葉香如檀邊微黑如火捺或曰香由薰入日久則滅比出廟有沙彌

亦以其葉獻其香遠通知工候有深淺耳與盡歸舟時已申正甫見西人乘馬車腳踏車絡繹往來蓋以中午烈日可畏迨日落風來始出而散步也車經平橋橋下有鐵道適火車至此橫穿車下過兩無所礙西初易坐奧士地利亞輪船班哥爾船主來謁別蓋班哥爾船明日當開赴澳洲特來作別余以其同舟半月款接頗殷循西例以樽酒相謝渠亦把盞拳拳握手而散奧士地利亞船寬與班哥爾船相等長三分之一載重六千九百噸馬力一萬匹每一小時行英海里十五有半

初二日辰刻解維舟西行過印度可度鄰角爲印度極南盡處過此則經印度之西矣風稍平浪較前數日略定午後至船面小坐馬來披而阿王適至

英報日記

卷三

二

略談片刻言前此曾至歐洲時年少精力盛尙不覺苦今年五十有五連日風濤頗爲疲頓歸時擬假道美洲經日本而歸雖程途較遠而天氣差涼且可免印度洋盛夏狂風之險又言南洋小國俄人窺伺已久幸有中國介乎其間至今猶得自存惟外交之難日甚一日頗望中國振興得保東亞太平洋之局海隅弱小實受其福云云王此行以一子自隨既以觀禮且藉此通聲氣習外務也其關心時事如此薛福成出使日記稱其有能名善酬應固不虛矣同舟西客甚夥相遇之際觀其神色似矜似慢似訝以視班哥爾諸客情形迥不相侔或曰此輩久居澳洲大半以路礦農商起家今雖席豐甘非世族故未嫻儀節舉止多疎又習見赴澳華工所執大都賤役幾不知吾華

人聲明文物有去古未遠者故似矜或曰黠商大賈者流瀏覽報章觀盛衰之粗迹久已心與俱移當此時異世殊未免意存歧視故似慢或曰中國古禮既湮玉藻九容違人視如土苴起居動靜日益僞焉外人目所未經故似訝之三說者皆所謂知二五而不知十者也我之視人其疎畧處我得見之則試思人之視我華工何如矣市儈下走涇渭分明則試思士夫之視我何如矣動容遠慢古之訓也而則象無聞則試思我之自處何如矣拘墟之士足不出戶庭目不見肩睫詭訕自大顧盼矜然詎知人之遇我有如斯者與言及此能無三歎抑余更有進焉曾氏曰出乎爾者反乎爾孟氏曰敬人者人恒敬之凡人之好榮惡辱時不如我履霜堅冰殆非朝夕是以古聖賢於

英報日記

卷三

三

下民之侮警以網繆橫逆之來要以自反然則人之似慢似矜似訝者皆我之藥石也擇善而從不善而改道在能自得師者

初三日舟西北行同舟有英律師某來謁畧道寒暄薄暮有風舟蕩船中閉窗悶熱已甚至船面小坐英律師來就余談自言在緬甸十年現因新君加冕請假回國並詢余歸途能赴緬一游否告以將來當赴美日由東回華不經此地渠謂惜班哥爾船不抵緬否則乘此一游甚佳緬境約有華民三萬人極善經商尤惜聲譽甚望中國有顯者過其地爲旅民光備使節枉臨則竹馬兒童不知若何懼躍也余謂中國人民繁庶旅居海外亦善謀生惟人數既衆恐不免良莠不齊耳渠謂在緬華人頗知自好商務亦殊可觀近所習

皆上等業苦力賤工俱不屑爲前時英人欲赴新嘉坡購東洋小車二千輛攜緬行用華人開信集公所會議自禁挽車營生竟無一人充是役者可見日用充裕得以力爭上游近有赴英讀書得文憑充律師與英律師相頡頏者英人雅欽重之詢以華商中有能名號魁傑者幾人能舉其姓名否梁沈思久之曰有陳德順超者頗知名忘其籍餘不能備舉云余聞之無任欣慰以余所見英埠華民整齊股軫尤以檳榔嶼爲勝車行半日無徒手鶴立於閭巷間者然不免於挽小車爲信人則又不若緬境華人之能自振拔矣緬地素無華官緬屬英後亦未嘗設領事派委員爲之代達其隱迺其人雖離鄉去非猶能善約束爲旅民冠如此而內地之民轉致羸身美澳供賤役受

英輶日記

卷三

四

驅迫羣趨之而不辭豈民俗之偷民生之蹙有不能挽救者歟抑教養之道未盡善歟願以質諸治民者

初四日舟仍行印度洋風大簸其艙中皆闔窗天氣鬱熱夜不成寐侍者爲推窗納涼方就枕浪自窗櫺瀉人直達臥榻衣襦盡溼積水盈尺幸毗近參講梁誠房頰呼之爲喚西侍掩窗香水梁誠更爲布置一切余急趨梁室易衣自維薄德深慄鵝濡拊膺假榻欲眠不覺東方之已白矣

初五日舟簸如昨晨起知參贊汪大燮房亦遭水困蓋汪房在舟右偏窗隔面北風自南來竟夜閉窗熱不可耐天明令西侍暫啓以洩蒸鬱不意舟側殊甚洪濤一湧遂類載荷其毗鄰西客先後一徹自是轉相告語咸有戒心

無復敢尤而效之者余因歎人情狃於目前忽於未至事非身歷則冥然罔覺境過情遷則淡焉若忘覆轍相尋往過來續胡弗即小見大一借鏡於舟中人也

初六日仍有風未刻舟經索可特刺島北山勢嵯峨俯瞰狂瀾沿岸淺沙一望瀾漫四邊瀕海童山不毛內地居民盈萬皆阿刺伯種本爲阿刺伯屬島近隸英國長六十海里闊二十海里舟經山北風爲山障波浪頓平成刻至島西盡處飛廉復肆波浪重生憶薛副憲福成出使日記言自此島至非洲山角沈沙聚散靡常昔有德國輪船擱淺而壞黃道開甲爲余言阿丁左近數千里之間海底暗礁尤多前五六年英有公司船觸礁傷人甚衆事因搭

英輶日記

卷三

五

客有以初度之辰開樽燕客而船主在焉其大副代掌舵頃之海程當轉舵易向使人請船主船主方執轡作頌不暇辨久暫正酬酢間使者三至船主倉卒登舵樓舟已入礁界竟被毀自是船主例不飲偶飲則管事及侍者記其數以報公司云或曰其大副若自改向當可免曰然然無船主命不能也西例事無鉅細必以一人爲之主其亞焉者奉令而已其法如此故其行事無諉無爭余因思平等之說始於佛氏而歐西之民或變其名曰平權又從而推闡之謂之自由迄於今日自由之說幾徧寰宇結黨援立會社以與其國家爲敵而吾觀西人之治事則事權歸一條如秩如無有越俎代謀以紛爭而值事者其與平權之說何若是相反也蓋嘗探其本而論之凡民有血氣

心知之性爾我形骸之隔即不能無爭者施奪之漸而亂天下之階也聖人思有以平天下之爭故爲之禮節以範圍之爲之少長貴賤之名以統率之凡此皆所以尊萬事之權而息天下之爭也權與天地既祛世無論爲帝爲上爲霸事無論爲大爲小爲內爲外爲兵刑爲錢穀要未有不尊權而可以集事者權壹則事有條理而根本立強權分則事無統屬而根本立脆此千古以來治亂之大較也唐虞之世元首經畧股肱緝熙謳歌訟獄固視民心爲轉移矣然六府三事官惟其人不同耕田鑿井之夫可以抗后稷之權五宅三居之民可以排皋陶之權也孔子繫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卑高以陳貴賤以位此即差等之說也春秋之季太阿倒持大權下落

英報日記

卷三

六

賤妨貴少陵長是以有子首以犯上作亂爲戒夫犯上之與作亂宜有間矣然而犯上卽爲作亂之本者由其目無君父而意在侵權也孟氏子出論差等之學尤爲精覈無倫漢唐以來聖君賢相於此兢兢而世儒必樂爲平等之說借以自便其私輒謂西人講平權貴自由不知歐洲之人頗以尊親愛戴爲心卽議院之中各抒所見而一人主持於上從無敢以私臆窺測而阻撓之者斯固不得謂有平權之說至於出入有節作息有時游惰有罰身家財產皆有稅偶有作爲必聞於官循蹈矩矱更不得有自由之時至其筭事也一曹必有米榷斯忒猶我六官之尙書也一省必有肥司來猶我各行省之總督也一陸軍必有泊乃粒爾猶我陸路提督也一海軍必有阿特善

粒爾猶我水師提督也推之合衆聯邦有總統聯軍有統帥一公司一銀行有總理做上做下必界其權於一人而後綱舉目張不至散無友紀蓋權所在卽貴所在而等不定則權亦不定不特上下數千年卽縱橫億萬里天下萬國亦無有不斷斷焉惟差等之是辨者天玉海王五星地球之有日也五官百骸之有主腦也營建製造之有重心也皆不可須臾離者也然則曷爲言平等曰國與國君與君水火工虞凡不相爲謀者可以言平等也然而猶有伯仲焉有先後焉此人事必然之勢卽天理自然之數也如必將佛氏出世之教無爲之宗以施諸紛紜繁曠之世必不能矣是故吾願上之人深明斯義植忠恕以爲心毋擅作威福以啓陵下之漸更願下之人深明斯義各

英報日記

卷三

七

盡其職分之所當爲毋存出位之心以長做上之萌則庶乎國家可幾而理而天下之莠言將不辨而自息矣
初七日風平午刻望見舟左有山知已入瓜達夫伊角自此南望非洲沿邊峰嵐起伏綿延不斷炎暑逼人微颺俱絕申刻忽聞氣筒三響大副自舵樓下至艙面水手腰纏救生圈紛紛趨前大副發號則躍入三舩解繫繩懸而下又發號則躍上仍繫繩復初而散舟客延頸相望疑有人誤入海及水手啟始知爲操演蓋輪船行海凡遇險則響氣筒水手畢集平時演習口號以免臨事或誤此次所演自響氣至三舩入海不遇數秒可謂速矣公司船每七日中必演一次班哥船擊鐘以集水手皆在天明時未得寓目此船以今

日風定故以氣筒爲號俾搭客不至驚疑此可見船主號令嚴明無敢忽懈
積威之漸在於平時苟有慢心必致貽誤西人差等之用如此

初八日卯刻舟抵阿丁灣阿丁本爲阿刺伯也門部地兩山對峙名哲貝爾
東即阿丁北接大陸三面環海即明史所載阿丹國也道光十八年英人據
之建礮臺於山麓暗臺棋布非典守者不知所在其始築時工過半有工人
售圖於法懼而逃英人覺之盡毀所築臺度地勢更築之及其成歷五年之
久費至八百萬磅砲機俱成交點密於數畧南山之砲遠及非洲蓋此爲由
歐達亞必經孔道西入紅海南距阿非利加之索謀里蘭海岸僅四百餘里
最得形勢故英不吝重費密爲經營有陸兵二千兵艦一艘駐此其備禦至

英報日記

卷三

八

周密也舟至此巖海中差近西岸礮臺聲礮二十一少頃英副督來謁言提
督臥病遣其恭代兵艦管帶官亦來謁言兵艦適卸礮上煤未及聲礮深爲
抱歉云灣內有法公司船先我舟到此未幾即開聞自孟買來中途遇大風
其大副墮入海營救不獲英亦有公司船自孟買來當先我船到迄未至知
亦遇風公司例孟買船至此即赴非洲別埠有客貨及書信應由格崙坡來
船接載赴英彼舟遇風此舟當守候兩日故舟客頗惶惶待至申初孟買船
始抵灣船中有印度信地部會亦將附此舟赴英賀加冕者礮臺亦聲礮致
敬戊刻信地王過船亥刻解維

初九日舟行紅海海面狹而長南北二千餘里東西最闊處約六百里斜倚

英報日記 卷三

小亞細亞阿非利加兩洲之間東南有小島曰丕林亦屬英兩岸山皆積故
名紅海印度信地部會來見所帶員僕二十餘人內有西僕一人華僕一人
所轄地甚隘有撫民權比請於英准養兵二三百人以自衛衣服都麗徒飾
外觀蓋英予以中軍之銜封之爵比於騎都尉而頌赫甚優故猶侈然自大
云案印度地當溫帶之南地產饒沃三面瀕海富魚鹽之利設有魁傑之才
生聚教誨則官山府海豈不足以自存迺始臣於大夏繼臣於大月氏又臣
於大食又臣於突厥自巴卑爾取特里稱雄一時則又臣於蒙古自英吉利
荷蘭葡萄牙佛蘭西先後入印立公司設計兼併卒爲英有則又臣於英二
千年間碌碌依人文德武功一無足紀豈釋迦牟尼之教有以弱之歟抑其

英報日記

卷三

九

人民質蠢神昏不能以自振歟今其上部酋長大小以百數皆衣租食稅受
治於英而其酋猶互相爭勝以誇躍於人英例凡君長及王公貴人出境其
兵船礮臺皆聲礮致敬而其數止於二十一乃土酋爭長英以緩服藩部之
故增之爲二十七又增之爲三十一四十一遞至於百彈有奇而英乃反詰
以既尊英君爲印度皇帝設幸印其爲礮當幾何適定其數爲千有一將一
船一臺之地雖盡日而不能畢矣比聞有二酋負富名亦以賀加冕赴英各
專貨英輪一艘候行止計輪直所攜皆百餘人往來一二月合其所糜金錢
殆足以自治一舟其窮大失居誇多關靡尙虛文忘質禍如此此印度之所
以爲印度也吁可歎哉

初十日舟行紅海經阿刺伯麥加城攷阿刺伯漢時為條支唐時為大食當隋唐之際其大酋諱罕德創回教自號大教師信從者眾乃東滅波斯北擊拂林西據埃及自是浸以強盛縱橫於葱嶺西南及紅海地中海之間傳世數十其後波斯西突厥相繼復國而大食始衰泊乎有元之世拖雷旭烈兀次西征遂平西域而諱罕德遺種居麥加者猶存舊號明史所稱默伽國是也今其地已淪於土耳其而奉其教者千載如一不特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俾路芝本回教國如印度如埃及如南洋諸島其民生炎方盛夏不免冠蓋其俗非祀天不露頂所聚建寺曰清真寺有堂七日一禮拜與天主教耶穌教同例堂有教師謂之阿哄生死婚嫁必延阿哄為洗濯不與他教人

英報日記

卷三

十

悍配不吸鴉片不食猪肉避猪字音讀如黑其氣聚其性情堅強不府與他族或他教鬪甯死不受辱其民自唐至德入中國遺種蔓延各行省皆有之而西北尤盛驛站所有驛行客店大牛回民故其行旅便捷聲息相通而秦隴之間漢弱回強漢回富漢信回動咸同以來屢次滋事當軸為息事甯人計強勉拊循然漢回通處各分彼此商業地利皆足以啓爭端而漢民奉天主耶穌者又自相齟齬授人以隙平時排難解紛調處已難得當設有聚眾情事數千里間雲集響應以俄之強其與土戰尙不能無敗則可知回民之强悍城豁未易輯也

十一日過紅海入埃及境北有大山曰西乃山相傳係摩西以十誡立教地

攷埃及係西方最古之國建國之始在吾華帝繫以前猛榛初闢民以畜牧為生西人紀載云猶太之祖攜後嗣入埃及及延及數世生齒滋繁王懼其生勢強令為奴越四百年摩西與率猶太族類俱歸其國至周景王時為波斯所併迨顯王三十九年希臘王亞勒散德克而取之建大城命以己名漢時降於羅馬者數百年唐初諱罕德創回教於阿刺伯埃及與接壤遂為所奪都城大庫藏書七十萬冊盡為回部人取以析炊文明浩劫較之咸陽一炬無以過也自後遂為回部落明時土耳其強盛併入版圖鎮以大酋嘉慶時法王拿破崙攻克其地遣兵駐守越三載復歸土轄設立總督道光時土督阿里舉兵叛土旋復平靖同治五年土國始令埃及藏官為藩封君位

英報日記

卷三

十一

傳子世守弗替光緒四年埃及財政匱乏英法兩國各遣員往治其賦於是埃及理財之權遂歸他人掌握綜其沿革盛衰之迹大畧如此余因謂財政一事國家命脈攸關然既欲師人之長去己之短則必詳求其始終本末之數務在能用人而不為人所利用夫然后行之而著措之而宜若性習苟安目見表準而不能赴及事出於不得已適欲專藉他人以為立命之地其不至反客為主者幾希矣如埃及者非求師之咎實不學之咎耳

十二日已正舟抵蘇彝士河口天氣驟涼可著袷衣午初有西醫來驗疾以防疫氣傳染諸客坐候於飯廳醫至則以次唱名諸客陸續登船而謂已驗訖蓋西人綠飾之事亦復如此午正啓棹開行案蘇彝士故沙漠地為亞細

亞阿非利加腰脊交界處舊屬埃及總督所轄北界地中海南界紅海中間陸路長二百三十八里此河未開時歐洲諸國東來皆從大西洋開行沿阿非利加西岸南行至好望角迺轉而東北浮印度海入蘇門答臘葛留巴之巽他海峽又東北而至粵東計程七萬餘里同治年間法人雷賽模斯用機器鑿成斯河計長二百八十七里寬六丈深二丈六尺爲費約一千兆副是由地中海徑通紅海自歐亞計省水程三萬餘里功高帶礪法王特錫男爵以寵榮之雷賽模斯晚年又欲鑿通南北美洲連界之地名巴拿馬該處以一綫界隔兩海闊僅一百二十里西人常謂能將此土疏爲海道則東西兩洋混爲一水掛帆而西徑抵中國東界亦可減水程三萬餘里雷賽鳩費

英報日記

卷三

十一

疏鑿功未及半因用人失當股費俱爲所吞遂構訟法廷諸條款者附法政府訟以不理今雷賽歿已六七年矣當其中年建古人未有之績名動一時迄乎末路固於知人有志弗遂身名幾爲所廢豈其明於初而昧於終歟抑其暮氣有以中之也今聞巴拿馬開河公司尙未報業而美人則擬由尼加拉瓜瓜斯得利加之間另鑿一道巴拿馬公司聞之懼利爲所奪也願將前數年已竣之工購於美人以工費過昂至今尙未議定云
十三日寅正舟出蘇彝士河北口抵波賽斯泊辰正起碇開行進地中海登船面縱覽與參議梁誠暨諸參贊等議論全球關繫余謂地中海網絡歐洲北跨小亞細亞南臨阿非利加刺刺伯居其東埃及居其南希臘土耳其奧

英報日記 卷三

地利義大利瑞士處其北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控其西北斯實地球一大關鍵也俄居北漠由波羅的海繞出西洋必假道於德意志路頗紆遠遂欲南瞰黑海通地中海大出舟師以爭一日之勝於是英德諸國聯盟約從巴黎之約義聲昭著土既得以自存奧亦周旋玉帛分畫鴻溝彼此不稍侵越歐洲大局藉以相安俄遂暫緩西封亟動東畧修造悉畢爾鐵路逾興安嶺循黑龍江派烏蘇里以達琿春海參威晝夜經營不遺餘力由是我滿洲一區尤爲全球關繫矣比聞東方鐵路不日竣工而俄人所租之旅順大連灣泊船便利又復聲勢相通聯絡一氣竊嘗以歐亞二洲形勢互相比較黑海爲地中海之犄角歐洲安危宜注意於此黃海爲南洋之鎖鑰亞洲安危宜

英報日記

卷三

十三

注意於此然使東陲有事則太平洋驚波亦且不測西南諸邦詎能安枕夫盈尺之雪頂於繁霜累丈之線起於微點刺牀之懼有由近以及遠者殆無彼此之殊也午後舟經阿勒散得力亞爲埃及海口即從前波斯王阿勒散得所建故城自歐人得由好望角入印度洋之道該口商務日衰賴開蘇彝士河漸復舊觀居民由三萬增至二十四萬人
十四日舟行地中海入希臘境攷希臘北界土耳其東南即地中海長六百五十里廣五百里總計方七萬里戶口約二百萬其地洲嶼環繞頗擅奇秀當中國有商中葉有滌哥落者立國於雅典教民禮儀始制文字歐洲之開通文學自希臘始漢時羅馬方強力征經營希臘各國均隸版圖後羅馬分

七三九

東西希臘屬東羅馬為回部所侵日就衰弱土耳其興滅東羅馬上以兵取希臘據有其地四百餘年嗣後土政苛虐雅典之民不堪命嘉慶二十五年遂去上酋土人以兵攻之雅典堅守不下英法俄三國壯希民所為各以兵擁護之上無如何遂聽其自立為國云是晚經利地亞島是島一名克利得亦上國屬地為希臘種人所居前數年希臘人誘之叛上與上兵戰不利英法俄德奧義六國出為調停准利地亞自主以希臘世子為該島巡撫土王得居簡派之名人心始戢余案刊地亞居阿勒散得力亞之西地當衝要實為地中海門戶為上國計誠能以重兵駐守此島即足扼希臘之吭而握東南之形勝迺撫綏無術卒為他人所劫持削也滋甚重為憮然亥初刻同舟

英報日記

卷三

十四

為跳舞會船主請往一觀

十五日舟行地中海天寒甚可服重裘洋報載南美洲法國屬地馬的尼島本屬火山忽於數日內震陷居民死者四十餘萬人各國遣船往救至其地數百里飛煤積船面盈寸浩劫如斯聞之累悞地理家推測謂火山陷則本年五洲氣候均將失其常度余案風自火出著於易象蓋火散陰生古書已有此說至火山原為熱潮所自出山陷則熱潮逆流熱度頓減寒度遞增故地之相距近者氣候改變甚速相距遠者則氣候改變較遲亦自然之理也西正舟抵不鄰底西為義大利屬居民僅數千沿岸即火車棧人語喧闐見華人服飾譁然聚觀宵分始散去案不鄰底西南為細細利島居民約三

百餘萬人昔屬希臘繼歸羅馬稱細細利國後以行政苛暴率為義大利所併云
十六日舟行地中海義大利境案義大利為歐洲古時一統之國即漢時大秦國也東北界奧地利北界瑞士西北界法蘭西其地穀麥蕃熟風景清嘉名園佳卉點綴麗麗西人為勝地周以前為土番散部自羅馬崛起國勢浸強至西漢時跨歐羅巴亞細亞阿非利加三洲之地兼攝統轄弱小諸邦並修職貢建都城於羅馬晉時又建東都於黑海之峽曰君士但丁厥後內訌迭興西北諸部擁土自立國分為二居羅馬者稱西王居君士但丁者稱東王東王至明景泰時為土耳其所滅西王在南宋時為北狄所滅越三百年

英報日記

卷三

十五

法蘭西取之以奉教王後又分裂為日耳曼屬嘉慶十年法王拿破侖攻畧其地為法藩部十九年拿破侖破命敗諸國遣使會議於維也納分其地為九國道光二十八年奧地利以兵力取義大利北部之威尼斯倫巴多威豐九年北部諸邦聯法叛奧中部亦復震動羅馬乘機逐去教皇法人以兵戍之泊同治九年法敗於普召回駐兵自守義王於是進據羅馬建以為都此時國頗憂貧惟悉力治舟師甚稱堅勁申初過默西納有塔崔然日色霞光吞吐繚繞足資延賞其南為埃得納北為委蘇維俄皆火山也
十七日舟行地中海有風余攷羅馬昔稱教宗萌芽於東漢之時傳播猶未甚廣迨宋時為北狄所據駐羅馬之教師乘機宣佈由是天主教與主教者

稱爲名教化王徒衆日繁法蘭西既滅北狄爰以其地奉教主王歿則大會各教士公議推老成者一人嗣位畧如西藏喇嘛坐牀之例其教受衍各國有不遵者輒夷滅之權勢日盛至明時日耳曼人路得別立耶穌教稱爲正教斥天主教爲異端邪說於是諸國漸歸耶穌教教主之勢頓衰然猶欲藉傳教之徒黨侵各國之政權其志未嘗一日忘也余案吾華受傳教之禍亟矣從前總理衙門因天津教案曾定教務辦法八條一收養孤孩應行停止二教堂祈禱時不應男女混雜三教士不應干預詞訟侵中國有司之權四教民滋事由直須由地方官作主不得有所袒護五教士護照須載明經由地方不得任意遨遊六奉教者須查明來歷身家七教士與地方官往來應

有一定禮節不宜妄自尊大八古時教堂基址既成民居不得任意索取致侵平民產業此八條甚後懲前最爲公平精審迺照會各國駐使俱不謂然事遂中寢比年以來教案層見疊出馴至釀成鉅禍向令此八條早日頒行不獨吾華實受其福卽西人亦何至迭被餘殃言之可歎憶光緒十八年長江一帶民教相仇不已有英人寇克者著支那教案論一書凡四篇首發端次政治次教事次調輯大旨謂吾華愚民無識頗尙虛無散布流言之習實足爲教案之媒而皆由教士處置失當推波助瀾至於助以兵戎堅以盟約尤足動華人仇恥之念適以發難而召釁所論頗爲持平傳教之士宜三復也至吾華地方官辦理教案亦有一弊非失之剛卽失之懦剛者讎視洋人

不善調處儒者一意畏葸激成民怒自是無事變爲有事小事浸成大事皆萌於此吾謂辦理教案之法必須綢繆於平時而消弭於臨事凡入教者如有游手無賴桀驁不馴之徒宜正告教士勿使收受如是則逃無術假託之途絕矣一旦有事務須速行結案訊斷尤宜秉公無所偏袒但論其事之有理無理不問其人之是教非教總以彼此解嫌釋怨爲第一要義如此則教案庶幾有豸乎雖然斯二者猶末節也其本何在則在於教民以學問通其智術而已昔歐陽永叔論佛老之入中國謂譬諸人身元氣既薄斯寒疾得以中之西教何獨不然中國長民者誠能以善保元氣爲念則造福於億兆爲無窮矣

英報日記卷四

四月十八日已初刻舟抵馬賽駐法使臣裕庚迎於碼頭遂登岸至羅第大客店裕庚跪請

聖安禮畢發外務部電一件案馬賽臨地中海原係荒地斐尼細人航海至此聚

族而居漸立爲國初屬羅馬後爲法國所併自法人得阿耳及里屬地並開

通蘇彝士河馬賽商務日盛輪船雲集出入口貨以五穀油糖酒羊毛絲皂

加非爲多居民四十五萬人

十九日申正裕星使請至科尼斯一游遙望大海煙雲相連山色蒼茫濤聲

溢湧彷彿格崙坡風景戊刻裕星使請晚餐座中見法國馬賽提督馬賽知

英報日記

卷四

府並西賓七人

二十日未正法國馬賽提督知府以私親禮來見接譚數刻辭去案馬賽爲

通商巨埠不獨法商往來驥舟於此卽歐洲各國往來亞非諸洲之船亦必

迂道泊此以起卸貨物搭載行旅是以車馬駢闐民物殷阜其地利然也惟

德船獨泊於義大利之熱諾法埠蓋德法相仇隨地可見如此余因考歐羅

巴全洲之境爲民三萬二千萬爲方里者一千三百萬列國十數其古昔雖

合分併之迹見於史乘者不可勝紀至於今大小異形強弱異勢風土異宜

而猜忌仇怨之心由此生焉然而有一善政則列國環而效之有一善教則

舉洲隨而趨之非特疆理之遙山川之險不足以爲限也卽其猜忌之心仇

怨之迹亦有時泯焉若忘相師相效惟日不足約而言之如歷法也學堂也

兵制也輪船也鐵路也銀行也商務也郵政也皆其同焉者也然之數端者

歷法紀年始於羅馬學堂程課鐵路置軌始於英吉利汽船行海舟師出征

始於美利堅銀行規制始於荷蘭航海通商始於葡萄牙郵遞印票始於法

蘭西一國爲之倡而各國相繼效法精益求精甚至水火工虞聲光電化凡

一事一物之細其始皆一人一家之言而羣相推演萬國同風期於著爲令

甲見諸行事而止無有彼此畛域之界更無有猜忌仇怨之情又試近而徵

之若各國權度之制亦至不同也迺今至於法境考其度量之數知法度起

於一適當實合地球四周四千萬分之一其量法衡法均生於度創行於西

英報日記

卷四

歷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奧義荷比西葡瑞臘希臘土耳其諸國固已舍己相

從英之議員亦有欲據以改英權度者而德法世仇亦能循用勿替從善如

流如此余嘗淵淵夜思推究其所以然之故彼諸國之深心豈真能泯猜忌

忘仇怨蓋其所以伸仇怨消猜忌者非此無繇孟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

有誠使人人有恥不若人之心則所謂仇怨猜忌者皆粗迹耳細故耳不以

爲扞格之媒反藉爲攻錯之助其學藝之精進胥原於此余因德法嫌隙之

深教化之同於以知羣雄並峙所以相持於不敵者蓋非無故也

二十一日由馬賽起程裕星使送於車棧由馬賽至巴黎火車日開兩次一

緩行沿途停頓每一小時行百餘里至巴黎須假寓一宿再易車赴英一疾

行每一小時行二百七十里余所定係快車戌刻登車過發車行甚疾顛頓殊甚假寐不安時復推窗眺望夜色朦朧車入山腹恒行一二十里輪軌相擊聲震如雷蓋西人於火車軌道既測地平更取直綫每過山阻則穿山通道以磚石環其上如橋形其開時工本雖大而行車直捷惜時省煤積久計之所省甚鉅其行事通盤籌畫以羨補不足大率類此夜丑刻過立塘鎮立塘爲法境極繁盛處巴黎而外此爲巨擘園園雲連燈火與星月相映此鎮紡織機廠甚夥法產各種綢緞皆出於此華絲出口大半到此考吾華絲業昔盛今衰推究其原因由於蠶種受病變時卵紙出於浙之餘姚新昌收取蠶卵頗有新傳其後餘杭等處亦以卵紙爭相求售辨種無法其價特廉於是

英軻日記

卷四

三

餘杭卵紙盛行而蠶絲日壞蓋蠶病有二其一爲黃瘟人所易見其一謂之椒末瘟目力難察而傳染甚捷凡蠶既受此病其所產之卵皆帶此病眠起如常而出絲脆薄西人每於收種之際將雌蛾焙乾研末以四百倍顯微鏡視之中有黑點如椒末者皆棄其卵故蠶種精益求精與病蠶同而繭特肥厚今日本蠶案之學考求其精而華民不求其解自削利源非官紳提倡加意講求考繭繭之圖經補齊民之要術竊恐紅女投機竟人失業未始非財政之憂也

二十二日辰初車經羅恩河之西過里昂又北河過馬康又東北行過的仍又西北行逾塞納河過美倫午正抵法京巴黎車停片刻易機車經波威亞

英軻日記 卷四

眠亞且威勒補羅義等處申初刻抵法境西北海口地名加來埠貿易頗爲繁盛自馬賽至巴黎車行一千七百七十里自巴黎至加來車行四百七十里所經市鎮村落屋宇整齊道塗平治雖土坡山麓無不周以長垣靡望清潔田疇如掌溝流縱橫其有偏陂不平之地皆以植木無尺寸荒土葡萄尤茂法人用以釀酒其酒稅爲國賦大宗民亦視爲利藪記有之入其國其教可知其不誣已總稅務司赫德之子赫承先至車棧相近遂偕登都華小輪渡海西初刻抵英東南海口英外部大臣參贊費乃奉英君諭來近洋員金登幹馬嘉利及駐英出使大臣張德彝參贊陳懋鼎陳貽範來謁都華巡撫毛爾亦至舟中謁見宣詞作頌大致謂中英訂約垂六十年兩國商務日見

英軻日記

卷四

四

振興技業

中朝簡派近支致賀加冕典禮足徵邦交輯睦惟望此次瞻帷暫駐將做國政治文化存記在胸以備日後回國有所採擇云云當命參議官梁誠譯詞對答略謂此次初至貴邦蒙貴國君主遣員遠迓不勝感謝本屆貴國君主舉行加冕大典我中國

皇太后

皇上良深忻悅是以

特簡本爵大臣專使致賀以表邦交親密之據貴國文明制度本爵大臣曾於書中習見耳中習聞夙深嘉佩深願此次逐一親歷目驗隨時默識不忘冀於

七四三

中國有神等語爰即登岸復登英君派來之宮用火車戍刻抵英京英君復遣禮官可耳費而迎於車棧酬答數語禮官請登宮車赴昔賽而各店張德驟已先在客店候候跪請

聖安禮成後禮官辭去接見使館各參隨等詢知前任羅星使因病交卸張星使係於本月十八日抵英接任云亥正晚餐後頗覺疲倦遂息

二十三日發外務部電報到英日期請代奏午後擬致函英外部訂期會晤英外部大臣瀾斯登遣參贊費乃持簡來拜因亦持簡答之總稅務司前書記官賈爾愛來見操華語持論不偏自謂在北京居住十二年平生所歷之境惟此最為適志故戀戀中國不能忘情其意殊可嘉也考英國為歐洲極

英報日記 卷四

五

偏西地本二島英倫蘇格蘭一島在東阿爾蘭一島在西南英蘇古為二國明萬歷間始合為一仍沿二島舊名世稱英國三島職是之故其地形南北長東西狹英蘇一島為方里者七十四萬三千八百有奇阿爾蘭島為方里者二十七萬二千九百五十有奇英倫共分五十二部東方六部其首部曰迷德勒塞首邑即倫敦也南方十部北方六部中央十八部其西偏曰威勒士分十二部舊自立國其土語亦與英倫稍異總計戶口約二千九百萬有奇蘇格蘭分三十三部南方十三部中央八部北方十二部其土語與南方稍異總計戶口約三百九十萬有奇阿爾蘭分三十二部東方十二部西方五部南方六部北方九部總計戶口約五百萬有奇通國都為一百十七部

部長皆由民間公舉並無職俸云

二十四日拜發恭報抵英日期摺交郵船寄外務部代遞駐英參贊曾兆錕來言聞英王將於二十六日見余及張星使德彛俟外部議定後當遣員來告既聞此信祇可靜以待之考今英王名愛惠英女主維多利亞長子生於西歷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十一月九日立為王太子六十二年娶丹國竭律天第九王之長郡主為妃王素研兵學曾在去尼司葛司學堂卒業西例凡人學堂肄業者無論貴賤皆與學徒為伍王於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始在阿克司弗大學堂之生徒當民兵者為副將衛旋又在吏部官吏之當民兵者為副將衛六十一年在謙不吏去學堂當民兵者為副將衛六十二年

英報日記 卷四

六

後始為第十營好失而兵隊副將六十八年後統帶耳愛夫不而其兵隊又統帶第一二營護衛兵七十五年封將軍八十年統帶戈登海倫敦兵隊九十八年統帶格倫敦第而兵隊九百零一年統帶坡而司披兵隊蘇格蘭阿爾蘭兵隊蓋歐洲各國視治兵之責最為慎重凡統帶必由推舉故英王在九百年即位後至零一年始統帶坡而司披等兵隊也國民頗知以愛君為心英王照像不特懸於公署學堂即園圃間均有之

二十五日英外部遣參贊費乃來言英主定於明日午刻接見呈遞

國書向例須候各國專使齊集同見英主篤念邦交特定單班先見屆時當派禮官率宮車來迎云云因命參議樂誠等預備中英文頌詞並將國書及國

禮清單譯成英文照會英外部奏明英主定期派員接收是日開特蘭斯發爾和議告成英民譁呼雷動以志慶賀洋報載有英特新定和約愛命繙譯劉式訓譯出計共十條一特認英爲上國不再抗拒應將所有軍械呈繳二特兵現不在境及被英兵執置他處者倘早明願爲英屬則英應趕爲設法陸續載歸資助生計三特民降英回國者應復其自由之權及其產業四特民降英回國後不得再藉戰事追究五特國各公塾應教授和文識堂亦用和文六特民可備槍自衛惟須請領准照七特地現歸武員管轄英允早派文官前往治理並酌行鄉舉漸給特民自主內政之權八土人選舉之權應俟特民自主內政後再行議及九英允永不加征特民地丁稅項以補兵費

英輶日記

卷四

七

十特地各邑應速設局歸職員或文官管理會同紳董詳查特民爲戰事受虧情形酌給口糧籽種田具俾安生業英政府允發三百萬磅分給各局應用余案英特之戰始於己亥冬間因英國不准特人自主並欲限其選舉之權由是特人積憤搆兵英人初與戰不利至庚子夏英軍始破特京特人迄未肯降轉戰又逾年餘至是立約罷兵洵可喜也披閱條約頗爲平允而特國因戰被累之民英既允給三百萬磅作爲賠償此外聞再允備款分借特民二年之內概不取息自第三年起常年三釐取息訂期歸還可謂善於籠絡矣

十六日午初刻英禮官公服偕外部參贊率宮車來廊相迓因率同參議

英輶日記 卷四

梁誠參贊注大焚至英辛占爾士宮此宮爲英主舊宮現時並不居此及門有數英官祇候借人登樓英老兵數人執仗侍立英王宮大小職官暨禮部外部官屬執事者皆在焉禮官導余直至一殿南窗臨街北牆嵌火鏽其殿東備小椅禮官延余坐告余曰日本日君主以特蘭斯發爾戰事平定論功行賞頒給寶星殿西一座因此而設座北有几所陳者皆寶星云坐少頃聞窗外作樂聲禮官告余曰君主至矣偕至窗前眺望見街南樹林濃蔭中鶴立者甚夥皆屬樂工未幾見一車兩馬與人紅衣高坐揚鞭而來車中人即英主也無幽簿無護兵亦無隨從官屬其輕簡如此殿西南有門驟闢有執仗者出而立知英主已由他道至殿西內室矣禮官導余入參議梁誠等捧

英輶日記

卷四

八

國書隨余行英主立待去門僅咫尺余入門行鞠躬禮英主答禮彼此述頌詞答詞余遂呈遞

國書敬謹宣布

皇太后

皇上德音致意存問英主親手捧受喜形於色致謝

中朝遣使厚意旋握手成禮遂約余親領寶星余退至殿前見殿東門大開英主出至座前立二武員並肩進謁入門鞠躬至座前又鞠躬英主微笑握手與語二武員屈一膝英主持寶星親爲佩帶武員以臂承英主手一俯首起立退行而出遂有老兵六人執仗入至殿中對英主立自是進謁者入經兵左

七四五

出經兵右其屈膝領賞儀畧如前凡二十餘人於是各國駐使及英臣民來賀者千餘人英主皆立見此為英常類儀歲必數舉適特事平藉以致慶故來者多於平時英主子姪侍立於英主後內廷官屬侍立於英主左側凡進謁者皆持簡書名內廷官屬接簡唱名鞠躬而出未刻歲事英主俯首進入內殿余歸發電恭報呈遞

國書期請外務部代奏

二十七日擬奏報呈遞

國書日期摺稿下午飭供事恭繕余挈參議梁誠往泊錫花園一游其地初為泊某私產泊以獻英廷英廷爰就其址建園以畀庶民游覽名泊錫者誌不

英報日記 卷四

九

忘也其地南北五里東西亦如之為方里者二十有五四面周以鐵欄千門萬戶又開渠通水廣可容刀駕壘為梁通衢四達四時花木夾道成陰時正杜鵑初開五色相雜疏密交繁萬紫千紅迷離眩目申刻以後士女如雲馳馬擊球觀書閱報熙熙皞皞不知其在城市中也蓋倫敦居民聞暇夏屋雲連機廠火車昏烟蔽日非有軒敞苑囿日以游息則有礙於衛生故國家不惜重費經營此地其灌溉洒掃各有職司以與民同樂民皆視為己業故能垂諸久遠無荒蕪之慮云

二十八日拜發昨日所擬摺件因念余自出京以來未及兩月行程三萬日長如年計此摺到京當在季夏以西人舟車之捷而遲滯若此知去國蓋甚

皇太后

皇上在西安報大安知

遠也極目雲山易勝犬馬之戀下午往拜英王子翹耳治王子言前日於宮中望見顏色以時方侍朝未遠傾蓋辱承先施殊為欣感又謂去歲欣聞

聖體康強遠人甚為愉懌又詢余年幾何並謂當此盛年正宜考求政治以備設

施又以英近時氣候頗寒詢余起居余一一答謝復寒暄數語而別隨往答

拜沙侯不值按英例立長英主二子其長子蚤世未有孫故翹耳治得世及

為儲君幼年學於世職學堂繼習水師游歷全球各國曾乘海軍艦至中國

上海江甯武昌等處時尙當學生未嘗以禮接待累遷至水師提督今以儲

英報日記 卷四

十

君不治事仍守提督官秩戎服出入年三十有七情性和平學問淵雅英民頗稱頌之

二十九日往拜英國各大臣英君加冕伊禮禮文繁縟各部院大臣公允勢難隨時見客故余循例到門投刺而歸時上議院掌院大臣麥贊政務伯爵賀爾斯貝議政院大臣公爵狄達奢戶部大臣白爾福戶部參贊大臣男爵畢啓內都大臣李奇外部大臣侯爵瀾斯登藩部大臣曾伯倫兵部大臣博羅第陸軍統帥大將軍羅貝海部大臣伯爵賽爾朋商部大臣伯爾佛農部大臣漢璧理工部大臣德勒士倫敦工部局大臣卿郵部大臣侯爵倫敦德銳參贊阿爾蘭政務大臣子爵阿士博恩阿爾蘭總督伯爵克多更參贊蘇

格蘭政務大臣伯爵巴路佛蘭凱斯德省參贊子爵詹晤士管理印度大臣子爵哈密敦之數人者秉政而行政之法皆出於下議院有事則下其議於下議院議員議其條律以白上議院斷其可否以白各部院大臣據以入告然後施行其定例如此案倫敦為歐洲最盛都會跨達斯河為方里者一千五百戶口六百萬其區共分六隅中央最古貿易滋繁西方為宮院衙署議院之地東方成市集甫五十年水程貿易胥萃於是南方多廠作北方尤寥廓兼包諸村鎮地紀其勝有太學書塾博物院太醫院名畫院萬花院草木禽獸苑等處攻其官有管理倫敦事務總城長一職官二分段城長二十有九余車經過之處闐闐千重崇飾華競袷服結紵累軌連踵洵為窮極

英輶日記

卷四

十一

鹿都之地倫敦從前居民二百年前不過七十萬百年前九十萬光緒二十三年英女主登極六十年計數已增至四百四十三萬有奇近年漸增至六百萬當事者以人滿為患地邑民居無可充擴適俾穴隧置屋下泊於地之下多至三層上則累建岑樓高可至五六層合計之已得八九倍倫敦之地此次因加冕典禮各國致賀並商民來瞻仰者人數又驟增四百萬宜乎街衢相經肩摩而殺擊也

英輶日記卷四終

英輶日記卷五

五月初一日晨起拜客午正歸考英國學校之盛實在近今三十年間聞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時其全國有大學堂六十七所中小學堂三萬一千五百三十九所共教習十四萬五千六百二員大學生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九人中小學生五百五十五萬八百二人是年官學費英金九百七十三萬三千四百二十三磅蓋惟大學堂經費官錢為多中小學堂生徒每歲每名國家祇給一磅三仙令以界教習其不敷者議院由房稅項下酌量提撥生徒早出晚歸飲饌取給於家童子滿三歲即有入塾者若至七歲不入塾罪其父母故七齡童子無男女未有不讀書者貧民謀生例候十歲以後是以學國

英輶日記

卷五

一

無不識字之人余求其全國學校表不可得僅得上年倫敦學校簡表一册一隅之地共有學堂四百九十八所以倫敦四隅坊巷編次各註其創始年月並總董及男女總教習姓名計其生徒共五十七萬九千有奇普通學居其八九蓋貧民力有不逮僅學普通亦足謀生也此外別有蒙師學堂十二所其士台伯乃一所創於西歷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自此閱歲遞增祇有此數是英之講求師範又在近今十八年之內矣又有聾學堂十八所容生徒六百七十餘人瞎學堂十所容生徒二百餘人殘疾學堂三所容生徒百餘人腦病學堂五十七所容生徒二千六百四十一人又有工藝學堂若干所從一千八百七十一年迄於上年三十年中共收生徒三萬八千四百名已離

堂者二萬六千一百三十九名現尚在堂肄業者三千九百四十五名宜其近數十年來製造之盛遠逾前代矣至於烹調洗滌操作及尋常手藝皆別有學堂以教之今歐洲各國未嘗不以英為法也

初二日率參議梁誠參贊汪大燮乘火車至英女王維多利亞墳塋塋在倫敦西北相距七十餘里其地本有溫則行宮為維多利亞歇夏游息之所維多利亞即位之二十四年其夫阿勒昂堯維多利亞親為擇地建塋自留生壙於右至是遂合葬焉其塋制文石為柵四隅立銅人各一柵上臥白石像覆以被貌惟肖上建屋宇中隆旁設圓頂覆琉璃以通光築石為柱極輪奐壁間立石像皆立功大臣後壁懸油畫繪耶穌故事設香案為女冠誦經處

英報日記

卷五

二

余先與外部商仿醕邸赴德時至威廉第一墳塋故事循西側贈花圈外部謹之以奏英主故英主遣宮車候迎於車棧守塋官候於門西禮極簡惟至塋前一鞠躬覽一周而退案女主為英主維廉第四之從女根的丟克之女當中國嘉慶二十四年四月某日為西歷一千八百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女主生迨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六月維廉第四堯無嗣英民遂奉女主立之年十有八歲三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奉女主詣倫敦大禮拜堂行加冕禮是為英國大君主七十七年正月一日頒詔於印度國德里故都督君主尊號為印度國大皇帝女主為人性行淑均即位而後英國商務蒸蒸日上遂泊今茲不可謂非歐洲之賢主已

初三日在鹿閣英史乘諸書案英吉利古係土番部落漢時為羅馬所據齊時羅馬軍退遂有北狄蘇格二部居之厥後英人攻克北狄蘇格併其全土爰立國號稱其世系共分八朝曰薩索尼曰諾爾曼曰北藍大曰奈曰蘭加斯得曰約克曰都鐸爾曰斯丟亞爾的曰字命瑞克薩索尼朝君曰伯勒瓦爾七王曰以格伯以惕無以惕保以惕伯以惕勒亞弗勒曰義德瓦第一梯亞斯丹以德門第一以德勃以特維以特加義德瓦第二以惕勒第二以德門第二曰加紐的哈羅德第一哈的加紐曰義德瓦第三哈羅德第二是為薩索尼中興之世諾爾曼朝君曰維廉第一第二顯理第一士提反北藍大日奈朝君曰理顯第二理查第一約翰顯理第三意德華第一第二第三理

英報日記

卷五

三

查第二蘭加斯得朝君曰顯理第四第五第六約克朝君曰意德華第四第五理查第三都鐸爾朝君曰顯理第七第八意德華第六女主馬利依利薩伯斯丟亞爾的朝君曰惹迷斯第一查爾斯第一格朗它總統是時創立共和政治計十一年曰查爾斯第二曰惹迷斯第二曰維廉曰馬利夫婦同聽政曰女王安字命瑞克朝君曰翹而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曰維廉第四曰女主維多利亞其世系如此國中有議院二一為爵紳議政之所爵位貴人及耶穌教督處之一為民紳議政之所民間才德過人者處之有大事君主諭首相相告爵紳院聚眾共議參決可否然後諮之民紳院必與情相洽始布之政否則寢其事勿論民間欲舉一事必先陳於民紳院詢謀僉同斟酌

無弊然后上之爵紳院可行則上之首相而聞於君主否則報罷國人分三等一曰五爵二曰紳士三曰鄉民五爵惟長子得世襲紳士由府邑公舉民人分數黨曰保黨以自守為宗旨曰公黨以大同為宗旨曰合黨則以英倫阿爾蘭合一為宗旨凡所設施大抵習於霸術而朋黨相爭必視民情為勝負其政治崖略如此

初四日辰正霧旋雨甚考英國兩度最多每年東南各境約得雨水三十四英寸西境及山地約得雨水四十八寸至五十寸不等總計每日約得雨水百分寸之八云中正往游博物院院主導觀東方各國器物首印度羅列各兵器蓋胃之屬有全金寶座一次埃及次土耳其次日本旋觀吾華器及

英輶日記

卷五

四

象牙雕琢之具極為精美旁懸禮服旌冠蓋各圖又有覺生寺鐫磬一係道光年間物閱竟時已酉正據院主云此不過得四分之一爾余因思戴記玉藻一篇於垂之鐘和之磬女媧之笙簧以及累朝大路崇圭之屬無不備載者非以誇多而圖靡也蓋宣聖有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無日而不新實道無日而不新凡人自少壯以至老耄所歷之境皆屬新境所為之事皆屬新事能日日從事於學問以推陳而出新庶幾智慧日闢有以盡生人之能事否則睚眦叢蔽立見枯槁惟國亦如之此大學所以言新民之事無所不用其極也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厥心皆達此誼於是制器尚象以至新之事覺後覺而復存已往之迹用以驗世運之升降人心之巧

拙而即以考國俗之盛衰至或求其器而不可得亦必無其形式以彼之金石著之哉藉告此意也西人博物院得斯情已

初五日往看槐愛司泯司得小學堂學堂為英國世爵子弟肄業之所以臘丁文字為基礎有生徒二百六十人非王族近支及世爵不得入有史學與地算學化學畫圖諸館凡專門之學皆於此肇基所謂普通學也晨習體操揮則擊球以勞健筋骨自巳至申分詣諸館輪班肄習生徒衣履一律試超眾則殊其服勞役後垂以動觀聽得殊服者例得人議院聽議政卒業則入依藤中學堂又卒業則入阿司第大學堂此三堂皆世爵學也蓋英政悉出上下兩議院上議院紳盡貴族故督教貴遊有堂拾級而升不能中輟總稽

英輶日記

五

聖壽誦畢令學徒比肩醵立候余出高呼以送旋至槐愛司泯司得教堂觀古迹教堂與學堂衡宇相接為八百年前老堂傑構巍峨等於新締其初半為議院地議員以地狹喬遷悉以贈堂最初議廳至今尚在席地為階分級圍坐別一室有地鐘為英設地鐘之權與亦數百年物其法得之佛蘭西雕鏤皆法式英之古先哲王於此議政英人存之以為甘棠遺愛云戌刻歸初六日往拜上議院掌院大臣伯爵賀爾斯貝下議院掌院格理內務府大臣伯爵彭伯樂御前大臣伯爵克勒忍登禮官伯爵波德蘭英后御前大臣可爾飛爾英駙馬公爵亞其埃爾公爵佛愛夫晤賀爾斯貝賀約管理蘭加

七打大臣世爵希阿佛刑部尚書世爵亞路華士頓前管理印度事務大臣世爵高羅士管理蘇格蘭大臣巴路佛伯爵加令頓世爵巴頓六人候余相見均握手為禮叙談數刻而散又至金登幹辦公處一覽實為吾華駐英稅司署購置十二年費八千磅英政府認為中國官產地僅盈款樓高五重英人商於華者貨出入稽其數以報金與赫承先二人實司其事檔房卷積盈室編號皮存書室精潔前臨園圃綠葉鋪茵間雜紅紫推窗遠矚眼界殊寬倫敦人烟稠密樓閣婉婉非卓午不見日清曠若此良不易得金登幹告余曰此地當孔道去各部署俱不遠目前屋值較諸昔年殆增過半矣少頃歸寓時已戌正天色猶未昏蓋倫敦在赤道北五十一度三十分北京偏西一

英報日記

卷五

六

百十六度三十一分日正午當中國之戌初而節交夏令則日長於北京一時許也

初七日往看曉均處米都屯小學堂學堂為平民肄業之所有男女生徒六百餘人有總教習一人女總教習二人學徒自三四齡至成童以年齒分館含有體操廳事數區廳各有臺總教習吉伯導余登臺而立生徒演體操教習傳口號俯則俱俯仰則俱仰一舉手一翹足無斯須差吉伯又導余至別廳出觀亂女徒百餘人於臺前左右分立又令年稍長者數人中立演古史事手舞足蹈或歌或泣皆前代史事之可傳者左右幼童亦如所言動以和之蓋與幼童言史慮其厭聞故創為此法使之深入於心終身無遺忘之

忠演畢則於廳事習步法或雁行或魚貫時復參互錯綜如梭如織成整齊嚴肅無有紊亂致相摩擊者閱畢至各館看教法先至三齡幼童一館列几而坐女師與之語衆幼童皆語惜余不通語言不知其云何也又一館年稍長適教畫几陳撫本手握丹鉛有女師指點而評覽之又至雙啞館師執其手使貼已項下以與語啞徒會其意即以所言書於壁蓋其耳不能傳聲賴人身電氣相接以達於腦所以教識字也館舍甚衆至於烹調澆濯皆別為一室貧女於學餘專習之每七日習一次使年長適人工操作也其攻金攻木各有館非習此為匠人也所以辨物質明體用以合於規矩準繩為格致製造諸學先聲也吉伯為余言此堂昔時為牢獄於十年前改學堂英自學

英報日記

卷五

七

堂盛行而囚徒日減堂中多一任冠獄中即少一絺衣英國君民期於全國囹圄悉為庠序而止今倫敦有學堂五百餘所國家籌費不少忘紳富捐費不少齊童子游惰不學罪其親罰鍰是以人無貧富無弗學者四民之業非學不精特所學有淺深故所業有高下貴賤貧富由此分則向學之心亦由此

初八日已刻金登幹導觀英刑部上公堂是日適訊案環聽者數十人按察使延余坐余詢其所訊之案原告係開礦公司初頗獲利稍折閱爰向富人設法欲集費百萬磅為重振計富人俄延未允公司旋閉歇折耗殆盡遂訟諸官謂富人始允集股百萬磅繼遇中悔以致公司歇業富人謂公司曾

經告貸並無集股之說彼此駁詰良久余遂出復徧觀其大堂各處午正返
寓案英國刑政衙門不一其制有曰上控院權位最尊有曰上公堂一名理
刑司即余今日所至之處有曰下公堂曰理刑廳以上各法堂所理之政分
兩大端一曰錢債理錢財爭訟事一曰刑名理命盜圖毆事此外又有遺囑
公堂專理民間遺囑析產事不問刑名錢債事也理刑廳不問錢債事下公
堂兼問錢債刑名事均巡捕官聽之然祇有問案之權無審案之權問案者
第問其事之源委曲直審案者則直接引律例反覆辨難也凡科罪監禁在
六個月以下罰款在百磅以下者可立時斷結否則須上其事於上公堂歸
按察使定讞凡斷結之案兩造不服准其上控理刑廳下公堂所斷者可控

英報日記

卷五

八

諸上公堂上公堂所斷者可控諸上控院上控院及上公堂作為專案訊問
無發交原審官再問之例如果察知其冤則平反其獄原審官例無處分也
上公堂設會審員紳十二人凡國人納稅鈔在五十磅以上者皆得承當臨
時掣籤掣得者入公堂聽審按察使既鞫兩造之辭則比附律例以告於會
審各員各員定其是非以告於按察司迺斷結此刑政亦由民主之義也上
控院別有刑律顧問大臣數員皆老年望重之士如有死罪應減等監罪應
寬限由國民公呈籲請君主得商顧問大臣主之然祇有減輕之權無加重
之權也刑律商律皆由議院編纂數年後如有重複歧誤之條議院即派員
修改其科罪祇有死罪監禁罰鍰三端他無轉輟之例律生學三年得文憑

英報日記 卷五

後須訪求著民律師納重費充鈔寫之役閱歷數年或十數年後始得出為
律師云西刻英主遣外部參贊費乃來約赴伯欽恩帕爾士宮茶會遂率參
議梁誠參贊汪大燮黃開甲赴會至則各國駐使及英廷臣命婦之封爵者
皆在焉列坐左右英主英后出並立於庭赴會者自右趨左而君后鞠躬而
出英主后皆俯首答禮不交談設酒果於別館酌而散

初九日往得格祿司博物院看藏書樓樓書架積長三十二英里度藏各國
今古圖籍三百餘萬種士民有所研究書不備得入堂檢閱讀書堂最高極
廣闊而無隅顛覆琉璃光澈几案四圍琳瑯編插高數十級中容五百人各
得專席坐設几案其紙筆欲閱某書寫書名投於盆有專司者檢陳於几蓋

英報日記

卷五

九

四部七略分類編目各註所在每架又別具一目以便檢環讀書堂外屋數
重疊架度書輪其足推前架則後架出升降以電引梯挽車載書而行官私
著述成書皆以獻又購求於他國巨室好事者又盈千累萬以為贈故能閱
博美富成此大觀其專門如歷象如樂律如醫藥皆別有室羅圖書設几席
以待來學其藏東方書處區分中日為兩大部載中國典籍雖不備然通行
各本亦十得四五殿本如圖書集成四清古鑑皆以西式裝成儲於篋宋元
槧本不多見有宋板巾摺本蓮花經數册有元刻韓文考異明刻大字本貞
觀政要皆精絕近復搜求唐人絹本及唐宋人手蹟雖片紙亦珍之典守者
出十數紙以示余言得自蒙古喀爾喀部土人掘地得此求售因購以歸有

七五一

大歷至正建中等年號紙墨殘毀真偽殆難辨矣至印度土耳其希臘羅馬及歐洲前賢手迹亦皆羅列中庭余不能識其字通其義而古香古色盎然行間亦殊可愛外院以石爲壁篆刻埃及古碑借日尺不及拳拳矣是日導余游觀者爲是樓掌東方書籍總理名德諾司能操華語曾爲上海英領事此堂國家歲費僅八百磅近以地狹購旁地三十五方里以備推廣云

初十日往看醫院門外左右立四亭亭容數十人平民有微疾逐日求診者男婦孩童各就列院內屋宇寬敞視疾之輕重分居待治輕疾十餘人同一室重疾一二人占一室枕簟皆備病人衣食取給院中地不毡毯窗不簾幕鏤琉璃以爲几欲其燭然無塵垢也侍病多婦人所躡履皆以軟皮爲底虛

英報日記

卷五

十

有聲驚病者也設火爐以祛寒插鮮花以收養氣余歷觀十餘室大致相同割設別有室光明洞達刀圭其備臥具滌器皆用琉璃文石爲牆其光可鑑其儲藥製藥各有所以化學分藥質別良楛究功用皆醫師自爲之藥品中有毒性者加識別於瓶有骷髏室儲人骨甚夥各標其疾蓋西俗凡奇病死或自願捨身寫供在案俟其既歿則剖屍視疾因是得以通療結惠來學此院歲治萬餘人來者弗自給費亦不取給於官歲費由富紳捐助有盈則置產生息英倫一處醫院凡五十區各有學舍儲醫書教生徒卒業亦給憑然後行其術其慎重如此

十一日往看英蘭銀行此行創始於西歷一千六百九十四年迄今三百八

年矣雖名爲國家銀行而資本實集自民間惟代辦國家稅賦諸事故國家獨給憑照認爲國家銀行創辦一百九十年間獲利甚微所製鈔票民間亦不信用至英相披而總度支時始定銀行章程頒全國之爲銀業者一律遵守此行爲國家命脈所關有專例尤嚴密通行至今未嘗增損其異於他行者有三端一曰債票國家有急需租稅不敷則貸於民謂之國債出票據以爲質皆由此行經理有二百人司其事國家給經理人及製票費有定數合國債萬分之三然國債若多於六百兆磅則減其半今英國國債約有七百兆磅其利息則約三釐左右二曰鈔票國家准此行自領國債票四百萬磅又貸與國家一千一百萬磅皆以國產爲質並給利息是此行存於國家之

英報日記

卷五

十一

磅實有千五百萬故所製鈔票惟千五百萬磅銀行中無存金此外鈔票無定限惟有票必有金不得浮溢今銀行存金三千七百萬磅所出票僅二千九百五十萬磅除其千五百萬有國家產業相抵則此千四百餘萬尙不及存金之半矣三曰賦稅國家所入賦稅盡歸此行此行亦能任意行運國家並不取息惟屆應付國債利息之期若有不敷則歸此行墊給國家亦不復付息凡此三端與他銀行有別現在他銀行雖有自製鈔票之權然皆不其通行公議專用此行鈔票付磅兌票以利民用其造票機器製票甚捷每日需出六百紙方能敷用此英蘭銀行章程之大畧也其辦法收鈔必截角收幣必過權權幣以機頃刻千萬枚有不中度者別儲之金幣雖堅然行久必

剝而輕重鑄之所以堅民信國家緣此歲耗二千萬磅弗齊也銀幣值微摩
蝕弗較穴地以儲幣累積以儲鈔皆重局數人司其鑄非周知弗能啓也民
有資於行者公舉二十人爲董事五載一任稱職得蟬聯董事資深望重則
舉爲總董兩載一任滿則退造鈔之權歸行造幣之權歸國造成則藏於行
名爲行實國庫也守夜兵五百人環行而宿夕至晨散行酬以殮餉給於國
余又至造幣局一覽區分三品餅鑄駢羅其行於藩部屬地必載文於幣故
模範尤夥日出幣以機稽其數滿千則停總辦告余曰此新法也地狹事煩
一機抵百人矣余按泰西各國分銀行之種類有官家之銀行有各業之銀
行官家銀行政府所立爲國家理財關鍵各業銀行則與人民爲借貸存金

英輶日記

卷五

十二

之業其製發鈔票之權惟官家銀行得有之至於章程則各視國家財政之
進步以爲轉移未可一概而定觀於英蘭銀行可以心知其意矣旋至匯豐
銀行一覽並拜倫敦府尹西刻歸

十二日午後往觀華勒斯博物院華係英人創建此院歿後捐諸公家是院
多儲各國武庫寶器之屬均千年以前舊物又羅列油畫暨各玩具均精美
西刻歸張在初星使來談及上年賠款約載用金付給或按還日之市價易
金付給中國用銀款撥付目前金價日昂照上年市價賠款已暗增二成近
接外務部電以中國賠款過鉅民力不逮深恐激成變端於商務有礙特囑
向英政府妥商照約載銀款四百五十兆兩按上年四月初一日市價易金

英輶日記 卷五

付給以免受虧云云余謂賠款一節誠中國大可憂之事也當庚子以後財
政未及整頓賠款數鉅期促民力幾何詎能經久至論中國錢幣之制尤有
亟宜預籌者外洋用金中國獨用銀人第知金價之貴有謂西人當中國還
款之期屢抬其價以罔利者非通論也要知中國所以受損不在金價之貴
而在銀價之賤外洋多用金銀祇以輔金之不足銀鑄日開銀益多而無所
用於銀價日賤以美國銀黨之盛而終不能勝金黨則銀與金之不敵可
知也從前金磅價值由銀三兩馴貴至八兩異日由銀八兩或貴至十數兩
二十兩銀價擬於銅價亦未可定期中國無論賠款還款即商戰亦萬不能
支矣爲今之計惟有自製金幣以爲抵制案尙書馮直金銀並重管子論黃

英輶日記

卷五

十三

金刀布三幣最詳史遷平準書班固食貨志載金銀並用之法尤爲軒輊中
國用金本古制也第處今日而製金幣其勢亦有甚難者一中國出金太少
二鈔幣未行民不見信而其本務之難則尤在於用人蓋自古以來原無有
利無弊之事錢法一事大利所在則更爲弊蔽之所叢集然國家行一法舉
一事固不得以事之多弊而遂不爲亦不得以事之多弊輒歸咎於法而不
知歸咎於人也今中國金誠少矣然試稽海關出入貿易總冊每年中國金
出口共若干萬其可稽者如此不可稽者又不知若干萬是宜先行嚴禁也
各省金鑛迄未開採慈石丹砂見榮終固是宜設法廣爲取用也外洋如澳
大利亞等處產金較夥宜與訂立合同每年收買若干如是則鼓鑄不虞匱

七五三

乏矣至行鈔票之法自以民信為第一宗旨若民不見信則無事可為豈特錢幣一端而已而取信於民之法則以用人為第一要義今宜慎簡廉明公正之士詳攷各國銀行章程斟酌參用先設國家銀行於京師約計成本金款若干銀款若干先製金幣鈔票若干復製銀幣鈔票若干以為之輔銀行以此發戶部以此收先行之於商家次推之於外埠如是則大本立矣然此事固宜慎之又慎倘有絲毫關礙則天下之命脈皆為掣動此用人所以為始終之本務也又現在議訂商約雖議加增進口稅然中商在外洋既以金款納稅則中國海關稅自應一律以金磅價算實於國家進款不無裨益按公法收稅為本國自主之權況此事尤為公平易簡之法各國亦豈能

英輶日記

卷五

十四

不允詩云周爰咨謀又云其則不遠願為當軸陳之

英輶日記卷五終

英輶日記卷六

五月十三日率同參議梁誠參贊黃開甲唐文治並金登幹之子金樂培往觀愛司福武學堂離倫敦約二百里已刻登火車行約一鐘之久沿途山勢迴環平時競綠風景絕佳午初抵愛司福武是處學堂共有數十處金樂培導余先至一處有學堂司事官候於門先導觀藏書樓次歷禮拜堂堂屋深邃石梁高十數丈均數百年前舊構教師之有名者歿則即葬於內刻石像於櫛並略記姓名事蹟以為表識次觀學舍俱軒敞精潔窗前均供花籃一具學徒皆靜默單思不聞伊唔聲次觀試院院極廣兩旁列短几櫈約可容千人是日適試期諸生甫散有數名綴筆卷尾尚在構思試官高踞正座眠

英輶日記

卷六

一

遠必察余詢其題則富強策也次閱公堂為獎賞學徒發給文憑之所觀畢司事官延余坐馬車至一河畔河為達迷斯河分支沿岸綠樹成陰芳草披拂河中維艇數十皆懸旗書某學堂某學堂字樣余登其舟重門洞開四圍周以玻璃書籍報紙鉛筆之屬無不具蓋學徒夏日課餘則於茲納爽所以為遊息地也旋登岸返學堂午餐同席自司事官外一華學教習一哲學教習一律學教習一教門教習一本國史學教習一羅馬史學教習一算學教習共七人華學教習名柏樂客曾在上海臺灣充當領事能操華語畧與款譚飯後又觀學堂數處略如前式蓋是處學堂俱係專門之學堂學徒年自二十歲以上習普通學已成就者方准入內肄業各堂創設年分有近有遠

凡名儒名相之出其中者不可勝數洵大雅宏達之固已西正仍坐火車歸晚飯後與參贊汪大燮唐文治論哲學源流汪唐謂西人之哲學即中儒之性理人必養心而後能治事是以經濟根於學術余深韙其言蓋西人論學輒謂念者事之基萌一念而事即隨之故治念然後可治事治事亦即所以治念此即戴記所謂虛而後能得而王文成所謂知行合一亦此旨也抑余更有說焉學問之事支派雖出萬途而其要在於求樂不獨孩提之童道在善誘即中人亦如之苟不知求樂而自溺於苦境則智慧日窒學術廢而事業廢矣故上智之士爲學者無弗導之以樂即境以養其心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優而柔之鑿而飫之如此則性情靜適聰明日生而天下之事舉矣

英輶日記 卷六

周茂叔尋孔顏樂處斯即哲學之根本明鹿忠節著尋樂大旨厥誼精微近今斯道衰息久矣因論西人學派特揭之以告當世之爲學者是日英外部派參贊王安來照料一切王安曾充駐京使館參贊習華語現甫從北京回國余畧詢京中情形囑其逐日來寓以便接洽

十四日已刻赴紐瑪路看跑馬蓋泰西各國每於春秋佳日馳馬比賽其開場必擇荒郊曠之處所以資遊玩角材力也計英國境內紐瑪路有跑馬場九處噶喀斯德有跑馬場五處愛潑桑有跑馬場三處葛特胡有跑馬場一處利物浦有跑馬場三處約克有跑馬場二處此跑馬場即紐瑪路之一毛馬齊色騰驥沛艾絕阮踰斥詢盛觀也余案車攻馬同誦於范經既伯既

禱先儒以爲馬祭之詩而月令季秋之月習五戎班馬政馬政之宜飭由來尙已蓋古人於文事武功兼營並重是以射御之藝比於禮樂凡在搢紳之士方領之儒舉能馳馬試劍以習筋骨而適心志三代以降此風稍替然如孟堅兩都平子二京子雲羽獵枚叔七發數陳田獵之事靡不奔嗜逞欲旭旭洵洵雖詞臣藻飾亦可見當時之好尙也魏晉而後猶復講肄馬射魏元帝立馬射臺於陂西文帝於馬射之前先行講武之式尙不失古者教誨調一之意自唐宋以來重文輕武訓文有典教武闕如於是馬政廢弛困人先職業北秦西縱多駸驥而世無伯樂其伏櫪以悲者不知凡幾我

朝以騎射取天下熊羆之旅皆稱無敵迄今校閱八旗子弟猶以騎射爲主誠以

英輶日記 卷六

生人之筋骸氣血不可不日調也抑磐盤旋具有發揚蹈厲之概若朝夕處之則茶然而不振矣迺澆奢之士迷謬不省矩步高論充然自滿語以武事爲儒者所習則搗舌而莫知所對是故就氣質而論則晚近之士夫日即於脂韋就體質而論則晚近之士夫又日流於脆弱其故安在殆有驅之使然者然則跑馬雖遊覽細故要可觀國民強弱之幾也是日聞英君主病赴跑馬場實勉強支持云

十五日在鹿閱新聞紙考英議院之制其權極重蓋英雖稱君民共主之國然實民權爲重君權爲輕凡一切用人行政賦稅出入法制禁令營建工作及與列邦會盟戰守之事其事皆出於議院君主簽字畫諾而已其上議院

曰勞爾德士一名比爾士下議院曰高門士議員凡三百餘人各分黨與視民舉之多寡以爲勝負某黨勝則某黨出而爲相其六部大臣即由宰相擬派名爲君簡實則民舉也某黨負則退位然常箝制勝黨之事彼此爭辨斷斷不休原其心實爲公而不爲私以故勝黨懼授以隙舞弊之事絕少君主歲需經費以及皇后皇子公主等用費亦均由議院議定其數絲毫不得增設或不敷君主可告於議院或增或否增或多或少亦由上議院議定不稍假借大臣歲俸不過豐宰相每年以八千磅爲度上下兩院則俱無俸高門士之權更在勞爾德士之上有事上院議定下院意有不合立可駁斥貽三下上院不得不更正與國議和議戰事亦視下院宗旨如有戰事迫不及待

英報日記

卷六

四

則由部議准君主簽字然仍視新聞紙論議以取進止各新聞紙以戰爲非則議院可不允發餉如以爲是則如撥款加稅諸事議院可次第籌行至六部諸事議院亦有稽察之責如議某事關涉某部者由議院先行知會該部屆期派侍郎一人入院面議推闡詰難務盡厥情遇大事則請宰相入議宰相曰可議院曰否宰相曰不然議院曰然則宰相所以可否之意嚮必須明白宣示不得稍有徇隱惟外交和約章程之屬應行秘密者暫可不宜然和約章程宰相雖有核定之權如宣示後議院有所指警告於君宰相應立退不退須延國人公論如公論亦以爲非則非退位不可英國民權之重如此然或辦理國是有所舛誤則國人皆歸罪於執政不問告及君主此則明定

憲法之效所以民權雖重不至啓犯上之漸也

十六日往看倫敦製造廠是廠專鑄槍砲子彈規模宏大周圍十數里廠內往來皆以火車新式最大之砲子重千二百磅後膛機器啓閉靈敏鑄時先成鋼柱以鋼刃整膛開綫千百不爽毫髮每鑄一砲閱九月始成惟每事接續連鑄成物衆不覺費時積日新法以鋼條爲繩密裹砲外其引繩機器重力極大此法已經試驗永無炸裂之患有一室排列各式槍機砲機以較速率總辦導余遊此引電發機頃刻數出此廠毗連武備學堂乘火車往學堂總辦爲提督某近余入並備午餐詢知該堂生徒三百人分四班四年卒業歲取七十五人新舊迭更其考取新生以年十六至二十普通卒業兼精

英報日記

卷六

五

算術者爲合格人堂甚難功課尤密卯初上學西正罷學其中僅得遊息半時新進四人居一室餘獨居學舍狹陋令習苦便行軍也惟洒掃甚潔人日一浴衣履塵垢亦有罰增其課演砲有臺試槍有的有講堂有操場鑿池以效涉畫溝以習跳往昔生徒建功名成事業者皆題名廳事每飯屆日又羅古兵器如劍戟弓弩之屬以較利鈍英國陸軍將領盡出於此今以近年特國交戰將小變教法以期精進惜是日適諸生就試假期不及見其傳授之大概也

十七日申刻往遊萬生院院景寥廓茂林幽邃堂密美樅莢柯散葉修竦有致院主導觀虎豹獅象之屬珍禽班尾奇獸編棧多不知名者文馬極馴接

西人謂之駁馬余案史記司馬相如傳駁駟駁之駟注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而駕之以富駟馬此馬文身無角是不得稱駁馬也復觀陂塘圓波一漚蓄穿山甲二投以魚出水銜接最響奔駛殊暢詭覽西初歸考英京各衙門其權約分三等一行政一理事一稽察之三者大綱釐然庶務自理行政衙門者何樞密院戶部海部兵部郵部藩部印度部是也理事衙門者何商部農部工部文部及本省政務處是也稽察衙門者何議院是也樞密院之制爲各衙門領袖相專主其事首相所設施必稟承於君主也院自首相而外有政務參議大臣一員掌印大臣一員凡議政事首相參議大臣暨戶海兵三部大臣咸與其列惟各部大臣不時至有大事則咸集詢度

既同迺發號令此所謂行政衙門至理事衙門則承行政署之意旨奉行厥事無主宰號令之權若稽察衙門則有阻止政令之權譬諸文部定於某處建學堂於某塾改課程告諸樞密院施行議院不謂然即可集議阻止文部不得而違樞密院亦未能相強也然若斯之事亦不常觀蓋理事各部亦必先與議院各員斟酌妥善意見相洽斯上之樞密院耳余因思樞密院既有行政之權則其權力似當在議院之上何以清議常伸幾若有太阿倒持之勢迨考英國史乘始知從前樞密院與議院其權本相頡頏因斯亞爾的朝之君查爾斯第一好質无厭專尚壓力與高門士爭權不已煽虐推毀國以大亂於是高門士爲首有名不勒少者殺查爾斯第一別立會以理國事

錄是下議院之權日重而樞密院之權遂輕斯亦英國職政變遷之一大關鍵也

十八日早聞英君病加劇加冕有展期之說蓋所病係患腸癰老年氣血衰頹故未能支持也申正赴泊錫花園茶會倫敦府尹作主畧與款譚旋歸應戊正英后請博慶漢宮大宴蓋英君因病未能款客故由英后爲主余率參議梁誠參贊汪大燮黃開甲並英外部參贊王安晉宮至則參議等踈於樓下余偕王安登樓少憩德國專使亨利親王是日甫抵英特見余畧譚數語少頃各國專使齊集英后出見握手致詞畧謂君主適忠探薪弗克親自款待良深歉仄云云余命王安譯詞對答慰問王安旋退出余遂入座約四刻

許安畢歸已子正矣考英國屬地最夥其在歐洲者三處在亞洲者十四處在非洲者十七處在美洲者七處在西印度者八處在澳洲者十一處或設總督或設提督或立酋長或立蘇丹或設公司或設委員不一其制一切政治律令其小者君主與藩屬逕行商定其大者則須與議院及樞密院敷議君主可簡親信之臣治理藩屬之事而藩屬議院所議定之事如君主意有不合可不允行也至君主管轄藩屬之權各有分者約而言之共有四端一祇設總督不立藩屬議院有事君主與議院樞密院定議一由君主派出總督專主藩屬之事倘總督治理或有不公則藩屬可稟告英藩部由君主與議院覈奪一藩屬自設議院管理地方瑣事其權在總督行政衙門之下

如有與政務關繫之事行政衙門聚議時議紳院可派二人往聽之至議紳院所議仍須上之行政衙門酌定施行一藩屬自設上下議院亦可自定律例稅則惟遇調兵征餉暨與英國交涉之事則由總督主政其內地一切治法均歸藩屬自主之四端者權限雖各不同然倘遇訴訟不平之事則英之議院皆得而主之也藩屬之中以印度為尤著故藩部而外別設印度部專理印度事宜印度大臣所定事有知會樞密院者併有不知會樞密院者其權如此印度設總督一巡撫二又有議事大臣按察使均由君主簡派印度部別有參議官十五員則由印度部大臣酌派此十五員中必須有九員曾在印度居住或當差逾十年者派定後在任以十年為率留任以五年為率

英報日記 卷六 八

如有品行不飭或議院指為不勝任者則隨時撤退然印度大臣事權雖重亦有可以專主者有不能專主必與參議各員公商者可以專主者若總督巡撫辦理邊界交涉之事君主意有不洽即應隨時更正又如總督巡撫以下各官升調選轉補缺諸事是也必須與議院會商者如印度錢糧如何開支或印度土酋借債需以錢糧作抵以及印度製產賣產抵押之屬及增添官額開復革員諸事是也至英議院於印度諸務雖概得預聞而其得專定者不過數事一界外交戰須撥用印度錢糧二界外交戰所以動支錢糧之故及何日開戰應預先咨明一考進印度部當差章程有所更易一參議各員任滿留任一印度部官員或須增添額數及加薪水等事要而言之凡事

之易滋弊者俱由議院稽察所以相維相繫而不至各踴其私也十九日往拜德國專使亨利親王日本專使小松親王並美國專使等午刻聞英君賜禮已經醫士剖治須俟旬日後方保無虞加冕決定改期爰即電達外務部請

旨慰問旋赴宮門致候書名於簿而返考英外部之制有上侍郎二人一則久任不易一則視公黨所舉復有下侍郎二人襄辦各事有藏書樓總管一人和約處總管一人其餘則皆書記官也外部大臣應辦之事一接待各國專使駐使引見君主二凡本國各國人民及各衙門並本國在外各駐使領事寄到信函分別答復三凡一切外交國是隨時酌定至收掌文函由書記官專

英報日記 卷六 九

司其事收到後呈上侍郎上侍郎呈首相首相分別准駁告知上侍郎上侍郎條次其事應由某股承辦者即發交某股書記官作覆如遇交涉緊要之件本國駐使有要電或要函寄回則須另錄三分一呈君主一呈首相一呈久任之上侍郎倘所事君主不能遽定應行會議者則須將原電原函再錄數分呈樞密院大臣隨時集議至與各國議和議戰則君主必須與樞密院議院會議議院雖無定和戰之權然樞密院議定後如議院意見不合即可直奏君主徑行駁斥甚者使樞密諸臣不安其位是和戰之權雖操於樞密而和戰之事實決定於議院也然議院之權雖在樞密之上而百姓之權又在議院之上據西歷一千七百八十一年美利堅欲自主英人不允與血戰

四年英議院旋欲准美自立英相即設法與美議和是議院之權在樞密之上斯一證也又據西歷一千八百五十七年英與中國構衅議院多不謂然英相集國人公議國人悉舉言戰者為主諸不欲戰者皆退位是百姓之權又在議院之上斯亦一證也惟和約條款須由君主與首相作主而議和之後倘需百姓輸費則仍當與議院商定故和約常有聲明簽押後須由議院覆覈方可作准者亦有先與議院覈定然後簽押者此英國辦理交涉之大綱也

二十日早起聞英君病勢頗險殊焦悶西刻英外部遺員來致謝畧謂各國專使均已呈遞國書賀禮已成君主不勝感荷現以病勢正劇未能款待請

宴良用抱款特遣致辭謝等語余因命參贊陶大均往探日本專使小松親王知已戒行期因與參議梁誠等商定啓程日期少頃王安來言淵侯訂於明日三鐘來拜余諾之考英國戶部定制以預算法爲先務之急預算既定則經制出入自不至有匱乏之慮每年必先將明年進款核定若干再將明年應用正款核定若干每款經費嚴定數目他項不得撥用核定後造冊宣示如用費稍有浮溢議院即可酌減蓋禮記所載家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即此義也至其理財要旨不過二語曰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蓋戶部定例除內府經費及戰務經費官員俸薪外苟非爲民間舉辦之事即絲毫不得妄費其意若曰官者適爲百姓分理庶務之人即爲百姓總司經紀之

人也余因考其戶部預計一千九百零三年進款清單內列關稅三千二百八十五萬磅五穀等稅二百六十五萬磅貨捐三千二百七十萬磅產業等捐一千三百二十萬磅印花稅八百七十萬磅地稅七十四萬磅房屋稅一百七十六萬磅家私進項捐三千八百六十萬磅以上皆入稅項者又郵政一千四百八十萬磅電報三百六十三萬磅國地租費四十七萬五千磅蘇彝士河等股票八十八萬磅雜項二百萬磅以上爲不入稅者共計進款合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三萬五千磅出款清單內列國債利息一千八百三十六萬磅戰債利息四百四十萬磅別項不還債利息一百六十四萬五千磅國家房屋捐一百一十五萬五千磅陸軍及砲賦費六千九百六十六萬

五千磅海軍費三千一百二十五萬五千磅職官費二千六百四十四萬八千磅關務費並內地稅務費三百三十九萬磅郵政費九百七十六萬二千磅電報費四百二十一萬一千磅運船費七十七萬九千磅別有備用費一千七百七十五萬磅共計出款合一萬八千八百四十六萬九千磅除進款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三萬五千磅相抵外實不敷三千五百五十三萬四千磅應別籌他項開源之法或前數年比較盈餘之款以彌補之又考其內府經費每年君主用費六萬磅宮內各官等俸薪及養老費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磅內府日用開支十七萬二千五百磅預備君主賞賜及一切善舉一萬三千二百磅其他雜項並不時之需八千零四十磅著爲定數內惟養老

費可以加增每年加至一千二百磅為限按戶部例凡國中用費均由戶部大臣驗數惟內府經費除養老費外均可毋庸驗數又議院例凡國中用費均須查明查數惟內府經費除養老費外亦毋庸查達議院此英國經制度支之大綱也

二十一日早起聞英君疾自剖治後神氣已有轉機亦稍清醒又聞昨晚英民至宮門問候者約數千人聞君主略痊相率驩呼巡捕亟告以君主須靜養毋譁一語之後眾聲寂然人心固結如此有足多者午後德國亨利親王來答拜英外部瀾侯來拜余聞各專使均已陸續辭行因與商訂辭行日期瀾侯言明日三鐘英后可以接見譚數刻瀾辭去考英兵部之制凡簡派兵

英輶日記

卷六

十二

官須由君主發給文憑君主並無養兵之權養兵及軍餉若干均由議院作主軍律及行軍章程亦均由議院議定國中有常備兵有民兵常備兵者何曰步隊曰馬隊曰砲隊曰工程隊曰轉運隊曰糧臺其責任分三類一駐守英三島地一駐守印度一駐守各屬地駐守本國境兵遵本國軍例駐守印度兵官暨各兵亦遵本國軍例惟印度土兵則遵印度政府所定軍例如與英兵合隊則遵英軍例駐守各屬地兵如駐守印度兵例各屬地土兵如印度土兵例英國舊制君主可隨時練兵亦可隨時遣散自西歷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始定今制由議院作主國民皆有當兵年限步兵以十年為期馬兵以十二年為期期滿後有酌留再充一期者則可當至二十年至二十四

年兵官自得君主文憑命為將帥則以身許國非國家撤退不得自行乞退民兵者何曰義勇曰團練步兵曰團練馬兵義勇為內部大臣所轄國人自十八歲始至二十歲止籍其名登諸冊其數亦由議院酌定如議院議於常備兵外增添義勇額數若干則稽諸簿製籤應用其制與常備兵一律操演惟不受餉不出征歲時會操少則二十一日多至二十八日為率悉依軍例團練步兵團練馬兵則視民間所願習無定額團練步兵內有砲隊有工程隊有輕裝馬隊然總以洋槍隊為主如與常備兵或義勇會操亦遵軍例無專操之時也團練馬兵有專操之時隨事之緩急而定奉軍例與常備兵同國有變故可令團練馬兵彈壓團練步兵不與焉設遇敵人侵犯國境議院

英輶日記

卷六

十三

議准調團練步兵團練馬兵若干應用即應如期會集出戰蓋英國陸師之制其可考者如此二十二日申刻率同參議梁誠參贊汪大燮入宮辭行英后出見深致謝悃並達歉忱敬寄請

皇太后

皇上聖安余命梁誠譯詞答謝詔旋歸臚擬賀禮告成由英啓程日期奏稿飭供事恭繕成刻由出使大臣張德彝處接奉電

旨一道欽奉

謫旨英君因病加冕展期甚為慮念著載振傳旨問候欽此當即恭錄並飭梁誠恭

譯轉達英外部面晤瀾斯登商定於明日親往呈遞云考英海部之制有領袖大臣一人又有副大臣數人統稱大臣以下分股專司各事曰造船股曰驗船股曰造樣股曰機器股曰驗機器股曰砲股曰銀錢支銷股曰測算股曰書記股凡議造兵輪先由驗船股驗定舊船若干無用應造新船若干即由造樣股擬定式樣或鐵甲或魚雷或快艇之屬呈於海部大臣定准後再由機器股核定噸數若干馬力速率若干再由造船股擬定用木若干用鐵若干再由砲股擬定大小砲位若干砲位應置某所然後由銀錢股估價定議或由官廠承造或由私廠承造海部上其事於君主君主與樞密院商定發交海部海部再知照戶部會商議院造成之後如原估之價或有不敷議

英報日記

卷六

十四

院可酌量議增或有贏餘則專款存儲爲下屆造船之用海部報銷各款亦歸議院作主如報銷之數過多議院應派出精習海軍事務數人赴海部查覈倘委係核實開支即予准銷海部有事亦得派侍郎一人赴議院會議至有時議院建議應增造兵輪若干艘可逕奏君主轉飭海部辦理海部飭各股擬定如前即覆奏君主迅速承造蓋近來歐洲各國多務聯盟爭相雄長英以水師立國尤以兼人爲旨故海部或有未及規畫議院先建議增造兵船之事往往有之此英海部造船之條例也

二十三日早英外部大臣瀾斯登來寓言呈遞電

旨事英君例應當面祇領現以病體未痊委難支持極力堅辭余因恭賀電

旨親赴英外部請其轉遞西刻瀾斯登復來傳述英君接奉

諭旨不勝級感並以邇日已逐次就痊囑爲轉奏等語當即電達外務部祇請轉奏

藉慰

厘垂並擬奏片一件飭供事謹繕成刻赴金登幹寓夜譙亥初歸考英國水師各官均由學堂出身選派之例有由君主簽字者有由海部簽字者君主簽字自提督至千總爲主百總以下則由海部簽字兵官之長曰正提督次副提督次後提督次總船主凡遇戰事正提督歿副提督代之副提督歿後提督代之後提督歿總船主代之以故船主亦無不嫻習號令紀律之事從前兵船水手多有立戰功升提督者現則兵官一律由學堂出身應講求測算

英報日記

卷六

十五

格致諸學故水手僅升至百總而止無有更至提督者各兵官如陸師兵官例非國家撤退不得自行請退千總以上升調補缺革退諸事提督主之百總以下升調補缺革退諸事船主主之提督所主奏於君主船主所主奏於海部設有不公兵官可訴於議院議院得提案研訊水師兵餉發於海部學徒在學堂卒業得有文憑者在兵船當差三年得爲百總兵船水年均歸管轄各兵及水手犯罪重者別有水師監禁處統歸海部管轄水師軍例凡一切交戰章程均由海部專主一切防堵事務均由提督專主海部所轄兵輪之製不一其名亦不一約而言之曰鐵甲魚雷砲船此爲常備戰船曰駁船曰屯船此皆舊兵輪改置均設管帶各官可資助戰日巡船以巡緝各島口

岸亦能助戰惟不出口曰預備戰船係於公司商船選其合式者用以載兵運餉置砲位亦入戰隊曰後備兵船常備兵船有傷亡則用以挑補曰緝私兵船則又分隸於海關余覓得英國近年水師兵船表命參贊黃開甲譯錄計英現有鐵甲魚雷砲船五百四十八艘駁船之屬九十一艘屯船之屬四十九艘巡船一百零七艘預備戰船五十艘後備兵船九艘緝私大小兵船五十四艘統計英國共有兵船九百零八艘師船中設有繙譯官又別有陸兵繙譯須通各洲各國方言陸兵無事則習風濤充水手諸役有事則登岸羽翼水軍遙為犄角此又英國水師規制之大畧云

二十四日早起拜發奏摺奏片並發外務部文件交駐英使館轉寄未正借

英報日記

卷六

十六

諸參隨等赴達迷斯河一游夾岸文樹幽翳嘉青縹粉笙歌之音繁過相答河中泛小舫僅容兩三人爰命繙譯印須載登方舟泳游足資容與游畢赴客店晚餐聞上游風景尤勝惜時已曠黑未及周旋命駕返抵寓已交亥正矣考英國商務致盛之始迄今約四百年從前歐洲開闢商務最先之國曰希臘曰羅馬曰西班牙曰葡萄牙此皆居歐洲南境在歐洲北境者惟丹國一隅英人通商之初稍稍與丹合力殺師其法然祇在近島口岸經營未遑遠費迨後丹之水師為英所敗英國勢勃興一意振頓商務遂為歐洲之冠又推擴及於他洲無遠弗屆原其宗旨厥有兩端一曰堅忍一曰自然從先希臘各國商務由盛而衰偶有蹉跌每至一蹶不振英人則善持盈虛息

耗之數較能再接再厲此固由合力之厚亦由其秉性堅忍實有為無弗成成無弗久之志也至於自然之旨尤為商務第一要鍵蓋官之於商祇任保護之責自商稅而外凡一切賢選生計皆聽民所自謀無有用壓力以摧折而窳庸之者此商戰之所以輒勝也史遷之論貨殖曰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整齊之最下與之爭郭橐駝之論種樹曰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勿動勿慮去不復顧他植者且視而暮撫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而木之性日離斯數言者皆自然之本英人用其術以治商政不特無擾累之事亦絕無牽肘顧忌之憂是以元氣煦育和義而美利生焉至於商稅之則其權操諸議院而舉議員之例其權又操諸商民命脈貫通聯絡一氣斯則無待

英報日記

卷六

十七

發徵期會不求而民自出之是故余入英國考其工業自織布造船而外他無所聞也詢其土產自煤礦而外他無所聞也然其商務卒能甲於地球者蓋由前之說微落於民性由後之說羨滋於國政非無故矣富中國乾隆年間英倫有斯密亞丹者著原富一書綜論工作之巧拙本末之重輕又論賦稅鈔幣之法最為完備而計學家有名羅哲斯者嘗推闡其義云國家害富之事邦國外侵不若庶民之內訌庶民內訌不若稅政之時行又曰上惟無擾為神已多而一切上之所應享下之所宜貢則定之以公約斯義昭然蓋國家所以積貧致富之緣判於斯已余覓近年英國商務進出口貨值表不得僅得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貨值數目清單計進口貨值英國本國五

埃二京九兆零零三千四百五十七磅印度屬地五京九兆三億二萬三千九百一十磅亞洲屬地三京一兆零三萬一千四百六十三磅非洲屬地二京七兆六億四萬一千七百八十七磅美洲屬地二京七兆五億七萬九千二百零三磅西印度屬地五兆八億六萬七千六百八十七磅澳洲屬地六京五兆九億五萬九千九百七十七磅出口貨值英國本國二埃八京五兆六億零四千四百九十三磅印度屬地六京六兆零一萬三千八百二十磅亞洲屬地二京七兆一億零一千五百五十五磅非洲屬地二京七兆三億九萬七千三百二十一磅美洲屬地三京一兆六億九萬二千六百四十九磅西印度屬地五兆零八萬一千一百六十磅澳洲屬地七京二兆八億三

英輶日記 卷六 十八

萬六千三百二十磅統計進口貨值七埃四京六兆四億零七千四百八十四磅出口貨值五埃一京五兆七億三萬零三百一十八磅

英輶日記卷六終

英輶日記卷七

五月二十五日已初起程英后派副禮官英外部遺參贊官至車棧送行比國駐英公使暨張星使德舞率其參隨均來送旋乘專車至都華海口比國奧士登提督梯高而士暨比君所派向導官副將賽果都司威大美守備維里亞携舟來迎英都華巡撫送於舟次余遂乘比輪渡海未刻至奧士登泊焉奧埠為比國海岸沿邊平沙汗漫水濱利涉故商務不繁而風景清淑歐人每當盛夏納涼于此比君亦于海邊建行宮今適避暑至此派外部大臣華貨羅內務府大臣濕陀羅慢駐華公使姚士登登舟致意訂期相見余命繙譯官劉式訓傳語深道感謝登岸時排隊奏樂略如英埠接待之儀申刻

英輶日記 卷七

乘宮車至各店小住駐比代辦使事劉玉麟呈遞游比事宜節略此次街命歐洲姚使時尚在京即奉比君電諭邀余遊歷到此通館樓餐住官園廠皆由外部酌定備極殷勤考歐洲昔年羣雄逼處分併離合變故極多比利時立國自主實始於西歷一千八百三十年各國互立專約承為局外之國不與爭戰并不得自設舟師亦無武備口岸開國至今七十二年耀德不觀兵可稱福地今比君為開國第二世年六十有九學問淵粹著作哀然盛暑嚴寒手不釋卷可謂好學也已

二十六日午刻率參議等各赴行宮謁見比君比外部及內府大臣等在宮門相候比君佩帶

英輶日記 卷七

七六三

上贈黃帶珍珠寶星近至穿堂握手為禮借余入宮坐談敬問
皇太后

皇上起居隨詢余長途跋涉頗耐風濤余隨宜應對少頃辭退比君送於門外余
歸寓比君即徒步至寓答拜余亦迎送如儀晚赴宮譙余與比君比肩坐同
席者比外部內務府大臣姚公使及盧漢鐵路總辦沙多等比公主亦在座
譙畢聚談比君亟稱繙譯劉式訓法文精深未易多親餘亦逐一周旋始散
按比利時亦君民共主之國故政事多出議院以全國戶口多寡準議員人
數每四萬人例舉下議員一人上議員半之今戶口共六兆三萬二千有奇
故上議員七十九人在四十歲以上者合格每任八年四年一舉更其半

英報日記 卷七

下議員一百五十八人年在二十五歲以上者合格每任四年二年一舉更
其半各省會有另舉上議員法亦以戶口多寡為斷計二十六員不在正額
之內議員公舉議院總統一副總統二文案四冬集夏散每歲議事不得少
於四十日之數議事時製籤分班二以十五人為率各班中復各舉數員合
為總班遇事先擬一稿存院由各分班先行擬議告於總班總班擬議復告
於分班以可否人數多寡定議陳奏候批則維君命是聽
二十七日乘火車至布魯樹埠閱新開河及海口布埠昔為通商口岸嗣因
沙漲增地四十里悉成田廬海船不至商務減色近仿蘇蘇士河法掘地為
渠節節為活壩以束水壩岸有電機舟行且至一人按電則壩轉傍岸舟行

無阻督工大臣柯山出圖相示手指口畫深得窾要海口石隄環如新月因
地勢平衍藉以蔽風時河工已畢隄工方過半法以鐵為外楨以木門德土
為內楨中實以塊方廣逾丈以啓重機懸置海中堆塚為垣其質性堅重故
洪濤巨浪不能動搖開畢順道至工藝局一覽西人名此為賽會凡金木陶
砲器皿新舊各式羅列滿室以考驗今昔工藝之高下絨畫油畫皆數百年
前舊物有仿古織紗女紅十數畧如昔華辦絲之法蓋近時通行機織手藝
幾至失傳此室藉以教工存古製也是日布埠總督鍾西爾請宴西刻歸與
士登客廡

二十八日將赴北京比君訂舟中茗叙話別午間至海口比君近於舟次此

英報日記 卷七

為比君遊船四桅雙筒艙中臥室書室客堂餐所布置精雅陪從臣工各有
起坐之所比君贈余小影導余觀覽並至艙面望海告余曰是年精力差遜
案牘勞形每苦疲茶馳馬擊球乘風抱爽皆衛生要術也問話片時握手而
退遂登火車至北京比外部暨各大臣來近旋即答拜入宮小息殿閱崔巍
頗極美麗晚間赴外部大臣之約中西賓客二十餘比相德司的乃府尹奪
莫寒暗數語餘雖通名不其能辨識也外部極稱代辦使事劉玉麟精明強
幹長於外交劉道係美生出身駐美駐英駐比在新加坡尤久實襄辦交涉
資格極深之員也按比京行政分隸八部曰外部曰吏治學校部曰戶部曰
兵部曰刑部曰工部曰農部曰鐵路電綫郵政部部有正副大臣各一人餘

則分司理事外部有掌出使文牘頒賞寶星之司有掌交涉禮節爭辨事理之司有掌各口領署文牘選派領事之司有掌本署經費印信之司有掌條約清檔之司有掌木署書庫之司吏學部有掌各省府縣事宜之司有稽全國戶口議員學堂人數歲出歲入款項之司有稽兵額餉項之司有掌專門大學堂之司有掌中學堂之司有掌小學堂之司有掌學堂體操油畫之司戶部有掌帑藏國債之司有掌收放款項之司有掌經費祿予撫卹之司有稽歲出入款數預計盈蝕之司有掌國家放債之司有掌收驗質銀之司有掌稅銀稅契之司有掌關稅業稅之司有掌官家產業之司兵部有掌文牘之司有掌電報之司有掌徵調營兵之司有掌徵調常備後備各兵之司有

英輶日記

卷七

四

掌武備學堂之司有掌記錄全球行軍良法之司有掌記錄各國兵額之司有掌兵官選調恤賞之司有掌行軍募兵之司有掌修理兵械之司有掌修械經費之司有掌行軍修治橋路電綫之司有掌行軍地圖之司有掌兵官薪俸之司有稽察各營經費之司有掌營兵衣履車馬之司有掌行軍醫藥之司有總察各司辦事之司刑部有監管印信花押之司有掌刑官升調之司有掌木署繕譯之司有掌京外刑署經費之司有掌京外刑曹薪俸之司有稽察監獄之司有掌案牘之司有掌囚數之司有增修律例之司有稽察全國婚嫁生齒增減之司有稽察救典保護孤孩廢疾之司工部有掌全國礦務之司有掌監察工藝之司農部有掌木署經費之司有掌田產播種之

英輶日記 卷七

司有掌汽水樹藝之司有掌古蹟牌坊油畫之司有掌橋梁道路官產之司有稽察民間飲餼損益之司有察牛油察魚肉之司有監造民居之司有掌木署各司律例之司鐵路電綫郵政部有掌木署經費之司有掌木署恤賞之司有掌木署爭辨事理之司有掌鐵路文牘之司有掌鐵路歲出歲入之司有掌鐵路圖表稽察分局之司有掌撫恤老病工匠之司有掌木署遷轉記錄功過監造車場建設路鐘之司有修造機車器用繪圖之司有掌各局開車時刻給發器用之司有掌運貨搭客價值之司有稽察逐日收款之司有管發售郵票轉遞信函之司有掌修造電綫之司有掌收發電報之司各司分數階以所司之繁簡定額缺之多寡此比京設官分職之大畧也

英輶日記

卷七

五

二十九日晨往閱總會總會者議事之所凡地方政治四民事業當因當革當損當益皆於此集議應事惟府尹專席餘座環而拱之府尹舉於民國君從而命之受祿於國例任滿則退得連舉亦得閱任重舉其譯義為民長猶古之鄉大夫譯者以其勢分尊寵以巡撫府尹知府諸官名代之實不相類民間婚嫁男女必至會書押生死亦以報此固民事之樞機也府尹奪莫陪閱一周向導官請余至報館一覽排印敏捷一小時能出萬餘紙時已傍午遂回車比外部比相代比君請宮宴午後乘馬車至兵營房閱操規整肅甲帳鮮明余遺劉式訓譯語慰勞諸將答謝彬彬有禮按比國兵制兵分七類曰步隊曰馬隊曰礮隊曰地雷隊曰轉運隊曰巡捕隊曰管電綫隊步隊

七六五

又分四類常兵十四隊獵兵三隊皮帽兵一隊快槍兵一隊馬兵又分三類獵兵二隊行導兵兩隊長矛兵四隊砲兵又分三類管砲九隊砲手一隊工作一隊地雷又分二類管雷一隊修橋一隊轉運巡捕電線無分類各一隊挑選兵丁法有三日籌選民年二十以上製籤光練日投效民年十六以上准自請效力日侍替籌選不論門第有不願者出資侍代當兵以十三年為限限滿歸本業願留者聽管哨官以武備卒業學生考授開山精兵簡選全國兵官三十員總兵一副將一游擊四都司三守備九千總七把總五比為局外之國兵不出境兵額尤妙然訓練甚勤人皆肄武亦有備無患之道也六月初一日乘火車至安華士埠客店小住安埠為比國人文薈萃之地人

英報日記 卷七

六

民善息駐京姚使即安埠人聞已先一日抵里飯後訪之見其夫人及兩弟贈余花球意殊懇懇渠乞假返比將以是月航海赴華駢駢原隔彼此有同揆焉旋至海口道經船塢穴地成湖修造商船全國商船約百艘半為帆船半為輪船約載九萬餘噸往來五洲他國商輪亦多賴此是以商賈雲集帆船蔽空環球環積於陵阜本國不產煤油皆販自美洲築石為池儲蓄甚富且與民居貨棧櫛比不聞有流毒災害之患蓋備禦周密無意外之慮也旋又至其砲臺臺外覆土遙望如隄其中羊腸蟠道迤邐相屬重樓複室羅列槍械臺有穹蓋形如覆釜所以蔽巨砲免為敵擊蓋頗有孔徑僅逾尺拾級露頂可以眺遠砲位亦以電機挽運略如舟師之制薄暮歸寓華商張堯

長來見張浙江鄞縣人居此二十餘年娶比人為妻權衣西服然猶辨髮頗見重於比人聞余至率其妻以花球獻自言在比貿易頗足自立近擬集華股立公司於此為華人創其志良可嘉也晚赴總督高恩爾司約酬對如儀初二日乘火車至利哩士埠客店小住是日為西人禮拜期廠市停工休沐抵埠時男婦夾道觀者如堵瞻諦視皆衣履整潔絕無穢褻推求其原蓋有二故一曰勤農英法諸國無限田之制豪富坐擁膏沃收其羨餘而庸民襁沾塗僅呈以供租稅比則公田口井人自為耕家有不涸之倉野有盈車之萃是以稅衣就功家給人足如此二曰勵學書數二藝實為萬事之原舍此則工不可以程能商不能以致遠余考比國學堂共有六千九百五十六

英報日記 卷七

七

所為大學者二歲費二兆二億佛郎為中學者一百五十歲費三億佛郎為小學者六千七百四十七歲費一十九兆佛郎大學為專門者九日政治日律例日格物日教術日武備日醫學日化學日礦學日電學日橋路工程學大學惟男子與焉中學男倍於女小學男女半中學有男女師範學堂各二小學有男師範學堂十九女師範學堂三十四師範卒業給領文憑始得充教習學堂隸於吏學部設專官歲時稽考童子有游惰不入學者有罰考課超羣則獎之至於鑲金鑲木分苞燒殖之技率備於普通學中由是師巧工良指與物化為貨駢闐不脛而走其致富非無本矣人每稱比利時以工藝立國或因近時商務日盛又謂其以工商立國而余於其勸農勵學始知四

民各有本業不可偏廢尹文子曰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諒哉是言也

初三日乘火車往斯冷埠閱鐵廠斯冷多礦產煤鐵皆備建廠開採已數十年隨時增拓綿亘十數里鑄鐵鑄鋼橫排多具高逾尋丈大可十圍旁有鐵橋綴以機鍊挽運煤鐵諸物實之於鐵鏈下有門瓦槽相接鐵成流質自槽入模及鍊鋼則入鐵於巨壩懸置低爐受熱復化乃出鑄以機轉側之鐵中雜質噴湧而出勢如飛瀑授之以範漸自凝結然愈烈愈柔必乘其未寒而錘之乃能制器是廠適有新建鑄鋼市落成未嘗開用總辦吉林河出積程繼色絲燃火授余引之謂余曰鑄鐵十載一修不修不停工不忌火鴻泥所

英報日記

卷七

八

印口碑弗替矣又指鑪邊鋼板告余曰熾炭熱力上炎過猛不洩則熱氣旁行恐有炸烈之患此板鑿孔如蜂房以殺其勢新法保險慮至密矣廠有造鐵軌機兩軸高下銜接軸齒凹凸如軌形右豎左倚以條鐵入軸通噴之至末齒而軌成此為蘆漢鐵路所造以吾華產鐵之富江鄂閩粵建廠多年此等工作至粗至濶猶不能增機自製運用於數萬里外耗財費時利源外溢其可惜也又至礦廠一覽體段與英倫礦廠相似往時礦宇隱隱製造不敷本國之用轉購於德之克虜伯廠近時逐漸開拓國家所需盡歸承辦復以餘力為英德諸國代造官收其用民獲其利此亦鼓勵工藝之明效也是日天氣炎熱竟日周歷殊覺疲蒸歸時易車而舟兩岸綠樹陰濃清風拂拂中

英報日記 卷七

流容與殊為暢意

初四日利埠總督託羅西約早宴旋乘火車往爾士他處埠閱槍廠廠屋沈沈迤邐連接機櫃櫥比鱗次百十成行所造槍枝有戰槍獵槍防身手槍各種昔時連珠毛瑟及哈乞開司皆稱利用今以其運動不靈復改新制槍末曲柄可納五子每一啓機則五子連出烏槍雙管三管不等手槍小僅盈握彈制與戰槍畧同造槍鋼質皆由斯冷鐵廠練成運此造成之件復以機器試驗必不爽毫髮始得裝配鋼質剛柔各有定率設一機件有上下異宜者則塗其半以燦之此中功候取判幾微獨非人力不辦耳機簧繁密百種千名總辦佛蘭呢逐一指點頗不憚煩惜余不解方言變又未習象數無從問

英報日記

卷七

九

難以究其蘊詢知日工匠千五百人男女各半以成物件數論值不以日計資也余聞比國稅薄工廠獎勵工藝故工廠雲連進步甚速而各口關章稅則凡有關學問有益民用之物如書籍報紙儀器化學材料等類皆得免稅餘或值百抽十或十五或二十以獲利之難易定納稅之輕重惟菸酒無益於民進口百斤納稅三百佛郎多於物值幾至倍蓰關稅為國家自有之權非特消息盈虛以制國用且物有損益利害之殊亦不得不為之區別也初五日余初定是日往巴黎因馬烈文煤礦巨商瓦爾鳩請余游廠乃展行期已初乘火車赴礦廠此局凡十一井皆以機器挖煤井中煤氣氤氳遇火則燃為害固烈皆無光亦難措手工人所持燈制窄罩小口復以極密鐵

七六七

絲爲絡使熱氣緩散煤氣不得相侵下鑿小孔使養氣潛入活火煤氣仍復隔絕器甚小而格致之理甚精亦非專門之學不爲功也此廠爲瓦爾鳩祖父私產積資百兆有奇瓦幼習礦學年甫二十餘辰初必至廠督工躬親庶事暮則持籌握算寒暑無間忘西人志堅力勤致富保富皆原於此余順道至玻璃廠車廠一閱晚宿瓦家宮室崇麗園囿花木畢備蓋舊時爲比君行宮半遭回祿以售於瓦類垣敗壁猶存一二堂中羅列各種礦石甚富各有標識借梓短難譯不能深究余考比國礦稅甚薄每礦場十法方里歲稅十佛郎此爲非稅又收其餘利十之二五此爲貨稅惟須歲撰出入詳表以備考察不徒知其盈絀之數兼以究其利病法有不善則及時更張余又考比

英輶日記 卷七

十一

國所徵課稅約十二宗曰地稅值百徵七曰業稅計利十二徵一曰礦稅曰關稅曰印花稅一切文憑票據皆計數徵納別有專章曰房稅曰門窗稅曰器用稅曰僕稅曰馬稅曰自行車稅曰犬稅按其所徵大率取於富民者多取於貧民者寡又多方爲樂事勸工之法以期藏富於民故其民富而國用因以日饒余以其近五年出入預計表求其中數約得六百兆佛郎以近時磅價計之實得華銀一兆八千萬有奇其壤地不及中國十之一而國家歲入逾倍知理財之道固不容損下以益上也

英輶日記卷七終

英輶日記卷八

六月初六日在比將行因念遊比旬日承比國君民優禮接待令繙譯劉式訓擬書致謝比君並屬劉玉麟持簡赴各部省大臣仰謝此行所至各埠排隊奏樂官長禮服迎送而所乘火車則由其鐵路大臣飭屬備辦因知其全國鐵路皆以官款造築計長四千五百五十一法里並無稅例歲有盈餘以作增造之費四通八達亭阜相望學堂列橋路於專門通貨賄利行旅視爲政要如此向導官斐翠等出入偕行行將分手意殊纏綿位前日與余談音樂謂春間聞余將遊比比君飭樂部肄習中國國樂西例奏國樂則其國人免冠恭聽斐翠前因剛果訂約充專使到華未聞中國有國樂今連日所奏

英輶日記 卷八

一

華樂不知所自來因以見詢余告以此樂爲曾侯使英時所作曾經咨明總署非國家所審定也斐又謂此樂聲音嗶嗶令人易倦國樂宜有蹈厲發揚之氣然後順氣成象民志奮興聲音之道人情之所不免臧骨髓泱肌膚情發於聲治亂斯應故國不可無樂作樂尤宜審正余不知音而此遊時聆西樂率皆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每至翻簫繁會之際未嘗不人與天調知斐言不余欺也午初啓行劉玉麟暨斐翠等送至交界而返申正抵巴黎法外部遣徵席葉近於車棧徵曾署天津領事操華語頗精星使裕庚亦來見遂至客廳閒談知日本小松親王適同席即往拜適赴法總統約未得晤聞已定明晨往西班牙補賀親政計十一歸巴黎

初七日余以比君贈寶星電外務部代奏兼作家電問安旋往拜法外部及法相上下兩議院議紳按法蘭西古為高盧漢晉時屬羅馬齊梁間日耳曼郎哥部酋長有哥易路者侵羅馬據高盧地遂以立國旋建都巴黎國號法蘭西玉步數改曰墨羅那朝曰加魯令朝曰加北珍朝曰瓦羅斯朝曰不爾奔朝當加魯令之世國強盛有諠辟曰沙利曼精甲兵修政事文德武功焜耀史乘嘗徵選議員千人春秋議政實為環球議院鼻祖其大經大法亦多權輿於此不爾奔朝有君曰路易十四抑議員重門第而君權熾至其子路易十五時豪強恣橫民不聊生乃舉行民會尋又改為國法議會洵洵殆不可遏至路易十六時速議員下之獄而發生矣其君立憲國會檄鄰邦

英軻日記

卷八

二

之民相助行政英俄諸國遂聯軍平法亂法幾不振擊破崙時為破卒拒聯軍號善戰遂以復國有帝位擊破崙敗法人立路易十八尋廢之舉擊破崙第三為總統不數年復稱帝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年與普魯士構衅大敗於師丹擊破崙第三俘於普法人割地償費以請和乘機定制為民主國迄今三十二年未嘗有改此法蘭西立國之大略也
初八日率參隨等往見法總統至解所有法兵侍立於門外法外部德加賽及內府大臣近於門法總統魯佩立中庭握手為禮偕余入內室坐談總統敬問

皇太后

皇上起居余命繙譯官劉式訓譯詞應對復偕余至燕寢見總統夫人寒暄數語

出總統送至階下西刻法外部代總統來答拜案法國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改立總統以後設官分職屢有沿革而現立之部計有一日內務部兼教務部兼工藝電郵日藩部均以大臣一人總之各部職事共分三等除大臣之內文案處外有司有股司與股同等惟事之繁簡有別司分數房股亦然房有房官長副各一此外在官人員有主稿隨員書庫正書庫副檔房長檔房副等名目至政府選派置民舉各員之辦法計通國郡守八十九員縣令二百六十八員皆隸于內部又各縣有專署理審判事務署各三員是為初級

英軻日記

卷八

三

理官其上有提問衙門通國三十六署分轄八十六郡又其上為巴黎總裁判院理事者四十九員則皆隸于刑部國家基督新舊兩教猶太教回教均認為一律各鄉有官教士皆隸于教部其他如專使例使參隨領事則為外交官隸于外部稅司關吏隸戶部二十鎮陸營隸兵部五鎮海軍隸海部十六路學校隸文部又如商務郵電等局鑛路橋道等差以及農利土田則有十餘處藩領各鎮則屬國數十處其所派之官要皆分歸各部由各部大臣令其升補請命于總統是為政府所派之官若夫民舉之法始自鄉董由鄉董中舉鄉官合數鄉為鎮鎮選一人貢諸縣董局是為縣董復選一人貢諸郡董局是為郡董又縣舉一人十萬人以上舉二人貢諸都城集于下議院

是爲下議員各郡下議員郡縣董及鄉董委派之員集於郡舉而貢諸元老院者爲上議員上下議員得公舉總統是爲民舉之員凡各部大臣舉措之權俱操于總統或事有爲議院所不許而共加斥摘者則各部大臣均請退另由總統選一人爲內部首相商請保舉人員以爲各部大臣其間或留或另派皆由新首相舉定而請命于總統至國家庶務若但奉行成法則不必詢及議員若改易例章或行新例則應交于議院議院即舉專員數人查核新章是否可行擇日再行會議以決從違定奪後送交內閣撰成例文由總統及大臣簽字登入官報即由內閣傳諭郡縣以達各鄉其應用款項及請定預算數目須先交下議院核准後乃呈上議院覆核經兩院許可始准施

英報日記 卷八

四

行此法國議員與廷臣職任之大略也外郡郡守之外有郡董郡守當督率屬員推行朝政查照郡董之議爲本郡興利祛弊凡郡董與議本郡事其職有五定經費分賦額查公產議工程定稅釐此外如有條議亦可于公會宣讀議院議行之例若關係大局者各郡一律奉行至于縣官惟居郡守鄉官之間承遞號令而已縣董所有之事則惟將本縣應納之賦按鄉分派其外別無他職鄉官則職守較重所司有七一戶籍二判斷三號令四選舉五徵召六賦額七警務其外公董議准之作亦均歸鄉官辦理鄉董之職大端有五一處置公產二添改局卡三審定公費四攤派正賦五修治道路以上五項議定後呈請郡守入奏批准後乃由行政之官次第奉行此法國外郡

各官職掌之大略也

初九日午刻接奉外務部電一件本月初八日奉

旨直隸候補道梁誠著賞加三品卿銜派充出使美日秘國大臣欽此復奉家電一件詢住法京日期當即敬謹擬覆詵案法國議院之制上議院人員共計三百名有爲戴巴爾德莽所舉者亦有爲本國屬地所舉者戴巴爾德莽譯即中國各府之謂其所舉員數多寡初無定額迨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定議員中七十五名歸議政大臣所舉爲常議員其餘二百二十五名歸各戴巴爾德莽及本國屬地所舉九年一任滿任另舉是爲散缺遇有常員缺出即於其中遴選一人接充至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復定新例嗣後遇有常員缺

英報日記 卷八

五

出即改爲散缺令各戴巴爾德莽陸續選舉充補下議院人員共計五百七十六名四年一任滿任仍可再舉議舉時按剛東分派剛東譯即中國廳鎮之謂每剛東舉一員若人數逾十萬可於例舉之外另舉一員是爲法國議員定額載考其選舉之制上議員爲戴巴爾德莽及各屬地所舉者選舉時衆皆書名投匭以所舉人數多寡爲定用示公允各戴巴爾德莽俱設有專署職掌酒事者首爲下議員次爲府縣各參議鄉紳等至下議員則爲本高米訥花名冊所錄之人所舉本高米訥者譯言鄉閭也當選舉下議員時總統須先期示諭秉公舉報倘人數衆多則諭知府分段舉辦至合例與否則統俟下議院開議之日查辦首查所舉情形是否有當次查公舉之人是否

照章舉報以杜弊端凡國民中欲應上議院之選者須年滿四十通達國政熟習律例者方得承充欲膺下議院之選者須年在二十五歲以上從未干犯律法者始准應舉定例禁嚴亦所以絕資緣澄流品也

初十日是日爲西歷七月十四號係法國改民主之期例請各駐使閱兵外部先期折簡相招午後至演武廳操場寬闊馬步砲隊約萬餘人有總兵七人率親兵持大纛至階前立總統出功牌親手懸旗上遂鳴鼓整旅而行先步隊次馬隊次砲隊但觀步伐並不演戰陣事殆即古人觀兵之意也西正歸攷法議院議事章程西歷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例載定法之權僅歸上下兩院無論何例非經兩議院議定不准施行總統與上下議員有商請定例

英報日記

卷八

六

之權凡關財政各例應交下議院先議其餘則總統或下議員欲定何例可將例情交上議員核議若上議員欲定何例亦可一律照辦將例中情形交本院人核議凡一切商請上議院核議各例必先派數員查明例情而後由衆商辦至內治外交遇有辦理失宜之處上議院均可駁辯民間或投呈駁辯事宜上下兩院均可收呈代爲剖析例中有專歸下議員先議者即責成下議員辦理其爲上議院先議者下議院亦當復議至下議院議事與上議院無異議事以前亦當先派數員查明例情而後共同辯論若內外政治有辦理失宜之處下議員亦可駁辯以從數居多者爲定奪所定之例執政大臣如何施行下議院隨時查察民間有上呈駁辯者下議院即責問該管大

英報日記 卷八

臣令其查辦凡上下兩院年中議事有一定期限正月內第二禮拜三爲開議之日議事日期歸總統截止于常期外設有應議事宜必取兩院人員從數多寡爲定議事亦可展期由總統定奪惟不得逾限一月年中可展二次不得再展凡總統與兩院往來用公文文到時責成一大臣在議院宣讀部院大臣均赴院可與議其兩院議定之例或總統不即諭令施行則當頒發明文詳載不可遽行情由以便議院復行核議上下兩院亦即遵照辦理至總統欲于期前解散下議院非由上議院允從則亦不能舉辦也

十一日戊初刻法外部請公議同座賓主共百餘人酬酢盡歡亥正散考法國財政戶部大臣有管理正雜稅務及一切興利事宜之責而一切出款如

英報日記

卷八

七

各當差人員薪俸及國債利息學堂津貼費等項均歸戶部大臣發給各府中出入經費由戶部派有總管稅務一員權理各縣則派有管理收稅務一員收存縣中進款於徵收正稅時各按縣中地段分辦派有收稅委員管理至歲入之數與歲出之數及照例議准各經費均當預定於本年以前凡預定截止日期仍可截至本年八月底爲止所有常年經費先由戶部大臣籌議各條發歸下議院會議如所定常款遇有不敷或額外浮出用款宜照例另議撥用其應出之款或歸各部大臣行文支領或歸部員奉文支領均宜按照所議常年定款辦理又支款發款二事不准一員兼理查法國戶部近年出入款總數一千九百零一年入款計三千五百五十四兆五十一萬四

七七一

千四百十八佛郎出款計三千五百五十四兆零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二佛郎一千九百零二年預估入款計三千六百兆零六十一萬九千七十八佛郎預估出款計三千六百零二兆三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四佛郎

十二日晚法總統請觀劇清謔爲多聞所演俱係史乘中忠孝節烈之事情不達語言無絲稔知其事也亥刻歸案法國稅課章程有正稅雜稅之別正稅有四目一田地房產稅一人丁器具稅一門窗稅此三者爲按名收納之稅又一爲行業應納之稅此外尚有別項稅目併入正稅內如開通河道修築街道以及學堂經費商務局費均由民間輸納惟按名收納之稅年內有一定款數其應納款數由法律人員議定即將所定之數責成府縣鄉鎮按

英報日記 卷八

八

名收納與行業之稅無一定款數者不同雜稅者係憑貨物票據所定之稅如關稅等是也田地房產各稅均按進利核計徵收徵收之先宜將田地房產所有用項除淨下餘之利即按年數核計以中數徵收官道所有田地房產凡爲官用者皆免捐納此外爲振興農務或爲鼓舞工作亦有豁免徵收之例田地房產各稅每年按照國款議定徵收凡各府應行輸納款數一定明府中參議人員派定縣中應徵款數若干縣中參議人員派定各鄉應徵款數若干各鄉復將此數按照鄉民田地房產均勻分派按數徵收分定款數人員七員內有鄉官或副理鄉官二員其餘五員於納稅鄉民內選充人丁器具二稅法人與僑居法地之人無論男女凡有力完稅者均宜按名

完納應納稅款即按所派之數完納無力完納者由鄉紳開具姓名可以豁免人丁稅即按名派定出力供役之稅供役日期以三日爲中數凡不欲出力供役者准其捐免應捐之款按鄉核計年中歸府參議議定按日核計總以五十森丁爲少數以一佛郎五十爲多數人丁器具兩稅應徵款項若干雖按國款一同派定然徵收時分爲兩期舉辦人丁稅先行收納下餘多寡即按有器具之家派定完納器具稅即按有器具之家器具所值核計捐納定法之人查明鄉間房價多寡進利若干即可按照進利核計應徵款項責成管理稅務人員分別派定門窗稅則凡沿街內院門窗俱應納稅其辦法有三一按人數多寡二按門窗多寡再按房屋良窳屋中人數衆多捐款固

英報日記 卷八

九

夥第一層門窗亦比上層門窗完稅較多至倉庫牧園地窖等處門窗概不完稅工廠中除居室外亦不完稅教堂公所所有門窗一併免稅行業稅有二一爲派定之稅係按工執大小人數多寡派定一爲按照行店大小分別核定之稅概以二十抽一派定之稅即在鄉間行廠徵收至按照行廠大小核定之稅即按照鄉間行廠大小核定徵收凡行業未經免稅者自正月爲始理宜按月完納正稅之大畧如此十三日外部遣徵席萊來導觀武備學堂堂在威賽故宮後去巴黎二十餘里馬車行半時許至學堂監督迎於門偕入是堂本爲法國女學校當西歷一千八百九年擊破帝法時改爲肄武之所迄今九十餘年悉守成規分

十齋各有教習生徒額千人以年近弱冠者爲合格考取入堂肄習馬步二
年卒業充武職爲把總非由堂出身不得官統帥有由此得名位立功業者
懸其像於廳事使生徒朝夕坐對景慕之心油然而生旋至演武場生徒排
隊步伐不愆演接戰狀一人偵敵持械獨往繼以小隊又繼以大隊西法接
戰必不全軍猛進得勝不迫窮寇虛觸地雷遇伏兵則三軍氣阻故自火器
精而戰事妙即戰傷亡亦少蓋慎之也騎兵據鞍望敵遇敵則趨進遇砲則
還奔擊戰方酣忽出二馬東草象人騎於上突而前羣躍馬持矛搏擊之草
人卒無恙其教馬知避就如此設騎以衝敵亦有恃而不恐云西刻歸案法
國雜項稅目甚繁就其要者言之如酒稅鹽稅糖稅契約報官註冊印花

英報日記

卷八

十

稅是也酒稅有落地稅如出售之酒一經運送即應按照酒品納稅酒主遇
有遷移藏酒之處酒家或欲轉運聯市之家均不納稅此外別有運送必須
照章完稅落地稅則各按府分大小議定府中地面分爲四段凡遠距葡萄
田之處納稅較多所分地段立有定律不容混淆此外又有入內關之稅係
按地方人數核定稅款人數未及四千者入關之酒無稅其在四千以上者
理應完稅與落地稅章程無異至零賣之酒復有零賣稅則應納若干即按
酒價以百瓶核計徵收酒家亦應報明稅務司照例完稅發給收稅單方可
出賣鹽稅列在食物稅內每百基羅略噸納稅十佛郎此專爲法鹽及屬
地之鹽所定其外人之鹽有出口稅稅則不一或按進口地方核定或按載

英報日記 卷八

運商船所插本國或外國旗號核定糖稅其則甚重惟屬地之糖其稅較輕
如自萊條帶及法昂狄意二處進口之糖照例減稅其由歐洲內外所進之
糖或經他國商輪運入者一體加稅蓋爲保護本國商輪及本國糖廠商務
地也註冊稅一爲正稅一爲雜稅正稅多寡不等各按契札議定契札相同
者無分大小緊要稅價相同至註冊雜稅係按契章所開款項核計每百抽
銀若干如承製契札大小合同或清債或科罰或判定清債事宜應納註冊
雜稅印花稅凡有文憑契據於利權有關者或應報明官府者繕冊時必須
用印花官紙紙類有二一分尺寸大小一分款項多寡皆有一定用法稅價
隨紙分別紙價最高者每張三佛郎六十生丁次者二佛郎四十生丁告示

英報日記

卷八

十一

告白印紙各有尺寸其有按款項蓋用印花票者無論何項契票皆有定章
如商家合同大小會單銀行匯票各按所開款數納稅自百至千佛郎稅五
自丁生千至萬稅五十生丁公司股票分票每百稅五十生丁十年外加稅
丁雜稅之大畧如此五十生
十四日往觀擊破崙廟仿羅馬教堂式極因敵兩側爲武備博物院層樓
相屬千門萬戶藏古昔五戎三革隆衝渠嶂之屬畢備中分兩殿後殿爲擊
破崙築石爲闕光文輝映繪擊破崙生平七大戰事以飾承座以當時所
獲各國旗幟懸四壁以所獲銅砲鑄銅人二立墓前石櫛贈自俄君色黑肉
好復聚其生前衣履器用藏於別室而以其將帥之有功者從墓前殿法人

七七三

之於拿破崙可謂不忘矣考拿破崙爲律師查爾司之次子一千七百九十六年當中國乾隆時生於法南部即喀海島少有大志十歲時遊學巴黎斯武備學堂精曉兵法冠其儔侶一千七百八十五年改革兵起投國會黨任千總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以平法南省海口瑪色勒之亂陞總兵其明年爲大將提督意大利軍務以讒罷官是時國會黨甚衆攝行政事百姓不服復設新國會舊國會舉巴拉士治兵抗之巴拉士素知拿破崙勇略舉以爲副拿破崙驟散新國會四萬人威名大著又明年赴意大利招集舊部一千七百九十六年遇奧將統五大將軍之師來征法國拿破崙督孤軍奮進十閱月大小數十捷於是奧及教皇並諸國皆納款行成於拿破崙而意大利北

英報日記

卷八

十一

半諸部小邦胥夷爲法行省拿破崙不具開於國會擅處分一切國會忌之而莫敢何一千七百九十八年國會恐拿破崙居巴黎斯奪其政柄遣人說以取埃及爲進窺印度計拿破崙大喜遂率水陸師赴埃及先奪取地中海瑪踏島旋攻破亞力山大京城進逼推羅戰於炎風沙漠之中敵殊死戰良久竟潰埃及平方拿破崙之取埃及也英知其謀遣乃森禦於地中海及至而法兵艦已駛行尾追至阿不其海灣始見其纜泊處一戰燼之拿破崙時在陸軍總敘利亞攻據札發海口欲北取亞克爾城以圖印度而英將斯美先入守城甚嚴志不得逞恐持久變生疾駕小舟脫歸法國時西歷一千七百九十九年也當是時奧俄英諸國謀討法而國會議論莫衷一是法民

皆思推戴拿破崙惟國會不悅未幾別黨有怨於國會宰官結以爲援是年十月即讓以健卒直造國會遂其黨立定新政體仿羅馬古法立首領三人總攬國權一爲主而二輔之下其議於國人問不可時法擾亂十年人方望拿破崙再造法國曾以爲可推拿破崙爲首領第一拿破崙既專國權見奧兵駐於意大利北境防堵一千八百零年潛率將卒踰最高之阿勒伯山連敗奧兵意大利全土復爲法有往還不出一月於是拿破崙首與奧國意大利之那拿利葡萄牙俄羅斯西班牙修好再與教皇和自是邊境安靖拿破崙改革民主時政事修理破毀陵墓寺院學堂撥還教士充公田產巴黎斯復建大學堂博物院藏書庫各科專門學創褒賞式有發明術器械新理

英報日記

卷八

十三

者賜牌勸獎之命律師定法律立銀行便民交易復發國幣二百萬磅以賑不足罷爵位權勳者另爲差等務求益國益民使人不受權勢暴虐之害一千八百零四年法人見拿破崙治國遠勝國會中人共請即皇帝位於巴黎斯於是共和之政復變爲君主矣明年又立爲意大利王拿破崙既擅君權思辦歐洲各國之上以爲能平西班牙即可取其南美洲屬地能平荷蘭國即可取其南斐洲澳洲能平英國即可取其印度並北美洲一千八百零五年與英奧俄諸國戰皆捷勢甚張復平荷蘭西班牙等國立其兄弟親戚爲王以監制之一千八百一十二年徵兵六十萬伐俄俄人伴敗誘之爲清野計法人無所得食大困及至莫斯科古都乃一空城時值嚴冬兵卒凍餒交侵

十不存一拿破崙令退師被俄擊斃無算歸國憤愧下令選兵而西班牙葡
萄牙瑞典普奧諸國開法軍覆羣思恢復故土起與英俄連結一千八百十
四年五月圍攻巴黎斯執拿破崙流諸地中海海島會於維也納議定各國
疆界俄普擅權英法奧三國私相盟約時八月未決一千八百十五年三月
七日拿破崙逃入巴黎斯甫及一月兵大振各國懾其餘威無不愕然急徵
兵命英大將厄令炭普大將普魯切奧大將西華潛山分隊向法法兵不支
拿破崙詣英兵艦英乞降復繼之大西洋赫連海島監以兵一千八百二十
一年卒於島年五十二歲余維擊破崙用兵如神然終以好戰敗與項王垓
下之圖如出一轍可爲窮兵黷武者戒矣

英報日記

卷八

十四

十五日午正法總統請宮內大宴同座自總統及首相外皆宮內官宴畢與
總統款譚頗爲浹洽申初刻歸寓查法國外部之制設大臣一人每年給俸
六萬佛郎此外員額共六十二名額外行走者又逾數倍其考取之法必其
人曾習法律公法及外交條約等學於學堂卒業後得有專門憑單始准赴
考考取後在部當差初不給俸歷試後或補各司員缺或升使館領署參隨
或外派或內用皆須計功計資以爲行賞之地如儀制局之總辦古斐謝位
居各總辦之首而歷官則已至全權大臣又如繙譯官徵席葉以東方言語
科得憑後在部當差旋派駐北京使館繙譯歷升至頭等繙譯後又升天津
各口領事到法後又升總領事實則仍當繙譯之職並未蒞領事任此爲藉

升使領參隨各等之第明證至所派出使人員皆即部內當差之員而所補
部司各員亦即曾派使領各署之員既不能取材他部亦不使辦外交者改
服他部之官蓋西國最重專家謂必使其人一生精力盡萃於此而後服事
有功且令人不能視官如傳舍則於事亦無遺慮之處是以無論何項政事
皆有專精之人固不僅外交爲然也如有因年滿辭差或卸事在籍或在事
病故人員務必給與半俸以示優卹至出使員額計派駐使三十六員領事
二百三十七員每使館參贊一員或二三員不等隨員多至二員其繙譯則
僅東方使領各館設有繙譯通事等員蓋如鄰近各國言語文字爲外交官
者類能通習即無須另設也

英報日記

卷八

十五

十六日外部遣徵席葉來約赴顯理第四行宮遊玩並請試電車車中與馬
車同式惟前無轅後安電櫃引電展輪速率數倍若疾行一小時可行二百
里操縱在人城市例不得騁逐乘車至郊外登山小憩此爲顯理第四別宮
爲政餘游息之所叢木陰翳一望無際憑樓眺遠如收巴黎全境於尺幅之
中陳几案間林中游人如織或倚樹觀書或握手談藝時見婦女二三穿絨
引線有事女紅雖游觀不荒本業也申刻歸寓案法國兵制一千八百八十
九年定律國中子弟無論貴賤貧富均當一律當兵當兵年限自二十歲至
四十五歲爲止以二十五年爲滿在營効力時或三年或一年不等其餘年
數則俟遇有軍務聽候調用鄉間年滿二十歲之男丁每年責成總甲官按

名開單開列後按鄉分授張告張告之期以正月十五日為最遲張告之後復示以挑選日期挑選處宜擇鄉鎮首邑當舉辦時大眾往觀無阻知縣為督理總甲官佐之唱名後兵丁挨次拈圖圖置筒內有未到者其父母代拈如父母亦未到責成總甲官代為辦理按照圖中號數開列名氏遇有應免或減當兵年數者開列呈明拈圖後俱按號數次第開單交鄉閭分別張貼除有殘廢不克到營當差外全國男丁俱應當兵其有可以免充者數條如無父母之長子應留養幼弱者免寡婦之子或其父出外須留養其母者免父年七十以上子當留養或長孫曾孫均免兄弟兩人長者免充或其兄業已當兵弟亦免或有兄弟當兵受傷或陣亡理當留養者免大書院師弟義

英報日記

卷八

十六

熟師長或學生能代教讀者免教會內有名分之人或教書或傳道者免年幼留養或讀書未成經官驗看後准其免充又有年輕讀書自願團練一年即許免充營兵以上均由官給予憑據准其免充計現在法國兵額步兵共六百零四營每營約五百人騎兵八十五營每營約六百六十人砲兵四十三營每營約一千一百七十六人又有守臺兵二十二營工程隊七營護糧馬隊二十隊每隊約一百三十二人執事兵共一萬五千八百九十九人統計兵數實得五十七萬五千名是為平時兵額此外尚有預備兵守土兵約共一百九十二萬五千人守土預備兵一百八十五萬人合正兵共得四百三十五萬人是為戰時兵額凡正兵効力三年期滿即為預備兵預備兵差限

七年期滿後改為守兵守兵差限六年期滿後改為預備守兵預備守兵差限九年預備兵遇有調遣或奉飭回營或赴操即當各回本營聽候年中大操兩次每次限四禮拜守兵則大操日期較預備兵每次減兩禮拜至預備守兵除有軍務守兵不足須調用外平時並不調遣又預備兵于正兵差滿後准其完婚但於分內營伍事宜仍當遵守生有兒女四人者免為守兵十七日未正徵席葉來約觀游也魯鐵塔游法人擅工程有名於時此塔占地數畝支鐵為四足下廣上銳高三百適當合中尺八十四丈有梯倚柱僅容一人盤曲而上別有升車斜行挽以鐵索塔分三層下層面積尚寬間屋十數上層中層以次遞減易升車上有屋數椽守者具酒果延余小憩俯視

英報日記

卷八

十七

齊煙九點衝路如羸塔臨巴黎城河望若襟帶舟小於葦高處風甚厲似吾華九秋時節矣西正歸廬案法國兵部驗看兵丁辦法一為拈圖時定奪兵丁聲明事宜一為定奪兵丁應免應減効力事宜驗看時知府為督理驗官共六員有本府參議人員一名參議府中事務人員一名參議縣中事務人員一名總兵或武職大員一名督理糧臺人員醫官各一名驗看時各鎮各按總甲官所開年滿二十歲之名單責成醫官按名驗看遇有身長不滿一適當五十四或因身體孱弱不克操練軍械者展限一年聽候驗看有殘廢者即行豁免驗看後即為定奪驗官中有借法妄權者准民間申訴此外兵丁一經驗看即將名次列單按鎮張告如有少年子弟於未到當兵之期欲

先行當兵者若體質強壯則十八歲亦可到營然自十八歲至二十歲必須父母允許方准投營如無父母者由其保傅商請亦可投營年數或三年或四五年均可得有寶星功牌者或記名什長者年滿准其復行投効或兩年或三五年以十五年為限並有優獎復行投効之例如花紅津貼發老俸等類馬隊兵弁于年滿後亦可復行投効一年除加津貼外仍於預備兵差內免當三年營伍中陞階有二一由選拔一按資格惟遇有軍務則略變通以寬陞階遇有選拔事宜須會商辦理如營長暨馬隊隊長均由會議選用不論資格其由資格選陞者應按章辦理武職中等級係由總統所賞欲行裁撤非自行告退曾邀總統允准或因干犯法律或由參議軍務人判定革職

別無裁撤之理差委則與等給不同國家隨時可派可撤無一定也

十八日往遊巴黎舊城之大樹林法語譯音謂之波哇廣可得二十里叢陰
羣叢清流映帶小艇數十藏樹陰中微聞人語小橋有客獨坐垂釣絕似江南風景沿隄行數武入山洞瀑布跳珠濺衣彷彿清涼世界出至加非館列坐樹間几檯皆文綠異方之樂啾嘶並奏萬斛征塵為之盡滌余因喟然思范文正之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彼惟能憂是以至樂存焉當樂而憂泮矣優游當憂而樂流連傾覆然則憂樂者固人心危微之界而國之盛衰消息繫焉殆不可以不慎也西刻歸寓考法國海疆分五鎮首鎮要埠曰賽蒲次曰勃雷司脫三曰勞利秧四曰羅歇復爾五曰多倫師船分

隊在南者曰地中海隊在北曰北海隊地中海隊現有頭號鐵艦六艘鐵甲巡船三艘帶魚雷鐵甲一艘二等鐵甲三艘三等巡船三艘滅魚雷船四艘出海魚雷船五艘三等雷船一艘北海隊現有頭號鐵艦六艘鐵甲巡船二艘二等三等巡船各一艘滅魚雷船三艘出海魚雷船三艘此外各小隊分駐各地段者計共四百五十七艘按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律載凡陸軍所訂增添兵額章程海軍均可仿行毋庸另立專章括圖時號數在前者即派入水師効力在後者隨時挨次傳補兵輪水手船廠船主工人均係沿海之人充當凡行船營生者無論本國人及入法籍之某國人其遊行處所於海面埠頭以及河港應將名氏註明沿海戶口冊內其居

住海潮地段如已淤廢成土田不能行船則名氏毋庸註冊至沿海戶口冊內復分三等一係未入海軍効力者一係現在海軍効力者一係差滿出營者如有不願入海軍効力查其現已不執行船網魚之業則准其除名至名列此冊應得利益除免當陸兵外仍可打魚營生有子者亦可送入學校由官給資年老賞給發老俸

十九日早赴法總統官及各大臣處辭行午正歸洋員金登幹自倫敦來見案法國製造兵船軍械官廠多在附近海口除賽蒲勃雷司脫等處外尚有官廠二處曰安特來造軍火曰額律艾勒造軍火槍砲護船鐵板及各種鐵器其餘各公司製造廠共有八處附近地中海有造鐵器及軍械廠二處一

在賽納海口一在哈夫海口又馬賽海口有軍械所一處三那載爾有製造廠一處名為魯阿樂公會三德尼有機器廠一處保爾德婁有製造廠一處名為造船公會柏瓦衣及額魯汪有製造廠二處名為三那載爾公會以上八廠均係建造各種鐵甲船兵船魚雷船其公司名目曰奴爾忙在哈夫曰三德迪勒曰保爾奴勒莫在保爾德婁曰布來司德曰福衣內在賽德以上五公司專造魚艇及各等小船自外又有小船廠曰丹加樂克曰界浦曰額魯賽勒三處專造各等拖船曰米徐艾勒佛衣斯曰三希弄盟曰商迪陽曰艾莫郎希曰賽司希戴爾曰歐勒載爾曰三戴譯曰佛衣樂米尼入處專造護船鋼板及一切鐵具

英報日記

卷八

二十一

二十日在寓戌正請裕星使並金登幹夜譙考法國近年商業進步以前五年比較實有日盛之勢余覓得法商務進步表命繙譯官譯錄查一千八百八十五年進口貨值計九千八百兆佛郎出口貨值計七千四百三兆佛郎一千八百九十九年進口貨值計一萬三百六十六兆佛郎出口貨值計九千六百八十五兆佛郎又查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商船比較單法國共有商輪一千二百二十七艘載重五十萬七千一百二十噸帆船不在內一千九百年册開法國商船合帆船兩項統計共有船一萬五千四百八十九艘載重九十五萬七千七百五十六噸其漲力不可謂不速矣至國家獎勵工商之法必先設立學堂培植人才為工商業中領袖復揀派人員考察他國商

務工藝等事以資取法復設立學會領事官商務專員等為之保護利權復舉行大小博覽會以資比賽如赴他國賽會則復出資以助之如有獨出心裁製造新具即與專利文憑復有賞給功牌之例至於運貨往他國試行貿易則官復為之償進口關稅航海商船每歲由官復為津貼蓋其鼓舞而振興之者具有精心妙用本年商部預算册撥前數項經費計藝學官學堂經費四十萬八千一百佛郎齊火五萬八千佛郎高藝學生津貼八十萬佛郎造就工商領袖學堂經費八十三萬四千九百八十九佛郎津貼地方開工藝學堂八萬三千佛郎津貼商務學社銀賞給功牌花紅書籍費往他國考察商務人員費共十四萬五千九百佛郎稽查工商費六萬五千佛郎賞

英報日記

卷八

二十一

給工匠在本廠當工三十年功牌等費四萬一千佛郎工業會費二萬七千佛郎賞給工會功牌等費一萬佛郎賞給本地賽會功牌花紅暨津貼工商等博物院講事會等費以及幫貼游歷費共十一萬一千佛郎在非洲森路易各國博覽會內賽會費二十五萬佛郎在外埠商務局貼費七萬佛郎入海捕魚花紅銀四百七十六萬六千佛郎製造航海船隻花紅銀七百三十萬佛郎駕駛海船花紅銀一千三百七十三萬佛郎紡絲花紅銀四百萬佛郎稽查紡織人員費三萬八千佛郎

英報日記卷八終

英報日記卷九

六月二十一日早法總統遣外部官來贈送留瓊多乃寶星一座並參議參贊繙譯等寶星六座當即電達外務部請代奏午初發行李至車棧擬赴沙灘屯海口適參議梁誠晤洋員金登幹稱英外部電詢中國專使當加冕之日如在歐洲尚願回英擬折簡邀請等語余因查日前張星使德彝函送英外部照會原文內稱本國君主體氣日充加冕典禮不久想可補行惟一概從簡原議儀節概不舉辦各國無須再簡專使前來即由駐紮本國各使代行一切已飭本國駐紮各國公使前向各國政府道謝云云細譯原文語意是英君補行加冕並無專使禮節金登幹所接電文當係英外部私行探詢

英報日記 卷九

之辭因一面電詢張德彝一面飭繙譯潘斯燭暫將行李發回案法國工商專利章程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定例工藝中凡有創一新法惠及於民者國家自當鼓舞獎勵獎勵之法莫貴乎推廣製造之專權俾商家不得爭利用以償創法家之苦心惟專利之權亦應限定年數期滿民間即可仿作俾眾人皆可分享其益國家頒發專利文憑例條有四一須實係創製二實係新法三有關工藝四有利於民無論何法何物一經創製續辦者即不能與創法者比凡未有官准專利者所有招牌告白等件均應註明未奉官准字樣違者照例科罰自五十至一千方為止復犯者加倍科罰凡民間欲得專利文憑者須遵例呈請於商部其例亦有四一二物不准合請一憑因按憑納

稅故也呈請時宜開清物名定明年限二撰作所創物說畧不准有添改塗註並不宜用外國文字三製物圖樣或雙或單聽憑物主定奪四開明呈單圖說各清單逐一簽押隨第一批收稅單並呈一切呈單圖說原稿郡中商部各有存案俾民間隨時詢問俟專利期滿即可仿造至專利年限或五年十年十五年不等由創家自行定奪自呈請文憑之日計算凡限定五年者納稅五百方十年千方十五年一千五百方此款按年分批交納實合每年

百方第一批須於呈請文憑以前先交遇有交納未清者可撤專權退讓者宜悉數付清應納之款添立憑單者每張納稅二十方官准專利之後所創製造器具製成物件外人不准擅用出賣違者照假冒例科罰惟准創法家

英報日記 卷九

退讓製賣照例報効退讓之法有盡讓者有分讓者退讓事宜應由代理書契之人經理所立契據宜於本郡文案處登簿存案否則不足為據二十二日在寓收法國工商學會為數甚多名目不一其由官設而與地方有實益者通國共三十八處計安郡有三岡且安郡工會布什都弄有馬賽考查工商造册會馬賽機師會卡哇多士有康色農桑會世倫特有薄都愛學會洛哇恩斐利阿有裝特工藝會茫那有耶士工藝會美恩有美恩工藝會諾阿有北法工藝會富耳密工商會北法工藝防險會弄那有弄那教工會里耳織工會賽納有勸獎本國工藝會教育會工藝學堂舊徒會工師會多藝會高等工藝學齋徒會保護工廠學徒會獎勵手飾銀器工業會列那

商家互保會友藝會鐘表學堂會谷隆白樹林友藝會賤值取租會工業防險會助郵花羽二業幼童會幼年會友羣博覽社會巴黎保工會糖業酒化學師會計算造册專家會賽納恩斐利阿有本郡工商自由會愛爾勃甫工會盧昂工會防險工會棋那有阿米昂工藝會其查攷工商之法內則責成各郡守外則責成各埠領事郡守司查本郡工業土物出產銷路一切細情及常川作工之機座數目工人薪資作工時刻按月詳報領事司查各該部商船來往貨物時價銀盤漲落及何貨利售何式合宜並查各處關稅新章改稅新議及一切有關商務行船條約例章禁令隨時電知或用文呈寄外部山外部移送商部此外又有巴黎農工商上議會各郡商務局通國共有

英報日記

卷九

三

一百十五處工務局通國共有五十五處均有攷查之職一經商工部詢問所屬近情即須用文詳報各郡詳報文牘會集於商部外商司第一房各領事處所寄公牘會集於外商司第二房行船册報集於第三房應譯者隨時譯錄應細查者再令詳查倘案關外國商情變動須令本國商人與知者則由第二房刊入商情近報俾衆周知
二十三日在寓聞近日法國因新易政府更定學堂規制不准男女教士充當教習並欲將教士遣歸鄉里有不願歸者則令轉徙他國人情頗不服勢甚洶洶然總統業已批准施行政府之意亦不為動余因慨然思滄浪之歌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萬事皆由自取傳教何獨不然權輿由太虛有天之名

由義理知覺有性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性與道有教之名教也者必善性修道善以事天此不獨我國孔子之教為然即凡普天之下如釋教道教回教以及天主教耶穌教無不當循是以為矩矱也修之則昌悖之則滅天視天聽一消一息然而深言之在盡性以立命中之所弗能也淺言之惟守身以安分顯愚之所共喻也考天主教規有云凡教內之人當謹持自愛有大冤事不得不稟官者必先鳴地保公同理論如果橫不依理方准其控更不准狀詞內以教民自稱耶穌教規云不可議論國政及官長收師欲人如何待我必我如何待人凡各國教堂處所於此規條咸斷斷宜諒可見天主耶穌教會於守身安分之義不憚三致意焉迺今茲教士之來吾

英報日記

卷九

四

華傳教者或至僑寢睚眦凌躡官長干預詞訟其於守身安分之義教會斷斷宜諒之規抑何相悖若斯也夫生人之好樂忿懣驕惡驕傲數者皆七情之偏徇而用之浸漬於不自覺則將纏縛於欲壑譬諸浮芥之舟沈溺汪洋靡所底止維皇上帝疾其拂人之恒性也乃輒降之罰此非因果報應之厄言實開闢以來五大洲中不可磨滅之公理也天主耶穌當其立教之初即以守身安分為宗旨何嘗不洞明此誼乃其支與流裔恃彼教之衆且強馴至僥倖規矩獲其本分流弊所極誠恐遇事掣肘不獨吾華之地方官實受其累異日剝膚之禍傳教者將浸被之彼教中有識之士何未有能見及此者吾是以揭明守身安分之說大聲疾呼以為教會告也至於傳教之與立

約原係判然兩事保護傳教所以載入約章者原爲愛護中外子民無所歧視然中國既盡保護之責則各國亦當允任調和之誼茲事重要亟宜於改約時與各國妥籌善法務持其平庶幾民教永久相安閭閻享太平之福已二十四日在寓晚接張星使德彙函送英外部照會原文稱本國君主不願各國再簡專使前來之處前經照會在案現君主補行加冕之際若中國專使及其參隨等適在英國願觀典禮則當代留地位惟不以中國專使之禮接待仍以爵禮相待云云因思行人之職重在將命此次奉使赴英業經呈遞

國書我已告辭彼亦致謝情文兼至賀禮早已告成若以私觀之禮行於朝會

英報日記

卷九

五

之間體制所關殊多窒礙因即發外務部電一件告知不復赴英情形並函覆張德彝囑其照復英外部告以彼時並非適在英國未克在座致意道謝云爰即與參議梁誠商定二十七日起程考法國農政之重始自前王盜利第四其進步之速則以近三十年尤爲足尙蓋自第三次改民政以來剛斐大富國即於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創立農政專部內司外使綱舉目張繼之者稍事損益規制肆臻大備農部奏銷之款及學堂常年經費考一千八百三十年時農政附於他部其費祇十萬佛郎迄今費至四百九十九萬八千佛郎其步驟可謂猛進矣推廣本原國家教導農家子弟培植農學高才生並有官設學堂學堂分兩類有專課者有兼課者兼課之堂有尋常小學

英報日記 卷九

高等小學尋常師範院皆於正課外兼授農學中學堂亦有仿此辦法者現共九十四處高等小學堂七十六處女學堂二處皆添授農學一門其專課官學堂共分四等一曰教耕院師徒隨同耕作指授淺近新法所以教爲農夫也二曰農業三等學堂教授工作新法兼授農理所以造就上農夫也三曰中等農學堂理法並授智學尤重所以造就農師及管田園執事人也四曰高等農學堂所教盡屬農學精理學成者爲高等農師並可投充專門學堂教習農田稽查官及管樹林管牧養等官通計國中現有教耕院十四處三等學堂三十七處中等學堂五處高等學堂五處農學專門教習二百十六人考求新理新法之學院六十三處至於國家提倡農政又有良法二端

英報日記

卷九

六

一曰保護一曰獎勵保農之政內隸於農部第一司外則責成郡守鄉官各縣又有農務局專攷本縣農情以備顧問得有良法美意亦可條具上陳此外又有部中派出專員勸農立會講學查驗生蟲妨殺之草驅殺害苗之蟲教知參用機力汽力化學糞料之利國家又爲立獸瘟局常年經費五十萬佛郎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四月又令查禁偽酒偽乳油等物他如打牲取魚非時有禁竭澤有罰用毒劑有刑此皆保農之善政也勸農之政亦隸於農部第一司勸獎之事有五一賽農場每年分段舉行計十二次二獎賞花紅三賽肥碩會場四禾稼果木大會五資助勸農各會頒贈書籍分給獎牌自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定例後每年國家撥款發種麻花紅計二百五十萬佛

七八一

郎一千九百年發發桑花紅計五百九十萬九千佛郎紡絲花紅計四百五
萬四千佛郎法政府又與官銀行安定期程准收各農會票據抵借銀款銀
行又墊付銀四十兆佛郎由官分存農務息借局並不取息俾各鄉農會就
近取借以資周轉凡此皆勸農之善政也

二十五日在廣擬英君補行加冕並無專使禮節不復同英情形摺定稿後
即飭供事繕寫致法國地稅之則每年準國家出款由議核議原無定額
郡縣中應完稅課由郡縣各紳董攤派鄉閭中應完稅課由鄉官及協理一
人或鄉紳二人會同本鄉所舉五人公辦其稅項係按進款多寡核定進項
中應先除一切耕種培植收穫各費餘利酌中為定數按年就此數抽稅派

英報日記 卷九

七

定房產稅課之法乃於進利中將原價若干分定年月扣除其應修補各費
一律除清餘利作為定數按年收稅官地公產統免納課外如振興農務鼓
勵工藝所有應用房屋租儲牧圈等處概無房捐房產之稅有二一按地土
肥美完納一按房產起造完納十年校正一次由鄉董商請辦理鄉閭中田
地房產應完稅課者繪有圖籍載明進利多寡此法創自一千八百有七年
至六十二年始行告竣辦理繪圖事宜有二一先令測算家將本鄉所有田
地丈量妥善分明界限繪成一圖並詳明某地主田地若干所種何物除清
費用尚有餘利若干即行註冊常年稅課憑此攤派二責成地方官先將田
地所種何物分明列為等第田地肥薄房產大小各圖其一以為式復照等

第高下估定每一萬適當進利若干先由鄉紳會合地主房主商妥即由郡
守批准作為定數田地房產一經分別等第查明進利若干分明界限繪成
圖籍註明地主房主姓名所有田地房產各若干種植土產何物派稅時即
可照冊辦理此項圖籍府縣鄉閭各存一冊至於畜牧無專稅官樹林亦無
稅按年分段伐木由官租與給價最多之商人承辦租價隨時低昂公家漁
利亦由官出租與樹林辦法無異價無定則若私業樹林果園牧場魚池則
歸入土田一門並照出產多寡分別等第按年攤派稅課稅之多寡亦無定
也

英報日記 卷九

八

萬壽禮成歸寓案法國每年入款地稅之外以鹽課為大宗定例本國及阿爾日
屬地進關進口食鹽每百基羅各拉度納稅十佛郎由外國進口者稅則不
一各按所運進口之處或船隻所挂旗號核定國家征收鹽稅則例共十四
條詳錄如下凡擬開辦鹽礦鹽井鹽池須由總統批准租讓方為合例二
凡開辦鹽礦者可照礦務條例辦理應如何辦法由地方官按照租讓情形
定奪開辦前如何察驗亦責成該管官辦理三租讓一節宜推本地主為先
四所讓礦地不得越二十方基羅適當鹽井鹽池概不得越一方基羅適當
所立合同宜載明地主利權按照一千八百十年定例第六及四十二等條
辦理國家不取報効成本五凡擬開辦鹽礦鹽井鹽池之人首應按照一千八

百六年定例第五十一條辦理凡未稟官而遽開鍋煮鹽者鍋具入官另科罰一百佛郎每年應提鹽數至少以五十萬基羅各拉度爲率不得再減所提之鹽以供民用照例完稅設有不能照數提出者須先由總統允准始可否則有罰一切開辦章程由官議定亦由官查驗俾所定之鹽實數完稅以免偷漏所有已開辦各鹽礦廠須遵辦六凡開辦鹽礦者與提鹽人等欲行停工須於一月前報明不得再遲停工後一月內設所提之鹽未經售出即可令完稅課接辦之人須按照第五條定例辦理七凡開辦鹽務者若未按照例中第五條呈請允許即由郡守禁止舉辦遇有應行科罰之處照下第十條辦理八凡提出之鹽未及第五條所立定數宜照定數完稅以示懲儆

英報日記

卷九

九

九凡鹽質鹽水一切起運事宜除官准各處外不得外運其起運章程概由官長定奪十凡有犯例中第五六七九等條者或不遵守令除將鹽質鹽水及所提之鹽運鹽各具嚴拿人官外尚有罰款自五百至五千佛郎爲止遇有攙混或私運等弊查出加倍科稅復犯者加倍科罰十一以第五六七九各條定例各化學物料家設有提出之鹽亦當一律遵守造火硝之家所出食鹽由管理雜稅人員稽查十二所有鹽質鹽水等物運往工廠作爲耕種使用者或爲醃魚肉使用者一切起運章程免稅減稅各節統由官定十三凡有因攙混而免稅減稅者一經查出照第十條定例科罰遇有攙雜偷漏等弊加倍科稅醃魚肉各棧若私用食鹽所用多寡照以上條

例科罰凡准用外國鹽醃物之家若因作偽罰納倍稅凡製鹽醃物免納稅課各家亦須遵此定例十四凡有違例者當由海關或管理雜稅人員查出交改過所定斷科罰

二十七日已刻由巴黎起程法外部暨洋員金登幹裕星使並參隨各員均赴車棧送行西正抵沙灘屯海口住客寓戌正息殊疲矣案法國電政最重通國電局除鐵路所用及避暑過冬等處時開時閉之局不計外所有都城郵電兼辦局一百十四處電報專局五處以外大小局所約共九千處電局章程凡設立電線遞寄電信非由政府允准不可如有私用電機或他法由電線通信者例定監禁一月至一年並罰款一千佛郎至萬佛郎不等所

英報日記

卷九

十

有器具一併拆毀如國有大事可將來往私電信暫時停止或於一道或數道或全行停止並可將各國來往電信或數道或全行暫停收發惟須通知各國電費在法國及附近屬地往來尋常電信每字五生丁至少須費五生丁各報館尋常電信二十字以內出資五十生丁二十字以外每字二生丁半凡有緊要電信須越次先寄者費以倍如國民有請設私電線者應遞呈管理郵電衙門或請知府轉遞私電線分兩種有與官電線相接者有不與官電線相接者其線之長過五基羅適當而與官局亦有利益則國家卽爲設立並爲經理其事若欲設之線不過五基羅適當應准呈請者自行設立經管國家仍隨時派人稽查其費由電務衙門開單分令各局償還積

查委員所需量電等機具亦由局給費

二十八日遣繙譯劉式訓持簡往拜法海口水師提督及縣官午後赴海口

一游中初刻歸屬案法國礦務衙門隸於工部所定礦稅有二項一曰礦地

一曰礦產地稅有定期凡占地一方基羅邁當每年納稅十佛郎礦產稅係

按出產淨利多寡征抽應抽成數由議院量每年國用而定故無常額惟一

千八十年聲明此項稅銀無論如何不得逾淨利百分之五著為例以上稅

項均歸經征田地房稅人員征收所入之款由國家另行存儲專備礦司經

費及查探礦苗開採新礦整治舊礦之用非此不得擅行發動至礦局與地

方交接各例國中無論何人不能擅自在他人地面探險礦苗務必與該地

英報日記 卷九

十一

主商妥或由政府詢明礦務局果可試驗即發准憑並令預償地主地價方

可掘土驗礦如國家准令在人家地面及園林內或於園牆外地段五十邁

當內探險礦苗必先與地主先行議妥並令請辦者預付掘地款銀始能發

給探苗准憑至地主則儘可於園牆內外探險礦苗無庸稟知政府惟不能

動工開採倘欲開採則須請領准憑所有地段儘已認讓他人即不得再行

探險如礦局中購地開礦地主應得何等利益則應訂立讓礦合同詳行覈

議並無定限云

二十九日申初刻率同參隨繙譯人等由海口乘小輪登英公司山博而輪

船船而極寬廣重方一萬二千噸先是余在巴黎啓程時裕星使之公子助

齡齡輪附車相送至海口比登舟始辭去申正啓旋開行攷法國鐵路公司

之制公司所有軌道廠屋所占地段應納地稅按尋常地稅最重者完納惟

稅額無常每年由議院估定總數交地方官分攤徵收各公司除納地稅外

別納轉運稅每年先將進項簿送官查驗然後抽收向章人貨並抽自一千

八百九十二年後貨物運脚除銀錢雅玩行李大件仍舊百分稅十二外餘

一律免稅座客稅亦分二等衙要鐵路搭客進款內每百分抽十二小鐵路

或一郡專用者或數郡合用者搭客進款內每百抽三其餘尋常鐵路凡車

能容六人以外五十以內者每年每客位徵稅十佛郎能容五十人以外百

五十以內者每年每客位徵稅五佛郎能容百五十人以外者每年每客位

英報日記 卷九

十二

征稅二佛郎五十生丁查本年法國官商鐵路成數表官辦衙要鐵路已成

者二千七百八十基羅邁當未成者二千九百四十七基羅邁當擬開者一

百三十基羅邁當商辦衙要鐵路已成者三萬五千一百六十一基羅邁當

未成者三萬七千七百十二基羅邁當擬開者八百八十基羅邁當各工廠

等接運貨物鐵路已成者二百三十三基羅邁當未成者二百七十六基羅

邁當商辦小鐵路已成者五千三百八十六基羅邁當未成者七千二百二

十五基羅邁當商辦氣電等車鐵路已成者四千八百九十六基羅邁當未

成者六千九百三十二基羅邁當

三十日舟行大西洋有微風離家四月定省久疏眷念庭闈明發不寐作思

親詩四首錄入英報雜誌中

七月初一日舟行大西洋有風案法國境設立學塾以童蒙爲初階統計國中童蒙官學堂二千五百五十五處私學堂三千一百八十四處阿爾日屬學堂亦在其內凡國人兒女自二歲起即可送入該學堂六歲爲止又設初級官私學堂官學堂六萬七千六百七處私學堂一萬六千三百八處國人兒女自六歲至十三歲例應入該學堂學習所入學堂無論公私或在家庭師教讀均聽其父母之便其在家延師教讀之學生自七歲起例應由官考試一次如學業未精須送入官私學堂肄業至十三歲後均准出學或就工業或務農均聽其便城鄉並有特設各種講學會於工人休息之日或晚間

英報日記

卷九

十三

即借學堂齊舍宣講各種淺近學問以及工藝等事查本年學校册列高等初級學堂男一百九十九處女七十處次等初級學堂男三百九十三處女一百五十三處次等中學堂男二百三十五處女八十五處高等學堂男一百十四處女三十處備課女學堂五十處其中學堂功課甚繁學生各就性之所近意之所好以爲講習俟有成效然後考入專門或大學堂肄業又別設男師範小學堂八十八處女師範小學堂八十五處所有高等學堂共分五門一教理學一智學一醫學一文學一律學至天主教理官學堂已於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裁撤有耶穌教理官學堂二處智學官學堂十五處醫學官學堂三處醫學與製藥官學堂四處文學官學堂十五處律學官學堂十

三處別有預備醫學智學文學學堂共十五處又有設在屬國高等學堂律學三處智學一處文學一處廣招學生肄業云

初二日舟行大西洋攷法國專門學堂創自一千五百九十二年現有教習三十五人講授全球古今政事文學一切有用之理其生物院共有教習十六人分授格致化學並攷驗動植各物又有實用學堂專教各種高等學理如何施諸實用之法又有高等師範學堂所以造就大中學堂人材又有多藝學堂專教各種藝學精理學生功課期以二年畢業後大考一次作爲海陸砲隊武員或不願赴營則准充國家工程師掌國家礦務與開火礮藥等局工程又有武備學堂凡年在十七以上二十一以下得有初級文憑均可

英報日記

卷九

十四

考入該學堂肄業畢業後作馬步隊武員又有海軍學堂凡投考學習海軍武員者須在十八歲以下身體強壯目力精到方能收入學有成效作爲二等兵官再赴本國及各國海邊遊歷考試一次始補頭等兵官又有礦務學堂凡欲當國家礦務工程師監工等差者必由多藝學堂咨送肄業或有投考學生學成後准充商家礦務監工等職又有橋路學堂專取多藝學堂畢業生學習又有工藝學堂凡學生三年畢業後發給准充工程師憑據即歸商廠聘用其外如東文學堂則學生於二年三年卒業後即派往東方使領各署翻譯差使高藝學堂則教授雕刻繪畫畫圖等事考取優等者派往羅馬法國學堂畢業考古學堂則考察古時經籍書寫教法等事理藩學堂則

講求屬地事宜凡學生三年卒業後已得律學二等文憑者即派往屬國當差商學學堂則講賞商務大綱造就商部商局人材如教種樹木學堂高等農學堂農學教耕學堂管理水道及樹林教養禽鳥各學堂又有音樂學堂描刻地圖學堂以及測繪海圖學造大工廠房屋管理機輪習學水手駕駛造就礦廠監工工頭約束頑童醫獸醫醫治結舌各等項無不設立學堂洵有因事制宜之妙蓋法國講求文學宣明教化於歐洲各國中特為精詳故於學堂一事尤極措意備有博雅之士蓄其程課摘其虛憲編為法國學校志一書亦文苑中之鉅觀也

初三日舟行大西洋有風舟顛簸夜大霧殊有戒心案法國大學堂選用教

英報日記

卷九

十五

習章程律例官學堂諸席有選用攷取之別選用者統歸總統簡派先由律例科人員內選拔由文部大臣請派遇有缺出或由本學校教習公同酌舉或由管理學校人員單舉欲充該學校教習須年三旬考有律例科文憑若中國進士之屬先在官學內教授三年或在官准學堂內教授三年方可承充其學校中掌院一缺三年一任由本學校教習與管理學校人員於實缺教習中選舉至考試分門凡四一日民律刑律二日官律三日律史四日理財第一門筆試羅馬律例面試民律商律海律刑律詞訟民間公例第二門筆試國政或萬國公法面試國律政治財政萬國公法第三門筆試官民律史面試羅馬公例法國官民律史羅馬國史第四門筆試理財政策面試

理財法財政立法工藝立法藩屬財政立法農務立法至醫學官學堂教習亦有選用攷取之別攷取者不得過選缺之半亦不得不滿三分之一選用者須年滿三旬考有醫學文憑作為進士先在官學教授三年或在官准學堂教授三年乃為合例其考試亦分四門一分割考究全體生物等學二格致化學藥品毒藥等學三醫學四外科考究生產等學考試時亦有筆試面試之別其格致化學生物各家筆試分割分驗及考究全體等學均屬門面試醫家試以醫病人由考官傳至考場備齊藥物令醫家治之外科考究生產家與考試醫家相同分割家試以分割法法考究全體家試以考究法格致家試以格致學及試驗法化學家試以化學及試驗法試生物家亦同

英報日記

卷九

十六

藥品家試以作藥法及備藥料法其外藝學堂文學堂高等藥品學堂各教習亦有由總統選用者亦有攷取者俱以秉公嚴實為主無聲氣之可通也初四日舟行大西洋早起仍有霧午刻時案法國中學堂教法有二一舊法用辣丁希臘文一新法無辣丁希臘文凡欲充中學校古文教習先應考有文憑如中國秀才之屬欲充文藝教習須考有性學文憑欲充實學或智學教習須考有實學文憑欲充時務教習亦須考有文憑始得承充至欲充性學數學格致史記各教習須考有文學或實學文憑如中國舉人之屬方為合例凡中學校所屬初級學堂教習亦須得有高等小學校文憑或堪充訓蒙教習文憑者始得充其中學校高等教習歸文部大臣簡派文法教習亦

歸該大臣簡派公立中學校男教習分三等首為高等教習例應考有中學校教習文憑或考有文學實學文憑者始得充次為中等教習應考有巴葛老來亞文憑識辣丁希臘文或得有堪充中學校教習文憑者始得充此外又有試用副教習或派或調或撤則概歸管學大臣辦理中學校又設有女學院亦先考有教習文憑或考有文學實學文憑或得有堪教外國語言文憑或得有中學校卒業及得有高等小學校卒業文憑者始得充其欲充中學校語言教習者須考有語言文憑欲充繪圖教習者須考有應得文憑或在羅馬得有花紅或由雜藝等校得有文憑者始得充其外如體操教習歌唱針術教習例俱考有文憑蓋里熱黨岸統於官故通國無自行束修者至

英報日記

卷九

十七

其必以考取之文憑分教習之差等銖兩悉稱立法為尤良也

初五日舟行大西洋晴熱考法國所設初級學堂男女教習等級不一始至者為試用試用期滿補缺由管理學校人員請派歸知府辦理報於文部試用之期以二年為率其補用章程則另由府參議核議惟小學校學院一缺須年滿二十一歲方可承充又定例小學校正教必須得有試用文憑在官學校試用者由稽查學校人員發給在私學校試用者由本學校學院發給然其中亦有通融之法僅有曾在師範小學堂或中學堂於十八歲時已克充訓蒙教習者亦可作為正教小學校欲該堂學生留宿須商諸稽查人員回明鄉官將學堂基址開明呈閱奏准方可辦理凡欲充高等小學校學院

須年滿二十五歲得有師範小學堂教習文憑或高等小學堂教習文憑者始得充該學校教習亦應年滿二十一歲得有高等小學校文憑方為合例至各等初級學堂均准平民創設或數人合辦或獨自建立惟總辦教習等員倘非本國人或未滿例定年歲或才能不及格者均不准充任此職其有因罪曾受科罰者即不准承辦學堂及在堂當差所以甄別流品條例甚嚴鄉間男學堂應聘男教習女學堂應聘女教習蒙學男女學堂亦歸女教習教授若本處已有一女官學堂或女私學堂欲再立一男女兼收之私學堂則非由管理學校議事處允准不可備本地有各等官小學堂即不准私學堂再收六歲以下學生以免教法凌雜至各等小私學堂課程館規均由總

英報日記

卷九

十八

監查官管學官稽查學校官以及學校議事人員鄉官鎮董等查察略如中國稽察官學之例查課之日統飭將本堂學生書籍課本呈驗其有犯規等事即稟請查辦余因法國學校章程頗稱周備特詳著之如此

英報日記卷九終

英報日記卷十

七月初六日已正舟抵紐約海口駐紮美國出使大臣伍廷芳率參隨各員登舟來接午刻登岸乘馬車至華得夫客店伍廷芳先已赴彼候候跪請

聖安禮成美國外部副大臣蒲士及紐約府尹參贊聯樂士等來見詢知美總統現在艾士打灣避暑行宮爰與伍廷芳商定知照美外部於初八日午刻往見伍廷芳旋恭賀到電

旨一道當即敬謹譯出按美國為合衆部一名花旗國又名米利堅在北亞墨利加之中緯線自赤道北二十五度起至四十九度止經線自中國北京偏東百有九度起至偏西七十三度止東界大西洋西至太平洋南連墨西哥海

英報日記 卷十

灣北接英國屬地共計行省四十有五屬部五為地三百六十萬英方里戶口約七千九百餘萬此外新隸版圖者曰夏威仁島俗呼檀香山曰波吐立哥島曰飛立賓羣島俗呼小呂宋國民精於工作鑄會辟瀆則密調均善造火輪車船凡陸路通衢之地多用鐵汁冶成四通八達以利火輪車之行紡織製造器具均用水火之氣激機運動不資人力商賈舟車輻輳往來舉國多奉耶穌教好講學業博習經典通貫各國言語近復增益智識研究天文地理術數學館繁夥書籍富庶言語文字與英國同其地賈遷有無無往不利以故歐羅巴人流寓於此者英人為多華人居美者亦不下數十萬人統計紐約海口華民亦有八九千云

英報日記 卷十

初七日未刻借伍星使往觀紐約救火善會諸會徒演習自層樓超躍而下御車攜帶水龍出門為時不逾數秒鐘迅疾已極馬亦嫻熟調良聞口號則奔赴撥帶維易蹈藉若風教法之畫一整飭如此旋往弔美故總統克蘭德墓墓制因麗靡迤與拿破崙墓相彷彿墓道前有李文忠題墓碣一蓋李與克總統交情最摯也晚赴領事館夜譙案美自華盛頓創國以後定制每部立正統領一人副統領一人或數人會議管理政事各部之中又推一總統領督管各部政事均以四年為滿任亦有一年二年一易者賢則留之復任至八年不准再留如首領任滿則推副者為正或副者不協人望則別行推擇鄉邑之長各以所推書姓名投於甌中舉則啓甌視所推數多者立之或

官吏或庶民不拘資格退位總統與齊民無異其推擇總統之法與推擇各部統領同凡公選公舉權不由上而由下凡會盟戰伐之事則推總統為主各部皆聽命事必會議而後定如例所禁總統亦不得犯也其國政分為兩黨一則盡心保護國政其宗旨時與各邦違異名曰護國政黨一則懼國權過重常以阻抑總統及總議院之權為心名曰護邦政黨所舉總統亦即視黨會為轉移余因稽美國史書考歷代總統名居並詳其黨與臚列如下曰華盛頓卓耳基斐真伊亞邦人始立法曰阿但斯約翰瑪撒初色邦人護國政黨曰遮非森多馬斐真伊亞邦人護國政黨曰瑪第森雅各斐真伊亞邦人護國政黨曰們柔雅各斐真伊亞邦人護國政黨曰阿但斯蓋納西瑪

撤初色邦人護國政黨曰乍克森安得烈特尼西邦人護國政黨曰凡布仁
瑪耳德紐約邦人護國政黨曰哈利森偉聯歐亥歐邦人護國政黨曰太勒
耳約翰斐真伊亞邦人護國政黨曰哀勒雅各特尼西邦人護國政黨曰頹
勒耳撤粹利魯伊西阿那邦人護國政黨曰斐勒謀耳米勒耳底紐約邦人
護國政黨曰皮耳西范克森紐罕西耳邦人護國政黨曰布謹安雅各偏斯
偉那邦人護國政黨曰林堪亞伯拉罕伊利挪邦人護國政黨曰乍納森安
得烈特尼西邦人護國政黨曰嘎納特猶利斯伊利挪邦人護國政黨曰哈
伊斯歐亥歐邦人護國政黨曰加勒得歐亥歐邦人護國政黨曰阿特耳紐
約邦人護國政黨曰蓋利蘭紐約邦人護國政黨曰哈利森便雅憫印第阿

英報日記

卷十

三

那邦人護國政黨曰麥鏗利歐亥歐邦人護國政黨

初八日辰正借伍星使廷芳並率同參議梁誠參贊汪大燮黃開甲謁見美
總統於艾士打灣行宮美外部導入美總統候於宮門內余入門行三鞠躬
禮敬宣

皇太后

皇上德意傳

旨慰問總統答禮深頌

皇仁並以余遠道跋涉深致拳拳禮成總統請大宴中正始散席辭歸晚外部大
臣就余寓中請謙同席爲紐約總統紐約府尹賓主酬酢款洽逾恒席散請

觀劇子正始歸寓

初九日未初刻即在客寓請美外部大臣並紐約總督府尹午謙即請伍星
使作陪申刻拜紐約府尹並往觀郵信館書筒雜製樂器奚止億萬西人消
息靈迅響應桴鼓洵有以也出游鐵橋長數里許軌道數重有行電車之軌
有行火車之軌有行馬車之軌無慮海索相輔逾時跨海面而過輪船高帆
歷歷在目過橋二里餘經唐人街爲吾華民萃居之所戶皆懸龍旗結綵綢
鉦鼓駢隱砲轟崗居氓謠呼雷動各商董咸在道旁衣冠迎送殊足感也
西初伍星使在客寓請晚餐戌初刻即發行李登火車赴溫哥華海口美外
部大臣暨伍星使紐約各商董均相送於車棧戌正開行案美公司火車行

英報日記

卷十

四

最迅疾其至速者者每一點鐘可行華里二百餘里每一晝夜可行五千餘
里此車較遲每一點鐘約行一百七十八里每一晝夜亦可行四千數百餘
里云

初十日天氣寒甚車行四千四百餘里余素慕華盛頓國功業今來美邦
始得詳稽事實案華盛頓家世業農年十六充度地官會法人侵英領地土
人亦乘機紛擾英人舉華盛頓爲隊將每戰必克授提督三年以次平法及
土人之亂辭職開墾荒地是時北美地俱英法管轄英稅法頗嚴美人請立
議院如英制不允美人起與英抗十三省紳董會議禦英策推華盛頓提督
軍務誓自立華盛頓謂用兵損傷多請英王退師不許衆乃推華盛頓爲總

統進擊英兵血戰三年英諸大臣謂不如許美自立便遂與法會美人盟於巴黎斯華盛頓見國本已立獨身歸農時美新造國計無出各邦代議士定國憲請華盛頓核奪逾年推為民主定四年一任華盛頓承喪亂之餘極力區畫在職四年頓成富庶之國任滿將歸適值英法失和法求助於美美人欲藉法洩之華盛頓執不可美人以為示弱議院恐不能禁堅留華盛頓主持如初議毀端終引再任滿解職野服蕭固與樵漁伍嘗言帝王世及不同賢否是私天下也大為民害宜革之國人追慕其德名其國都曰華盛頓至今列在七大國之一云美人之議自立也實苦英虐政當建國之初華盛頓告各國曰非我美之政行叛英英實不值我美嗚呼強國務奪人土地而取

英報日記 卷十 五

之不以其道結民怨開兵禍有勢必至者雖然美之受制於英久矣非華盛頓堅忍力戰必不能成開創之功非合十三省為一民主則無數小國必不能免強鄰之窺食非從戰勝之後勵精圖治而又時時以用兵為戒則國之安危亦有不可知者觀美邦百餘年來民主相承日臻富庶豈偶然哉

十一日車行四千一百餘里案美國史乘章故以南北美之戰最為膾炙人口緣美國向分南北兩部南部驅役黑奴北部欲廢之南北爭論不忌成豐十年南部加羅里那先叛明年請州應之議立進費泰威為大統領出兵毀北部城寨奪其船是歲北部亞伯拉罕林根為大統領其大將馬惹亞的孫以七百人守沙列士敦之參的若南軍七千人攻之閉若而降南軍建牙營

於里治門北軍與戰於薄爾益大敗同治元年北軍將格蘭多攻鐸尼爾孫廟一萬八千人南軍棄威實城走北軍製一鐵甲船形如筏甲板上設小塔中裝巨礮載兵六千與南軍戰南軍大敗鐵甲之利遂稱於海內自是攻戰經年兩軍死傷各數萬人三年格蘭多為大都督作二軍一軍沙爾滿將之一軍格蘭多自將之與南大將黎會戰累日破之進抵里治門攻彼得堡南軍別將攻華盛頓多分兵躡之沙爾滿險險抵亞的蘭達時北軍深入敵中賴一鐵路輓運沙爾滿與格蘭多合發亞的蘭達乘鐵路深入敵地格蘭多與黎戰數十合大破之北軍四集備黎黎窮燬以全軍降內亂始平夫用兵之道貴乎將得其人觀美洲南北兩軍連年攻戰固亦互有勝負惟南軍

英報日記 卷十 六

將校長於兵畧不免有輕敵之慮而北將格蘭多英武善戰又得沙爾滿佐之同心協力卒能降服南軍厥功偉矣爰特著之

十二日車行四千八百餘里案美國舉官厥有三類曰地方官曰講事官曰執法官任官亦有三類曰勅任官如各部局正次卿海陸軍提督使臣領事由總統特簡曰奏任官如各部股長海陸軍副參以下官四等使臣領事參贊由大員保奏奉總統揀派曰列任官如各部局書記屬官海陸軍小校佐領署書記等由其長選派或由計吏局考取其行政分八部曰國務部即外部曰庫務部曰兵部即陸軍部曰海軍部曰律部曰郵政部曰內政部曰農務部近年以來議設商務部其規制尙未備此外又設六局以理庶務曰總

理本國各省通商局日勞工局日胥吏局日國家刊印局日漁務局日地輿局國務部正卿一人次卿一人二次卿一人三二次卿一人參謀律師副律師各一人總辦一人外交股長一人領事股長一人清檔股長一人會計股長一人圖書股長一人通商股長一人委任股長一人繕譯無定額又有國務正卿秘書官一人郵政分局長兼文報委員共三人正卿承總統命司簡派外交官領事官之事及其往來文牘凡與外國公使領事交際各國訂立約章又與各省總督往來文牘掌本國聯邦大憲外國約本本國憲法律例定本掌給發游歷護照及外國領事認狀及刊布議院增訂律例各議員之條議聯邦之憲法及使臣領事之年報月報特別報有關商務者次卿皆

掌佐正卿經理本部各事司內外公使領事往來文牘及一切公文照會屬稿之事正卿有事則次卿攝理參謀律師副律師備正次卿之顧問及參議公文約章屬稿之事總辦稽察進退本部書記以下官綜理本部一切雜務外交股長收掌本國外外交官文牘領事股長收掌本國外領事官文牘清檔股長司清檔一切案牘而收藏之會計股長司本部收支數目存儲一切賠償等費及其證券圖書股長收藏一切圖籍各國圖書約本本國憲法律例公文等件通商股長刊布領事官年月特別報及凡有外國商務之事委任股長記錄勅奏判任各官出缺補缺選調之事備辦各項委任文憑外國領事認狀游歷執照索交逃犯執照監用聯邦大憲此外各使臣參贊

隨員統謂之外交官總領事以至副領事統謂之領事官海軍部兵部所派人員附駐使館者謂之海軍隨員陸軍隨員經費由各本部自行給發皆一律由總統簡定交議員議准派充陸交官恒於律法政治出身人員中揀選領事官恒於商務出身人員中揀選又有議紳爲出保結是以位置得宜不至失職以下使領各署書記生學生及領署掛銜副領事可由使臣領事舉充出使經費由本部於年底豫算來年需款若干咨請議院議撥內分別外交官領事官兩項領事官亦有遵照部定章程收取照費以資辦公者亦有全資照費辦公不領經費者國家近年又新設外交公法學堂培養外交人材至各處商務學堂亦兼育領事人材聞將仿照歐洲各國辦法凡外交官

領事官皆專其任蓋其意視外交之學爲國家命脈所關故鄭重有如此者十三日車行四千四百餘里道中見野人甚多服黃衣居既處狀極蒙茸華工亦復不少皆粵人也午後過灘河沿途杉木甚多風景特佳案美國庫務部正卿一人次卿三人總辦一人建造繪圖官一人國庫支應官一人庫務部稽核官一人兵部稽核官一人海軍部稽核官一人內政部稽核官一人國務部稽核官一人郵政部稽核官一人管理國庫官一人管紐約城分國庫官一人管詩卡各分國庫官一人管紐阿連分國庫官一人管波梯密分國庫官一人管辛辛那地分國庫官一人管三藩忌司戈分國庫官一人庫註冊官一人監督銀行官一人監督鑄幣局官一人管卡通城鑄幣局兼

提煉廠官一人管紐阿連鑄幣局官一人管費城鑄幣局官一人管三藩總
司戈鑄幣局管官一人管典佛鑄幣局兼提煉廠官一人綜理印稅官一人
總理航海官一人總理沿海與地測量官一人總理通國律度量衡官一人
查驗汽船官一人綜理江海醫院官一人稽查外國流民官一人督理救生
局官一人造冊處官一人刊印處官一人燈塔料理官無定額委任股長一
人度支股長一人公財股長稅務股長一人巡稅船股長一人文書股長一
人公債國幣股長一人收發股長一人雜務股長一人律司一人正卿掌通
國之財政凡裕餉富民之事監督征收稅餉支用報銷國庫出入造具豫算
出入表咨交議院核議兼司工程鑄幣督理沿海地與測量救生船局燈塔

英報日記 卷十

九

巡船及查驗汽船海面醫院之事事繁責重為各部最大卿三人其一佐正
卿掌稅務沿海之事其一佐正卿掌鑄幣銀紙國債度支及本部所轄各官
升降補缺等事其一佐正卿掌殖民測地冊籍及往還文件一切事總辦承
正次卿命稽察本部各股書記以下官兼司郵寄信件本部車馬夫役以及
保護國庫一切事宜正卿文書房之案牘建造繪圖官司一切公家建造之
事及稽查估修公家廟宇國庫支應官司決斷一切收支可否之事庫務部
稽核官暨兵部內政海軍國務郵政等部稽核官司稽察本部各股收支之
事管理國庫官司華盛頓京城總庫及紐約等城分國庫及各處國家銀行
一切出納之事掌管各項經費存款股票債票及支給國家公債利息等事

總國庫外又有分國庫八處各設官一人經理其事國庫註冊官司查驗紙
幣公債票股票一切國家證券及簽名蓋印之事監督銀行官承正卿命查
國家各銀行之事監督鑄幣局官承正卿命督理各局鑄幣及各廠提煉金銀
之事按季冊報各局辦法成色數目及各國價值成色綜理印稅官監督征
收印稅實行印稅條例管轄經理印稅官吏製造印花頒發訓條等事總理
航海官司一切船隻註冊及交納船鈔之事每年冊報於正卿總理沿海與
地測量官測量太平洋大西洋各海道及海口河道潮汐沙綫等事造冊刊
布總理通國律度量衡官查驗汽船官司頒行一切查驗汽船章程每年正
月開令於華盛頓京城集議驗船事官綜理江海醫院官督理江海各醫院

英報日記 卷十

十

醫藥查驗水手引港人等氣體及頒行一切檢疫防疫章程稽查外國流民
官司頒行一切限制外國人人民入境及限禁華人入境條例督理救生局官
司頒行一切救生局辦事章程賞卹條例及稽查及事員役之勤惰江海失
事之情形人命損失之數冊報正卿造冊處官司查取出入貨值如各國商
務存棧貨消流貨各貨良楛貴賤稅餉增減各國商船出入口噸數本國商
船噸數本國各埠商務情形貨產細數一切事宜按月按季按年詳造冊表
呈於正卿刊布各處刊印處官司刊印國家所用契券文憑證據圖籍國庫
國家銀行所出紙幣股票債票凡一切公用之件燈塔料理官司稽查沿海
燈塔浮樁燈船標等件及應增應移之事此外又有稅務司一百二十三

人由正卿奏派分駐各關又稅務稽察四十六人巡海官六人皆歸庫務部所屬

十四日早車行一千餘里未初車停綠司車長接德律風知前涂山洞中有墜石當軌道礙車行故須少待爰下車一遊野花纖耨老樹亭若別繞風景少頃聞有聲隆隆蓋前涂用火藥以炸裂墜石也未正開車申正抵溫哥華埠住客寓埠甚繁庶蓋亦買還無之要地客寓雖不如紐約之華美亦極宏敷侍者以日本人爲多戊初晚飯後殊覺疲茶即息案美國兵部即陸軍部正卿一人次卿一人總辦一人總理軍務陸軍一等提督一人秘書官一人中軍官一人軍政司副總辦一人砲隊總管一人砲隊副總管一人總書

英報日記

卷十

十一

記一人其外分曹而理事者曰軍政股曰考功股曰轉運股曰軍需股曰軍醫股曰支應股曰工程股曰軍械股曰軍法股曰功恤股正卿承總統命督理一切陸軍事宜掌估計稽察本部及各行營坐營支項購辦糧草衣械發兵運兵各費及議院准定一切支項管理委士盤國家武備學校及陸軍教育事兼管防守局戰務記功局事務又掌通國邊防海防儲辦槍砲修治河海之事凡議院議設水道橋梁等工亦須查核准駁凡防營添設改設及本部所管公地均聽調度次卿佐正卿司河道海口及安設橋梁租出公地等事稽察武備各事及紀功卹典等股辦理募勇散勇糧草及軍管法司獄內諸事又管各省義團各項款目測量地理招辦軍需附給寶星功牌修理昭

英報日記 卷一〇

忠墳墓等事查考古巴飛獵資各島情形及料簡各該島尋常事宜總辦承正次卿命司理文案收發轉遞各營文函刊刷告白文件報冊採辦紙張筆墨以及凡本部一切雜事及正次卿日行尋常事宜軍政股司宣布總統兵部正卿軍務處之命令及其往來文牘收儲各軍冊報備辦委任衙付收受告退稟件並承卿命管理招募之事考功股長率其副分查各軍駐所各等學堂之有軍官教習者以及各營合操所義團營房船政製造等局砲臺防禦凡陸軍各官所司之工程及陸軍各官開除之款項轉運股長率其副籌辦運送陸軍及其衣械器具馬馱車舟草料紙張筆墨及一切備存陸軍應用之物給辦義團之衣服器械建造修理陸軍駐所之碼頭橋路屋宇及其

英報日記

卷十

十二

食水燈火專司昭忠墳墓兼司犒賞雇募偵探鄉導通事等人軍需股司備辦分給陸軍糧食及豫備軍營准用物件以便弁兵購領稽察各項支銷軍醫股司陸軍醫藥選派軍醫稽察軍醫儲備藥料及陸軍醫院醫報之事支應股司支給本部及各營陸軍將弁兵丁俸糧估發陸軍各官公費及給發傷亡弁兵除存未領俸糧工程股統理工兵各營修築砲台防壁安放水雷防海各事軍行橋路河海塘湖丈量工程及議院所定兵部應辦工程軍械股司備辦存儲發給美國常備義團招募各兵戰守所用大小槍砲器械查考新式戰具情狀圖式以試驗槍械之法講求各局製造廠杜差糜費諸弊軍法股司理一切軍法司律令案件及陸軍章程條教之事查察關涉陸

七九三

軍各營各學堂各工程之案及陸軍弁兵被控之案贊助正次卿各股訂立合同凡有關律例之事軍號股司攬辦陸軍一切號令旗號燈號諸圖說各陸軍行營電報律風各事代傳各陸軍探報一切事功值股司記載傷病陣亡陸軍弁兵之事及凡與郵政局有關之事凡股長以陸軍二三等提督承充其俸薪亦較他部股長為特優云

十五日早起發外務部電一件報由溫哥華埠啟程日期未正一刻率同參隨繙譯人等登英公司日本皇后船是船寬廣較行大西洋之山博而船僅及其半重力不過六千噸申初刻開行同舟有英國香港總督及比國代辦使事參贊葛飛業不期而遇殊可喜又有華商葉恩李夢九來謁見皆粵人

英報日記 卷十

十三

居維多利亞埠者日昨接該埠華商公電請余抵埠時往臨余以艤舟為時過促未及登岸覆之戊正舟抵維多利亞埠該埠華商共百餘人登船來謁余不通粵語命參贊汪大燮傳語慰問總以毋忘

國家厚以爲囑請商唯唯而退亥初即啟旋行案美國陸兵定額正兵共二萬餘名自一千八百九十六年美日戰後得小呂宋古巴諸島乃增兵額然議院定例不得過十萬人戰時總統可調各省預備兵投効有事則赴無事則散各省預備兵共十萬六千三百三十九人教之戰法以時訓練平時無餉師行糧食軍隊分七事日軍務處日工程師日馬兵日砲兵日步兵日醫院日傳發旗號隊正兵額缺由兵部召募於各書信館備貼告示願當者先由

醫生驗看及格然後挑選投効者須能讀書身軀強壯無病品行端正年長不過三十五以上年少不得在十八歲以下如未及二十一歲者須其父給予准單父歿母可代給准單如父母均歿則親屬管束人可代給發如投効步軍及防護海濱隊身高須過五尺四寸身重最輕一百二十磅最重一百九十磅如投効馬軍及陸地隊身高須在五尺四寸以上五尺十寸以下身重不得過一百六十五磅凡當正額兵以三年爲限兵餉每月給餉銀十三圓另給兵衣及糧食如兵丁派往古巴巴都力如小呂宋檀香山及阿拉司加當差月俸每百加二十兵官派往以上各處每百加十兵官分二等一有照一無照有照兵官由總統及兵部發給官階文憑皆係陸軍

英報日記 卷十

十四

學堂出身亦偶有由兵卒考陞者兵官階或按資格或論戰功或論辦事勞績俱歸總統酌定咨令上議院議准至其武備學堂定制每上議院議紳及下議院議紳可派本省少年一人入堂肄習未入行省之省及華盛頓府亦可各派本地少年一人入武備學堂此外總統可簡派三十人入學習武事議紳簡派人法有先登報布告本府人考期招少年應試考取第一即送兵部兵部給准照前赴學堂考試考取即准入院有議紳不用考試之法即簡派一人請兵部給照赴堂考試亦有時簡派兩人一正一副請兵部給予考試准照正者先考不入選傳副者往試投考者年歲須在十七歲以上二十二歲以下考試之目有五曰寫字曰算法曰文法書曰地理志曰美國史

記入堂以後四年畢業所讀之書爲算法法文西班牙文繪圖操武法理學
化學格物礦務地理電學史記公法陸軍戰例國例工造及營造法武藝放
礮法軍火定課自西九月一號至六月一號讀書自西六月中潛至八月杪
專學陣法並居棚帳每年甄別一次有不入選者斥退學成卒業者即派充
千總官生徒在學堂時年俸五百四十圓外國人人學堂須歸議院議准後
方可收入並須自備資斧人學堂後兩年後准請假回家一次平時不准請
假俾得專心學業其章程大畧如此國中槍礮廠共有十七處約分三種一
爲藏槍礮處一爲製造軍器處一爲藏軍火處均隨時由兵部查覈
十六日舟行太平洋案美國海軍部正卿一人次卿一人總辦一人度支書

英報日記

卷十

十五

記一人總理軍務處海軍一等提督一人中軍官一人秘書官一人調遣股
長一人礮場股長一人師船供給股長一人軍械股長一人修造股長一人
汽機股長一人醫藥股長一人軍需股長一人通信股長一人軍法股長一
人正卿承總統命掌一切海軍之事次卿佐正卿掌一切海軍之事總辦司
本部文牘及正次卿房之文件調遣股長司傳正卿號令於各船隊訓練海
軍官員兵卒招募遣散判任以下官及海軍兵卒載送弁兵分配水手記載
全軍各隊分營處所增修軍略軍志號令電碼通行章程等書礮場股長司
全國海軍船塢船廠及其產業及礮場內之器具工作等事師船供給股長
司供給全軍各船所用纜繩帆繩海圖燈旗紙張書籍一切師船應用之件

英報日記 卷一〇

及收取外洋各處海圖分給諸隊軍械股長司水雷火藥炸藥槍炮機器
艦皮甲各廠局之事製造存儲分給運送以上各件及供給各廠局應用紙
張筆墨簿籍一切物件修造股長司建造師船一切打樣馬力重力凡船隻
相關之事及修理船隻應與軍械廠塢兩股合辦之事汽船股長司打樣購
造配製修理行用一切汽機事件凡師船所需者醫藥股長司海軍各項醫
院醫生人役及所用器具藥料之事又司建造醫院運送醫藥等事軍需股
長司供給運送全軍糧食衣服用物食水及估計其費通信股長司通傳海
軍相四消息信報等事軍法股長司理一切增務與兵部軍法股同職考美
國水師學堂規制創始於一千八百四十五年設在美利西省安拿波里斯

英報日記

卷十

十六

地其考取學生入堂之法每年總統選派十名華盛頓都城一名亦由總統
舉下議紳每人可薦舉一名如遇缺額水師部大臣每年三月五號後即行
知照某處缺額之下議紳另行薦舉充補各學生均應在學堂學習四年出
洋操練兩年學生務取強壯其年歲須在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下者始准
入堂學習均須具結聲明自願爲水師効力若非由國家先行開除八年之
內不得規避學生自入堂之日起算每名每年領費美洋五百元其已經出
洋操練者遇水師員弁缺出即可按級升補統計美國現有海軍船隻鐵甲
戰船十八艘鐵甲巡船八艘蚊子防口戰船二十艘巡船五十二艘水雷船
六十艘船廠之著名者一在布魯連一在費城一在味羅耶一在金山

十七日舟行太平洋已刻有風午後風益甚浪入艙中澎湃有聲夜風狂猛舟大撼穢然一聲若驚霆之不測蓋係浪擊船面鐵梯為斷其餘玻璃碗瑣器具傾倒撞碎之聲不絕於耳余不得寐口占太平洋歌一首其詞云太平洋勢互西東蛟蛇秋水百濤洪澎湃濶兩洲通試訪河伯與海童我行擊空自紐約歷盡千山與萬壑維多利亞暫依泊轉瞬船頭風浪惡馮夷擊鼓鯨魚趨驅龍驚起探明珠九天九地恐風驅踏破雲梯拉朽株顛倒回混窮區熬海客蜷伏鮫人怖沈心搖精不得寐手足罷奔蒙疾痼吁嗟乎生人是處皆風波鵬展鯨橫強食多但願八極靖干戈容與太平姿婆娑丑初刻舟停撼如故案美國律部正卿一人次卿一人參議四五人國務部參謀律司

英報日記

卷十

十七

一人庫務部參謀律司一人印稅參謀律司一人郵政部參謀律司一人內部參謀律司一人總辦一人律務總委員一人估核股長一人赦釋股律司一人委任股書記官一人支應股書記一人驗案官一人正卿掌本國凡有關法律之事決主各部局應守之條例解釋律例之意義稽察全國之審案律司提刑等官贊佐本國與外國法律交涉之事次卿佐正卿理法律之事代本國國家辨論一切控告之案參議承正次卿分司各項法律之事國務部參謀律司庫務部參謀律司印稅參謀律司郵政部參謀律司內部參謀律司分隸各部局參議有關法律條例章案件總辦司本部書記以下員役及本部文牘一切雜事務總委員商管本國監獄囚犯之事督率其屬

分行各省稽察各審院之事估核股長司稽核全國審院之審案律師提刑書記等官支銷款項上於正卿批准分行各該省暨庫務辦理並估計全年費用赦釋股之律司司一切按案額乞減赦等其海陸軍弁兵仍歸各該部辦理委任股書記官司委任存記薦舉等事及備辦委任文憑支應股書記承正卿命支發總察院分巡察院各審官提刑書記等官役俸薪及本部一切支用等事驗案官司查驗一切控案主名載考其執法之官全國總理上察院駐華盛頓京專理全國刑案事件凡各分道上察院及中央政府所派之察院皆隸焉總察正按察官一人副按察官八人曾任各省地方察院及分道察院官者方得派充任事無大故則終其身例由總統簡派其屬書記

英報日記

卷十

十八

二人武弁一人訪事一人分巡各道上察院計九道正副按察官分領其事各道設按察二人例由總統察院會派各大郡上察院八十二所各設按察一人任或十年或六年例由民間公舉或由總察院及本省總督會派此外又設控請院駐華盛頓專理民間控請國家賠償給還地產一切等事其官正按察一人副四人又設一控私產請院駐華盛頓專理民間私產調判分給追還一切等事其官正按察一人副四人又設訴告院駐華盛頓專理一切上控總統或總察之事其官正按察一人副二人各省設本省地方等察院無定限隸總督各城鎮設巡警審堂亦無定限隸美爾及巡警總辦美國之律法如此

十八日早風息舟開行畧平穩案美國郵部正卿一人次卿一人二等次卿
三等次卿四等次卿各一人總辦四人參謀律司一人委任事務書記一人
總度支書記一人城鎮記載官一人度支股長副各一人派信股長正副各
一人供給股正副各一人匯票股長正副各一人發信股長正副各一人待
問股長一人轉遞股長一人合同股長一人稽察股長一人郵器股長一人
鐵路股長一人外國股長一人理財股長一人郵稅股長一人分級股長一
人掛號股長一人銷票股長一人檔案股長一人委任股長一人察吏股長
一人糾察股長一人正卿督辦通國郵政事務除正部次卿各大局總辦由
總統簡派外本部各員及分局總辦委員薪水一千元以下者皆由正卿委

派兼掌與外國訂立聯合郵政條約及與各局各公司訂立辦理郵政事務
合同次卿佐正卿專掌度支以下六股之事度支股長司支發各局員月俸
薪一切局費經理分局書記押保租賃信箱閉郵局時刻各局員役請假
及設立郵政分局等事派信股長司各城邑收信派信辦法安設信箱等件
稽查派信路徑程途時刻選派信夫稽察動惰等事供給股長司各局應用
紙張筆墨秤磅簿籍等件匯票長司本國內地郵政匯票及外國往返郵政
匯票之事發信股長司凡內地外國信件之無人收受者設法遞寄或存儲
該局候查或寄還原主其有緊要文書銀物一律迅速交還其無主者報知
總局存儲告白候領待問股長司復答各局員役查詢郵政事例辦法二等

次卿佐正卿專掌轉遞以下六股之事轉遞股長司凡由鐵路電路寄信及
馬車載信氣筒傳信等事將造火電等項寄信車輛料理津貼各公司代行
車輛之事合同股長司與各車船訂約裝信之事稽察股長司稽察各車船
公司及代理分局能否按照合同辦事郵器股長司製辦修理分給一切郵
袋信箱鑰匙等件並記其存數毀數鐵路股長司鐵路代帶信件之事及隨
附鐵路郵政書記委調升降之事外國股長司凡與外國郵政聯合往來交
涉之事及輪船代帶信件之事三等次卿佐正卿專掌理財以下六股之事
兼掌供給各署公用免費信封信件等件理財股長司本部款項收入存儲
生息之事及指揮各分局入款存解辦法郵稅股長司發交各分局郵票明

片等件核算其銷售應入之數立册存記分級股長司凡一切郵件分別其
等級定為郵票數目立册記載掛號股長司凡一切掛號信件及其辦法銷
票股長司各分局繳還廢壞無用信票明信片等件檔案股長司本部一切大
小文牘又其屬有辦理郵票委員一人辦理明信片委員一人辦理郵票信封
封面紙委員一人四等次卿佐正卿專掌委任以下各股之事委任股長司
本部委派各局員役之事及訂定分局名稱察吏股長司記載各局員役押
權保結等事糾察股長司糾察各員及違犯郵例之事此外又有分局總辦
六十一人委員無定額余覽近年美國郵政出入年表載一千八百九十九
年賣信票共收美洋九十五兆零二萬一千三百八十四元費用一百零一

兆零六十三萬二千一百六十元一千九百年賣信票共收美洋一百零二兆零三十五萬四千五百七十九元費用一百零七兆七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元一千九百零一年賣信票共收美洋一百一十一兆六十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三元費用一百一十五兆五十五萬四千九百二十元

英報日記

卷十

二十一

英報日記卷十終

英報日記卷十一

七月十九日舟行太平洋頗平穩致美國內部正卿一人次卿一人二等次卿一人總辦一人參謀律司一人委任股長一人支應股長一人公地鐵路股長一人土番事務股長一人專利等事股長一人土番屬部股長一人請給賞郵司長一人紙張冊籍司長一人清橋股長一人專利給照局督辦一人賞郵局督辦一人公地局督辦一人教育局督辦一人鐵路局督辦一人地理丈量局督辦一人戶口冊籍局督辦一人土番局督辦一人正卿之職督理專利給照賞郵官弁兵吏國家公地紅皮土番通國教育通國鐵路地理測繪戶口冊籍公家苑囿津貼農工諸學等事凡克崙比亞京畿內之醫

英報日記

卷十一

一

院善堂亦歸稽察次卿佐正卿專理內部與庫部及各屬省交涉之財政契券合同等事兼理土番產業購賣典押及鐵路股與保全通國著名苑林等事二等次卿佐正卿專理專利賞郵教育之事兼理瘋狂醫瘡各種醫院善堂總辦之職掌本部書記以下一切員役及正卿往來文件供給本部應用紙張筆墨等件及刊布精神錄專利給照局督辦掌凡一切新法新機新理或改良各件之有益民用者督所屬查驗得實給照准其專利聲明權利年限凡商標號碼招牌等件註冊存案賞郵局督辦掌凡曾立戰功之官弁兵役生時賞功及死後郵典呈請辦理者督所屬查驗得實照例給照准領銀兩公地局督辦掌凡公地產業租賣典批及撥充各項公用善舉等事教育

局督辦掌稽察通國教育之事凡整頓學律學規擴充學堂書藏教習學生一切情形按期造冊刊布兼理津貼農工學堂辦法鐵路局督辦掌凡鐵路公司敷設鐵路在米悉悉皮河之西北岸相近之處者或經國家津貼擔保債票股分者或借用國家公地官道者應將圖說呈請督辦查驗按年將數部呈請督辦查驗督辦即將隨時稽查一切律法合同之事每年六月杪造冊刊布地理丈量局督辦掌所屬分別公地之等級查核地輿圖說泉水源流地宜土產及丈量山林等地戶口冊籍局督辦掌所屬辦理通國及屬地戶口凡生齒事業本籍寄籍三代等事一一注明造冊刊布每十年清查戶口一次臨時由議院撥款派員周歷各省特設分局辦理限期告成土番

英報日記

卷十一

一

局督辦掌內地土番一切生聚約束教育供給糧食衣服等事蓋美國內部略如周官司徒之職朝市之事資育之宜皆屬焉綱舉而目張庶政事四達而不悖也

二十日舟行太平洋有風雖較十七晚稍平然嘔噁之聲已相連屬矣攷美國農部正卿一人次卿一人總辦一人委任司總辦一人天文股長一人畜牧股長一人植物股長一人森林股長一人化分股長一人辨土股長一人驗蟲司總辦一人體物司總辦一人支應司總辦一人築修司築修官兼總辦一人記錄司總辦一人外國商場司總辦一人書藏司總辦一人道塗司總辦一人正卿之職掌一切農務之事督理農務試驗各場稽察邊境檢疫

英報日記 卷一一

所牲畜入口及內地檢疫所牲畜轉運蒐探農務新法隨時刊布動植各物新種分給民間試育次卿佐正卿掌農務一切事總辦掌本部書記以下員役及本部雜務委任司總辦承正卿命司本部與所屬各官選調委派裁撤之事及其公牘文憑天文股長承正卿命測算陰晴寒暑風霜雨雪逐日刊布遇有風災水旱先期布告臨時升旗示警以便農商及航海諸人又測算河流漲落稽查沿海傳警電線搜探海疆消息隨時布告以便商務航業又測候天氣雨水以便種棉凡天文之事有關農商者均歸掌理畜牧股長掌查考各種畜病設法消止稽察各牧廠及屠市情形進出口各種牲畜及內外檢疫所轉運牲畜事務又稽察牛乳牛油製造廠果無弊害始給文憑准

英報日記

卷十一

三

其出口其屬有畜牧分化所官七人主考察牲畜肉質皮毛種類乳酪各物損益及牲畜病源又有畜牧試驗場一所官二人掌試驗牲畜牧養之事以上並屬於畜牧股植物股長掌查考一切植物性質功用用品類及除病去蟲之害并督理各所場事務其屬有查考穀蔬病害功用所官八人掌查考五穀各種菜蔬有關民生者如何去病除害肥種生力以及移種選子之法又有草木查考試驗所官四人掌考察各種草木性質功用損益生殺之法分別子種之事又有牲畜草料查攷試驗所官二人掌查本國外洋各種草料宜於牲畜者其移種選子之法天時土宜之別及試種之事又有果瓜考查所官三人掌考查各種瓜果性質功用如何移種培養收獲之法一以供

七九九

民用一以銷外洋又有園圃料理試驗所官三人掌經理京城各街公家園圃栽樹種草之事及講求試驗花窠一切培養花草之事又有議院分派子種官二人掌收藏各項貴重種子分給上下院紳士各省委員各省試驗場令其試種又有子種樹秧交換所官二人掌搜採天下各國草木穀蔬名種分行本國各省試種又有阿靈頓穀蔬瓜果試種場官一人場在京城南爲本部試種總匯之區又有茶葉製場官一人場設南加路那省專試種茶葉及製造之法以上並屬於植物股森林股長掌教導農民林業諸商等一切種樹取樹之法本國樹木稀少之地設法栽種並教導種植之法考查何種樹木可以銷售商場及一切樹木長養鋸解之法又助內部整理林木

英報日記

卷十一

四

之事化分股長掌用化學法分化水土性質宜種何項植物宜畜何項動物如何肥土淨水何種食物有益衛生及襄理本部各股需用化學之事辨土股長掌查攷土性宜於種植之事及將通國地土繪圖列說以資考究兼考查種植烟葉之事驗蟲司總辦掌考驗各種飛走蟲豸有害動植物者如何捕捉滅絕之法並將其形狀性質刊布各處體物司總辦掌考查動植物性土宜分別通國地方繪圖刊布又考查鳥獸及獸之孳乳者如何保全使無擾害又頒行議院所定雀鳥入口及保全雀鳥之例支應司總辦掌收納部庫撥款各項入款支給各股各場所費用及財政之有關本部者築修司築修官兼總辦掌撰輯刊布報章通啓及一切公牘凡有關天文農務之事

皆輯錄刊印通行各議紳記錄司總辦掌訪查本國外國農務穀食牲畜牧情形本國由各城邑官紳外國由領事農商委員隨員等官商代爲查報撰錄成書刊送各議紳各省官員又輯穀類收成市場情形每月一冊分布各城外國商場司總辦掌推廣本國農產銷行外國商場之事凡各國市場所需品物一一查明又查如何轉運如何入口如何銷售之法書藏司總辦掌本部購存捐入各項公私書籍報章及各股年報通啓冊籍之類道塗司總辦掌稽查通國街衢道路修治平築情形及如何整頓之法至其教育農事由農務部漁務局各試驗場爲之提倡農部又刊刻各種新法之書任人取讀不受費農務博物院亦任人入觀農學堂除教學生外並設夜課以教農

英報日記

卷十一

五

家子弟之無暇往學者又恆於冬令農閒之時開農務演說會用淺語淺法教導村農之不能讀書者而國家於地稅則徵收甚微祇由本省酌收若干供本省公用惟本康地或昔地則按年豫算攤捐以供地方之公用其數亦不一律斯美國任地之大綱也余案孟子言王政不過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而對滕文公則曰民事不可緩也可見農務實爲國家本事近人論西國之富輒稱其美礦產擅工藝鮮有及於民事者不聞今至美洲攷其重農貴粟之經實與我中國先賢所論隱相符合且美國致富之本實以樹藝爲大宗乃歎古聖賢經濟所包闊遠固未可以私臆菲薄之也

二十一日舟行太平洋署平案美國近兩年出口貨物大約農務出產者居百分之六十四礦產居百分之四製造出產者居百分之二十八計一千九百零一年出口貨物所值農務出產已居九十四兆元知農務之不可不重而鼓舞商情流通貨物如泉源之暢行於地尤為國家元氣所關其獎勵工商之法一曰免稅二曰賽會三曰獎給金銀銅三等牌四曰專利此外復准民間自設工商學會祇須將章程稟官查驗存案並准地方官入會為會友其提倡可謂至矣查美國商船註冊領憑者輪船共七千零五艘帆船運船及各種船共一萬六千艘載貨共五百萬噸約值二百一十五兆零六萬九千元再攷近五年出入口貨物價值表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出口一千零五

英報日記

卷十一

六

十兆九十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元入口七百六十四兆七十三萬四百十二元計出口多於入口二百八十六兆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四十四元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出口一千二百三十一兆四十八萬二千三百三十元入口六百十六兆零五萬零六百五十四元計出口多於入口六百十五兆四十三萬一千六百七十六元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出口一千二百二十七兆零二萬三千三百零二元入口六百九十七兆十四萬八千四百八十九元計出口多於入口五百二十九兆八十七萬四千八百十三元一千九百年出口一千三百九十四兆四十八萬三千零八十三元入口八百四十九兆九十一萬一千一百八十四元計出口多於入口五百四十四兆五十四萬一

英報日記 卷一一

千八百九十八元一千九百零一年出口一千四百八十七兆七十六萬四千九百九十一元入口八百二十三兆七萬二千一百六十五元計出口多於入口六百六十四兆五十九萬二千八百二十六元

二十二日舟行太平洋午後有風案美國於各部分設之六局一總理本國各省通商局專理各省彼此交易凡土產製造如何改良便宜之事尤重在轉運貨物一事凡鐵路輪船河道皆聽稽查詳報議院商旅人等違犯轉運條例者聽其議辦其官督辦五六人秘書官一人總辦總書記無定額二勞工局即工人局專理大小巧拙工作之事凡民間待遇雇工工作時刻男女勞工年限各行工值及教育工人勸化工人之事皆聽稽查造冊詳報議

英報日記

卷十一

七

院其官督辦一人總辦一人支應書記一人三行吏局專理考選傳各部局地方公局書記以下各員之事其官督辦二人總考試官一人書記一人四國家刊印局專理刊印文牘律例銀幣鈔票凡國家公署一切用件其官督辦一人總辦一人秘書官一人技師二人五漁務局專司本國一切澤梁數罟之事其官督辦一人以熟悉漁務者充補職在育養民食魚秧及蝦螺蚌蛤等水族分交各處試育查攷害魚病魚之事化驗河海各水宜於何魚務使凡有河湖之處均有各種魚秧以供民食蒐採凡有闢水族之事及養育水族之法均編輯成書詳達議院外有總辦一人食魚股長一人育魚股長一人漁法股長一人支應書記一人別有分局試驗漁務場三十七所分布

八〇一

各省河海要口又分派魚秧火車五輛考查漁務輪船二艘帆船一艘其事皆隸於總局六地與局專理一切輿地圖說之事及擬定地名通行照用其官總辦一人書記一人此外有國家美術院一所專收錄名家畫圖磁器諸物以爲標準會員無定要而言之各部以綜攬宏綱各局以分理庶務所謂如川之流脈絡分明是以任官惟其能而國無廢事也

二十三日是日爲重日蓋自西徂東舟隨日行度數不同積分成日至此適滿一晝夜故本日在歐美兩洲爲二十三在亞洲已爲二十四矣改美國議政分上下兩院議定律例憲法以及通國應行之事上院議紳九十人每省舉二人美國行省四十五共九十人年歲須在三十以上隸美籍須在九年

英朝日記

卷十一

八

以上任六年俸五千元書記俸千元下院議紳三百五十七人每戶口三萬准舉一人年歲須在二十五以上隸美籍須在七年以上任二年俸同上院又屬部委員無定額上院紳以副總統爲議長以下各議紳分股議事約而言之有農務山林股有海濱測量股有戶口股有選官吏股有海防股有商務股有京畿股有京畿公司股有教育股有大學校建立股有理財股有漁務股有外交股有保全動物股有地理測量股有修理米西息皮河道股有印甸土人事務股有運河股有內地商務股有刑獄股有藏圖書股有製造股有武備股有礦務股有海軍股有積察行政各部股有太平洋羣島事務股有太平洋鐵路股有專利事務股有郵資股有飛船賓事務股有郵政

股有印刷股有私產索給股有公家解字股有衛生股有公產股有鐵路股有坎拿大交涉股有古巴交涉股有修改美國律例股有屬部股有通海運轉道路股有保全婦女股有運售肉食股有工業賽會股有國家銀行股有稽察度量權衡股有勞工股各股名目不一時有增減大約每股自五人以至十二人舉一人爲領袖凡事先經本股議妥然後集衆陳說有一人兼任數股者下院則自舉議紳爲議長其分股畧與上院同每歲以西歷十二月關門聚會以西歷三四月散會有事則改遲兩院不得參差也事經議妥則呈於總統請命若總統不允仍交兩院再議倘議紳有三分之一以爲可行則逕施行著爲例否則作罷凡議事以從違多寡決可否如歐洲例省議會

英朝日記

卷十一

九

分上下兩院如國議院例上院紳年歲須在二十五以上任或二年或四年日俸數元散會停俸下院紳年歲須在二十一以上任二年俸同上院紳議事之章如國議院康地昔地議會略倣省會下院之制會長一人美爾有事則由會長攝事會紳年俸一千元任二年書記官一人由議會公派以理雜事凡康地昔地之事由議會議定上於美爾以決可否章程如省議會例二十五日舟行太平洋晚有風余在紐約時覓得美國學校章程至是命參議梁誠口譯詢以美學校官私共若干所生徒共若干人譯曰大學祇陸軍水師兩學爲官建其餘皆私中學小學各種學官建者學徒共一千六百萬人民間私設大學豫備大學共四百八十所大中小各種學私立者生徒一

百九十萬人專門學堂兼大學堂學徒六萬九千人詢以官學堂歲費若干譯曰除海軍陸軍兩學堂不計外約二百十三兆三十萬元內蓋造學堂書樓鋪陳書籍等費二十八兆總辦提調男女教習薪水一百三十六兆雜用三十九兆學堂入款常年已定生息等款九兆二十萬各省政府稅三十五兆本地方稅一百五十兆各項收款二十三兆共二百一十七兆八兆詢以學堂選取教習之法譯曰除大學已領憑作爲舉人秀才之學生兼習師範准充教習外另有專門師範學堂諸生不論男女讀書滿四五年經本學考試及格省督及學官考試及格始給文憑在本省各學充教習大約經十六次考試始得爲人師教小學初充教習年脩自五百元遞增至二千元並可升

英報日記

卷十一

十一

總辦督辦亦有以女子爲總辦考者詢以專門之學分幾門譯曰法律醫藥天文算學理財學工程學化學農學哲學礦學傳教學商學詢以學生卒業如何錄用譯曰無定章惟業醫者非醫學堂得憑之人即爲犯例其他律司工程師傳教師牙科師電學師化學師打樣師皆然即商務中之至下等者如寫快字機器鈔字之類亦須有學堂憑據始有人雇用如中國之教官非秀才舉貢不能作也有不錄用之例則人人皆求所以錄用也詢以國家如何考查學堂譯曰係地方紳士所辦之事每城必有視學官或學務司之類又由紳士彼此公推數人作爲查學會隨時可以查考有改學章易教習之權內部亦有學務股不過受各省各城學官之成稽其冊頒行通國而已詢

以藏書若干所譯曰美國藏書五千三百八十三所書四十四兆六十萬卷任人取閱不收費官立者十之一學會立者十之三學堂附屬者十之一餘皆富民獨力創建者以便寒賤詢以推廣教育之事譯曰學會有演說善會亦間有演說者大約爲年齒較暮及無暇讀書無力讀書之人而設爲益尤大其法先由會長延請專門名家擬定題目排日演說先期布告各處有憑票入門者有隨便入聽者無日無之此外如新聞紙亦教育之要端美國新聞紙計月報二千九百零二家七日報一萬五千四百七十五家日報二千二百七十一家半月報二百八十五家三日報五百一十一家季報一百七十六家兩禮拜報七十一家兩月報六十九家三禮拜報五十五家約共二萬

英報日記

卷十一

十一

一千八百二十七家譯訖亟錄存其說以備攷
二十六日舟行畧平安美國行省屬部各官分立法行法司法三種行法者總督以下各官也行省總督舉自民間年歲二十五三十以上曾入美籍五年或十年以上住居本省二年或五年以上方得膺舉任二年或四年俸一千五百元至一萬元屬官自副總督外有國務司有稽察度支司有庫務司有學務司有律政司有公地司有農務司有庶務司有測繪司有路政司有書藏司有刊刷司有監獄司有工務司有稽察製造各廠司有稽察銀行司有稽察煤油司以上由地方公舉者十之八由總督自辟者十之二任或二年或四五年其省司法院郡縣鎮市司法院統由地方公舉任或六年或

八年屬部總督及其屬官皆由總統選派行省屬部劃為郡縣市鎮分區自治各不相統郡縣謂之康地又曰昔地猶言邑也戶口恒在二萬以上康地之長曰美爾職如古郡守猶省之有總督也舉自民間綜司一康地之事年俸自數千元以至一萬五千元任二年舉法略如總督市鎮謂之陶猶言聚也戶口恒在二萬以下陶之長曰蘇泊外色總理一陶之事職如古邑令而隸于總督猶康地昔地之有美爾也昔地大小貧富繁簡不一治事官無定員亦有立法行法司法三項茲特舉紐約以為例查紐約昔地戶口三百四十餘萬地三百零八英方里劃分五區區舉一長為本區之代表佐美爾治事年俸自三千元以至五千元由民間公舉任二年度支局總辦一人二等

英報日記

卷十一

十一

幫辦一人稽核度支官一人地稅官一人各區幫辦數人本昔地受餉官兼街市長一人支應官一人收發存放錢銀官一人工務局總辦一人書記一人街道委員一人溝渠委員一人橋梁委員一人自來水電氣煤氣委員一人清道委員一人管理各種公辦委員一人巡警局總辦一人幫辦數人稽察官數人分局巡警長數人分段巡警官數人參謀律法局總律師一人幫辦一人委員數人開闢街衢委員一人火政局總辦一人分局總辦一人火政長一人火政副一人救火隊長二人書記一人衛生局總辦一人會辦二人書記一人公家苑囿局總理兼總辦一人分局總辦二人書記一人建造局總理兼總辦一人書記一人分局總辦二人地稅兼估地稅局總理一人

分局總辦三人善舉局總理兼總辦一人幫辦一人分局總辦一人改過局總辦一人幫辦二人船塢碼頭局總理一人總辦二人書記一人經理遺產局總辦一人幫辦一人書記一人學務局總理一人書記二人監督一人分局總理三人書記一人管庫一人又學務會參與學務紳士若干人豫算估用局係美爾議會長度支局總辦地稅局總辦參謀律法局總律師兼任書記一人昔地檔案局正司理一人副司理一人本省派駐稅酒局委員三人檢疫局委員三人檢疫醫官一人書記一人引港局委員五人書記一人港務局總理一人委員九人書記一人陶地居民亦設會堂每年聚會一次議舉理事之官議定應行之事其議員亦由眾推舉其治事司事官一人專司

英報日記

卷十一

十三

案牘及一切議事舉官之事巡警官一人專司緝犯詰盜捕盜獄囚彈壓之事稽查人命官一人專司死喪及橫死痲死之事司庫官一人專司收支租稅及代本省政府徵收租稅之事稽核庫務官一人專稽核司庫收支事恤貧官一人專司善舉之事審訊官一人以律師出身為之專司審訊獄訟之事而隸於省察院學務官一人司公私學塾民間讀書之事以上各官或兼攝或專任或久或暫無定格余向聞此種郡縣市鎮自治之法實為美國內政第一關鍵亦為內治最良辦法蓋地小易舉人親易合事簡易行法令易周益尤易戩一郡縣市鎮治則一省治一省治則一國治其法始于日耳曼盛于英吉利美國自主後益求完密蔚成大國總統垂拱百僚共朝無不

職之官國無不舉之事由此道也

二十七日舟行太平洋夜有風霧甚輪舟頻放氣筒餘囉之聲達旦考美國將以甲辰年三月在散魯伊斯城開設博覽會駐京美使康格敦請中國派監督赴會考察並選派工商兼顧比賽余在紐約接外務部電囑於暇時便赴該處游覽借以匆促未及前往又聞日本將以癸卯三月在大阪開設博覽會蓋賽會一事實為各國商務最要關鍵其時環貨山積彼此誇多鬪靡而工商游覽其間何物暢引何物滯銷一一由于目擊則相觀而善之念必能油然而生故其國家不惜津貼鉅費使商人挾貨赴他國賽會誠以事雖細微而收效最捷速且查各國本無出口貨稅而每當賽會之期其進口貨

英報日記

卷十一

十四

物並不收稅如為賽會載往人貨川資運費亦皆減價今兩國賽會之期日先美後而日本近在咫尺誠能使中國富商皆載貨物選帶工匠明年前往日本試行賽售並體驗各貨引銷利鈍之故考察各國貨物體質式樣雕繪之宜回國仿造者必求其良其者益求其精商出其資工效其技越歲再赴美國賽售其得利者固足動人欣羨播為美談而失利者亦可廢然自思擇善而從有益商務斷非淺鮮至于辦理之法應由商務大臣及各直省督撫出示曉諭並選派公正明允有志濟時之官紳認真勸導富商良匠趕造備賽其大者如江浙豫蜀之絲綢北京江浙湘粵之顧繡南省之竹木銅錫各器江西景德廣東石灣之磁器宜興之陶器蜀之魯漆閩之沈漆揚州之

英報日記 卷一一

漆器廣東雕刻牙角玳瑁之屬其小者無論竹頭木屑羽毛齒草珍寶玩物之類皆不妨畧備一二然必須工商備行詳細考驗乃能兼圖後效所有專為賽會載運出口之貨應仿各國通例免其收稅明歲試辦之始並由招商局派船遣送免收川資運費如有商本不足者由官借墊如有折閱太鉅者由官津貼其製造精美為外人所歎賞不脛而走者給與牌匾旌其門閭統計國家所費少不過數十萬金多不過百餘萬金以十八行省之大分而任之何處不給而將來商務日有起色所獲奚止倍蓰果能辦有成效閱二二年即在吳淞擬建通商場之處設立會場通照各國遺商來華賽會仿照外洋成法公為經理保護顯以拯商民之困隱以裕稅餉之源塞漏卮開風氣

英報日記

卷十一

十五

實閩閩命脈所關幾齊起廢之良藥也知關心民瘼者必不以斯言為河漢矣
二十八日早起舟平至閱報房適值英國香港總督款譚良久港督深惜兩廣總督陶模乞退頗以中國人才消乏為憂復告余以歐洲各國智力相角一旦有事強凌弱眾暴寡若火之燎於原不可暫避十年之後歐洲一隅將不過僅存三國鼎足而立蓋蓋食之禍必至於斯余因思從前德相俾思麥有言五十年後環球列邦能自存者殆無幾國亦即此意蓋營上而溯之亞洲自漢魏以後歐洲自羅馬以來其間遞興遞衰倏盛倏衰未嘗消息矧方今世變之亟有如疾風之掃稊良驥之絕塵而奔運會所極將至於不可思

八〇五

議是惟案傑之士稔知此中之消息兢兢焉微彼桑土綢繆屬戶適能自完於其際昔者黃帝處太古無爲之世其言曰日中必曠操刀必割見幾之不可失也孟氏子處戰國縱橫之世其言曰及是時明其政刑見時之不容須臾緩也與念及此能無慢然午後天驟熱見西人男女環坐閱報因憶及在巴黎時觀游也魯鐵塔其中司升梯之西侍自上下下不過數秒鐘猶且流覽報章不自暇逸蓋西國教人專以惜時爲宗旨其言曰凡士農工商除禮拜休暇日外不可虛度時日若荒棄一分一秒鐘之時刻即損失無限若干之貨財推究其意與昔賢惜分陰之說正復相符而其以時刻爲生財之根本尤爲精核無倫可見泰西各國所以馴至於富盛者自有道也晚間同舟

英報日記 卷十一

十六

西人比賽謳飲蓋爲醜賁濟貧計余偕參議梁誠及諸參贊等往同聽之
刻息

英報日記卷十一終

英報日記卷十二
七月二十九日舟抵日本橫濱出使大臣蔡鈞遣參贊官銓林等至輪舟來接日本宮內外事課次長及外事課員神奈川縣知事橫濱市長均到碼頭迎接余命參贊陶大均分別酬答宮內省豫備馬車即登岸至橫濱行宮出使大臣蔡鈞先已祇候跪請

聖安禮畢小憩午初刻乘特等火車赴東京午正抵京宮內次官及外務總務長官東京府知事警視總監憲兵司令官東京市長等均到新橋車站迎接宮內省備有馬車次長陪坐徑赴上野行宮地名精養軒瀾瀾蕭蕭境極幽雅旁有池名不忍池殘荷半沼秋蟲唧唧至此殊動故鄉之思午後發外務部

英報日記 卷十二

一

電一件報抵東京日期並飭參贊官陶大均與宮內次官訂定明日午刻覲見日皇案日本國國體爲萬世一系統治之國其皇位依皇室典範之所定皇男子孫繼承之日皇爲國之元首總攬統治權依憲法之條規而行之帝國議會之開閉法律之裁可公布執行條約之締結宣戰議和陸海軍之統率大赦特減刑復權之命令皆屬於日皇大權之下臣民享有憲法所定之權利義務奉戴皇室分爲華族士族平民三階華族分公侯伯子男爵五等今明治日皇爲神武日皇之百二十一世孫名睦仁孝明日皇之第二皇子嘉永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生慶應三年正月九日踐祚翌明治元年八月行卽位禮皇后名美子從一位公爵一條忠香之第三女嘉永三年四月十七

日生命治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敕爲皇后皇太子名嘉仁明治十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生命治二十二年十一月立爲太子皇太子妃名節子從一位大勳位公爵九條道孝之第四女明治十七年六月十五日生明治三十三年敕爲太子妃翌三十四年皇孫裕仁生三十五年皇次孫雍仁生皇女四皇族凡十家所有帝室一切之事務宮內大臣總理之宮大臣有統率所部各官監督華族之責又得於皇室典範制定之外奉敕制定施行於帝室之諸法規惟不可抵觸法律勅令之範圍宮內省分內事外事調查三課侍從式部皇后宮東宮大膳五職內藏主殿圖書內匠主馬諸陵六寮御料爵位侍醫主獵調度帝室會計審查文事秘書七局又有御歌所他若帝國博物院

英輶日記

卷十二

二

館學習院華族女學校亦附屬於該省云

八月初一日午刻日本宮內省式部官至行宮導引余率同參隨繙譯各員進宮覲見日皇至則宮內官導余入外部大臣等各立殿外余入殿門行三鞠躬禮敬致

皇太后

皇上德意以中日地處同洲親逾唇齒惟冀此後邦交益加敦睦共維東方大局

庶幾永享太平命參贊官陶大均譯述日皇答禮敬頌

皇太后

皇上聖安旋即握手慰問再四詞意殷勤禮畢赴宮內大宴日皇率宮內省外部

大臣等均陪坐款談一切賓主盡歡宴畢少憩余遂導見各參隨繙譯等日皇逐一握手詢問各參隨等亦應對如儀中正回行宮收日本地理面積日本國合本州及四國九州北海道千島佐渡隱岐淡路壹岐對馬琉球小笠原島臺灣澎湖島而成極東至東經百五十六度三十二分極西至同百十九度二十分極南至北緯二十一度四十五分極北至同五十五度五十六分全國分五畿八道五畿即畿內山城大和和泉攝津五國八道即東海道爲伊賀伊勢志摩尾張三河遠江駿河甲斐伊豆相模武藏安房上總下總常陸十五國東山道爲近江美濃飛騨信濃上野下野岩代磐城陸奥羽前羽後十三國北陸道爲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國山陽道爲

英輶日記

卷十二

三

播磨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國山陽道爲丹波丹後但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岐八國南海道爲紀伊淡路河波讚岐伊豫土佐六國西海道爲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壹岐對馬十一國北海道爲渡島後志石狩天鹽北見膽振日高十勝釧路根室千島十一國但琉球臺灣不在此列更依行政之便分全國爲三府四十一縣三府即東京府京都府大阪府四十一縣即神奈川縣兵庫縣長崎縣新潟縣千葉縣茨城縣羣馬縣栃木縣奈良縣三重縣靜岡縣山梨縣滋賀縣岐阜縣長野縣縣宮城縣福島縣岩手縣青森縣山形縣秋田縣福井縣石川縣富山縣鳥取縣島根縣岡山縣廣島縣山口縣和歌山縣德島縣香川縣愛媛縣高知

縣福岡縣大分縣佐賀縣熊本縣宮崎縣鹿兒島縣沖繩縣別於北海道置道廳臺灣置臺北臺中臺南三縣計近今戶口全國戶數八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戶人口男二千二百七萬二千六百五十五人女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八千四百九十九人合計四千三百七十六萬七千五百四十四人人口之生當百分之三零一九死當百分之一零一九之比例

初二日早日皇特派侍從長赴行宮答拜已初率同參議及各參贊等往觀砲兵廠地極宏敞堅重分午刻赴後樂園小松宮親王之約小松王前在歐洲時曾見過數次至此歡聚益臻親密園中松檜盤鬱石徑逶迤尤擅奇勝余詢小松親王知是園爲水戶藩源光所建其規模皆明遺老朱舜水所

英輶日記

卷十二

四

布置朱浙之餘姚人有明末遺流寓日本遁跡不出寄居是園構得仁堂並刻伯夷叔齊遺像以寫其志洵忠臣也余作詩弔之錄入英輶雜詠中申刻往觀氣象空濶風雨陰晴之屬靡不不爽累黍出宮內官復導觀日人博鬪擊劍槓深井里之徒銳氣矯容風雲叱咤想見任俠之概戊正赴蔡星使夜宴子刻歸案日本立國首重憲法憲法之外有曰私法曰公法曰國際法私法者定人民與人民之關係從而保護制限之者也公法者定政府與人民之關係從而保護制限之者也國際法者定國與國之關係從而保護制限之者也憲法於三者之中屬乎公法要其宗旨則定主權之所在定人民之權利義務定主權之關係及權限蓋一國之大木大法於是乎立主權

之要有四一曰獨立不羈二曰完全無缺三曰至尊無上四曰獨一無二獨立不羈者何言其不聽命外國之權亦不聽命於國中各部之權也若外制於公法內阻於行政各部及議會之議論此則揆諸理勢之當然於主權之獨立無損也完全無缺者何凡合一而不分者謂之全昔人稱高等法院爲有主權法院其說非也蓋高等職官若有主權則國家不止一主權豈所以立國故主權曰完全無缺至尊無上者何蓋主權爲國家至高之權位乎一切之上無有可駕而凌之者也獨一無二者何即古人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義也昔有理學家霍布士之說曰有生之人各係平等故古之人皆互相宰治以全其天迨後人數日增習俗漸移於是互相宰治之道廢遂至

英輶日記

卷十二

五

人人皆欲擴張其權利因擴張而相爭因相爭而強者勝弱者敗馴至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舉天下之弱者悉聽命於一強此必然之勢也故盡一國之政而一人專之以控衆弱於國家大有裨益蓋主權之關係如此其重據此可見平等之說原係虛聞罕漫之詞憲法者乃執一御萬之要道實裁判等差之根源故必先闢平等之說而後可與言憲法
初三日午初設宴於行宮備請梨本親王華頂親王小松親王及宮內省外務省各大臣酬酢飲洽未初席散赴芝離宮觀擊球其法以空洞爲鵠左右懸紅白球各十枚比賽者紅白各四人挾球馳馬往投紅者中則擊鼓白者中則鳴鈺紅白各自護其鵠兩家中至八九枚時彼此益相厄擊紅者進則

白者中道阻擊之使不得投報警警捷極續紛之觀勝負以中十枚爲率一家勝則負者之曹咸下馬茫然氣阻而退云晚赴紅葉館夜宴主人爲梨本華頂小松三親王暢飲劇談余特賦詩誌謝錄入英輶雜詠中子初歸案憲法自由之說指民人應得應守之權利義務而言然非謂民人可以上侵主權也蓋天下有無國之民無無民之國民爲邦本故視民宜貴我中國經傳中固已詳言之矣茲攷各國憲法所論國民應得之權利約有數端一曰言論謂自言其所欲言於風俗有議論於學問有議論於交際及一切事物皆有議論公是公非國家不爲之制限一曰遷徙凡人民之去他國適此邦者國家不爲之禁制不因而課稅一曰信從是非好惡存乎人心人心之所好

不必強之使違人心之所惡不必強之使從一曰產業家宅可以自主人有產業聽其自守之自殖之自聚之國家不爲顧問人有家宅憲法不許閒人濫人不許強爲子奪一曰赴訴鳴願凡有害已者訴於國家以求保護之赴訴有利已者請於國家以求援助謂之鳴願官吏於其赴訴鳴願當據理以爲判斷是曰權利至論人民應守之義務厥有二端一曰賦稅取一國之財辦一國之事政治之公理也凡建國立政府其政事軍事之費用文武百官之祿食皆仰給於財政故通國之民皆當盡力以供賦稅賦稅有四一要一應比例其資力之多寡以定所收多寡之率二應設一定之法以示完納賦稅之人三賦稅之時與如何完納之法應擇其最便於民者行之四收稅之

際應極意節省冗費使民之所出與國之所入其差率不甚相遠此憲法所定賦稅之大端也二曰服兵生人各有自衛之理乃天職也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古史所重故立憲各國皆以服兵爲民之義務而德國所定服役義務與軍法裁判等尤爲精嚴其憲法第三十七條載軍法裁判以刑事爲限亦以法律規定之軍律依勒令之所定此憲法所定服兵之大端也是曰義務然則憲法自由之說蓋所謂盡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實則權利義務皆有制度判決淺言之可謂之自由深言之則斷無自由之一時與自由之一事若夫橫決恣肆則適與憲法相悖豈所謂自由者故必剛自由之說而後可與言憲法

初四日是日中國學生五百餘人爲歡迎會於會館請余一往臨存余於午初刻率同參議參贊各員赴會館使館參贊銓林繙譯馮國助咸在會館爲學生總長暫租在神田區駿河台鈴木田十九番地房屋甚窄迫余下車諸生成成排班晉謁彬彬有禮余因近時學派歧雜異說朋與爰將爲學大旨爲諸生勉勵數言其說如下云諸生從數千里外負笈遠遊講求各種學術我甚嘉慰欣感蓋諸生所以東來就學不憚艱苦者一念之誠總爲愛國凡人生天地間時不知自愛其國然吾觀諸生愛國之念更比別人親切一層何言之蓋我中國所以到此貧弱地位總由不知學問諸生能講求學問豈不是愛國最親切之人故我願將爲學大旨爲諸生演說世界之變遷到今日

而極凡中國從前所謂訓故詞章各種舊學皆無所用於世然諸生要知我中國舊學原不是無用所以見得無用者只為從前世界未曾繁頤到今日地位我此次新從歐洲來略考其政治法律工藝商務格致各種學問大概始知西洋各國學問宗旨總不出知己知人殫精求勝八字然要立此八字之根其實不外我中國聖人所謂求己兩字然此求己兩字不獨我中國聖經賢傳曾經詳言即就現今世界上各教門宗旨而論佛氏所謂治心去淨塵垢即是求己耶穌謂起一念即作事之基即是求己回教所謂堅忍果毅亦即是求己天下未有不求己而能治人之人孔子言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若能求為可知學問到極精極專地步自有人知之一日方今時事艱

英報日記

卷十二

八

難凡急於求治之人動說借才異地可為痛心吾輩學問何以不精不專至於國家萬不得已借才異地試思借才異地豈能持久韓文公言業忠不能成無忠有司之不明諸生諸生要知我今日演說即是他日定有人知之根基孟子曰尚志凡人立志要以遠大為主務為挽回氣數之人不要為隨氣數轉移之人我中國史書不必言試攷外國各史書凡能辦大事建大業者何一非志趣闊遠始終條理若居心有一毫憤激辦事即不能有條理所以今日為學總要則於遠大不要空存憤激之心縱橫數萬里上下幾千年能成一開氣化盡美盡善第一等人此方是求己真正學問我不若人固是可知恥知不若人而不知求己亦是可知恥然知求己而立志不遠大尤為可恥

我見諸生苦志向學此一念便是愛國我甚感激我能知諸生一片愛國之苦衷可見我

皇太后

皇上實洞鑒諸生一片愛國之苦衷然則諸生現在此力學一味求己已有人知將來學問成就國家斷然大用諸生愛國國家愛才上下情通便可造成一盡美盡善開化世界往事不必論切切實實望前做去我自己無才無學愧對諸生然所望於諸生者言盡於此謂予不信設諸異日諸生諸生千萬勉勵演說畢諸生恭誦答詞余復畧與周旋遂歸寓中正赴上野勸工廠一遊晚吳京卿汝綸來見吳安徽桐城人歷佐曾文正李文忠幕游於仕進工為

英報日記

卷十二

九

古文辭承其鄉先賢方姚二先生之師法而不事墨守洵東南之耆儒也余以古文一道在今日幾成空谷足音綴學之士誠知殫精於此何患不因文以見道今見吳君殊可喜因留之飯暢譚數時而別
初五日已初刻往觀武備學堂午正歸寓設宴請宮內省外外部在行宮照料諸君未初席散往觀赤十字社社長小松宮王妃導觀病院各處精潔周詳無微不至深可忻佩案十字社肇自西歷一千八百五十三年俄國邱里嗎也之戰有英女士名那伊聽牙兒發慈善博愛之心率部下之女身踏戰地親為救護當時尚未能感動世人迨西歷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有義國騷爾弗里諾之戰義奧法三國數十萬軍連戰數日夜交鋒原野死傷無算時

瑞國人有名阿里里柔南親入戰地目視傷病者困苦之狀即著一書布告以激發世人博愛之念於是瑞國有名毛阿尼曳創設一社議定傷病之救護方案乃現今泰西諸國所有赤十字社之嚆矢也後至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同志之士遂開萬國會議議訂救護之法曰凡在戰時救護傷病者與其專自任勞不如衆力合一之便且大也衆議一決諸國競與此社遂使列國政府聲明軍隊衛生者實係中立無關戰鬪爰訂萬國公約即赤十字社條約也條約云凡戰地傷者病者及救護之人并其房屋什具無論是否敵國彼此一視同仁均不能加兵侵害俾可盡其救護之美所以赤十字社之約能互守不渝而其赤十字以爲萬國共用爲標識者蓋由瑞國始創救

英輶日記

卷十二

十

護會之故按瑞國旗號赤地畫白十字形萬國遂議轉白地畫赤十字爲社之旗號後毛氏以其社主旨廣告萬國自稱萬國中央社以斡旋各國赤十字社之交通而各國亦募集博愛慈善之士爲社員大修豫備社資數百萬以應臨事至日本救護戰陳傷患之事啓自明治十年西南擾亂之時創疾無算是時三條岩倉兩公爲主勸獎宗族諸親佐野大給兩議官贊同進創立一社謂之博愛社其後日皇詔書褒勉復有有栖川宮親王小松宮親王及各職員議員竭力贊成明治十九年遂有尋盟西國赤十字社之事改稱日本赤十字社得與瑞國內瓦萬國赤十字中央社交通小松宮親王總裁社務改撰職員議員又有橋本軍醫監盡心設法講究看護救療之道開

赤十字社病院又有栖川宮王妃小松宮王妃襄贊另開篤志婦人看護會以赤十字社主旨廣佈天下茲攷其社則共十九條一本社主見名稱及本部所在二山日皇皇后保護三日內瓦條約四平時及戰時事業五社員六總裁七監督八職員九地方委員及支部十常議會十一總會十二資金十三物件十四寄捐十五褒賞十六戰時常議會及派出戰地理事員十七年報十八記章十九更正社則此外別有附言縷析條分極爲美備精詳余惟戰陳之間不重傷不禽二毛著於傳記實即古時之公法中國誠能仿設此社未始非仁民濟物之大端也復詢是社經費由捐費集腋而成余特捐洋五百元以贊助之觀畢歸戎初赴外務省大臣小村壽太郎之約同座以外

英輶日記

卷十二

十一

部官爲多酒半小村舉觴致頌情詞懇摯余敬謹答詞小村亦欣納席散後復入別室暢譚子正始歸行宮初六日早日皇遣宮內官送余桐花大綬寶星并參隨繙譯等各寶星外另贈參贊陶大均磁瓶一對蓋陶於去年已得四等寶星以差使等級論無可再加故另頒珍物亦各國之通例也爰發外務部電一件請代奏明已初留學生夏爾來見夏係宗室英邁有志決爲異日大用材已正赴大學堂觀醫科剖治學人類學地震學其壁間表識云中國測地動機器始見於後漢張衡傳余按漢陽嘉元年張衡造候風地動儀圓徑八尺形如酒尊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蟾蜍銜之振聲激

揚何者因此覺知乃歎考據之學外人亦未嘗不精也惜以慮促未及徧觀
午刻赴文部大臣之晏在植物院地極幽秀攬山水之勝小亭著花非非郁
郁飯畢復延賞數刻出觀盲啞院院長導余入學生列坐盲者以機寫字作
頌詞畧謂中國漢唐以來文學之支與流裔被及日本因得稍稍窺知學問
徑途彌爲感戴泊於今茲泰西學派東來學生輩得借西人之機器以爲目
並借西人之機器以爲口深望中國亦仿建盲啞院俾殘廢之士亦能習學
通知古今不勝大願余獎勵之特書彌綸造化四字匾額以贈院長並捐助
銀四百元出宮內官陪余往聽古樂觀舞設台如中國制樂器瑟笙簫鼓琵琶
五事節亦按板其聲希淵靜有致甫聽樂一闋宮內官告余曰此更衣樂

英報日記

卷十二

十二

也迺日本上古風俗稱催馬樂爲歌謠之一種又聽一闋宮內官告余曰此
三臺鹽也唐武后所作帝及皇后儲君居三臺閣春晏時奏此曲故名三臺
鹽旋觀舞一折宮內官告余曰此承和樂日本之古樂也仁明皇承和年間
開菊晏救三島之武藏大戶之清上等作此故名承和樂又觀一折宮內官
告余曰此還城樂也唐元宗誅韋后還京師作此曲故名還城樂一名見蛇
舞說者謂西域之人好食蛇求而得之喜而作舞模其姿樣故名見蛇舞云
余因詳詢日本制樂源流宮內官復告余曰日本樂藝之起自天鈿女命之
皇祖天照大神御前歌舞以來猿女君氏世代掌神樂之事又神武皇征服
中州時命道臣率引來服部誅八十鳥師用歌謠以奉其績稱爲來自舞此

外有東遊天倭舞神樂風俗催馬樂等歌舞皆日本國風之雅樂也又允恭
皇四十二年正月新羅王來船八十艘貢各種樂人樂器是他邦樂部入日
本之始後經百有餘年欽明皇之十五年二月百濟王奉皇命貢樂人施德
三金等四人推古皇之二十年百濟國味摩子來朝傳中國之伎樂爾後高
麗任那漢唐諸國之樂相次東來文武皇之大寶年間於治部省設雅樂寮
設唐樂師高麗樂師百濟樂師新羅樂師等職員各從事於其律大寶二年
正月文武皇宴於西閣奏五常樂太平樂載於史冊聖武皇時天竺林邑國
之僧佛哲師等來歸化傳樂舞八曲於今尙存仁明皇時及承和年間遣伶
人尾張瀨主大戶清上赴唐博習樂章又承和五年遣使藤原貞敏至唐就

英報日記

卷十二

十三

琵琶博士廉承武於揚州開元寺北水館學琵琶携樂譜歸朝承和十二年
唐之非陽縣人孫實攜箏與樂譜來日本當是時樂人多奉敕製樂舞洋洋
盈耳於是唐樂高麗樂與日本國風之歌舞俱爲朝廷之祭式禮典不可缺
千有餘年迄於今日從事樂官世襲其業隸屬於帝室是以累葉弗替焉余
因命參贊陶大均詳錄之用資攷證晚歸行宮設宴請柴五郎諸君子正息
初七日早往觀銀行日本銀行創於明治十六年其資本金一千萬元謂之
中央銀行設於東京各府縣首邑各設分行與他處各銀行亦得匯通余先
至交換所該處猶北京之銀市爲商家總匯之所每日各銀行遣人至交換
所核算行使鈔幣若干即便登記以故各商家款項出入盈虛官銀行無不

周知洵理財之第一關鍵也旋至銀行房屋因敝銀行總裁副總裁迎於門
借入譚財政大概余詢以日本鈔幣始何時答曰始於明治七年至二十三
年民間鈔票始概行停止詢以彼時禁止民間鈔票有無阻礙答曰無阻礙
緣以商家虧損息款概作爲國家借款也惟此事經理務在得人偶一不慎
商政從此顛倒錯迕流弊無窮復詢以國家豫算之法備核計來年所入不
敷所出不敷之款若何彌補答曰此難預定或借國債或借洋款出股票均
臨時酌辦復詢以商家存款當提款時係商家任意支取係由銀行核定答
曰須由銀行核定因出示五色表一紙上列銀行存本爲一格商家存款爲
一格民間存款爲一格又與各洋商往來出入款爲一格閱畢總裁導游其

英報日記

卷十二

十四

稽察銀幣所前園庫藏庫穴地爲室重門複橋川機一開電燈條爾照輝庫
門外均有小鐵道款項收發悉循此軌金銀存數俱有表識曲折行約百武
出後門外環重牆守藏者告云此貯自來水所以防火災也又東行數武登
樓爲設計國債所銷算紙幣處管護民間存款所各國金銀式樣及各國銀
行章程又觀其商民承領息金處則男女稚子均在彼候領又觀其議事廳
游覽既畢余因喟然思程明道先生作宰於民間一名一物無不周知今立
銀行則不特國家出入之數瞭若指掌即商家貿易之盈虧闔家計之多
寡亦靡不立見國家舉辦一事能合衆人之力以爲力血脈流通生機詎有
不暢遂者耶出往游刷印局局長先導游印報處有官報數種略如北京邸

鈔次游印票處則郵票印花總督於是又游活版處刷版處調紙處活版處
排字大小千百頃刻可成刷版處印字諸色藥水俱備局長試驗化學染水
之法先置黃色水於瓶攪以藥水少許成紅色又攪少許成青色再攪少許
成黃色蓋其變化之質視藥水分量之輕重以爲轉移水銀之成紅質即是
理也至其印報之法尤爲便捷機長十數丈此端置紙旋至彼端反正均已
印全摺疊亦無不如法可謂精妙其各處所用女工俱立而不坐每司一事
壹志專心目不邪視尤爲可敬游畢局長請觀演水龍以時匆促辭之歸行
宮飯後赴橫濱正金銀行之約並橫濱領事暨衆華商之約子正始回東京
竟日酬應蓋倦甚矣

英報日記

卷十二

十五

初八日已初由上野坐火車赴日光華頂博恭王梨木守正王及各大臣宮
內各官咸至車站來送午正至宇都宮換車地方知事迎於車站申初至日
光即至德川將軍家廟一游廟極華美蓋德川氏二代初執政權極重時也
其墓即在廟後山上高三百餘級買勇登觀晚宿於金谷洋式客寓臨溪面
山泉聲盈耳心神爲之一曠焉改日本政治以國務各大臣組織內閣內閣
總理大臣班在各大臣之首奏官機務承旨以統一行政各部開閣議以決
重要事項內閣各大臣曰內閣總理大臣曰內務大臣曰外務大臣曰大藏
大臣曰陸軍大臣曰海軍大臣曰司法大臣曰文部大臣曰農商務大臣曰
遞信大臣內閣中置書記官長承總理大臣之命以管學機密文書統理庶

務賞勳局法制局恩給局統計局印刷局五局均隸於內閣又有樞密院日
皇親臨以諮詢重要國務之所也以議長一人副議長一人顧問官二十五
人書記官長一人書記官三人組織之帝國議會合貴族院衆議院兩院而
成貴族院議員有五種一皇族二公侯爵三伯子男爵各自其同爵中選舉
之四有勤勞於國家者又有學識者特勅任之五於各府縣之納多額直接
國稅者之中互選一人而勅任之皇族之男子成年方列議席有爵者滿二
十五歲乃得爲議員貴族院奉答日皇之諮詢又議決華族特權之條規其
他依議院法之條規開會議之議長副議長由議員中勅任之任期七年至
衆議院議員則於各選舉區中選舉之帝國臣民男子年齡滿三十歲以上

英報日記

卷十二

十六

者有被選舉權其有選舉權者凡三一帝國臣民男子年滿二十五以上二
於這選舉人名簿之期前滿一年以上納地租十元以上又滿一年以上納
地租以外之直接國稅十元以上或地租及其他之直接國稅合計十元以
上納續納者議員之數據衆議院議員選舉法東京府十六人京都府八人
大阪府十三人神奈川縣七人兵庫縣十四人長崎縣八人新潟縣十四人
羣馬縣七人千葉縣十人茨城縣十人栃木縣七人奈良縣五人三重縣八
人靜岡縣十人山梨縣五人滋賀縣六人岐阜縣八人長野縣十人宮城縣
七人福島縣八人岩手縣六人青森縣五人山形縣八人秋田縣六人福井
縣五人石川縣六人富山縣七人鳥取縣三人島根縣七人岡山縣九人廣

島縣十一人山口縣八人和歌山縣六人德島縣六人香川縣六人愛媛縣
八人高知縣六人福岡縣十一人大分縣六人佐賀縣六人熊本縣九人宮
崎縣四人鹿兒島縣九人北海道廳六人沖繩縣二人計三百六十九人
初九日早坐小車遊日光山自客寓緣山湖行瀑布瀾灑聲不絕過大橋隔
湖有石佛數十森立行數里有村市田疇植菜蔬雞犬聞聞又行數里已至
山中仰視高峰雲氣蒼蒼上與霄接兩旁樹木陰森一片秋聲與瀑聲相和
自是路稍滑蕩又行數里至馬返小池淨澹居民植菊數本風景猗幽自馬
返行山徑盤紆車夫僂僂旋上瀑布灑漫時從石隙迸濺延屬九層行數
里許爲劍峰又盤迴六層行數里許爲華巖爰觀大瀑布寬約二丈許長七

英報日記

卷十二

十七

十丈許烟雲繚繞其間奔騰澎湃洶洶如雷鳴日人有華巖瀑布歌刻碑上
迤邐行至中禪寺登臨湖樓湖長十八里居山之巔蓋係山穴流瀑成河深
亦數十丈居民垂釣意閑如也樓上飯罷泛小舟舟人網魚以獻余賦詩紀
遊戊初歸廣市長放烟火以致敬案日本財政租稅分二種由國家直接徵
收者爲國稅由地方自治體徵收者爲地方稅又別有市費町村費由市及
町村支辦經費國稅以支國家公用地方稅以辦地方事宜國稅科目中稅
額最鉅者地稅約四千七百萬元酒稅最多時約五千五百萬元次則海關
稅一千六百萬營業稅五百八十萬元所得稅五百萬元共收國稅一億
九千四百萬元此外收官業郵便電信約一千八百萬元烟葉專賣稅約一

千萬元總計二億五千五百萬元若夫國家歲出之數與歲入之數無大差別查明治三十三年支出各費計皇室費三百萬元外務省二百十八萬元內務省一千三百五十三萬元大藏省四千九百七十一萬元陸軍省三千七百三十萬元海軍省一千七百五十一萬元司法省四百八十八萬元文部省四百四十七萬元農商務省二百二十八萬元遞信省一千七百五十萬元各省經常歲出費共一億五千二百四十萬元臨時加增費一億零二百十四萬元兩共二億五千四百五十四萬元至地方稅之賦課分四種一曰地稅二曰戶數稅三曰營業稅四曰雜項稅各府縣收入稅項即支辦府縣諸費如警察費教育費土木費衛生費是也三府四十二縣之地方稅約

英輶日記

卷十一

十八

共四千六百萬元支款約四千萬大藏省官理財之法總以歲計豫算爲大要比較經常臨時出入增減之數羨者儲之虧者益之無差忒也初十日乘火車回東京仍住上野精登軒蔡星使請晚餐因憶其辭之案日本貨幣當維新以前各藩財政不同通貨之制亦異德川政府發行現款謂之硬貨凡三種一金貨二銀貨三銅鐵諸錢硬貨之外各藩及旗下各於領地製造格幣有金札銀札錢札米札等目全國各藩發行種類甚多不下千六百餘種迨慶應四年新政府知貨幣之必當改正也於是革改舊制取各國之良法折衷日本之舊例命鑄造新貨幣式方形改爲圓形其價名採用十進一位法定新貨之種類凡三金貨銀貨銅貨三品是也明治三十年前

成用此制自三十年十月以後始改用金貨統計自明治三年至明治三十二年鑄造各種貨幣數目共四億三千九百八十萬元內金貨一億八千五百八十六萬元銀貨二億三千三百一十七萬元白銅貨八百九十九萬元銅貨一千二百四十一萬元至於紙幣由政府頒發者凡十種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二元一元半元五十錢二十錢十錢其初創設國立銀行發行紙幣因國用多端出幣日夥至明治十二年有一億四千六百五十萬元之數物價騰貴硬貨與紙幣其價懸殊至明治十七年設立日本銀行頒發兌換銀行券他行紙幣減少明治三十二年紙幣二百餘萬元銀行紙幣減少至六十萬元兌換銀行券流通有二億二千七百萬元硬貨發行數目四億三千

英輶日記

卷十一

十九

八百六十萬元故以日本現行紙幣與硬貨合計凡六億六千八百萬元十一日卯正由上野至新橋火車站上火車小村外部大臣及珍田長官來送西正至濱松宿焉寓於大米屋係日本舊式頗精潔濱松爲靜岡縣屬知事來見遂留共飯夜日本軍政凡國民十七歲至四十歲之男子皆有服兵役之義務兵役有四曰常備兵役後備兵役補充兵役國民兵役常備兵役又分爲二曰現役曰豫備役現役者陸軍三年海軍四年滿二十歲者服之豫備役者陸軍四年四月海軍三年現役終者服之常備兵役終者服後備兵役五年其軍事上之最高顧問爲元帥府以陸海軍大將補之現爲元帥者爲陸軍大將侯爵山縣有朋陸軍大將小松親王陸軍大將侯爵大山巖

陸軍大臣管理軍政統轄軍人軍屬又有參謀本部參謀總長以陸軍大將
 或中將補之直隸於日皇參畫帷幄之軍務掌國防及用兵一切之計畫又
 有教育總監部教育總監以陸軍大將或中將補之統轄各兵監督陸軍
 各學校又有東京防禦總督部任東京之防禦又有東部中部西部三都督
 部任所管之防禦並各師團共同作戰之計畫其陸軍軍人之員數茲據最
 近者攷之計將官及相當官百十九人上長官及士官八千三百四十一人
 下士三萬四千七十四人卒二十六萬八千七百五十四人其他四千五百
 二十人合計三十一萬五千八百八人
 十二日辰起濱松製西洋樂器場及音樂學堂生徒攜樂器來奏技已初卽

英輶日記 卷十二 二十

乘火車赴西京行抵車站小松親王並地方各官至車站來接情意可感小
 松親王有事來此本擬今日回京聞余至特留並約明日陪游各處是夕宿
 京都客寓甚闊大此屋成於光緒十七年因今俄皇爲太子時來游而造也
 攷日本海軍之制海軍大臣管理軍政統轄軍人軍屬又有海軍軍令部軍
 令部長直隸於日皇贊帷幄之機務參畫國防及用兵之事又有橫須賀吳
 佐世保三鎮守府鎮守府司令長官直隸於日皇統率麾下之艦隊艦船部
 團體監督所屬各部總理府務計現在各軍艦所屬橫須賀鎮守府有朝日
 初瀨等艦計二十一艘吳鎮守府有三笠八島等艦計十九艘佐世保鎮守
 府有敷島富士等艦計十九艘是外橫須賀鎮守府有水雷驅逐艦三艘水

雷艇八艘吳鎮守府有水雷驅逐艦二艘水雷艇五艘佐世保鎮守府有水
 雷驅逐艦五艘水雷艇十艘合計三十三艘總計噸數四千四百七十七噸
 又配置艦隊之人員通常備艦隊三鎮守府艦隊三鎮守府海兵團三鎮
 守府水雷團竹敷要港部凡將官六人上長官二百六十九人士官五百六
 十人候補生百九十三人准士官三百九十九人下士三千四百八十七人
 卒一萬六千七百四十五人合計二萬一千六百六十九人
 十三日午初回拜小松親王往瞻日本皇宮規模甚樸簡有紫宸殿殿壁
 繪漢名臣像云是唐時人手筆復往游德川將軍府第宏麗過皇居足見當
 年威力也午後小松親王來約觀武德會先令生徒演蹈水能在水面放槍

英輶日記 卷十二 二十一

身藏水底聞生徒能在水上行五六十里吁可畏哉此他日海軍之奇才也
 復觀生徒舞刀內有女生徒對舞年皆十三四歲名門閨秀又演習超乘騰
 躍繞獵有六齡童子亦能騎豚躡如法絕不衝碎是豈異稟教之得其道耳
 小松親王復導觀織絨布場諸色成備主人贈布數匹晚小松親王招飲於
 中村樓在山半風景極佳考日本刑政司法大臣監督裁判所及檢事局指
 揮檢察事務管理民事刑事非訟事件戶籍監獄及出獄人保護事項暨其
 他司法行政事務裁判所有四種第一區裁判所第二地方裁判所第三控
 訴院第四大審院各裁判所置判事并附置檢事局凡對區裁判所之判決
 而上告者地方裁判所裁判之對地方裁判所之判決而上告者控訴院裁

判之對控訴院之判決而上告者大審院裁判之大審院之裁判爲終審明治三十一年大審院民事上告件數舊受二百九十九件新受四百七十四件合計七百七十三件其結果棄却二百六十一件破毀百六件所下百七件合計四百七十四件未決二百九十九件其結果事件之種類人事三十九件土地百四十二件建物船舶三件金錢二百二十一件米穀十一件物品九件證券八件選舉事件二件雜事三十九件合計四百七十四件又各區裁判所新舊受理合計十四萬七千五百七十七件判決及其他之結果合計十三萬一千八百九十二件未決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件警察則於東京置警察廳警視總監受主務大臣之指揮監督管理東京府下之警察消

英報日記

卷十一

二十二

防及監獄事務各府縣置警察部警部長隸於知事處理各管內之警察事務通警事廳并北海道廳各府縣警察署之數七百二十五警察分署七百十五派出所及交番所一千二百十九駐在所一萬一千三百二十五警察官則警察部以上二千二百九十九人巡查二萬八千四百六十六人合計三萬六百三十五人每一警察官當人口一千四百二十七人之均數監獄通東京及各地方之數凡百三十七其職員典獄五十六人監獄書記五百二人看守長二百九十九人監獄醫二百四十六人看守八千四百三十七人女監取締四百三十四人押丁五百九十六人教誨師二百十人授業手三百八十八人傭六百九十六人合計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五人

英報日記 卷一一

十四日至西京市上觀製陶器織綢緞場綢緞極佳惜色雜不合中土之用赴商島屋觀繡畫購買數種登清水寺西京全境在目日本之建都於斯也山奈良選此距今千一百年一切制度咸仿唐制故有東洛西鎭之目焉考日本地方制度有府縣設之區域郡市及島嶼隸焉府縣爲法人受官之監督於法律命令範圍之內處理其公共事務並依從來之法律命令或舊慣及將來之法律命令處理其屬於府縣之事務府縣中置知事在內務大臣指揮監督之下監督其所部之官吏遇各省主務之事則受各省大臣之指揮執行法律命令管理其部內之行政事務又設府縣會以爲自治之機關其議員之選舉區依郡市之區域府縣之人口未滿七十萬者議員以三十

英報日記

卷十二

二十三

人爲定額七十萬以上者百萬未滿者每加五萬則增一人百萬以上每加七萬則增一人又置府縣參事會以府縣知事府縣高等官二名及名譽職參事會員組織之名譽職參事會員府八人縣六人於府縣會議員中選舉之府縣之下有郡市郡之下有町村市之下有區郡市區町村皆有長有會議員但市之下分設區者惟東京大坂京都三市各府縣置知事書記官警部長參事官視學官警視技師典獄等職員北海道則置道廳長官事務官警部長支廳長參事官視學官警視技師典獄等職員處理其管內之行政焉十五日辰坐火車赴奈良奈良爲日本故都多古寺寺中收藏經典極夥借

八一七

匆匆不及觀在菊水樓午飯樓外即公花園有鹿數百頭見人不避極馴擾飯後登車西刻至神戶衆華商招飲於中華會館日本官商咸集約六七十人華商放煙火爲樂晚宿於諏訪山西常盤樓背山面海時值仲秋月光焰映海中與綠波一色子正始息考日本教育之法自維新以來視茲事尤重明治初年於西京興大學寮凡藩幕府所有之學校一律重修江戶鎮定之後復興舊昌平學醫學所及開成所集四方之學者置學官設府縣學校取調局史料編輯國史校正局於昌平鑿置繙譯局於開成所復改昌平鑿爲大學校然大學以下學制各地風氣不同規制互異於是始編制大中小學之規則明治四年廢大學置文部省統轄全國教育之事創建師範學校女

英報日記

卷十二

二十四

學校書籍館博物館尋頒布學制特下諭旨指示教育之方普及全國彬彬乎學校如林矣明治十年建東京大學設法理文略四學部是爲教育一進步至明治十九年大設改革頒帝國大學令設帝國大學及大學院於東京次設帝國大學於西京依師範學校令設高等師範學校於東京廣島置師範學校於各府縣置高學校於東京仙台西京金澤熊本岡山山口等處設中學校及高等女學校於各府縣依小學校令計畫初等教育之事於是商業學校工業學校農林學校醫學校農學校徒弟學校實業補習學校技藝學校女學校其他私立諸學校自東京及各處靡然向風矣計現在學校之數全國二萬八千餘校教員約八萬四千人教養學生約五百二十萬人各

種小學約二萬七千校教員八萬人生徒四百九十萬人中學約二百校教員二千六百人生徒約六萬四千人師範學四十七校教員八百人生徒一萬人其他別有專門學校各種學校女學校共計各學校每年經費約二千萬員學校之外各府縣又設立幼稚園全國二百二十餘處又設圖書館自東京及各府縣共三十餘所其圖書數目約五千餘萬册以上圖書之出版尤盛每年平均約二萬五千部又新聞雜誌東京一處可出二百餘種每年發兌在一億七千萬部以上通計全國七百五十餘處一年可發兌四億三千萬部民智日開蓋由於此

十六日辰刻乘火車至大阪大阪府代理知事大阪市長均迎於車站備有

英報日記

卷十二

二十五

茶點並令女學生插花於瓶陳列客廳猗靡扶疏頗具意匠蓋此間工藝花專有教師指教大家園秀以爲陶情養性之助是日各女學生成來見少坐赴住友銅廠日本銅廠以足尾住友二家爲最巨凡有銅器廠中無不製造午刻在自由亭午飯府知事請各畫家而寫屏扇以贈余觀自由亭臨江不甚寬闊知事告余曰大阪商務爲日本之冠而海船僅達神戶轉輸不便現市民集金千六百萬元修築馬頭二年後海船亦可至此矣飯後赴閱造幣局此局本造銀元銅錢自改用金幣後現造金幣重與英鎊同銀幣祇造五角以下局規模闊大辦事秩然有條每造一金幣須經數十道手故所製精美而偽造者無從肆其技也酉初赴大阪城城中現駐第四師團陸軍有造

軍器廠城爲明時平秀吉所造城墻以石砌成其大者方四五丈登城四望全市在目烟筒環列密於叢木可見製造廠之夥矣西正返神戶設議招地方各官飲子正登火車赴廣島地方官咸送於車站余閱日本學校管理法問答喟然思我中國先王教人之法其本在於端倫紀修道德而其操存持守之大要不越乎言行之間蓋所以制品詣而淑性情者實爲士大夫之本務今觀日人所論學校管理之目的與我古人教法抑何其相近也其言曰所謂學校管理之目的者何一曰保其秩序以補佐教授之功力二曰訓練意志以發護品性之發達以二者之輕重較之以訓練意志發護品性之發達爲重何則涵養德性爲教育上最要之事與教育上之一切事情俱有關

英輶日記

卷十一

二十六

涉故即據小學校言其教育之旨趣在修練兒童之心意以保全其知識道德使他日離學校進社會各從其職業之時能修其素行勵其實業發揚尊王愛國之志氣成忠良之臣民故發揮兒童自治之精神與發達自治之能力實爲管理之要旨然自治之精神與自制之能力當循序漸進始能獲效此章程一節所以爲學校中至要之件使學校中之外情內狀果非然有條則生徒之心身發達易而進步亦速惟既能自制其身自規其行而於飲食空氣之供給運動游息之適宜亦不得不加之意焉然後得養成其自制自治之習慣而使心力體力俱爲有用之物誠哉是言教育之本原道德備於斯矣抑余又聞日皇之教其國民尤兢兢以倫理爲重蓋自明治二十三年

以前西學播傳有風行草偃之象人人惟以啓發智識爲急而於德義之方則與從來異其趣或云國家主義或云儒教主義或云泰西主義無道德一定之標準遂於德育之點缺如日皇爰於二十三年十月頒詔以定臣民之分絲替人倫俾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各有所遵守道德之基礎遂堅民間亦類論道德或撰男子品行論或撰女德論如福澤諭吉之修身要領足神風教而岡本監輔所著鐵樞西學探源二書尤爲中正平實余因喟然思我中國古者教人之法務在端倫紀修道德今考東人教育之法抑何其相近也論語首章言學大章即言孝弟而以犯上作亂爲戒孟子首章言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道無古今中外一也學亦豈有古今中外之殊有

英輶日記

卷十一

二十七

志之士其諒余言
十七日辰正至廣島第五師團長山口中將率僚屬並地方官迎於車站余赴旅館少息午正山口請觀兵士操演爲西國待國賓最重之禮操畢山口設宴於司令部席間起祝以兩國交際益望親密余以前年聯軍入城時山口曾有保護京城

官殿之厚誼因舉觴答頌謂此次來游貴國蒙大皇帝及各官格外優待足徵兩國交際親密之証實爲感謝余來廣島敬問山口將軍起居並謝前歲保護盛情頌既舉座皆拍手歡呼飯畢縣知事江木導游縮景園園爲故侯淺野邸做西湖景構造略縮小故以名戊刻知事各官咸來旅館同飯江中放

煙火以致敬情意甚殷余因捐金一百元以為學校之費藉酬各官接待之情此地離宮島甚近宮島為日本三景之一地方官本請余宿宮島因有瘟疫仍宿廣島案日本外務省官制據明治三十一年十月敕令共十條一關於外國政務之施行在外洋本國商事之保護及外國在留本國臣民之相關事務與派遣外交官及領事官等俱歸外務大臣整理監督二於大臣官房已揭通則之外而於駐在本國之各國外交官領事官外國人叙勳條約書保管及文書等繕譯事務俱由外務大臣掌管三外務省專任參事官二人專任外務大臣秘書官二人專任書記官五人以為定員四外務省置二局曰政務局通商局五政務局專掌關於外交事務六通商局專掌關於通

英報日記 卷十一 二十八

商航海及移民事務七外務省置繕譯官四人奏任從事文書繕譯八外務省屬以六十人為定額九外務省置繕譯官補六人判任皆承上官指揮從事文書繕譯及通譯等事十外務省置技手二人承上官指揮從事電信事務此為職掌大綱至一切分課規程及公文書類取扱規程記錄文書編纂規則備極詳審其締結通商航海條約者二十一國曰中國亞美利加合衆國英吉利國俄羅斯和蘭佛蘭西葡萄牙德意志瑞士比利時意大利丹麥諸國威瑞典西班牙澳地利匈牙利秘露韓暹羅墨西哥伯刺西爾公果其中置設公使館者若中國若英若俄若美若佛若德若澳兼轄瑞士若意若和蘭兼轄丹麥若韓若墨兼轄秘露若暹羅若伯刺西爾若公果若比利時又領

事館所在之地中國在上海天津廈門芝罘牛莊漢口蘇州杭州沙市重慶福州韓國在釜山元山仁川京城木浦鎮南浦馬山英國在倫敦英領地在香港新加坡孟買喜德尼通司威爾希亞脫爾晚香坡暹羅在盤谷美國在紐約桑塔馬科希加科美領地在馬尼刺呼饒路而俄領地在哥爾薩港佛國在里昂比國在安威爾斯墨國在墨西哥伯國在裏河逗堤牙奈路計三十八所此外尚有各名譽領事館二十七所分館五所又於海參威設貿易事務館一所

英報日記 卷十一 二十九

均脫帽鞠躬各官亦均送至車站車中思此次游歷日本朝野接待情意優隆倍越恒等旅館及車馬費皆日皇發給所糜甚鉅尤覺欷然因與參贊陶大均商所以為報陶謂可於各處學校善舉捐助若干每處或三百或二百或一百元視居民多寡為定共以千五六百元為率余聽其說遂令與宮內省式部官西鄉日高兩君商兩君大悅謂此舉足使吾全國永感不忘當即電告各處中正至馬關山口縣知事武田率合屬出迎將登舟諸學校等處道謝復電已至足見日人辦事之速西正登新裕輪船余發日皇一電深道感謝兼告離國日期並發外務部電一件告知抵京日期西鄉日高來告別均有依依不舍之誼戊辰初展輪出馬關口按日本鐵路創設於明治二年始

興造於東京橫濱之間長十八英里至明治五年告成其後陸續修造有東海道信越奧羽北陸北海道等線又民間私設鐵道公司凡重要之處無不備設計現今鐵道廳及私設鐵道公司共五十八線路百餘延長五千九百六十英里開行約三千七百英里鐵路資本已至二億六千七百萬元每日由鐵道運貨搭貨股軫不絕據明治三十二年鐵道乘客總數得一億二千二百六十八萬人物貨數量約一千二百萬噸此為乘客貨物至貨金約在三千八百萬元以上每日均平計算山鐵道往來旅客二十八萬人貨物由鐵道運送者三萬二千八百萬噸可收進款十萬五千元亦可知交通運輸之利溥矣

英報日記

卷十二

三十

十九日舟行平攷日本礦政全國鑛山所在多有近仿西法開採出產日增鑛業遂驟旺現今已開之地有五千三百處鑛區面積共五億坪鑛產之數可得四千萬元故政府於札幌盛岡東京大阪福岡五鑛山特設監督署綜其事稽其所產一曰銅日本本為世界產銅之國最近出產數目得三千五百萬斤占全球銅產十二分之一考明治八年僅出四百萬斤今已增至三千五百萬斤國中產銅之區一足尾得九百二十萬斤次阿仁得六百五十萬斤三別子六百萬斤以上三處占全額之七其日向五木等處則遠不逮矣二曰鐵世人皆以日本無鐵此說考之未審蓋日本地質原極精密故鐵鑛質甚富右岩崎縣釜石鐵鑛可出四百二十一萬噸之銑鐵加以近旁仙

人岡有一大磁鐵鑛床以是製銑可得二百二十三萬噸故釜石近傍有六百五十萬噸此外別處考查約可產九百四十萬噸之銑鐵三曰煤煤為日本鑛產之第一最近產額得六百七十萬噸其價二千五百餘萬元嗣後產額尙可增多考明治八年僅得五十七萬噸不過現今十二分之一十六年始有一百萬噸二十一年有二百萬噸近則又加二倍有餘其消數國中每日需用一萬二千噸每年需用四百三十六萬噸於此足徵工業之盛然較諸英國則已瞠乎居後查英國每年產煤共二億二百萬噸用煤共一億六千五百萬噸每一日計消四十五萬噸是日本一年消數尙不及英國十日之額然而日人於礦政一事物圖而授慘澹經營其進步殆未可限量也

英報日記

卷十二

三十一

二十日過登州境風波大作余向不暈浪至此亦不能支臥少頃攷日本農業頗知本事全國農民現約二千二百萬人地適米穀故自古稱瑞穗國每年出米可售四億六千八百萬元麥可售一億八千八百萬元粟可售一千六百八十萬元大豆可售四千六百萬元小豆可售七百七十萬元蕎麥可出九百萬元黍可出一百五十萬元稗可出三百六十萬元甘藷可出四千九百萬元馬鈴薯可出三千三百萬元甘蔗可出一千二百八十萬元茶二千三百萬元烟草可出四百五十萬元合計地產共有八億六千三百九十萬元又其土性宜桑故蠶業繭為第一運赴外國生絲近年約二百萬石明治三十年售價五千五百六十萬元三十一年售價四千二百七十萬元三

十二年售價五千九百七十萬元三十三年售價四千四百七十萬元是爲日本出口貨第一綿每年出產約七百五十萬貫每貫重合八兩而人民需用甚夥不及十分之一且進口綿價甚廉故產額日減而進口日增明治三十三年約有六千萬元此外綿絲綿線之進口者約一千七百萬元綿類進口約共七千七百萬元之多每人約需一元八角是爲進口貨之第一麻每年出產三百六十萬貫不足於用故每年由中國印度比律賓進口者約百三四十萬元漆爲中國特產而日本漆尤良美市中陳列漆器靡不精緻適觀攷其漆汁收穫之額總計木數五百二十七萬一千一百十四本製造戶數一千七百二十三家每年汁量可得四萬貫尙不足用故由中國進口漆

英報日記

卷十二

三十二

汁歲需五十萬元合計日本各種物產可得一億五千七百七十萬元加食用農產共約十億二千七十萬元以人口分配每人可得二十三元八角
二十一日風仍不息舟行甚緩亥正始抵大沽口攷日本政府維持商務甚力其言曰商業應人之需用爲供給者與需用者之媒介也今之時勢實當商業變革所謂商業界之彗星年也茲特軒言其機關事狀蓋有數端一曰商業會議所以謀商業之興旺多於商業繁夥街市設立之其會員由其地紳商充當通計全國五十六處會員約一千七百人二曰銀行以握通融之樞紐中央金庫有日本銀行外國匯兌有橫濱正金銀行資助實業有勸業銀行預金貸付如泉之流計全國銀行共有一千八百所銀行資本共二億

六千餘萬元三曰公司以攝商力之萃聚日本全國有七千餘公司皆爲農業工業商業水陸運輸起見合資而成計資本共六億二千萬元其中最多者爲大阪有六百五十公司資本一億二千萬元東京五百四十公司資本三億八百萬元其他府縣各處公司資本無一億元以上者計神戶六千萬元福岡五千五百萬元京都三千五百萬元愛知三重岡山靜岡千葉奈良等府縣公司則均在一千萬元以上至國中所設外國貿易之開港場以橫濱神戶大阪長崎函館五港爲大其他處曰新潟曰清水曰武豐曰四日市曰絲崎曰下關曰門司曰博多曰唐津曰口津曰三角曰巖原曰鹿見曰佐須奈曰那霸曰濱田曰境曰宮津曰敦賀曰七尾曰伏木曰室蘭曰小樽

英報日記

卷十二

三十三

日釧路共二十四港比較其歷年輸出輸入品價之額每年總有超過之數也
二十二日因水淺新船不能進口余易坐小輪進塘沽口攷日本海運事業其初輪船亦購自外洋駕駛一切亦均依賴洋人其後有土佐人岩崎彌太郎向外國購得舊船創立汽船公司於東京名曰郵便汽船三菱會社始在本國沿海定期往來專掌本國航海之權此爲輪船商會之權與繼而東京聯合本汽船公司名曰共同運輸會社與三菱會社並時爭相頡頏至明治十八年十月兩社相合創立日本郵船會社又專爲航通瀨戶內海起見於明治十八年五月大阪復興商船公司開定期航海之業於是東京大阪

爲二大輪船公司實爲日本航海業之基礎此二公司之消長即日本航海業消長也日本郵船會社資本金實二千二百萬元設本店於東京設分店於內外各地共七十處共計汽船有百餘艘噸數約二十萬噸馬力有一萬五千餘往來內地者有定期赴外國者往來天津每七日一次往來朝鮮海峽每七日一次往來歐洲經上海至倫敦每月一次往來美國每月一次往來濠洲每月一次至大阪商船公司資本金實五百五十萬元輪船約八十艘置本店於大阪純然私立公司專握關西沿岸之航權近浸至中國朝鮮各海口矣統攷日本現在全國輪船共有一千二百二十一艘噸數五十一萬餘噸又洋式帆船三千三百餘艘噸數約三十萬噸合計共四千五百

英報日記

卷十二

三十四

艘噸數約八十萬噸

二十三日乘火車回京返赴

頤和園祇候覆

命

二十四日已刻覆

命恭請

聖安仰蒙

召對數刻之久

溫諭慰問至於再三感激

慈恩谷懷

聖德實無涯次伏念 此次奉使仰蒙

宸謨得無阻越藉慰庭闈期望之思兼洽磐敦周旋之雅私衷感悚彌覺執簡欽

欽而不能自已也

英報日記

卷十二

三十五

英報日記卷十二終